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一六・子部・雜家類

篷底浮談十五卷附錄一卷〔明〕張元諭撰……………一

千一錄二十六卷〔明〕方弘靜撰……………九九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十一卷〔明〕羅汝芳撰〔明〕熊儋輯……………四九五

蓬底浮談序

玄覽由來白
繼淳於時著之序

蓬底浮談 卷一

源老書

矣風行水上曰渙言天下之至文也。以系
順居正卒能佐九五濟天下之渙以成光大之業
焉公茲談也適於舟中得之逍遙水上謝脫塵垢
翛然有憑虛御風之趣宜其遐思睿構旋吐旋露
著為確然不易之正論也曰浮談者公之自名則
然爾然乎否也。思君日當鉅任以襄贊

昭代文明之治其執此以往學者將浴德飭躬博聞
詳說以馳芳先哲而造六經四子之淵泓尚於是
究心焉若徒以資博物供談柄而已也則亦淺淺
乎論文矣豈公立言意哉於是授雲南守董君原

蓬底浮談

道刻之而僭序其管云

大明隆慶四年庚午季春吉旦

賜進士第嘉議大夫雲南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

前奉

勅提督湖廣學政副使監察御史吳郡鳳竹徐棻謹
撰

蓬底浮談序 畢

蓬底浮談卷之一

蓬底浮談引

隆慶改元北上往返舟中自夏徂冬凡五月蓬窓
唯貯經史百家及携黃項揭諸生而已盡日清閑
無事或整襟危坐或展卷泛觀或彼此辨論有臆
有疑有得輒書于冊以備遺忘之官永昌覆于暇
日類別之將就正于有道也自以得之水上而妄
論亦如流萍飄梗泛泛悠悠不根着于理道故命
之曰浮談云耳隆慶戊辰十有二月丙午浦江張
元諭伯啓識

蓬底浮談 卷之一

談道

貧賤富貴命也然而有安貧賤處富貴之道焉故君
子不委於命也吉凶悔吝數也然而有趨吉避凶
免悔去吝之理焉故君子不泥於數也
天下之事難之則無不易易之則無不難
誠者純篤一心而足以動天地感鬼神詐者機械百
端而不能欺妻子愚童僕
言不必信此其所以常信夫子答昭公知禮之問答
魯大夫辯而牀之問是也行不必果此其所以常
果夫子之去齊去魯是也

貪者常不足非不足也心無厭也廉者常有餘非有
餘也所願約也獨羅冲以車馬衣糧貽君平君平
曰我有餘君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富
子貧何謂有餘君平曰吾宿子家見子晝夜汲汲
無有足時我賣卜不下牀而錢數百塵埃無所用
之非有餘乎亦可謂自得之名言矣若聖賢則素
位而行貧富皆無與於已浮雲之過太虛耳舜之
若將終身若固有之周公之勞謙卜士赤烏几几
孔子之樂在其中顏子之不改其樂是也蓋窮則
進德脩業惟日不足達則一夫不獲時予之幸於

蓬底浮談 卷之一

二

貧富奚有哉君平之有餘又不足道矣

龜之上著之筮皆所以決疑耳若真知其必然而無
疑固不待卜筮帝曰官占惟先敵志以命於元龜
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
吉是也為善必吉作惡必凶又不須卜筮南蒯將
叛筮得坤之六五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
然必敗夫易不可以占險是也故志定者鬼神不
能違作善者鬼神不敢違是以君子先言人事而
後言天道先言得失而後言吉凶

人知利之害身而不知名之害身為尤甚故老莊善

於逃名而聖賢則身名俱全矣君子必欲身名俱全其惟有而不居矣乎有而不居者吾夫子所論持滿之道是也

容忍足以成萬事福急不能勝一人

或謂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未必皆驗予曰心逸日休非祥而何心勞日拙非殃而何故不待驗之成敗也矧天之既定毫髮不差若堯舜禹湯文武之福流百世桀紂秦政之覆宗滅祀皆其彰明較著者也又焉可即一二事未定之天而遂尤其不驗哉

蓬底浮談

卷之一

三

陸務觀曰為善自是士人常事今乃觀身後福報若市道然吾實耻之使無禍福報應可為不善耶真名言也三復之令人自愧但謂士人常事猶為未廣彼農工商賈之為善獨非常事耶

匹夫有志則雖強不能易其志主蠲自經是也微物有靈則雖智不能用其詐羣鷗飛去是也

治已貴剛剛則奮發而不怠接物貴柔柔則含忍而少禍

渾厚而無分辨是模稜也非渾厚也謙孫而無節介是諂媚也非謙孫也寬仁而無剛斷是姑息也非

寬仁也聰明而無識見是臆度也非聰明也簡易而無執持是闕茸也非簡易也

宋襄公不重傷不禽二毛梁武帝不用義牲謂之仁不可也而周公之誅管蔡石碯之戮其子謂之不仁可乎諸嬖臣與崔杼之難趙苞重君之城謂之義不可也而伊霍之廢主公孫申之後君為之不義可乎魯之郊禘昭公之習儀謂之禮不可也而舜之不告而娶夫子之微服過宋謂之非禮可乎雖子王孫啓之料楚必敗張耀之度晉將卑謂之知不可也而舜之不逆象詐竇武子之邦無道則

蓬底浮談

卷之一

四

愚謂之不知可乎尾生之期人直躬之證父謂之信不可也而解揚之給楚驪筭之賣友謂之不信可乎故行當酌乎中理貴論其至

君子之成心與小人之私心有間矣以言乎害道則均也

君子動而畏禮法故人亦畏之小人動而侮禮法故人亦侮之

好異者詭人也其心僻好飾者夸人也其心浮好勝者傲人也其心驕好奪者貪人也其心侈好察者纖人也其心隘好動者躁人也其心淫好談者淺

人也其心疎好僞者詐人也其心誕好俗者鄙人也其心陋好訐者奸人也其心險好辯者矯人也其心誣好亂者凶人也其心狠觀其所好而小人之情狀思過半矣

士夫之大節不過進退二字有一毫苟且之心即流於鄙夫無所不至矣

莊子記夫子之言大抵多誣惟人間世篇人臣之事君也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人子之事親也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其言純粹似出於夫子好勝人者必負能自屈者必伸

蓬底浮談 卷之一 五

莊生記子貢之言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得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有味哉真子貢之言也然非子貢之可及也程子謂顏子非樂道也意亦相似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夫聖人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六合之外聖人所不知也將焉得而論之哉故道在邇而事在易高談玄遠無益也

程子曰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有味哉其言乎推之於人則寐極方寤孟子所謂夜氣是也故即夜氣足以見人之心

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夫吾心莫非仁也無所感觸而仁無所見矣乍見孺子入井而惻隱生焉則吾心本具天地生物之心者於此可見故即惻隱亦足以見人之心

度事而預謀不如隨事而曲審慮人而用知不如因人而善處

子羔避難以行不徑不竇而夫子則微服而過宋申生不逆父命坐以待烹而大舜則蓋井必出焚廩必下故權以酌輕重而後中道得智以觀會通而後典禮行明於小而暗於大泥乎常而忽乎變非

蓬底浮談 卷之一 六

君子之至德也

韓非辯者也故死於說鬼錯智者也故死於謀尾生信者也故死於諾申徒狄介者也故死於憤黔婁潔者也故死於餓易曰羝羊觸藩羸其角蓋物各用所長而終以所長困羊持角喜觸故其羸亦在角也苟使學而知道權而得中則所長為懿德矣豈徒殺其身而不足以成仁乎是以君子莫先於務學

居家貴儉儉可以久居交友貴淡淡可以久交必然之勢也

情為臨陣之軍則是心性情各為一物心特主之云耳離而為三者矣至以寂然不動為性感而遂通為情亦有病夫指喜怒哀樂之未發為性是矣而謂未發非喜怒哀樂可乎是專以感為情不可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心之已動者也而為仁義禮知之端是專以寂為性亦不可也

居危亂之朝而委曲以自全不如退而遂志也當紛華之地而勉強以自制不如避而靜處也

聖賢善善長惡惡短善則取之揚之惡則遏之隱之是天道也故曰順天休命今君子惡惡過嚴是以

蓬底浮談 卷之一 九

已律人也何其不怨乎陽明先生曰好字元是善字惡字元是惡字可謂警語令人惕然矣

繫辭傳曰易有太極先儒釋之曰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為一即是太初大一也言哉言乎其深於易者乎夫混沌之初惟此元氣耳更無別物又有何理觀周子太極圖上一圈分明是一箇混合未分之象可默識矣朱子乃曰易者陰陽之變太極者其理也又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不知未有天地理將何所寄着耶夫理者條理也天地之一陰一陽一剛

一柔闔闢動靜施受消長粲然有條則指為天地之理萬物之親上親下或飛或走形形色色生生化化粲然有條則指為萬物之理故書傳凡謂之理皆假借之空名也有此物而後有此理也今既指為天地萬物之理矣何以反在天地之先耶矧兩儀曰生則猶父母生子天地生物實有物以生之豈有假借本無之理而能生陰陽實有之氣者乎然則氣何從生虛生氣程子曰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是也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也雖然朱子嘗曰太極只是一塊氣又曰陰陽五行錯

蓬底浮談 卷之一 十

綜不失條緒便是理若氣不結聚時理亦無所附着其言至矣何所論又若彼豈其未定之論耶故君子從其是而舍其非庶乎善學朱子者也
問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中庸乃言率性之謂道何與予曰聖賢論道有指天道言者有指人道言者一陰一陽之謂道天道也率性之謂道人道也繼之者善氣之未雜於物成之者性性之各足於已即天命之謂性也朱子論率性之謂道是矣而其說一陰一陽之謂道似覺未融夫混沌之初一氣耳分陰分陽則一往一

來推遷不已而歲功著一施一受孕育無窮而品物生造化之能事畢矣故一陰一陽便謂之道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尤為明白易知不待註釋也本義乃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是陰陽之外別自有理而陰陽不足以盡道矣夫子何以不曰一陰一陽之理謂之道而直曰一陰一陽謂之道耶或曰程子謂陰陽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其說何如予曰凡天地間有形象聲色可聞可見者皆陰陽之粗迹有形在下者也故曰形而下若陰陽則推遷變化默運于於穆之表超

蓬底浮談

卷之二

十一

乎形而不可窺矣故曰形而上非陰陽之外別有形上之道也故成象成形為寒為暑者陰陽也而象形寒暑特陰陽之著見者耳謂陰陽專在於象形寒暑不可也程子謂離了陰陽便無道其言至矣而指陰陽為形下殆泥於陰陽之粗迹者與故大易未嘗分理氣宋儒以理為精氣為粗以理在氣先氣居理後求之太深者也

蓬底浮談卷之二

談理

天之輕清上浮似乎虛矣然其運行周密無一物足以間之不亦實乎地之重濁下凝似乎實矣然泥滓之中五氣潛行雖頑石氣無不透不亦虛乎故曰陽奇而實陰耦而虛虛者能受實者能施此之謂也

陶弘景記黃帝之言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浮天而載地者水也臆度之言也夫海嶽皆地也水就下者也又焉能上升而包天哉說者謂水載地天包

蓬底浮談

卷之二

十一

水亦不可盡信夫浮動無常者水也水既載地地焉能常靜而不動乎故但謂之天包地外謂之地中有水庶乎其可據也

左氏稱有神降于莘非也天三有曰降必其憑物以作聲駭人而為異所謂妖也怪物也非神也是故有天地之神禮曰天神地示是也有百物之神禮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是也有祖考之神禮曰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焘蒿悽悽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是也故山川之

之靈能見怪物者為神而怪物非神也天神降地示出非有物以降出也受祿于天保佑命之非錫以言也念茲皇祖陟降庭止非形於庭也豈弟君子神所勞矣非有以撫綏之者也中庸謂視之弗見聽之弗聞詩謂神之格思不可度思是已豈其有形可見有聲可聞而共知其降哉今內史過則曰國將興神降監其德將亡觀其惡左氏則曰有神降于莘神賜虢二石何其陋與惟史闕謂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雖不知降莘者匪神而言則至矣

蓬底浮談

卷之三

三

可

左氏載齊侯使彭生殺魯桓公并殺彭生後齊侯田于自谷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齊侯射之豕人立而啼懼而墜車又言伯有為鄭人相驚以伯有皆誣也夫人死體魄漸化必無再見之理獨其氣尚靈故祭則來格耳卒死者氣鬱而不散因而為厲者有之若謂彭生能復見其形伯有之為厲也人見其形而相驚是體魄不化也世豈有是禮乎若子書載杜伯死後三年日中乘車馬衣冠挾弓矢而射宣王則又因彭生之事而附會之者也

或問陳希夷辟穀煉氣居華山雲臺觀多閉門卧經月或百日不起周世宗閉之空室中數十日猶熟睡未醒非仙而何予曰此胎息也說者謂術家習閉氣而吞之曰胎息習嗽舌下泉而咽之曰胎食故能不食而生猶蛇曳蟄理似有之龜之不食亦猶是也然納龜於空器中歲久亦斃則知胎息亦不能持久不食也列仙轉稱辟穀者復言飲水餌松子或餌木黃精則術家之辟穀亦非純然不食者矣史載希夷之卒壽亦不長是胎息者未必長生猶蛇虫能蟄而不壽也傳乃稱王真胎息胎

蓬底浮談

卷之三

三

可

論乎
今世士夫多事燒煉之術往往被術士誑財至靈不悔也而京師為甚貪心無厭相率成風其衰世之習乎昔同舍生有以丹術授范希文者希文未嘗取視術士有以丹術授胡宿楊楷竇舜卿者三公皆不願學是丹訣縱有之君子不屑也而况於終不可成者乎若洛陽人相傳明道先生嘗憇一僧寺夜聞察察聲燭之乃竄於佛臍中啣一書欲出耳視則丹書也先生如其法煉月餘人見其屋有

光以爲火往救非火也因不復煉以將成之丹塗銀器所塗處即成金或諷令服食先生曰吾腹中安可着此是言不可盡信夫謂腹中不可着此似矣得丹書而必試之又何足以爲明道乎

莊子曰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列子曰有生者有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亦善言造化者也即周子所謂無極而大極也但周子要之於主靜以立人極而二子卒歸於荒唐故爲異端耳

山川之氣蒸則爲雲爲霧爲雨陽氣蟄於地中奮則蓬底浮談

卷之二

四

爲雷爲霆星麗於天隕則爲石夫雲雨雷霆天也而本於地石地也而隕於天由是知混沌之初皆氣耳張子所謂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是也於是輕清者上浮而爲天重濁者下凝而爲地張子所謂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是也天施地生聚則爲物散則氣復歸於天質復歸於地張子所謂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是也至所以主宰綱維乎是者則神妙而不測矣此其所以亘萬古而不息也張

子所謂天之不測爲神又曰運於無形之謂道是也然天地萬物莫非氣之充塞而理寓其中但無形跡可求耳張子所謂有無顯隱通一無二是也是正蒙之論造化亦至矣惟偏重於氣頗近漢儒太極元氣含三爲一之論而發於深思亦費詞說故不如太極圖之簡易明白今學者有所持循以入道耳孰謂正蒙可以淺近窺哉至一神兩化造化良能之說則獨闡精微發前聖所未發者也

或問永樂間命西僧尚師哈立麻於靈谷寺建壇設齋卿云天花甘露舍利祥光青鸞白鶴連日蓬底浮談

卷之三

五

畢集一夕檜栢生金色花遍於都成金仙羅漢現雲裏白象青獅莊嚴妙相天燈導引旛蓋旋來下又聞梵唄空樂自天而降然則果有佛與子曰佛家不娶妻而禪定其精凝結不散則發爲舍利或者有之至死日縱成尸解亦體魄僵仆不知運動決無再能變現之理今青鸞白鶴金仙羅漢種種皆現識者謂哈立麻特善幻術一言盡之矣漢書西域傳稱大秦國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丸巧妙非常是幻固西方人之素奇者也由此言之則世所傳雨花臺點頭石之類非

誣也皆幻術也或曰後數千

太宗皇帝頒佛經至大報恩寺當日夜本寺塔現舍利光如寶珠次日現五色毫光卿雲捧日千佛觀音菩薩羅漢妙相畢集續頒佛經佛曲至淮安給散又現五色圓光彩雲滿天雲中現菩薩羅漢天花寶塔龍鳳獅象又有紅鳥白鶴盤旋飛繞續命尚書呂震等齋捧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往陝西河南頒給亦屢現卿雲圓光寶塔之祥豈皆幻與予曰皆使臣寺僧因

太宗皇帝之信佛學哈立麻之術而為之至復命又

蓬底浮談

卷之二

六

可

從而附會潤色之故的的若是耳若謂菩薩羅漢果能出現此必無之理君子謂神仙果能飛昇天上實無着處假使諸佛果在恐天上亦無着處也故人君當慎所好上有好焉下必有甚焉者是以漢武帝好長生而羣臣聞空中呼萬歲者三宋真宗好祥瑞而天書屢降乃知永樂間諸佛變現非番僧之幻術即羣臣之附和也大臣以道事君不能諫止而復以為祥揚士奇呂震王彭諸公不得辭其罪矣

或問祭城隍之神何如予曰城隍之祀不經見於

後世唐郡縣咸祀城隍宋則守令謁見先於他神祈禳報賽俱在城隍社稷雖尊唯以令式從事而已我

朝祭厲壇以城隍主祭郡縣官蒞任必謁神與誓至朔望復行謁見禮比宋為尤重矣昔張南軒治桂林見土地祠令毀之曰此祠不經况自有城隍在或問見有社莫不須城隍否曰城隍亦贅也然載在祀典今州縣祀社稷最正是其意以城隍亦當毀也但拘於祀典耳予謂古人既祭地祇復祭嶽瀆之神以嶽瀆為地中之巨物也今城隍為郡縣

蓬底浮談

卷之二

七

可

之巨物則祭社復祭城隍禮以義起似亦無害但城隍之神猶之嶽瀆之神唯取其靈耳初無形體可據也而像之廟之何哉

國初封城隍以帝王侯伯之號三年詔定為鎮海濱俱依山水本稱城隍神亦改題曰某處城隍之神則塑像立廟之無為其當毀明矣

其事吉其事凶其人壽其人夭某時有禍某時有福世人之術數也然而有驗有不驗者天之不可盡臆也惠迪吉從逆凶葆神壽縱欲天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吾儒之術數也然而得之不

喜失之不憂重其在人者耳其斯為君子知命之學乎

古有廟祭無墓祭靈其魄而不靈其魄也秦始皇起寢幕側陋矣至漢則時節上飯陵所宮人隨漏聲理被枕具盥水陳莊具天子以正月上陵百官皆當軒下占其郡國穀價四方改易欲先帝魂魄聞之益為無謂嗣是墓祭不改相沿至今噫後世不從先王之禮而從秦禮不獨墓祭為然也可勝慨乎

五時立祠不經甚矣其秦文公之罪乎郡縣立廟黷

蓬底浮談

卷之二

八

祀甚矣其叔孫通之罪乎

或問周公之禮父在為母杖期尊無一上也兄弟之妻無服推而遠之也後世父在為母齊衰三年嫂及弟婦皆有服今制父母皆斬何如予曰父母之恩一也易稱家有嚴君父母之謂亦無尊卑之別是

高皇帝之見獨超萬古者也豈可泥於周公而嫌其或過哉若兄弟之妻無服亦非人情之所安苟以別嫌明微為至則男婦與舅亦有嫌者也其可以無服耶故嫂與弟婦有服其始人心之不能自己

者乎

或問孔叢子記子思子告齊君有先君生無鬚眉之說祖庭廣記稱先聖四十九表亦未嘗及鬚今學宮所刻聖像謂作於吳道玄鬚甚盛未知何者為是予曰吾不及親炙夫子又焉能知其有鬚與無鬚哉先儒謂鄉黨一篇分明畫出一箇孔子學孔子者舍畫像而求之鄉黨可也且吳道子畫觀音後世稱之君子謂世無見觀音者何以知其善畫乎其畫聖像亦畫觀音之類耳未必實有所據也

蓬底浮談

卷之二

九

可

祖庭廣記稱聖人四十九表是以形體為聖人其陋甚矣而謂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緣左氏有文在手之說而傳會之也理之必無者也尤為可笑緯書謂胸應鉅鈞文在手言胸骨方手之文理如鉤也雖未知其核否然而猶為近理若祖庭廣記謂眉十二彩目六十四理皆無理之言也童子惑之矣

觀天之道觀其律與恒而已矣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無一息之停也而其盈虧眇眇遲速升沉終歲如一月焉觀一月而一歲可知寒往則暑

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無一時之已也而其生育收
成閉藏啓戶萬古如一歲焉觀一歲而千萬歲可
知故理有常而不易氣相禪而不窮推之人與萬
物莫不皆然

造子午針之法造成離火時用水淬其本而火鍊其
末故本居北而南指子嘗水淬其末而火鍊其本
即變而指北矣又嘗木磨其本而金磨其末則本
居東而西指木磨其末而金磨其本則本居西而
東指氣類之相從其感通之妙如此

蟄虫子叔祖親見之言其形大如鷄頗有羽翼始聞

蓬底浮談

卷之二

十

雷震踰時雷無聲而此虫墜以為神也召道士用
香湯沐而送之飛數丈復墜而終斃矣蓋陽氣蟄
處其氣盛者凝結而為虫然不能如人物得陰陽
生育之全氣僅成形成質是以隨雷而奮不踰時而
終墜耳世所謂雷公者必此類也由此推之則雷
斧必陽氣凝結未能成生物僅有形似故墜地而
成虫則已能運動近於生物其次成斧則有質無
知其氣微不能成物發為輕雷而已故曰獨陰
不生獨陽不成蟄乃純陽之氣故雖凝結為虫而

終無知識未免速斃也其獨陽不成之驗乎

或問無鬼論何如子曰記稱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
其氣發揚於上為神明君高悽愴此百物之精也
神之者也言人死雖體魄漸消化成野土而氣則
發揚於上是吾人之精靈不散者也易稱游魂為
變季札言魂則無不之也杜弼所謂形墜魂游往
而匪盡由其尚有故云無所不之也是之為鬼耳
真西山謂人之神曰鬼朱子謂鬼神固以理言然
亦不可謂無氣所以先王祭祀或以燔燎或以鬱
鬯以其有氣故以類求是也然謂之游謂之發揚

蓬底浮談

卷之二

十一

于上則是升于空中故古人祭則降神亦有升屋
以昭魂者非陰府之謂也謂之變謂之昭明君高
悽愴則是形化神留無而非有故造主以悽之祭
復假尸與裳衣以接之中庸所謂視之弗見聽之
弗聞洋洋乎如其上如其左右是已其有形
能語皆魑魅魍魎之類土六禽獸之怪也阮瞻論
無鬼是不知氣之尚靈者也晉書紀有客通名詣
瞻寒温畢聊談名理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
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
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為異形須

史稍滅是以異形爲鬼又不知體魄之漸化者矣故阮瞻宋岱皆論無鬼而後皆遇鬼乃史臣附會以證有鬼而不知鬼之所以爲鬼者非是之謂也若謝鯤傳載鯤宿空亭中有黃衣人呼鯤開尸鯤於窓中度手牽之胛斷視之鹿也尋血獲焉後此亭遂無妖怪則庸或有之蓋狐兔麋鹿偶受天地之精年久不喪輒能變化爲厲山川土木之靈間亦網羅異物所謂怪也人有所觸因以是爲鬼悞矣昔桓公田於澤見鬼焉問皇子告敖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有覆有髻戶內之煩壤雷挺處之

蓬底浮談

卷之二

十一

可

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鯨蠶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洪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萃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夫覆也髻也雷挺也倍阿鯨蠶也洪陽也罔象也萃也夔也彷徨也委蛇也皆怪物也而皇子告敖謂之鬼猶晉史以異形爲鬼也故必審于怪物而後可以語幽明之故焉或曰然則先儒以鬼神爲造化之迹二氣之良能者何如予曰張敬夫曰鬼神之說合而言之來而不測謂之神往而不返謂之鬼分而言之天地山川風雷之屬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祠饗於廟曰鬼就人物而

言之聚而生曰神散而死爲鬼程張之說合而言之者也阮瞻論人死無鬼予因辨之所謂散而死祠饗於廟者也特分論其一端云耳

天地有常理人物有常性而不能盡然者亦一氣之偏勝耳故南方多溫泉蘆山有涼火水火之異常者也素悲冬見而夏蟄鬼車晝昏而夜視動息之異常者也款冬之花於嚴寒葶蘆靡於盛夏生殺之異常者也牛之聽以鼻龜之息以耳目鼻之異常者也舒鳥挾羽而走騰蛇無足而飛飛走之異常者也木中實而婆羅樹中虛竹中虛而廣藤竹中

蓬底浮談

卷之二

十三

一

實虛實之異常者也沉香木遇水不浮不灰木遇火不然石脾入水即乾出水而濕獨活有風不動無風便搖木石之異常者也天地至廣萬物至夥而其變不可盡窮者皆偏勝之氣不得不然也造化無如之何矣

或問望帝化杜鵑怨女化精衛何如予曰萬物皆化人獨不化偶有化者老人化虎之類是也若杜鵑精衛形質甚小與人不類必非人之所化世但因杜鵑之啼精衛之銜物入海似有所恨者而遂爲之說耳故雀化蛤田鼠化鷄老雉化鵝化鷓鴣老

能化其蝴蝶化蟲其大小皆相類者也蓋形體一定雖能化而不能加損也若左氏稱舜殛鯀于羽山其神入于羽淵化為黃熊則又不可信者也夫熊與人雖相類然生則能化者氣血具存以形體變也死則其神雖靈而血氣俱敗形體漸朽必無復能變化之理故知其誣也淮南子遂謂禹化熊其妻化石因左氏而訛鯀為禹且附會之者也

續仙傳稱潤州鶴林寺有杜鵑花每見女子紅裳佳麗遊於花下博異記稱崔微遇李美人陶美人及緋衣小女石醋醋北夢瑣言載蘇昌遠遊素衣

蓬底浮談

卷之二

十四

紅臉女郎相狎贈以玉環後見環繫蓮花上意者有之俗謂花妖是也蓋花之成者多有妖木亦然樟柳為甚俗所祀五顯之神乃五行之怪也然火性烈無怪金亦鮮水最多怪土次之木又次之水怪多居水中俗所見怪乃土木之怪耳左氏載大禹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山林不逢不若言雖未可盡信要之知其為怪則不以為異矣五顯之祀遍天下而愚民共以為神者始由不知其為土木之怪云耳

或問開元遺事有人惠張說一珠已有光名記事

珠或有遺忘玩此珠心神頓悟有之乎予曰明珠雖有奇品不過光耀之異常而已必無記事之理宣室志稱馮翊巖生遊峴山得一珠如彈丸色黑而有光瑩徹如水投濁水即淡然清徹謂之清水珠杜陽編稱代宗兒時所佩珠即蜀賓國所貢光明潔白可照一室視之有仙人玉女雲鶴絳節之象搖動其中謂之上清珠事雖奇而近理予以未見不敢盡信也况珠能記事理之必不可信者乎不待辨而知其誣矣

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今所傳圖書分

蓬底浮談

卷之二

十五

別數目限定方位詳密顯者似出於人為故歐陽公以河圖洛書為不足信偶得松蘿許公所傳六書本義天地自然河圖以為伏羲時龍馬負而出於滎河八卦所由以畫者也謂國初趙氏傳於陳伯敷氏乃蔡元定得於蜀之隱者秘而不傳雖朱子亦莫之見其圖圓以毛文順逆分陰陽微陽白道自上起從左下旋漸大至對過而極微陰黑道自上起從右下旋漸大至對過而極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形皆不圓而稍長實有自然之妙理許公謂此圖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之數目方位大小長

短之義宛然備具渾然自然而含蓄無窮始微漸著一屈一伸陰中有陽陽中有陰自分坎離左右之位往來相函循環還無端實具神妙之象誠如馬背旋毛之文但靈瑞異常不與凡馬同耳凡物天成者圓人為者方因疑此圓圖為神馬自然之象世所傳方圓似是伏羲則圓圖之象以立數定位而畫卦之本亦一奇論也予謂指圓圖為神馬之圖方圖為義聖之圖未必盡然而圓圖不假安排象數咸具趙氏圖初名儒其傳必有所自恐非後人所能撰也

蓬底浮談

今卷之二

十六

六書本義天地自然河圖



國語紀景王將鑄無射門律於伶州鳩曰七律者何伶州鳩乃以武王伐殷因歲月日星辰所在之五位與逢公所憑之神周之分野后稷所經緯之三世所而用之而曰自鷄及駟七宿也南北揆之七度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有七律不和其說而附會之者也蓋七律者五音及變宮變徵也劉昭所謂伏羲氏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黃鍾為宮大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是也因其數七而名之猶之以陽律為六律合陰

蓬底浮談

今卷之二

十七

陽為十二律京房轉生四十八律復謂之六十律皆舉乎其數者也君子三復伶州鳩之言其陋自見矣

遂底浮談卷之三

談治

處士橫議而周衰士大夫清談而晉滅無足怪者迨宋臣議論雖多皆朝廷之政事也而國亦不競以是知徒言之無益也

封建必不可復矣擇人而久任不亦善乎井田必不可復矣限田而薄賦不亦善乎今不務擇人久任而議封建不務限田薄賦而議井田迂矣哉

喜談兵者忍人也其後嗣必衰喜立功者淺人也其末年必困

遂底浮談 卷之三

後世不以禮樂教民而犯則必誅過亦不宥其古之虐政乎後世不以德行取士而喜用俗吏好將能臣其古之虐政乎

偏聽獨任則大權必移而篡弒將發於朝廷刑繁賦重則大盜必起而覆敗終由於黎庶

或問洪武初百官聞祖父母伯叔兄弟喪皆得奔赴二十三年始除除者是與予曰漢書稱宋均補辰陽長以祖母喪去官譙玄遷大常丞以弟服去職戴封舉孝廉光祿主事遭伯父喪去官則古亦有之今伯叔兄弟喪不赴可矣若祖父母罔極之恩

不減於父母特服制少殺耳不能自己之情孫子又何別哉予以為當聽其解官為是近禮官建議生母亡嫡母在雖不許服斬亦聽去任三年則禮不踰而恩自盡實足以遂人子之至情也何不推之於祖父母乎隋劉子翊曰令云為人後者其父母亡並解官申其心喪父卒母嫁為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是隋朝之令猶為曲盡今既聽庶子為生母解官亦當聽出繼子為本生父母解官如子翊所云可也

遂底浮談 卷之三

武臣不執喪我 國家之疵政也若曰軍旅為重則寇至以吉禮從金革之事寇去仍斬何不可之有而况優游太平之日乎因是遂遂送終之禮是率天下而淪胥于禽獸三綱裂矣縱使盜賊不發亦將無以為國况統禱之子不足為有無者哉

或謂漢懲秦孤立以大國王諸子故有七國之變過矣武帝下推恩之令雖反者遂息而大勢漸弱卒成新莽之篡其說非也夫武帝聽主父之策誠是而不免新莽之篡則處后戚之道未盡耳晉王諸子而置州兵又焉禁五胡之不亂哉我

朝分王子弟而不使治民法大舜之所以封象者故
免虐民之患真足以垂之萬世而無弊矣但賢者
不得進用遠族不得自耕不亦慮之太過矣乎誠
宜變而通之可也夫變而通之非變祖訓也斟酌
損益與時宜之庶法無弊而可久也夫豈膠漆囊
故聽其自壞而不恤也而後為之法祖哉
仁者好生好生如春枝葉暢茂萬物榮昌暴者好殺
好殺如秋枝葉凋落萬物銷亡是乃天道故秦祚
短而漢祚長隋祚短而唐祚長五代祚短而宋祚
長

蓬底浮談 卷之三 三

說命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後世賀至日生辰高呼
舞蹈封禪齋醮之類皆古之所無也猶之可也親
喪以日易月是滅父子之倫也公主屈其夫是逆
夫婦之序也彘倫之大變也而議者以為不可復
是豈挾泰山以超北海果不可能者哉殆亦不為
而已耳

魏太祖議復肉刑問陳群群對曰臣父紀謂漢除肉
刑而增笞本興仁惻而死者反衆所謂名輕而實
重也書曰信敬之刑以成三德易著劓刑滅趾之
法所以輔政助懲惡息殺也若用古刑淫者下

禁室盜者刑其足則永無淫放穿窬之姦矣今以
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
也或問群言有理肉刑果可復與予曰先正謂聖
王先教而後刑今不務復其教而務復其刑失聖
王之意矣是肉刑不可遽議也群謂笞者反死未
必盡然也禁用笞者不至傷人則善耳何慮是哉
今世笞法益輕又令犯者得贖固無傷人之事不
必慮也

本朝除三族之刑過於漢唐遠矣而犯重罪者其妻
妾給付功臣之家為奴則猶襲衰世之令除之可
也元行臺御史孔思迪謂與旌表節婦之旨不侔
夫亡終制之令相反况以失節之婦配有功之人
又與前賢所謂娶失節者以配身是亦失節之意
不同其言鑿鑿可聽今制奴雖非配而汗辱則甚
使士夫妾媵汗辱於他人傷風敗俗甚於殺之者
矣然則何處而後當古稱罪人不孥亦誅止其身
而赦其妾媵耳誰謂失之大寬乎

蓬底浮談 卷之三 四

士與宗直聽卓隸也

太祖皇帝以其勤而不會除金華知縣後陞南昌通
判嵩州知州懷慶知府改蘇州知府復陞河南布

政使皆有政聲可謂得任官惟賢之道矣始興宗初除日李善長以興宗由阜隸出身難以牧民

太祖曰興宗跟我數年勤而不貪又能處事雖儒與吏不及於牧民何有至哉言也即古人不惟其類

之意也今例則禁娼優隸卒之家不得入仕夫禁娼優似矣併隸卒而禁之何與

太祖親用阜隸為牧民官後陞至方面極品今乃併其子孫而禁之誠非

聖朝之善政我太祖之家法也

蓬底浮談 卷之三 五

齊人欲伐魯忌下莊子不敢過下晉人欲伐衛畏子路不敢過蒲畏其勇耳若楚欲伐隨而憚季梁淮南欲叛漢而憚汲黯則超于勇矣故君子之禦亂非戰鬪之謂也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為不冤服其明耳若文王化行俗美而虞芮自慚韓延壽閉閣思過而兄弟自悔則超於明矣故君子之聽訟非言語之謂也

治世之君不與民爭利而用日裕亂世之君權利無所不至而用日不足無他道也節用與不節也治世之民相讓而益富亂世之民爭奪而益貧無他

道也務本與不務也

其利不與而欲其不貪萬無是

之民謂之欲富可乎史曰廉賈三之謂賈者廉而反利也今大臣謀國但為一切目前之計而不恤國家之大不利也豈非賈人之不若哉

今天下父兄之教子弟車務詞章者科目害之也故不復鄉舉里選之法而欲大學之教行必不能矣夫科目縱不易去而兼而行之若後世賢良方正孝弟力田孝廉有道等科不亦可乎噫此治天下

蓬底浮談 卷之三 六

第一事而竟不講求亦獨何哉

古人有起於海濱以為師舉於版築以登相者矣然歷試諸難明試以功固用人之常道也古人有焚斐豹之丹書而遂能整督略陳平之穢行而終致滅項者矣然三德六德任官惟賢固用人之常道也古人有先賜項子萬金而國遂強預封趙子弟二千戶而豨遂滅者矣然賞以酬勞爵以報功者固用人之常道也時君無古人遠見而欲效其所為鮮不償事故曰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其至論矣乎

至論矣乎

一八

或問罰始于呂刑後世便之其弊益甚去之可乎予曰古者教化行而犯者少然猶聽之得人唯明克允故象以典刑可宥者亦但流之而已是以刑不寃而足戒後世教化不行而又聚斂貪汙以逼之至與獄者非屈于威誘于富則明有不逮核者少而枉者多固不如罰金之為愈也君子欲去罰而盡復典刑其必先教化而簡獄吏矣乎雖然虞詡稱長吏二千石聽百姓謫罰者輸贖號為義錢諸罰吏至數千萬又五贖之濫觴者今貪吏多効之不可不速禁者也

蓬底浮談 卷之三

七

虐不足以示威德威唯畏故先王以禮教為防禁以修身為表率而民不犯後世暴虐之威而亂愈滋察不足以為明德明惟明故先王明曰達聰三考黜陟幽明而姦偽不能遁後世法日密監察日繁而邪正愈不辨

政由中民罔不從政由飾民罔不惑古稱愚者畢謀智者畢用則知能謀非智能用為智耳

或問闈宦之禍制之甚難不如効前漢之法中常侍悉選士人何如予曰官刑既廢士難入內此勢之

必不行者也制宦官之良法莫過於成周周職任供掃除而復統於冢宰其可行之百世而無弊者乎惟宋稍師周法頗屬輔臣故終宋之世鮮闈宦之禍豈非明效哉我朝

高皇帝嘉馮堅之奏絕不預政給事掃除

文皇帝防制益謹禁令益嚴善矣而終無所屬是以

前遇

英宗幼冲則三伴盜權後遇

武宗佚豫則八瑞干政固其勢之所必至耳然則明

君欲除宦官之禍其惟統之於宰臣矣乎舍此則

蓬底浮談 卷之三

八

雖盡削其權嚴著於今日削之利耳焉必其不乘翼而復熾耶

不廢其計之最踈者乎故無地不守則兵分而

寡矣晝夜不休則衆勞而病矣雲合

羸憊之卒所能禦耶是以分

人之所共知者乃相沿而不廢此士之所以日困

也與

不堅而可擊矣城多人寡則有隙而可乘矣

而折毀如故人之所共見者乃繼修而不已此財

之所以日置也與

以紛更爲善政故政日美而民日困以議論爲讜言故言日多而功日少其今時之大患與

遂底浮談 卷之三

九

遂底浮談卷之四

談學

或問去聖日遠論學者高入於禪卑入於俗將何所適從耶予曰聖門專事求仁即大學之正心誠意孟子之存心養性也蓋仁則意誠心正而性無不盡矣然求之有方而人之資稟不同又弗容一槩強施者故諸子問仁夫子但語其方不言其故而方復因人各異使即其力之可能者有所持循以入道而深造之餘亦能自得也所謂下學而上達也苟言其故不言其方則無所持循將馳心於高遠而終無所得矣故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門人問一貫之旨曾子惟以忠恕示之非故吝之也若其求之之方不過敬恕二者而已觀告樊遲仲弓子張等之問仁子貢之論仁可見矣故聖門以求仁爲要求仁以敬恕爲方去聖雖遠其言具存也但即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弗施於人恭寬信敏惠諸語循而勉之直積力久自然上達矣又何必他有所慕哉今論學者必欲先究性命之源神化之妙而以踐履爲緩不亦過乎

遂底浮談 卷之四

一

羅整菴謂胡敬齋大類尹和靖皆是一敬字做成居業錄中言敬最詳蓋所謂身有之故言是親切而有味誠確論也近日之學太高太玄使人漫無用功處不如專學敬齋動靜語默造次不違則放心自收耳縱近日之學為是予恐質美者尚難于頓悟而況中人以下者乎故本

朝理學薛文清敬齋最為可學學孔子者學程朱學程朱者先學薛胡二子亦庶乎其不差矣

或問象山陽明謂朱子支離試看朱子似有此病予曰朱子註釋經書及與門人辨論多恐後學不曉

蓬底浮談

卷之四

二

則過於分析者似亦有之君子亦擇之而已矣若其教人以存心養性涵養致知為要其告君以誠意正心為先每論孟子後不得其傳只為不去心上理會其大本大原夫管少差而重於實踐允孔氏家法也何支離之有以朱子為支離於是別求所為靜養坐照頓悟超脫者為心學學其所學而非吾聖人之學矣

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又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夫儀文末也而足以固心坊德乃知先王制禮隨事以檢因人節制庶無時不

莊不敬而其心自存劉子所謂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是已禁乎外以養乎中治其末以植其本使人怠慢不形淫佚潛消而優游浸漬忽不自知其入於常中常正之域耳故三千三百之禮即惟精惟一之學也有安勉而無精粗也今世禮教不行而講學者復謂有頓悟心法是行遠不必自邇登高不必自卑也何古人之難而今人之易哉

金剛經專說上一層而以下一層為幻迹是不知形上之道即寓於形下之器也所謂岐而二之者也

蓬底浮談

卷之四

三

今學者所談玄遠而以頓悟為宗豈非金剛經上一層之說耶雖所論甚高吾恐其暗入於禪矣夫子之教也語其方而使自造於精微故有序而可循今人之論學也要其極而欲竟達乎神化故無本而反病

檢束難而終則樂放蕩易而終則悲

世以盡識萬物之名理盡究古今之事變為窮理非也是博物也夫古今事變至繁萬物至夥必欲一一而數之是子產張華之所不逮也而謂君子知要之學尚肯散精神於無用乎故聖無不知者亦

知其理而已耳

喜談人之惡者不可與為善好護己之短者不可與進學

廣求者其得必鮮故多能之士無絕技博覽者其見必陋故多識之士無真知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語其要也夫子所謂主忠信徙義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非禮勿視聽言動語其功也必有所事而後心可存也舍事事而言存心是求之空寂也其不為槁木

一死灰者幾希

蓬底浮談 卷之四

四

蒙之象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古人由禮必儀乃養蒙之法故遊母倍立母跛坐母佺履母伏之類即居處恭也獻鳥者佛其首執紼不笑之類即執事敬也毋淫視毋側聽毋勤說毋厲同必則言昔稱先王堂上不趨室中不翔之類即非理勿視聽言動也童子之所習者莫非希聖之道矣而又有樂以和之使人慾心自平躁心自釋浸漬於太和之中故習與性成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也後世禮樂教廢養蒙無法欲心既縱而後檢束之所以勞而鮮功也故古人之為聖賢也易後世之為聖賢也

難

伯牙學琴於成連三年不成成連云吾師之琴在東海中能移人情性乃與伯牙俱往至壑崖山留作牙宿曰子居習之吾將迎師刺船而往伯牙不返伯牙近望無人但聞海水洞洞悲涼之聲木實冥群鳥悲號淒然而嘆曰吾師將移我琴乃援琴而歌曲終成連回刺船迎之而還伯牙遂為天下妙手子曰梓匠輿輪能誨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若成連者非所謂能使人巧者與蓋下達必由心悟而悟多得於所感後世若張旭觀擔夫

蓬底浮談 卷之四

五

爭道而筆法進亦悟於所感者也京房郭璞以絕出之資專心致知於三才之學後世莫及焉而文中子以為亂常之人故術不可不慎也學精於專而廢於貳蓋專則熟熟則精精則神管子所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呂氏春秋所謂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精而熟之也莊生所謂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此之謂也後世若趙璧之彈五絃浩然眼如耳耳如鼻不知五絃之為壁璧之

爲五絃神矣而曰吾始則心驅之中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非神得於專者與故不由心驅而得神遇恐非睿智不能也

近日講學者空談道德以暗媒功利道德之大害也又陋于功利之人矣

佛氏不知主敬以一其心而欲坐禪而求定縱使果能空寂無擾亦是死物徒壞吾心虛靈之體不能推之於用矣聖賢以敬爲主則雖飲食起居造次顛沛皆是存養工夫自然靜亦定動亦定中有主而神明不測足以應萬物而達萬變故有體有用

蓬底浮談 卷之四 六
推之萬世而無弊也

人能主敬則一心之中天理發見人欲潛消如白日當空幽怪悉遁苟或懈怠則私欲錮蔽如風雨晝晦昧不見太山矣可不畏哉

夫子作六經雖經秦火而一字不滅王通續六經夫及百年而一字不存以是知效顰之無益也故聖人者以其治心之道治心耳必以續六經擬語爲夫子則夫子之祖述憲章又何事哉

夫子教人語其所當然而不語其所以然語其所不至而不語其所未至使人易行也今講學者好談

玄遠徒將聳人之聽聞其夫豈真欲體之於身哉體垢不沐髮亂不梳小失也而愚者耻之私欲不除大害也而知者不耻豈非見其髮膚而不見其心者乎湯之盤銘曰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唐之梳銘曰有髮兮朝朝思理有身兮胡不如是其言至矣君子可不書之盤梳以自警

勤勞儉約不知其益有時而富怠惰侈靡不知其損有時而貧故莊敬自強者德日盛而不知邪慝自肆者惡日積而不悟

欲家之昌無如教子欲子之善無如擇師得庸師不蓬底浮談 卷之四 七

過其子無成而已延浮薄無行之師則雖文章學問可觀其子擬魏科躋顯仕亦終爲小人矣可不慎歟

質美者多無成志堅者多自立天之不足恃也莊列卒流於異端柴羔終歸於賢者故君子之於學也與其過於知不若過於愚

學者大病惟傲情二字最難除傲由氣盈有一毫自高自是之心皆傲也傲則其本病而無以善其始矣情由氣歉有一毫自畫自厭之心皆情也情則其功廢而無以要其終矣故有若無實若虛語之

不惰惟頽于能之今人稍卑遜便自謂不傲稍奮發便自謂不惰其始未察者乎

陽明謂今人氣質難變以容氣為患後世學術不明由勝心為患其切中病根者乎

朱子以格物為窮致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是求理於事物也似非大學之旨也夫吾人致知必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則知不在心而在物聖人之生而知之者果何事哉析心與理而為二陽明譏之誠是矣但謂著實去致良知便是誠意著實致其良知而無

遂底淨談 卷之四

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則是以知為行而近於明心見性之說傳所謂毋自欺以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所謂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皆為贅言矣故知致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加一後字且曰誠曰止是逐節自有工夫非致知所能兼盡也故格物致知之說陽明為優而誠意正心修身自當從文公為是

無所住而生其心佛語之最精者也無所住謂事物咸不繫著於心而後清淨之心始生即揭諦之意絕滅之論也蓋知有物有則者乃吾民之秉彝故

物以感統于心聖人何能才公順應耳謂無所住不亦妄乎陽明以其言未為非而強為之解始幾於援佛而附儒矣

夫子之教人曰孝曰弟曰謹曰信曰敬曰恕曰博文約禮曰懲忿窒慾曰遷善改過其他各問辨論皆明白簡易君子實能體而行之庶乎其不差矣今講聖人之學者乃求之於幽深玄遠是以論愈高而道愈非言愈詳而理愈晦

陽明曰向在滁陽論學懲末俗卑汙未免專就高明一路講導引接蓋矯枉救傷以拯時弊不得不然

遂底淨談 卷之四

九

其間亦多興感發之士一時趨向皆有可喜近來又復漸流空虛為脫落新奇之論使人聞之甚為足為蓋緣陽明之學極高明之意多而道中庸之功少致知之意多而力行之功少故當時即有此弊今講陽明之學者大約流於空虛為脫落新奇之論如其所憂感非陽明之素矣而夷考其行雖高弟亦弗克終始流弊之所必至者與朱子之學雖稍支離而躬行實踐不事空言是以其徒皆篤實莊敬多為長者近數傳猶然亦藝之所必至者也

談文

六朝以偶儷為文文之所由弊也謂文中有詩誤矣宋人以議論為詩詩之所由弊也謂詩中有文誤矣

予少年最惡牽蕭遠運命論謂讀之可消觀觀之妄念近細思之殆偏重於天者也唯文中子之言曰治亂運也有乘之者有革之者吉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之者庶乎其近之矣雖然夫子當東周而急於救民不謂運之已衰處貧賤患難而唯言仁

蓬底浮談 卷之五

義不謂命之將否則君子知盡人事而已他非所論也禪竈欲用玉襪天子產急於修政而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魏篡漢最强孔明猶連年為伐魏計而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其斯為聖人之徒與唐子西作淮陰賢母墓銘曰項王啗啞范增謀謀信來不呼信去不追坐昧信通反噬其軀匹婦區區而知信乎吁是謂漂母知信也夫進食持哀信不能自食耳而子西云然者文士之好奇也鶴林玉露遂謂母真能識信過矣

作詩言用不言體則情感景中興超言外滄浪予所謂空中之音水中之月相中之色是也故反覆吟詠則詞有盡而意無窮有一唱三嘆之餘音矣若老杜詠月詩不言月之明照何如而曰今夜鄜州月閨中祇獨看是因月憶妻道其情也所謂用也又曰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言永夜不睡露立又看也蓋夜深月朗方有濛濛細霧露立月中方至髮濕臂寒不直言露立又看而云然者是月上復言用也夫見月憶妻不言已之獨看而言妻之獨看不言已之露立不睡而度其妻亦爾唯以臂

蓬底浮談 卷之五

寒髮濕見之詞益工而興益遠此唐詩所以為勝也逮宋人論理縱所論甚高其當詠之殊無餘味失風人之意矣故予每遇唐詩則反覆沉吟懷抱自暢至宋詩雖名世如聖俞子瞻亦情倦神昏欠申思睡予豈先有一毫私意哉實不自覺其然耳是唐宋詩之優劣豈待辯乎苟或不信予言請即唐宋詩而詠之可也

何仲默論七言長篇謂四傑之工富麗去古遠甚至其首節往往可歌予美詞固沉着而調失流轉雖成一家語實則詩歌之變體其調及在四傑下旨

哉論也夫詩本於音今世作者徒知鍊詞琢句而
不解首節為何物殆失風人之意矣

詩以道性情者也迨孔融有離合體鮑照有十數體
建除體謝莊有道里名體梁元帝有屋名殿名鳥
名獸名鉞冗名龜兆名將軍名曲名姓名車名瓶
名草名樹名諸體自茲以降其體益盛是以詩詠
諧者也近於戲矣尚可以為詩乎唯鮑照十數體
尤能述其中情故文選取之實當削之可也若寶
滔妻有迴文體後世有盤龍諸體書詩之體雖異
而詩體實不變則又無害於詩矣

蓬底評談 卷之五

五

古者詩言志後世不過誕詞耳位廟廊而詠山林居
奢靡而說恬澹猶之可也季林甫贈韓席詩乃曰
揆予秉孤直虛薄忝文昌豈不自知其奸險耶抑
謂世人可欺耶誕亦甚矣雖然猶有其焉有曹孟
德詩曰周公吐哺天下歸心是以周公自方矣豈
非至無已憚者乎噫弊也又矣後世欲因詩以觀
人吾知其難矣

楊子雲作賦有夢腸之談曹子建為文有反胃之論
敬精神於無用者也

漢賦稱兩都二京子虛上林長楊甘泉洞簫長笛尚

矣而雕琢浮誇文繁辭茂不如鴟鳥之悲傷感
慨長門自悼之寫其中情詞有盡而意無窮也魏
迨六朝賦稱三都藉田洛神景福琴笙白馬哀江
南尚矣而因襲綺麗華而靡實反不若登樓蕪城
之感時抒憤遊天台之寄興多遠詞固工而情亦
至也唐則渾天含元大獵明堂兩都三禮頗稱佳
賦而奇古工緻遠愧前輩獨于厚之閔生諸賦庶
幾騷人其猶在六朝之上乎

或曰文粹文鑑文類之不迨選雖由所取太濫亦唐
宋以後文不迨古云耳予曰是則是矣唐若韓之

蓬底評談 卷之五

四

平淮西碑柳之乞巧文及諸賦選多不若也而選
之豈唐文果不迨選矣乎元若劉因之渡江賦王
惲之鱷魚文詞皆高古也而遺之豈元文果無可
采者乎宋文談理已不迨古之炳然於然者而文
鑑復錄致詞批判瑣亦甚矣君子盡去其濫而補
其遺其庶幾矣乎然選亦不能無遺也賈誼治安
策董仲舒天人策魏相諫伐匈奴明堂議匡衡勸
學興禮疏徐幹法象論文之近道者也而選皆不
取不可謂一無所遺也但所選皆瓌現新奇詞彩
爛然固希世之奇珍也後世尚之不亦宜哉

漢文尚矣六朝後組織太工偶儷太盛雖風骨不如
而文則未嘗不佳也今世講學之文粗俚淺俗直
野人之鄙談耳而自以為明體適用布帛菽粟之
文不亦誣哉陽明之文定山白沙之詩未嘗不工
何害其為談理也與

李崆峒曰漢無騷唐無賦宋無詩過當之論也鵬鳥
自悼其悲感似原梅聖俞陳后山朱晦菴諸公之
詩亦大有佳者至于厚諸賦則庶幾乎騷而遠過
晉宋也故謂之鮮則可耳直斷曰無不亦過乎何
大復復曰古詩亡于謝古文亡于韓抑又甚矣夫

蓬底浮談

卷之五

五

謝詩太工始失古意謂之亡猶可韓子變偶儷繁
縟為簡樸庶幾國策史記之文也而原道師說諱
辨佛骨表諸篇皆因衍闕深詞嚴義正史臣謂可
佐佑六經似矣而曰古文亡于韓豈非大言無當
矯誣輕毀者乎噫孔子之自比者老彭耳何李未
窺兩漢文公之壺奧而詆之若此殆文人氣輕而
易驕也與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撥景工矣所謂緣情而綺
靡而漢魏之風骨不存畫前元有易刪後更無詩
談理深矣所謂以議論為詩而唐人之興趣不存

况於不工不深者乎故太羹玄酒旨味自遠美玉
明珠光潤自別觀十九首之純雅古樂府之簡勁
質而不俚情而匪俗斯則工不以詞深非緣理是
為哲匠宗工君子求之於聲色之外可也

李觀論孟郊詩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顧沈謝非也
孟詩刻苦無自在含蓄味不及古詩遠甚且沈沈
謝不同故唐詩除子美外惟韋柳庶幾近古耳
文心雕龍謂意翻空而易音詰微實而難巧文人以
為至論予謂此特足以論魏晉以來鍊詞琢句之
文耳不知古人之文皆意見超卓說理深奧所以

蓬底浮談

卷之五

六

人不可及如天人策原道等篇皆非特遣詞之工
而已也孰謂意果易奇也哉

遂底淨談卷之六

談子

老子谷神一章程子謂其最佳是也然舊註非是今
總朱子之意以解之夫谷空而響應者谷神也虛
而不屈聲達必應無時不然是谷神不死也玄者
玄黑而不可窺至妙者也牝即牝牡之牝有孔而
能受者也谷神不死乃玄妙之孔窟也虛則能生
天地亦從虛空中生故曰玄牝之門是為天地根
也綿綿者延續不絕之義若存者長存而實亡也
勤者勞也證也自然能生生不息故用之不勞

遂底淨談 卷之六

不盡也其大意惟言虛則能生耳仙家黃庭之說
蓋祖此子謂人心有竅本虛者也故靈聚而能思
能覺私欲蔽之始昏耳程子曰有主則虛張子曰
虛心然後能盡心又曰虛心則無外以為累皆謂
是也予於此得養心之道矣

載營魄蘇頌濱解云神載魄而行非也朱子辨之當
矣乃謂一便是魄抱便是載蓋以火養水也恐亦
非是觀下文愛民治國天門開闢皆舉見成者其
下一句方說道可以類推故舊註營宜作魂意者
得之夫載營魄均一能無離謂人載魂魄能抱太

和至一之冲氣而不離則魂靜魄安矣蓋言養生
之法耳

無用篇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
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
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其言妙矣然非
無之以為用乃虛之以為用也夫轂也器也戶牖
也非無物也惟虛其中而後有車有器有室之用
耳故但可云當其虛不可云當其無誤認虛為無
故其教遂主於無為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乎
安民篇聖人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此養

遂底淨談 卷之六

生之術也非治天下之道也故虛其心者百慮屏
除不惑亂以挫吾神也實其腹者五內充滿不耗
損以竭吾精也弱其志者謙孫柔和不好剛以取
禍也強其骨者髓滿骨堅不輕施以致痿也年豈
有不永者哉蓋老子之道大約以治身則順以治
天下則否故利用厚生正德乃先王治天下之常
經萬世不可易者也

虛能生氣之說窺造化大初之妙非妄言者而程子
非之似覺大過然程子又言虛者天地之祖天地
從虛中來不知何以不取老氏之說也

體道篇常有欲以觀其微朱子謂微是邊徼如邊界相似說那應接處然以上句有名萬物之母推之似覺非是舊註微作竅是也夫有名萬物之母謂既有形氣而可名始能孕育萬物故即有欲以觀其從出之竅耳

史記李耳楚苦現人母懷之八十一歲乃生生即白首因號老子不經之論也葛玄又謂老子非生于周至周復託油李母剖左腋而生尤為至誕皆其徒神其說以明生之之不偶理所必無不待辨者也

蓬底浮談 卷之六

揚子取老子之言道德程子譏其不見道是已老子之可取者其惟佳兵不祥之說乎可為黷武殘民之戒矣其惟知止知足之說乎可為貪得亡身之戒矣至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反覆屢言而不足則充其所長者也

孟子闢楊墨而其道遂息若老佛則韓子闢之於前宋儒闢之於後而其教猶行者朱子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是以惑人猶甚爾今世士夫多尚老佛無足怪者至講學者復假老佛語以自竒而妄謂得聖門之正派豈非吾道之一厄與噫安得純儒

辭而闢之如孟子也

魏牟田駢宋鈞慎到惠施鄧析諸子之書後世不傳管子孔叢子朱子以為偽書然世亦不尚鄒衍五德之運人頗述之而未嘗見於事惟申韓之害暗行於今而罔覺也損 國家之元氣者其在是乎其在是乎

鬼谷子古之謫士也詭異不經幽暗罔測押其陰而闔其陽故儀秦得揣摩之術以翦禍其術之最凶者與黃石公古之智士也機未發不先功既成不處執其要而審其害故子房得藏用之術以成名

蓬底浮談 卷之六

其術之最吉者與

列子天瑞篇有生者有生者有形者有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者有味者有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亦善言造化者也與老子谷神之旨同故引用其說程子謂谷神一章最佳子謂此言亦佳

列子自言師老商氏友伯高子始則不敢念是非言

利害終則忘是非利害以後耳目口鼻無不同心
凝形釋不覺形之所倚心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
葉幹殼謂外遺乎物則內疑於神是以神完心一
微妙玄通而形不能役也其黃老之餘緒與

列子湯問篇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夏章
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
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周子無極二字出
于此夫造化自無而有謂無則無極是矣謂無極
之外復無無極則誕詞也

楊龜山曰莊子逍遙遊一篇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

蓬底浮談 卷之六 五

得非也夫君子素心而行故無
入而不自得逍遙遊遺實貴而遊於物外殆夫子
所謂遊方之外者與予因總一篇之旨而論之可
見矣大都言鵬搏九萬去以六月息而學鳩斥鴳
笑之大椿以八千歲為春秋而朝菌蟪蛄不知故
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
自視亦猶斥鴳朝菌耳若夫舉世譽之而不加勸
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本辨乎榮辱之
竟庶幾矣而猶有未樹也若列子之御風庶幾矣
而猶有所待也惟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

遊無窮者方無所待是至人無已神人無功也故
許由無所用天下為而藐姑射之神人其塵垢粃
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又孰肯以物為事是皆遊
於無窮而輕天下者也非知效一官行比一鄉者
之所知猶大鵬大椿非斥鴳朝菌之所知也苟得
此道遇大瓠則慮為大樽而浮于江湖遇大樹則
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
逍遙乎寢卧其下矣蓋至人之超乎物而遊於無
極者也故命之曰逍遙遊即遠遊之謂也與君子
之素位而行豈可同日語哉

蓬底浮談 卷之六 六

莊子逍遙肆志可謂遊於物外者矣乃治劍服為趙
文王說劍始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者耳豈
不殆哉

荀子謂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楊子謂莊子蕩而不
法皆善論莊子者也

程子謂莊生形容道體之言儘有好處故嗜欲深者
天機淺程子取之各有儀則之謂性一語易以道
陰陽數語天其運乎一段語朱子取之是矣予謂
其可取者尚多曰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曰大道運
而無所積皆善言造化者也曰至人之用心若鏡

不將不逆應而不藏曰宇泰定者發其天光皆善言心者也記小童之言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於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記長梧封人之言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曰上必無為而用天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曰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訥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皆善言治者也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

蓬底浮談 卷之六

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其知聖言之非得已者乎曰荅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荅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其知往言之為粗迹者乎他若庖丁解牛輪扁斲輪狗僕承蜩等喻皆名理至論而安排去化諸養生之說尤其所長君子不以人廢言讀南華經者擇而取之可也

曰詞莫奇於莊子瑰語金聲開闢變化文之所以工也然而終傷於靡矣寓言莫巧於莊子飾亡成有設屬徵真文之所以妙也然而終流於誕矣命意

蓬底浮談 卷六

莫深於莊子理在事中旨居言外文之所以神也然而終涉於幻矣

荀子知隆禮似矣而顧以禮為偽知人為天下之貴似矣而顧以性為惡知尊仲尼子弓似矣而顧以子游子夏為賤儒以子思孟子為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辭不亦悖乎韓子斷為大醇小疵不知游夏思孟而槩比於慎到惠施諸子豈小疵而已乎程子以為大駁殆非過毀者矣荀子議兵於趙武成王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無壙節臨事而懼也故曰仁者愛人故惡

蓬底浮談 卷之六

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降莫不說喜即先王制兵之本意也當戰國時而能以此為說善矣然曰術曰權猶有權術者存也梁惠王問利國而孟子直言仁義是豈荀子之所知哉故曰孟子醇乎醇

古者畫衣冠而不犯蓋以德化民而不純任乎刑也後世嚴刑重罰暴君汗世之所為耳荀子乃謂治則刑重亂則刑輕而以象刑非生於治古並起於亂今豈君子之通論哉朱子謂荀卿全是申韓

三一

觀成相一篇可見予謂觀此數語亦可見矣

揚子法言或曰經可益與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

四其益可知也是以易為可益也故作太玄以準

易豈知天地有自然之易而伏羲畫之文王重之

非益也六十四卦之外不可復加一卦者也故大

易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以至六十有四皆陰陽

之成數也是以相配而能生相推相錯而能變朱

子所謂天地間只有陰陽二者便會有消長是已

今太玄有一而三三而九以至八十一首分陰陽

中間一首半是陰半是陽是強增一數也且每首

逐底浮談 卷之六

九

九贊每二贊當一晝夜自謂合曆而不知復多半

日於是增一躋贊以當半日又立一贏贊以當四

分日之一是強增二贊也愈勞而數愈不合矣程

子曰作太玄本要明易却充晦如易其實無益朱

子曰太玄甚拙是矣覆疑之語不亦宜乎

揚子曰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

其几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作法言象論語作太

玄擬易之謂也吾見其文似而實非矣筆質虎皮

其諸自替者乎

文中子曰動失之繁靜失之寡非也天下未有靜而

有失者也是以君子患不靜耳洗心退藏則可神
明其德故周子以立人極歸于主靜靜豈易能者
哉

文中子謂幽風為變風非也周人已自有幽雅頌
之稱也謂幽風不復正矣夫子傷之故
終之以幽風言變之可正也則善測夫子繫幽之
意矣

王珪從子求續經子曰叔父通何德以當之哉未嘗

以師道自居也叙中說者乃列王珪于門人誣矣

其文中子之罪人乎

逐底浮談 卷之六

十

程子謂文中子續經甚謬朱子亦反覆辨之是矣程

子又謂續經非其自作恐福郊之徒未必附會至

此也陽明乃曰擬經未可盡非自秦漢之文又

日盛若欲盡去之斷不能去只宜取其

近是者而表章之則其諸怪博之說亦宜漸漸自

廢其切深有取於其事以為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噫其然豈其然乎

陽明先生曰韓子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賢儒也後人

徒以文詞之故推尊退之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

甚過當之論也夫韓不如王朱子言之特言彼善

於此耳程子稱原道之作其識大朱子稱退之不
易及西山真氏謂原道諸篇語道德必本於仁義
而其分不離父子君臣其法不過禮樂刑政飲食
裘葛即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
用粲然復明者韓子之功實萬世公言也至方
排老佛尤非諸子所及史稱孟子距楊墨去孔子
才二百年愈排一家乃千餘載撥衰反正功與齊
而力倍之非過譽者矣豈文士而已哉文中子言
虛玄長而晋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醮修而梁國
亡非釋迦之罪也是猶以老佛為可宗也而謂退

蓬底浮談

卷之六

十一

之去文中子遠甚不亦過乎故曰荀揚不如王韓
而文中子尤優於韓子庶幾公論耳

蘇子瞻曰韓愈後二百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
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
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斯文終愧於古
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氏一出天下
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
犯顏納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
陽子之功為多蓋亦近於曾錄夫程張諸大儒未
出歐陽子能以興起斯文為任而知排老佛不雜

於異端殆韓子之亞也朱子曰韓退之歐陽永叔
所謂扶持正道不雜釋老者也其論公矣又曰不
曾窮理只是學作文夫二子之文其論大本大原
未嘗有差非明理不能而力排老佛尤其實見吾
儒之理之異於一家者謂之不曾窮理不亦近於
毀乎

蓬底浮談

卷之六

十二

蓬底浮談卷之七

談史

王斗曰吾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清靜無為以當貴其言偉矣然猶有心於自遣也北宮子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我叔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厦之陰乘其輶輅若文軒之飭終身陶然不知其為貧則心安乎貧不待遣而自得矣非庶幾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者乎

漢武帝道逢黃帝墓矣而惑於群臣羣其衣冠之對是信耳而不信目也唐玄宗逐九齡矣而宰相薦

蓬底浮談

今卷之七

士猶曰風度得如九齡否是好畫龍而不好直龍也

陳太丘恬淡寡欲何進袁隗咸表以不次之位時三公每缺議者推之皆辭謝不起非貪位嗜利者也

其送張讓父之苑特少貶以避禍耳易所謂見惡人無惡於揚子所謂遜於不虞以保天命是矣而黃勉齋譏之以為如此則打尺直尋而可為不亦過乎夫枉尺直尋謂枉道以求仕也若不得已而少屈以自全固君子之愛身以存道耳遇陽貨而不避夫子為之矣而何過求於太丘哉史稱後誅黨

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勉齋謂使東漢善類盡為宦官所殺亦不可籍太丘之屈辱以全身尤為抑揚太過程子曰當睽之時小人乖異者眾若棄絕之不幾盡天下以讐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弘之義是君子之中道足以恕太丘矣

荀慈明以董卓徵之欲遁命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為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夫慈明累徵不出已黃髮矣而應命者以吏持之不得去故畏禍以自全耳後與王允何顯潛圖董卓其非利卓之聘而附之可知朱子譏其

蓬底浮談 今卷之七

二

濡跡於董卓專命之朝過矣若史謂平運則弘道以求志陵夷則濡跡以匡時大直若屈道固遜迤又覺稱之大過慈明之出初非有救世之心者故君子之論人平心而恕物可也

史魚命其子置尸牖下以諫君忠至死而猶存也蘇秦令其君殉尸於市以求賊詐至死而猶用也貫高能明趙王之不反似乎義矣而首為亂謀良臣固如是乎灌夫獨厚實嬰於失勢似乎義矣而終成大禍良友固如是乎故得良友者以道德相觀而身自安得良臣者以謨猷相告而國彌盛

元紫芝有君子之資其行高出一世乃以不及親在而娶遂終身不娶是以小孝而滅宗桃卓絕之行反爲彝倫之病曾愚夫之不若也故曰行不貴苟難不告而娶所以爲大舜也

樂盈之出也執政禁樂氏之臣勿從辛俞從之而曰執政命無從樂氏而從君是明令必從君也臣聞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世隸樂氏於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其言似是而實非也蓋晉臣周者也樂氏臣晉者也辛俞臣樂氏者也故晉叛周則晉非樂氏

蓬底浮談 卷之七

三

之君矣樂氏不可從也樂盈叛晉則樂氏非辛俞之君矣辛俞不可從也太義不明而樂氏之私屬乃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不亦悖哉

諸嬖臣死崔杼之難君子不謂之忠臣綠珠爲石崇死碧玉爲喬知之死非烟爲戴象死君子不謂之烈婦

或問胡忠安淡與胡伯始相似何如予曰其廉潔謙恭脂韋阿順及恩榮終始似矣然而伯始屢疏所薦皆海內名士出於中心勤勤懇懇猶得大臣以人事君之義固非忠安所可及也

管幼安如鳳凰翔于千仞如景星慶雲見於霄漢使人可望而不可及其猶在郭林宗徐孺子之右乎袁閔避黨錮之禍築土室以居其見卓矣然而母喪不出不亦過乎夫保身全家爲宗祧計也因而遂廢送終大事是因噎而廢食矣噫親喪自盡出於天性君子從欲不出其情能自巳乎中庸曰賢智者過之其袁閔之謂與

西漢荀淑之子孫最盛然而無有踰淑者楊震之子孫最盛然而無有踰震者

漢武懲於呂后殺鈞弋夫人及嬪御之有子者以爲蓬底浮談 卷之七 四

能絕女后外戚之禍是見覆舟陸車者而拜去舟車也不亦愚乎立其子殺其母而非辜也不亦忍乎明著之令女后不得當國外戚不得預政亂源塞矣王后新葬奚有哉我

朝二百年無后戚之禍以祖訓昭如也豈非明效與先正言漢 予謂太公擁彗迎門卻行顏

異以反唇論死甯太主納私夫董偃蓋長主納私夫丁外人皆舉朝所知而董偃復綠幘傳鞶隨謁帝帝賜衣冠觴飲大驪樂卒與董偃會葬於霸陵飛燕合德日與外人淫亂漫無防閑則是雜

之病漢亦不免但不如唐之甚耳

或問謝安矯情鎮物以盜虛名其淮肥之捷屬有天

幸故成則為謝安敗則為殷浩其言似可信與予

曰謝安何可輕也初桓溫之舉安將以自翼也安

則終不附溫而器度聞復足以寢其覬覦之念

庶幾乎沒黯之於淮南也是豈虛名之可為乎舉

玄以禦秦識者遂知玄之不負所舉則其勝秦者

非偶然也又豈浪舉者哉燭其婿王鑒之奸終身

抑之俾不得入相故鑒有遲我十年作宰相之語

尤非淺夫之可及夫正色立朝難矣而卒寢桓溫

蓬底浮談 卷之七

五

可

篡奪之念為尤難知謝玄之賢與王鑒之不肖難

矣不以姪故而避親不以婿故而徇私為尤難其

忠智大節炳炳若是尚在王導之右也世人不察

其然而同聲附和謂之虛名殆矮人觀場者與

上莽以安車迎薛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

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

節陳咸以律令為尚書見何武鮑宣死歎曰易說

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職

莽篡位召咸為掌寇大夫謝病不應三子參豐欽

皆在位悉令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

祖胤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二子
危行言孫不激不隨可為處亂世之法

袁紹勸何進悉誅諸宦官太后不聽又策多召四方

猛將使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曹操聞而笑曰宦

者之禍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

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

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宜盡吾見其敗也治宦官

之策無踰數言先則陳蕃竇武今則何進後則李

訓鄭注皆欲盡誅其黨而終於僨事不亦宜乎夫

訓注無可道賢如武如蕃如進而謀不逮操以是

蓬底浮談 卷之七

六

知迂儒之見不足以救國家之危亂也

慮懷慎自以才不逮姚崇故事皆推讓而不專是無

一毫忌害之心所謂休休有容者矣時人指為伴

食宰相不亦異乎夫子以甯武子之愚為不可及

予亦謂懷慎之伴食其人之不可及者與况知宋

景而薦之遂繼崇為名相尤得以人事君之義夫

齊之伯也不曰管仲而曰鮑叔今懷慎讓崇而薦

景則姚宋之事業謂非懷慎之功耶

漢末宦者回惑昏幼殘害忠良恣其凶德同敵相濟

矣而呂強清忠狗國固辭茅土其前後諸疏皆據

經正議切中當時後黃巾賊起帝問所宜行復欲先誅左右貪濁大赦黨人料簡二千石能否帝於是乃赦黨人雖劉向之忠讜不過也非鳴梟中之威鳳乎他如吳伉之博達奉公託病養志趙祐之博學校書儒者稱之李巡之因事白帝刊定五經丁肅徐衍郭耽之清忠里居不爭權寵亦當時之出類者也唐末宦者弒明立暗擅權悞國凶復貪殘轉相效尤矣而張承業乃心唐室志存興復雖唐亡已久而猶徘徊晉王勸其復列聖之深讎立唐家之宗社後知存勗將謀自帝諫不可得乃慟

蓬底浮談 卷之七

哭歸晉陽邑邑成疾雖子房之為韓不過也非彗李中之景星乎他如馬存亮之擁衛敬宗遂夷大難嚴遵美之疾其黨類終隱青城西門季玄之忠謹自守為世所稱皆當時之自拔者也而存亮不以寵薄為望急君之難終復不尸大勞畏權處外則尤為可取亞於承業者矣噫宦官中非無賢者而蕃武訓注輩乃欲盡誅之不亦過乎曹操以為當誅首惡一獄吏足矣豈唯事勢當然亦恐濫及無辜耳

公孫弘開東閣以延賢人而顧諟阻董仲舒汲黯名

是而實非也君子而之不仁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故憂牛喘舍本而務末也君子謂之不知班婕妤其善處盛衰之際乎因飛燕寵盛而遂京養太后於長信宮不俟成帝之徵於聲色也故趙不能害帝不能廢身名俱全獲考終命不亦賢哉其被譖考問也詐詞婉順尤足為對君之法語東海恭王其善處廢立之際乎因母后見廢而固求遜位不俟光武之發於幾微也故父子無隙兄弟無瑕身名俱榮福無後嗣不亦賢哉其臨病上書也忠愛懇到尤足表骨肉之至情

蓬底浮談 卷之七

鮑焦黔婁之死微乎微者也其差也可去其謝也可食謂為曾子之言信矣若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食其上恐非子貢之言也夫陳仲子避兄離母居於於陵孟子以為蚓而後可今不食其土則蚓亦不能矣豈聖賢之中道哉王烈婦嚙指血書字青楓嶺上至今不滅陰雨益明殆猶養弘之血化而為碧者乎其貞烈之心剛大之氣凝於神而聚於血固非雨露之可濯沙石之可磨也然則崩城化石又何足疑也哉

李懷光之與朱泚通謀也養子石演芬告之其子璿

在朝也告之者不以
 小恩而後也天子演芬安得不
 負太尉者也也而可以告其
 父乎也言曰臣聞
 誅臣父而臣也陛下也不忠不言臣非不
 愛其父與家族顧也不能也陛下也密言也庶
 其君之不能危也而身在君所
 亦不得已而從也也也景者爾又奚
 忍預告其也兵攻其君
 為其子老也古君所則
 違底浮談

從君居父也君曰子
 不可以射父也其父曰盍
 捨兵而歸吾也事
 君其從於父也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也行非於君君赦
 已則終喪而事之君子以為至當之論則為李堪
 者先不必密言後不必自殺但從君而不預兵復
 哀訴於君乞念父昔日微勞宥也不以守宗祧德
 宗未必不從也其斯為忠不失而孝亦至乎雖然
 雖處至難之地而從容必死固非大人之可及也

漢文帝殺薄昭失之刻省厲王失之寬抑劉章失之
 私質美而未學者也

漢書食貨志王莽居攝變周制以周錢有母子相權
 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
 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大如錢身形如刀長
 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
 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張晏謂今所見契
 刀錯刀形質如大錢而肉好輪厚異於此大錢形
 如大刀環契刀身形員不長二寸其文左曰契右
 曰刀無五百字也錯刀則刻之作字也以黃金填
 違底浮談 卷之七

其文上曰一下曰刀是張晏得於親見者也其確
 無疑夫錢者流傳於後世世所共見而猶猶差繆
 若是况去古既遠漫無也考者乎故史氏多誣勢
 所必至者也大史公必欲歷敘上古帝王相傳之
 世系不闕一人而自以為核也殆亦不知古史闕
 疑之道矣

宋襄公忍於用鄆子不仁甚矣而泓之戰不鼓不成
 列不重傷不禽二毛名是而實非也趙襄子焚交
 五日而起兵圍中牟不孝甚矣而中牟城壞令其
 復治以為君子不阨人於險舍本而務末也雖然

襄公詐也襄子誠也是又不可不辨也

范蠡不許吳王之行成而終滅其社稷不仁甚矣夫

不許吳成特患吳之足為越禍滅吳無可高枕而

臥耳未幾而見滅於楚是實意料之可及哉夫越

滅吳而楚滅越雖曰天道好還實緣無吳以為之

外敵也所謂自撤其藩籬者也然則其殘吳者非

所以自殘乎故范蠡非特不仁亦不知也

晉文焚山以通介之推而之推焚死陋哉小丈夫之

見也夫既不欲仕則何山不可居哉文若逼之逃

之他山而已矣乃不出而焚死是苟難之行泥其

蓬底浮談 卷之七 十一

小而忘其大也陋亦甚矣

王嘉以賢孔先不能進為已罪忠有餘而不足也

周亞夫顧尚席取著直有餘而孫不足也

史記西門豹為鄴令召長老問民疾苦長老曰苦為

河伯娶婦至其時豹往會之河上曰呼河伯婦來

視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姬為

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

大巫姬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姬何父也復以弟子

一人投有頃曰弟子何父也復投一弟子河中凡

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姬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

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立待

良久欲復使廷掾與豪長一人入趣之皆叩頭破

額血流地豹曰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鄴吏民

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邵二泉

遂謂豹近於生道殺民非是是特戰國權謀之術

耳夫為河伯婦可矜矣而巫姬三老皆愚蠢無知

惑於舊俗又何辜乎先則及復曉譬明告以為河

伯娶婦之非而後嚴為之禁未必其不聽也今乃

投大巫姬河中又投三弟子與三老是欲生河伯

婦一人而殺五人也不教而殺虐亦甚矣夫一夫

蓬底浮談 卷之七 十一

不獲時予之辜必殺五人而後足以禁惡俗是以

暴易暴也豈知先王令天下風移俗易而人不自

知也乎漢宋均守九江下令民為唐后山娶百姓

男女為公姬者皆娶巫家女於是其事遂絕是豹

之遺術而行之以仁庶幾乎君子若君子則明教

之嚴禁之而已何事術哉噫宋均下令而惡俗自

止益知豹之不必殺巫也

蓬底浮談卷之八

談史

或問東方生如何予曰楊子雲謂滑稽之雄毀之太過者也夏侯孝若謂其道猶龍譽之太過者也文中子以為人隱庶乎近其人太史公以為不根庶乎近其言矣

子貢方人子曰夫我則不暇然則月旦有評殆夫子之所不暇者與善惡大明標榜大者處盛世不可而况衰世哉雖曰誘人為善術則疎矣若王彥方之表正鄉里不以評而以教其庶幾矣乎

蓬底浮談

卷之八

一

鄒衍之談天即夫人之所不見不聞者而大言以駭人也以無為有者也惠施公孫龍之談物即夫人之所已見已聞者而詭言以惑人也以有為異者也直亂世之言哉

史記孔子弟子列傳孔子既沒弟子以有若狀似孔子相與其師之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泉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

十後當有五丈夫子也而果然故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孔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詳觀太史公之意是以知將雨及商瞿有子者為聖人也豈知孔子非有若可班者直以道之不伴矣乎孟子曰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疆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臨端乎不可尚也蓋實錄也太史公不採孟子而信邪說陋矣夫月離畢則雨與礎潤而雨蟻運而雨一也稍有知者能辨之故有月離畢不雨者而雨則其常也是何足疑哉言

蓬底浮談

卷之八

二

四十後當生五丈夫子必相者卜者與為祿命之說者非夫子之言也若夫子則道其常如詩所謂則百斯男傳所謂仁者必有後云爾噫聖人之為聖者能盡吾心之性也難於名物器數有不盡知無害也而况於商羊萍實之類哉以知五丈夫子與商羊萍實為聖則釋里巫咸之徒優於仲尼矣以博聞強記知古今達事變為聖則子產張華之徒優於仲尼矣世不務明德如聖人而敝精神於無用其諸學不明而邪說誤之若是乎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公伯僚字子周周愨子路於季

孫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古史考疑公伯僚譏趙之人孔子不責而云命非弟子之流其說是矣蓋家語有申繆子周太史公因繆僚相近而傳會之故曰公伯僚字子周於是并錄論語之說他實無可證也列子記中山公季牟悅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輿笑之曰公孫龍之爲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莊子亦稱公孫龍辯者之徒與惠施同時非弟子明矣太史公謂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顯有年名及受業聞見于書傳若公孫龍受業實書傳所未見也然家語又

蓬底浮談 卷之八 三

稱衛人豈別有公孫龍矣乎君子於其所不知闕如也予以爲後世從祀七十二賢若四十二人之不見書傳及公伯僚公孫龍輩猶在疑以之間寧闕而不祀可焉

楊王孫之裸葬棄先王之禮以自異苟難之行也而史臣爲之立傳不亦陋哉

或問司馬孚當高貴鄉公被弒則枕尸慟哭及陳留王就國復執手歔歔廢立未嘗預謀賜一無所用自謂大魏純臣又自謂有魏貞士亮乎張子曰魏之純臣祀祭爲首王經次之乎雖始不預謀而

蓬底浮談 卷八

終利其祿位亦晉臣之賢者耳綱目書晉太宰安平王季卒不得與陶潛張承業比可謂實錄也然則爲子者宜奈何若魯叔肝之處魯六武攸緒之處天后其庶幾乎

子讀阮籍詠懷詩至驅馬舍之去去止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未嘗不善籍遭時昏亂憂深慮遠故能托酣縱以自垢終於保身以庇妻子也如病免將濟之掾預脫曹輔之襪不忤文帝之求婚不吝鍾會之問事咸爲善藏其用比潘岳之徒患得患失無所不至寧覆其宗而弗悟者相去遠

蓬底浮談 卷之八 四

矣籍亦哲士也哉然母終猶入決賭醉視客及卧鄰婦當爐之側哭兵家未嫁之夫則大德踰閑箴倫越理非孫言助逆之徒何必爾爾惟淵明識遠情真澹於世情心自全高視一世者也其於若網羅而復禮度自子之蹤矣至孫則又次焉者也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死二鑽而無遺焚不能避

崔浩神於推步其論勝敗興衰毫髮不爽而終敗於驕矜郭慶善於占驗知有晉之亡姚去姚歸晉而卒斃於追騎其諸神龜之知乎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傳曰自知者明是君子之大知靈於萬物者也

或問狐突受刑知重耳之可輔也為子謀者善矣為毛偃宜奈何予曰程子謂楚質母以招陵陵降可也則懷公命無從亡人而將不利於狐突為二子者宜辭重耳而歸矣故孟子為舜謀則曰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忻然樂而忘天下徐庶知操

遂底浮談 卷之八 五 可

不可事本欲與劉將軍圖事而終於歸操人子之心固有大不得已者何假計乎其他雖然徐庶未臣備毛偃已臣重耳陵已臣漢也况狐突弗召則毛偃或未知楚質母以招陵而母遂勿則陵雖降楚無益也毛偃王陵之事其亦君子之大不幸者與若機猶可乘事猶可為則君子寧無偃陵之功而必思所以生其父母斯人子之至情也

或問楚平王囚伍奢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父憂何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為楚患王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女父不來今殺

奢也為二子宜奈何予曰譬叟誅舜舜不受誅紂無道微子抱祭器而去夫豈忍於君父權其重也使二子就禽父子俱死則伍將不祀以小仁而滅宗祧非人子之道也故伍尚之歸死非是父讎雖不共天而君父一也父有罪君奉天以討之則弗讎父無罪君以私意誅之則怨而弗敢讎於是獨有去而弗臣云耳今必報之克郢而鞭平王是以父子之情而廢事君之義非人臣之道也故員亦非是為二子者去而弗禽怨而弗讎思若禹之卒顯其親其庶矣乎

遂底浮談 卷之八 六

嵇紹值王師敗績於蕩陰百官侍御莫不潰散而獨能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帝服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浣也從容就義可謂難矣予則兀有憾焉何者紹父康康仕魏中散大夫後閒居山濤薦之不起為書絕濤君子謂康有深意書特放言云耳昭無故殺之則紹於司馬氏父之讎君之賊也力能討討之力弗能討如王東隱居教授不西向而坐可矣乃遂事晉致其身要父子君臣之極不猶有可憾者乎綱目何以書官書死之世衰道微

多食人之祿而忘其難紹仕晉固非而忠所事則善矣取之善善長也然紹之始仕官卑法不例書書曰晉以嵇紹為秘書丞朱子之意微矣或曰非紹則當是伍員予曰不然奢仕楚平而平殺之君之於臣非罪則命耳臣子一也故不當報冒縱忿之唯有托於他國終身不向楚而已康未嘗臣昭也紹烏可以勿讎也哉若山濤始勸紹出謂天地四時猶有消息况於人乎則大亂之言也夫三綱於人如天必覆地必載夏必熱冬必寒亘萬古不易者何消息之有濤仕魏吏部郎復為晉尚書此

蓬底浮談 卷之八

七

其與時消息者乎不然紹屏居私門欲辭徵不就微濤言豈不為大忠至孝也哉故濤之薦康者殺之也非所以言有君也其薦紹者悞之也非所以言有父也

于州支父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而未暇受堯之天下是不以天下害其生也范雲寧促已壽命而急於預陳武九錫之慶是以生易一時之榮寵也人之度量相去豈不遠哉雖然幽憂不治則吾身且斃天下雖至重將安用之子州支父之未暇誠不暇也孰謂壯生之寓言大過乎

荀慈明以漢為火德其德為孝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舉吏察孝廉果如是則以金以水王者將不得孝其親與將舉不孝以為吏與牽合附會破碎大道真小儒之曲說鄒衍之奴隸也然自孝文亂命天下恬不為恠程相號知經猶忍於附亂行私唯慈明謂不可貫萬世而欲聽公卿二千石之終喪則卓然不惑獨探本原者矣

蓬底浮談 卷之八

八

郭景純知命盡日中奇矣知臨刑地必倚樹巢知行刑人預遺袴褶則奇而又奇者也然知莫能救徒街力設醜裸身被髮而桓爨竟破之豈非修短罔逃獲厭難勝也哉以是知術數之無益也景純欲為顏含筮言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亦可謂超然不惑者矣雖然謂無勞景純之策則可耳若謂不用著龜可乎君子觀變玩占于著龜上繇兆于龜所以達陰陽決疑貳審吉凶趨避之機知進退存亡之道庶乎動不括而業可成故曰探賸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亶亶者莫大乎著龜又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蓋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則性由以盡矣原始反終知

死生之說則命由以知矣孰謂著龜可盡廢乎若易林玄悟靈龜六壬等書始專言占驗而無關於性命病乎著龜者也又必火其書而後可以語先

王之卜筮

或問晉書記劉聰子約死一指充煖遂不殯殮及蘇言見元海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崑崙三日而復返於不周見諸王公卿死者悉在宮室甚麗號曰蒙珠離國元海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無主父待汝父為之汝父後三年當來後國大亂相殺害居家死亡畧盡但可水明輩十數人在耳汝

蓬底浮談

卷之八

九

且還後年當來見汝不久約拜辭而歸道遇一國曰荷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約皮囊一枚曰為吾遺漢皇帝約辭而歸置皮囊於初上俄而蘇使左右机上取皮囊開之有一方白壁題文曰荷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馳使呈聰聰曰審如此吾不懼死也及聰死與此壁並葬焉信有之乎予曰劉約偶昏厥眩亂而心實無恙故恍恍如有所覩即人之寐而成夢也妄言汝父後三年當來國大亂死傷畧盡則劉氏將亡之讖傳所謂狼突之妖夢者是也流布漸訛

之史氏又從而文之故其詞鑿鑿耳後世好談者駕空飾幻以相熒惑如野史緋衣人召李賀紫素元君釋任生其說至繁而文士復引之以為故實惑亦甚矣故史以傳信為百代之著龜則詭異鎖言如此類者咸削而不載可也若曰皮囊白壁何物也則國之將亡妖孽並有猶之遮秦使遺璧皆妖物云耳非冥漠之中實具侯王宮室而有人以授之也夫以聰之淫虐生為帝死為王將令凶人益無所忌其言甚於輪迴之禍而備載以惑世可乎蓋緣晉書雜採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諸野

蓬底浮談

卷之八

十

史故多怪事如此君子謂作史必須才學識三長而識其尤要者與日月五星有常度五行有常理及常則為異為災乖氣所致也經所謂惟天降災祥在德也先王遇災而懼修德以格天而變或可消傳所謂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也史稱武王啟金縢之書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宋公出罪已之言熒惑退舍天人相應速於影響理實有之聖人之言災異其意若是而已洪範雖以五事配庶徵蔡氏亦言必曰其事得則有其休徵其事失則有其咎徵亦

膠固不通而不足與語天人之妙矣故春秋日食則書曰某年月日日有食之而已無他辭也雨水水則書曰某年月日雨水水而已無他辭也禪竈等始附會之至劉向五行傳京房易占以某事有某災其災宜其應穿鑿益甚夫日食咎在君是臣將可以弗戒也月變星變咎在臣雨水水卿大夫有害是君將可以弗戒也且言某年宜有某災而災既見則其咎必應若弗可消者啓人君怠慢之心甚非洪範春秋之意後世兩漢書晉書諸史志天文五行又於災異下各引劉向京房諸論而實

蓬底浮談

卷之八

二

以所應之事則是占書也而非史也噫春秋月食不書而史氏備載占驗志益繁而懲戒益緩徒繁無益也惟五代史司天考不言占應可謂得春秋之微意詞約而該博矣

晉書藝術傳稱郭磨知有晉之亡姚去姚以歸晉追兵奄及致斃中途斯則遠見秋毫不能近知目睫特言小技之無補耳贊曰怪力亂神詭時惑世崇尚弗已必致流弊則粹乎君子之言矣又曰厭勝禳災隱文章義雖獲譏於妖妄頗有益於世用不亦惑乎夫麻襦之隱語索統之占夢其術極爲纖

蓬底浮談 卷八

瑣而王嘉步熊淳于智下逆終于誅死吾不知其何益也俱至搜羅無稽爲之作傳甚者謂嘉之死日人有隴上見之斯蓋酷於語怪者也故藝術二十四傳大約可無或曰藝成而下何如曰曆律醫筮琴瑟詞翰之類皆是也伶倫岐伯大撓鬼庾區諸人尚已而後世若扁鵲華佗之醫王良之御養由基之射巫石之星經張衡之渾象僧一行之大衍伯牙之琴瓠巴之瑟嚴君平之賣卜相如子雲之詞賦皆其不可泯者也晉史既別立文苑傳則藝術當紀者阮咸之箏音

蓬底浮談

卷之八

二

姜夔之步歷王冰褚澄之醫義獻之書嵇康之琴其庶幾者乎若夫鈴決緯候以役鬼神風角星管以談禍福詩張爲幻詭異相驚皆方術之方術者方外之術也周禮所謂執左道以惑人者皆所謂謂譎詐不誕不可信者也非藝也後漢書謂之方術是矣而爲之立傳可乎若華佗之醫則予所謂藝也非方術也當如倉公直爲作傳可也至郭憲不受王莽之爵焚衣以逃海濱光武西征憲又拔佩刀以斷車鞅謝夷吾遷刺史太守所在愛育人物有善績第五倫薦其才兼四科行包九德又不

四五

可因其兼善占候而目之為方術矣故史記前漢書不錄方術其最為有見者乎

蓬底浮談

卷之八

蓬底浮談卷之九

談史

鄧攸守吳載米之任俸祿無所受是原憲之辭粟也
范丹訪姊姊設食丹出門留錢而去是陳仲子之
不食其兄也劉覽除尚書左丞從兄孝綽在職頗
通賦貨覽劾奏免官是直躬之證父也故大過非
中庸之常道苟難非君子之至行順理而無所庸
心庶乎其可也

曹大家有君子之資而充之以學問故言行咸可為
後世法女中之出類者也

蓬底浮談 卷之九

文中子不許衛玠阮嗣宗諸人之仁似矣而謂荀氏
有二仁焉知仁之未至者也

或問漢荀爽宋李庭芝喪舉主北魏石宣喪縣令皆
持服三年何如子曰厚則厚矣將何以為父母服
乎親親之殺禮所生也故祖父母尚期而况舉主
乎而况縣令乎孟子以墨者兼愛比於無父斯亦
無父之道也若袁昂養於從兄韓退之養於嫂而
咸為服期則禮由恩斷厚不過中君子以為當矣
至盧昂之養其甥而甥喪昂之三年丁寶臣養於
兄而喪其兄三年是徇情越理何以異於爽與庭

芝也哉又何叔度因母與姨愛篤母早卒姨後亡
思母遂為姨持服三年益無謂矣叔度自以為孝
而豈知為不孝之大與

荀子謂奪可以有國而不可以有天下竊可以得國
不可以得天下三國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
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
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
是徒見三代以前而道其常耳豈知秦隋以後皆
奪之者乎魏晉以後皆竊之者乎漢高誅無道秦
光武 逆賊莽唐太宗戡定隋亂其得國非不正

蓬底浮談 卷之九

也而間關百戰死者什五比之一戎衣而有天下
者異矣雖曰匪奪吾不信也宋太祖削平五代之
亂其治國非不善也而陳橋兵變欺人孤寡比之
薦舜禹於天者異矣雖曰匪竊吾不信也世道漸
不如古而民之被禍日深使荀子見之豈不駭哉
扶蘇監軍而胡亥立非趙高之罪也堯母名門而巫
蠱興非江充之罪也清談廢事而中原沈非五胡
之罪也荒淫無度而煬帝弒非宇文之罪也女色
害政而天寶亂非祿山之罪也故曰木先朽而後
蛀生肉先腐而後蝨集有天下國家者可不慎與

韓生妻敬均欲都關中者也卒之韓死而妻封以婁
過漢高之明而韓生不知項羽之昏耳季布鍾離
昧均為漢高所怨者也卒之布生而昧死以布得
朱家之助而鍾離昧不知韓信之忍耳故謀謨必
用於明君患難必濟於良友不可不知所擇也

楊子曰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
衡媚養之詞也解之者以為稱漢公已前之美則
居攝以後不貶而惡可知楊子所以玄妙也其說
似矣若劇秦美新獨非楊子之作乎且漢公以前
皆專權誤國欺世盜名之事吾未見其美也故雄

蓬底浮談 卷之九

之附養終非巧言所能蓋辯言所能脫綱目稱莽
大夫豈非實錄也哉
或問徒木立信信乎子曰君子善其令而守之不渝
所謂信也吳起之信表商君之徒木將以不善令
而恐民不從故先設小信以劫之耳惡得謂之信
哉

楊龜山赴蔡京之召君子謂其自處太高予謂公山
不仇佛肝召子欲往實未嘗往也今龜山遂往豈
惟自處太高殆過於夫子者矣故龜山徒自累耳
果何益於世哉學夫子者如魯男子之學柳下惠

斯為善學矣

尹和靖在虎丘每清晨誦佛經問之以其母好佛也
是非孝之至者也婉詞以諫諫不聽則已爾又何
必誦經以惑世乎夫和靖將講明聖人之道以教
天下莫先於闢異端也因其母一念之邪不能諫
止而反至於誦經可乎迨迎觀音於郊外而曰彼
亦賢者吾誠敬而拜之抑又甚矣宋皇祐間吳中
大饑范希文領浙西諭諸寺以荒歲價廉可大興
土木於是諸寺工作鼎新故是歲吳中惟杭州饑
而不害非救荒之善者也夫希文之見即陳正仲
蓬底浮談 卷之九 四

所謂荒歲建塔令寺僧歛之於富貴之家散之於
貧窶之輩是小人藉此以得食而贏得一塔之謂
也夫佛氏蠱惑愚民害人心術流禍無窮尤甚於
道饑之災君子方欲廬其居而未能而忍其之創
寺建塔乎苟遇凶歲縱上無積粟可散而欲捐富
貴以益貧窶亦宜開誠心以勸諭之未必其不聽
也何必假手於僧人而縱其異作哉世必以賢如
希文尚導僧建寺趨奉將無所不至矣是欲全人
之命而反溺人之心也若謂救荒必藉此則明帝
以前何如故曰韓子功不在孟子下和靖希文猶

若是益知韓子之不易得也

兩生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非君
子之通論也夫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也故國無
禮樂則朝覲會同郊社蒸嘗咸廢矣將何以治人
神于家無禮樂則冠婚喪祭交際往來咸廢矣
何以敦倫正俗乎故禮樂不可一日不興也兩
生不欲牽合以徇漢高而壞先生之禮樂善矣必
俟百年而後興則一時君臣父子又將何所據以
為行哉直老儒之迂論也

國朝文清薛公文毅羅公其取與則庶乎非其道義
蓬底浮談 卷之九 五

一介不以與人取人者矣其出處則庶乎進以禮
退以義者矣其立朝則庶乎柔不茹剛不吐招不
來麾不去者矣其家居則庶乎蔬食飲水曲肱而
枕之樂亦在其中者矣唯薛之好學不倦羅捐不
及耳尚論者推為本 朝第一流人物豈不信哉
子曰吾未見剛者羅文毅公近之矣子曰吾未見好
德如好色者薛文清公近之矣

成湯因旱而自責是矣戴封遷西華令早禱無獲乃
積薪坐其上欲以自焚諒輔仕郡五官掾太守早
禱不應輔乃自暴庭中慷慨祝天積薪聚焚

以自環構火其傍將自焚焉不亦過乎龔遂散勃
海之盜是矣張角之亂向栩不欲國家與兵但遣
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當消

寇亂隴右刺史宋梟以涼州寡於學術屢致反暴
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不亦迂乎子路肥馬輕
裘與朋友共是矣劉翊拜議郎遷陳留太守出關
逢知故困乏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其
乏衆人止之翊曰視死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餓死
不亦悖乎故矯矯獨行之士過高而害正反不若
愚夫婦之所知所行猶未甚遠於中庸也

蓬底浮談 卷之九 六

魯用公儀休為相無所變更而百官自正食祿者不
敢與下民爭利唐用楊綰為相而御史中丞崔寬
毀池觀京兆尹黎幹捐騶從中書令郭子儀在邠
州行營聞之亦減音樂五之四所謂不言而信不
動而變不行而至也夫二子非至德也而猶若是
然則夫子謂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
拱之中庸謂篤恭而天下平豈虛語哉
唐張九齡善嚴挺之欲引為相謂之曰李尚書方承
恩足下宜一造門與之款愜挺之素薄林甫竟不
詣我

蘇揚文懿公守陳官五品十六年處之澹然權幸有
重其賢欲援之者使所親喻意守陳謝却之私謂
其人曰吾猶癡婦也守節三十年人老矣豈白首
而改節耶嘗被命教內暨教成多去為近待同事
者率因之取寵貴而守陳獨無所資籍若二公者
雖孔子之進以禮又奚加焉真可為士君子立身
之法矣

弘治初年李文祥吉人湯鶴鄒智猶以言事被譴以
劉吉尚當路也時錦衣衛承吉風旨誣鄒智與湯
鼐等往來誹謗朝政欲處以死無足怪者都御史
蓬底浮談 卷之九 七

馬文升方負時名乃以鼐知州劉鼐餽遺誹謗
朝政擬充軍劉鼐比造妖言者律擬死不亦甚乎
孰謂賢者亦至是乎雖然文祥輩直則直矣尚少
含蓄氣象始未知學問者且若鄒汝愚方從事於
學其貧敏其志銳天假之年其造詣未可量而竟
以天死豈不惜哉
或問楊伯起之畏四知廉矣然猶有貽之金者李真
有清德其妹婿劉晏見其門簾甚弊令人潛度廣
狹以鹿竹織成加之文飾將以贈晏三携至門不
敢發言而去不猶愈於伯起乎由以迹觀之似

矣實則伯起之賢固非李廌之可及也

公晉公歸築綠野堂與白樂天劉禹錫為文章交把

酒窮日夜為樂呂文穆公退老洛中有園亭花木

日與親友歌詠其中是功成身退退將終身達人

之自適者也晉皇公之平泉莊遠致奇花異石侈

泰無度而復欲世有是莊戒子孫一草一木不可

與人卒之身寬海隅莊亦旋為他人所有貽笑萬

世不亦愚乎至范文正公之不治園圃而欲賜宗

族則尤超越古人而非裴呂之可及也文正公之

言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五公

蓬底浮談

卷之九

八

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樹第治圃顧何待有居

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

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人者欲吾常遊不得

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為樂耶俸賜之

餘宜賙宗族至哉言乎其重內輕外識時達命隨

寓而安好施不倦者乎仁知兼盡誦之足以消荒

淫鄙吝之心吾無間然矣

或問洪武間海州節婦未嫁而夫亡遂歸夫家守節

何如予曰其行烈矣然非君子之中道也殆賢知

者之過與近衢州有徐蓮姑者許嫁而其夫病癩

父母欲改許竟以死誓蓋其夫尚存惡病命也誓

死而不嫁猶近乎中道者也

事必有機識其機而善處之則潛消默運易亂為治

轉危為安而人初不覺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所

謂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是也非知者

孰能與於此唐末藩鎮擁兵自強遂成叛逆至五

代乘機自立其弊益甚趙韓王以文臣知州而百

年之禍始息

東昌等處生養蕃息

乘機騷動幾至不可收拾景泰初發兵征湖貴廣

東西諸盜于肅愍奏遣其有名號者厚與賞犒隨

軍征進事平遂留下彼而數十年之禍始除皆識

其機而善處之者也君子謂趙韓王仁者之功予

於肅愍亦云

史紀漢武帝詔曰辛亥夜若景光十月二明易曰先

甲三日後甲三日朕飭躬齋戒丁酉拜况于郊意

謂辛夜景光十有二明是先甲三日也丁日拜况

是後甲三日也武帝不知易出於群臣之導諛無

疑夫人臣逢迎為悅已不恭矣復敢明侮聖言引

易文以附會之豈非尤無忌憚者乎後漢諸儒因

時君之好讖緯既以讖緯解經又引經以傳讖緯則其罪益大矣儒者將明聖人之道以教後世因欲行其私意而遂曲為之說以惑世也其罪可勝誅哉

醴酒不設穆生遂去鄒陽枚乘當矣王陰謀已成而戀不忍去猶欲以口舌爭之忠固忠矣其猶在君子之後乎楊龜山謂吳兵既西乘猶以民之輕重國之大小為言是使吳重大而漢輕小將吳兵可進矣則又以詞害意求之大過者也其意以吳謀既成卒難理破故言漢重大庶幾有所畏而改圖

蓬底浮談 卷之九

十

耳

蓬底浮談卷之十

談經易

穆姜釋乾之四德與夫子同意者古有是言而夫子述之也故程子不自為說是矣今乃強為之訓恐亦未安夫夫子不敢異古人而吾故異於夫子不亦過乎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鄭玄王弼諸漢唐儒者及淮南子引用俱以夕惕若厲為句程朱始以夕惕若為句朱子謂如頻復厲无咎是也夫頻復厲无咎厲字屬上文為不順則此當屬下文

蓬底浮談 卷之十

一

可

無疑况文言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厲即危也是夫子之訓也又烏可違夫子而從王鄭乎

蒙初六用說桎梏孔穎達謂說去罪人桎梏諸儒皆然程傳方訓為拘束然桎梏自是形具本義從孔疏是矣

需者有待之義然乾剛必進故初則于郊二則于沙三則于泥終亦漸陷于險也况不需者乎由此觀之君子當險難在前惟退而遠避庶幾明哲保身者耳然夫子于九三則曰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周公于上六則曰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是君子未嘗無禦難處險之道其要不過敬慎而已故思惠預防不及于難者上也臨難而始知敬慎者次也怠慢荒淫難至而猶不知警是以終于敗亡耳豈不哀哉

訟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王弼孔穎達以歸而逋其邑為句人三百戶為句言懼而歸竄其邑惟存人三百戶乃可以免災程朱以歸而逋為句大意皆同句不同無害也程訓逋為避蔡節齋復訓逃狹逋竄本夫子象訓避逃即竄意

蓬底浮談 卷之十

二

亦無害也陳訓皆為過恐當從災故本義以為災患是矣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漢儒以貞厲為句程朱作厲終吉即厲无咎之類也以垢九三厲无咎觀之則厲當屬下文無疑矣

師初六師出以律否滅凶註疏謂師出以律若其失律無問否之與滅皆凶是自補失律一句贅矣程傳謂不以律則雖善亦凶總使勝捷猶凶道也訓否為失律合象意且理明詞順可從也但指合義理為以律則太深以律者不過合平行師之法耳

比吉原筮註疏作原窮其情筮決其意程傳作推原占決皆費詞本義作再筮順毛古訓原為再原筮之類是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王弼云乾剛惡首比吉惡後言雖有味非本義也雲臺胡氏謂乾之无首剛而能柔不為首也故吉比之无首陰柔不足為首也故凶的然可從矣

大有九四匪其彭无咎彭字漢唐諸儒皆作旁謂九三在四之旁四能專心承五非取其旁則無咎牽強不通之論也程傳作威庶幾有理本義從之是

蓬底浮談 卷之十

三

可

謙之象曰謙亨夫道下濟而光明程傳濟當為際下際下交也頗費解說愚謂濟即相濟也天道下降而濟地之不及也光明孔疏三光垂耀而顯明非也程傳謂故能化育萬物其道光明是也蓋下濟即謙光明即亨也

謙六二鳴謙貞吉鳥自啼為鳴本義解鳴豫謂不勝其豫而以自鳴也則鳴謙亦當從周氏發言必謙之說為是程子謂發於聲音顏色朱子謂以謙有聞恐非鳴字本義也

蠱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言甲言先後三日是實有所指非泛然以調理者鄭玄以先甲三日為辛取自新之義後甲三日為丁取丁寧之義褚氏何氏周氏皆從之本義亦從之是矣程傳專論理似非本文意雲峯胡氏又謂蠱由巽艮而成先天甲在東之離由甲逆數離震坤三位得艮先甲三日也自甲順數離兌乾三位得巽後甲三日也則又求之太深益非卦辭之本意矣

噬嗑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先儒皆以為金剛矢直六五噬乾肉得黃金先儒皆以為黃中金剛殊滑突

蓬底浮談 卷之十 四

欠分曉朱子始以為鈞金束矢胡氏炳文復以為訟小出矢獄大出金四人臣兼理訟獄故得金矢五人君非大獄不以聞書所謂罔攸兼於庶獄也故惟得金明白有據可從矣楊用修乃以周禮為不足信而反取註疏之說不亦過乎

賁六五賁于丘園束帛交交舊二說一說上九高尚隱于丘園六五能以禮聘之是賁于丘園也束帛交交則所聘之物耳詞意亦順孔穎達以漢聘隱士至用羔鴈玄纁蒲輪駟馬恐待賢不當過儉疑非本義然先儒固有以交交為衆多近時周氏復

解交交為委積矣是無害也但聘賢何吝之有邦於吝字有礙耳周氏謂以貴下賤卑禮厚幣為吝終屬牽強不通也一說普論為國之道不尚華飾而貴儉約故不賁于市朝而賁于丘園其束帛不過交交之淺薄耳禮奢寧儉故雖吝而終吉則於吝字為順朱子從之是矣若欲從前說必當以交交為衆多委積程子作剪裁恐非朱子謂艱曲說不出是也然經味交交終是淺意故後說為長其當從也無疑

頤六二頤頤拂經于丘頤征凶先儒以拂經于丘為蓬底浮談 卷之一 五

句訓經為義訓丘為所履之常謂違此經義於常處何牽強之甚乎讀程傳令人快然矣大過上六過涉滅頂註疏謂本欲濟時拯難故无咎是矣程傳謂小人過常之極則於无咎費解本義殺身成仁即濟時拯難之意也然殺身成仁猶覺說得太深若陳蕃竇武輩皆過涉滅頂者也謂之无咎則可謂之成仁則不可不若註疏言本欲拯難則比干與陳寶輩皆足以蓋之矣

坎六四樽酒簋二用缶先儒以樽酒簋二為句從象詞也謂一樽二簋也然古人指數則曰二指疑貳

佐貳則曰貳未有以貳為二者損二簋用亨是也故朱子直以貳用圭為句謂以尊盛酒以盛盛食又以正盛酒貳其尊即禮有副尊是矣蓋古者享禮八簋為盛四簋為中二簋為簡止一簋而佐以正至簡者也或者又謂佐以學正則是崇尚音樂恐非誠心質實唯尚禮儀之意矣

遜之象曰天下有山遜君子以遠小人而不惡而嚴言君子退遜山林遠去小人故不惡而自嚴也孔疏謂小人浸長禮道遠避者是矣蓋君子必遠去小人如天山勢相懸絕方能不惡而嚴然必退遜而後能遠去也猶與同朝共事則彼邪我正彼非我是所言必至相違所行必至相忤縱色溫氣和莊敬自處又焉能不惡也哉終為彼忌畏傾啗而已今程傳則曰矜莊威嚴使知敬畏則自然遠矣本義則曰嚴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恐非遜之本意故二陰方長為遜以小人初盛則可遜也若陰極與陽相抗小人勢位已盛與君子相等則禍將及身雖欲遜其可能耶是以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肥遜則無不利嘉遜好遜則言而遜尾則厲也噫遜尾且厲而况於不遜者乎

遜底浮談 卷之十

六

大壯六五喪羊于易朱子曰喪羊于易不若作疆場之易是矣蓋古字通用也註疏傳義皆作容易之易僕以為斷然非是于易不成文理周公決無此詞也

昔九四晉如鼫鼠註疏作無所守以鼫鼠為鼫鼠有五能而不成伎也於晉字終不分曉傳訓貪而畏人快然矣蓋鼫鼠即碩鼠詩人以刺貪者也

明夷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其說諸家不同註疏以九右為用事從其左不從其右是卑順不逆也腹為懷情地六四體柔處卑與上六相近是能執卑順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意也既得其意雖近不危隨時避難門庭而已故曰于出門庭然門庭非避難處也曰于出門庭則當出于門庭矣非在門庭間也程傳以左不當用為隱僻之所六五傷明之主四以柔邪順從之是由隱僻之道深入其君而得其心也于出門庭者行之于外也先蠱其心而後能行於外也朱子以下五爻皆君子獨上一爻為閭君謂六四與上六既非正應又不相比况下三爻皆說明夷是終底何獨此爻作不好說是也然以出門庭為行之於外似覺

遜底浮談 卷之十

七

牽強不順本義以左腹者幽隱之處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者得意於遠上之義六四以柔正居闇地而尚淺故猶可以得意於遠去然象以獲心連上文細玩又詞意明言入於左腹因獲明夷之心連上無疑且以獲心為得意亦屬牽強丘氏富國以坤為腹左者隱僻之所六四進居坤體之下故曰入于左腹傷人之明者上也六四深入其腹而得其傷明之心故曰獲明夷之心知闇主不可輔舍而去之以從九三之明故有出於門庭之象然昏主傷明之心遠近皆知之不待入于左腹而後逢底浮談 卷之十 八

六四于出門庭六五箕子之明夷蓋四猶遠於上是大臣之不當事者也義可以去故曰于出門庭五切近于上是骨肉大臣與上同休戚者也義不可去但當自晦其明而正其志耳故曰箕子之明夷家人九三家人嗃嗃傳謂未詳字義然正義訓嚴酷說文亦訓嚴酷必有所祖似當從之家人九五王假有家註疏傳義皆訓假為至似覺牽強不順終費解說近有訓假作格謂正也化也似乎近之矣

損初九已事適往註疏作竟其事而速往然待竟其損初九已事適往註疏作竟其事而速往然待竟其

事非速矣且不曰事已而曰已事者明有能較其功以往為去亦不順且與下酌損之亦不相蒙本義為輟所為之事而適往以益之快然矣游氏又謂損丁以益上者或失其節則後難繼故必酌損之尤為明白可從也
損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馬融鄭玄皆取爾雅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之說不知爾雅因易詞而得會者也神即靈也實

即神靈之可寶者非三物也世無火龜郭璞以火鼠當之牽合甚矣傳以十為衆則於朋字無下落本義作兩龜為朋近之矣實則兩貝為朋非兩龜也班固食貨志元龜距冉長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為大貝十朋註冉龜甲緣也距至也度背兩邊尺二寸也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是十朋則直二千一百六十也蓋言元龜距冉長尺二寸者直錢二千一百六十當大貝十朋也又公龜九寸直五百為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為玄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底浮談 今卷之十 十一 可

直百為小貝十朋是為龜寶四品則十朋之龜是直貝十朋之龜也非二十龜也古用貝以二貝為朋必非杜撰從之可矣

益六三益之用凶事朱子謂猶書言用刑我凶德嘉績于朕邦太深近乎穿鑿不若註疏程傳直以凶事為凶危患難之事也

夫九三爻辭胡安定程伊川皆疑其差錯而正之不獨此文也宋儒於經書多所訂定矣實則未必其的然無戾於舊文也故不若闕疑之為愈耳

夫九五莧陸夫夫馬融鄭玄玉肅等以為商陸程朱

非馬齒莧皆無證據董遇謂人莧商陸者是矣人莧非馬齒莧也然註疏但稱柔脆之草則知先儒解經貴得其意耳莧陸之是非似不必辨也

姤初六繫于金柅王肅輩皆作婦人器非是馬融謂止輪之物得之王弼從之程朱亦從之是矣羸豕孚蹢躅註以孚為務不若程傳為長

萃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諸說頗不同本義謂初六上應九四而隔於二陰當萃之時不能自守是有孚而不終志亂而妄聚也得爻義矣但一握之說從程傳俗語一團

也謂眾以為笑也實無所據近有以握為持猶一扶持也亦牽強不通蓋一握猶言一把是手之所握也註疏以為小貌似平近之但謂目號泣比一握之小執謙退之容不與物爭則不憂於三往必得合而无咎其義猶未甚安似當闕之者也

歸妹六三歸妹以須註疏程傳皆以須為待非是朱氏謂天文須女四星賤妾之稱本義亦稱或曰女之賤者的然可從無疑矣屈原姊名女須呂后妹亦名須須即須也蓋初言歸妹以姊則歸妹以須自可互見決非須待之須矣

九四歸妹愆期違歸有時選音釋謝靈運詩臨江遲
來客是也近讀平聲殊為可笑
旅六五射雉一矢亡朱子謂亡字正如秦无亡矢遺
鏃之亡甚是然亦漢儒舊說也

巽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祝史巫覲祭
祝用之本義作丁寧煩悉其辭終不若程傳通誠
意於神明是史巫本義且得用字意孔穎達謂人
有威勢易為行恭神道无形多生怠慢行至卑之
道不行於威勢唯用于神祇則能致感多之吉而
无咎言尤近理但以紛若吉為句不通而語意亦
遂底浮談 卷之十 十二

未瑩耳蓋言過於卑巽用於事人尤為諂媚用於
事神則雖史巫紛若終屬誠敬吉而无咎矣上九
言喪其資斧者蓋二處下上交於神則善居上而
違道以媚下其凶必矣以是知巽雖美德亦不可
過也故君子上交下諂下交不瀆

兌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舊說謂介隔也三為佞
說將近至尊四以剛德裁而隔之匡內制外是以
未寧也其說牽強讀程傳使人快然矣本義從之
是也

渙六四之訟本義至矣朱子謂若程傳說是羣其渙

非渙其羣是也如註疏則尤為不通者也

渙九五渙汗其大號本義之說至矣以渙王居為散
其居積則尚在可疑也且於象詞不合王弼作為
渙之主唯王居之從象詞也漢儒解卦辭爻辭必
不敢背象象者慎之至也其猶為篤信聖人者乎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正義曰乾
是天陽之氣萬物皆始在於氣故云知其大始初
始無形未有營作故但云知坤是地陰之形能造
作以成物故云作也易畧無所造為以此為知故
曰乾以易知簡省凝靜不煩繁勞以此為能故曰

遂底浮談 卷之十

十三

坤以簡能也其說是矣蓋易知之知即知大始之
知而能即作成之謂耳本義以知猶主也主始物
也即其所知便能始物而無所難故為以易而知
大始似與本文不合夫大始猶大初也明言知而
釋為主明言大始而釋為始物明言以易知而釋
為即其所知便能始物而無所難豈非求之大過
者乎若正義以天陽之氣萬物皆在於氣釋大始
尤為有見夫天之於穆不已不過一氣之運文中
子所謂天統元氣是也大哉乾元元即始也天之
所以始萬物者特一氣之生生不窮耳雖未有形

而萬物皆在焉故謂之大始謂之大哉乾元也朱子乃曰乾元只是天之性殆近於鑿矣夫天一氣也因其氣之推遷不息而名之曰乾又曰天行健是則所謂性也程子所謂以性情謂之乾是也今以乾元為性是性在氣先而能生物矣不知萬物果生于性乎抑生于氣乎雲行雨施氣之舒也保合大和氣之歛也萬物之生成未有外此氣者本義亦以大和為陰陽會合冲和之氣固可類推矣夫氣一也以其初而謂之大元大始以其冲而謂之大和無二氣也保合特資始之成耳保合者是

蓬底浮談 卷之十 十四

氣而謂資始者非氣可乎故知大和是氣則大元大始之為氣無疑也

陳希夷謂羲皇始畫八卦重為六十有四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觀其象而已能如象焉則吉凶應違其象則吉凶反後世卦畫不明易道不傳聖人於是不得已而有辭學者謂易止於是而不復知有畫矣其言雖偉過田之論也愚謂羲皇畫卦非不立文字也文字未肇耳恐卦畫初成未必遽辨吉凶立筮法後世文字漸備占筮之法漸行則其教民占筮者自宜有辭方能使天下知所筮之吉凶

夫子所謂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也故左氏所載繇辭識者以為夏商之易是夏商未嘗無辭也特其辭非出於禹湯率多淺陋是以文王繫之象周公繫之爻而先世之易廢矣然其辭雖為占筮發而稱名取類察來彰往微顯闡幽使天下曉然知陰陽消長之幾進退存亡之理趨吉避凶憂悔吝震無咎之道尤出於占筮之表故有卦則不容無辭自然之勢也非不得已也夫子謂聖人之情見乎辭程子謂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而象與占在其

中則繇辭足以盡卦象之理固未有明於二聖之蓬底浮談 卷之十 十五

辭而不足以語伏羲之畫者也

或問學易文子曰君子終日乾乾可也陳瑩中最愛此言蓋易雖有變易交易之義然陰陽所以能流行對待者以其不已也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則天理昭明權度不失庶幾變易以從道矣由此推之則學易之要亦不外於敬之一言

薛收問易文子曰天地之中匪他也人也收退而嘆曰乃今知人事修天地之理得矣亦可謂善言易者矣夫吉凶悔吝易也然必由動而後生故善學易者慎動而已耳占筮云乎哉

本義專釋象占據文王周公之繫易也程傳無明人
理猶夫子之贊易也合而觀之思過半矣

康節之易其深於伏羲之畫者乎程朱之易其深於
文周之辭者乎合而觀之思過半矣

義稍不同天台董氏獨原其未嘗不同也其殆善
讀傳義者乎

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而責備於君子者亦重乾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觀之初六童

觀小人无咎君子吝凡若此類皆重責備於君子
者也易扶陽抑陰而屬望於陽者亦重觀之六一

遯底浮談 卷之十 十六
闕觀利女貞恒之六五恒其德婦人吉夫子凶凡
若此類皆重屬望於陽者也

潛龍勿用是時之未至聖人不能違時而獨進也亢
龍有悔是時之已過聖人不能違時而不退也

困蒙吝童蒙吉是蒙貴得師也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外比之貞吉是比貴得賢也

頤養正也是君子之於飲食非為口腹而已也鼎聖
人亨以亨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是君子之美其

飲食非屬饜其口腹而已也

潛龍勿用是時未可進而君子弗進也壯于趾征凶

是時未可進而小人妄進也

白賁無咎是賁非華飾之謂也君子用壯小人用妄
貞厲是壯非妄行之謂也

豫之初以鳴豫則凶而上六冥豫矣以成有渝則无
咎壯之初以壯于趾則凶而上六无攸利矣以艱

則吉故君子莫善於慎始莫不善於怙終
或錫之鞶帶得之不以道者也或益之十朋之龜得
之以道者也喪其資斧喪于已

者也

易以道陰陽而吉凶皆生于人事夫之不外于人也
遯底浮談 卷之十 十七

君子觀消息盈虛而知進退存亡之道觀邪正得
失而知福善禍淫之理斯深於易者矣

壯于趾征凶其趾无咎是行之不可妄動也成其
輔頰舌勝口說也良其輔言有序言是言之不
可妄發也

天下未有盡逐君子而小人可以自存者也故曰小
人剝廬言失其庇也是剝人者適所以自剝耳天

下未有盡傷君子而人君可以自立者也故曰初
登于天後入于地言失其輔也是傷人者適所以

自傷耳

頻復雖厲猶愈於迷復也其勉强以遷善者乎苦節雖不可貞猶愈於不節也其刻厲以為行者乎

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故君子不能必蹇難困窮之不至恃吾有處之道耳是以自得而能亨也夫豈若小人之怨天尤人苟免斯濫者哉

謙謙君子是接物不嫌於過卑也然而非側媚之謂也敦良吉是守身不嫌於過靜也然而非槁木之謂也

豐其蔀日中見斗豐其沛日中見沫豐其蔀其家

闕其戶問其無人是所豐愈大則所蔽愈多也豐其可恃乎哉

泰之六五城復于隍言致亂之易也城一旦傾頽即復于隍矣所謂土崩是也以禹之功德故之善繼號稱極治而太康一盤遊暇即有后羿之篡唐玄宗任用賢相身致太平而晚耽女色即有祿山之叛亂之易也固如此否之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言致治之難也夫以大人休否而猶曰其亡其亡則中人以下當何如戒哉武王伐紂周公繼之非大人休否者乎而大誥至多方諸

篇猶惓惓以茲殷頑民為念歷數世而後安治之難也固如此

賁之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是君子之趾以無車為飾也願之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是君子之願以不食為貴也故以車馬為飾者是飾人之飾無益于趾者也以利祿為養者是養人之養無益于願者也

易曰震來虩虩笑言啞啞子曰恐致福也夫有畏而懼猶能致福而况懼於未然者乎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無時而不懼也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無行

而不懼也匹夫匹婦若能勝予無人不懼也其難其慎無事而不懼也是以諸福並集也故君子無事而懼其次震來方懼安其危而利其蓄樂其所以亡斯無救於敗亡也矣

小人未得之患得之而違道以求之矣未必其盡得也既得之患失之而違道以守之矣未必其弗失也君子盡道於已而聽命于天故利心忘利心忘則誠以感之而物莫不動也公以處之而物莫不與也恕以施之而物莫不順也其為利也又孰尚馬晉之六五曰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此之謂也

逐底浮談 卷之十一 十八

逐底浮談 卷之十一 十九

蓬底浮談卷之十一

談經書

放勳二字諸訓不同馬融皇甫謐以為堯名者非是既名堯不應更名放勳也一云堯字者亦非堯時未有字也蔡傳訓放為至謂功大而無所不至似矣若但云至功則不通之詞也孔疏祖舊訓謂能放效上古之功亦費解說然以重華二字推之猶為近似

安安二字漢儒作安天下之當安者非也蔡傳近之矣百姓二字朱子作畿內之民者非也古訓得之蓬底浮談 卷之十一

百姓昭明孔安國以百姓為有爵命者蔡氏從朱子謂畿內之民實無所據也近楊慎引張說對明皇之言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因辨蔡氏之非其說是矣又曰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乃有爵命者為君斬衰三年禮也禮不下庶人且有力役農畝之事豈能皆服斬衰但遏密八音而已尤為有理從之可也授敬人時舊註敬記天時以授人是也即今之頒曆於天下也非特耕穫之一事也民事特其最重者

耳

胤子朱舊訓胤國子爵朱名者是矣若以為丹朱則放齊未知堯有禪舜之意丹朱嫡也又奚俟舉而登用之乎

允塞正義引毛詩訓塞為實似矣謂充滿天地之間則非也蔡傳直訓誠信而篤實庶於上六言為稱其不易之論乎

納于大麓舊訓麓為錄謂納禹使大錄萬機之政也孔叢子亦記宰我問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

蓬底浮談 卷之十一 試諸難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清陽和五星來備風雨各以其應不以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乎天地舊註祖此而不敢變以有孔子之言故也然于大麓下添出萬機之政一層恐古人立言不應止說一半除一半不說令人猜謎也且于納字終為牽強蔡氏引史記之言而從之明白易知矣楊慎謂以大麓為山麓是堯納舜於荒險之地而以狂風霹靂試其命何異於茅士道士之闢法哉殆亦因孔叢子之言而求之大過者也夫舜耕于歷山漁于河濱是歷山河濱皆大麓也孟子謂堯使

二男九女事舜于畝畝之中未即舉用而聽其耕田以供子職謂之納於大麓矣不可之有且細詳書意蓋初得舜而歷試之也若大錄萬機之政是堯老舜攝之時禪位之計決矣又焉俟烈風雷雨弗迷而後始信其賢哉

或問禋于六宗馬融謂天地四時鄭玄謂星辰司中司命風雷兩師孔光劉歆謂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賈逵謂天宗日月星地宗河海岱歐陽及大小夏侯謂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張迪謂六代帝

蓬底浮談 卷之十一

三

王張髦謂三昭三穆司馬彪謂天宗地宗四方之宗王肅孔穎達據祭法言朱子取焉蔡傳遂引用之周文安公洪謨復謂時也日也月也星辰也社稷也宗廟也未知孰是予曰歐陽夏侯之說荒唐無稽不待辨者也朱子以古者照穆不盡稱宗辨張髦之說周文安又歷辨諸家及蔡傳所引之非皆為有見但文安之說亦屬未安其意謂三禮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故既望于山川而不應遺后土既偏于羣神而不應遺宗廟其言似矣然祭法王為羣姓立社而稷特穀神耳不應不及地祇也

擇取祭法中時日月星四者而益以社稷宗廟奉合傳會初無證據予知其必不然也蓋歷代祭法不同謂之六宗所宗者六耳猶三祀五祀七祀皆有定名而今不可考矣然舜典大意不過紀舜之遍祭神祇以告攝位固不係六宗之名義也君子亦闕之而已耳

陟方乃死史記舜巡狩崩于蒼梧之野因國語舜勤民事野死之說而傳會之也漢儒訓方為道謂升道南方乃死又因史記之言而傳會之也夫舜既命禹攝位且年踰百歲不應復有巡狩之事自當

蓬底浮談 卷之十一

四

從孟子之言無疑韓氏謂竹書紀年帝王之陟皆曰陟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為死也夫史臣奚暇度後世不知陟之名義而預釋之哉周洪謨謂韻會陟通作隲定也方墳也漢法陵方中用地一項深十二丈師古云古謂掘土為墳曰方蓋無垂沒之際先定其墳而後乃死也是不知預為壽藏起於後世唐虞無有也蔡氏謂方猶雲和乎方之方猶言狙落而死也庶幾有理然於乃字不通予亦不敢盡以為然也家語謂陟方岳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則曰陟岳乃死可耳止言方而不言岳

未必以方為岳也或謂呂氏春秋載舜葬於紀蒼梧山今陳留縣平丘有鳴條亭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其地相近非楚之蒼梧也皆難信其必然也此則疑所當闕者也強為之說非矣

文命先儒以為禹名史記因之夫唐虞未有字號故以放勳為堯名及字以文命為禹名者皆非也然孔氏亦作文德教命固不待蘇氏辨之矣無教逸欲史載王嘉引之作無傲佚欲劉元城恐傲字轉寫作教實則傲字文理皆勝相傳既久欲其不誤得乎故君子論其理而闕其疑可也

蓬底浮談

卷之十一

五

島夷皮服蔡傳謂以皮服來貢經文原無貢字此說非也漢孔氏及疏與正義皆謂居島之夷還服其皮明水害除恐洪水為災島夷未必遂無衣此說亦非也愚謂紀道水至於島夷而其夷以皮為服云耳島夷卉服亦此類也蓋言冀州海島之夷則以皮為服揚州海島之夷則以卉為服也下言厥篚織貝方言入貢耳

三江之說不同顏師古以為中江南江北江蔡氏謂江漢會於漢陽合流數百里至湖口而後與豫章江會又合流千餘里而後入海不復可指為三愚

謂為之既入則江實有三也此說非也韋昭以為

松江浙江浦陽江然浦陽江最小愚乃浦陽入今見其水似不必道此說非也王介甫以為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益非舊跡矣郭景純以為岷江浙江松江周氏從之以經不應舍大江然二江既入震澤底定其文勢相連故顏達疏以為三江入於震澤愚謂縱非言入震澤其意亦謂三江既有所入而震澤遂底定耳實三江與震澤相關也浙江與震澤不相關涉故知景純之說亦非也漢儒引吳地記婁江東江松江為三江吳

蓬底浮談

卷之十一

六

越春秋稱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則是舊有三江之名且與震澤相關蔡傳從之庶幾有據矣和夷底績蔡傳據嚴道為地名又按晁氏為二水周氏以和水出雅州夷水在巫山陽相距四千餘里不應並稱梁

儒亦訓和夷地但地名水名古今不同未必後世之和水夷水云耳
怠棄三正蔡傳以為建子建丑建寅從馬融註也然至商周建子丑後人方以為三正也孔安國傳謂

天地人之正道文理俱順似乎可從

湯誥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
兆民允殖孔安國謂福善禍淫之道不差天下惡
除煥然咸飾若草木同華民信樂生蔡傳夏桀竄
亡而黜伏天命無所僭差燦然若草木之榮敷兆
民信乎其生殖矣從孔傳也然孔言天下惡除煥
然脩飾是添出一層意贅矣蔡言天命弗僭燦然
若草木之敷榮則取譬不切泛矣朱子曰賁若言
草木之美允殖言兆民信安其生罪人黜伏天命
弗差故草木華美百姓豐殖謂人物皆遂得經文

蓬底浮談

卷之十一

七

本意的然可從者也

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
祇見厥祖蔡傳太甲服仲壬之喪伊尹祠于先王
奉太甲以即位改元之事祇見厥祖則攝而告廟
也按孟子外丙二年仲壬四年朱子兩存趙氏程
氏之說而曰中間年代自共和以後方可紀則湯
時自無由可推此類且當缺之是也謂服仲壬之
喪果何據乎奉嗣王祇見厥祖語意相連謂奉嗣
王以敬見厥祖耳朱子曰此與顧命康王之誥所
載冕服之事同意古人自有一件人君居喪之禮

但今不存無以考據蓋天子諸侯既有天下國家
事體恐難與常人一般行喪禮由此言之亦當闕
之者也直言攝而告廟終與經文不合矣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感出矢言孔安國
訓籲為和謂率領和諧其衆憂之人出正直之言
以告之非也當從蔡傳呼衆憂之人出誓言以喻
之為是卜稽其如台蔡傳謂稽之於卜亦曰此地
無奈我何非也孔安國謂民不能相匡以生則當
卜考於龜以從亦曰其如我所行為是其如台者
謂卜與我合也于今五邦孔安國拜遷殷說決非

蓬底浮談

卷之十一

八

蔡傳謂以下文今不承于古文勢考之盤庚之前
當自有五遷是矣謂史記言祖乙遷邢或祖乙兩
遷實無所據索隱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是也鄭
王皆云湯自商徙亳數商亳豈相耿為五邦意者
得之正義謂湯既遷亳始建王業此言先王遷都
不得遠數居亳之前以充此數則以文害意拘亦
甚矣然世遠無憑君子亦闕之而已耳惟汝舍德
註疏謂汝不從我命所含惡德添出惡字似非本
意蔡傳謂惟汝不宣布德意陳氏曰舍德掩晦遮
蔽意與不匿厥指正相反庶文意明白矣丕乃敢

大言汝有積德蔡傳爲汝能勞而有功則汝乃敢大言曰我有積德似非本文意孔安國謂則我大乃敢言汝有積德屬盤庚自說於汝字爲順是矣不昏作勞疏謂鄭玄讀昏爲瞽音閱又本或作瞽故爾雅昏瞽皆訓強意者古字通用也孫炎謂昏乃夙夜之勉意謂不昏夜以勉強不知古字者矣汝不和吉于百姓孔穎達謂百姓百官也和吉言者又在百姓之上責公卿不能和喻善言於百官使之樂遷是也儉氏孔安國謂儉利小民蔡傳直訓小民非矣立政諸篇蔡氏皆訓儉人爲儉利小

蓬底浮談 卷之十一 九

人此直訓小民不知何也用罪伐厥死孔安國謂罪以懲之使勿犯伐去其死孔穎達謂有過罪以懲之使民不犯非法死刑不用是伐去其死道伐若伐樹然止而不復行用也似得本意蔡傳謂用罪猶言爲惡於用字不通夫古稱有德則用德決是行賞用罪亦是行罰無疑後蔡罔罪爾衆可例矣又謂伐猶誅也意謂爲惡則誅死也非惟于本文不順恐惡有輕重刑有等殺爲惡即死刑豈若是濫乎不惟有乖文意將啓人君輕殺之心其失大矣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孔安國謂佚失

也是已失政之罰罪已之義是也卽所謂萬邦有罪在予一人也蔡傳謂邦之不善惟我一人失罰其所當罰者是必於用刑也先則曰予敢動用非罰後則曰予豈汝威盤庚之心可識矣豈敢專咎於失罰哉汝共我治民汝有戕則在乃心孔安國謂戕殘也汝共我治民有殘人之心而不欲從是反父祖之行是也蔡傳謂汝皆爲所畜之民非矣予其懲簡相爾孔安國訓簡爲大訓相爲助非也蔡傳得之矣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註疏訓鞠爲窮困鞠人窮困之人也謀人之保居謀此窮人

蓬底浮談 卷之十一 十

之安居也細玩文勢鞠人謀人並稱則訓鞠爲養順矣若否罔有弗欽亦當從蔡傳無疑也說命說築傅巖之野孟子明言版築從之可也蔡傳猶自爲說近揚慎復訓築爲居是以孟子爲不足信也豈不過哉孔安國謂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間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是信野語誕說也大史公遂言說爲胥靡築於傅險陋矣夫亮陰三祀弗言常禮也高宗免喪猶弗言乃恭默思道爲異耳大史公稱武丁卽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

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以觀國政是以三年不言為異也不詳書意而妄節其說其陋又為何如又稱高宗得說與之語果聖人乃舉以為相非有據也大史公自以意加數語耳蔡傳遂信之而謂未接語而遽命相亦無此理是不信經而信史猶以常理言之也夫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程子所謂寤寐不忘故兆朕先見於夢精誠之極感通之妙不可以常理拘也若待接語而後知其賢恐相見之間草率數語必不足以盡其平生又焉可以此決之也哉故君子但順經而說之庶乎其不差也

蓬底浮談

卷之十一

十一

高宗彤日乃曰其如台孔安國謂祖已恐王未受其言乃復曰天道其如予所言似得本文意即卜稽其如台今王其如台也至以罔非天胤典為句則頗費解說終不若蔡傳為順矣

西伯戡黎舊說多指文王陳少南呂伯恭薛季隆吳才老吳幼清及近世周文安皆以為武王朱子以為無所證據可且闕之實則戡黎迫近王都祖伊恐而奔告於受曰天既訖我殷命事勢窮迫終非文王時事也

漢書何休治公羊春秋始推論陰陽後劉向治穀梁春秋乃數其禍福傳以洪範以五行五事皇極庶徵福極五者牽合相從復引春秋所書及左氏所論災異以發明其說意亦勤矣然闕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無所配屬至六極多其一而無所歸遂妄以皇之不極相配而增咎徵曰眚曰恒陰以遷就之穿鑿附會真萬筭之罪人也夫謂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故木為變怪果何據乎至引春秋成公十六年雨木冰以實之則其他十一公之無木怪者果田

蓬底浮談

卷之十一

十一

獵飲食出入盡合於理農時不妨而奸謀不作乎自今觀之淫獵妄動奪農時謀姦究經不絕書而木未必生怪其妄不待辨矣又謂冰者陰盛木者少陽貴人卿大夫之象也此人將有害故陰氣脅木得雨而冰則是木怪因貴臣有害而生又若非由田獵不宿之數失者是自相矛盾也其他火不炎上稼穡不成金不從革水不潤下貌言視聽思之不恭不從不明不聰不睿皆可類推矣蓋脩德則致祥不德則致災所謂天降災祥在德也故君子遇災而懼五事俱省君臣共戒固不當因

龜孽青青而唯省貌之不恭因大禍龜孽自青而
唯省言之不從因水水臣有害而君可以弗戒因
日食君有咎而臣可以自懈也况皇之不極則五
事俱失災害臻至豈特恒陰馬禍龍蛇之孽而已
哉益病箕疇重皇極之意貽害不可勝言矣或曰
夏侯勝諫昌邑王何以能曲中若是予曰此特偶
中耳謀上未必盡陰也夏侯始昌夏侯勝許商等
治其說以相授受京房谷永李尋之徒又從而羽
翼之不唯病範而易與春秋皆病矣論者猶謂五
行傳不可廢廢之則後世有忽天之心豈不過哉

蓬底浮談

卷之十一

十三

或曰然則庶徵不足信與予曰朱子謂古人意思
精密只於五事上體察是有此理如漢儒必然之
說固不可荆公全不相關之說亦不可又謂人主
行事與天地相為流通故行有善惡則氣各以類
而應然感應之理非為行此一事即有此一應統
而言之德脩則凡德必脩一氣和則凡氣必和
固不必曰肅自致雨無與於暘又自致暘無與於
雨但德脩而氣必和矣分而言之則德各有方氣
各有象肅者雨之類又者暘之類求其所以然之
故固各有所當也咎徵亦然可謂得箕子之意者

矣善讀庶徵者毋以文害辭辭害意可也

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先天之五行也故一陽生水二
陰即生火三陽生木四陰即生金五陽復生土其
體彼此對立者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後天之五
行也故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復生木
其用循環不窮者也

洪範農用八政馬融張晏王肅皆言農食之本也食
為八政之首故以農言之孔安國農厚也鄭玄農
讀為醜政施於民善不厭深故厚用之政乃成也
二說當以孔鄭為是蓋以農言之則謂農之所用

蓬底浮談

卷之十一

十四

在八政也詳上下文曰敬曰協曰建曰乂曰明曰
念曰嚮威皆是用疇之意非所用也矧農用止為
一食不兼八事食雖所重終不足以蓋其餘故知
農之為厚無疑也

皇極之說朱子辨之詳矣不待言也錫汝保極朱子
謂復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為至極之標準
頗費解說蔡西山謂民享君之福所以歸於君之
極而與君保此極也其詞頗順漢儒所謂從化是
也細詳文意不過言民亦有賜於汝而保此極耳
故蔡傳不從師說非過也

金滕周公居東二年鄭康成謂避居東都蔡氏則曰居國之東近世陳寔引逸書載武王告周公之言曰粵瞻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是克商之初武王已作意都洛矣特以時尚草創未暇營建耳故成王卒營置焉以其在鎬之東故平王以後稱為東周計武王末年或謂之東都未可知也周公時欲遠謗故避居于是而康成漢人意者尚知周之故以是決言居東之為東都耳若謂國之東則不越王畿之外周公常日所遊之地也何東人幸於得見而悲其遽去耶其說是矣朱子

蓬底浮談

卷之十一

十五

與蔡沈帖亦言弗避之說只從鄭氏為是故傳言避居東都是也至居東復訓為居國之東不知果何意耶

或疑召公至成王時方為太保疑旅葵亦在成王時細玩功虧一簣終累大德語似與武王言恐成王時史臣方敘其事故直謂召公為太保也蔡傳不從書序以康誥為武王書辨論詳明且於弟於寡兄字為順確乎其可從也

康誥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孔安國傳怨不可為故當不順者順不勉者勉疏為施順令

不順者順勉力勸行令不勉者勉則其怨小大都消謂惠其不惠懋其不懋也於文意為順從之為是

剗刑人周官五刑無刑或謂紂淫虐無所不至必有剗刑之刑康叔封殷故墟故恐其遵用故事而戒之子謂易稱何校滅耳則周刑必有之周官無刑意後來更定而去之耳

外事孔安國謂外土諸侯奉王事是添出一層意非也陳氏謂有司之事亦無據呂氏謂衛國事陳氏大猷以此章專言衛國之刑故以外事別之猶下

蓬底浮談

卷之十一

十六

文外庶子外正是也蔡傳疑康叔為司寇在既封之後實無所據而左氏稱武王之母弟八人康叔為司寇似在未封之前然以外庶子外正及酒誥外服例之則外事決無深意嘆大猷之說近之矣兄亦不念鞠子哀鞠子方在鞠言之子孔安國謂不念稚子之可哀是也蔡氏謂不念父母鞠養之勞於理雖長實非本文意然康王之誥無遺鞠子羞蔡又訓為稚子不知何也

梓材肆往姦宄殺人歷人有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朱子以為不可曉蔡氏以為未詳是矣新安陳

氏采合諸說以解之曰遂與往日為姦宄殺人者
 罪人所經歷者今皆寬宥與之為新羣臣遂亦見
 其君之事凡戕傷人毀敗人物者亦寬宥之矣君
 宥其大者臣宥其小者大意欲康叔率其臣以戒
 虐殺施寬宥也夫姦宄殺人極惡大罪所不宥者
 也而宥之可乎孔穎達謂詳察其姦宄及殺人之
 人二者所過歷之人原情不知有所寬宥以斷獄
 務從寬是謂姦宄殺人二者所經歷之人宥之可
 也非宥姦宄殺人者也蓋往者株連旁及姦宄殺
 人之所經過者亦併治之是過虐也故宥之誠是
 遂底浮談 卷之十一 十一

也并姦宄殺人者而宥之可乎夫殺人不待言姦
 于姦宄君陳所謂細不宥者也而宥之是道之亂
 也又將何以禁暴乎吾知其必不然矣矧天討有
 罪非天子所得私也而謂王宥其大者不亦值乎
 又以戕敗人為戕傷人毀敗人物亦非是若敗為
 毀物必不以人字總承之蔡氏謂毀傷四肢面目
 是也孔安國謂以過誤殘敗人尤為有理可從夫
 歷世既久不無脫誤善讀書者毋以文害辭辭害
 意可也故陳氏妄為之說以啓姑息之門不如闕
 疑之為愈矣

多士惟天不畀九國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孔安國
 訓亂為治是也蓋古亂字乃治字也謂非我敢取
 殷命惟天不與殷耳惟天不與信無能固於治者
 故輔我周之治而以天位命之耳我其敢有求位
 之心哉蘇氏作不固亂詞雖順實非本文意蔡氏
 從之非矣

無逸君子所其無逸呂伯恭解所字為居字言雖有
 味終傷巧鑿非古人之本意朱子謂恐有脫字不
 可知若說不行而必強立一說雖若可觀只恐道
 理不如此是也予將所其無逸及覆詳玩決不如
 遂底浮談 卷之十一 十八

伯恭之說蔡氏肯師說而從之非矣

君奭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蔡傳以陟為伊尹
 之子近世陳寔謂伊尹於太甲復政之後即已告
 老其卒在沃丁之六年陟果其子其生當在太甲
 之世自太甲至大戊中更沃丁大庚小甲雍已數
 君前後相距一百十餘年使陟果壽度斯時當老
 荒矣固無兼政理也故疑陟為伊尹之後人是矣
 謂為尹子實無所據臆度之言也

康王之誥維周文武誕受美若克恤西土美馬融王
 肅皆作道其首字又反正義以美聲近猷故訓道

孔安國亦以為大受天道而順之并疏皆無異說後儒為說不同或以為姜里逆境而文王以順處之或以為文王出自姜里而天道始順細玩不成文理決知其非矣或以姜為善天所善天所順眷佑之也或云蒙上文而言皇天以大殷邦之命惟文武大受而善順之按韻書姜者善也二說似順後說尤順從之可也或以為厥字之誤亦未可知若訓姜為道意王肅深於字義必有所據予不能識也

呂刑惟是庶威奪貨孔安國謂苗民惟是衆為威虐

蓬底浮談

卷之十一

十九

者任之以奪取人貨是矣蔡傳謂惟貴者以威亂政富者以貨奪法恐非本文意

費誓魯人三郊三遂為說不同唐孔氏曰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一家出一人為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出三鄉也鄉在郊內遂在郊外故云三郊三遂蔡氏從之是矣孫炎謂國之四面當有四郊五遂止言三者明東郊留守不令峙積斡也林氏亦曰若指軍制言謂之三鄉三遂則可謂之三郊則不可也東郊正受敵故使專意於攻守而調發儲峙則使西南

北三郊三遂之民言雖有理細玩本文冠以魯人其下即稱三郊三遂必非四面儲峙之說其指三軍無疑矣

蓬底浮談

卷之十一

二十

蓬底浮談卷之十二

談經詩

關雎參差荇菜左右流之先儒謂后妃能供荇菜之
菹以事宗廟而左右之人助求之窈窕淑女寤寐
求之乃謂后妃寤寐常求此賢女欲與之共已職
琴瑟友之鍾鼓樂之又謂供荇菜之時上下之樂
皆作且謂荇菜柔順芳潔可薦皆求之太深殊失
詩人本意朱子舍衆說而求之本文始與樂而不
淫哀而不傷之意合直所謂獨究遺經默契古人
者矣豈非千古一快耶但毛氏訓筆為擇正義謂

蓬底浮談 卷之十二

塞是矣朱子訓熟而薦之與左右字不相蒙未知
何據尚在可疑者也

葛覃言歸寧父母其非在父母家明矣而毛鄭強為
之說卷耳言嗟我懷人是親暱所懷之人明矣而
毛鄭以為賢人且以嗟我懷人之我屬后妃以我
馬廋墮之我屬使臣以我姑酌彼金罍之我屬君
是首尾衡決自相矛盾也皆拘於小序之過也殆
朱子所謂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
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為出
於漢儒也故毛鄭不敢背小序後儒不敢背毛鄭

自漢唐以來說詩者不過說毛鄭而已朱子始舍
小序毛鄭而求之遺經豈非詩之一大幸哉但欲
盡棄小序則覺大過耳揚慎謚朱子不從小序為
崛強又謂荀子解卷耳詩深得詩人之心小序以
為求賢審官似戾荀旨朱子直以為文王朝會征
伐而后妃思之是也是又取朱子之不拘小序也
崛強之說豈嫌其盡棄小序乎且言陟彼崔嵬下
三章以為托言亦有病婦人思夫而却陟岡飲酒
携僕望岵雖曰言之亦傷大義原詩人之旨以后
妃思文王之行役而云也陟岡者文王陟之也馬

蓬底浮談 卷之十二

二

玄黃者文王之馬也僕痲者文王之僕也金罍兕
觥者異文王酌以消憂也蓋身在閨門而思在道
途若後世詩詞所謂計程應說到梁州之意耳其
說雖奇然而反覆玩誦終非本意夫朱子以
美里拘幽之日則雖親自陟岡飲酒携僕望岵亦
不為過也乃曰言之亦傷大義何哉雖然朱子謂
學者於詩須先去了小序只將本文熟讀玩味仍
不可先着諸家註解則從朱子集傳學詩者亦不
可先泥集傳庶為善學朱子者耳
兕罍終當作賦安成劉氏謂賦其事以起興是矣朱

子謂其詞上下相應恐當為興亦是興之賦也終屬未安

鵲巢維鵲有巢維鳩居之鄭箋云鵲之作巢冬至聚之至春乃成猶國君積功累行故興者言鳩鳩因鵲成巢而居有之而有均一之德猶國君夫人來嫁居君子之室德亦然也以彼況此似得詩人本意但言鳩居鵲之成巢語亦不泥朱註泛泛說似無味又言鳩性拙不能為巢則泥矣王雪山謂詩人偶見鵲有空巢而鳩來居談詩者便謂鳩性拙不能為巢而恒居鵲之巢此談詩之病也楊升菴

遂成浮談 今卷之十二 三

謂詩人興况之言鳩居鵲巢猶時曲云烏鴉奪鳳巢耳非實事也今便謂鳥性惡能奪鳳巢可乎又覺大過夫鵲鳩恒居鵲之成巢亦實事也非偶見者也但詩因物起興初不泥滯耳毛鄭庶乎得之矣

栢舟小序言衛頃公之時小人在側仁人不遇而作朱子反覆辨其不然似矣乃信列女傳以為婦人之詩又因其與綠衣相連而復斷為莊姜之詩亦獨何與夫小序出於漢儒固難盡信列女傳出於小序之後又奚為而可信也漢儒生於此風數百

年後固不能的然知為頃公時詩而朱子且後漢儒千數百年又焉可即其詞氣相類直斷以為莊姜之詩也乎予嘗反復玩誦飲酒遨遊恐非婦人之事既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又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則謂之小人在側仁人不遇而作又奚不可故毛鄭專拘小序其失也泥而朱子盡棄小序亦覺太過君子但闕其不可信者而已矣

雄雉小序以為刺衛宣朱子直斷婦人作實無所據而以意度之者也予亦不敢盡信其三章四章毛鄭亦以為女怨之詞特謂刺者假婦人之思君子

遂成浮談 今卷之十二 四

以明宣公之夕役大夫耳即如後世詩人之代作婦人語也細玩首章自詒伊阻毛傳訓阻作難說文以為險也故古詞每以險阻並稱謂從軍之役而嘆患難由自詒其說是矣朱子必欲作婦人詩乃訓阻為隔其實阻不可以訓隔古有種阻隔者特謂為險所隔耳

載馳首章大夫跋涉我心則憂許穆夫人憫衛亡欲歸唁其兄見衛大夫跋涉遠來告難而其心憂傷也詞意明白不待解說故毛鄭止訓跋涉二字朱子以衛大夫跋涉而來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歸

之義來告故心以為憂是添一層意矣且後明言許人尤之則止之者許人非衛大夫也故既不我嘉鄭箋直作許人視爾不臧作視爾不施善道救衛乃夫人責許人之詞皆明白順理朱子作衛大夫不我嘉不我善過矣

淇與綠竹猗猗毛傳訓綠為王芻竹為篇竹爾雅綠作萊韓詩及蔡邕石經竹作濩音徒沃反篇筑也一本篇作屨朱子直作綠色之竹以淇上多竹斷之也夫爾雅作萊韓詩作濩毛詩作綠竹去古既遠難必其孰是然王芻扁筑皆生于道旁遠不可

蓬底浮談

五

見詩人謂之瞻必高大成叢而可遠望者也謂之如簣必竹箭叢密似床棧也又即淇園之竹以證之則朱子之說為長從之可也

凡蘭容兮遂兮垂帶悸兮毛傳作容儀可觀佩玉遂遂然朱子作舒緩放肆之貌非也鄭氏訓容為容刀遂為瑞是矣若但言容儀可觀佩玉遂遂然不應容字遂字下輒加兮字大東云鞞鞞佩遂古字遂遂通用多從其籒者節後章初作刀之類也故遂為遂無疑則容為容刀可知蓋謂既佩容刀佩瑞而復垂紳帶三尺也若謂容儀可觀不應止言

一容字謂佩玉遂遂然不應止言一遂字古詩雖簡未有歇後藏頭不成文理若是者若作舒緩放肆必容遂二字相應如寬兮綽兮之類也今容遂字初不相蒙決知其非是細玩之皆可見矣然此詩小序亦可從朱子以為不敢強解則又闕疑太過者也

君子陽陽決當從小序無疑再詠之則可見不待辨者也

丘中有麻小序以為思賢固難盡信朱子以為婦人詠其所與私者則尤無所據夫毛公以留作大夫

蓬底浮談

六

氏以子嗟為字而又直以子國為子嗟又似有所傳受非無因而妄言者朱子亦以子嗟子國為字其為字無疑予意婦人淫奔必畏人知今乃明言二男子之字以詠之於詩何其無忌憚一至於此乎殆知其必不然矣

風雨小序思君子也風雨淒淒鷄鳴喈喈毛公謂風且雨淒淒然鷄猶守時而鳴喈喈然矣左氏引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其意亦同必春秋時說詩皆然也朱子作淫奔之時又以君子為所期之男子不惟無所證據抑且牽強不通細玩如晦不已之

詞明白易見其比君子處昏亂而自修不倦無

矣 子衿小序以為刺學校廢據詩詞實無學校意不過

青衿為學子之所服耳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謂

子寧不嗣續其音問無他意也毛公乃訓嗣為習

謂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何哉挑兮

達兮在城闕兮城闕猶言都城郛城在城闕者即

溫其在邑之在謂此人在城闕中挑達耳非登眺

之謂也鄭氏乃謂國亂人廢學業但好登高見於

城闕以候望為樂何哉皆畫蛇添足委曲遷就殊

遂底浮談 卷之十一 七

為可笑朱子即其詞而順解之是矣然以達為放

恣不知何據毛公以挑達為往來相見貌考說文

以達為不相遇則云相見者非是孔疏止作乍往

乍來正義止作往來貌似乎可從又細玩一章大

指曰青衿曰子我似朋友相思之作以為淫奔

之詩恐未必然夫青衿學子之所服青青子佩是

佩以青組貫之亦士子方然其非淫夫明矣

揚之水明言終鮮兄弟不待解者也朱子乃解作婚

姻之稱不知何故雖曰不穿鑿吾不信也

權輿首章於我于夏屋渠渠爾雅屋訓具釋言文渠

渠猶勤勤故鄭氏箋謂設禮食大具其意勤勤然

是矣若以謂大屋深廣則與下文每食無餘及下

章每食四簋不類揚用修引字書夏屋大俎也及

禮周人房俎魯頌籩豆太房以證之使人快然矣

東門之枌子仲之子毛公訓子仲為大夫氏疏謂子

仲之氏猶云彼留之子舉氏姓言之明子仲是大

夫之氏姓也禮孫以王父字為氏此人上祖必有

字子仲者故氏子仲也是矣朱子以為子仲氏之

女恐未必然夫大夫以字為氏子者男子之美稱

今無所據而強謂之女豈以下章有不績其麻之

遂底浮談 卷之十一 八

句與子謂首章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是刺大夫士

不恤國政歌舞於苑丘也其次章則言不將大夫

士雖婦人亦棄紡績而從之末章則言不將大夫

總男女以合行矣一步深於一步法也謂

之大夫士不亦亦有味乎又駸邁之駸毛公訓數

鄭氏訓總朱子訓眾訓眾者予不知何據訓數者

釋言文駸謂麻縷每數一升而用繩紀之也然以

繩紀一升之麻縷即總會之意故陳俗以駸為總

孔氏疏亦以駸總為古今字之異此陳詩也自宜

作總且商頌駸假無言毛公亦訓總釋詁文謂總

大無言其當從總無疑矣

侯人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媾婚媾也毛公訓厚正義謂婚媾者情必厚故媾為厚不遂其厚鄭氏謂終將薄於君也予謂易以婚媾喻君臣所謂匪寇婚媾是矣詩人不敢斥言君臣故託喻終亦不遂其婚媾耳謂將失祿位不得終為曹國之臣也故媾當直作婚媾不必再訓厚而為之說若集註訓寵又不知果何所據也嘗今蔚兮南山朝隣謂會蔚者乃南山之朝隣也即婉變乃季女云耳故會蔚亦當從毛公作雲興貌為是

蓬底浮談 卷之十二 九

東山二章熠燿宵行毛公傳燿也燿螢火也崔豹古今注亦同熠燿宵行謂燿火夜流耳即秋興賦所謂熠燿燦于階闈也四章倉庚于飛熠燿其羽則言倉庚之飛其羽猶燿火之鮮明而有光譬喻之詞也朱子因疑熠燿其羽遂以宵行為虫以熠燿為明不定貌誤矣夫百虫古有定名以意見而遂曰宵行為虫可乎

苑柳有苑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夫詩書言上帝皆指天也不待辨也鄭氏箋是矣而謂呼天而愬之則非也王肅孫

毓輩皆以為序王集註亦從之似添一層意蹈毛傳作動欠分曉集註謂當作神尤無所據正義作踐履雖切而於文義覺強牽不順箋謂蹈讀曰悼庶乎近之蓋蹈悼音相近而傳寫或誤耳其意若曰有苑然盛茂之柳行路之人豈不庶幾欲就之止息者乎猶王者有盛德而諸侯皆願朝之也今幽王暴虐甚為上帝之所痛悼吾豈可自暱之耶假使我朝王而治其事亦將信纒誅放我無所不至矣集註謂王必責之無已細玩似非本文意毛傳以此章為興非也集註作比為是

蓬底浮談 卷之十二 十

都人士彼君子女綢直如髮鄭箋謂情性潔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也以上文堂筮緇撮及下文卷髮如萬髮則有旗觀之知其非是集註謂以四章五章推之亦言髮之美者是也不曰其髮綢直而曰綢直如髮者此詩人深一步法猶言蓮花似六郎也

采綠五日為期六日不詹毛傳作婦人五日一御乃諸侯制不應醜言若是鄭氏作五月之日六月之日是也詹先儒皆釋至從古言也集註謂與瞻同近於杜撰矣

武人東征不皇朝矣箋訓皇為王謂武人
法以罷病必不能正荆舒使之朝於王不待辨而
知其非也集註訓皇作暇快然矣但從今本作違
亦非當依舊作皇為是

王小序云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因武成我
新之言而傳會之也鄭氏遂謂受天命而王天下
劉歆作三統曆謂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因武成我
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維九年之說而傳
會之也鄭氏遂謂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因武成我
帝王世紀遂謂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更為受命之
遂底浮談 今卷之十二 十一

元年始稱王正義亦言文王受天命作天子何其
悖與夫曰其命維新曰帝命不時特言文王德合
于天而天始命之即所謂天命有德也詩人追言
得天下由於文王耳非謂文王王天下也若文王
果稱王改年則是叛逆不臣猶吳楚之僭號也而
謂文王為之乎至識緯言文王受洛書洛誥注言
文王受赤雀丹書易乾鑿度言二十九年伐崇作
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受錄應河圖是又以
受命為天將瑞物受之也文王固必無此事而
命帝王以天下亦不過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豈

必圖書神物然後為命哉後世亂臣僭竊皆偽飾
祥瑞以為圖錄實識緯諸書啟之而諸儒乃引之
以說經援邪附正眩惑萬世其罪可勝誅哉

思齊四章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朱註訓疾為難訓
烈為光訓假為大訓瑕為過以為大難雖不殄絕
而光大亦無玷缺也然細玩不殄不瑕其詞法與
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同謂豈不殄乎豈不瑕乎蓋
言殄也瑕也直作不殄不瑕非矣毛公訓烈為業
訓假為大瑕音遐遠也謂大為疾害人之行者豈
不止絕乎王之功業廣大豈不長遠乎然細玩不
遂底浮談 今卷之十二 十一

殄不瑕亦式亦入字是二句詞意彼此對偶不應
上言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下遂言業大而遠
也亦覺牽強未安鄭箋列作厲力世及假作廢又
訓瑕為已謂文王於辟癘德如此故大疾害人者
不絕之而自絕為厲廢害人之行者不已之而自
已化之深也似覺可從夫鄭氏博古而精詳讀烈
假為厲廢訓瑕為已必有所據且烈假不瑕與戎
疾不殄相對則烈假必是病人之事說文厲廢疾
也音與烈假亦相近殄既為絕則瑕當作已文義
皆順勝於朱子毛公遠矣

下武四章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應字平聲讀即相應不應之應毛公訓當是矣謂天下媚愛武王者維以順德耳若作感應則媚即應矣不宜重復言應細玩之自可見

生民首章履帝武敏歆爾雅釋訓文武迹也敏拇也蓋指姜嫄履大迹生稷而言也毛公訓帝為高辛氏訓敏為疾而曰從帝見于天將事齊敏是以爾雅為不足信也玄鳥首章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詩緯含神露及史記皆言有娥女簡狄吞燕卵而生契毛公謂春分玄鳥降高辛氏率簡狄祈于郊媒

蓬底浮談 卷之十二

十三

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是又不信詩緯諸書也其見不亦卓哉夫上古固有氣化而生者既有男女則必構精始生初無復空迹吞鳥卵可以生人之理今詩人止言履帝武敏歆乃強以帝為上帝武為迹敏為拇亦獨何與夫天有神而無形體謂大人妖怪之跡猶可謂上帝之拇迹可乎商頌止言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未嘗言吞卵而生也強訓吞卵而生抑又何與信後世之邪說而以經文遷就之殆厚誣聖經者矣或曰因無人道居然生子而始真之隘巷寘之平林寘之

寒水非其明證與予曰稷始生而棄之故名棄是則可信者也所以棄之之故後世不能盡知毛公以帝承天意欲顯異之是無所證據杜撰之說予尚不敢盡信况於因無人道不祥之說乎故善讀經者亦信其實之詞而闕其實之故耳若夫居然生子則孔氏疏謂姜嫄見安於裡祀祈則有震故居處怡然無病而生子是矣或曰履帝武敏猶似強解玄鳥明曰天命曰降而生似乎不誣予曰楊用修辨之詳矣其言曰玄鳥者請子之候鳥也月令玄鳥至祀高媒以祈子意者簡狄以是月

蓬底浮談 卷之十二

十四

請子有應詩人因其事頌之曰天命曰降者尊之貴之神之也詩人之辭興深意遠若曰仲春之月禱而生商斯為言之不文矣如黃帝之生電虹繞樞蓋生之時值始電或虹見之候也帝俊生十日謂有十子而以甲乙丙丁名之也此而可誣亦將曰黃帝生于虹帝俊之子生于十日可乎詩又曰維嶽降神生山及申亦本其生之地而尊且神之便謂甫申為嶽神所生可乎取譬明白可以破後人之惑矣故程頤稱漢儒不雜者三人而毛公與焉觀說一詩亦不雜之一端也

蓬底浮談卷之十三

談經三禮

士冠禮記冠義曰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康成謂其制異同未之聞又曰周弁殷皞夏收康成謂其制之異未之聞夫三代冠制至漢已不可考矧遵王之制亦不容舍當代之冠而服古之冠也三加之服玄端爵韜皮弁素積素鞞纁裳纁韠後世可復服乎是以朱子家禮初加則深衣納履再加則帽子服卓衫革帶繫鞋三加則幘頭公服革帶納靴執笏而已禮從乎古制從

蓬底浮談卷之十三

乎今所謂觀會通以行典禮也故古禮室礙難行

者皆當變而通之也豈特冠禮為然哉

昏禮納采用鴈鄭注取其順陰陽往來也非是夫男

子猶可言往來也女闕觀不出何往來之有釋請

夫陽婦陰借鴈之順陰陽往來以譬婦人從夫之

義亦覺牽強特取鴈之有序且不再偶云耳若士

相見禮下大夫相見以鴈注云取知時飛翔有行

列也則庶乎得之矣

鄉飲酒禮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

乃聞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

有臺笙由儀禮亦然夫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

丘由儀諸篇朱子以為笙詩謂曰笙曰樂曰奏而

不言歌有聲無詞明矣其說是也大射禮乃管新

宮三終今新宮篇名雖亡而謂之管亦笙詩也即

小序所謂有其義而亡其詞也義者吹之之節奏

朱子曰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

薛鼓之節是也亡其詞之亡讀曰無有義而無詞

者也康成註樂南陔白華華黍曰今亡其義未聞

謂其義今亦亡之耳又曰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

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

蓬底浮談卷之十三

雅頌各得其所謂當時在者而重複雜亂者也惡

能存其亡者乎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

周大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二百年間五篇而

已此其信也其意謂夫子刪詩詩已不全而亡者

多非謂南陔白華華黍三篇亡也釋康成註者乃

曰子夏序有其義亡其詞者謂詩詞亡矣引孔子

曰云云者欲明孔子以前已亡三篇之意也又曰

子夏具序三篇之義則其詞見在毛公之時亡其

詞故知當戰國及秦之世也是不知南陔諸詩之

無詞而讀亡其詞之亡為亡失之亡也識見卑陋

何異東廣徵之補亡乎故康成註儀禮甚善而黃慶季子懋賈公彥之章疏踈陋膚淺失康成之意多矣

鄉射禮記曰射者有過則撻之夫鄉射者鄉會衆賢以禮樂勸民而射所謂禮射也耦射相與雍容揖遜其容體比於禮節奏比於樂必無大過縱有微過飲之可也而曰過則撻之不亦甚乎注以矢揚中人為過夫禮射不主皮必無中人之事故經文止言不勝未嘗言有過也止言受解之飲康成謂罰爵是已未嘗言用刑也非特鄉射雖大射亦未

蓬底浮談

卷之十三

三

嘗言不勝用刑也疏謂幽厲之後有記觀有過撻之之言始禮樂散亡而儒者以私意測之其作於戰國以後者乎故諸記止當比注釋分附諸禮之後不當與禮經並載而特為之注釋

聘禮記多貨則傷于德幣美則沒禮賄在聘于賄鄭注幣美則沒禮是矣其注三句似覺非是夫金玉之類曰貨布帛之類曰賄幣則帛錦之類也古人執圭往聘而以幣帛將敬束帛束錦皆有定制不得以私意過美也經稱宰書幣命宰夫官具及期夕幣可見矣後世尚華麗而重貨賄不惟幣

帛踰制過美而幣帛之外復爭用貨賄以相媚悅大國亦有要求於小國者左氏載晉人重幣諸侯患之之類是也記者悲之故言聘以通好為睦鄰也貨多則與者傷惠受者傷廉反傷乎德矣幣帛所以將敬而成禮幣太美則主於幣而禮之本意不見及沒乎禮矣聘非為賄有賄在則是聘將主于賄矣三句一意耳鄭注多貨則傷德以貨為玉而曰君子於玉比德焉朝聘之禮以為瑞節重禮也多之則是主於貨而傷敗其德夫圭璋琮璧以為朝聘瑞節皆有定用聘事畢若使卿還玉于館

蓬底浮談

卷之十三

四

多之無益也矧金玉曰貨獨指聘玉可乎故貨多為貨賂無疑又注賄在聘于賄作財于讀曰為蓋因經文賄用束帛及執賄幣以告之文而誤也夫強讀于白為而謂主國禮賓當視賓之聘禮而為之財全非本文詞意且別為一意與上文不貫吾知其必不然矣

覲禮侯氏升致命王撫王侯氏降自西階東南授宰幣西階前再拜稽首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鄭注曰王不受玉撫之而已輕財也非也蓋天子至尊不親受玉而諸侯執玉來覲又不可恣然不顧故

但撫之而已撫之者體貌有加也不親受者尊卑之分也非輕財也鄭氏云然緣聘義有圭璋還之為重禮璧琮不受還為輕財之文也而不知聘義之先悞也

喪服傳義確而詞古出於子夏所作無疑

右儀禮

大宰之職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按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服太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又曰兆五帝于四郊則是昊天之外復有五帝而四郊亦在園丘之外矣康成謂昊天者天皇

遂底浮談 卷之十三 五

大帝五帝者太微五帝夫紫微一星獨尊故名大帝大微五星叢聚各據方位故名五帝星家特取其象耳以此六星為上帝五帝則祭昊天五帝者祭六星而已乎王肅輩排之是矣乃以太皞神農黃帝少昊顓頊為五帝何哉信齋楊氏非之謂五人帝之先乃無言四時者乎其說是矣然引程子形體主宰之說而以五帝為天之別名亦非也周文安辨之是矣引家語孔子以為五行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不知五行不可稱帝也五帝者特五方之神耳疏謂東方青帝威靈仰南

方赤帝赤燠怒中央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協光紀取緯書威靈仰赤燠怒等說固非而指為五方之帝似得五帝本旨且大宗伯之職以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黃禮北方則帝分青赤黃白黑亦未為不可故祭天而復祭五帝即天之分司五方者也祭地而復祭五嶽即地之分峙五方者也非昊天之外復有五帝也

大司徒之職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

遂底浮談 卷之十三 六

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其制與王制孟子何休諸說不同蓋孟子言於諸侯去籍周禮散逸之後王制出漢儒自當從周禮為是康成謂魯頌錫之山川土地附庸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論語季氏將伐顓臾孔子曰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此非七十里所能容其說是矣

祭以堂萬民之判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

者不禁鄭注重天則推測之也此月既非妻妾
之月若有父母不娶不嫁之者自相奔就亦不禁
之此終屬可疑者也夫婦人倫之始婚娶夫婦之
始禮之大者令媒氏會男女而縱其淫奔可乎何
燕泉疑禮不備者謂之奔以奔則為妻徵之的然
可從矣又曰司男女之無夫家而會之註謂寡
夫疾風暴雨不過寡婦之門無故察而會之何哉
亦在所可疑恐非周官之舊也

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
一幣命夫過市罰一盖命婦過市罰一帷鄭注市
逢底浮談二卷之十三 七

者交利行刑之處君子無故不遊觀焉若遊觀則
施惠以為說也國君則赦其刑人夫人世子命夫
命婦則使之出罰此不通之論也夫市不可遊亦
禁之而已矣聽國君佚遊已非而又令其妾赦以
失刑可乎夫人世子命夫命婦其富不以一幕幣
盖惟為輕重也罰而聽其遊將無度矣恐周公
無此政也故此類皆在所可疑者也

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
息鄭注國服者於國服事之稅也假令其國出絲
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綿葛則以綿葛償夫貸民

原缺

者也

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名不同而禮同亦猶祠禴嘗烝之異名耳其他文或總言大朝覲或總言朝覲會同則其禮之不甚異可知矣曲禮乃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寧而立諸侯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其始不可盡信者乎夫人臣見君禮必北面故當寧以待諸侯之至則客有東面西面者矣終必天子負扆諸侯北面稽首而後成朝禮耳遂以當寧為朝可乎孟子不盡信武成孰謂曲禮可以盡信哉

遂底浮談 卷之十三 九

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按注康成與鄭司農不同細玩一說皆無所證據似乎非是尚當闕之者也

俞庭椿謂冬官未嘗亡散逸於五官之中耳乃取五官之散逸者以補冬官之闕其用心勤矣予謂山虞澤虞川衡林衡之類斷係冬官之屬散逸於五官之中多矣謂之一無所亡則非是予亦不敢盡信也

右周禮

夫禮者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禮指

五禮不特喪禮為然疏以喪禮明之謂餘可類推耳集說惟引疏以釋之陋矣

童子不衣裘裳按醫書童子純陽體熱下大溫則陰不生故不衣裘裳所以養其陰也鄭註裘大溫消陰氣是矣集說引呂氏之言理雖是而實非也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按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是以治兵致祭皆稱有事崔靈恩云外事指用兵之事內事指宗廟之祭是矣故鄭註惟以甲午祠兵徵剛日又按春秋壬午大閱是治兵皆以剛日可見矣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夏五月乙酉

遂底浮談 卷之十三 十

吉禘于莊公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是祭宗廟皆以柔日可見矣集說乃以巡狩朝聘盟會之類皆為外事冠婚之禮皆為內事似覺非是按隱公夏五月辛酉會齊侯盟于艾九月辛卯及莒人盟于浮來桓公夏四月丁未及鄭伯盟于越其他盟會用柔日者不可勝數故先儒但以兵祭言之必有所據從之可也

介者不拜為其拜而發拜鄭註發猶詐疏又訓挫謂著甲屈拜則挫損戎威之容一說疏為勝然謂者甲屈拜者非是特謂其挫挫所拜耳故坐當訓挫

其解則當從朱子合一說始備

舜葬於蒼梧之野因陟方乃死而傅會之也鄭註舜
征有苗而死抑又甚矣然記猶明言三死未之從
也離騷九歌有湘夫人始皇問湘君何神其下復
有堯女舜妻之對後世至為灑淚成班竹之說故
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耳予亦擇之而已矣然九歌
湘夫人之外復有湘君湘夫人稱帝子湘君正稱
君是湘君別自一神也對始皇者蓋聞之未悉得
其近似而空耳是誣而又誣者也此書之所以
不可盡信也

蓬底浮談 卷下三 十一

蓬底浮談卷之十四

談經春秋

元年按商稱元祀周稱元年不言一而曰元者文其
辭耳胡文定謂欲人君之體元其意雖佳終非稱
元之本意也

春王正月按周正迄無定論予獨主蔡九峯不改時
亦不改月之說近周文安作周正辨又以五經論
孟及汲冢周書史記漢書參考而辨證之其言詳
悉可據矣豈非千古之一快哉謹載周正辨于後
學者再讀而徐玩之庶知不改時月之說為確論

蓬底浮談 卷之十四 十一

也其辨曰唐虞夏后皆以寅為歲首今之曆是也
周人以建子為歲首是以子月為正月乎曰歲首
云者言改元始於此月是以此月為正朔非以此
月為正月也曰正朔正月有以異乎曰正之為言
端也端之為言始也正朔者十二朔之首史官紀
年之所始也正月者十二月之首曆官紀年之所
始也前乎商之建丑也書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是
商以十二月為正朔而非以十二月為正月也後
乎秦之建亥也史記秦既并天下始改年朝賀皆
自十月朔故曰元年冬十月是秦以十月為正朔

非以十月為正月也由是推之則周人之建子者以十一月為正朔而不以十一月為正月也後世儒者不得其義故有紛紛不決之論漢孔安國鄭康成則謂周人改時與月宋程伊川胡安國則謂周人改月而不改時獨九峯蔡氏謂不改時亦不改月至於元儒吳仲迂陳定宇張敷言史伯璿吳淵穎汪克寬輩則又遠承漢儒之謬而力詆蔡氏之說謂以言書則為可從以言春秋則不可從於乎四時之序千萬世不可易而乃紛更錯亂以冬為春以春為夏以夏為秋以秋為冬位隋序遷實

蓬底浮談 卷之十四

二

與名悖雖庸夫駮子且知其不可而謂聖人平秩四時奉天道以為政者乃如是乎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公羊傳宰士也其說是矣即原思為宰之宰也若係冢宰不應止言宰咺也周室雖微歸諸侯妾婦之賵未必遽遣冢宰矧左穀但無明據耶故必經書宰周公之類而後可斷為冢宰耳

衛州吁弑其君完不稱公子程子謂身為大惡自絕於先君矣豈復得為先君子孫也古者公族刑死則無服况弑君子其說是矣稱衛者不過言衛國

之州吁耳所以別於魯也公羊謂當國胡傳亦謂削其屬籍特以國氏者罪莊公不待之以公子之道使預聞國政主兵權而當國也其殆求之太深者與

鄭人來輸平公穀作墮成程傳作渝變其平似不如文定納成之說夫春秋諸侯墮變其成者多矣然未有遣使特來者也遣使特來其為納成無疑沙隨呂氏謂如呂刑輸而字之之輸是矣

桓公二年滕子來朝胡傳謂魯桓弑逆滕子朝之故降而稱子以正其罪然前此鄭伯首與桓會于垂

蓬底浮談 卷之十四

三

盟于越後此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皆黨弑逆者也而未嘗黜其爵豈聖人之王法獨行於弱小之陳而不行於齊鄭諸大國矣乎吾知其必不然也矧桓之子孫如季子僖公未聞以桓之故而沒其善也請惡惡短是已滕一黨桓遂黜爵終其子孫不已甚乎吾又知其必不然矣沙隨程氏謂春秋時朝聘貢賦之多寡隨其爵之崇卑滕土小不足以附諸侯之大國故甘心自降為子子孫一向微弱故終春秋之世常稱子朱子之說亦然殆庶幾近理者然非實有所據不過憶度之

詞耳故君子亦闕之而已矣

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兼舉二日闕文也廬陵李氏謂二傳不究闕文之義公羊則曰君子疑焉穀梁則曰舉二日以包之左氏則以為再赴其繆矣甚矣不信傳而取正於經其善說經者與

大王使家父來聘程傳曰桓公弑逆未嘗朝覲天王不討而屢使聘之失道之甚也其說是矣由此觀之家父來聘亦不能無罪矣故書來聘而其罪自見胡傳謂春秋重於青犢糾而家父不與焉是大

蓬底浮談 卷之十四 四

夫即可以聘弑逆矣陳恒弑其君夫子請討之以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今乃獨責家宰而恕大夫可乎恐非夫子之本意在所可疑者也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按會曹先蔡伐鄭後之者胡傳從先儒以為後至也不知後至之說果何據乎從數千年後無所取證而欲以已意度當時事吾知其難矣噫說理不能無差而况於事乎故補其闕正其謬臆其事斷其疑皆先儒說經之弊也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左按左傳納糾作子糾

穀梁傳公孫無知弑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序糾于先管子載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亦序糾于小白之先又載僖使鮑叔傅小白鮑叔以為見棄荀子則明言齊桓殺兄以爭國是子糾長於桓公也前漢書上令薄昭與淮南厲王書稱齊桓殺其弟以反國而程子信之文定文公從之而胡傳遂以左傳稱子為誤夫荀子明言殺兄穀梁管子咸序糾于先言弟者特薄昭一書耳程胡朱三公遂斷以小白為兄何哉是則終屬可疑者也

蓬底浮談 卷之十四 五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按左氏謀伐楚也胡傳遂以伐楚次陘之師江黃不與者乃齊桓分其兵以為音使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為八國之援夫江黃最爾小國焉能當楚縱分而為音終不足為八國之援桓公管仲必不為是謀也故伐楚不至或畏楚而不敢行耳是未可知也必謂分而為音豈非以意見臆當時之事者乎

季姬與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按左傳鄆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其案明矣胡傳乃以季姬稱字而未繫諸國以

為女而非婦遇于防者僖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
也不亦誣乎夫擇配者必徧會眾諸侯而後知其
孰賢也獨遇鄆子豈得謂之擇與魯秉禮義之國
僖公賢君也縱溺愛其女何至聽其自行擇配而
出國會人為無耻之事哉何燕泉謂春秋孔氏
之刑書也傳為案經為斷斷獄者必案以事反覆
其情然後刑得乎平不究事案而任情不入則出
聖人用刑不如是也其說是矣胡氏擇配之說初
無所據其諸不案事而妄指案中無之事以斷
獄者乎或曰公穀何以有請已之說請已者公怒

蓬底浮談 卷之十四 六一

止季姬故使鄆子來朝以請已公耳

介葛盧來朝左氏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
之矣此理之不可信者其始左氏之誣乎博物志
亦稱秘叔夜以為無此矣續博物志乃謂東方公
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偏知之也
蓋因介葛盧而傳會之故遂謂國人咸解去
且稱上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如類
聲會而訓之殆又緣是而誣古人矣故諸說載
冶長詹何翁偉李南沈僧照之事皆傳會左氏
也不待辨而知其盡誣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篚八韋傳其言僖公成風何
蕪之歸惠公仲子之朋亦稱蕪之程子曰雖子母
先君後夫人體當然也其說是矣胡傳以惠公寵
愛仲子故稱惠公仲子僖公尊崇風氏故稱僖公
成風其論雖奇恐非春秋之本意也

成周宣榭火胡傳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
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其言榭是矣然以宣榭
為宣王之廟恐非是蓋廟皆有室以歲主經所書
桓宮世室是已今但稱宣榭必係宣廟中之榭故
公羊則曰宣宮之榭穀梁則曰以樂器之所藏目

蓬底浮談 卷之十四 七一

之其非廟明矣呂大臨考古圖又有邾敦者稱王
格于宣榭呼內史策命邾意者祭畢傷於是策命
邾故遂言王格云耳因格一字而為廟不亦
泥乎

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
薛人鄆人盟于蜀胡傳從荆楚而盟既諱公于
僖十九年齊之盟矣今成公棄晉從楚書公不諱
者以事同而既貶則從同其殆牽強之說乎夫
曰從同同者謂既諱僖公則他公不必諱但從僖
公同以為貶耳果如是則凡弑君篡

之類惟于始犯者而用書法以貶之即足以例其餘矣何又言春秋如化工之隨物而賦形耶予意經書從...之罪已明未必以諱公不諱公為書法也胡傳前立凡例後有不合者復言春秋多變例以解之殆亦文定之自例自變耳從千餘年後而欲求聖人之心法論其炳如日星之大義而闕其不可盡通者可也豈可專泥于一字哉

新宮災三日哭按新宮者宣宮也胡傳從劉絢不曰宣宮者神主未遷也知然者丹楹刻桷皆稱桓宮

蓬底浮談 卷之十四

此不舉謚故知其未遷也恐未必然夫神主未遷成之君臣非病狂喪心者也奚為三日哭耶公羊曰宣宮則曷為謂之新宮不忍言也穀梁則曰迫近不敢稱謚恭也庶乎近之矣然則哭而合禮何以書公羊所謂紀災是也

九月辛丑用郊胡傳載人饗之說劉原公謂左氏昭公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郟獻俘始用人于亳社若此年用人於郊則昭十年不應言始矣左氏素好誇誕成公果用人于郊豈不張大其事而記其事其言是矣故三傳所無後世妄以己意臆當時事

咸不可信者也

定公元年春王胡傳定何以無正月昭公薨於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君定公無正也蓋祖公穀之意也予謂書春王不成文理若桓宣篡逆亦未有去其正月者故後書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則昭之不得正終定之不得正始皆明矣奚待去其正月而後見哉殆亦夏五之類傳為者之闕悞耳

從祀先公三傳從皆作順杜預以為正閔僖之祀似

蓬底浮談 卷之十四

九

乎得之惟馮山謂祔祭昭公而文定從其說汪氏謂昭公之葬舉謚疑已祔祭祖廟是已蓋謂之先公則非止一公可知馮山文定云然者特疑於從之一字耳高氏謂其事則順其意則非故變文言從也非從祔之從也又謂武公煬公在所當祔閔公僖公在所當正但言先公則盡從典禮不止正閔僖之逆也言亦有理然左傳止言順祀先公穀梁止言貴復正也去左穀既遠必以其公某公實之不亦鑿乎

人來歸鄆謹龜陰田程子曰齊服義而求歸之故

書來歸是已文定謂聖人以天自處故自序其績其論雖高恐聖人德愈盛而謙愈至終不自有其功也

蓬底浮談 卷之十四

十一

蓬底浮談卷之十五

談書

賢賢易色顏師古注漢李尋傳易去聲讀輕易女色也謂重賢而不重色耳是亦一說也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周文安謂父之道是父所行合道者三年者歲月漸久而無所改其能遵行父道可知故曰可謂孝矣僅可之辭也必終身無改然後為至孝也尹氏兼以非道言失聖人教人以孝之義矣其說是也朱子雖列尹氏言于圈外而曰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其猶蓬底浮談 卷之十五 十一

惑于尹氏之說者與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明言夏禮殷禮是天秩

之禮如君尊臣卑父坐子立兄先弟後三行隨

與凡五禮之截然而不可變者禮之特

禮之儀文末節耳

氏曰所因謂三綱五

謂三綱五常是天秩之禮也其說是矣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或謂朱子解必也聖乎作疑

而未定之辭必也射乎亦當作疑而未定為優細

玩之作疑而未定似得夫子本文意

帝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灌者方祭之始用
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自始祭而不欲觀是全
不欲觀明矣由此推之蓋惡其非禮拘於臣子助
祭之分不能不觀而心不欲觀耳趙伯循謂自灌
以待浸以懈怠決不應方祭之始便爾懈怠也周
氏辨之是矣

雍也可使南面古人向明而治凡聽治皆南面不特
人君為然也可使南面謂可使治民耳非謂可使
為君也

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何燕泉謂

蓬底浮談 卷之十五

十一

犁牛之子人或以其所出燕之然當有事山川犧
牲惟尚夫騂且角者豈能終棄之而不取哉用舍
皆就人說似勝於集註若謂山川之神亦諸則
山川雖靈豈能自用騂且角之牲乎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
天厭之孔鮒云古者大享夫人與焉於時猶有行
之者意衛君夫人享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樂
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也猶文王之居姜里也天
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揚用修謂合
二說而觀之則矢者直告之非誓也否音否靈之

否古者仕於其國則見其小君子路意以孔子既
不仕衛矣而又見其小君是求仕不悅者不悅夫
子之仕非不悅夫子之見也子直告之曰予道之
不行其否塞乃天命所厭耳若謂天為誓否為不
合理不由道亦淺之乎觀聖賢矣可謂奇論也何
燕泉又謂見南子者見魯之南蒯未知孰是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夫聖人之生知
者義理耳君子之學學知此義理而已耳故夫子
之好古敏求求知聖人之生知者耳尹氏乃曰孔
子以生知而云好學者非特勉人也蓋生而可知

蓬底浮談 卷之十五

三

若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
後有以驗其實是以聖人之學在於禮樂名物古
今事變矣何以有生而知之之說乎此後世博聞
強記散精神於無用者而指為夫子之學陋矣朱
子格物之說謂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
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
殆緣尹氏而悞也陽明反覆辨之是矣

文莫吾猶人也揚用修考晉書樂論語駁曰齊魯
謂勉強為文莫陳騷雜識云方言侔莫強也凡勞
而勉若云努力者謂之侔莫亦一奇論也

六尺之孤鄭注十五以下按周禮國中自七尺以至六十野自六尺以至六十有五皆征之疏謂韓詩外傳國中二十行役則七尺者二十也其升降皆五年則六尺者十五也故鄭注稱十五以下是矣傳我以文約我以禮禮者謂之文即文行忠信之文也陽明謂發見於外則有五常百行醇醜變化語默動靜升降殺厚薄之屬宣之於言而成章措之於為而成行書之於冊而成訓條理節目之繁至不可窮諸皆所謂文也是矣秩然者為之禮即克已復禮之禮也朱子謂禮者天理之節文心

逢底浮談 卷之十五

之全德莫非天理陽明謂吾心渾然全體之中而條理節目森然畢具是故說之天理天理之條理謂之禮是已夫子又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曰博學曰約之似亦微有先後內外之辨言博學於文而復約之以禮耳陽明謂博文即所以約禮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不亦過哉故謂文是禮之見於外者顯而可見之禮也禮是文之存於中者隱而難見之文也是也而曰博文以約禮不可也曰博我以文曰約我以禮明白彼此對言分為二事謂博文即所以約禮

可乎故過於分析固不可而矯枉大過直截而強一之又豈聖人之本旨哉

鄉人難朝服而立於阼階張進之謂按月令十二月紀曰命有司大雩實先王政令之大者高誘注曰大雩逐盡陰氣為陽導也與土牛同義蓋雩禮割于古聖王道陽氣以順時令孔子信而好古上律天時而身則不可以隨鄉人追逐喧呼故易朝服而立于阼階蓋動即陽靜即陰朝服即陽常服即陰立即陽坐即陰皆導陽氣以律天時之義也其說近理而謂朝服即陽立即陽則近于墜委意謂

逢底浮談 卷之十五

五

周禮方相氏率百隸而時雩以索室毆疫月令季春命國雩九門磔攘以暋春氣仲秋天子乃雩以達秋氣季冬命有司大雩旁磔出土牛以送氣則是雩以逐疫導氣係周公所制之禮天子乃雩復命國雩命有司大雩其不為逐疫明矣鄉人之難大雩也命有司大雩是受命於君也意春秋時猶然故朝服而立于阼階始敬君之命者與吾與點也朱子晚年有門人問與點之意曰某平生不喜人說此話論語自學而至堯曰皆是工夫又易簣之前悔不改浴沂註一章留為後學病根愚

謂朱子釋吾與點也識聖門之學而見其大有矣
程子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
之意則已體驗而有得矣若朱子之所自蹈猶未
透此一關耳乃以所註為誤吾不知其孰誤也
吾豈匏瓜也哉馬能繫而不食不食如井泥不食言
不為人所食也若匏人不可食但可為樽鑿之以
浮水耳莊子所謂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是已
若言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則凡植物皆然不宜
專指匏瓜矣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馬集註曰小道如農圃醫卜或
蓬底浮談 卷之十五

謂農者食之本故王政莫重於農卜以決疑故定
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慶豐者莫大乎蓍龜醫以
養疾病濟天札故黃帝問於岐伯而著之經是聖
王之所先也夫豈小道乎哉小道者方術技藝之
類耳

右論語

在親民漢唐儒者原作親愛乎民並無異說朱子始
謂當作新民耳陽明辨之是矣
物有本末陽明謂木之幹謂之本木之稍謂之末惟
其一物也是以謂之本末是矣故疏亦但言萬物

有本有末謂兩物而內外相對者似乎非是
致知在格物朱子訓致為推極訓知為識訓格為至
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以人心之靈
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
故其知有不盡果如斯言則是知生於物聖人不
得生而知之矣又曰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
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
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長衷精
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是勞精
弊神於事物之末豈能致其真知哉必欲衆物之

蓬底浮談 卷之十五

表裏精粗無不到吾恐聰明強記者亦將窮年白
首而猶有所不能也顏子深潛純粹終日如愚何
以能明廢所照即始而見終耶誦讀書史亦學問
之事不可廢者明道何以尚有玩物喪志之戒耶
物物事事各有其理一理未窮知有未盡夫子何
以能一以貫之耶孟子何以言學問惟在求其放
心耶揚明辨之誠是矣其說亦明白痛快得大學
之本意的然可從者也但謂着實去致良知便是
誠意着實致其良知而無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
心則是以知為行而缺誠正之功夫矣故誠正之

說自當從傳與章句為是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孔疏以盤為沐浴之盤朱子因之非是臨川吳氏謂盤承盥手餘水器也古人將盥手別以一器盛水實盤上用杓盥而沃之餘落盤中故盤文從水從白從皿兩手加于皿而以水沃其手也皿加盤也內則曰少者奉盤長者奉水請沃盤盤不以承盥水而以承其餘水故盤曰盥盤明盤為盥器而非沐浴器也浴器用杆沐浴器用盆浴身沐髮髮汗不可刻文者也何瑛泉謂晨興必盥一日大約三四盥行禮當不

蓬底浮談 卷之一五 八

止此故曰日新若沐浴則五日然後請浴三日然後具沐且有過此期者不得謂之日新矣蓋知盤之為盥器也

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鄭注絜猶結也矩也其說似優于度夫上老老而民便興孝上長長而民便興弟上恤孤而民便不倍如此是以君子不求諸民而求諸己自有絜矩之道以運天下於至方耳故所惡勿施是自納於矩度之中正已恕物而上下四傍無不各得其所矣故曰此之謂絜矩之道章句謂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此之間各得

分願則上下四傍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似添一層意非傳文本義也

或問古本大學何如予曰古者史猶闕疑况於經乎朱子疑大學錯亂缺畧而正之補之非闕疑之道矣陽明謂其未嘗錯未嘗缺予固不能盡知然訓詁必當從舊本為是則古本大學學者不可不知也

右大學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章句以天地位分屬致中萬物育分屬致和過於分析者也中致則和無不致天地既位則萬物自育矣

蓬底浮談 卷之十五 九

極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疏謂造化之理雖聖人不知其所由是已非問禮問官之謂也禮官非其至者也老聃郊子能知之不得謂之有所不知也有所不能焉如堯舜之仁而病博施濟眾湯之克享天心而不能常致豐稔之類也若孔子不得位則命也而非行也人所憾於天地章句是已或謂夫婦可以與知能行是道之流行充滿不間於愚不肖之夫婦也非贊而何聖人不知則極其幽玄矣聖人不能則極其精微矣天地生成之偏

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止則造化莫測矣非隱而何不當再求所為隱也

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其言精

矣康成謂萬物無不以鬼神之氣生即程子之意也疏謂木火之神生物金水之鬼終物又曰其實

鬼神皆能生物終物即張子之意也宋儒說理太約祖漢儒而尤極其精耳

聖賢之言大約章分而旨合詞異而理同不待勉強附合者之也章句謂某章言費隱其章費之小者

蓬底浮談 卷之十五

某章費之大者某章言費隱何大小過矣中庸原無此意也

右中庸

無已則王乎又無以則有一焉按桓公答管仲曰無已則鮑叔牙可乎無已則宿胥無可乎且二字見於戰國策甚多張進之以為更端之意彼時之方言是也

孟子道性善是推原其本然之理粹然不雜者也故以堯舜得氣之純者證其理之本無不善又以乍見孺子入井莫不有怵惕惻隱之心因推人皆有

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以決其善蓋欲誘天下同入於善耳若究其極終當以夫子性相近也為不易

之論朱子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則是理寓於氣之中而因氣斯具耳

得氣最駁者本然之理亦為氣所蔽而卒歸於冥頑昏昧下愚所以不移也程子恐戾性無不善人

皆可以為堯舜之言而以自暴自棄釋之實非不移之本義故論性必兼程朱氣質之說而後備陽

明又言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是為學者各認一邊只得如此說若見得自

蓬底浮談 卷之十五

性明白時氣即是性性即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其獨見之言乎學者不拘舊說靜觀而默識之方知性氣之不可大分耳

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或謂許氏說文契為堯之

司徒舜典舜命契敷五教因禹之讓而申命之使仍舊職以終其事耳聖人正指堯故下文實以放

勳之命苟以為舜則放勳之命不通矣其說是也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興梁成朱子曰周十一月夏

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夫建子之說不同先儒或以為改月或以為不改月要之不改月者為

是周文安辨之最詳故十一月徒杠成謂是月泣
寒而徒杠已成十二月輿梁成謂是月大寒而輿
梁已成也若以十一月為九月必徒杠經營於七
八月而後九月可成也以十二月為十月必輿梁
經營於八九月而後十月可成也豈不妨築場獲
稻之農功乎至七八月之間旱鄒魯禾稻熟遲南
方晚禾亦至十月方收者七八月間正須雨澤也
故當直作七八月十一月十二月為是
君子深造之以道深對淺言深造者潛心精思深其
所造而非膚淺之謂耳似非進而不已之意

蓬底浮談 卷之十五 十三

望道而朱之見而讀為如古字通用予謂文王望道
之心真以為未見耳豈特如未見而已哉自宜直
讀而作助語之詞也

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識理為知悟理為
覺雖重言之而意不甚異故趙註但訓一句集註
分事之當與與理之所以然似乎近鑿夫謂知但
識事之當與則聖人生知者亦豈徒能識其當然
之事而不能悟其所以然之理乎

仁人心也言仁即人之心耳程子謂心如種焉仁則
其生之德是也集註以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

於人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為此身
酢萬變之主而不可漬更離矣夫曰故反而名之
似孟子有意以人心名仁曰為此身酢酢萬變之
主則但可以言心而不可以言仁非孟子仁人心
之本意矣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人能求其放心則
欲去理還性無不盡德無不全而聖賢之能事畢
矣故曰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詞也程朱謂能
求放心方可上達恐非孟子之本意予不敢盡信
也

蓬底浮談 卷之十五 十三

仁也者人也與中庸仁者人也同意句謂具此生理
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至哉語
也其善釋聖言者乎今改作仁者人之所以為人
之理遂索然無味而非孟子之本義矣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
於臭也四肢之於安逸也性也是即告子食色性
也之性也命也有性焉即孟子所道性善之性也
故孟子言性是就性中指其本然至善者言之而
宋儒氣質之說已原於此矣

或謂予談多與先正同異非後學所宜予曰朱子尊

信程子至矣而本義多異於程傳蔡子朱子之門人也而書傳亦有不從其說者君子不以爲過也故予誦習傳註偶有所疑即書之以就正於有道亦庶幾得聖賢之本意若朱子之於程子蔡子之於朱子云耳予豈敢故異於先正也哉

右孟子

蓬底浮談

卷之十五

十四

蓬底浮談卷之十五終

蓬底浮談 附錄

適適園四景曲

春景曲

錦茵麗日金花輕霏染葉浮動園林清曉明媚和
柔淑景最堪願老熏福香吐幽蘭襯芒鞋軟鋪芳
草合舒長嘯喜淡蕩東風暢人懷抱前隘吞討白日
難羈青陽易變浮生莫負良時須覽化尋真方覺韶
光偏好霧將消浮碧堪描雨初散落紅未掃合前詞
隘休錯貴後平泉富誇金谷只爲要尋歡樂誅茅雖
陋東皇爲我濃粧舞纖腰柳鶯青絲醉嬌容桃敷朱
萼合前前隘自許塵外無營境中有得將謝依稀堪
四景曲
比氣煖心慵倚松春夢將成飛蝶栩栩牽魂轉鷓
鴒啾啾聒耳合前前隘知不破除萬事無過酒且
乘時買醉杯長在手非謬有酒伴相尋使向池邊傾
一斗合飲天和遇盛世如春春色逾多前隘業障事
功都在彈碁上每得子歡呼攻圍益壯非誑有仙侶
相過花間一局心俱曠合前前隘楊風吹白絮杏
雨洗丹脂莫愁吾儕無計留春住但秉燭邀遊計便
奇前隘牡丹零魏紫芍藥淡深紅唯願今年春去明
年至與園裏幽人作主翁前隘花開花落山長碧春
去春來人自適這優游便是長生訣

九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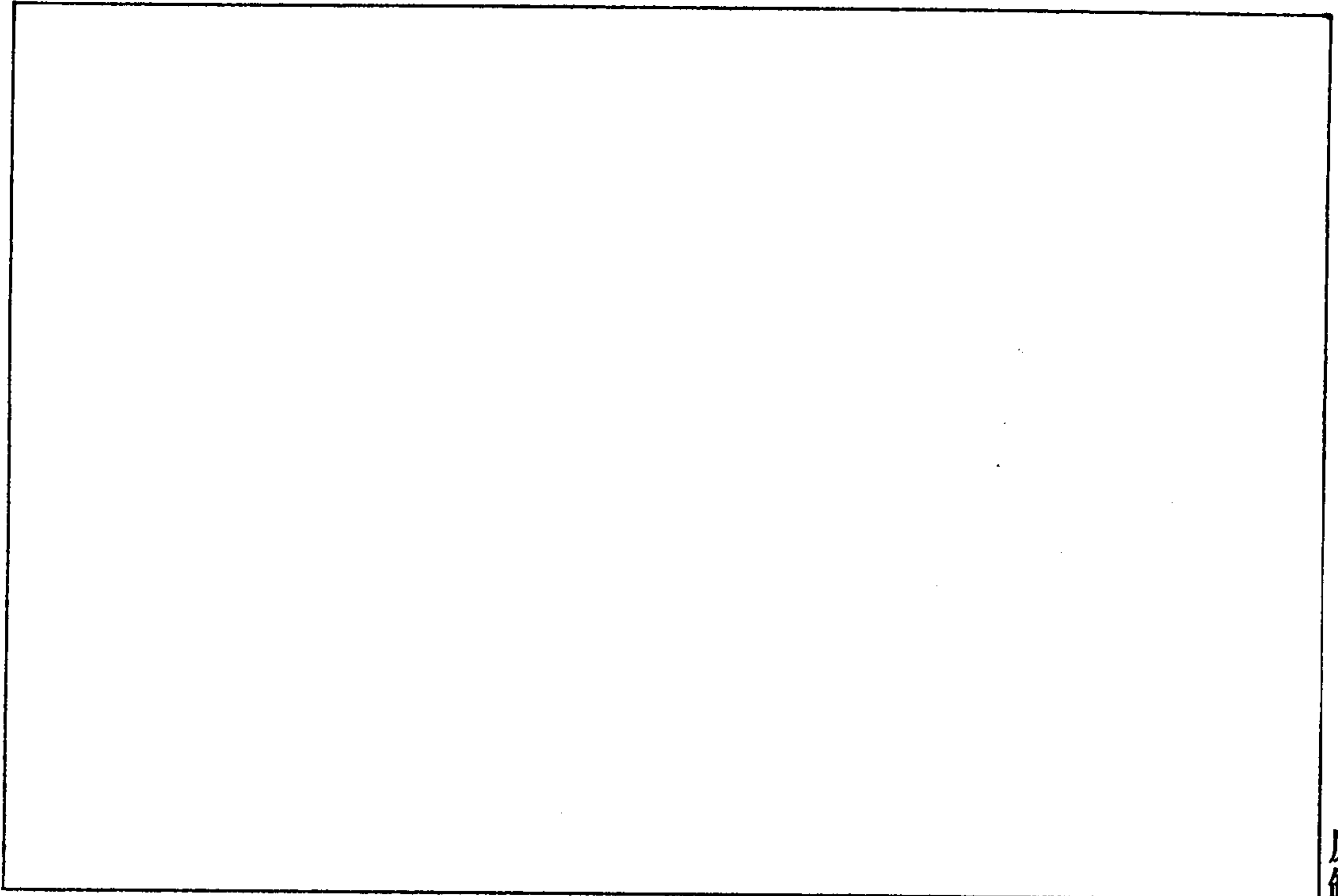
夏景曲

翠竹烟浮火榴霞綻漸覺朱光堪戀
 外白雲飛動青蓮謾增履穿跣足巾戴蓬頭草徑閒
 行遍薰風生兩腋詠花前誰道瀛洲別有仙合 綉荷
 衣供芝膳且嗽泉枕石搥蒲扇澹道遙如見莊生面
 綠樹雲濃碧波天淡一幅畫圖晴展小園日永
 閒來更覺如年但把榻為夢友琴作清交物外情無
 限宥然慮絕悟真筌獨向玄中訪列仙合前
 聽乳燕語語猶嬌看雛鷓飛飛遠隊暫支頰坦腹座
 間成寐好似希夷夢想酌郭心灰忘却人間世醒來
 四景曲 二
 無一事把茶煎不待飛昇已是山合前
 紅綺盈池摘枇杷黃金滿樹喜園中富貴無人相妬
 更有大夫鼓瑟公子吹簫雜奏娛朝暮疑住清都裏
 樂無邊偏怪人稱是半仙合前
 自相憐眼前清景誰能見開流雲霧縹緲浮瓜片溪
 毛野菜都堪薦綠陰深處把香醪合但願東君不
 山園朝朝暮暮長歡
 花池草隨時變耽詞翰自操鉛躬洗硯句成揮罷天
 將軒携琴就月把新詩按合前
 暑素心人分外清涼看取年年夏日長

秋景曲

碧天如洗漸亭臺清淨祝融虐燭潛收林中夜
 色涼如許卧看織女牽牛但見玉露零灑金風蕭瑟
 獨憐素景愜心憂合唯願取清秋無事日日清遊
 夜永皓月澄輝浸碧海冉冉青烟寒光萬頃銀河
 清淺縹緲見鏡裏素娥孤影佳境浮入金甌飲乾瓊
 液便覺胸中煩慮屏合前
 移陰吾廬幽花箇箇開金粟疏籬畔還半吐數叢黃
 菊只見泛酒英浮批風帽落將醺復唱清商曲合前
 難留金井梧飄盡涼去嘆人生亦似浮游思
 四景曲 三
 量偏但及時行樂是良謀堪嘆宋玉深悲杜陵孤憤
 我遊家廓自無愁合前
 濃丹林外孤烟裊深碧澄潭皎鏡况水邊紅蓼白蘋
 與芙蓉相映誰道漸蕭條繁華特盛把淡容都寫在
 兔毫端賦成秋興還逐句吟哦自訂容與忘歸山色
 將沉村光欲曠清宵眠不得闌干斜凭絡緯吟聲聲
 獨聽休矜秋深瓊苑冷銀屏何似我草閣茅亭
 清浮顛氣角巾短服喜隨事快心稱意有時斷壺烹
 菽自具朝食有時新綻蟹螯新釀酒自尋一醉有時
 觀穫稻東疇老翁銜艾那童子亦相呼拾穗此樂野

原缺



篷底浮談 附錄

蓬瀛沸澗無湧凝湯谷嘉平美節薦鷄豚吹洞蕭歌
運曰隨風作散管飛灰春自促自促舊日和風到
為福對雪酣醖酥人如玉人如玉豈非福憇冬去春
來自寒自煖苦寒休道玄冥酷驅寒自有椒觴
綠我且掩扉靜俟三陽復

隆慶戊辰六月朔月泉張子為纓永邵子作

四景由

令

雲雨都司登陝鳳舞刊

五

四景曲終



千一錄序

蓋自素園存稿行而無不人人膾炙也咸謂詩通陶謝文軼韓蘇其必傳無疑至千一錄比於雜著間肄業及之鮮有能博其旨趣者余獨三復而憬然寤心焉先生道德文章俱足千古豈止鞶帨之工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無論性命之脩經濟之畧與

閑家涉世之方燦若列眉恢如導窾卽一咳一唾靡不珠璣亦靡不弦章也至於經解多抉前蒙大暢名理共期羽翼豈嫌異同猶之北面杏壇揖程朱於一堂之上疑端交發妙義互酬有蘊必宣無言不悅所謂知其解者且暮遇之豈與倒前戈標異幟湛溺二氏薄蝕聖真者等哉此放淫距

千一錄

序一

千一錄序

誠之旨惓惓於錄中不啻三致意也憂在人心功在先聖意幾乎好辨寧直如昌黎氏原道之說爾耶余生也晚幸與先生同里閨而又託於甥舅之世親目擊道存模楷不遠卽東西南北而茲錄在模楷在也敢委於步趨之瞠後耶是用識之以自勗云萬曆辛亥上元日愚甥汪元功頓首識

千一錄

序二

千一錄序

在昔藏書自六家七略之後則有崇文四庫定爲經子史集也迄今中秘因之余閱方定之先生千一錄深有所當於衷初惜無史閱至客談則強半史也乃請于先生平分客談以其傳諸今者仍爲本部而其傳諸古者抽作史詮與原定經解子評詩釋客談家訓共爲六焉先生欣焉從之

千一錄

序

一

因謂小子楊子雲草玄門有侯芭桓譚已
是知已何不令有一言而乃遙俟於千載
之下乎子謬好我則爲我序之小子不敏
其何以序先生竊以爲集莫盛於近世矣
而說家興焉亦集之流也先生此錄亦說
家也然而非諸家之說也其心不同也故
其文不同也古今說家種種不一余因說
而知其心蓋有騁博之心者所列多猥瑣

而乾牒隨巢之說侈矣有炫奇之心者所
列多荒唐而棘猴輪虱之說侈矣有吊詭
之心者所列多冥恠而宣室睽車之說侈
矣有綴淫之心者所列多冶艷而金樓錦
帶之說侈矣有喜謹之心者所列多恢諧
而軒渠絕倒之說侈矣有工訶之心者所
列多誹訛而吹求洗索之說侈矣以爲匪
是則無以膾炙人而波流市也乃先生于

千一錄

序

二

六者之心併無一焉而要之其心則關於
性命身心之微綱常倫理之重風聲名教
之正典謨訓誥之精洙泗齊梁之宗濂洛
關閩之旨故其於經解則日以經解經此
一言也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粗之而以
人論人精之而惟聖知聖蓋作者本一揆
而解者互相發此不易之論也其於詩釋
則襍詩文賦固皆中欸而獨釋杜詩槩以

風雅以意逆志合下作者之心而盡掃註者之陋少陵之遇先生豈不猶且暮乎其于子評則董韓墨守蒙苦輪攻二氏膏肓多方廢疾盡當領受安在其不廓如其于史詮則比劉氏之通而無其舛比胡氏之管而無其厯比鄭氏之略而無其支比楊氏之鉞而無其刻比王氏之札而無其疵至論季漢之際則誠先得我心矣其於客

千一錄

序

三

談則異同于稷下而不涉其迂月且于汝南而不虛其許陽秋于江左而不沿其虛所謂不必驚四筵而能驚獨坐者哉其於家訓則敦石氏之躬行守顏氏之身範爲涑水之長計採藍田之芳規兩不失陳華雍熙之軌焉蓋先生之心如彼故先生之說如此然而先生無六者之心則惟有一心而已一心者何反經而已矣則凡不經

之人不經之事不經之言一切屏斥由是執經以宰評而子之苗莠分矣執經以臨釋而詩之雌黃判矣執經以品詮而史之衡石程矣執經以立談而客之塵蠅靡矣執經以垂訓而家之象魏森矣大綱既正而細目自張中扃既嚴而外防自固先生之有功於世道也其在斯乎而安可以近世之說鈴者擬也雖然先生之錄蓋達意

千一錄

序

四

之辭非修辭之文也小子之序不免費辭之文猶然近世之習也小子愧矣其何足以尚于先生

萬曆丁未七夕前一日後學謝陞誤

史詮小序

錄始于鄖臺齋中于時季兒晉始講論語
余聞其師所訓意有不能熅然釋者經解
所為作也自是歲有所增耄期既踰未竟
也而波及于子于詩于談于訓益日日所
知者月欲無忘云耳非以為可傳也友人
謝君少連好之以為必傳且曰錄之目五
而談獨倍談之及史者且半若別以詮史

千一錄

序

一

則文從其類而卷之帙勻余曰善君幸遂
為正之于是詮者為卷四而談之仍者六
錄之為目者六而卷仍其舊云而余所欲
刪與潤者寘之矣無能及也已昔楊子雲
好深湛之思其書自云高者出蒼天深者
入黃泉然時人未好也今母論太玄知者
希即法言盛行而議者猶曰醇疵半猶曰
辭艱而義淺余安敢望子雲况其隨筆者

乎而曰必傳是好我者過也雖然千載之
上有奧義焉未有盡其旨者余偶發之有
妙詞焉未有逆其志者余幸得之則庶幾
云爾者未可誣也故曰千一
萬曆丁未中秋日

千一錄

序

二

千一錄自序

聖人之言非一端也其在當時門人固有發所未發而為夫子所取者矣雍之言然偃之言是商賜可與言詩是也子路幸爾迺曰何必讀書又曰子之迂也夫子惡而鄙之然門人不敬之則曰由也升堂矣豈以徑直者固賢於苟合乎顏子幾於聖終日言無所不說而夫子以為非助我其餘門人不能無疑也疑斯問問斯辯辯之弗明弗措也洙泗之答問即虞廷之吁咈其遺風可想已自聖人以下容未能一言盡天下之道也則旁通觸類教學相長雖門人於其師

千一錄

自序

吳應芝刊

無嫌於就正請益百世之下聞風而起弗慮胡獲事師無隱非背也今謹原者或固守訓詁尊所聞而不能知所入猶置身井中不得他有所見是自小且小夫道也迺狂斐之士偶舉一隅未觀全體遂操戈自喜簧鼓洗索其視先儒若前新然日務凌而上之議者謂楊雄擬經比之僭王今之標幟而刷墨者罪浮於雄矣此其尤胡可效哉余耄矣少所涉獵時而有疑今大半遺忘矣耶臺齋中偶與客談稍存其畧蓋愚者之慮庶幾千之一也置之篋中以俟知言君子萬曆乙酉仲冬望

千一錄 自序

序二

千一錄錄經解也而子附焉子有輔經者有畔經者於是乎有評矣評子所以明經也詩者經之流乎三百之後可觀而興者未盡也焉君子是以游於藝也作者邈矣逆志以意得於心未必契於古也而存之以俟其庶乎客談以廣聞也多聞而擇知之次也余未之能蓋嘗從大夫之後故及政從事四方東西南北之人談非無稽也識之將以有擇也必也其折諸經乎俗之降也懼其拂於經而未已也君子思以閑其家焉亦曰反經而已矣古之君子以身教而疑者

千一錄

自序

二

曰遠其子易之家人則云嗃嗃者吉有嚴君焉能勿誨乎如之何其不屑之也余則不能寡於辭焉無亦曰耄及之幾智焉聊以示後之人乎若其有裨於經也庶幾哉千一之云也是錄也集於耶臺齋中今十有四年矣帙之為卷二十有六其續也則各從其卷焉余少也嗜於辭既冠而疾登第而無能優於仕也學則荒焉今老矣記曰老而學猶室中之燭所照者近也古之人乎日知其所入月無忘焉安能無所用心而徒求飽乎然余非日知之乃好之者也衛武有言毋以耄而棄我余友二三子將就而正焉

萬曆戊戌季夏既望

二十六卷

附方弘靜

以刊本

跋

右錄二十六卷中多隨筆未能易彙也更閱之可刪可論者非一矣自後精力亦足以發否邪古之人所以惜時也姑識之

辛丑季夏望

千一錄目錄

卷之一至卷之四

經解

卷之五至卷之八

千一錄

八序

三

子評

卷之九至卷之十二

詩釋

卷之十三至卷之二十二

客談

卷之二十三至卷之二十六

家訓

千一錄卷之一

新安方弘靜著

經解一

時習自下學至聖人無時可息朋來而樂不知而不愠一也若曰順而易逆而難似猶有淺深恐未必然朋來有英才教之樂有講習啓予之樂子友曰多賢學而時習之則終身無不習焉湯之日新文之緝熙孔之忘食忘憂而不知老皆是也知我則與人樂之不知而不愠君子也

子賤爲單父所父事者師事者所友者凡若而人故

千一錄

卷之一

一

彈琴而治孔子稱之因言魯之多君子也其事載於諸子甚明可據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記者之善言德行不煩而明也夫戰與疾豈必聖人而後知慎乎齊而如戰也如疾也則可以觀盛德矣

曾子之易箚也疾亟矣啓予足啓予手舉扶而易之也小旻之詩固其所曰三省而實用力者故以告門弟子既得正而斃乃知免矣夫以手足不能自舉垂絕之時而須臾不離於正所以訓門人者蓋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死而後已信哉檀弓記其事而此所

重者訓言也合而觀之可也先儒之解似未盡其精微之音

匏瓜星名名爲匏瓜而不可食如人有虛名而無實用也中曆日月星辰繫焉詩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語意大類太白詩捫天摘匏瓜

孔子之彼子西非獨爲楚也孔子嘗許子文之忠又深取有吳季子矣子西之事見於國語者卽其死於白公勝自用寡謀大辱國矣其視奪伯氏邑而沒齒無怨優劣何其遠哉人也上當闕一字孔子許管仲

千一錄

八卷之一

二

在此語奪伯氏以下乃舉其一事以見子西之不足歎也管子爲政奪伯氏邑而當其罪服其心故飯蔬食而沒齒無怨言也蓋亦幾於王道矣孔明之廢季嚴事頗類其自比管樂亦一徵也註謂奪伯氏邑以與管仲似未然

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者所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者也良知良能也聖人固有所不知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是也聖人固有所不能堯舜病諸是也人所憾於天地者小民怨咨天道無知是也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問禮問官

非所謂不知者也問之則知之矣所不可知者聖人不問也○覆載生成各有攸職又何憾焉

仁難言矣聖與仁則吾豈敢聖人未嘗輕以許人也令尹子文卽子張所稱者則忠矣顏子之賢三月不違猶未必其純而不已故未可以仕已一節而遽許其仁耳非疑其有未出於天理也使其有未出於天理則不可以爲忠矣

子文事楚而以僭王猶夏責之則不當許其忠矣陳文子之去齊爲崔氏也所不與崔氏耳齊固宗國其反也固無譏也未可以爲不仁也蓋仁道至大非

千一錄

八卷之一

三

全體不息者不能故不可以一事而遽許之耳唐虞之際於斯爲盛言自唐虞以來莫盛於今耳子產賢大夫也孔子稱之而又數其事蓋深致美焉恐無猶有所未至意

孔子言五十以學易又曰五十而知天命夫易者天命之書也孔子非至五十而始學易也然學易至五十乃可以無大過自謙之詞也卽五十而知天命之說也此言其在不惑以後踰四望五之時乎故曰假我數年也註謂五十字誤誤矣何以知孔子是時年已過五十也近時孫淮海謂非以五十之年學易是

以五與十學易也其說新而未安
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知矣而子路問事鬼神子
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即所以告樊遲者也而又問
死蓋未達也

敬而遠之知鬼神之情狀矣註云不惑於不可知猶
於敬字未盡乃知聖人一言而竭兩端也

孔子請討齊胡氏謂先發後為者春秋之義列國不
相征意魯必以聞於天子耳楊升菴譏之謂孔子何
以能先發誤矣

以魯之衆加齊之半知彼知己乃可以戰孔子之戰
千一錄 卷之一 四

則克者亦必量力見可未可謂非孔子之言也

堯舜之病博施非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長少有禮

民用有制此豈其所病哉顧勢或難周而道則可盡

是以指其已立立人已達達人之心也其術則取譬

於近是也墨氏兼愛獨能賢於堯舜乎其亦誣世惑

民而已矣如果能兼也則亦何用闢之為

君子之道行遠自邇言自家而國而天下也兄弟既

翁妻子好合則父母其順可知矣父母順兄弟翁妻

孥樂而家正矣正家而天下定不俟言也一室之內

雖有尊卑似無遠邇

人而無怕不可以作巫醫望敬程宗伯云巫筮字古
通醫與卜聖人所重卜出于羲文周孔醫出于神農
黃帝其道非小也觀下文不怕其德曰不占而已矣
則巫之為筮其益有徵與周禮醫師隸冢宰筮人隸
宗伯筮醫之並稱重也尚矣其不可以無怕宜也女
曰巫不以有怕求之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云歌則不哭世或以迂程子
非然也當歌而值喪則君且弛懸去樂孰謂以不哭
為禮乎若其可以徐也改日而弔以致誠焉禮也君
子當食不嘆亦謂其可以無嘆也云爾設有宜痛哭

千一錄 卷之一 五

流涕者而曰勿嘆乎蔬食菜羹之祭必齊如也故不

致其誠不可以祭則不可以弔矣宴樂之餘毋乃渙

而非萃乎迺若歌哭而請者惟巫然也故程子之論

匪迂哉蜀黨之辯強矣

聖人未嘗忘天下也顏子問為邦夫子以四代禮樂

告之子路求赤之言為邦固皆經世之才也夫子方

啓之曰如或知爾則何以而豈其不與之也哉顧明

王不興世莫能用道之不行點知之矣夫子是以謂

然而嘆蓋曰三子之才惜其不用也空言無施亦何

補哉吾其與點也若曰無舍己為人之意如三子何

夫子何

三子之才點之志其皆夫子之所與也時乎時乎三子有其才無其時時止而止其點之與也夫夫子之嘆蓋嘆時也

朱子釋經蓋為初學言也故言之詳其曰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雖吾鄉先進潘簡肅公之篤信者猶不能無疑矣夫舜明於庶物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日知其所止溫故而知新知周乎萬物信斯言也朱子之說何嘗不昭合也哉

千一錄

卷之一

六

聖人之言有一言盡天下之道者萬世不可易者也言有有為而發者教有因人而施者則非一端而已也論語論孝言人人殊此因人而施也其論孟莊子之孝不改父之政為難又曰三年無改此有為而發也繼治者其道同授受一道世可無改矣止三年如其不爾蓋愆易虐若救焚拯溺斯速已矣不終日可也何待年乎此章蔡之徒所藉口而欺蔽其君者也溫故知新朱註原不可議若以舊所聞為不然則日知其所止又作何解

宰予晝寢梁武以晝為晝而近有然之者蓋以高臥

千一錄 卷一

非害道收視乃內照乎周公待旦繼日孔子不食不寢自昔聖人所為不自暇逸惜是寸陰者豈徒為無益之勞哉今之設為淫辭者乃以尸居面壁可一蹴至道雖無不敬之訓且厭聞之矣宜其不以晝寢為非也 志有之有子惡寢臥而碎其掌其好學如是則晝寢誠可責矣

傷人乎不問馬或欲作三句言先問人曰不後乃問馬也此於理非礙而實不然夫厩焚則馬之傷不問可知矣且有司存焉聖人愛人之心自重於馬是以問耳是以志之耳

千一錄

卷之一

七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日知其所止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此格致誠正之說也朱子之學其似子夏與今之異議者堂堂乎張難與為仁哉或曰張不欺也今也不然

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知之矣而象喜亦喜非偽喜也天理人情之至也管叔先非有畔志周公何以逆知之其不知宜也非不智也天理人情之至也故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言無過也堯猶試鯀而况於兪乎有子盍徹之對信矣其似聖人也孰與不足其旨遠矣而魯公不能復問也必也生之衆而食之者寡為

一〇七

之疾而用之者舒則徹已足矣為二二弗堪也夫國不患於不足也富有四海之內而日以不足為患蓋亦反其故矣

一貫之道孟子發之盡矣深造之以道是也是集義之說也至於自得之而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源則一以貫之矣一以貫之聖人未易以語人也忠恕則學者所嘗聞也忠恕違道不遠學者之忠恕也絜矩以平天下聖人之忠恕也有安勉之別也道一而已矣

千一錄

卷之一

八

庸其至矣乎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則不及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則過也如有所立卓爾擇乎中庸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勿失亦既竭其才矣安能從心所欲不踰泛應而曲當乎孟子曰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博約之教羿之毅也大匠之規矩也而中非爾力不能使之巧顏子之所以喟然嘆也

孔子誨人不倦其能無言乎欲無言者以啟子貢也子貢未達故又曰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而猶信且疑焉賜不如回蓋相去十一矣吾與回言終日如顏子者可以終日言可以無言

孟子云夭壽不貳蓋莊周齊死生之說盡之矣然必曰修身以俟之莊之言則謬悠而無當矣莫非命也莊列之言能發其旨矣然必曰順受其正則非無所事爾也

學所以明人倫也子夏言吾必謂之已學者蓋言學者學此者也其人如是豈其未學而能然乎謂其流至於廢學似過子路言何必讀書乃為佞耳 猶云此必從學問中來也

王魏之事太宗蓋有高祖在焉未可以為讐也小白子糾爭國國有君矣其皆先君之子未可以為讐也

千一錄

卷之一

九

如使子糾受命於先君既為君矣而小白篡之則有死而已九合一匡之功皆浮雲視之矣如其仁管仲有仁者之功也使管仲而仁人也則無器小之譏矣春秋之義在尊周西伯之心也孟氏欲定天下于一以齊王耳湯武之心非富天下也皆至公奉天者也不欲人之加諸我我亦欲無加諸人恕也子貢能強恕矣非欺其師也孔子勉之曰非爾所及欲其時存此念終身行之耳似非謂其未及而自誣也此念也有志於道者寧無之但酬應紛紜惡聲至而不覺反之者多矣乃知孔子所以勉子貢至誠無妄豈相欺

謾乎哉 無者自然之詞而欲無則亦禁止之意矣
君子於人嘗於有過中求無過况人不能無過過則
勿憚改耳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是以觀過而知仁也
若椽以親故受汗辱之名孝也非過也
仲弓可使南面言可使臨民也不必人君始稱南面
也

死生有命乃以愛惡而欲其生死方其愛之既欲其
生及其惡之又欲其死不已惑乎知死生之有命則
一切利害所不必計自能見義必為而不惑矣舉事
理之至易明者而一言可以盡道故曰叩兩端而竭

千一錄

卷之一

十

焉者此之謂也苟知命矣則知富不可求何以富為
哉君子所以異於凡民者其以是夫子張干祿故以
詩言規之

文之不可無質也猶質之不可無文也文而無質則
羊質而虎皮者也質而無文則虎豹之鞞與犬羊無
別矣所謂其文炳其文蔚者何以見哉故曰文質彬
彬然後君子夫子貢之告子成者即彬彬之論也未
可以為失也質而不文君子而失之野者也亦未可
以為小人也

馮婦卒為善句士則之句野有衆逐虎句似妄可從

商既為周矣不為臣易耳武王非利天下也天之曆
數在焉微箕二子知命達節豈貪生事仇者乎孔子
稱其仁謂當理而無私也管仲取其仁而召忽不取
其死又曰由也不得其死又曰有殺身以成仁然則
聖人不輕死不苟生安仁而已矣 三王家天下猶
五帝之官天下也興滅繼絕順天應人是故微子之
宋箕子之朝鮮非事仇也天也仁也

博學而無所成名言不可以一長名之君子不器也
譽之非惜之也
何事於仁何汝之事於仁者遠且難乎是雖聖人猶

千一錄

卷之一

十一

病諸也聖與仁似未可優劣事即請事斯語事字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反之者使再歌
之嘉其善也而性情之正在其中矣今謂使反之性
情以自考恐非記者之旨且歌而善再歌之於義無
不協也而以非何哉

明王不興孰能宗予吾已矣夫之嘆也若以聖王之
瑞自擬殆非夫子之旨

博約先後之議近之務凌前薪者以為得間矣然經
文知所先後者亦豈必大有徑庭哉盈科而行成章
而達自不能無序耳是故博學將以反約溫故乃可

知新好古敏求非由一蹴韋編三絕猶假數年多見
多聞從而擇之日就月將非無漸也子貢之穎悟而
一貫之旨孔子不驟語之多學而識之後則江河沛
然之時也孰云無先後哉學而不厭默而識之學先
也識後也知及之仁守之知先也守後也多聞闕疑
慎言其餘聞先也言後也意誠而後心正心之與意
亦何相遠必相遠而可云先後則逆志之學廢矣
聖人之言非一端也易言窮理理形而上者也大學
言格物物形而下者也一也詩曰有物有則孟子曰
萬物皆備於我舜明於庶物皆其解也

千一錄

卷之一

十二

子路共雉元章拜石好善之勇百世之師哉

孝經云身體髮膚不敢毀傷其義微矣孟子所謂兼
所愛則兼所養養其小者其大者可知此其解也若
當疾革之時特以手足不傷為全歸則夫人之能全
歸者亦衆矣奚必使門人啟其衾而視之乎故知手
足之啟必易簣之際也

國策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間七百而管仲故為三歸
之家蓋一娶三姓女也其解與好內之說合

史記管仲三歸正義曰三歸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
歸三歸之臺猶館娃之宮也 荀子管氏之家備三

歸

子路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子貢中緝表
素見原憲緘屨杖藜而有愧色知子貢之愧則知子
路之不耻矣

子罕言利章或曰利非君子所計也宜聖人之罕言
之也曰與命與仁者殆若吾與之之與云爾聖人固
數言之非罕也嘗釋之不然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
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夫有雅言
則有罕言矣夫子言五十而知天命則前此未自以
為知也未自以為知豈易言之哉聖人之教因人而

千一錄

八卷之一

十三

施自非中人以上固不可以與者宜學者之不可得
而聞也而曰罕言何疑焉孔子曰不知其仁曰焉得
仁此以知罕言之也

孟子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
干是以比干及微子猶賈生言箕子比干事紂死而
不用是以比干及箕子也其實微子非紂諸父箕子
未死於紂古文簡略在發其本旨而不縷析其事耳
瞽叟亦允若象亦烝烝又不格姦所以云克諧也王
文成謂舜特以又薰烝不正其惡此善體人情然恐
非本旨

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方人非爲已先務矣夫子曰我則不暇其善教也然自知知人之明則賢於人者豈若後世炫已之長形人之短而臨深以爲高者哉故與之今以一爲一貫之一則子貢亦既聞之矣又何以曰不可得而聞也且言固各有當陳亢之問一豈亦一貫之一耶蓋聖人有罕言有雅言究其歸則同也所謂叩兩端而竭也必索之隱鉤之深而道始晦矣

論語舜有臣五人與三分天下有其二當是二章孟子離婁之明章至可謂智乎文義已足是以惟仁者

千一錄

卷之一

十四

宜在高位以下似別爲一章其上當有脫簡耳秦火之餘古文自不能無脫落也

大舜善與人同必執兩端而用其中惟精惟一焉可淆也仁者以萬物爲一體有所惡焉有所勿施焉是謂絜矩非同流合汙之謂也今之似是而非者其莫甚於同歸于善之說乎此說倡而一切詭異皆名爲善誣世行私無不至矣孔孟深惡夫德之賊者有以哉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故顏子之短命不幸也龔生非不壽猶謂天其天下君子所謂順受者非長

年之謂也乃莊生所論彭天殤壽者遺其理矣

夫子聞弦歌於武城則莞爾而笑笑者喜之也而曰割雞焉用牛刀惜其道大而用之者小也非謂禮樂可以斯須去也夫子聞點之言志則喟然而嘆嘆者傷時之不與也時乎聖人不能違三子雖才其如時何點知之矣是故與之也非不足於三子也而偃與點俱未達聖人之微意是以不如回也

鄉人儻儻禮也因民之俗而通鬼神之情狀者也行其禮可弗敬與而鄉之人於此鮮不近於戲矣孔子必朝服而立於阼階者所以教民敬也且欲先祖五

千一錄

卷之一

十五

祀之神依已而安也

爲長者折枝枝枝古通用猶云折腰也徐行後長者謂之弟夫徐行也折肢也人豈不能哉語意相類此說似宜從

帝之妻舜也君命臨之瞽叟雖頑寧敢違也而何以不告萬章所以疑之也非以帝之不告爲疑也夫瞽叟之頑不可以人情度者君命之於朝父怒之於家爲舜者其有逃焉而已逃可也無後不可也遵君命而不以告雖怒不悅小杖可受耳堯知舜之心也其不告不以爲非也不告猶可而况親迎之禮其小者

乎屋廬子不能通於禮之變矣夫瞽叟之頑古所未有也父未如瞽叟而不以告則禮之所出刑之所入者也惡可以舜為解哉

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章與致中和並看則理甚明實以致中和言盡性以參贊言位育不費註脚矣孟獻子之友五人者鬪臣耳是董安子之所辭為狂疾者也安足多哉孟子特取其不挾而友云爾

中庸之義曰庸常也不易之謂也天下之道惟常為不可易性曰五常道曰九經經常也常之為道至矣近而遠卑而高造端乎夫婦而察乎天地猶之乎夏

千一錄 卷之一 六

之葛冬之裘水之舟陸之車也不可易也今乃曰庸者用也用其中也其訓為常者淺之乎言之也惟其厭常也是以失中於是為索隱為行恠為拂經於是父子君臣夫婦之倫一切離而去之而無所忌憚矣甚哉厭常之害其不祥也夫孟子言言無實不祥不祥之言未有甚於今者也

君子有庸言有微言有庸行有危行庸言庸行人所易忽也盛德之至則動容周旋中禮而無擇言擇行其信也謹也蓋性之也今以庸之訓常為厭且其以朱氏亦字為非矣

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萬世臣道之準也而孟子言有大人者正已而物正則魯哀齊宣其情自若末如之何何以正之夫君子能盡道於已而不能取必於君孟子之言蓋以訓人臣之自靖而有志乎大道之行臯契周召之倫者也今也黷賄無厭而曰賤貨狎昵不檢而曰遠色甲第連雲而曰卑宮室方丈食前而曰非飲食夫責人者明其君不可蔽也非長與逢其何以免則有容悅焉而已矣是故大臣者必以道正已而後能以道事君孟子之言固所以發孔子之蘊也其旨一也

千一錄 卷之一 七

孟子道性善本諸孔子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聖之與愚其相去亦懸絕矣非性也習使然也乃其性則相近矣此性善之說也孔孟之旨一也下愚之不移自暴自棄者也果能百之千之則必明必強故曰未見力不足者若曰相近云者猶有間之辭也是未以意逆也

程朱之學居敬窮理聖人復起必不易其言矣朱之訓詁為始學也如其曰聖人之言徹上徹下一言而盡何多言也多言多岐此懸空之談可隔壁聽者也察邇言察之惟精執兩端而用其中用之惟一

庶物察人倫精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一也子臣弟友之間顧行顧言察也萬物皆備其則不遠明也明察非窮理乎理在物者也窮理非格物乎致知格物之訓奚容異議為多言多岐在今不在昔

大小夏侯之學戶庭之內已自相非無惟議經如聚訟矣我朝同文之治匹休三五近日士習不端異議橫作明詔屢飭之而未能息此孟氏之所為懼也

禮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婿齊衰而吊既葬而除之此於人情協矣若曰夫死亦如之竊疑之女從一而終

千一錄

卷之一

六

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未醮也而吊為女乎為婦乎昏禮納幣有吉日而父母死致命曰不得嗣為兄弟婿免喪弗取而後嫁禮也明未醮則可嫁也若其吊也則若成爲婦矣為婦則勿嫁非情也非禮也今之女有未醮而殉者於禮過矣婦未廟見而死者歸葬於母氏之黨示未成婦竊疑之既醮矣雖未廟見非婦乎猶曰女乎今未有行也冕而純從衆可也禮也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愚意原思必非辭常祿也以憲之貧又辭常祿則仰事俯育必如王陽能造

黃金而後可洙泗之門寧有矯情而拂經者乎九百之粟殆可以取可以無取者聖人權度之精乃以為可而非傷廉耳子路贖人而不取金孔子責之曰魯自是不贖人矣夫人之當贖非以求金也他人以不取金為廉宜矣孰知潔已之害阻人為善乎是以君子耻獨為君子○原思之辭粟蓋子路不取金之類與

今好異者以屢空為虛無之空本何晏之說也晏既以亂晉矣而理學大明之後乃欲以惑世耶陶元亮時晏之說蓋橫作矣其曰短褐穿結簞瓢屢空又被

千一錄

卷之一

五

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屢空不獲年長饑至於老則固不惑其說孰謂元亮非知道者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說者以為箕子不忘商是時周初克商未改朔乃記事者之辭似無與於箕子子罕言利利者孟子所不言而夫子第罕言之何也孟子所謂利者何以利吾國何以利吾家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何可言也孔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獲者利也無所為而為仁者之心也其語中人則亦或以効期之臨之以莊則敬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是也未嘗雅言未嘗不言故曰罕言然

則罕言利者非所謂交征於利者也夫利者中人以上不必與言命與仁中人以下不可與言是以罕言也

易之萃渙聖人繫之辭皆曰王假有廟其旨深哉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夫以對越神明之心臨民民未有不與使者也故不賞而勸不怒而威篤恭而天下平矣故曰王乃在中在中者篤恭之謂也明乎此天下其視諸掌乎是以渙可合而萃可求也

孔子譏臧文仲居蔡註似未盡禮大夫不藏龜居蔡非禮也宮室有等山節藻梲非禮也非禮不仁何以

一一錄

八卷之一

二十一

言智春秋所為作也 趙文子為室礮其椽張老以為不仁智伯為室美士苗懼其不安人也在禮諸侯之室礮之天子加密石馬山節藻梲大夫之為歟四子問孝夫子告之者不一其歸同也一言而兩端竭焉者也夫能養者曾以為孝乎孝子之有深愛者愉色婉容誠則形也誠則無不敬矣未有敬而違于禮者也未有敬其親而不敬其身者也未有敬其身而貽親之憂者也不敬則無禮是犬馬之養也於是知禮之不可以已而所以別於禽獸者也而曰薄乎偽乎而可以棄乎彼老也苟也莊也未知禮之不可

已未知所以自別者也

慎言云格物者正物也物各得其當然之實則正矣物物而能正之知豈有不至乎斯言余未能明若曰窮物理而得其當然之實則程朱之說也無用訓格為正而費辭為若曰物物使正之各得其當然之實是發而中節乃誠正以後事也夫格非止訓為正也書曰格于上下詩曰神之格思自可訓至耳

美若蔡註以為未詳而疑美字之訛是也闕之可也蘇氏疑為美里似未然夫文王之服事殷至德也夫豈若越吳之事以美里為會稽不忘之乎武王則順

一一錄

八卷之一

二十二

天應人不得已也數世之後而宿怨焉是未體文武之心矣故知美字必訛也格物扞禦外物之說朱子辯之明矣薛君采復詳辯之以世有惑之者也而今也幾以天下惑惑乃不解何哉夫扞去外誘猶曰克去己私此非害於學也而距之是以不解也然扞外誘以復本體此誠意中事耳不明乎善不誠乎身鮮不交物而引者是以貴知及而先窮理也此大學先後之序也不可紊也禹謨之六府養民之政也洪範之五行裁成之道也而曰分儷四時配以干支謬悠之談其來久矣蓋自

戰國齊人鄒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秦采用之
以爲水德之始戾深刻削母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
之數是以速亾漢儒不能辯益傳會之而緯人星士
之說盈天下矣王氏慎言關之可謂智者不惑知言
哉

舜造漆器諫者盈廷紂爲象箸則箕子唏周之輅飾
以金玉必不然也諸子之說有謂堯以貝飾轂者此
戰國遊士道侈以逢其君者耳

子見南子特以適異國有見小君之禮而其言曰四
方君子與寡君遊者必見寡小君是所謂其接以禮
千一錄 卷之一 三

者也猶陽貨之饋蒸豚往拜禮也矧其亾禮之宜也
遇諸塗與之言言孫而不失言從容而中者也義以
爲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夫子其自道也
夫若曰南子與聞國政有大過人者而夫子之父於
衛者其維持慰藉之力居多是以見之則恐未得聖
人之意且陽貨之拜豈以其有過人者耶故知拜陽
貨之義則知見南子之義矣

關雎不淫不傷非言詩善美師摯之樂也吾鄉程文
簡之說也鄭聲淫非謂鄭詩謂其樂也錢唐田叔禾
之說也二說可從

孔子之請討陳恒也先儒以爲必告天子方伯禮也
非謂待命而後發也乃曰湯征葛未嘗告天子周之
天子無可告也是其論未審也春秋之作在尊周故
無義戰湯之征且有南巢之放特自葛始耳何告乎
且孔子所謂爲東周者豈以與魯而倍周乎而曰魯
爲周公之胤而輔之以爲天下義王是豈稱周至德
之旨哉

古者飢至則事神以祈嗣故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而吞郊之訛因之矣此說詩者之以文害道也
汲冢書乃命南宮伯達遷九鼎三巫乃命南宮忽散

千一錄 卷之一 三

鹿臺之財鉅橋之粟又南宮适十亂之一嘗獻紂出
西伯於羗里者然則八士文武時人也
竹書云邶卿命將軍大夫皆貂服貂服胡服也漢以

弭貂爲貴重之飾將謂先王之法服爲可忽耶孔子
告顏淵爲邦而曰服周之冕有以也在禮異服者譏
非法服不敢服王者所以同俗而一志也今異服者
翩翩於九衢 明詔屢飭之而有司者以非簿書所
急寧慮禮壞也

子貢之問無諂無驕利仁者也孔子曰未若貧而樂
富而好禮則安仁者也顏子屢空不改其樂幾於安

矣而子貢猶未忘殖焉是以不能如顏子也夫不殖難矣成湯聖矣其臣以不殖稱之而今之談者欲為子貢文是小人之心也且子貢豈如司馬氏所傳趣時棄取者哉彼固曰富非以非道求之也何必不處無驕焉可也孔子則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乃為好禮而猶有殖心雖得之非非道其於樂天知命有間矣子貢蓋聞教而悟故可與言詩而性與天道終得而聞也柰何侮聖言而入於西方之談也

嘗疑孔子語成人曰卞莊子之勇勇非君子所尚也故射不主皮孔子之力不以力聞顏氏之子以克己

千一錄

卷之一

十四

為勇耳大壯之象非禮弗履豈云力哉蓋子路之勇所自負者也夫子所以裁之者蓋曰勇如卞莊子未可也兼之以智以藝以不欲又必文之以禮樂庶可耳蓋因其勇而克之也不然則身不勝衣貌如女子者不可以成人耶而何取於卞莊子 今之成人以下殆非子路之言也由也兼人有聞則請益曰如斯而已乎豈曰何必然也夫見得思義見危授命又約不忘平生之言三者子路之所能夫子恐其自足故云今之言成人者不求兼眾善文禮樂乃謂何必然耳蓋警之也非真謂不必然也

潛龍本無數種若謂下也為中人以下豈所以贊龍德時潛也而謂無時不潛如太上老子豈聖之時者之訓

謙六四撝謙撝之義鳴也鳴而發揮焉謙謙者也今乃曰謙之過則取侮故告以撝去其謙利用征伐之事夫謙可麾去乎有苜弗率益之贊禹曰謙受益帝乃誕敷文德其撝至矣兢兢業業朽索之馭未嘗一日忘也未聞麾去其謙而征伐乃利也夫以征伐與謙為二道是未明湯武之心唐虞之揖讓商周之征伐道異乎哉惟聖罔念作狂謙可麾乎

千一錄

卷之一

十五

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蓋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君子之所以處險必有道矣夫以剛中之德不失其信險其可出乎然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比干之死孔子以為仁則所欲有甚於生者君子之於險亦焉能必於出哉故曰過涉之凶何可咎也今乃謂賢人入險為國為禍于國若漢之陳蕃李固宋之陳東歐陽澈者皆自入于坎窞而以誰尤且曰是亦不可以已乎然則易之教人徒取保身以為安而殉國致身之義廢矣且當漢宋之季使無四君子者其國不亂與匹耶四君子豈

速其亾者耶不惟誣四君子亦誣易甚矣

庸德庸言中庸之庸也非謂庸衆人類也必曰與庸

衆人類而後爲龍德不使同流合汙者爲口實而歸

於下達者乎談者徒欲異先儒而不慮誤來學也

庸言之信則無不信也庸行之謹則無不謹也若曰

與庸衆人類而已則何信謹之有

萃王假有廟非徒爲天下王而可假也玩致孝享之

旨則仁人之事親如事天所自盡者大矣至矣本義

發之矣而何可以異爲也

渙六四渙其群渙有丘本義散小群以成大群精矣

千一錄

卷之一

二十六

而曰水流而下風渙之上逆而成丘故曰渙有丘水

平不流風渙之流順而成文故曰渙其群爲自然無

爲之象以爲見三聖人之心吾不知也且易之文縱

使如後世詞人鍊句亦不至以水逆而成丘也

大學論平天下歸於財散民聚此渙九五之渙王居

所以濟渙也乃曰臣渙而王居三字二句何以云旨

遠而辭文也

亂臣十人訓亂曰治恐未然古治字之誤是也其一

人謂文母漢儒之謬甚矣朱氏存其說而義弗取蓋

慎也

也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語顏子復禮爲仁仁也禮也

合而言之者也老子乃云失仁而後禮禮斯薄矣惡

知禮孟子爲齊王言樂則曰與民同樂與民同樂則

仁矣仁者在位而禮樂不與未之有也是以先格君

心也故曰人而不仁如樂何孔子語顏淵爲仁請事

而不惰乃可以言韶舞矣孟子之言樂其善發孔子

之旨哉夫豈以今猶古也哉信能與民同樂者其於

鄭聲之放匪遠耳

不可者拒之近於隘無所不容傷於易過猶不及孔

子所以裁之也子曰汎愛衆而親仁一言盡道是以

千一錄

卷之一

二十七

世爲天下法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記曰禮失而求諸野野非

君子而君子取之謂其徑情而非飾情也直行而非

辟行也孔子欲正名於衛子路之不知無惑也疑斯

問奚責焉乃曰子之迂也是其野也乃其及門也寧

不知讀書者哉而曰何必則佞矣孔子是以惡之也

孔子惡佞而不惡野知其不知也故誨之曰知之爲

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所以裁之也子路斐然狂

簡者歟蓋可裁者也故曰升堂矣若夫闐然媚於世

也者惡之乃不願過我門何堂之升然則佞不若野

也

猶賢於原聖人之權度可見矣吾人學子路寧自野入取友者莫如野故曰非我而是者事之非我而非者友之寧非我而非也毋善柔而損也子曰回也非助我聖人之求助若是其至也是以不惡由之野也南宮适昇稟禹稷之問所謂目擊道存不言而信者懷古感時有同慨焉故無庸答其言也中微而顯吉人之辭也加一語則煩矣似非以有天下擬孔子也回也非助我非徒以贊顏子亦所以進二三子也自昔聖人未有滿假者其樂取善無已也說命曰教學半舜命禹亦昌言無疑則悅有疑則問問則辯所以

二一錄

卷之一

二六

相長也聖人望道而未之見二三子之助可無望哉乃若喪予之痛則其所助也大矣

武城血流漂杵之文孟子不信以前徒倒戈當無敵也然紂之無道必有同惡者焉衆心雖離親兵猶戰似非誣也天生五材誰能去兵聖人用之於不得已耳伐奄居東皆歷年所焉能無殺西土之人不最有戮受有臣而無誅聖人不能也孟子欲明仁人無敵於天下以啓時君不嗜殺之心故其辭有抑揚耳今之輕議朱註者蓋未嘗實用其力故也苟能虛心細玩折諸聖經必不惑矣中庸首章即天命二字後

生十五之年即談聖人五十所知而命令之訓以為平平無奇也試以經折之易曰物與無妄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與也降也此非命令之訓所由來乎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即末章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也曰不動安得不屬之靜不動而敬動可知矣豈曰與動分乎易言乾坤則曰其靜其動乾坤有分時乎靜而存養動而省察此道何可易而何違於道吾故以為未嘗實用其力者也 中和位育 天地合德 彌綸天地之道此實理也洪範時若見 天心正氣 順互言之非分也

千一錄

卷之一

三九

君子而時中君子誠明者也德無不實明無不照是以能隨時處中而不失其宜也小人心不知愧於天忤於人而無所忌憚則何中庸之不可及乎註中二又字似可勿泥今謂註有君子之德為非則君子中庸一言已足何用重出二語乎

余嘗有疑禹泣罪人惟刑之恤其之誓未遠也不左不右非有左右之者也何遽孳戮至文之治岐始曰不孳則自皋陶邁種以來至殷賢聖之君六七作而所損益者何意者懸示之象魏以示傲而未嘗輕用耶蔡註孳作奴解蓋疑而不得其說也罰不及嗣以

之頌舜則有其法矣孔子從周以之監於二代變通
損益乃盡善也大明之律酌百王而垂萬世至精密
矣而以賄成者不鮮則如之何故曰政在人也 漢
文除肉刑或欲復之泥矣

古之仕學也一今之仕學也二古之學以適用故終
身如不及今之學以干祿猶筌蹄也仕則曰有官職
學矣暇焉宜其以咕嗶爲學而所謂切嗟琢磨者蓋
漠乎未之思也夫衛武非仕者乎何以曰道學也子
夏曰學而優則仕求其志將以達其道非無用之學
也仕而優則學治平本於格致是以仰思而繼日也

千一錄

卷之一

三

若曰仕有餘裕則無時可學今之講套不惟不達子
夏之意亦失註意矣

子貢問士而及其次蓋以衰世才難論人欲恕也夫
子之嘆似非抑之蓋嘆時也孔子不得中行而思其
次又不可得善人且不得而見之思得見有恒者已
矣之嘆屢矣子貢之問殆亦猶是歟

子貢問今之從政者必有所指非槩言之也古文簡
讀者以意逆自得之耳春秋賢大夫如伯玉子產平
仲季文之流孔子豈彼之哉

孔子曰如或知爾則何以三子之對言之必可行也

他日論三子曰可使治其賦可使爲之宰可使與賓
客言洙泗之堂其相符而無隱然也孔子非不與也
時之不用黜知之夫子嘆之與黜也亦與三子也答
晉之間情見乎辭矣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孔子也

孔子不用於魯而其言論固以維魯也魯之不君不
臣而天下猶曰周禮在魯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
乎哉禮之實曰讓以禮讓爲國國興讓而上下辯其
志斯定矣一變而爲東周也何有蓋其告定公也曰
君使臣以禮上好禮乃可使下是以反求諸已也其
與孟氏言孝曰事之以禮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死生

千一錄

卷之一

三

不違禮而有好犯者乎是以國政與而三都暴也聖
人之用可見矣政在大夫名之曰逆其能格乎政不
足與適也讓所以格其逆也故禮讓者孔子所以維
魯也齊之且爲陳也晏子曰惟禮可以已之禮之可
以爲國景公知之而不父不君焉知禮太公之祀忽
矣

子夏哭子而喪其明曾子責其過子夏之拜也子路
之喜聞過也怒而呼商殆記者之誤歟魯論之相規
也曰吾友張也曰言游過矣何爲怒而名之也子夏
既除喪而哀未忘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而曰未有

聞焉者責其過亦所以止其哀也蓋曰何以喪爾親也離群索居之嘆何其真切哉是以欲事有若也而夫子非可以言貌似也自堯舜以來或見而知之或聞而知之五百年猶比肩也升其堂伏其几襲其裳而曰仲尼則羊質之謂至矣孟子是以患乎好為師也馬氏之絳帳可施於洙泗之堂乎張藉贊而二姬侍則甚矣師乎師乎章句云乎哉文辭云乎哉今之師吾不知之矣

孟子館於上官從者竊屨來者不拒館人諒之蓋從也非其徒也樂正子之賢一從子教責之也厲故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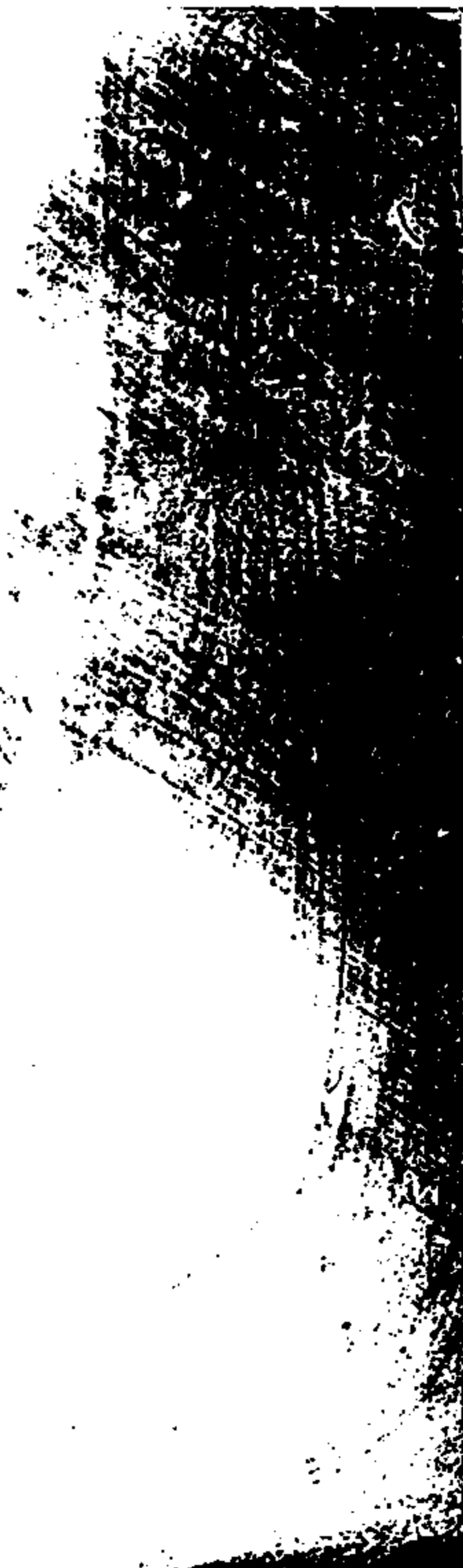
十一錄 卷之一 三五

不屑之教也孔子曰有教無類鄙夫有問未嘗無誨而進由退求曰奚為於門曰非吾徒其杖叩原壤取瑟而歌不見孺悲鄉原過門不欲其入室其嚴若是豈徒曰汎愛而於人無所不容也西方之教則曰僧贊僧佛法興故建旛以招四遠而鼓刀念佛如來迎之其徒是以盈天下而姦宄過半也乃儒者效之則為竊屨來者不鮮矣而曰無類曰不拒不亦侮聖人之言乎莊生詩禮發冢之謂志士何可不自反也三年之喪其不盡行也久哉孟子去春秋未遠也而滕之父兄百官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

莫之行意者孔子之時明王不興道德不一風俗不同喪親如禮者鮮矣宰子謂期可已蓋猶齊宣之短喪歟以為愈於已也所謂終兄之臂而教以姑徐徐者也遊於洙泗之門而為是言乎孔子是以深責之若曰喪禮未廢宰我欲已之當不至是也

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已為善善者乃與我友以類聚也若泥蓋於一鄉之辭則善者將不吾友矣孔子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朱子推孟子之意勉人自修也故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

十一錄 卷之一 三五



千一錄卷之二

新安方弘靜著

經解二

孔子之告司馬牛即所以告顏子者也其言也詎非禮勿言也而動與視聽可知矣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鄙夫有問叩兩端而竭故曰吾無隱乎爾豈欺我哉第中人上下所由入者不同故答問不得不異雖仲弓同列德行之科者其所以教之亦不一其詞耳譬如天之生物因其材而篤焉而時雨之施則一也子張問明所志者遠孔子以人情之近者語之而曰

千一錄

卷之二

一

可謂遠也已矣是故察於近者照於遠焉於遠者暗於邇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仲弓可以臨民簡也居敬而行簡者也其為宰孔子告之者皆執簡御煩之道充其道則宰天下可也豈特家臣哉故可使南面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德如三綱五常九經之屬百王相因而不可易者也至如禮不相襲樂不相沿入國問俗通變趣時之宋章甫居魯逢掖有違衆而從古有酌禮而從衆一張一弛所損所益斯之謂出入若曰未盡合理則細行不矜終累大德君子

無小大無敢慢也雖一介猶千駟而有踰於閑惡乎可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非他也徵諸人事而已矣齊景公問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寵少子荼之母欲立之憚發之口乃曰為樂耳國何患無君乎卒之孺子遷於館陽生盛於臺因于逐群公子以三君弑而齊為田氏矣豈非不君不臣不父不子之明徵哉夫孔子所以告之者亦明矣雖有粟得而食諸公亦既知之矣而何其迷也復之上六迷復之凶以其國君其景之謂與

千一錄

卷之二

二

子游謂子夏之門人本之則無者蓋以威儀文辭可觀而道之精微或未達也天下學上達唯聖能之中人以下未可語上故夫子有雅言有罕言而門人之賢如子貢猶有不可得而聞者而可察以誣之乎此言游之過也乃若正心誠意則舍是無以為教無以為學如之何可無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時王在雪宮即於宮見孟子也非謂館孟子於雪宮而就見之也王之離宮恐非孟子所宜居者賢者亦有此樂乎即梁惠之問也蓋曰峻宇雕牆古訓所戒宮室之美賢者殆弗為也夫

子得無非我乎孟子曰有言賢君非無此樂能公之則無傷於治矣即所以告梁王者也今解者非若謂齊王以其樂誇孟子亦已陋矣齊宣未宜若是昏也而孟子又惡得誣王以已為有之耶

平天下之道絜矩而已矣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無他術也孟子引齊梁之君欲其善推所為而好貨好色與好世俗之樂皆不足與適焉已好樂則勿使民離散已好貨則勿使民困窮已好色則勿使民怨曠充是心也其於王不遠矣今必附會其解曰倉卒避難猶胥姜女豈非好色是蕉鹿之談也太王去邠邠人

十一錄

卷之二

三

從之如歸市而太王豈至不保其家室耶

夫孝塞乎天地放乎四海通乎神明千萬世而無朝夕是之謂達孝達孝者非以天下之人通謂之也禹薦益而天下歸啓曰吾君之子也禹未嘗傳子也孟子之論乃得聖人之心韓子對禹問則有意為文耳而謂孟子求其說而不得過矣其曰慮民也深則是也世豈常有舜禹益可薦於天者乎則為燕子之為漢王莽者且接迹矣易故曰先王以辯上下定民

志

孔子答季子然之問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言非

無徵也仲為無道殺適立庶哀姜之哭豈惟國人哀之季文子賢大夫也不能治也而從之乃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去一莒僕自以於舜之功二十之一所謂總小功之察者不謂具臣乎及仲之子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果爾則忠於魯者也乃始以其父之罪逐東門氏臧宣仲則後之人何難其論正矣而又曰請去之夫魯之從政者皆從者也賢者猶爾况桓康以下者乎故曰何足算也

舜事瞽瞍大杖則走不可得而殺也豈惟已不可得而殺盡事親之道必不使其殺人也縱未免若之前

十一錄

卷之二

四

亦必竭力周旋使其人不至於殺不則魯莊之不能制其母春秋譏焉而事親之道安得為盡耶孟子答桃應之問特以明聖人精義之至若曰法為重天子之父為輕父為重天下為輕云爾

滕文以五十里在齊楚之間守則力不能支去則無所之惟有效死耳雖然太王之去邠不以所養害人視國若敝屣非有期於圖存也狄不窮追民不相舍岐山之下斯可王焉使無地無民將孰與居國運有終非吾失德時無王者孰能繼絕釋南面而躬耕終身訢然吾意滕子可以擇於斯也

顏子之屢空稱其安貧見於記傳多矣非朱子始也
近世乃以屢空空空為釋氏之空畔儒佞佛惑世誣
民安可不辯或謂顏子之幾于聖非徒在安貧故屢
空之解似淺不然也孔子曰賢哉回也正以簞瓢陋
巷貧而樂為難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富貴貧賤無
入不自得所以為安仁也豈淺言之哉

追蠡或以舊註為非曰追追琢也蠡剝蝕也謂其鍾
款文追起處剝蝕也然夏商之器至戰國時縱入土
中其款文未應剝况懸者乎紐欲絕則近理耳

千一錄

卷之二

五

乎未有聞竊以為過又以數其事而稱之為責備之
語愚亦疑焉夫子產賢大夫也可謂君子矣孔子固
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何責焉

書曰在知人在安民知人所以安民也聖人於智曰
知人仁曰愛人知人所以愛人也惡者懲則善者安
固以愛善人小懲大戒小人之福亦以愛小人是故
仁智之相為用也姑息之政庸人所以壞天下而猶
曰能愛人不知愛一匪人而受其害者不啻百人矣
不仁者惡能愛人哉噫害人者之不仁易言也愛人
者之不仁難言也

淮南子云孔氏不喪出母此禮之失者今制齊衰杖
期得禮意矣竊意孔氏不喪出母蓋不以母喪耳非
遂若途之人也檀弓未詳言之而淮南因以為失殆
未以意逆以義協耳

象日以殺舜為事舜不可殺而知其終於格也鬱陶
忸怩是若有萌焉掩其不善而著其善猶可化也猶
可喜也是以誠信而喜之也且象之惡傲於家不能
凶於國非若管蔡憂及王室也舜與周公易地則皆
然或曰舜能化象何以不能易商均之不肖夫商均
第不能象賢不足以君天下故曰不肖未必如象之

千一錄

卷之二

六

惡也以啓之賢禹猶薦益聖人為天下得人則必授
受一道而後可長治矣然聖賢不能比肩而出無論
如魯子之者即四岳且薦鯀知人之難人實難知繼
世而治民志猶有定也韓子禹問其意是矣而以禹
傳子以孟子為不得其說則非也

放勳之明也何以不知鯀知矣而何以任之也曰鯀
非不才者也四岳咸薦蓋有過人者矣洪荒以來聖
人出而撫世者非一水猶未平非易治也禹是以稱
神焉蓋天所縱矣然則何以極之曰方命圯族九載
而虛用其民也不殛無以謝天下嗟乎鯀有子如禹

而不能安能用人夫自用而不能用人者未有能成功者也

余讀二典有唐之臣何以不若虞廷之濟濟也嘗繹其故夫以唐侯早即帝位所明日達聰者在四岳雖知繇不可用不得已而試焉卒之明揚側陋始得舜而憂乃釋矣舜久在下所與遊者盡天下才也一日登庸而群賢畢舉其優於天下者素也書曰知人惟帝難之夫未嘗與之接而徒以聽言為用舍雖聖能不失者鮮矣

論語使擯執圭兩條晁氏以孔子仕魯未有朝聘之

千一錄 卷之二 七

事蓋嘗言其禮當如此細繹文義周旋中節儼若目前誠善觀聖人氣象者見而知之與記禮者自別至於春秋筆削游夏不能贊者煨燼之餘安得盡合似未可深泥也今孔子之書所不見於春秋者亦多矣夷齊不食周粟不食其祿也其採薇也猶杜子美之採橡餐栢也時乎饑乏耳若叩馬不從遂爾辟穀三五之日不能興矣惡能登彼西山耶夫義士固窮固有餓時孔子論政是以寧去食而不可無信也夷齊之采薇猶四皓之茹芝也非辟穀也穀不升至於食薇窮其矣至死而不變是二子之行也食經曰芝

養生薇損生也四子皓而二子稿其然哉

色斯舉矣見幾之速也翔而後集擇止之審也可速而速可止而止時哉時哉此正子路所當知也孔子非嘆鳥也以曉子路也子路未達夫子之微言而好善之勇則有大過人者是以共之共之者敬之也鳥知時猶敬之况於人乎鳥猶有知人可昧於時乎惜夫子路之不悟也夫雉也焉知夫子之嘆之子路之敬之哉色及之而高飛三鳴而作適其性而已矣子路好勇兼乎人而知時不若鳥衛之難死而靡悔時哉之嘆不足以發記者傷之情見乎辭千載之後乃

千一錄 卷之二 八

逆其志耳均州有舜王井云舜避堯之子耕於此父母使浚者也此野人傳會之語陋者志之耳舜避堯之子時瞽瞍底豫久矣天下諸侯朝覲訟獄者之焉舜惡得為匹夫之事耶甚矣載藉之不可盡信也揚子云衆言淆亂折諸聖知言哉

文王九十七而崩未及百年者與武王三焉其說誣哉固不俟辯乃諸子之為是說者妄意已為西伯而以武王受命以曹瞞之機械加之至聖此不可以不辯者也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曰三其有不安節

所與武王者必先以奉王季矣不以奉王季而以與武王豈所以爲文耶

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夫泰伯之至德也而無後人所憾于天道也久矣而何以曰不孝蓋有化之司晨以索其家而不能娶妾者有視其兄弟之子爲非已子而不議立者有以所薄者厚而子異姓之子者名之曰不孝何辭焉

哭日不歌吊于人是日不樂行吊之日不飲酒食肉焉惡其不用情也夫哭有卒然而聞變者則當歌而哭矣知生而吊何必歌日程蘇之是非也

千一錄

卷之二

九

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古之言也不可泥也今夫世醫之子以其方治病誤者多矣而良醫未必世也孔子曰藥未達不敢嘗則不論其世夫世醫猶世祿也世祿者賢乎世醫者良乎以世論士是其父善游而內其子於河者也語曰三折肱爲良醫易曰無妄之藥不可試也三世者其三試歟蓋言慎也

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則廢之矣而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是襲俗而未達于禮者也今之淫祀徧宇內矣可勿廢乎

劉歆新序云管仲奪伯氏邑三百戶無怨言奪當其

罪也然則非桓公奪以與仲也習鑿齒亦云

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董墩程宗伯以巫筮爲通用余深然之而聞者多以爲疑然南人之言禮記亦引之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記者爲龜筮言也故不及醫然益可徵筮之誤爲巫矣學者苟泥於舊聞而不能以三隅反豈先儒所望於後來者哉夫朱氏醇乎醇者也乃其一時訓詁偶有未潤而當時無能贊者亦何足以爲疵也今之操戈者悖矣

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今四夷酋長往徃千餘年不更姓而諸夏乃奕視其君宜孔子之感之也

千一錄

卷之二

十

孔子欲居九夷又曰乘桴浮於海倘有泰伯箕子之意乎聖人知天命先天後天惟其時也天之未喪斯文使孔子之道行於萬世聖人奉天而弗違焉老子西之流沙以浮屠爲教如其然也則王者之罪人也蓋誣之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明其人已一體必盡人物之性而已之性始盡其語自精道一而已非二也而有三乎然曰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蓋三言之也故曰三者大學之綱領也今講義者不能逆其志

乃曰明明德一道也新民又一道也止至善又一道也則失朱子之旨甚矣而何以明經哉

博奕君子所不為也孔子言猶賢乎已者所以甚言無所用心者之不可耳今乃曰與其一無所用而自佚孰若小有所用而不自放是真以博奕為猶賢也豈孔子之意哉

寢不尸居不容恭而安也寢則舒布四體居則申申天天非如見賓承祭勃如儼如也古之為尸者必凝已之精神以通神明故曰坐如尸敬之至也尸主也神所至也死曰尸者孝子不忍死其親疑其象於尸

十一錄

卷之二

十一

也俗乃加死字失其義矣

不得其醬不食殆非惡其不備也恐其不宜也蓋慎也

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此為學者言也若君子不違乎仁者素位而行無入不自得不知貧富安知難易 子貢富而無驕顏子貧而不改其樂即二子之優劣其難易可見矣

去喪無所不佩非曰物物而皆佩之言喪則不佩去喪未嘗不佩佩必有以也古人之佩不一如佩弦佩韋是也故曰無所不佩今乃藉言玉不去身不以佩

也而以飾是士而治矣孰是而可無耻乎

伯夷之清也曰不念舊惡柳下惠之和也曰不以三公易其介伊尹之任也曰祿之以天下弗顧三聖人者非偏也安仁者也孔子集大成而時出之猶周公之思兼三王監於二代也祖述憲章考諸前而不謬神而化之聖而不可知者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三子聖矣孔子聖而神者也然則聖神非無別也而三聖人者不可以偏目之也

完廩浚井之事先儒以孟子未辨故闕其疑云有無

十一錄

卷之二

十一

不可知然此固理之必無者也舜之側陋瞽瞍蓋已底豫而堯聞之四岳揚之乃試之在位二女始降安得謨蓋都君而使治檮耶孟子所欲明者聖人人倫之至而未暇為象辨耳縱使其事有之亦必在陶漁耕稼之時而非牛羊倉廩備之後也

其淵如淵辭之異耳意不殊也註非特如之而已似多一解學者遂有差等之疑乃未達註意矣

哀公問社宰我曰使民戰栗蓋欲公攬權而用威也是時公患三桓之侈三桓亦患公之妄君臣之間蓋岌岌矣而曰使民戰栗何言耶其言已出駟不及舌

孔子深責之然未可盡發其故也達者當以三隅反耳今說者乃曰三家之勢既成遂而往矣何可咎哉如其解是泄泄沓沓一無所為適足以長三家之惡矣聖人不若是淺衷也

荀子告子之言性以為自體驗得之吾不知之也彼固曰不得於心不得於言而勿求之者也使其體驗之耶則良知良能之天始於惡終於偽也乎哉已之性猶犬之性牛之性也乎哉若曰彼固有所見所患者蔽耳非若今之君子無所見而徒騁其談以自附於立言之次日吾未與孟氏也則可也

千一錄 卷之二 十三

朱子之補傳格物也為始學言也故不厭其詳而奚取於辭之擬也乃曰甚矣人之不自量蓋甲宋之文甚文則不類矣法言中說類乎吾意朱氏非不能也以為邊竟人也彼且耻之今也希之罔也夫期之喪達乎大夫諸侯大夫有政焉有事焉居喪之禮不可與士庶人同者也出而冕袞入而衰經其不可廢者歟若曰諸侯絕大夫降竊疑之將就正於達者

陸氏言九卦之序亦成一說於理未悖也而細繹經旨則未然聖人之言非一端各有攸當未聞謙之義

以精神斂藏為訓也禮者自卑而尊人故曰謙以制禮義自明白本義之說不可易也而云朱呂三公大服然乎

棋所以長吾之精神象山失言矣孔子不有博奕者乎非賢之也

今之儒名者好以南華華嚴之語釋經畔道侮聖誠何心也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未能一焉自謙以勉人諄諄不倦其義自明今乃以我相能所空空洞洞能而無能無能而無不能之說附之則夫子非自謙也乃與子貢自相誇矜也夫去仁棄智以不憂不惑為千一錄 卷之二 十四

不足道此漆園之放言彼直寓焉云耳柰何蕉鹿之夢以妄為覺且合掌而贊善哉地上獨尊髡者之欺愚俗也曾謂洙泗之間有此氣象耶中庸亦言未能者四彼所以事君父也無所解於心者亦將忘之棄之耶彼所稱慥慥相顧而不敢不勉其所不足者可付之空空洞洞之天而已耶嗚呼日月中天而以螢火之光自炫多見其不知量也

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孟子曰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書曰民罔常懷於有仁此非有計功謀利之心

其理其效不期而然者且今之高其談者謂聖人言仁不言効然則所告仲弓子張在邦在家無怨而必達者非耶詩書唐虞以來未嘗諱言効顧先難後獲無所為而為未嘗有將迎歆羨是以為安仁也

顏子得一善則服膺弗失有不善未嘗不知復行語正相應此之一乃聞一知十問一得三之一也其與協于克一惟精惟一自各有攸當也自一貫之義可得而聞而學者競言一乃以一善聞一皆惟一克一貫之一其論乃高不則卑矣其義乃精不則麤矣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洙泗之間安有此艱澁茫昧語

十一錄

卷之二

十五

乎蓋自陸子六經皆我註脚之語大誤後學小人之不知天命而侮聖言者遂紛如矣鄙夫之空遂以為顏氏之屢空顏氏之空遂以為釋氏之空學者不知尊所聞而求異乎所聞不知闕所疑而務附會其所疑幾以天下惑矣彼簧鼓者不仁哉

子貢貨殖今好異者以為多學而識之譬蓋欲以牽合屢空之談也然孔子弟子子貢富而原憲貧諸子記之者非一其時相去未遠也非司馬氏始言之也因天因地自古阜財之道以為不可緩者子貢始未免有殖心焉是以孔子抑而進之豈至若賈人居貨

者之為哉子貢問政孔子首言足食衛之庶矣則曰富之大學曰生財有大道孔子為委吏曰會計當為司職吏畜蕃息周禮泉府之職至織悉矣夫豈以貨為諱第貧而無諂者未必能樂富而無驕者未必好禮此所謂不受命者耳夫顏子貧也而樂子貢富也而好禮則孔子且兩賢之易地皆然矣子貢之不及顏子者母亦克復之學有本純者乎或曰然則顏子何以不殖而空也曰孟子先後之喪猶云貧富不同顏氏之田僅供饘粥安知端木氏不相什百子貢因而殖焉且孔子所謂不受命者微矣樂天知命顏子

十一錄

卷之二

十六

幾之子貢固非所及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今解者以稱去聲乃稱副之稱非稱述之稱也如今薦剡行狀之類實不稱名者誠足疾耳其論亦快然細繹語意似不然余常言以經釋經則不煩註脚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三復此章無俟贅矣

四科所記相從於陳蔡者其目之有四蓋舉其所長非不能相通也遊於聖人之門者其德行有不醇者乎而其心有三月不違日月至焉之辨矣是以獨舉

四子也乃若顏淵之問爲邦非不足於政事也四代禮樂天下之至文非不足於文學也夫子與言終日無所不說非不足於言語也閔子言必有中雍也可使南面則言語政事兼之矣子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子游爲武城宰夫子聞弦歌之聲而喜之非徒長於文學言語者也蓋七十子咸身通六藝而尤各有所長若泥其辭則文學者不達於政言語者不顧其行非記者之旨矣文人無行而曰文學之科也巧言鮮仁而曰言語之科也其可以及孔氏之門乎孔子之去齊且爲陳矣亂邦不居斯其時也惡得不

千一錄

八卷之二

七

速孟子曰去他國之道蓋對去魯言之未明其所以去也如泥其辭則孟子鄒人齊非父母之國奚爲三宿於晝使尹士疑其濡滯耶

孟子言求放心卽孔子言操則存也今乃謂以心求心是放者一心求者又一心憧憧往來祗益亂耳斯言也儒釋之辯也聖門不言空故求則得之釋氏不言求以爲有求則有相矣孔子曰君子求諸己豈以已求己已別有己耶孔子言求仁仁人心也將謂以心求心耶又曰敏以求之求之豈害道耶書云維收放心閑之維艱將謂放者一心收者一心閑之又

心耶甚矣今之君子之好異也寧佞佛而不憚畔道寧附釋而勇於訕儒蓋孔子先憂之矣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反中庸者未有不至於無忌憚者也程朱之學居敬窮理百世以俟聖人不易者也乃其一二訓詁偶未潤色者有之矣不足以爲疵也

中庸知天地之化育默契合一猶易言與天地合其德也註自不淺今欲訓知爲主謂知大始及今知府知縣之知主宰天地之化育而參贊之也言則誇矣未爲善言聖人者也知天知人中庸屢言之不以主訓帝出乎震知大始者也聖人者天地之宗子惡可

千一錄

八卷之二

八

遂名爲帝耶惟知之乃能贊之惟贊之乃能參之是謂合德豈曰淺言之乎今之談者毋務誇毋立異庶可以弗畔矣

易曰知幾其神乎知不易言哉中庸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註至誠之德非至聖不能知所謂惟聖知聖也今謂知字如知縣之知實有之非但知之也是未達知之至者

可止時中之道豈如末世之仕者徒以利言耶
道體之大小原不可分朱子非分之也君子之於道
有語大焉有語小焉言天者斯昭昭之多而曰及其
無窮言地者一撮土之多而曰及其廣大豈析天地
而二之哉得其意斯得其辭矣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德性問學並行不悖朱子寧
不知哉

存心致知朱子之論確矣今日曰心是何物知又是何
物此豈朱子所不知耶大學正心誠意致知心意知
豈可分耶孟子盡心知性豈以心性為二物耶未達

十一錄

卷之二

九

先賢之旨遽操入室之戈吾不知之也

至誠無息章朱註自安載物覆物成物與天地同用
承之以配地配天無疆文理當然非重出也言配則
自是同體亦非分為二項也章變成分配天地亦文
理當然非拘拘於分析也辭雖似分屬理自是一貫
朱註第為初學解文義使易曉耳

君子素其位而行二句一意相貫此易知也朱子豈
不知哉下二條分註者亦以文理當然耳講套或未
得註意非註失也素猶見在解妥言無將迎也不必
易本分字

大學誠意章好善惡惡之解不可易以論語未見好
仁者惡不仁者照看則得之矣下文掩其不善而著
其善語意正貫今乃曰人心意念隨處而形豈專屬
好善惡惡如其言則無論善惡冥然悍然惟務自慊
告子之不動心者也而以之論聖學耶宜其以格物
非窮理也可謂橫議詖辭矣

孟子之所長者知言言不易知也告子之所不難者
不動心心非不動之難直養而無害之難也今乃曰
天下之道求諸心而已求諸心而非也縱其言出於
孔氏之真傳吾亦非之斯其言大哉古有之矣速貧

十一錄

卷之二

五

速朽之論是已第恐知言未如孟子而心之不動乃
如告子此之害道豈淺鮮耶與其好異也寧篤信孔
子猶云信而好古今之君子何汲汲於建藩也

中庸致曲即孟子之擴充四端也註以偏訓曲乃偏
全之偏非偏正之偏偏猶孟子言端一偏猶孔子言
一隅也今乃曰中本不偏安有偏而可致致之能誠
者是未達註意而深文洗索吾何以觀之哉又以致
曲為致其曲盡之功如其言則一致字足矣曲字贅
矣雖云曲盡其功不識功從何始聖賢教人不作如
是隱語也

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註以人為賢本無不妥今乃曰孔子何不說尊賢而以知人二字代之是何其輕於立言而銳於撼先賢也孟子言堯舜之知急親賢也而書曰在知人知人親賢有二義耶

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註承禮所生言非朱子始言之也禮出於天之所為非人之所設漢儒猶識此語惟荀卿畔儒乃言禮偽老莊言禮則杞柳之說也今乃曰天叙天秩天命天討槩言之天非獨屬禮也夫天不獨屬禮而禮則出於天故曰皆天理也孔子嘗告哀公仁人事親如事天而此之知人說益以詳

矣

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道無小大之分也其小無內者乃所以為大無外也洋洋優優二節朱註正合今乃曰本文明言大故而註曰至小是相悖也然則費隱章語大語小是岐之為二耶是真以道為小耶未達辭意先肆譏評今之君子何務處其薄哉優優大哉大哉二字最有旨趣正以明三千三百至小之為至大也老子以禮為薄荀子以禮為偽緣未見其大耳

列仙傳方回能神化一日為盜所劫鑄閉室中回化

而去作一泥丸封戶曰回印與舜友七人並為歷山雷澤之遊然則焚廩浚井象所不能害者蓋賴此矣或謂得之二女蓋神聖之事非可以常情測禹治水土先方相氏今傳禹步周公之才之美其驅猛獸有術焉載之周禮涿鹿之戰蚩尤以猛獸前驅黃帝非徒以力勝也謂得於神授未必不然其後如張子房所得之黃石公者必有異術鴻門之會視項籍若嬰兒彼豈不量而嘗試者耶諸葛未出草廬先主未有尺土而三分鼎立若持左契此皆見卵而知時夜豈偶然已也

千一錄

卷之二

三

春秋公及邾儀父盟於蔑盟誓非春秋所與也而謂隱之攝位結好友邦以自固則誣隱矣誣隱則非春秋之旨矣

大戴禮曾子有疾曾元抱手曾華抱足荀子曾子病曾元持足所語之者與論語辭異而旨同非使啟其衾而示之也余所疑者二書足以證云

觀過知仁劉善明南齊以賄贖毋不暇為廉君子以其大者信其小者齊人之於仲子以小者信其大者孟氏之觀人人焉度哉

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嘗疑之秦以來之禮歟

秦穆猶能宥食其馬者而何齒之之誅也是時天子
綴旒政在大夫記者其以明臣禮歟齊景公以殺馬
之故殺園人晏子一言而釋若覺芻而誅必不曰可
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子張氏之言歟是堂堂者也書
云舜陟方乃死孔子謂顏淵吾以汝為死矣子貢曰
夫子殆將死也死者人道之常聖人與塗人一也曾
子有疾則以戰戰兢兢戒門弟子惡暇知我之為君
子歟人之為小人歟堂堂乎張母亦畏犧而忌鵬也
歟

古之稱謂有不可通于今者皇祖皇辟之類是也江
干一錄 卷之二 三

陵當國佞人有稱臣者幸免于誅其可以古為解乎
古者有陪臣家臣冉求言及季氏則曰吾二臣者人
有十等相臨曰臣今之世而假古之稱無上也故皇
之非所稱猶是也

大學湯之盤銘章釋新民則無疑也若親民則終篇
未及今天下書同文親作新久矣為下而倍得無不
安乎夫明與新其義符也明明德於天下於新民切
矣何必作意以為異耶

魯逸論云孔子欲居九夷從鳳嬉夫鳳鳥不至夫子
有已矣之嘆鳳安得儀於夷耶九夷者虞廷耶岐山

耶註乘桴浮海之意非真欲居之鳳嬉之云則好事
之附會耳 九夷在東方亦足以證西方聖人之謬
設非東方則今之佞佛者以鳳為佛瑞矣孔子奚不
欲居西方之夷耶 或曰西羌從羊南蠻從豕北狄
從犬惟東夷從人弓孔子欲居之以其異於三方也
大司徒以八刑糾萬民或疑何以無不友之刑朱子
曰不須如此看但看古人教法如何而今無矣竊意
六行孝友睦婣妊恤友兼兄弟言刑則曰不弟示人
以敬兄之禮也

滕更滕君之族也何以知之以有挾責之語也若曰
干一錄 卷之二 三

滕君之弟則何所據君子於所不知闕如也況此不
可知不必知者乎此漢儒之陋也聊舉其一
今之君子之好異也即時習二字亦何可疑而煩辭
謬解誠亦何心以誤始學夫時敏日新瞬存息養見
於經書者無不符合若曰所習者時則所新者日所
存者瞬耶且時者無適莫無方體何所容習子曰君
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自言發憤忘食所謂時習也時
習者不厭也不厭是以說故曰樂以忘憂夫子固自
有訓矣何疑於朱子

蹇君子以反身修德反身修德在蹇當然耳必曰反

身取良之背修德取坎之心又曰反身取坎水難行象修德取良山常止象皆鑿也且八卦取象於身非一矣匪獨良也坎爲心病何云德

家人九三嗃嗃嘻嘻之訓玩象傳失家節之旨則本義得矣曰家人嚴君曰威如吉閑家之義聖人所謹寧悔厲而吉無致終吝也象曰失家節節之義閑也故利女貞

春秋之世孔子末如之何非不知也而轍環列國蓋曰爲之兆也神化之用非衆人所識如沮溺荷簣者孔子豈不能哉故曰末之難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千一錄

卷之二

十五

儀封人知之者歟何患於喪教固行於萬世也近有議者曰夫子如定哀何不仕爲上策委更乘田爲中策魯司寇爲下策斯言也以諭後世之知進者可也何可以夫子擬也不幾於侮乎

大哉堯之爲君也孔子贊之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知孔子贊堯之旨則可以玩贊易之旨矣謂時乘御天首出咸寧之辭不屬聖人蓋徒欲求異於先儒而無論文理之謬也

乾元乾之元也贊乾之元而乾可遺乎故曰大哉乾乎何嘗曰乾之利貞乎始卽萬物資始之始也何嘗

以始爲利貞乎貞之起元剥復之際見天地之心焉言非一端自可互發而非贊元之旨也

訟之象作事謀始謀始所以絕訟端義自正大必曰天爲三才之始水爲五行之始鑿矣

易冒天下之道者也程朱傳義可謂識其大者矣仁智者見之隨所見而發其蘊君子所許也惟其協於道可也必欲求凌前薪矜其一斑縱小有得亦在君子之後矣况理未必優而自以爲超斐然之士惟驚其異卽以爲奇聞從而和之耳初無所自得也可悲也夫

千一錄

卷之二

十六

伊尹一介不取與也人知不取之難而未知不與之難也此所宜辯者也今之卿大夫往往借譽於所云曹丘生者匪利不交必有取也乃有與也而曰非吾取也非吾取則人不以貪議我與之不傷惠取之不傷廉何不爲也夫所與者則利矣而所取者奪也非我奪之何也徒取諸彼以與此君子弗爲况奪之乎况淫刑以逞乎秉政者不議黜奚其爲政故知與之爲取者乃可以言不取矣

漸之居德善俗二者皆必以漸居德猶云宅俊夫之居德則忌謂以德自居而施不及下猶書之戒居功

二居字有人已之辨

春秋天子之事知我罪我之解註無可疑也或泥其辭而未得其意而遽非之非矣泥之者蓋曰春秋之作所以彰是非也非真賞罰之也而何云託南面之權也夫賞罰是非有二義乎孔子自云義則竊取之取之云者是非之義也春秋之所是非天子之所賞罰也故曰天子之事也今之君子不能辨惑而果於誣先儒亦不得於言矣不得於言勿求諸心宜其言之易也

伊尹說湯伐夏與唐虞之際異矣而曰樂堯舜之道

十一錄

八卷之二

二十七

何也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其道一也孟子知言乃能知聖一則曰有天下而不與一則曰非富天下故曰伊尹樂堯舜之道而使湯為堯舜之君使溝中之民被堯舜之澤也其自謂以齊王猶反手非堯舜之道固不以陳蓋尹之志也夫

古鼎銘有稱十三月十四月者未得其解以為即位未改年或然也而未有稽也

顏淵問為邦為邦猶為國千乘萬乘皆國也猶諸子之問為政治國平天下皆政也孔子語之者則王者之事以其王佐之才足以任之也顏子之問似非問

治天下亦非謙辭 邦畿千里王者之都亦稱邦故知為汎問為政也

敬鬼神而遠之敬則不射遠則不瀆此謂知鬼神之情狀此之謂智季路問事鬼神則不智矣蓋惑於不可知者也今講者未悟孔子之旨亦未達朱子之意而程註又不玩何謂明經哉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孔子之誨由也即所以答遲也

中庸盡性章註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談空玄者忍之以為淺不知聖賢初無高遠之論而言近指遠所以胃天下之道也子言道之不明不行也由賢知

十一錄

八卷之二

二十八

者過之而愚不肖者不及也誠能知無不明處無不當則無過不及而道之明與行何不盡之有盡道斯盡性矣若空玄之談何所擇何所執可隔壁聽耳蓋未嘗實用其力也

大學論平天下曰老老長長恤孤三者盡天下之人即夫子之言志也入德之門始於格物即易之窮理中庸之學問思辯也程朱之學百世以俟不可易也今之鼓異說者匪誣則惑苟欲閑道者其惟正人心

平 于見南子子路不悅未達於禮而勇於義升堂未入

室也乃彌子要孔子主我則以告夫彌子可主而見
小君之禮乃不可由耶母乃以衛卿可得而妻之兄
子為疇祉可離耶故勇於義者未若精於義也精於
義者達於禮者也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何謂失
義而後禮乎

中庸註以位育分屬中和似過究之則不戾也惟中
乃和惟位乃育非分也朱子亦為學者細言之耳小
大動靜寧不知其不可分中庸之語大語小易之其
動其靜朱註有自來矣

震彖傳出字似非聖字之誤帝出乎震疑三出字同
千一錄 卷之十 二十九

春秋之筆削游夏莫能贊夫子寧有隱乎由百世之
後等百世之王所莫之能違者理而已矣故曰文武
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
者然則春秋之義亦猶是矣諸子之傳有得失焉擇
而從之不亦可以與知乎若其無關於理而不可稽
者則所宜闕夫子固曰多聞闕疑無鑿 可也定哀
之間多微辭則有不容以示人者游夏是以莫能贊
也夫理可俟諸百世而事有失於當時即夫子之生
沒年月此可知者也而穀梁左氏史記不一其傳其
何以徵之哉是故賢者識其大者而已矣

北宮黝孟施舍匹夫之勇也孟子奚為道之蓋以例
告子也告子亦當時名儒以孟氏季子輩猶惑之孟
子知其所蔽正在勿求於心故曰是不難是黝舍之
倫耳其後荀卿性惡禮偽之說猶宗之其徒李斯遂
盡滅聖王之教蓋冥然悍然之效也孟子之言於是
有徵而洛閩之功於是為大矣近有名為儒者猶為
左袒謂孟子大有意於告子惜其不能承當是何言
也何心也

孔子謂子夏無為小人儒小人儒者言必信行必果
硜硜然者也大人者不必信而信不必果而果則子
千一錄 卷之十 三十

夏之篤信者或未能焉孔子是以進之也易曰擬之
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知擬議不知
變化未有不為小人之硜硜然者抑亦為士之次而
豈夫子所以成其德者哉子夏篤信有餘而未至於
化子曰毋友不如己者又曰與其進也未嘗友之未
嘗拒之也子夏則曰其不可者拒之拒之則固矣子
曰君子不可小知又曰無小大無敢慢斯君子之泰
而不驕也而子夏曰小德出入可也則盛德之至有
間然矣蓋其所篤信者擬議於言動之間而得其似
故欲以事夫子者事有若曾子明其不可而未達卒

使西河之人疑之於夫子西河之疑無亦有若之似乎曾于是以責之也其門人小子從事於應對進退于游譏之矣其流之弊而荀子以為子夏氏之賤儒賤儒非所以謂子夏而子夏之硜硜於言行者無亦故之夫子蓋逆知其蔽也是以戒之若曰小人者為人為人之儒子夏殆必不為匪惟子夏洙泗之間升堂之徒殆必不為也故以為小人者硜硜者也

孔子以學之不講為憂而不屑不潔之士乃以講學為詎不亦過乎君子必自反也孔子所謂講學者以修德也德之修無他徒善改過也學之所講講此也

十一錄 卷之二

三十一

今忽此三者或悖焉而徒聚徒以講所講者或不能發先儒之蘊而求異焉詖與潘因之矣其甚也而詩禮發冢之詭興矣故君子不可不自反也

論語叙唐虞之禪而繼以伐夏之辭明聖人之後天奉天非二道也湯有慙德而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不得已之心未嘗不可見泰誓曰于湯有光湯固恐後世以為口實矣湯武之順天應人一也故克受之策無述焉而獨述文武之政者祀宋不足徵夫子固曰從周也

語孟論學詳矣未嘗專以咕囁為學也註云學之為

言效也其義精矣公西華願學禮樂孟子願學孔子咕囁云乎哉仕而優則學仕有官職勤其職則不忘講求以善其職所謂學也

孟子言集義必有事焉所謂時習也行不懈於心則優懌於心不愧不怍所謂說也朱子註學而不思曰不習其事本於時習必有事也確矣學非非讀書也非專言讀書也子路曰何必讀書孔子則惡其佞

子張問十世可知夫子以百世不易之道王者所必因也其所損益末流之失所以因也乃秦并六國而盡去先王之籍其謀出於李斯斯嘗師事荀卿卿則

十一錄 卷之二

三十一

洙泗之徒此非夫子所知哉夫秦非可以繼周者也為漢驅除耳繼周者漢漢氏諸儒知尊夫子之道而夫子所祖述憲章者其教垂於萬世不可易也聖人之言信而徵矣

陳亢問一得三今以亢為不知聖人聖人不私其子亦何嘗遠其子也此泥於辭非善讀論語者也亢豈疑君子私其子蓋二三子之在門未能如子之近近則自應有異聞云爾而詩禮之教固夫子所雅言其近也猶夫遠也故曰君子之遠其子也推之則在室與在廷無異言而中庸所明君子與天載合德者亦

惟人所不見是以記之也記論語者其旨遠矣

聖人之言言近旨遠一言而盡道也夏書誓為禹曰克

儉克勤孔子稱禹無間然亦惟豐儉適宜即夏書之

旨非淺也今好異者輕為夸誕以誤後生知言者不

力放之未知其所止矣

三赫斯怒聖人不怒也爰整其旅則有赫然之容故

曰怒舜之伐苗文之伐崇舞干而格因壘而降奚怒

焉顏子不遷怒物有可怒怒而中節心不為動故曰

不遷若日怒於室不色於市可以為難而非顏子之

幾於安也

千一錄

卷之二

三十三

千一錄卷之三

經解三

新安方弘靜著

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備三代之禮禮與孔子曰
吾從周其語顏子為邦則斟酌四代之禮樂耳孔子
周人也葬宜遵王制何為夏與殷也子夏曰聖人之
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蓋疑之矣子張之喪公儀子
為志則從殷士當時禮樂不自天子出各行其志其
已久矣孔子蓋嘗嘆之豈其葬也而反古也乎哉
古不脩墓易墓非古也先王以為生死無涯者也故

千一錄

卷之三

一

澤有斬服有窳祀有祧示民有終為可繼也雖然先
世之墓苟能守之百世可也夫既守之矣惡可不易
追遠之謂何故世守之則易之此之謂禮

晏子之儉也有子曰焉知禮會子曰晏子可謂知禮

註以二子主經主權余竊疑之國奢示之以儉孔子

所以大林放也春秋之時汰甚矣君子耻盈禮焉會

子之論協于經矣有子泥禮矣禹惡衣服孔無間然

狐裘三十年未可為非禮也

有子見孺子慕而知踊之不可去也故曰禮非由天
作非由地設人情而已矣荀子其不用其情者歟曰

禮偽

甚哉春秋之世之無道也陳子車小國大夫耳死而其妻與宰謀以殉葬况其上者乎傳譏秦穆之不霸以其良殉也夫非良也而可用乎孔子所以惡作俑者也陳子亢嘗及聖人之門能救二子之失環轍而誘其得已哉

季氏祭子路與質明行事晏朝而退孔子善之匪惟祭也政在易簡而已惟易簡也故易知易從奸蔽祛而田里安矣為政者盍亦鑒於此乎故曰由也於從政乎何有

千一錄

卷之三

二

禮有可通其變者尸不若主之敬也子不可以為父尸孫可以為王父尸孫為王父尸父北面而事之吾意為尸者其容有感矣故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後王所以不由也

居喪之禮毀瘠不形故曰瘠為下致乎哀而自盡者君子也不勝喪乃比于不孝而後世之稱孝者以毀則有色取而飾焉者矣

其過可微辯而不可面數其事君何以曰勿欺而犯其記者之失歟告之以過則喜人知其過則曰幸儒行也

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故云代虐以寬而曰商人先罰而後賞何也蓋非重罰也雖先匪濫養苗者先去其莠也

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以言其分則有等矣故曰近非謂諸侯不言孝而王者可以廢弟也

因晝夜頹頹因水行舟註以為如暴盪舟之類夫行舟於陸雖勇不能論語之解似誤竹書澆伐斟鄩大戰于維覆其舟足證之矣水行舟者蓋汚池引水流連從流而頹頹不息是謂慢遊者也若陸地可行舟則莊生不宜有推舟于陸之喻矣人雖勇如舟必破

千一錄

卷之三

三

何

賢者之於國也小用之則小利大用之則大利位卑而言高罪也大言不以小祿也會計當而已矣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小言不以大祿也記儒行者稍失其辭遂害其意矣故曰文武之道在人賢者識之不賢者識之君子是以貴多聞而擇也

朋友切切惓惓兄弟怡怡各就其所重者言之也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垂涕泣而道之寧不切切惓惓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猶鶴之鳴而和也寧不怡怡

吾鄉程文簡云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非言詩蓋嘉師摯之樂也而詩序附會其語耳其論可據論語師摯之始關雎之亂足以相發也

管氏有三歸三歸臺名註非誤也然孔子所以小管仲者不獨以崇臺爲侈也桓公好內而管氏三歸其以水濟水不能匡也而長焉古也一德今以分過耶此尤可責也今時義第以臺爲不儉耳而三歸之義問之茫然則未讀荀子史記國策與說苑非註之非也一取三姓女故云三歸

王者之迹熄而詩亾古者先王省方命太史采詩以千一錄 卷之三 四

觀民風周之東政今不行方不省史不陳瞽不獻詩是以亾詩之亾非徒雅也

孔子小管仲之器未悉其實也其不知禮固徵之矣荀子曰管仲爲政者也未及脩禮也其亦聞于子弓氏者歟然猶未盡也子曰爲政以德又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德者本也不能慎德故不能脩禮其于王佐遠矣夫

魯旱欲焚巫尪此巫必廷言能致雨惡其不效故欲焚之非謂其向上向也解者不得其故而傳會其說耳

樊遲學稼非害於學也以農圃之事而問聖人則其失非止不善門而已遊於聖人之問者不有禮義信可請事乎夫子是以小之也若曰士與農異處而不爲稼則伊尹有幸之野非乎顏氏子亦曰負郭之田五十畝以供饘粥豈其舍之而不耘也則又泥其辭而失其旨者也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或欲從石經本辟作譬此於理非礙也然文義不順矣細釋二人字則辟之爲偏不可易也夫理皆通者猶不必立異見耳况於文不順乎

千一錄 卷之三 五

明夷箕子以之漢趙賓訓箕子者陰陽之氣萬物方茲滋非商箕子也好異者存其說愚謂此陋儒也文王以之作何解且內難正志與文明柔順等語豈謂物耶

君不密則失臣一章文意甚明慎密不出古之常大事者莫不然也似不必深解蓋言語爲階出好與戎爲訓非一豈細故哉

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譏之謂成梁固爲政者事也余聞其地不可梁今猶爾詩云深則厲淺則揭地使然也然則子產之濟人殆有以耶而孟氏之

論政體則正矣

孔子以山求為具臣非徒抑之必不沒其實也夫臣曰具則在位在職為不負矣由可治賦求可為宰所謂具也孔子又曰由也果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二子之才固具之矣而大臣之道則未能盡雖以抑季氏亦道其實也若曰備臣數而已則盡市人能之孔子於人也誰毀而輕二子若是乎孔子以器許子貢其器則瑚璉也而未能不器也子貢之器蓋二子之具也夾谷之會孔子請具左右司馬以從夫司馬者豈徒備數者而可濟緩急乎哉故臣不易具具臣不易

十一錄

卷之三

六

易得也黃霸薛宣為二千石卓然矣及為相則不稱賢王安石為翰林學士其文行非不具也及為相乃至誤國夫黃薛之政事安石之文行豈易得者哉而大臣具臣之品斯可辯矣 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旅泰山弗能救伐顯更乃為之辭此何能賢於從之者耶二子之愧於大臣孔子誠不能虛美之也故非徒以抑季氏也 巽乎木而上水以木入以水出也視巽乎水而上木文義更順而用修以為支離謂朱子生於南方不知桔槔之制夫桔槔不必生比方而後知也用修之知

朱子亦太淺矣穴地出水穴即鑿也用修乃曰先天上古穴井後天中古鑿井用修豈不知字義者耶其過求於朱註也毋亦鑿耶

否九五繫於苞桑用修例以朽索淵水為解其論亦美然玩繫字有固義矣而保其存之義亦協苞桑之固固家知之舊註為長

沈存中解王臣蹇蹇云王五也臣二也蹇蹇者五蹇而二亦蹇其說亦新然玩下文匪躬之故則臣道也本義精矣

大學之道三非也朱子偶因註疏之舊而未細潤也 十一錄 卷之三 七

亦文義之小疵也而曰陰用漢註失言哉朱子固云集註也

禹吾無間然與人不間於父母昆弟之言文義同耳疏以間為間廁謂已不能間廁其間殊淺朱註本平正不必疑也

子柳之母死請具而子碩欲粥庶弟之母甚哉禮之不明之弊也夫禮非以為觀美者也庶弟之母則粥之彼將曰人夫也是可忍乎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孔子不可而門人不從七十子誠服孔子者也意其所不從孔子者惟此耳俗之溺也以孔子之聖而不

能止七十子之賢而不能從何以責中下人哉吾見有生不能養而粥產以葬者矣彼非爲其親也以人之觀美爲已美也夫禮惡可以不明乎

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行齊衰則子夏之論也夫二子言禮從其厚者也蓋同室者也孔氏不喪出母惡得爲異父之昆弟服乎

惟殯非古而敬姜行之君子曰知禮夫禮者理也其動也中斯協於理矣禮以別嫌爲大豈有非之者哉悼公之喪季昭子猶知食食爲不安孟敬子則悍然不欲勉而爲瘠矣記禮者蓋甚之也豈以其不瘠爲

千一錄

八卷之三

八

情也

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記禮者無定說余以爲男女之別禮之大者也其位亦取其別而已矣故禮者非以位爲禮以別爲禮也協於禮則東鄉可也西鄉可也

魯哀公爲妾齊衰悼禮甚矣然有子猶得問之而公猶以魯人文則猶知有禮也後世則惟其言而莫違之其所愛而辟於是廢后立庶者接迹矣

古者衣服有量冠帶有常必循其故今也人自爲度歲更其制輦轂之下詔書屢下而有司未有奉行

者巾服之妖翩翩乎九衢何以示四方爲政者乃以爲末務哉

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夫奠雁合祔婦道成矣三月而廟見雖未見歸之女氏歟生去則死歸也生未可去死而歸之禮歟取女者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吊既葬而除之禮也夫死女斬衰而弔則胡以歸近有未嫁而稱烈者君子弗謂禮然旌之弗可已也其難之也斬衰而弔將責之以殉乎二者竊有疑焉將以質諸達者

千一錄

八卷之三

九

遠物也今之進鮮使者民苦其擾甚矣水物經數千里其有不敗者乎亦焉用之以爲不可廢惑也

禮貴特犢而賤大牢貴其誠也大饗尚服修而已矣明水疏布之尚素車之乘尊其樸貴其質禮也禮反本始者也老曰薄苟曰僞安知禮孔子曰薄於德於禮虛此失禮者非禮之失也

食不二味孔子以告哀公况人臣乎明此則食前方丈者可以藐之矣

孟子曰性也有命焉記曰命以坊欲命以坊欲君子也刑以坊淫庶民也

大饗夫人之禮其可廢也何侯陽侯雖祭也男女毋交爵可也夫禮以章別者也不可以不嚴也

以德報怨矯也以怨報怨宿也以德報德則不忘其德以直報怨則不宿其怨仁至而義盡矣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註明矣不可易也今也若以為淺必推之於穆之微則聖人猶必五十而後知難乎

為君子矣蓋言非一端有庸言有微言盡性至命樂天知命微言之也得之有命居易俟命庸言之也中庸其至矣乎不可能也而何可易之也 子罕言命

子貢猶不可得而聞今始學者即高談性命聖人所

十一錄

八卷之三

十一

雅言者且卑視之矣夷考其實而無所得卑莫甚焉不意江左邪說之風復作於有道之世也

奔喪者不及殯其之墓也主人之待之也即位于墓左婦人墓右夫婦人不易出也無亦可已乎婦人奔喪婦人待之禮是以云

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可能也至其難進而易退易祿而難畜見死不更其守乃所以為儒矣

矍相之射辭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夫不孝以無後為大故子兄弟之子猶子也先

王之制也胡為與賁軍亡國者倫乎謂非所後而後

之者也非所後而後之斯鄙之矣末世乃有爭為後者何以入君子之圃

祭必夫婦親之禮也婦人之閑於禮者鮮矣禮有所不行者此類也公伯文子之母不踰闕而見康子孔子曰知禮是故婦人之禮可已者已禮也夫人弔於

大夫士可已者與

過而舉君之諱則起不之也君猶然况其下乎季康子名肥孟武伯曰何肥也後世重諱以為恭遠於禮矣退之之辨甚矣夫

淳于髡名實之談孟子答之婉而顯辯而信矣至韓

十一錄

八卷之三

十一

詩外傳所述殊失真夫君子所為眾人不識髡惡足以知君子而著外傳者亦知有說士而已矣彼以為

君子亦若說士而已矣彼非誣孟子也不知道也不知道故不知孟子而以已度孟子而妄附於孟子

伊尹復辟告歸卒於沃丁之時葬於亳咎單訓伊尹事作沃丁伊陟相太戊太戊贊於伊陟其著明如此

而竹書猶云太甲出自桐殺伊尹蓋說士務奇僉夫憎善無稽而不察志異而無當亂世之風也近世詞

人之文欲加諸滕則跖可夷欲墜諸淵則堯可桀使其文傳即有良史欲錄實何由哉

詩小序未可盡信也未可盡疑也以爲子夏作者未
然也而漢儒之所傳未盡無所本也十室之邑必有
忠信國之亂凶忠臣乃見未可謂一國皆淫也吾家
秋崖虛谷直謂秦火之燼漢儒亂之姑以所刪流傳
日熟者足其所不記耳墻茨諸詩是也此其說可釋
也

說築傳巖之野傳巖之野殆說隱所而身執役於版
築此野人之恒事也傳巖者因說而名之者也而世
紀乃謂胥靡而築非也自古聖哲無罪而在縲紲之
中者多矣吾非以胥靡爲非也胥靡所築不於巖野

十一錄

卷之三

十三

玩書之旨非曰胥靡是以知其非也

世之學者言之不怍動以先儒爲支離未嘗求諸心
而體諸身也明明德曰何嘗言心夫明德非具於心
者耶心欲勿言德將安據吾未聞舍心而言德者也
講者云慎獨功夫至易簡矣不必更說研幾夫研幾
者中庸所謂擇善也善惡不分惡從而慎之聖經之
旨互相發也是故能擇則能慎也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易之教百世不可易也理何所
在惡從而窮之有物有則言格物而無方者有體矣
有體而知所以窮之也若曰知身與家國天下之爲

一物又知身之爲本家國天下之爲末於此格之而
已夫身與家國天下之爲一物身爲本而家國天下
爲末此三尺童子信易簡矣而惡用於格也且
學者以窮理爲非乎孔子之言也不敢非也窮理而
不可非乎則格物何病若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
物以爲煩也此爲始學者言之也然非朱子始言之
子夏不曰日知其所亾乎

親民新民皆有義特以自新新民章繹之當爲新無
疑矣

中庸不明乎善不誠乎身即大學知至而後意誠之

十一錄

卷之三

十三

說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辯所以擇善擇善乃所以明
善即物格而後知至之說也聖賢之言未嘗不貫徹
彼好爲異說者未之思耳理不俟窮而知自至者吾
未之聞也

心統性情非謂心性情爲三物也人能弘道者以此
心也心正則性盡而情中節故曰統言有主也泥其
辭而曰過於分析誣矣孟子之論性情不曰克其心
乎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或謂執爲樂非也執事敬執御
執射註蓋有據矣子語太師樂在自衛反魯之後宜

未雅言之也立於禮成於樂禮先樂後故非雅言
王勃謂人子不可不知醫從曹元遊盡得秘術然早
天禮所謂十全者能定其生死不失耳非能盡起之
也

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語意猶誰能出不由戶何莫
由斯道勉人之為仁耳今必曰仁者雖死不亾是未
嘗死此為高者之空談非洙泗所雅言也君子之中
庸也語其常而已矣其曰有殺身以成仁此值其變
者也時可以死豈仁之為哉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
矣天壽不貳非天其天年者也

十一錄

八卷之三

十四

可以取可以無取取之傷廉人所易知也至於與之
傷惠死之傷勇則有不易辨者雖升堂賢者如求如
由猶未免焉苟非察理精微則孔子何以不與召忽
之死與冉子之請粟哉雖然士苟求無傷於行則必
自不苟取始矣是以貴夫行已之有耻也

用修以孔子言性與孟異而孟之言使人驕夫孟子
言人可為堯舜猶孔子言為仁由已孔子豈以驕顏
淵乎聖之與狂相去遠矣而性本相近也是善之說
也故曰繼之者善孔孟之言一也何云異

儒者以安慮為定慧似矣曾不知釋氏所分歧者迺

在知止乎且知止則莫如文王矣文王所止者君臣
父子之倫也而釋氏何所止乎

說築傳巖之野謂起於板築非誤也用修以築為居
豈謂板築非聖賢事乎伊尹以割烹要湯孟子辨之
明矣而謂負鼎鼎之才則曲解也

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
之以此解天下歸仁不費辭矣無庸高論也蓋聖人
未嘗忘天下而顏子王佐之才故問仁則告以天下
歸仁問為邦則語以四代禮樂至其躬行實踐則豈
嘗出其位哉為仁之自在視聽言動之間而已

十一錄

八卷之三

十五

一戎衣戎衣猶云兵車不必以衣為殷也一戎殷語
亦不雅讀武成文更見註疏之謬

憲章文武朱註近守其法章明之義未遺也猶曰吾
從周從字何嘗有遺乎守其法正所以章明之也以
為遺者何也

三年學不志於穀疏訓穀為善則不易得文意不順
矣以邦有道穀無道穀照看自得之耳

三以天下讓猶三思三復言讓之固也舊註以三事
實之鑿矣

唐虞之際於斯為盛謂周之才可以媲美唐虞耳舊註

謂盛於唐虞未得孔子之意

文莫吾猶人舊註謂文皆不勝於人並讀下句則宜覺其不安矣

先難後獲先事後得敬事後食數語並玩義自顯矣朱註妥矣舊註先勞苦而後有功殊淺

自牖執其手朱註引禮妥矣疏謂以惡疾故謬伯牛大賢惡疾命也何以不欲見人

不遷怒以怒於室色於市證之得其意矣疏解淺為長者折枝疏以按摩解淺朱註勝矣近楊用修以折枝猶折腰此解雅可從

千一錄 卷之三 未

疏季孫曰異哉句子叔疑句已非孟子文類矣而使其子弟為卿其解益謬朱註無可疑

盡心章朱註不可易而以爲支離疏語殊淺耳而曰簡當好異之心乃至於倒置也

人有不爲知所擇也朱註妥矣若謂智深勇沉如古之持重不輕動者其義亦通然涉押闔者言矣近有

纂漢詁者以爲勝朱註試閱之乃益知朱註之精耳漢註律天時謂編年四時具襲水土謂記諸夏之事

山川之異此豈特孔子能之乎而纂者若謂爲奇聞吾所不解也

子在川上之嘆舊註徒以爲悲往傷今之懷耳如其說則恒人之情也何必記之以垂訓耶纂者以其異於朱註從而讚之曾不讀孟子亟稱於水及觀水有術之章也

父母惟其疾之憂子所慎疾非細事也知事親則知守身矣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此必因武伯之失而告

之朱註妥矣舊註謂不妥爲非以貽父母之憂父母惟其疾之憂而已其義亦通而文理則鑿矣無取焉

人不知而不愠猶云三已之無愠色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語本平正無可疑也若曰誨人不倦有鈍

千一錄 卷之三 十七

根不能知解者怨之而不愠怒此不俟君子能之何力至此說乎

宰我問短喪有所見而無隱也孔子深責之非設為問答也舊註欲爲我文而不達於辭奚取也

鄉愿一鄉皆稱善人焉其解自明舊註讀鄉爲向解愿爲迎合鑿而不得其說者也

饋藥未達而不敢嘗與人之忠也所慎者疾也禮也亦情也何未盡之有

不時不食謂五穀未成果實未熟之類是已而曰朝夕日中時非此之時不食有如朝時或有故不得食

則其時過矣則將遂不食乎好異者以此疏為優何也

單辭折獄臯陶不能子路何以可也不俟兩造而偏信一言子路而愚人也則可解經如此真腐儒矣而好異者取之宜其不達紫陽之精也

先之有諸已而後求諸人也義自平正疏一謂先道以德一謂先行其惠乃億度之語非經旨也

鳥獸不可與同群非謂入山林也如沮溺丈人皆躬耕以避世奚必山林而以其解為入細不亦諛乎好異者好諛舊註而操戈於紫陽誠不知何心也

千一錄

卷之三

六

佛肸之召孔子欲往其旨微矣疏謂以觀門人之意則不然孔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乃實不欲往而故為欲往者以誑其門人豈洙泗氣象乎乃自以為得聖人之趣而諛之者又曰見極超脫何也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疏以為不欲言過其行於義亦通而語意未順也朱註妄矣易曰行過乎儉客有問不有祝鮀之佞章謂世好佞不佞則雖美難免也余讀巧言令色章而客悟

古之學者為己章以為君子儒章並看義自顯矣朱註精矣疏解淺然其曰空為人言說之已不能行殊

今之學者之失

乘桴浮海嘆道之不可行也而子路未達無所取材裁字通其義精矣舊註謂無所取桴材殊陋何以取之

佛肸脫屣而生田單子洩故道險以全魯皆非為不善者孔子欲往示不絕之二子者倘亦有張公室之意歟

舜父頑母嚚兄狂弟傲子亦不肖獨女弟繫與二嫂諧替聾與象欲殺舜每為之解上智下愚不移信然哉舜有兄有女弟亦資多聞

千一錄

卷之三

九

竹書紀年武王伐紂勝於牧野兵不血刃而天下歸之其義優矣孟子是以不信武成也然前徒倒戈刃安得不血非周之兵也滅國五十孟氏之文宜有誅矣則亦安得不血

說苑子路問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余嘗疑論語人也上當闕一字此足以證孔子稱管仲大人又曰小器其旨可互發非相戾也

孟莊子不改父之政孔子稱之然父喪方新而盟莒伐制以專橫見譏則於貽親令名之道有歎孔子特取節焉者也

箕子之朝鮮猶微子之宋也武王非富天下天與之人歸之商周之征伐唐虞之揖讓其道同其心同也微箕者猶夫堯舜之子也曷爲不可封哉既封矣何謂不爲臣哉故以罔爲臣僕之辭而謂箕子不爲臣者未知聖人公天下之心未達殷有三仁之旨也箕子不爲臣朝鮮豈自王乎其曰罔爲臣僕者蓋微子之去足以存祀寧爲之奴而不去者冀商之或有可與存也其卒爲臣亦純乎天理而不以已與之故曰仁箕子爲武王陳洪範而蘇氏曰傳道則可仕則不可夫五等之爵未有不達於天子者未聞封之非仕

千一錄

卷之三

三

也且存祀化夷而賓於周周之於箕子有禮矣若曰不可臣是不可封也若曰不臣而封是爲天有二日也可乎微子之命作賓於王家猶禮之賓與易之賓於王非不爲臣也朝鮮遠矣而可不臣耶越裳重譯而來者豈其不臣也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順天應人以德服人箕子而不可臣是頑也夫武王非富天下也箕子豈利朝鮮者哉明乎此則知孔子所謂仁矣或曰斯論也後之事二姓者將以爲口實如之何噫後之伐國者而有湯武吊民之師乎有君如武臣如箕子者乎仁不易言矣

武之誓師必曰文考若曰文考之服事冀紂之改也而終迷不復師不得不興云爾不敢違天命其敢違文考乎此武王之意也而後世遂以爲陰行善之證是不得其心因不得其辭矣

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謂其慎之於始而不苟故能敬之於久而不棄非無所擇而徒毋失其爲故也故曰善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故上衣玄下裳黃天玄而地黃也

在家必達在邦必達聖人語其常也行有不得反求

千一錄

卷之三

三

諸已君子所以行法而俟命也夫言非一端而已不曰遯世無悶乎君子亦有窮于路則愠見矣于路之愠愠時也人不知而不愠斯爲君子故曰君子固窮由也升堂矣而猶不能進於是乎故曰知德者鮮苟知德矣樂在其中奚有於愠于路悟彈劔而歌持下而舞是以爲勇於見義也今謂見夫子而含怒恐未然未仁未智之疑非升堂者也諸子之陋也

書同文竊意書爲詩書之書文爲文行之文謂諫訓有明微不若後世之邪說橫議異同聚訟也至孟子時始有楊墨矣

周之冕冕非徒祭服之冠也註何以云侯質之

曰述而不作又曰作者七人矣然則作者似非指

隱者也夫子於荷蕢者曰果哉於沮溺曰鳥獸不可

與同群蓋欲引之於道而不得與之言不宜稱述之

也易大傳包犧氏始作八卦包犧氏沒神農氏作神

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又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蓋

文王之羨里周公之居東也七聖人者孔子之所謂

作者歟斯言也其章編三絕之時歟

聖人之作易也盡意盡言盡情偽矣默而識之存乎

德行苟不至德至道不凝也今也德之不修無論也

十一錄 八卷之三 三十一

行之弗篤無論也而曰孔子固言默而識之耳如其

言槩市之人楚楚道上具曰予聖可也章編三絕不

亦勞乎孔子嘗憂之矣故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

是以侮聖人之言也

魯人之漁也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君子是以善

之也是以爲一變至道也而獵何以較蓋漁以養也

獵以祭也養有有無而祭無無也是故得之可爲悅

而不以儉其親斯較矣夫較爲祭猶可從也吾未正

其器也吾正簿正其器器禮也而祭者必以禮以禮

之謂孝楚大夫不以芟薦寧違其親而何較之爲是

故政有本也正其本而萬事理矣此聖人之用也

子貢問今之從政者必有所指如或人之問子西非

盡謂今之大夫亦必非指居是邦者故有彼哉斗筮

之答記者偶未詳耳余嘗有有子之疑必有爲言之

也

居子居之言君子嘗居之矣箕子之朝鮮泰伯之荆

蠻是也非自謂也

長子帥師不敗矣弟子何爲與尸乎政出多門不用

命而衆爲王焉是以凶也

舜能化象終封之象蓋猶有萌焉於其忸怩焉見之

十一錄 八卷之三 三十一

矣舜是以喜也喜其忸怩也其謨蓋矣雖然克人未

可徒以仁漸也焚之不可蓋之不可小枝受大杖走

其枝窮矣而變變焉烝烝焉乃可以允若也使舜而

可殺何允若之有是爲申生扶蘇而已矣此聖人之

用也

禘之義至深遠或人之間正宜以不知答之季路問

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猶答或人之意也夫人道通

於神明者也知事人則知事鬼矣禘之說易於天下

能事神必能治人矣舉一隅使反之非不告也 不

王不禘之諱恐未必爲此中庸論周事何諱歟觀中

庸引奏假無言及易萃渙假廟立廟之辭則示斯指掌之義明矣

里有父攘羊而與子食之者比覺或曰子無罪聖人固言爲父隱也甚矣人之侮聖言也夫所爲爲父隱而以直稱者必有以幹父之蠱焉必有以蓋父之愆焉必有以諭親於道焉豈徒曰隱之云乎且攘而隱乎而食之而可以爲直乎今之侮聖人之言者若屢空若空空若默識若無言皆攘羊之類也

漢儒解喪牛於易云百姓喪其君如牛亡其毛似足以倣在上者然聖人豈示人以悖逆之語乃視君如千一錄 卷之三 二十五

牛毛哉漢宋儒林之得失亦昭然易見矣

武成歸馬放牛示天下不復用兵亦所以安反側也于時助紂爲虐者非無人耳然豈棄之而忘備耶易之師容民畜衆八家之井卽八陣也詩之頌駉牝三千旅之辭喪牛於易易疆場也武成未久而周公東征豈以不教民戰者耶晉武平吳遂忘經畧易世而亂其貽謀然也

韓子云孟子之書非自著是也見梁襄王而出語人必其徒所記其論天下惡乎定記之得者也其謂不似人君記之失者也非自著可知也朱子語錄記者

非盡升堂者也其得失所宜擇今之議者何其薄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疑于字乃或字之誤雖非魯君意孔子不與康子言其無道若作或字則下文文義似更協俛質之達者 衛靈無道而國多君子使能用蘧伯玉史魚豈惟不喪功烈必可觀矣靈之爲靈又矣惡可以語此意彼見齊桓之盛謂色無傷於治而獸可與群也故君子動則思可法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董生之論醇矣

古禮有不可行於後世者卽如大夫三廟上士二廟苟不藉素業殆非草野起家者所能辦也後儒祠堂千一錄 卷之三 二十五

之制達禮意矣 古禮世祿者之禮也世祿之禮非所行於郊野者多矣通其變使民不倦斯之謂禮數之不齊天地亦囿于數者是故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裁成輔相所以贊化育也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實理也

微生高素以直名乞醯與人其意良厚而權度未盡也聖人曰不得爲直所以抑賢者之過使歸於中也若曰曲意徇物掠美市恩疑非夫子之意 蓋道之不明中庸鮮能久矣葉公非庸人猶以證父攘羊爲直聖人曰證父非直而隱爲直證父之非直易知也

為父隱之為直亦易知也為父隱之為直易知也乞
醢與人之非直未易知也尹字是以貴精義也精義
入神中德至矣夫子不與微生之直其以中德進之
歟微生賢者歟

卦德巽入坎陷其大肯也或謂傳言巽不言入言險
不言陷此無庸疑夫巽自具入義險自具陷義文互
見而意相發也若以時義繩尺讀古文陋矣

卦畫自下起解者曰氣消息自下而上故畫封自下
而始然陽從下升故取陽生之義也愚意此亦無庸
解夫高以下為基登高必自乎事之自然者也夫學

十一錄

卷之三

二十六

亦然下學而上達惡有不自下起者耶今之驟而語
上者吾見其速墜也

孟仲子譜以為孟子之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昆弟
朱註因之二說皆無可據宜闕之耳窮理則百世可
知稱名則非理之所察也

兩觀之誅其罪狀非今之所悉也而孔子必無濫刑
也而謂無其事則何以徵之則曰當時可誅者莫如
三桓何以舍之也堯在位七十載不誅四凶何司寇
七日而有誅也孔子語季氏焉用殺而何以殺為政
也此其疑者惑也孔子於季桓子曰見行可之仕夫

見行可之仕而豈徒哉必也正名乎君君臣臣言之
必可行矣於三都之墮見之矣孟氏之弗克也則舜
之格苗文之降崇也聖人之用也而未究也君子不
弛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魯之所以立國也而曰
不待教乎堯不誅四凶其罪未盈也舜攝政而亟誅
之舜為濫乎上失其道民散入矣康子之所謂殺寧
中乎孔子是以止之也而孔子寧安殺乎謂孔子無
妄誅吾所知也而謂孔子為政必無誅謂少正卯非
不可教不必誅則吾所不知也君子於所不知關之
可也謂其無稽也

十一錄

卷之三

二十七

仁之實事親而愛不切於從兄乎義之實從兄而敬
不先於事親乎古語多互文非若後世塲屋繩尺也
舉一而可旁通者多矣

孟子言天下之生一治一亂若以為天道之常而所
以治其亂者卒歸之聖人故言天者莫善焉嘗以為
天下之治天寔故之而人成之天下之亂人寔釀之
而天因之何也當其治也賢俊在列濟濟藹藹王國
之楨非天運之隆才為世出乎乃其安不忘危存不
忘亡治不忘亂競業保邦則人之所以成其天也天
也亦入也及其亂也安其危利其菑樂其所以亡孰

不曰人之無良自作之孽乎乃其曰予智謂天下莫已若矣非愚也存亡之形若晝夜白黑之易見者而迷焉非天奪其鑒寧至是哉人也亦天也天之所廢誰能圖之於是乎有君子者以空言維世道功在萬世萬世之治必由之孔孟之誅亂賊正人心是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君子所以成能而立命也故善言天者孟子也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皆善歟則皆從之皆惡歟則皆改之其善人歟而有一不善則可改也其不善人歟而有一善則可從也

十一錄

八卷之三

三

經旨如是註意亦如昇耳而泥註者乃以註爲泥誤矣

敦厚以崇禮敦厚主忠信也忠信可以學禮禮不虛行者也而不學則無以立質勝則野彬彬然後君子文之以禮樂乃可以爲成人皆其解也中庸寬裕溫柔發強剛毅齋莊中正皆敦厚之義文理密察則崇禮也敦厚其本立矣崇禮其功密矣禮曰崇者積小高大之義細必矜大乃不遺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故曰崇禮禮卑而不可踰者也 朱子之析理至精矣學者間有疑則辯明之以發其蘊其與六經之

者有不合者也存心致知其論不可易學者不能

心喜聞異未能研諸慮故不能悅諸心耳

謂正不殺非必無殺不恃殺而廢也殺之不怨猶無

殺也故曰神 聖人不貴武而貴神武

爲政以德猶云以德行仁仁非徒仁聲政非徒虛文

十一錄

八卷之三

三

生於其心發於其政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皆其儻也其身正不令而行所謂若其所

而衆星共也註中無爲釋居其所非正講以德中庸

卒章發此章之義甚明余嘗語學者以經釋經則不

畔四書六經之文玩之熟則左右逢原也 孔子言

爲政不言無爲爲政以德大有功夫出入德至於不顯乃可以無爲而治矣註元有分曉其解舜無爲而治亦非草草讀者不釋或以誣註今之君子自處其薄也

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此箋疏之陋不足以知孟子

子

孔子言舜禹有天下而不自與禹與舜並稱知後世有

傳子之疑也

唐虞之際成功文章至舜乃備而歸之堯明堯之得

舜舜之業皆堯之業民無能名孔子是以罔之也堯

之無能名也而曰巍巍乎煥然舜之代堯以有成功文章也而曰無為而治夫子之於堯舜觀其深是司馬牛憂無兄弟憂其為亂而且死也此不可明言者獨以告子夏蓋為亂且死則有而無已不能止之則有如無故云獨無也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奪之鑒自絕於天則未如之何苟能改圖則天命未絕歟未可知也徒憂無益當圖所以感乎之耳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則四海之內皆兄弟將不戒以手而况同氣一體者乎而何患乎無哉其將感乎而改圖歟未可知也子夏之意亦可默喻未可則言者

十一錄 八卷之三

子

司馬牛必喻矣而後儒未逆其志故有圖滯之疑耳子游子夏之論本末則言游過子夏子張之論交則子夏過過在拒字子張非之非過也沫泗之間猶虞廷之吁咈豈阿所好哉記論語者必曾子閔子有子之徒升其堂而聞之者使其言過不俟後儒疑之疑之者過耳雖然疑何傷疑而明辨之君子所許也求疵焉操戈焉斯悖矣與其進也不保其往也苟以是心至斯受之故不拒拒之所以為過也

桃應之問答必非孟子語也舜之耕稼也以頑與鬻佐之以傲日以殺舜為事矣鷹可塗焚則不能井可

浚蓋則不能及為天子頑者允若傲者封矣固無殺人事也設有之則長惡助虐者必有其人春秋所以責魯莊也漢之盛申屠嘉能辱天子之弄臣恨不遂斬之其季也朱雲以一令請尚方劍而臯陶不能執乎若曰執天子之父而舜竊負而逃焉則楚大夫之子學語者之為也周禮八議籍籍去而孟子猶聞其畧乃曰執之而已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安所逃也如何逃也則避堯之子者亦偽矣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孔子竝稱之繇禹不能竊負而忻然忘天下耶君子言之必可行言之不可行者君子不言也

十一錄 不卷之三

子

故以為必非孟子之語也公山佛勝之畔非畔魯晉也其意以張公室而陪臣執國命則甚於大夫孔子固不往也其曰欲往猶答陽貨曰吾將仕云爾而子路未達孔子所以告之者意惟入室者能以意逆志耳易之見惡人以辟咎孔子之見陽貨與南子禮也禮以行之則何咎答非謂一朝之患也而云南子能知孔子是以見之則陋矣孔子曰知德者鮮有以也

周公使管叔監殷竊意於國體宜然也夫社稷為重擬政所以成文武之德安可諉也召公或疑其不悅

何以處管叔監殷重任也非親不可而管叔之才殆
亦協之仰而思之幸而得之矣而何意其以殷畔也
此所謂聖人有所不知者也

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而書終秦誓曰明其繼
周也然歟竊謂非孔子意也夫秦不可以繼周也為
漢驅除者爾誓之辭則足述也孟子不道桓文而稱
穆之賢可傳於後世蓋亦附述之意歟夫以術數知
來君子不道也何以徵之于長於匡顏淵後子曰吾
以汝為死矣夫子若知其不死寧為是言乎由之行
行不得其死則有死道是以戒之也故聞衛難而曰
千一錄 卷之三 三十一

由也其死矣有言吳太宰誣死者子曰不死也天生
之以亡吳吳未亡何以死凡此皆以理知之者也而
謂夫子如漢儒之語識緯乎故著秦誓非以其繼周
也

子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冉有與齊戰勝而曰學於
仲尼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語云子之所慎戰未嘗不
備也特不以不教民戰耳衛靈非所問是以遂行若
曰我戰則克殆非夫子之言又曰祭則受福則祭以
福非以禮耶

孔子夢見周公曰吾從周孟子願學孔子而曰以齊

王猶反手其志不同何也大人者後天奉天者也天
者時也春秋之時猶知有周雖其假也假可反也戰
國則憔悴甚矣極民水火之中湯武所以順天而應
人也周也猶夏之祀商之宋斯其時矣孔子曰唐虞
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一者時也後天而奉天時
聖人之於天道不相違者也此孟子所以學孔子者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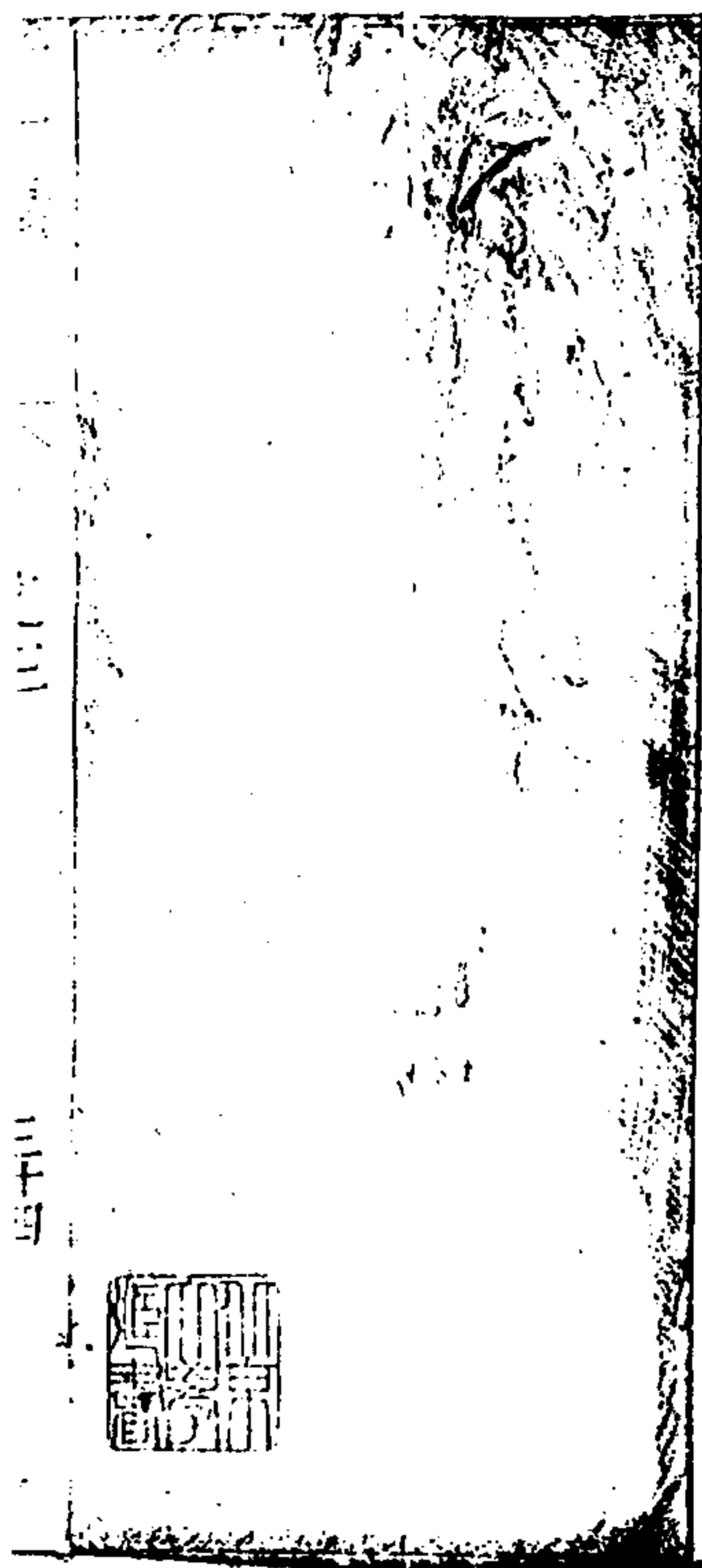
出納之吝似細事也而聖人以為四惡之一其言近
而旨遠也知利而不知義且利其菑矣士不附而國
不危未之有也

千一錄 卷之三 三十二

不顯惟德不見而章也無聲與其至矣文王之德之
純正以不顯不顯之顯至顯故曰不顯哉文王謨
文王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脩事殷也故頌其德周公
成文武之德兼三王施四事變通損益郁郁乎文故
稱其才之美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文王周公亦然
德之純也才之美也一也

盡心知性章朱註精矣而講者蔽蔽而鑿鑿而攻乎異
斯害矣夫學求其放心而已矣盡心至矣萬物皆備
於心致其知知至而心乃盡吾心本與天地相似知
性則知天知天而心始盡也心性非二也天人合一

也故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孔子曰窮理盡性以至
於命大學言格致誠正中庸言至誠盡性而與天地
參其義一也心統性者也孟子言盡心又曰仁人心
也益明切矣



千一錄卷之四

經解四

新安方弘靜著

泰之二主泰者也曰朋凶豫之四由豫者也曰朋盍
簪其義互相發者也夫私昵之朋凶則同道之朋合
矣朋哉朋哉其治亂之由乎

隨之初出門交有功大有之初無交害言之各有當
也始出而上無應是不援上者也斯固渝矣出門之
交周而不比則同德之朋也長善輔仁焉可無哉守
孰為大守身為大守身之大其莫大於擇交矣

千一錄

卷之四

二

臨九二小象未順命也言小人所為逆理不能順天
休命是以臨而去之若能革面則歸斯受之矣
頤之象曰慎言語節飲食頤口旁也語曰禍從口出
疾從口入蓋鄙言乃實理哉鄉黨篇如失飪不時不
得其醬沽酒市脯不撤薑食不多食皆慎疾也謂惡
其不備無貪心或非記者本旨
遯九三畜臣妾吉臣妾者供使令而已非賢者事也
故凡可以代勞而執役者皆可畜耳若小人則遠之
惟恐不亟如探湯如坐塗炭寧有可近者乎世往往
以小人為若臣妾之可畜而傾覆者非一矣不曰此

祭几上肉則曰奴也何能為蓋自叔孫之夢牛于西之翼勝更僕乃可數矣柰何不鑿

君子之交也初淡而久敬一於誠也小人之交也始甘而終敗一於利也其於祭也亦然春祭曰禴禴尚薄萃之二曰季乃利用禴不惟其儀唯其孚也君子之事神也猶其事人也

困之二五朱赤紱朱赤也而以朱為王者之服赤為人臣之服非也困之時為君難為臣不易故章服之華於躬者乃所以為困也而朱與赤無分焉知紱之為困則知所以保其位而濟其困矣故有說無咎

十一錄

卷之四

三

困之五君位也曷為以剝則象哉人君以天下為身是時也分崩離析民其瘡痍矣越志衡行有人哉前之則上六是也後之則九四是也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曰剝則者猶書之言癘瘵賈生之言瘠且瘠者也五於此若綴旒赤紱在躬匪華也祗為困耳困於赤紱猶詩赤鳥几几彼詠其孫而此象其困也夫五有中德焉以君令臣直也直為壯其難其慎知險知阻危者安其位者也庶幾濟乎故曰乃徐有說同人之先號咷而後笑者也雖然困可亨也未寧也惡可有佚志乎哉敬而無失誠以動物以承祭之心使民乃

可復也故利用祭祀夫五曰利用祭祀二曰利用亨祀君臣一德以亨其困神且佑之民必歸之蔑不利矣

禹作司空平水土非無其職也今日冬者藏也空者虛也謂空其官而藏其事然哉

地官司救民之有表惡者役諸司空柰何謂司空無職哉

易之節君子以制數度周禮以度教節則民知足舊解正合無事異說也余嘗謂以經釋經則淆亂者可折矣

十一錄

卷之四

三

大司樂言天神地祇人鬼可得而禮者若今之禮所謂降神參神者云爾又何不經之疑焉疑之者泥其文也

大喪廡樂器揚用修謂陳而不作是也今日興作則與去樂弛縣背矣下文凡喪陳樂器陳廡之詞同也又大喪廡其樂器奉而藏之義益明矣

禮諸侯薨令去樂大臣死令弛縣王者之於臣下猶然今也喪之祭用樂可乎 大喪廡其樂器奉而藏之故云三年四海遏密八音也

周禮泉府之職何其為民之周也貨滯而不售商賈

病矣歛而買之以待不時治天下猶一家所以願出其途藏其市也廼若吏之非良民之非愿賒與貸滋為厲焉則末世事也嘉靖初間里中猶耻為不義有無相通往往不用劑券醇厚尚爾况成弘間乎况三代之時乎自後日益澆薄雖名為自好者不可以結信而止訟聽之者以民之私非簿書所急也莫或齊之其何能免甚乃貨居之上下公為禦惡知所極以是而疑先王之政可乎

青苗之法異於禮者政在罔利非以便民則非政也官非為民姑以逢上則非人也非其人行其政且猶

三一錄

八卷之四

四

不可况非其政乎今舉世知義倉之為民便然非其人則莫能行焉又何疑於禮哉周禮泉府以征布歛市之不售世多疑之夫其政乃以便民非厲民也常平義倉仁政所必先行之而便者非一矣是非泉府之遺意與若不得其人則堯舜文武之政舉無可為者獨泉府一職哉荆公為縣令青苗之法行之而宜及其當國行之而不宜此無故相與令之體異也令親其事相用人者也不知人安往而宜焉用相哉近世有為荆公訟者未識相體者也論治而不知體惡可以語治哉荆公者宋之罪人乎可以令不可以相

周禮之有闕也闕之可也闕者所可損益者也其所因者未嘗闕也然則闕而強補之者非也謂司空有官無職而五官未嘗闕者亦非也孔子曰吾儉及史之闕文也今去孔子之世若此其遠也柰何必經之無闕哉

醫師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為下註謂稽其愈否以為食之多寡非然也夫醫非能生死人自其疾可生耳扁鵲望桓公而走秦醫知二豎子之不可藥詎為失乎所謂全者知其可治與否而已

三一錄

八卷之四

五

周禮凌人十有二月令斬冰此周不改月之證也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此有說古之所謂玩好者其必異於今矣盤有銘焉器有銘焉可好也不可侈也可玩也不可縱也若其作無益以害有益則拂矣豈禮也哉王弼勞士庶子註曰戰而敗績非也謂弔為勞亦非也戰凶器也雖捷寧無死與傷者乎弔其死者勞其傷者自宜然耳禁原蠶恐傷馬也廡義徽哉田齊之世豈而陳亾蓋其理也

貉隸掌與獸言今其職不傳列子云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介葛盧識牛言禮曰鸚鵡猩猩能言不言餘鳥獸則不傳又矣

秋官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檜之嘉草攻之今兩廣之呪蠱卽其遺術也中夏自周公以來其俗革矣而夷方至今猶爾也

周公驅猛獸而百姓寧獸猛而已豈必聖人乃能驅之秋官冥氏以下如方書歲月日星之號屢炭牲鞠炮土之鼓大陰之弓此其所除蓋猛而怪者也聖人知鬼神之情狀非可與拘方者語矣今世傳禹步通

十一錄 卷之四

禁暴氏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三代之時作偽者鮮矣聖人以禮防之也余所見數十年前之前里

未聞以誣罔爲耻可勝誅乎

秋官禁民訟獄入束矢鉤金而後聽之或疑貧民不能辨則何以自達蓋其時井田法行民無大貧大富者使之有所入苟得已則可無訟耳後世汗吏藉此以罔民利而窶人不能自伸者可勝言哉故古之禮

有不必因者此類是也

聽獄訟者以五聲求民情難哉人心險於山川大姦積猾有以掩我惡可以辭色耳目求之雖然心誠求之庶幾不遠今之聽者母作奸惡母以賄成乎斯善矣

朝士禁慢朝錯立族談者註慢朝謂處班行而不肅也處班行而不肅錯立族談是也慢謂遲慢耳

小宗伯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大貞謂大事也屯五爻小貞吉大貞凶謂可小事不可大事也

禮貴貴老老竝行不悖王燕則諸侯毛今亡矣夫

十一錄 卷之四

周官掌夢者不亦可已乎蓋非盡夢而占之也間有徵焉者自古記之齊彌與齡見諸經傳左氏去周末遠蓋不一書未可盡以爲失之誣也

四凶在堯時惡未大者也惡不積不足以殺身此無足疑未損堯之智也必曰堯亦深知其惡但其時舜

禹臯陶稷契未出無人可用故用其才又謂聖人在上駕馭之亦不敢露其惡爲此論者非惟不知聖人之心亦昧於治理矣夫四凶雖誅之堯不能耶既已爲堯解堯能駕馭之舜不能耶又嘗爲舜解矣此舉堯本無過縱其有過亦日月之食過而文之是以

小人之心諛堯矣

善人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註無可議今不能尊所聞而務為異論謂踐迹為庸人曲士善人不然夫自古聖人未有不由踐迹而能入室者也舜曰協帝湯曰纘禹周公思兼尼父憲章皆是物也蓋自西方之說以頓悟為上乘而夸誕者喜之建旛操戈一國若狂矣苟志於道者柰何不懼

聖人不自聖也文王望道未見孔子未之有得雖子臣弟友庸行之間猶日兢兢四未能一非徒謙以誨人蓋聖敬日躋無一息滿假所以同天不已者也今

千一錄

卷之四

八

乃曰聖人無識也無學也故曰何有去仁去智夫勇故曰未能而子貢則曰此夫子能自道而弟子不及知也嗟夫天道益謙下士長傲誣聖作狂彼何人也先之勇之一言盡為政之道而子路請益不足以發矣蓋政不外教養二端先之帥以正也使民興行教之事也勞之罔暇逸也使民勤力養之事也今言勞之者太淺則子路少之宜矣

孔子不假蓋於子夏乞醢與人微生高則若賢矣而以為非直聖人之道猶權度也權不可輕重度不可長短故惟中庸至矣

孝哉閔子騫似非夫子語夫子未嘗稱七十子字也疑子曰上落一字耳

景公出舍於郊為省民也而自責之意存矣若以出舍為避宮似非本旨蓋省耕省斂自須出舍耳

孔子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命性理一也非理外有性性外有命也朱子以仰觀俯察一節為窮理之事以天地相似一節為盡性之事以範圍天地一節為至命之事亦非分屬也朱子豈不知三者為一耶易之言理言性言命豈亦分為三耶今之議者過矣一剝之後繼之以復天地之心曰生於是乎見矣在人

千一錄

卷之四

九

習染之汙物欲之蔽而本體之明不息也朱說本無可疵乃謂只講得愚不肖一邊亦好事矣夫言非一端剝復之間固聖狂之幾也孟子日夜所息正指迷復之機喫緊為人朱說即孟氏之旨也又何議焉漸之居德據於德居之安皆其解也深造以道漸之義也今謂賢德者舉之以善俗亦通而居守之訓未切朱氏之說固未可議也

小過之象曰過乎恭過乎儉過乎哀朱氏之解固有本矣與易寧戚與不孫寧固禮言恭據謙而不違則皆聖訓也可以小過者也若恭而無禮哀而減性儉

而貉則大過矣今必曰君子非有過也矯之適所以爲中其論亦非不美而以註爲非本旨則果於誣先覺矣

姤之義卽坤初爻之履霜也聖人扶抑之微意深切矣近世儒者謂知復而不知姤則孤陽易蕩知姤而不知復則孤陰易滯此參同契易外別傳乃以之釋經舛矣

酌損之母若恒初爻始求之深也此進言者所當玩至利者順也故者以利爲本利訓順順者後而不倡不爲天下先

千一錄

八卷之四

十一

晉六二受茲介福于其王母本義謂享先妣之吉占竊意易之稱名取類其義廣矣祖妣姊妹非必其人牛羊菟陸非必其物觸而長之天下之事可畢也讀詩者必以意逆志乃得之而况易之不可爲典要者乎故占者有中正之德則宜遇柔中之至而享先妣無與焉

夬九五莧與商陸皆感陰氣之多者非一物

大壯六五喪羊于易以疆場之易解於義爲長夫多岐亾羊宜也今疆易之內乃不覺其亾耶蓋失之於所忽也旅上九喪牛于易義同

臨六五知臨蓋舜之大知也行中之謂謂用其中於民也五柔中應二剛中惟中之行何人何已其斯以爲大知乎理自明徹而經生講套乃以本義不自用而任人謂之中殊無義大抵舍經泥傳訓詁之失久矣今又不玩傳旨而守講套日益下也聊舉一隅

大有初九無交害也士際大有之世彙征奮庸寧非至願而淫朋比德援上同升又惡不由其道也匪人之傷害孰大焉初則始進而無應於上不援上不養交斯無交害矣君子有道則見正已而不求於人有如此故曰匪咎使其要譽而干結則二之大車三之

千一錄

八卷之四

十一

用享非不可援之爲厚交者而所喪者多矣惡能免失身之咎乎泰之二曰朋亾渙之四曰渙其群夫私交之害於直道也久矣雖然守已者莫難於要其終靡不有初也必也艱貞篤志不拔不流無若子夏入而說出而說焉以二者戰也咎乃免矣曰艱者臨深履薄之戒哉釋交爲涉似未盡

隨之初曰官有渝比也出門交周也周而不比貞有功矣其守身之大閑乎

渙之彖王乃在中本義以中爲廟中竊疑焉五在君位而有中德純而勿間是以能萃精神以致孝享也

如曰廟中廟中何以濟渙

變動以利言利順也理之自然也理本自然而情之所之則異矣故吉凶生焉夫情有愛惡之相攻有遠近之相取有情偽之相感若是乎不一也要之以相得為善遠而不相得猶可也近而不相得則愛惡情偽紛紜不齊而吉凶悔吝出之矣君子以理御情順應而不私所以動而無不利也所謂相得者豈以和光同塵朋比而為黨哉各盡其道各得其分濟美協恭相與以有成也此之謂相得也

變而通之以盡利利順也順自然之理非有所牽強

十一錄

卷之四

三

作為也聖人體易通其變神而化之順應無迹所以盡利也莫非自然之理也

鞞人之為革也一方緩一方急則及其用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凡甲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撓此政喻也夫唯一張一弛知柔知剛則措之而宜矣

道心人心非有二心晦翁寧不知耶道心為主人心聽命孟子所謂先立其大而小者弗能奪也道心惟微孟子所謂幾希也微也而易去故危之故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也知微知彰知微之顯以經訓經可無議矣

武王立十一年東觀兵又二年克紂又二年崩崩年九十三則立時年七十八矣文王九十七而崩武王非長子也文王生子何事耶武王崩成王在襁褓之中猶有諸弟則武王生子在逾八望九時矣何遲耶此皆書傳之未可盡信者

牧野倒戈紂不寶玉自焚而世言武王誅之紂不自焚武王未必誅之也管叔之死其罪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不得死耳舜之於象象之傲不能禍天下不藏怒焉可也管叔得罪於宗廟社稷而成王不得不以天討之若周公則臣也有不得與焉者况管叔自

十一錄

卷之四

三

殺以死而世稱周公誅管叔謬矣

叔流言周公孫於魯以辟之則不利孺子之疑宜釋矣然成王猶有未達者特未敢誚公耳是在睽之上說之孤而未遇雨乎若曰公之東征勢亦難誚此語錄者之誤也蓋周公歸於周乃征殷耳

孟津之會不期者八百武王猶未以為可也意紂或有悛心或貫盈而斃則商之澤猶未艾此聖人之心也豈利天下哉牧野之師商人惟僕周王后而倒其戈以納之耳而諄諄夢與卜為耶孟子所以不盡信之也

巧言令色孔子共工之名震厲伐鬼方震擊侯
之名子嗟子國賢大夫留氏之名此宜有據
彼姣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忠
臣憂國之心何真切也微子之歌臣指紂爲姣童矣
丘中有麻傷賢者見逐而思之留姬子嗟子國名其
有據與否未可知然其說可存也

孔子作春秋以誅亂賊託始平王有以也詩傳王世
子宜曰弑其君幽王蓋深明春秋之義矣謂子貢所
述其然哉小弁之詩傳曰爲尹伯奇作也小序謂太
子之傳作而疏從之非也孟子曰小弁之怨親親也

千一錄

八卷之四

十四

親親仁也夫弑父與君者可以語仁乎

詩傳萇弘忠於王晉趙鞅殺之周人傷之賦有兔鞅
以吉射之故而伐劉文公以劉之故而殺弘天下無
道政自大夫亂賊橫行無可言者而左氏乃以違天
爲弘咎其不逮詩傳遠矣

詩序未必子夏所述詩傳未必子貢所述然必其徒
傳之者也故其義有炳然可信者而間有牴牾不合
者其可信者傳而習之者也其不合者失其傳者也
觀後儒之語錄可以逆而得之矣

魏風葛屨汾沮洳註皆以爲刺儉而作余竊疑焉夫

儉殆未宜刺也誦其辭逆其意又未見其爲儉夫世
之降也公族世祿之家其不越禮鮮矣之子之美如
玉無度殊異焉是美之也非刺也好人提提其儀可
象若有類乎一个臣之休休焉者而處心實褊則所
謂媚嫉而不能容者耳是以爲刺也褊云者儉云乎
哉魏風類以爲儉鄭風類以爲淫似泥十室之邑非
無賢也一國若狂不有中立不變塞者乎

檀弓盡飾之道與孟子克義之盡同意深遠矣容貌
顏色辭氣三者君子所貴乎道者也若盡其道則修
已而百辟儀刑篤恭而天下平矣此記者之旨也今

千一錄

八卷之四

十五

未得其意而議之過矣

速貧速朽有子以爲非君子之言不則有爲言之也
可謂知言矣語錄之言或有爲之言或未定之論或
記者未能發其蘊而失其義今之君子操戈求疵務
誣先覺何其薄也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不欲人之浮於食也而曰大
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是徒謀利於其君
而已也位卑而言高罪也而曰不以大言受小祿是
無辭富居貧之禮也蓋不得聖人之意而相倚以言
鮮有不失者矣

毋不敬之訓吾聞之矣今乃曰敬之一字亦是因病
立方自度無病則不必服此何說耶子之所慎與兢
兢業業者非耶

喪之杖何為也身病體羸以扶病也病則不可以不
杖矣而堂上不杖避尊者之處也夫堂上其暫者也
暫焉雖病其可也父在不敢杖則不杖矣是其可以
不杖也可以不杖則非病也非病也而杖不幾於飾
乎孝子之喪其母有病焉者矣病則不可以不杖矣
見父則不敢杖非見父則杖其可與亦禮之意與將
以質諸達者

十一錄 卷之四 十六

子夏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
聲哀未忘也而弗敢過焉則其居喪也非不及禮者
矣曾子特責其喪子之哀過於喪親云爾子夏遽引
容而拜蓋禹之拜昌言子路之喜聞過其道一也
子夏篤信聖人者也西河之人疑於夫子豈其居之
不疑乎必不爾也然未能如曾子江漢秋陽之喻子
貢宮牆日月之喻以明孔子之道以曉西河之人是
以責之耳異日嘗與諸弟子欲以事孔子者事有子
蓋懼離群索居而失所宗知尊孔子而未知所以尊
也曾子之見遠矣夫矣吾意有子智足以知聖人其

言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雖微曾子不可寧
有偃然以孔子自居乎諸子乃謂不能答離畢多男
之問乃避師座是以孔子為古史有子為優孟而諸
弟子以師為奕也好事者之傳會何足信也

庶羞不踰牲解者曰若祭以羊則不以牛為羞也余
疑焉夫牛國君無故不殺不以為羞宜矣若士牲特
豚庶人無常牲則羔豚皆不可羞者夫羞曰庶毋乃
弗備乎蓋有牲曰祭無牲曰薦祭豐而薦菲也而羞
踰於牲則非所謂稱矣是故不欲其踰也然則羞者
稱所有而務潔焉禮也

十一錄 卷之四 十七

玄酒設而不用或曰不設可也噫先王之惡昔酒尚
矣玄酒之設使人反其初也惡可廢也
子夏哭子而喪其明曾子責之則投其杖而拜曰吾
過矣至於子游譏其門人本之則無則曰噫言將過
矣子游揚裘而甲曾子非之既而曰吾過矣夫夫是
也子張於子夏之論交曰異乎所聞曾子不與子張
之為仁也曰堂堂乎子貢則曰何敢望回豈惟友朋
之相與其事孔子有疑則無隱焉故子桑伯子之簡
不敢以為可而夫子然之速貧速朽門人親聞之而
自非夫子之言也洙泗之間師師濟濟都俞吁咈真

若唐虞之廷矣後世百朋而不心過而為之辭黨同伐異若琴瑟之專一而以簧鼓於衆曰聖學在是也喻於利者爭趨之君子耻焉爾

魯宣公之大有年春秋書之非以為異也若曰豐不可恃魯宣是也災宜修省周宣是也

文中子擬經惜未之見王文成深取之以為聖人復起不能易信然不則繁文無紀極矣然使聞道未及游夏而遽為孔子垂老之事則可乎先儒所以未遽許之也

管子對齊桓公云昔吾先王昭王穆王尊周之辭也

十一錄

卷之四

十八

註謂周為管子之先謬矣

婦人五十無子出其不復嫁以婦道教人者曰姆姆女師也夫德可以為師而以無子出母乃非禮意乎婦無子而不妬猶之乎有子也夫庶非子乎然則妬可出也無子而妬所必出也若婦道無失而無子未可出也此之謂禮意

論語二十篇一言以蔽之曰下學而上達下學所雅言也上達不容言也非隱也子曰吾無隱乎爾而子貢曰不可得而聞夫子乃欲無言矣而與回言終日賜是以不敢望也中庸言篤恭至於無聲臭性與天

道無餘蘊矣而所不遠人以為道者子臣弟友之間其要在謹獨耳孟氏言神化與天地同流至矣而所必有事焉者集義以養氣乃所以塞乎天地也其曰好古敏求曰擇善固執曰深造之以道符節合矣所謂下學而上達也今夫談者侮聖言而援梵典則曰無言曰默識曰不顯曰自得曰空空舍下學而希上達將何以達終其身隔壁可聽而升階未由自欺欺人其何所不至孟氏所以先正人心也嗟夫人心正而邪說可無辯矣

今學士言從事於格物致知如泛舟渤海莫知津涯

十一錄

卷之四

十九

蓋未實用其力也夫格物者孔氏之窮理也孟氏之集義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其節度也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温故而知新深造以道而自得焉多聞闢疑慎言其餘多見闕殆慎行其餘至易至簡易知易從何謂無津涯哉夫渤海雖浩蕩乘桴不已必登岸焉苟不出戶庭而游心千里之外萬仞之上大鵬之翼不可假終相與斥鷃枋榆間耳今之懸空而談隔壁而聽者何以異此

中庸大哉聖人之道章朱註明確無可疑若以道體細大為支離則中庸之語大語小非矣夫小所以大

也非分也朱子寧不知哉近之求多於朱子者務出新意自以為超章中二禮字樞紐尤為無謂此章非專言禮也

告子生之謂性孟子知其所蔽矣故以大羊之性詰之而不能答今好異者乃以為透悟處謂孟子心喜之恐其未徹故以白喻之以人物之混探之而惜其不能承當也嗟夫生孟子之後異端之塞路者廓如矣猶欲為告子建一幡耶蓋告子之學其流為禪溺於禪宜其好告子也

物有本末意心身為天下國家之本也有始有終齊

十一錄

卷之四

二十

治平之始於誠正修也此近日求異於朱註者也如其說則本末終始重出不亦贅乎知言者必知其所蔽矣

冉求以藝稱孔子曰可為宰其自言亦曰可使足民然則聚斂附益殆以善於理財非剝削若後世小人也賦粟倍他日哀公所謂二猶不足非自求始也而求無能改於其德知有季氏不知有魯知生財不知生財有大道孔子是以責之有若似聖人於其對哀公者見之夫公以二猶不足而有若曰盍徹乎公必以為迂矣而問之未能審也孟子曰明君必恭儉儉

者不奪人則取於民有制徹而足矣若其縱侈則無當也雖又倍之其可足乎求以為有官守者盡其職為季氏宰而附益焉職也所謂具臣也而大臣以道事君之誼胡未聞焉夫大臣非徒以政事稱也

孟子不見儲子屋廬子猶未盡發其蘊焉夫齊相得之平陸者也然相之務亦繁矣其不之平陸未必無故也使其有故而先之以幣未為不及物也而見賢之懷宜孔亟矣由平陸之齊而不來見則向之不之平陸者由無見賢之誠非有故也是以幣招者乎將為陽貨者乎孟子是以不見也蓋先之受之不逆其

十一錄

卷之四

二十一

不成享與人之恕也後之不見明示以禮而使反其敬持已之審也兩得之矣

唐虞之際匪二典奚觀焉古文雖質畧其曰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慎徽五典納于百揆賓于四門納于大麓蓋為天下得人其難其慎誠不輕矣去側陋而登庸則百畝之不治自不暇憂安得復為農夫之事耶孟子云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畝畝之中蓋若曰堯之舉舜非以其世也不出畝畝而知其可陟帝位是之謂天子而友匹夫也如泥其辭歷山于田之日而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

備焉天下之士就之則陶唐之朝無乃空虛堯孤立於上舜植群於下若兩王分治然有是哉二嫂治棲臣庶于治雖事理所無而聖德無繫故不暇辨耳均州志有舜井云舜避堯之子於此而父母所使浚者尤爲陋妄余別有論

舜不告而娶在朝時也在朝則君前父名君治之可以不告不告非禮不娶無後尤非禮而君治之固禮也是以不告也若畝畝之中則父主之焉得不告春秋列國魯猶名秉周禮而三家爭奪乃彌甚焉孔子不適其非而以禮約之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

十一錄

八卷之四

三

言一變至於道也言之無罪所以居亂邦也曰如禮何温而厲聖人之用也

逢蒙殺羿孟子曰羿亦有罪焉罪其取友之未端也莊子曰羿工於中微而拙於使人無已譽戒近名也然君子聞譽不喜而耻過情之譽耳安能使人無已譽孔子之聖及門諸子以爲生民以來未有心悅誠服何能無譽哉故孟氏之論平矣夫端人者其取友必端拜其端人乎君子端已而已矣譽也毀也焉知之

父子之間不責善故易子而教於子且然况於父乎

匡章是以稱爲不孝也夫親之過大而不怨則愈疏憐之流血而不敢怨猶不廢幾諫禮也章不能愉色見幾而諫之驟是以得罪與其妻屏子而無不孝之行豈爲逆者哉舜事瞽叟未嘗不在側塗廩浚井可使而不可殺聖人之用也章則安能孟子與之遊而禮貌之蓋將以感其父類封人之錫類也非徒哀其志而不與之絕也

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禮之於人也猶工師之有規矩也不可欺以方園猶其有繩墨也不可欺以曲直猶其有衡也不可欺以輕重故可以弗畔曰亦云

十一錄

八卷之四

三

者未至於化也化則未之或知德之盛也在乎熟之而已矣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而所雅言則惟詩書執禮禮言執者固執之而不違所謂約也樂之成也則化不可爲者也孟子言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所謂大而化之聖而不可知也盛德之至動容周旋中禮非有出於禮之外也故一日復禮而天下歸仁所謂下學而上達也論語一書惟言下學之事非不語上也無容言也故不可得而聞而非有隱也雖顏子所聞於夫子終日言者亦惟博以文約以禮而已至於欲從而

末由三月弗違日至則熟矣惜乎未見其止未達者
 一問也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未之有得
 躬行者修其身也修身禮之質也過庭之訓曰不學
 禮無以立禮所以守身也故弗畔言違道不遠未與
 道一也禮者矩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與道一而弗
 畔不足言矣堯舜性之也動容周旋中禮性之者也
 自老荀諸子不達於禮之實而孔孟之旨晦也久矣
 君子之學無內外人己之間也學問之道在求放心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皆及求諸心者也終日如愚
 而足以發所謂默而識之也非徒口耳章句學而不
 十一錄 卷之四 二十四

愚者也然所謂默識者豈墮於空虛者乎所識者何
 物乎故學不可厭也思而不學則殆矣學不厭而默
 識焉則深造自得內外合一之學也然學非自成已
 而已也已立立人已達達人盡人之性即盡己之性
 萬物一體曾何人己之間哉斯聖學之全功已 聖
 人每自謙以誨人即不為酒困似細行也亦曰何有
 於我而世儒乃妄以無我相釋之而以默識為談空
 尤近似可惑中下之士何其果於侮聖人之言也噫
 侮聖言由不知畏天命聖人先憂之矣 不厭日知
 所無默識無忘所能道聽塗說德之棄也語皆合

三人有問屢空之義者余令讀賢哉回也章有問一
 善者余令讀舜之居深山之中章有問無能者余令
 讀道不遠人章以經釋經則詖辭知其所窮矣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萬鎰言其多也人情多則不
 貴之故崑山之下以玉抵鵲記曰君子貴玉而賤珉
 者以玉之少而珉之多乎併觀之其義明矣今以萬
 鎰為值之微鎰至萬可言微乎註未明言以為不必
 解也文理不通而好悖註可哀也
 以德服人者未有用力者也以力服人者未有能
 用德者也文之至德也而曰太邦畏其力降崇戲黎
 十一錄 卷之四 二十五

仁者必勇是以一怒而安民也夾谷之會文事武備
 具矣彼齊之強豈徒以禮樂之已哉孟子言王不待
 大大可弱也小可強也德也非力也德行而力斯張
 矣孔子之請討也聲大義於天下何弗克之有豈以
 力也夫魯之弱於齊久矣三家者必以力為辭故曰
 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因夫子之言也紂有臣億萬惟
 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善師者未有不作其氣
 者也如虎如貔如熊如羆所謂必有勇也驥不稱其
 力稱其德驥豈無力而千里哉孔子言軍旅之事未
 之學而冉求之克則曰學於孔子何也苟不善讀孟

子則未知所以制挺而撻齊楚之堅甲利兵者是以見爲迂遠而濶於事情也

金滕體王其罔害言王之體其罔害古文句法如此者非一似非謂兆之體也

梁武以晝寢爲晝寢彼溺於空者謂可無事於學耳韓退之好學者亦取其說何也禹惜寸陰周公待旦孔子忘食君子向晦宴息晝居於內則問其疾惡暇寢平季氏之婦之論勞逸古之遺訓也自王侯士庶必有事焉若晝而寢則終日無所用心者矣孔子曰難矣哉其傲惰至切也

千一錄

卷之四

三五

大學註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斐然之士每疑之余令讀子貢問政章則自得之矣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不窮何以知不知何以用今未嘗潛心實用其力而矢口肆談非欺則罔耳悲夫

王元年王正月古之文皆然所謂其文則史者也非夫子特書也後儒踈於稽古其辭煩矣

春秋之世去古猶未遠或人得近孔氏之門者亦非最庸下者也乃以不儉爲禮以儉爲小器亦何惟今之世哉吾見今之大人矣其務汰也曰禮也否則小蓋或人之見也孔子所以大林放也

聖人以神道設教義至精矣知鬼神之情狀誠之不可掩也故萃渙之辭皆曰假有廟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所以設教也葛伯不祀則征之慢神者必虐民宜其亡矣然又曰淫祀無福敬而遠之不欲瀆也此所以設教也道君之亡乃與葛伯同軌矣悖禮之國匪瀆則慢可不鑒諸 王欽若以設教欺其君而世之知其說者鮮矣聖人曰畏天命敬鬼神百王所必由也

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致乎哀則自致者也然先王之制禮賢者之過則就之故致乎哀則止也

千一錄

卷之四

三七

毀而不勝乃比之不孝易曰喪過乎哀可小過不可大過也言非一端互相發乃足以發似非謂不事文飾也言游致飾之道者也

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性之也其於道不勉而中故稱盡道之至者必曰堯舜天下之大一介之微必由道義是堯舜之道也堯舜揖讓者也而以湯伐夏道豈異哉湯武之道固堯舜之道也順乎天應乎人而不與焉一也孟子言必稱堯舜而以齊王者直欲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豈必曰恭己南面而已矣其深知尹之志曰以堯舜之道要湯正以明湯武之

道為堯舜之道也是以不徒曰樂道而曰樂堯舜之道也

舜之治天下至詳矣自地乎天成以至鳥獸率舞所以亮天工者靡弗周也而曰無為而治明其有為而無為也賢者任之非吾為也故曰無為朱氏之註確矣禹之勤民事也而曰行其所無事知禹之行所無事則知舜之無為矣後生不玩經旨亦未玩註輕言無為以為老莊之言可援也亦未能得老莊之旨也

甚哉周末文勝之弊也即孟氏所稱得志弗為者匹夫一旦為諸侯卿相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

千一錄

八卷之四

二十九

人乃孟氏始弗為則皆為之者耶賈生痛哭之後黎民醇厚庶幾善人為邦矣我朝稽古定制一洗汚習自洪永至於成弘非止小康也嘉隆後雖日滴秉政者苟能加意復古紀綱猶森然也或曰孟氏所云大人指當時侯王非謂卿相然戰國四豪如平原孟嘗所為與諸侯不異趙氏註是也今之匹夫侈僭與侯王等者有之矣不必卿相也

君子有九思學而不思則罔思之不可已也而曰天下何思何慮為憧憧往來者言也太公順應理本自然無畔援無意必所以澹心而神明其德也故憧憧

之思慮不可以消純一之體若知幾先覺弗慮胡獲聖人豈廢思哉此儒釋之辯不可不察也

晉之假道於虞非晉之善也輔車唇齒之勢至易見者虞雖福小知其不可者獨一官之奇乎知有賄不知有鄰忘其鄰并忘其國其不臘也有奪其鑿者矣雖然虞能用賢則晉之覘者息焉不惟保國可以字鄰不爾則晉且有事焉先禰亡矣夫虞晉之虞也而戎行黷矣

聖人一言而竭兩端故無擇言其曰下學而上達曰予欲無言所以啓子貢者屢矣顏悟如子貢猶未易

千一錄

八卷之四

二十九

悟及明以一貫語之乃始曰不可得而聞也夫好古敏求多聞不厭皆下學也達在其中矣達則一矣非一以貫之則終日求何獲耶是故學不厭其多而所以貫之者一一與多非相離也達如夫子而曰焉不學學何時可已耶拾筏登岸之喻非自得之者也司馬牛孔門弟子也其兄桓魋欲殺孔子必不有其弟矣牛是以懼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又曰天生德於予其如予何子夏所聞即夫子之論也然必內省不疚敬而無失恭而有禮則所以盡道其間反求諸己者未可徒憂將冀其不終忘也耳子夏蓋能發夫子之

意非滯也子夏之論似夫子西河之人是以疑歟
古文簡畧數十年事或以數語叙之而傳者從而傳
會焉則訛之訛矣父母使舜塗廩浚井所宜有也蓋
耕稼之日非登庸之後也井之出猶方回之反封其
戶也回舜友也若曰爲孔而出則神聖所不能二嫂
使治稷非象語也傳之訛者也蓋甚象之惡也象往
舜宮異日事也非以分所有也舜既出而象有不知
者乎鬱陶忸怩非僞也克諧之後也舜喜而封之故
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封之之辭云耳而不得有
爲於其國也若曰昨日謀殺兄者而今日可使治臣
千一錄 一八卷之四 三

謂之性天人合矣孟氏之道性善此所由來歟仁智
之見百姓之不知不能盡其才非才之罪也孟子蓋
深於易矣而楊子雲猶曰性者所適善惡之馬不知
性則不知易而草玄以擬易無乃竊乎
論語蓋升堂之徒所述純粹無可疑疑者過也孟子
則間有可疑蓋萬章之徒未必盡得其意然大旨無
疵故曰醇乎醇若先儒語錄則其門人非一手誤者
謬者宜有之矣今之士乃以索先儒之疵徒自彰其
不肖之心而於先儒無損卽先儒所自述間有一二
言可疑善發而無隱固事師之道也而得聞者因以
千一錄 一八卷之四 三

庶乎而謂舜非僞乎夫此易知者也孟子所未暇辨
者以孟子所未辨而置其有無則武成何以不盡信
也
王者之迹息而春秋作始於魯隱非從麟始也論語
記孔子言孝非一矣開居而曾子侍語以至德要道
何與於麟麟而吐書此牛腹中之奇所自來也 禹
之治水水之道也行其所無事也禹貢所紀可睹已
何假於夢金簡玉字之書不當與焉竝存耶
一陰一陽之謂道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聖人繼天
立極純亦不已純則無妄故曰善成性存存自誠明

操入室之戈悖矣
樊遲問稼子曰小人哉以其不志大人之學而問小
人之事也若因以爲近利疑非夫子之旨遲雖不善
問當不至謀利於洙泗之堂也稼穡艱難小人之依
周公以陳於王南宮通稱禹稷躬稼夫子曰君子哉
夫稼者始非以利言歟
國君不仁不保社稷亡國之社屋之以示傲也此孟
子變置社稷之論所由來而以明丘民之爲重歟若
泥其辭旱乾水溢而變置焉古無是也桑林六事自
責寧神之尤乎哉

禮者理也而義有辯理虛也禮實也實則可執猶規矩隄防之不可踰越也不違乎禮斯不違乎理故聖人之教曰立於禮約之以禮禮失矣故曰復君子之守守約而施博惟禮之可以立也朱氏之解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也其義精矣後儒乃以禮為理儒者曰理佛老亦曰理理固虛位形而上者何以執何以約何以復於是以為薄以為偽以為亂而儒者之惑母乃滋邪說之謬乎

戰國之世殺人盈野以為善戰孟子則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故於武城不信血流漂杵之文所以救時

十一錄

卷之四

三十一

也夫紂之強不易克矣前徒倒戈親兵猶戰獨夫既焚而不服者猶五十國武庚猶以殷畔當其時可言心悅誠服而兵不血刃耶以德服人原始要終則然也孟氏之論非無徵也其後秦以虐易虐而得定于一則約法三章寔基之孟氏之論信而徵矣

程朱格致之論本諸孟子孟子言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知穿窬之不可為此所已知者也以理之不可也而充類至義之盡則一介之取非其有猶禦也所謂窮至乎其極者也而義不可勝用知斯至矣語孟中可徵者非一聊舉一隅耳學者未嘗實用

其力而反諸心非誣則昏也孩提之童知愛其親此所已知之理也而孔子之言孝能養必敬敬曰色難事親者不失其身故曰父母惟疾之憂生事之以禮矣而祭與祭無違其大者至德要道以歡萬國而通神明此所謂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也朱子為學者淺言之使易曉豈如法言之艱中說之擬耶王元美以其文之不似而詆之誤矣夫釋經者尚其辭乎

聖賢之言有感而發非若文人藻繪以為工也文王自美里出而率天下三分之二以服事殷是以為至德也而四友才亂之倫寧無拯民水火之心翦商之

十一錄

卷之四

三十一

詩所為作也翦商云者言王業自此始耳而不得於辭者乃有奉木主於商郊之謬矣武王所以纘緒周公所以成德豈謂是歟禹入舜域而不優殆偶有所見非確論也孔子以舜禹並稱又曰禹無間然未見其不優也孟子大舜有大焉者典謨所述其位不同非以為優秀也

悼公之喪孟敬子安於食食蓋悍然者也曾子將死所以告之者曰遠暴慢曰遠鄙倍何其切切也為人謀而忠其日三省然哉夫孟氏之遠於禮久矣孔子告之曰無違無遠禮也三都之驢孟氏獨不從孔子

蓋以舜之苗文之崇俟其格焉而以群婢故行也
晚年日讀論語始知程子不會讀書之言有味一言
蔽之曰下學而上達今之高談者誣也固也

文王世子公族有罪在大辟有司讞于公公曰宥之
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竊疑之夫刑賞天命也
王者奉天而不敢私有司則奉命者也安可專也若
陽宥之而有司致刑焉是相與爲詐何以設教先王
之律必不然也

孟子爲齊王言樂言樂之本樂之本與政通治未定
何言樂今古哉孔子論爲邦韶舞固在議禮後也韶

千一錄

卷之四

三十四

九成而鳳來儀鳳來儀非徒以樂孔子聞韶三月鳳
不至也西伯無其位未作樂而鳳鳴于岐由是言之
孟子之論正其本矣聞其樂而知其德盡善之與盡
美不可強同也春秋之去虞遠矣而孔子曰樂則韶
舞周監於古胡不用哉孔子之正樂雅頌各得其所
魯之頌可以沿於商周乎蓋思兼三王始可言韶也
鄭聲必放豈曰猶古孟子之務引君也深於樂也墨
氏之非樂橫矣而韓子曰孔墨必相用何其陋也
讀墨非韓子之文余嘗有辯

千一錄卷之五

新安方弘靜著

子評一

道德經言道德也以爲譚兵而作非也而以其言兵
爲非言兵者亦非也以正治國以奇用兵皆道也兵
之生久矣聖人不能去也不得已而用之老子之旨
也周之季天下苦兵矣卽譚兵何傷於明道孔子論
爲政曰足兵易言弧矢以威天下黃帝有涿鹿之師
廼垂衣裳而天下治夫言兵庸何傷乎

老子當亂世篇中屢言用兵蓋止戈之義非喻也其

千一錄

卷之五

一

不忌世明矣莊生言土苴以爲天下又離而失之者
也夫親親仁民愛物萬物一體而差等自明安能知
有我而已此中庸之所以爲至也

老子之言有養德之要有治國之要有用兵之要今
解者務合養生而已泥矣黃老之旨同黃治天下非
專養生老言養生非忘天下

老子云取天下以無事豈不雄哉守其雌耳以至柔
而馳騁至強深於闔闢之機矣張子房得之以感秦
項

清虛之道非特可以養生其有國則治人事天善推

之耳今解膏字惟飲膏精神而已非也不曰守約而
施博為善道乎

治大國若烹小鮮解膏字合智海魔境等語非

肖則與眾同耳故曰又矣其細惡能大細謂細人也
解非

舉直錯枉則民服管子奪伯氏無怨蓋有道矣乃必
曰不尚賢使民不爭則治天下將何所舉錯乎

聖人為腹不為目腹虛受近裏之義也目可視驚外
之戒也 陰符機在目養性者以返觀為要

寵辱本不足入心也若驚何耶名利舉非我也中有
千一錄 卷之五 二

大患而貴之若身身與名孰親耶趙孟所貴趙孟能
賤之世以寵為上耶斯下耳愚得患失安得不驚乎

今解若為汝未妥

小國寡民章老子非忘世者如有值則以此為治耳
解必曰適意一丘忘形一榻似非老子之意

老子云以無事治天下治大國若烹小鮮耳乃曰小
國寡民蓋謙言之猶冉子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也

民不畏死緩刑之義也解司殺之殺為天吏則可
以殺之殺之而不怨義同

民之饑章語治也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民志不

定當欲過貧欲及是以法令滋而賊盜多也

損不足以奉有餘損下益上也自上下下哀多益寡
則平矣天之道宜然也非專言養生

以正治國其政悶悶其安易持等章俱言治理也今
解作神仙伎倆以道全形以術延命務牽合養生而

已豈謂老子以用世為諱耶治天下真老子能事諱
諱言之何謂不言也

見小曰明知微知彰也守柔曰強知柔知剛也用其
光復歸其明合章用晦也解謂不見大而見小謂明
未妥

千一錄 卷之五 三

知人者智矣不若自知之為明也勝人者有力矣未
若自勝之為強也自知內省也自勝克己也不失其

所中立不倚也死而不亾立德不朽也其論善矣不
必牽合養生也

君子卑以自牧慮以下人以大字小以小事大天理
當然非有所為而為之也乃老氏之徒則曰欲剛必

以柔守之欲強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
強徒欲以柔弱為常勝之道為不量之力而已此陰

謀押闖之術之所由也故曰申韓原道德之意司馬
氏其見之矣而逢衣之徒乃曰老氏之旨與儒者之

道不異何哉

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道本近也而求諸遠乃曰道不若是近也而笑之若言道者鈎深索隱離而遠之則彼雖不笑如非道何註失 語意猶云不容然後見君子

夫惟不盈是以能敝不新成大成若缺其用不敝成則缺敝則新故能敝者不敝善爲士者也不新成惡其著也闇然者日章的然者日亾註皆未明而林氏所句讀尤失

惟施是畏無施伐也盜誇者非道哉今也介然其有

千一錄

卷之五

四

知而徑之好也聞道未及百以爲莫已若叨天之功割人之有無不至矣非盜歟夫田蕪倉虛而文服帶劍厭飲食者市中少年詎足言哉老子之意蓋以喻士之譚道者也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老子之旨一言蔽之曰如嬰兒也衆人熙熙如享太牢我如嬰兒不識不知知求食於母而已衆之所鄙我之所貴也

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契者左右合一徹者公私均分徹以百畝而徹解文乃佳若泛訓徹字非不可通而司字無謂且與上句不稱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者虛也心虛則神存惟虛能受綿綿若存故不死不死者生生也生生故曰牝以其深妙不測玄之又玄也故曰玄牝玄牝之門門所以出入也綿綿若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也若存也不勤也勿忘勿助也皆其解也薛考功謂門字特以叶韻誤矣蓋又曰衆妙之門豈徒取韻叶若後世文士耶今之言養生者又分玄牝爲二義曰左右曰上下益謬矣 知門字之義則知玄牝之義指口鼻者淺矣

玄牝二字解說紛紛然老子之文自明而讀者不察也心無妄念則虛虛則神息深深則綿綿綿綿若存存存故玄妙故曰谷神不死曰玄牝今丹家又言玄關卽門字之義

千一錄

卷之五

五

有仁義之實而節文之斯之謂禮禮者著誠而去僞者也今乃曰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也此殆憤世之辭有激而發者歟荀卿儒者之徒廼附之曰性惡而禮僞何其敢於背先王之訓也

列子書精粗不倫庸齋林氏以爲雜出者得之矣乃其中所云西方聖人等語往往爲倣佛張本必東晉以後逢衣徒所附益者也張處度謂永嘉之亂既失

而幸全是書之屬殆其時耳乃曰佛教未入中國已
有此一種議論則竟為所欺矣

子華善養私名註以私名為私僕非也植黨矜名不
仕而居三卿之右故云私名

列子舜問乎丞莊子丞作丞註以丞是而丞誤夫丞
丞寓言之名也既曰寓言矣則丞可也丞可也孰是
耶孰誤耶

上地牛缺之遇盜也不幸也君子無尤焉雖然彼不
杜德機而形謀成光固有道者之所驚也伯昏督人
所發藥於列子者有徵矣焉用戶外之履 張融盜

二一錄 卷之五 六

欲殺之方為洛生詠盜賢而釋之融所遇與缺異死
生命也非盜司之也

列子因以為茅靡因以為波流語自佳今茅字訛而
音之為頽頽靡義亦通而文之工拙相遠矣 茅靡

猶云草偃也

鼠壤有餘蔬而棄妹本謂蔬有餘而不以食其妹耳
老子非不仁者也棄妹之事未明其由不必曲解也
彼固漠而不應而佞者多方文之不亦陋乎林氏以
妹為昧既於文理不妥而謂以妹棄蔬而棄之亦無
稽也

日昃之離鼓缶而歌其愈於大耋之嗟耶莊列之辭
蓋鼓缶之歌也故曰安知悅生惡死之非惑耶安知
今之死不愈於昔之生耶安知死於是不生於彼耶
其辭則自恣可喜矣雖然未聞道也使其聞道則修
身俟之得正而斃斯已矣臨深履薄其言也善何暇
為謬悠無稽之談乎釋氏因以因果輪迴贊鼓愚俗
謂西方有極樂淨土焉而儒服者從而佞之終身繫
緣也終身貪著也而猶徼倖於既死是其於道也猶
之南望泰山北轅而適越也

凡古文有不可解者或訛或方言也闕其疑可也莊
子一錄 卷之五 七

子曰鉅唐許之類是也而以為唐堯許由則非矣
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有為者
人也無所為而為者人之天也解非

彼固使彼使自外者也彼有使之非吾使也而叨以
為功乎

夫人以己為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已為儒使弟為
墨自以為過人矣而不知敬其親是為有異於人乎
今之少有知而驕其親者不鮮矣三命而名諸父是
也

有長若不肖長者耻於自炫每似不肖耳解非

其就義若渴者往往矯激要譽非中誠也其卒也
義若熱矣以進銳退速解非 長者之爲義也不急
人知或若不肖何必揭鼓而示耶始就之若渴終去
之若熱其盡小人之態哉

德有心矣而心有應務外之淺者也使一內省焉則
可耻甚矣其實亦可掩乎解非

知道易勿言難輕言之非真知之也

儒以詩禮發冢爲惡至於發冢猶矜詩禮世之僞爲
儒者有之非直寓言也苟能克義之盡可以爲儒矣
解謂剽竊古人之緒餘非

千一錄

卷之五

八

應以歡爲驚憧憧於施報可醜也解非

卮言解卮酒之言非或曰卮枝同枝蔓之言也

聖人休焉自得也爲後世慮莫若休之使民自得也

二休字義同解爲休官之休非

莊子天道篇頗似呂覽九次五變似非莊子本色語

操舟若神善游者與没人能之顏子豈不能知耶莊

子豪於文以文戲耳孔子於呂梁而蹈水之道又豈

待問而知皆寓言也然其論有至理

栢公田而見委蛇皇子解之蓋養生者最忌凝滯故

談詒爲病也非所謂英雄欺人也解非

臧丈人非大公望也因大公望之事而設爲寓言政
欲及天下則有翦商之心故不應而適其陳義甚高
然誣文王亦甚矣解非其鈞莫鈞六鈞字奇疑作鈞
非也

日夜無隙不舍晝夜也不知其所終不能規乎其前
語道體也無窮盡無方體也以是日徂體道也及爾
出王及爾游衍也求馬者求之厩唐肆非馬所也求
之有遠矣甚忘非也槁木死灰不可以語神化惟有
不忘者存所以絕塵而不可幾及是必有不可知之
謂神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安可以步趨聲貌之間

千一錄

卷之五

九

擬議之哉解非

直躬而危行人多疾之媚世而合汗人多好之故曰
天之小人人之君子

老子謂南榮越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言其營營
也後來禪機皆本於此註失其意

莊子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婦女字工言女未嫁

而婦矣倫人倫也倫莫明於男女之別而今也女而

婦乎註以女爲婦語穢又謂婦女皆思亂益謬矣

列子御風而行狀其無心應物所謂逍遙遊也解者

謂能離乎地是夢語矣旬有五曰僧云三月不違也

有待者言未化也因言鵬之搏扶搖而南遂有御風之喻

孟子之語遊曰囂囂囂者天遊也莊子所謂逍遙遊也君子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素位居易無入不自得也若是乃可以言囂囂矣豈若荒唐自恣得之於象罔者哉此孟莊之辨也夫自得之與自恣不若菽麥乎而何儒者之莫分也

莊子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言通天下一氣耳聚則為生散則為死死生為徒孰知其紀此所謂原死反終知死生之說者也而釋氏因是以輪迴因

十一錄 卷之五

果誑誘愚俗乃謂死於此者真生於彼彼知斯世為幻而其言又幻之幻者也而逢衣者且相與為幻孰從而發其覆哉

莊子吾無糧我無食狀其茫焉自失而言之無序也工妙語非漫爾也

莊子曰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同乎無知同乎無欲惡用仁義禮樂其論高矣豈惟莊子願之吾意聖人亦願之而惡知其不可也夫三皇以前無論已當堯之時草木暢茂禽獸繁殖非聖人憂而治之則獸蹄鳥跡交於中國人無爪牙以自衛安能

與之同乎無知無欲耶使莊子生其時果能入獸不亂群而曰純樸不離乎將亦自別於物類而囿於聖人之治乎生民以來所以成位乎中而與天地參者孰尸之盍亦反其本矣且夫物之不齊天也類族辨物是曰大同過惡揚善是曰大有聖人豈好為是區別哉所以順天命而通天下之志也使禽獸可與同群則益焚山澤禹放蛇龍周公驅猛獸數聖人信多事矣柰何其不可也彼皆耳人不避豪賢莊子者懼其不免惡能同

莊子曰古今水陸也周魯舟車也行周於魯是推舟

十一錄 卷之五

於陸也乃欲以赫胥氏之治治今之世其水陸舟車之不相為用也亦遠矣何其不知類耶

釋氏云有僧還俗屠沽無不為每殺鷄鴨等物稱佛數聲每切肉時一百切肉一百念佛後往生淨土佛來迎之夫殺生大戒也第能念佛不惟無罪又生淨土則凡兇惡事無不可為矣而猶曰吾以誘下根人耶

又云媼女念佛而得道夫有心向善不誨媼矣乃治客如故而一聲念佛即惡業頓除則是佛者為奸盜藪耳其可為訓耶

大學之道修身為本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自然之序也若大路然遵而行之不可易也佛乃至願為淫女以誘凡夫之好色者人有不為也此可為耶三代之盛比屋可封豈嘗以是為教耶逢衣之徒不唾之而佞之其上根歟下根歟吾弗知之矣

佛以足指按地而三千世界皆為寶莊嚴土攝足還復如故其然耶則化人之為也不足異也今之白蓮妖術往往能之而儒服者從而誇之欺人耶自欺耶列子西極之國有化人漢通西域安息之西其人善眩吞刀吐火殖瓜種樹屠人截馬轂抵奇戲歲增變

千一錄

卷之五

十二

甚盛此夫六金身蓮花獅座之所始也而世因而奉之覺耶夢耶

吉槃茶護持經人有侵其由旬境界碎如微塵何其甚也吾聞為佛者兩臂受割猶願先度其人碎如微塵佛許之耶且佛受割時吉槃茶安在夫庸下人不足言也吾特以詰儒其服而自名為豪傑士者淨土云皆清淨男子無女人也則所為善女人如觀音縣君荆王夫人等又皆何往

西方之人一託蓮苞更無死苦此佛語耶佛不妄語佛誣人耶人誣佛耶設云淨土極樂安得池華化生

殆因巨跡空桑之訛而造為誕語也

釋氏云福慧兼修謂之兩足尊必不得已寧慧勝於福不然也夫不知為善不能戒惡此不修福者也雖盡觀內典可以為慧哉多聞長好且率天下而偽也今之繙內典者多矣未見其能修也有能修者乎雖不識字勝誦萬卷經矣

釋氏云官人妄取財佛輒削之故有應作宰相而愛財改過猶可監司有主簿受金十兩削祿五年如其言則世之顯者舉廉吏矣佛乎吾且願禮之柰何其不然也

千一錄

卷之五

十三

維摩詰所說法千萬言一言以蔽之曰無妄想耳乃其所云九萬師子之座萬二千天女眾香妙喜之國甘露香飯等語是使眾生妄起也既知最下乞人與如來平等安用是虛誑邪見耶

或者曰佛固有幻語也非真語也擇焉而勿泥可也噫吾聞庸言之信信而有徵未聞幻也而可以為經也

佞佛者曰儒家之教祖述憲章引古證今不若前因後果交酬連環之不舛也夫信而好古鑒於成憲作者謂聖述者謂明惠迪從逆禍福自求豈欺我哉若

乃乃樹劔山焦湯猛火抵誑愚俗妄云罔貳至於鬱
單粳稻自然飲食無事耕耘以藝九穀此雖稚子宜
知哂之而措紳之士轉相夸咤非失其本心乎

又謂釋教慈悲為本常樂為宗勝於仁義禮樂此其
言本不足辯乃名為儒者以是佞佛故可嘆也夫仁
者人也本無不愛即有刑誅無傷於愛非謂四凶可
為四獄豺狼可遊衢陌也素位而行反身而誠無入
而不自得此之謂樂天知命非徒取於萬法皆空也
仁者以萬物為一體固儒者所雅言即欲佞佛更為
高論亦何以過之哉

十一錄

卷之五

十四

金剛經言五百年後有人信心誦讀其經如來悉見
是人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百千萬億劫以身布施而此信誦是經者其福勝彼
夫能以身布施慈悲之至也是心即佛矣雖不知誦
經佛詎不佑之而福乃不及能誦讀者是佛之施報
何其舛也

止其所不見其身無將迎無畔援儒者恒言也釋氏
之宗旨不出是矣離而過之無取焉福善禍淫積善
餘慶儒者恒言也因而為輪迴因果之說則誣矣今
之君子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背周行而徑是好人

藏其心吾弗知之也

四月初八為佛生日此其徒云爾而大政記紀之無
論其不足紀且惡乎傳信也

晉庵呪髡徒誦之問其義不知也而逢衣之徒亦誦
之問其義不知也然則誦之云何髡者曰能禁妖魔
則誣而不效逢衣者曰能止妄念則未若敬之一字
而何以競尚之也一以為利一以為奇也

晉語臣受君之罰君惟天之禍柳子以為遷就不然
也臣有罪君罰之則誅戮加焉君無道天罰之其禍
惟矣非異其辭也而務非之非矣

十一錄

卷之五

十五

慶鄭以其君與敵罪不容誅矣而謂舍之則必獲其
用非政也不可以國柳子之論過矣

萇劉之城成周忠矣而以爲支天所壞當身速及之
說此左氏之失也如其言則孔明之出師文山之勤
王皆非耶柳子非之是矣晉獻公之子惟重耳在而
有令名天之所支也而筮史占之皆曰不吉司空季
子之云其知之矣董史筮之所謂實沉之虛大火之
辰辰出參入皆晉祥也者其旨精微殆非無徵也若
盡以為贅則不可

揚干之亂行也魏絳以公子之貴不可戮戮其僕夫

僕以公子挾者也故犯戮之宜也柳子以爲非能刑非矣魯莊之不制其母君子曰母不可制制其從可也此其義也

晉悼賢哉近於王矣而使張老延譽於四方夫德之流行不疾而速者也必延之乎而曰譽達於戎戎是以蘇則修文德以來之者彼且奚所待也此其所以爲霸也

晉悼公之賞魏絳君子曰能志善也而曰三子何勞焉失言哉古之善治者非一手足之烈是時也晉國之賢衆矣公胡以掩之乎且魏子何以承之

一錄

下卷之五

十六

語稱悼公之入也曰畢故刑畢若今之言結也蓋曰刑故無小結其案俾無蔓引而株逮也註非如註之云畢之不復作者則與赦繫宥閒者同辭贅矣且偏於姑息矣非政也

訾祁語趙宣子今既無事矣句而非蘇於是加寵句言宜加惠於和註以非蘇句釋非爲恨非

叔向引射兕以諫搏鳩近於戲矣而以爲善諷非也事君者納約自牖至誠以動之猶懼不入也惡取於戲柳子非之是矣滑稽者似譎似直庸人迷之君子不由也叔向之戲董叔求繫既繫求援既援善謔矣

非所以對君也

趙孟之賢也而怵惕甚乃曰朝夕不相及其言之偷也神有奪之歟后子知其大有咎也非億也柳子謂偷者自偷死者自死則至誠之必先知之者皆非乎其言傷於易矣

中行穆子不納敵人之畔其明於事君之禮哉後之不義而侯者非政矣是道也柳子何疑焉

晉君以驪姬爲夫人史蘇曰民之疾心已至矣吾以爲民之疾之者以其好色而不圖亂也乃曰起百姓以自封而民不得其利以是疾其上則非其情也且

十一錄

下卷之五

十七

恃焉克國得妃胡以有判其說支矣夫史以占得之耳而民於君夫人之始立亦何所見而遽有疾心也又謂其疾之之已至也

晉之三大夫具臣哉夫荀息之言曰君立臣從知從而已焉用相彼哉里克之中立也難之成其由也而曰吾其靜靜可免乎丕鄭曰事君者從其義不阿其惑其將疏其志以攜之也善矣然其不可間也則曰我無心君爲我心是亦從而已矣惡在其不阿也故曰三子者具臣也何以制亂夫晉有二仁焉申生之爲子也杜原款之爲傅也亦不知棄寵竄伏之可以

全也而伏以俟命不敢愛其死可不謂仁乎其不足以蔽之矣若曰死民之思猶有令名已而名是惡君也記者之辭淺之乎知仁人之心哉而新城之巫乃曰以晉界秦夫以夷吾之無禮而界隣以國不仁甚矣惡在其為共也若請於帝帝不均其罰乎此左氏之失也

共世子之事檀弓叙之數言耳左氏則不啻千餘言其文簡而足瞻而不厭其體不一其工一也而優劣之過矣

共世子之改葬也臭達於外國人悲之而誦之也蓋

千一錄

卷之五

十八

曰彼人也而生斯人也而死乎悲死者惡生者也故曰貞之無報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夷吾之無禮於改葬無與焉改葬禮也而達是臭何為哉註未得記者之旨

鹿死不擇音音蔭同此獸所知擇也急則不暇若曰聲音之音未聞有知音之鹿也蓋由誤讀莊子氣息弗然非承音字

泉丘之女奔孟氏娶則為妻奔則為妾言非備六禮親逆而行者故曰奔非必淫奔也相如為令客客於卓氏而以琴心挑其女女奔焉淫奔者也孟僖子大

夫也泉丘人以夢而奔之理之所無也蓋僖子納泉丘女而有夢徵云爾其僚從之猶管氏之三歸當時大夫之僭所納非一女也左傳之言夢屢哉史愛奇匪獨司馬矣孟氏於書雖武成不盡信有以也夫曰醇乎醇者也

論語記孔子請討齊公曰告夫三子之三子告不可而左傳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夫左氏未知孔子也君子盡禮於已而不以非道逆人以君命往告禮也奚辭焉乃若魯為齊弱而不能振三子猶夫陳恒者也其不可也孔子寧不知顧沐浴請討聲大義於天

千一錄

卷之五

十九

下而萬世之亂臣賊子懼春秋所以作也其曰孔子辭淺之乎其知之矣

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誅太宰嚭二十四年季孫因嚭納賂於越是易見者何舛也

左傳公患三桓之侈三桓亦患公之妄非君臣之辭也孔子作春秋游夏不能贊一辭宜矣

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是時魯猶存周禮而齊徒以變詐為強桓公拉昭伯烝而姑姊妹不嫁齊之為齊也華而夷矣其書於春秋惟哀姜孫於邾以喪歸宣淫與弑之罪庶足以徵云爾而左氏

乃以爲已甚吾不知其解也左氏者愛奇而未能篤信者哉

晉文公之殯極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君命焉杜元凱以偃知有西師故因極聲以正衆志得之矣左氏愛奇若謂殺之戰諄諄然命之者何其與夫子之不語者異哉頃里中鮑司徒之先墓有聲如牛者三日衆皆聽之未知其解也

狼睞以勇求右黜而死之君子謂睞於是乎君子不然也君子之事君也君舉之則敬其事不知之而不愠其臨事也懼見可而進無辱命焉君子也一見黜

千一錄

卷之五

二十

而倖倖然不勝其懟二桃三士人且草芥視之矣君子之自任以天下也甚重豈其若匹夫匹婦溝瀆之爲諒哉有以也夫管仲不苟死而孔子稱其仁也衛孔達謀於陳帥師伐晉左氏以爲古古者越國而謀蓋與之也過矣杜元凱謂合古之道而失今之禮非左氏旨也無亦文之云爾衛之事大不能強不能弱更伐之而拜成免其良而歸之晉於是乎有字小之禮矣乃陳衛之謀而成也幸也幸而與之弗可以再

傳曰事死如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

之禮余竊疑焉夫人臣能致其身耳之死而致生之則近於欺有以尸諫者矣尸以將事則近於誣夫禮也者著誠而去僞者也其曰禮也所損益可知者也臧會竊寶龜以卜卜信與僭僭吉乃曰僕句不余欺也異乎所聞左氏之舛也夫臧氏有後於魯昭伯出而會立龜知之矣而曰僭吉則誣也使會而信猶立也是故君子貴知命知命則必由義矣義命一者也君子也

國語箕鄭言救饑以信柳子非之余以爲此三代之遺言何可非也其曰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

千一錄

卷之五

二十一

何匱之有夫藏出如入則有無相通貧而不懼則莫有爲非也救饑之道無以逾此今有司言救荒者官賑則不究其惠惠奸焉而已民借則莫恤其貧白奪焉而已上欺其下下罔其上奚有於信民無以救死亡不轉於溝壑則舍盜無以爲也孔門論政寧去食信不可去鄭之言宜於政矣何可非也

古之諷者云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楊雄酒箴讀之不知所諷所戒直以文戲耳勸百風一無取於風况未見其一乎陳遵畧涉傳記大喜之耳然其嗜酒以醉見殺雄之箴風耶勸耶班史載之殊累簡

第奚取於贍不逮司馬氏矣史之體不足以勸戒者無關於大體者裁之可也

班史載陳遵張竦事與莊子所論張毅單豹相類然莊子文自超着而班刺刺太煩相去遠矣使司馬氏叙之必能差肩南華耳

史記論鄒衍儻有牛鼎之意謂伊尹負鼎百里飯牛文意明甚而索隱妄引呂覽涵牛之鼎殊無謂凡謬解頗多陋儒也

焦氏易林文非不古比之易繫乃見其俚矣蒙之三曰勿用娶女見金夫不有躬而易林云三夫共妻莫

千一錄 卷之五 二十二

適為雌子無姓氏父不可知此其語所可道者哉

素王事記孔子十九娶宋开官氏二十生伯魚儀禮

疏乃云二十冠史記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計其聞

一貫之傳甫弱冠耳宋景文筆記乃云曾子年七十

學始就乃能著書故曰魯孔子六十三歲去楚而參

從孔子在楚而毋思之醫指以動之是時年當十七

八耳孔子因參而作孝經何謂老而學始就耶子張

又少曾子二歲豈遽學于祿而孔子不非之耶洙泗

之間有弱冠而于祿者耶闕里志子思年百餘歲而

史記云六十二 子夏長曾子二歲而曾子責之曰

商汝何無非是不知長幼之序矣凡此皆似傳會闕之可也

荀卿稱仲尼子弓子弓者蓋孔子門人而卿所受業者也而註論語者乃云朱張字子弓子弓為朱張字

未可知也而以爲荀卿所稱子弓者則知其非也孔子所稱逸民皆前乎孔子者安得以門人列其間乎

竹書紀年堯欲禪舜共工鯀諫以爲不可舜即位殛鯀於羽山放共工於幽州如其言則舜乃以好惡為政如後世報睚眦之怨者耶何以天下咸服

博物志八月槎到天河牛女同居耳又何云七夕始

千一錄 卷之五 二十三

渡聊齋諧之志矛盾多此類

商丘闕信范氏之客投高臺而無碼說者謂至信之

可以感物也吾邑潘尚書之孫 喜聞大言一日

倚樓見空中若有人者傾身拱揖不覺墜殖東獄有

捨身臺云投下者不果死亦聞有愚子信之而之死

者列子之寓言能誤後世耶

註疏家不能闕所不知每多傳會如作者七人或以

為帝王或以爲逸民孟仲子或以爲子或以爲弟滕

更滕君之弟惠盜惠施之族何以徵之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矜矣

洙泗之間無此也則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賢智者過之愚不肖者不及故君子之道鮮矣君子
之道也曾以爲吾之道乎其曰夫惟無知是以不我
知知我者希則我貴毋乃慢世而高自牧尤非聖人
之言也孔子則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求爲可知也無
衆寡無小大無敢慢人不我知反諸己不暇而遽以
尤人乎其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
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文之奇詭甚矣論語五經何
其平也游夏之徒其文辭不能奇耶而曰達而已矣
故夫老子亦知者之過之者也

十一錄

卷之五

十四

聖人欲上民必以身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欲與
必有意者也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辭達而已矣
何其平也如老子之言究爲押闔之術矣

後其身而身先以其無私能成其私非無我者之語
孔子曰下學而上達焉知身之先後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此鴟夷子葦所爲稱智也易
曰進退無恒不失其時成與遂奚計焉子絕四其語
自別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等語語造化子奪之機非押闔
之術也而押闔者實因之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

不可以示人豈不其然而佞者曲爲之解曰人不能
逃於造化猶魚之不可脫於淵也而以利器爲仁義
禮樂使老子聞之且洗耳矣要之其語近於以力服
人者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
之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其言渾渾爾是以
世爲天下法也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信者吾信之不信者
吾亦信之是教稼升木且胥爲不善不信也惡可哉
孔子曰不德不信抑亦先覺其與人爲善也有教無
類來者不拒而有所譽者必有所試所以直道而行

十一錄

卷之五

十五

也是故可欺不可罔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
其患不知人若是乎詳也其告子貢曰不如鄉人之
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夫已寧見惡於不善者而
謂不善者亦善之耶

觀老子所著書非不學者也而欲絕學異乎已立立
人已達達人者矣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而老
子云絕學無憂何哉秦嘗愚黔首矣學絕矣而滅秦
者乃不事詩書何謂無憂乎老子智非不及此蓋憂
世之僞學爲欺誣者而不知其辭之過於激也夫辭
之激者固不可以垂訓立教

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三者非異物也而曰志曰據曰依則其造之者有序耳道之得於心謂之德何謂失道而後德心與道一而無間謂之仁何謂失德而後仁義者宜也時措之而宜則仁矣君子義之與比無適也無莫也無適莫仁也何謂失仁而後義禮之所生天之所為非強世也其周旋而中也蓋有肫肫其仁者焉其節文而不忒也則義以為質禮以行之何謂失義而後禮今夫豺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鴻鴈之序關雉之別禮也彼豈有所失而然者乎忠信之薄其究為亂老子憂之孔子亦憂之故曰

一一錄

八卷之五

二十六

人而不仁如禮何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乃老子憂偽於禮者之失而遂欲廢禮徒憂偽於禮者足以滋亂不知禮廢則其亂已久矣春秋之亂其賢大夫憂之則猶曰禮之可以為國也老子曾不知耶而其辭之過於激也蓋嘗譬之異服者禮所禁今不能止其異也因廢其服可乎攘兄之臂而奪之食禮所禁也今不能止其攘也因廢其食可乎老子之欲去禮何以異此

桃源記論者不一東坡謂天壤間如此類者甚多則

由先世避秦子孫未與外人通故也此誠不足異第夾岸桃林山有小口處處誌之而迷不復得則不可謂世間常有之境矣韓退之是以有渺茫未知偽與真之句也胡仁仲直以為寓言晉宋之間翫其旨意似亦未然蓋自有易水首陽之詠耳劉歆劉子驥當時有各位者陶公豈虛誣其人今其地去縣僅十里山溪周曲亦僅三十餘里耳非幽僻也然則漁人相遇者幻耶幻也非偽也或疑漁人欺大守則所述語意非漁人所能辦

十一錄

八卷之五

二十七

事理所無紂雖愚何至是也或徵絲不中乃灼之耳頃聞一令有強取貨怒而毀之者余因以得其解焉噫令而紂矣何以責紂

王氏慎言云老子之道以之治生則保生以之治國則長亂夫世之宗老子者過矣而王氏之抑老子亦過矣治大國若烹小鮮其於天下裕如也其學過中其流也害道君子不由也異於先王之道者異端也漢文偏得老子之道者三代以下治莫尚焉未可以為長亂

韓子言楊墨行正道廢而謂孔墨必相為用乎然則

讀聖非韓子之文也

程子云孟子一書其要在正人心正人心一言信足以蔽孟子今夫異說之紛亂者豈誠有所見哉其始簧鼓後生非異言不足以塗其耳目其亂也則旃建標立而以勢附以利合者從而和之耳故人心正而邪說乃可息也

諸子家多出於戰國之世所稱古人往往設言以寓其意騁其辭非必有稽也後儒不察以幻為真皆蕉鹿之夢耳東方非有先生之論蓋以啟其迷歟使如諸子妄舉其人則尚其辭者且述之矣

十一錄

卷之五

二十八

桑林之禱身為犧牲不敢信也罪已省愆盡人事以奉若天道其必有道矣未有成位乎中輔相天地而同於獸以為恭者也恭不近於禮聖人必不為也噫百家之言胡可不黜哉

西伯善養老夷齊歸之矣夫不義伐商去之首陽非義不食宜有餓時是以采其薇也不食周粟不食其祿也而遂有父死不葬之辭采薇之歌薇亦周草之譏豈知夷齊者哉以暴易暴夷齊必不以誣武王也若斃淑媛之言則其識亦婦人非仁人矣不志於飽不食非義故終身餓耳不食而死負石入河皆好事

者之誣也司馬氏好奇故採之

佛所欲斷者愛也故不三宿桑下桑下不宿而家可無出乎其苦心忍性柱下所云致虛極守靜篤真能之矣聖人之道親親仁民愛物何為去愛易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程子繹之曰夫愛其內則婦愛其刑家蓋觀於咸而天地之情見矣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以此言愛愛奚用去去愛以為高卑矣其謬不啻千里

十一錄

卷之五



千一錄卷之六

新安方弘靜著

子評二

管子云鳥飛准繩彼其悠然而漸于雲者豈能若周道然直如矢也其還山集谷非不曲以迂矣南而南焉北而北焉必不爽也謂之准繩可也故君子貴直欲如繩不欲如矢繩者至直而可曲也曲不失其直也斯其居身之珍哉若曰大意得不以小缺為傷此苟合自恕之辭非盛德之至也管子之所以為器小者也

千一錄

八卷之六

二

管子之書其於治法詳矣治國之才也而於修省則畧天德王道之學殆未聞焉所以為器小也桓公之任管子也以治其國強於其鄰而已仲不能格其心之非桓不能寡其身之過如之何可以語王者之道也仲之言曰國君聘於異姓姪娣命婦盡有法制所以治內明男女之別昭嫌疑之節所以防姦又曰內有擬妻之妾庶有擬適之子則亂此數言者桓之藥石也既知之矣其得君之專也而不能引之於道是功名之士而已矣伊尹三聘而後出不則終身有莘之野耳仲也始試之於子糾終得之於小白國可以

爭則為之國可以強則為之急於售其才而未嘗量其主也其與鮑叔分主而從蓋於齊有三窟焉狡兔之智耳功則成矣一心者二君哉孔子曰如其仁特不忘其功也

孟子言五霸齊桓為盛而管子曰古者三王五霸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其非管子之言歟齊桓之前霸者有五人歟

淮南子之文信奇特矣而未知道也知道者其言不驚妻織女妾宓妃臣雷公是何語誕哉誕者無上宜其不終也

千一錄

八卷之六

三

臯陶昌言而禹拜其都俞吁咈載於典謨詳矣乃曰臯陶瘖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何也意者聽訟以法不以已無庸鍛鍊文致若後世之獄吏者天下咸曰臯陶不言而刑無不中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故聽者可無言傳之訛者因以為瘖耳陶之瘖亦猶夔之一足也

湯之時七年旱其未旱也九年之畜必有其備其既旱也所以救之拯之罪已而脩省者必無不至是以近者戴遠者僭蓄不能害而以七十里王也禱又矣非止桑林也而上天之格非徒以禱也若曰以身為

犧牲則誣也

王仲淹論陶元亮曰放人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五柳先生傳則幾於閉關矣仲淹妄擬孔子而不知元亮夫元亮之時何時哉綱目書晉徵士乃得高賢之心矣

郁離子曰以大德戡大亂則井田亦可復也其論甚美明之興也寔爲佐命元臣除穢致治畧如所言其志行矣雖井田竟未可復而洪未至於弘德庶幾醇厚哉天下之生一治一亂亦理數宜然哉

龍門子生於元季其言曰尚父不遇西伯則老於渭

千一錄

卷之六

三

水之濱孔明不三顧終於隆中之墟卒之藏器待時遭際聖明匪漫言之者矣而曰不爲尚父孔明也者則失言哉夫尚父伊周之儔也孔明伯仲之間也尚父不徒以韜畧著者也孔明非三代以下人也柰何言之易也龍門子失言矣

龍門子曰漢儒說經至宋益精矣在篤行之而已譬之於食有耕之者有種之者有刈穫舂揚之者有炊之者有實於簞而獻之者吾徒但食之而已政不必立異以爲名高也肯哉斯論余深有味之矣今之君子食之而不念耕者之勞或以菽粟爲不可於口而

求水陸之珍或厭糞殮之朝夕而曰吾且食朝霞而

飲沆瀣匪惟然也或樹之檉柳焉或樹之檉稗焉或

也幾以天下惑矣龍門子之言蓋見之於早也

者因糧於敵守者清野雖聖人用兵不得不然宓子治單父有齊寇父老曰麥熟矣請縱民取之母資寇宓子不許曰一歲之麥不加疆弱不耕者得獲是

者爲之也是宋襄之仁尾生之信也

千一錄

卷之六

四

塗以旌過也孔子聞而稱之申子以爲失刑此好事者傳之非其實也殺之戰獲秦三帥婦人免之先穀不顧而吐遂免胄以自戮也此晉志也夫吐於君之前與其撞君孰爲無禮一言之失其與聽婦人言而資寇孰爲過先穀勳臣也必自戮也而師曠可偃然自恣乎晉之法必無是也秦以來上驕下諂日甚矣爲此言者其以啓世主容直臣之度歟

竹書出魏襄王家襄王與孟子同時使其時有其書則伯益伊尹之事孟子必辯之以明其誣莊生必據之以肆其侮矣豈其書所謂齊東野人之語當時未

必傳者耶其中未必盡誣第不可盡信耳盡信書不如無書孟子之論定矣

聖人所與人同者形也所與人異者能踐形也孔子所慎者疾不能不疾也嘗疾病子路請禱又嘗使門人為臣及其沒也寢疾七日矣而好事者乃曰孔子疾商瞿卜期日中子曰取書來比至日中何事乎夫疾至於甚則宜澄心純一以待盡豈必取書讀哉顏子不貳過幾於聖矣其短命則天也乃曰顏子不量力而勤學髮白齒落而死世之短命如顏子者何嘗髮白齒落乎顏子果以勤學死則非所以為好學也

千一錄 卷之六 五

孔子稱顏子無所不悅不改其樂何所苦而髮白齒落乎王克辯諸子之虛妄多矣而此二事不知辯反以為實乃曰顏淵困於學以才自殺一言以為不智多言哉

論衡稱孔子畏陽虎却行流汗此亦如莊生稱說盜跖為無疾而自灸也夫孔子道德之盛使威武自失不淄不磷陽貨先不得見論語記之詳矣何歎而畏之哉胡為而見跖哉王克之好辯也而不知辯何也

論衡之作以訂百氏之虛誕也而其所稱引者虛誕

多矣馬園之說無方野人說之子貢之說有義野人不從夫智者不失人不失言子貢之智豈不知野人之不可與言乎哉又云子貢滅髮為婦人人不知其狀子貢非優孟也即有難如孔子微服過宋何至滅髮耶曾參之孝幾於舜矣以曾之賢孔子所喟然而與者而比之於瞽瞍之頑曰舜有瞽瞍參有曾哲父不慈孝乃章何其不倫耶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言澹臺子貌寢而行美也乃曰孔子相子羽而失之是以孔子為姑布子卿之儔也言性者折衷於孔孟矣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即性善之說也荀揚告

千一錄 卷之六 六

子之言性不知懼者也而槩舉之不知辯是亦告子之冥然者也霍山之神以竹書遺趙無恤此說之誕也乃曰趙簡子之祥是以誕為信也太公釣魚刻魚得書武王得白魚喉下文曰以予發是可戲稚子耳而曰不虛是其所以論諸虛乃明於十而不明於二五者也

庖丁解牛目無全牛徹其裏故也乃以為所見皆死牛以比人病見鬼則謬讀莊子矣其曰巫為陽黨故陽地之民多為巫巫無擇於地未聞陰地無巫者也人之疾非巫所能祝正儒者所宜辯也而曰楚越之

人能以祝延人之疾愈人之禍者生於江南含烈氣也又曰南越之人祝誓最效是爲烏鬼樹幟而使愚俗益以惑也叔虎之母美叔向之母不使視寢母之智殆有異焉非徒以其色也而曰美好之人多邪惡則關雎窈窕必求無益而賢哲之士必犁牛之子耶太公不遇文王則終於渭濱夷齊叩馬之諫曰義士也及封於齊誅高節之士二人以其開不爲上用之路如其然也當其東海之濱宜與夷齊同誅久矣此韓子之邪說誣太公甚矣克知非韓子而不知爲太公辯乃曰太公之誅二子宋人之到馬也太公聖之

千一錄

卷之六

七

徒也而不能知蟬翼重而干鈞輕衡乎儀秦之爲從橫也佞之雄者也而曰排難之人稷契不能與之比效賢何以加之未可以爲佞也是以妾婦之道爲大丈夫者乃齊人之見耳司馬氏史記班氏推之至矣克師事叔皮獨以班爲甲而太史公乙此其論可以爲衡耶其論孟堅之去叔皮非徒五百里亦未可爲定論也漢至元成之際文與時隆汗不逮文武時矣而謂之郁郁漢之明明爲值其時意以自擬尤爲妄語衡而不能平也吾不知其衡也

呂覽言微子與紂同母其母先爲妾生微子後爲妻

生紂微子當立太史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此理之必無者也微子紂之庶兄必非同母也母以妾爲妻霸者所禁先妾後妻禮乎非禮則胡以立太史爭之舛矣其言介子推不受賞懸詩公門終身隱而不見未嘗焚死也此事之可信者也然非獨介子賢也其母亦賢身隱焉用文賦詩而懸之介子弗爲也吾猶弗信也

文勝質則史史以文勝則必失其質人言禹周公之下士者曰一沐三握髮一食三起夫一食三起不欲留士可也一沐三握髮方其三握欲以求速及其三千一錄

卷之六

八

沐則所遲留者反多矣聖人恐不若是勞而拙也一沐之頃其心不怠何至失士乎伊尹以割烹要湯孟子既辨之矣呂覽又爲本味之說乃曰非先爲天子不可得而具則其所以相湯者非以堯舜之道也乃欲爲天子而已湯嘗進尹於桀冀止其害其不得已順天而應人四海之內皆知其非富天下也而爲呂覽者獨不能知聖人之心徒以末世爭雄并吞之爲者度聖人耳何以懸之國門無能增損一字哉

文子曰廉者可令守分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特常

不可令應變此使貪使詐一切計功謀利之說似之而非者也夫人有不為而後可以有為無信不立之蠻貊不可棄也伊尹一介不取乃可以伐夏救民何謂不可進取乎邾人信魯國之盟而信子路之言何謂不可應變乎是故惟廉者可以進取惟信者可以應變

傳言太公周公之治齊魯而知其後世之必削以寡余以為不可信也荀子曰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使魯能行周公之道世必無削弱之患使齊能守太公之法世必無劫殺之禍三代之王也而桀以

千一錄

卷之六

九

夏亡紂以商亡幽厲以周亡豈禹湯文武之治使然哉

孔子聞楚狂之歌下車欲與之言乃不得與之言聞荷篠丈人之言使子路見之可與言而不與之言聖人懼失人也列子與南郭子居連牆而不相謁請遇於道若不相見彼自以為至哉人也而非人情也及疑其有敵則試與偕往焉是亦不能忘情矣孔子所謂索隱行怪而使後世述焉者其為寓言乎非所以明道也好竒者好談之君子不取也書曰無稽之言勿聽中庸曰庸言之信爾索隱之論

君子弗道也列子述尹文先生與老成子相授乃進之室屏左右而與之言老成子得其言終身不著其術何為者哉聖賢之門有此氣象乎此後世術士欺人所謂枕中之秘者也惡得為有道

列子云神凝者想夢自消其寢不夢此近理之論也釋氏謂至人無夢非有無之無謂夢與非夢一而已無夢無非夢也其言可使中下士隔壁聽而不可以惑達者謂世間事猶夢可也遽以非夢為夢是以天下惑也被欲祛世之惑而適足以惑世君子是以拒其說之邪也

千一錄

卷之六

一

鄭之圃澤多賢列子居鄭圃是也解者以圃連四十年為句謂圃為業昧於文理矣解古書者病於不悟古文也能讀古文而其義過半矣

洩冶以諫死或譏之以為不早諫夫諫而死其諫必驟矣何以知其不早也民之多辟無自立辟未必孔子之言即孔子之言必非後儒之解也左氏之意蓋傷之也

列子力命曉世人之揣利害巧機械者亦明切矣然其言務竒而過當親有疾而不謁醫可以為子乎揜目塞耳背坂面墜而不以墜仆為慮可謂信命者乎

孟子云修身以俟之順受其正孔門之教固中庸之道也故諸子之言可廢也不可訓也

列子海濱之國名曰終北莊子南越之邑名曰建德皆寓言也其曰西方之人者蓋類是耳豈謂西域大士耶且其言必非孔子之言也何以明之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曰聖則不知則聖爲絕德耶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德至於則天猶非聖耶周之德其可謂至德矣而猶謂有未至耶舜蓋善禹無間然皆以爲不可加也故曰虞帝爲不可及矣蓋孔子之論儒者所傳者如此豈以中華之帝王皆非聖而西方之千一錄 卷之六 二

夷爲聖耶豈惟非孔子之言亦必非列子之言也而逢衣之徒援之以佞佛蓋人心之不正橫議之大作可爲長太息也夫

楊墨之言淺矣釋氏浚而深之卑矣釋氏抗而高之要其指歸則爲我兼愛之緒餘也一則枯木近於楊一則普濟近於墨而棄倫蔑禮無父無君孟氏所以塞其源而防其流也

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服則不爭矣老子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使老子爲政其病國妨民者將不諸乎若其錯也不能不尚賢矣若曰不尚者猶顏子

之無伐無施云爾則又非老子之旨也佞而文之者也

澹臺滅明行不由徑子游稱之於孔子以爲得人論語載之豈非賢哉乃其子溺死而不收葬曰螻蟻何親魚鱉何踈蔑倫悖禮甚矣澹臺子必不然何其誣也

蒿室者猶華門草堂茅店云爾若謂草木茂盛蒿堪爲宮室未必然也

馬融謂鄭衆博而不精及其注淮南子乃同於經可謂能擇乎楊子雲論不詭於聖人而謂淮南字直百二一錄 卷之六 十二

金今其書固存未見其醇也故漢儒必以董子爲賢神農氏夫負耒戴以治天下子其許行之徒之言也非其實也教民稼穡以身勞之非止三推故曰並耕未必終百畝也蓋不服也

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孔子惡其佞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雖曰安敢不學然讀書何妨於學大抵諸子之書務於奇詭君子母盡信也乃其所謂學而未能者則格言也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言楚雖至寡必能亡秦哀楚也註謂屈景三大姓又三戶津名皆於文義不協其

渡三戶破章耶則語誠矣

灌夫傳且帝寧能為石人耶註言徒有人形不知好惡非蓋言帝在尚如是千秋萬歲後此董寧可任耳何能為石人不老也

荀卿子之陋也其言商周之王至盛矣乃曰遠方莫不致其珍目視備色耳聽備聲口食備味形居備官是孟子所謂得志弗為者而謂湯文願之耶何其陋也

荀子曰君子言己之光美擬於舜禹參於天地非誇誕也吾未之聞也堯舜兢兢業業禹湯罪已文望道

十一錄

卷之六

十三

未見武執兢周思兼待且孔發憤忘食自古聖人不自聖也惟作狂是念未有自伐其光美者也故荀子之言醇者鮮矣而不勝其疵也

荀子論平原君之於趙可謂輔矣乃與伊尹比干並稱社稷之臣愚耶諂耶夫平原君可謂篡臣者也任李園之邪謀卒弑之盜其國而殞其軀不仁不智何足數哉其視伊尹比干則薰蕕者也

邦無道危行言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風人之旨也又曰其默足以容君子所以保其身者蓋有道矣而荀子曰事暴君無矯拂居暴國崇其美揚其

善夫君不可矯拂也則去之若其從之而已孔子所謂具臣孟子所謂容悅者也惡得為儒國無道無善可揚無美可崇也崇之揚之為諛而已矣何以不默也揚子之美新者也苟與揚也疵矣而未醇也

荀子曰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夫忠臣不忍其國之亡有殺身以成仁比干是也孔子未嘗以仁許人也而曰放有三仁焉豈其為下也哉荀子之論徒以苟免為賢耳國無道至死不變中庸之為德也其未聞乎

十一錄

卷之六

十四

之未精也夫智者必能行之仁者必能明之不仁者非智也不智者非仁也中庸論道之不明不行未嘗不以能擇能守無言之荀子之論異於子思矣其不知而非之也固宜

水經註其文可觀而事多誕妄澹臺子羽渡河而陽侯以兩蛟劫其千金之璧誣陽侯哉彼以陽侯徒若世之在位而寶珠玉者耶而取諸民若禦者耶且兩蛟未易斬也禹行必方相在前龍負其舟舟人失色是其勇不及子羽也何以稱神於後世哉視龍猶鯀鯀非以勇也樂天知命者也聖門言勇者稱子路未

聞子羽也一劍斬兩蛟則子路失其勇何以無稱焉故知斬兩蛟非子羽任也

古之以巨盜名者顏涿聚其後如戴淵郭元振皆嘗行劫卒爲忠貞之臣賈傲周處皆有凶德卒爲善士然則孔子欲化盜跖或亦有之而跖固不可化者也莊周盜跖篇則放言侮聖以文戲耳

淮南子云管子文錦也雖醜登廟子產練染也雖美不尊世以爲善評夫管子天下才也齊大國桓公明君也故以之霸霸必待大者也子產所用者其國小所事者其君闇畏天者保其國者也地不同也君不

千一錄

卷之六

十五

同也孔子小管仲稱子產君子其美之深矣孟子惠而不知爲政之論偶舉一端以明政體而子產亦偶有濟人之事未可以割鷄之語爲武城尤也文錦練染之喻殆不其然

書曰宥過無大語曰觀過知仁禮有八議議賢重矣而淮南子曰犯法者雖賢必誅夫賢者法必不犯賢而犯不幸而過者也可以觀仁焉雖在勿宥猶將議之未聞以誅賢爲法也故夫申韓之言治其在王道猶鳳凰之於鷓鴣也麒麟之於豺狼也

榮啓期九十行歌言有三樂此能自寬者也而淮南

子因言其一彈而孔子三日樂夫聖人樂天樂得其道也蓋無不樂也而曰三日樂則三日之外舉非樂境乎知道者一言以爲智言必有中故無枝言也

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言勿擾也其旨非不明而刻者辭之則曰致其酸醎而已矣其舞文者故

繩誠懸不可欺以曲直君子之直如繩其善喻也管子曰鳥飛堆繩言其自南自北雖折而必至故曰繩信矣而曰大意得小者無傷由其言無乃以自文歟淮南子曰行險者不得履繩夫君子易以知險行險而不失其信雖重巖絕壁猶之乎砥也雖委巷曲徑

千一錄

卷之六

十六

猶之乎矢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卷而懷之引而伸之皆直也何往非繩乎

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淮南子曰天下有至壽而非千歲也明死生之分則壽矣夫老子淮南皆言養生者也其言未嘗誣也而後之誕者乃有西域浮屠雲中鷄犬之語皆妄而無稽耳風景之喻確矣夫

淮南子魯昭公有慈母母愛之死爲之練冠故有慈母之服此殆非今律所圖者今律爲慈母斬衰三年謂所生母死父令別妾撫育者猶夫生我者也昭公但爲之練冠蓋先公之妾無子者歟

淮南子曰賢者制禮不肖者拘焉拘禮者不可以應變斯非篤論也孔子曰齊之以禮禮以防民猶或踰之柰何其以為拘也晉之士蕩乃曰禮豈為我設是謂不拘乎禮之所出刑之所入孔子所以叩原壤也禮男女不辟於途者刑擁姑婢而馳則刑之否乎刑之屬莫大於不孝居喪而沉湎曰禮非若此拘也則可乎是故聖人周旋中禮君子循之乃其所損益可知者所以協於禮也非不拘謂也孟氏寸木岑樓之喻深於禮矣

淮南之書自以世莫可為語也曰誠得清白之士執

千一錄

卷之六

十七

玄鑑於心據則明指以示之雖閣棺亦不恨矣未聞有道者患人莫知若是巫也然其書馬季長楊子雲以來好之者多可以無恨乃其駁雜不純孔墨王霸往往並論何以俟後世知音哉蓋未得聖人為之依歸故也使遊孔氏之門不及時雨之化其亦達材者歟

淮南子云孔子因衛夫人彌子瑕欲以通其道夫君子之所為眾人既不識而又多以已意測度君子故見南子子路且不說况不得其門者乎况後世諸子者之道聽而塗說乎於衛主蘧伯玉而卿之得不得

曰有命其告子路者不惡而嚴夫而猶有因彌子之誣則何說也淮南又曰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為解邪必蒙正以自為辭夫既知之矣又滋惑焉知非真知見非定見是以二三其說小合而大離也

鄧析數難子產之法設無窮之辭亦宜有似是者子產卒後二十一年駟顯為政乃殺之耳而諸子多言子產誅鄧析非也子產惠人也用其竹刑縱有罪在所議矣其言天於人無厚君於民無厚父於子無厚兄於弟無厚則原道德天地聖人不仁之意而失之而所謂竹刑者無聞焉未必析之書也書中稱黃帝

千一錄

卷之六

十八

堯舜湯武未嘗不法先王其曰為君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使民自歸無鞭朴之罰而家給人足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又非尚慘礪者也所謂兩可之說辯而無用者歟

堯老舜攝倦於勤而不及政焉後世所謂太上若唐明皇之大內不樂也庸人因以億聖人故曰囚而妄者乃志囚堯之城墨者又曰堯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蚩山之陰堯既傳帝位惡有巡狩之事乎於時書固未焚而妄以傳妄者何其紛紛也

墨子時侯王之好奢其為食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

器而已其爲衣服鑄金以爲鈎珠玉以爲珮而已乃
今士庶之家其宴會有踰百器者何啻小國金鈎玉
佩匹夫匹婦何不服焉蓋有家無擔石而方丈其前
者矣有室如懸磬而衣必華綺者矣欲及不已必欲
過焉欲過不已必爲竊焉古之禦人於國門操刃於
潢池者靡不由此長民者胡不思所以反之哉抹文
之弊必也以質

墨子節葬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
肉掘地之深下母及泉上無通臭壘足以期其所則
止矣其說過於薄猶之可也虛地上以實地下君子

千一錄

卷之六

十九

所弗取也况發冢之患誨之者乎棄之者乎季氏以
璫璵歛孔子歷階而止之宋司馬爲石槨孔子嘆之
曰不如速朽之愈也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孔子曰
不可夫聖人奚取於厚葬也然而有度必有等
也等禮也禮天也墨子言法天而不明於禮惡可言
知天也夫墨子之言節葬其意則可也其非久喪曰
死者既已葬生者無父哭則其道大悖是以爲無父
也是戎貉之不若也戎貉猶知有服也禽獸之不若
也禽獸猶知有悲也孟氏之距而闢之豈過哉宰予
欲短喪三年之喪以期爲可孔子猶責其不仁公孫

丑曰爲期之喪猶愈於已孟子比之紇兄之臂而教
之徐徐者夫爲期者不可以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
之懷也如之何其短之而安也而墨子遂欲葬而除
乎宰予以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而墨子非樂則八音
之過密墨子所取也墨子以無父喪爲死生之利不
知喪服何以不利於生民而除之亦奚所利是其說
舛也

墨子非樂所謂不知以爲知不知而無忌憚者哉孔
子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吳
季子觀四代之樂聞其樂而知其德夫音之起由人

千一錄

卷之六

二十

心生其至也感天地動鬼神阜財解愠歌舞鳳儀豈
誣也哉自皇王以來未之能違也墨子徒見今之樂
非古之樂而遽非之耶是猶惡恣於味者而欲去其
食惡靡於服者而欲屏其衣也禮既廢矣孔子猶欲
存羊樂非古遂可去樂耶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也
如墨子者豈惟非樂彼將以禮爲無益也蓋明於小
數而不知道者也甚矣道之難明也孟氏之後孔墨
猶竝稱儒者不知非焉韓退之乃謂孔墨必相爲用
甚矣道之難明也

揚墨之橫議也陋故闢之而廓如釋氏之談空也高

故距之而益蔓故異端之害道釋氏為甚也韓退之謂見道者其距佛老力矣而謂孔墨必相為用一明一惑何也其見道未真故也

金光明經言長者子覓河濟池魚十千善矣乃十千魚得聞寶勝如來名號即生忉利天而為十千天子以四十千真珠瓔珞報恩則天人亦好貨者耳此不可以欺稚子也而世尊尚之非惑歟

佛自言往昔為王子不顧父母二兄悶絕自躄而捨身飼獸何為者耶此獸因何善業乃為瞿夷比丘耶其陋妄無稽無足諦聽亦甚矣乃自名為經而儒其

十一錄

卷之六

二十二

服者尊之曰經有聖者作不火其書何以謂教也

王子衡評許魯齋仕元非過薛文清曰純儒其論確矣其曰讀書錄闡所未發者鮮余則疑之今之君子幸生理學大明之後篤信力踐為君子儒善矣必也闡所未發啟予助我斯道無盡也何以建旛而操戈為此文清之所憂也是以為純儒也

慎言言性以孔子為準而以孟子為過誤矣夫孔孟之言性一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性善之說所自來也其曰相近對相遠言之也夫聖狂之相判也何啻什百千萬其遠若是

而孔子曰非性也性固相近相近則善矣所謂性善也今以相近為若有間者不知言者也 桀與跖之惡至矣譽之則喜非之則怒不可以見性之善乎而安於為惡所謂習也以習之相遠而疑性故曰性相近也聖人之言婉而至不得其辭者不得其意耳王浚川謂寒暑不關陰陽之氣由日之遠近耳似未然夫日之行有恒度而陰陽之氣間有不齊惟其不齊也故有夏雪而冬熱者兩廣之間一日而備四時之氣日寧有乍遠而乍近者耶此足以明其非矣慎言謂洙泗之傳獨與顏子顏子短命遂失其傳失

十一錄

卷之六

二十二

言矣夫曾氏之大學子思之中庸孟氏之七篇夫未喪斯文方策具在道若大路也遠人乎哉由三子之學而學焉聖非絕德人自不力為耳而曰無傳是以道為登天然不可幾及也母乃阻人之立志乎

老子云死而不亡猶詩云前王不忘傳云三不朽耳而釋氏因有前後身輪迴之說妄者至有堯舜託生無稽之談矣今人能記其前身者偶然有之非盡然也

萬形皆有散惟理為不朽猶云放諸千萬世而準無古今一也而以為儒者之失言謂理何可以朽言是

泥其辭而以民靡孑遺爲真爲誣矣

人之靈於物自鴻荒時蓋已然也第飲食衣服宮室之制則侯聖人繼作而漸備耳何至與禽獸匹合而有馬人犬人之異象耶此又因莊生入獸不亂群之談而益謬者也氣化之不齊近有豕生人者亦有人生犬者非必鴻荒之世也

朱子云人之有生性與氣合而已本言理氣不相離非分而二之也而以文害意者疑之朱子豈智不及此而以性別是一物者哉今之君子好異議而不自知其昧也

千一錄

卷之六

二十三

金剛經如來在燃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即是謗佛大旨欲明佛法之空此其徒斐然美柔翰者所能道以薛考功之高明而大以爲神奇之語其亦之所好而辟焉爾也吾儒語自平實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又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豈不若大路然甚夷乎哉

論衡云日不入地譬人把火夜行平地去人十里火光藏矣非滅也此論未然日月之明容光必照非入地則不闇也登泰山觀日出入可知矣易之晉曰明出地上明夷曰明入地中上六曰初登於天後入於

地非虛言也且燭火之光幾何而可以言日哉

商鞅開阡陌而井田之制壞余嘗疑之蓋溝洫以備水旱胡可廢也近閱田叔禾之解以千畝爲阡百畝爲陌縱兼井而不恤單弱是以乍強而易亂由民志不定而盜以窮起也此說似安

越絕女陽亭者勾踐入官於吳夫人從道產女此亭養於就李鄉句踐勝吳更名女陽更就李爲語兒鄉此語兒之所始也而訛者以誣范蠡謂進西施而道產子此因載西施而傳此訛耳子胥入楚君居君室大夫居大夫室蓋有妻楚王母者而因言子胥妻楚

千一錄

卷之六

二十四

王母夫蠶與子胥必不至是也

春秋戰國之世臣弑君子弑父者接迹矣而以誣往古使後世疑疑往古之誣則已之惡亦可藉口耳此因堯殺益之談所由起也以文王之爲世子季歷之克長克君即以文丁字訛而朝省日三安有不得令終者此無足辯余有所感於近事近日一邑令以講學名敝衣糲食人所不堪以爲陳仲子之廉也築城之役大有軋沒臨行製綾衣數十件邑人恠之聞者不信曰彼平生惡衣者何用是以邑人所云皆爲誣耳余以此知往古之誣其此令之綾也

三略六韜非太公之書易知也而元美因以駭太公失言矣太公周召之儔也以文之至德武之順天應人牧野之師諸侯不期而會紂之卒倒戈奚所用於陰謀哉堂堂正正三伐四伐如熊如羆所以戰者書載之矣夫自涿鹿以來大師之克必有以也聖人之繫師曰貞曰丈人而已所謂詭道者非惟所不言亦不容言者也呼吸變化抑亦先覺要之不離於正其丈人乎大象曰君子以容民畜衆治國帥師道一而已矣以正治國以奇用兵非知道者之言謂其言押闔之術所從來非過也

十一錄

卷之六

二十五

孟子言伯夷太公避紂海濱聞西伯善養老而歸周其言必有徵也然則夷齊之讓國非徒以父命抑亦懲於鄂侯之醢姜里之難乎渭水之釣非熊之卜其傳會之談乎莊子之言又有所謂滅丈人者矣孟子曰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而史言歸周未至而遇武王之師故叩馬諫其謬可知也扣馬之辭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夫自海濱歸周固以西伯也西伯之薨至伐紂之年非一朝夕矣海濱雖遠猶未達豐鎬之郊耶孟子猶未盡信武成秦火之後何以觀之楊子雲曰衆言淆亂折諸聖此知言者之準也

夾谷之會萊人鼓噪蓋黎鋌之徒爲之也景公作而麾之晏子其猶能相歟迺宮中之樂請止之可也有司加法手足異處竊疑焉夫曰宮中則齊君所常好而魯之有司可專誅乎是魯以天子自處也古文略意黎鋌輩所指投鼓噪者不遽已且有所挑釁而侮犯者魯有備左右司馬順應之聲色不動而齊人無辭是以懼而慙慙而謝也

列子稱偃師所造趨步俯仰信人也瞬其目而招王之侍妾此所能也蓋類今之傀儡必有機焉若歌而合律則理所必無彼革木膠漆何從有氣哉蓋傳聞

十一錄

卷之六

二十六

既訛兼以傳會好奇云爾註者乃謂人之巧真可與造化同功而徵之墨子之雲梯公輸之木鳶夫雲梯言其高入雲也曰凌虛而無根則雲之訛也鳶之飛機激之也猶諸葛之木牛也至於僧一行之直漏牌世多能之以水計滴與時應耳而謂候氣輪轉與天候相符近事也而謬張若此况往古若存若亡者乎列子言海中五山山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爲鄰居仙聖之飛相往來者一日一夕不可勝數若然則雖流於北極其飛相往來猶自若也何名爲播遷而帝乃爲之慙怒侵滅龍伯之國耶莊列本以文滑稽而後

世好黠者述之以欺秦漢其害至今未息甚矣世之
易惑而難悟也

列子曰均天下之至理也盡治理矣大學言平天下
均也天下可運於一握信然連於形物亦然徵之物
理也連通也註作二句非關尹曰形物其著前章其
物其形竝看則得其解矣

列子之好奇也蹇懸虱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所
無徵者也乃曰投弓剋臂不得告術於人將曰以不
告也故不傳也孰明其誣哉

列子言季梁之疾不攻而自瘳以身非愛之所能厚
千一錄 卷之六 二十七

非輕之所能薄其辭美矣而弗可以訓也其害將使
狂夫縱欲敗度而不知戒立言而中倫者然乎哉孔
子於康子之饋藥未達則不敢嘗非勿藥也請禱則
曰禱久矣不言其有無也死生亦大矣聖人豈不知
哉其爲教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而已是以世爲天下
則也

齊景公登牛山而流涕孔與據從而泣晏子獨笑晏
子之論美矣而曰不仁又曰見不仁之君則其責於
君者亦已甚可謂之恭乎此諸子之好高論而不情
也非晏子之言也

偶閱月上女經盛在德事非情也夫在德之絕而甦

也有攝之者有引之者則人之生死長短悉在簿中

而福善禍淫大人所爲合其吉凶也而吉人之短折

凶人之壽考不可悉數卽盛之化之惡業重矣死而

入轉輪司畜生道已晚乃縱之八閻猶得誣訴東嶽

移牒隍神爲攝無辜生人株連甚衆此何異塵世官

府至憤憤者耶謂非誣吾不信也凶人殘虐至極神

宜發慈悲心不忍聞猥云陽美未盡則所云延笑一

紀或減其美者又孰司之耶神之所分別善惡非序

貴賤也而冠蓋者金硃書書之黃楮舉監以下至於

千一錄 卷之六 二十八

凡庶墨書書之白楮則在昔高賢徃往王公失其貴

者恥列於後堂之榜矣神之事佛甚謹若梵典非虛

足度其母矣何假於一俗僧與汗戒沙門同調者而

輕召生人令再絕而降階託之耶月上女當生未嘗

啼哭卽便合掌說偈數百言是可信乎果然則一國

之人必且驚異供奉以爲真佛降生矣而豪宗大姓

乃皆欲得以爲婦至以劫殺脅之而其父恐怖涕泣

如用所謂國王大臣者安在乎其豪強大姓縱不畏

國王不畏佛耶佛像耳事之恐後而佛見降生敢脅

之劫殺之欲以爲婦耶要其偈言本肯欲窒人欲心

非不善也而設為不情之說反使人不信豈為善誘耶吾嘗以老子言道德幾於聖而不尚於中行故其流畔道佛經華嚴等部發揮良止之義可以存心不可以治世其害滅倫其後黠僧妄道士所撰無稽不情之語宜不足辨而儒者顧一一文飾之盡尊之曰經此吾所不解也昔徐陵好談性而容易欺之蘇長公直以為謔不問有無志性者喜異而不察此攻乎異端聖人所以憂其害也且善女人非不可為佛觀音大士黠僧徒乃妄稱為淨樂國王公主耳月上女如所言則生而佛者也何必轉男始可出家則女媧

一一錄

八卷之六

二十七

之補天十亂之有婦人者非耶此至淺陋不必辨獨謂儒者不宜為之辭耳

千一錄卷之七

新安方弘靜著

子評三

鸛鶴之謠魯人作之其感於乾侯之辱乎而曰文武之世童謠有是是左氏之誣也

秦龍氏吾不知古有其官否也至謂孔甲擾於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則邪辭也吾知其所蔽矣龍靈於鳳若真可畜書不獨著鳳凰來儀矣且來儀云者猶周之鳴於岐山非如靈囿之白鳥鶴鶴也故曰使麟可羈則何以異羊况龍乎且舜畜龍禹必恒見之

千一錄

八卷之七

一

豈惟禹見之從禹而為帝臣者必皆見之何為中流乍見而舟中人盡失色懼欲死耶帝之臨下不言降鑿有赫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何以云擾何以云賜况其各有雌雄則化生必蕃宜如輿誕矣龍乎何以曰神淵蟠而天飛也至於乾之六龍以尚其象象者像也猶云天在山中載鬼一車翰音登於天豈必徵諸物耶其曰見群龍無首豈真見耶又不可以易之辭附齊東之語也

魏人唐且見秦昭王請收其時年九十餘矣後十年所與信陵君語陳義甚高鮑氏美其耄期不亂或是



也而始皇時又安能挺劍使之色撓長跪猶有首首之勇耶記者之誤可知矣

習俗之移人由之者不知也戰國之世殺人盈野人輕其死士以身殉名者視之如歸自以求仁而得仁也如田光侯嬴何必死如程嬰又何必下報耶世若比之匹夫匹婦自經溝壑者則必不死矣吾郡之俗以一朝之忿自殺者比比也而婦人尤甚彼豈為烈者耶以身之死傾人之家愚甚矣日者有司有察之者彼知不足以傾人則亦自愛其死此誠教化之切務豈第之大端奈何為政者一彼一此故民莫適從也

千一錄

卷之七

二

晏嬰傳贊太史公非以無勇責晏子也正稱其勇於從義耳

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為谿為谷其流自入於機變慘刻矣太史公云申韓原於道德之意知言哉索隱乃以同傳譏之一言以為不智者也而曰小司馬謬矣桑林之禱六事自責聖王之所以動天地也身為犧牲非所以訓以人為禱豈上天之意耶吾未之敢信也

淮陰之不反也吾未敢必也然非其時也非其時固

不反矣何也淮陰非不識時者也淮陰之死謂非高帝之意吾未敢信也何也高帝之所畏惡者信也其未加誅者功大而罪未明義有所不可心有所未安耳信死而帝之心安矣后之果於殺信寧非帝所素蓄者耶后之殺信也以為為諸呂地則非也何也后之所不平者戚姬耳蕭曹平勃高帝之所屬也后未有違焉帝所屬於后者為安劉氏耳豈為呂哉是時惠帝在也惠之崩而視諸姬子非其子於是王呂氏之念起而劉氏乃其所忌矣當惠之未崩也后固愛其子愛其子固甚於諸呂也故謂殺信為為呂氏地者非也

千一錄

卷之七

三

史記論曾相國攻戰之功以與淮陰俱也究其實則自沛公初起入關中定三秦皆自將其後乃從信耳以彼先登陷陳不啻百戰身被七十創豈不勇哉及為相清淨無所事事其雅度合道不可涯涘矣乃退讓不矜推賢於蕭相君子哉惠帝言不及蕭淺之乎其知之也

屈軼之指佞也好事者傳之君子所闕也至德之世無俟此草此草不生於叔季之朝豈亦避佞人耶使上世有此草則堯德未衰知人非難孔壬何畏四凶

不飲舜而去矣

史記謂王翦不能輔秦建德夫翦之為將料敵制勝其所長耳而以王佐責之豈所謂擬於其倫者耶至其孫離秦惡盈貫天方蹶之雖非世將惡得不敗也而歸咎於三世為將則為將如時雨者非耶曹武惠之昌其後可則也將如武惠者十世可也

史記云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緇公孫龍夫堅白同異之辯煩文飾辭無足言也而衍之術詭誕不經何云至道乎

史記譏平原君貧馮亭之說而譙周以為不然夫受

千一錄

卷之七

四

間易將趙樂其亾無足言矣乃若馮亭之嫁禍羅其善阱而不知避可不謂昏哉平原傳論平原云爾也譙氏其以上黨之受為可乎過矣當是時趙之力寧不量耶自保之不暇而欲利韓之餌以據秦之有耶史謂杜黃裳為相有大畧而不修小節宰相者正已以格物者也而受餽謝何可以為小也李鄴侯之出處可觀矣而謂世以其談神仙輕之唐之中世有如鄴侯者殆未可輕也當其時賢於鄴侯者或寡矣作史者其是非不亦謬耶

史謂竇憲之加倍於衛霍以身處下流故後世無稱

焉不然也當漢之初匈奴之強威秦滅項之威所不能加孔熾矣武帝英畧不世出衛霍鷹揚之將也竭中國全盛之力以用之猶未能大得志非智勇不逮所攻者堅也憲之銘燕然則所謂摧枯拉朽者耳其才惡可與衛霍論哉若不揆時勢不量彼已則徑寸之莖百尺之條高下反懸而元哀之烈過於商周矣馬援詒兄子書居身者所宜珍也其論篤矣而不免於讒者則聽者之咎也援無尤焉史謂其智於戒人而反身之未察其未知援哉昔之君子既明且哲亦何能免於讒也

千一錄

卷之七

五

炎帝黃帝少典之子言出於少典氏非謂同胞也古之文簡猶彭祖氏有國八百餘年非一人也其氏有修道而壽者世遠傳疑乃云彭祖年八百餘耳周之至德也三分有二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未可此豈富天下之心哉夏卜之協休祥之集余猶疑之而戎商之日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群公盡懼惟太公彊之又何說也經尚不宜盡信况諸子所載野人之語乎

鼂錯論貴粟亾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阡陌字稍訛耳而解者乃以仟伯為錢使古文作鄙語矣

對問藩籬間言卑近也語云藩籬間物註非

客難註下愚自謙處士謂客非前云世之處士蓋以

自况下愚汎指世之愚人論客無若此

解嘲四皓采榮於商山四皓身隱而人榮之故云采

榮今解榮為德殊無義采榮謂芝亦通

三國名臣序文若死而名教有寄矣時宗指文若也

絕交書并介之人并介言一於介耳註解并為兼利

天下非士有百行時而出之匪徒執一也一於介

者惟見於介務光巢父之倫也

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師出有名魏雖存猶亡也

千一錄 卷之七 六

孔明此表與日月爭光矣昭明不取可謂知言哉

史之以成敗論人者多矣文信公當宋之已蹶元之

方熾事無可為獨可以一身繫萬世綱常耳燕山之

死猶首陽也而史乃曰志廣才踈亦何所見哉夫志

廣才踈可以論張魏公不可以論信公也信公時有

如岳武穆者乎而不能用耶夫魏公之時猶可為也

而得君如彼其專也

韓策韓甚疏秦而見親秦言貌親秦而實疏甚也註

非 唐王涯言以玄卜所中多於易筮此佞玄者也夷人

之算卜時亦有中可以擬易耶

習鑿齒漢晉春秋時謂品題卓越乃其大畧以漢係

周不承秦晉繫漢不承魏也夫魏取天下於群雄猶

曰漢賊司馬之篡愈下矣其為賊尤甚而可越魏以

承漢乎其辭遁其旨諛惡可以為卓越也

南夷志云海中有赤卵塢釋迦浴於海塢人盜其衣

誓呪之至今人莫能衣衣著體體即爛誕哉說也吾

聞佛有斷其臂者誓道成先度此人豈以竊衣小故

而罪及其世世耶夫此塢人昔不披衣則無為盜衣

若昔披衣以盜衣故塢之人膚俱爛耶佛能呪此則

二一錄 卷之七 七

所謂佛口蛇心者何誣佛也此無賴髡徒以欺愚

癡子耳而逢衣者志之以為奇其識乃髡徒者下矣

夷有裸壤不衣之國也此豈嘗盜佛衣者耶

南夷志有耳把里者產薄民淳雖貧無乞丐者有忽

魯謨斯者國法禁酒甚嚴有瓜哇者威令整肅道不

舉遺夫此皆華夏治世事也乃若踰侈無度酗酒無

忌賊劫公行則華也而夷之不如矣

徼外諸夷或不知紀年第以新月出為一月以新草

生為一歲此上古之遺風也乃其黠者能以十二金

丸報時不異於中華之漏箭此其知能之良同降衷

於天者豈為不可化哉使如太伯之於荆蠻箕子之於朝鮮不亦善乎而何以浮屠為也浮屠果老子為之耶是夷而夷者耳奚取焉

孔子作春秋其文則史釋氏之生其徒云爾誕也非史也而儒者大書之攻異端乎志害始乎余不知之也

吳越春秋載伍子胥之亡也漁丈人知之瀨水之女子知之其事躓矣然何必自沉哉于時月馳蘆漪人莫我窺英賢相得何云兩賊管中少飯以賑非恒人之厄授受不親亦復何嫌三十不嫁獨與母居使母

千一錄

卷之七

八

老而無依悲思而死是可忍乎其異於曹娥之從父矣吾固以二人之沈為未可信也夫二人之沈子胥知之耳蘆中人之稱惟入子胥之耳其子何從聞之百金投於瀨水深不可取則可也若其可取豈俟其母取之此又事理之外者也至謂伍子胥從海上穿山脅而從大夫種與俱浮於海此女巫之狂言何云史也

子貢一出而齊吳以亡霸越存魯此戰國遊談之士妄造之也孔子與弟子明王道於洙泗之間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時中道也惡能不在其位而謀其

政哉陳恒弑君孔子請討而曰姑逢其惡以成其篡乎此其門五尺童子所羞稱者而子貢為之乎且齊兵已在魯之城下矣乃翱翔不伐俟其之吳之越越行其間吳釋其疑始有艾陵之戰而魯圍乃解此其道里迂遠豈一朝夕者哉謀有如是而不露國不疑者未之聞也此又事理之外者也

太公避世東海之濱八十猶垂釣及封於齊乃殺二逸士以其不尊君無益世用如其然則夷齊之倫皆可誅矣淫刑以逞豈可以報政哉甚矣諸子之妄也道佛之經自元始天尊至閻羅王皆有姓名此足以

千一錄

卷之七

九

誑戲市童耳謂周公孔子以來歷世賢人皆為道家主教而何晏亦得為王楊子雲為帝而召公孔子但稱公耳其誕若是而王者作何以不火其書耶

宣律師傳言秦穆公與由余論石人因造高四臺明佛法是時已入中國也王元美乃云宣師不應誕余謂宣不應誕耶則應有誕者且元美信以為非誕耶玄光辨惑論言張道陵為蟒蛇所喻子衡設權方縻鵠足置石崖頂尅期告眾密抽游胃鵠直衝虛空以為天師昇玄也此雖出相攻之談然妖人以是欺人者多矣近亦有效之而益拙者且道陵者果上升耶

傅奕早受知唐祖年八十五以醉死可謂令終矣議
減省寺塔僧尼甚正而釋門務詆之設有地獄則當
反坐矣而曰配作泥人曾謂宜者不應誕耶

髻始燧人氏女媧氏以竹爲笄赫胥氏以木爲梳可
也堯以銅爲笄多事矣舜以牙玳爲梳周文王以珠
翠翹花名曰鳳髻又名步搖如其言則堯始作俑而
舜又爲侈靡之尤曾不若朴野田叟矣甚矣諸子之
妄也

淮南子言周公肴膳不收於前鍾鼓不解懸而四夷
服此戰國之士逢邪主之欲而誣聖人耳周公豈恣
于一錄 卷之七 十

口耳之奉者哉吐哺握髮之不暇而鍾鼓不輟何爲
也齊宣猶知耻好樂季文子猶能不兼味而周公有
是乎

夫子曰吾得由也而惡言不至於耳此非夫子之言
也諸子之臆說也如其言夫子爲以力服人者哉夫
子且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無取其勇也天下歸
仁胡惡言之有諸子又曰少正卯之居魯也而孔氏
之門三盈三虛夫子爲政而誅之如其言母乃類今
之爭名而植黨者之爲豈可以窺聖人也兩觀之誅
四凶之去其揆一矣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而何

三盈三虛之有

太公之歸周也文武父師之孟子固曰天下之父也
其獨言周公相武王而不及太公猶言禹而不及舜
也所謂辭也者各指其所之也後世遂以二公分將
相而以太公爲陰謀秘計獨能將者耳王元美信諸
子而求多於太公從而誣織之是蕉鹿之說也且也
太公封於齊而周公東征未嘗藉兵焉是爲不能將
者哉諸子又曰太公治齊首誅二士以其爲高而不
爲用也如其言則避於海濱釣於渭水年已逾耄其
誅久矣甚矣諸子之賊道也夫段干子踰垣以藩魏
千一錄 卷之七 十一

而秦師却彼惡知無用之用哉

顏子不遷怒非不怒也怒而中節則文王以安天下
而諸子乃云曾子家兒不知怒是賢於顏子矣孔子
何以云今則亡也故知諸子多溢言也

綱目書莽大夫晉徵士或曰贅也春秋之法大夫致
仕卒不書孔子是以不得卒於春秋也夫君子之舉
貴協於義協於義斯中於人心於人心斯春秋之
旨也莽大夫晉徵士謂不中於人心乎則亦失其本
心而已矣

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此司馬子長語也而曰出於劉

歆父子而曰皆漢儒之文不亦謬乎左傳國語皆丘明之書左傳蓋可稱國語耳

鬻子九十爲文王師周公雖聖其師事之必矣其書乃引昔者魯周公凡兩見僞可知也其言禹一饋七十起毋乃太煩孔子稱舜好問好察又曰無爲而治

恭已南面聖人之治天下居可知矣起可也未必七十起也

伊尹五就桀蓋湯進之使引桀於道或有之也太公隱於釣八十乃遇而云三就文王三入殷不能有所

明諸子之妄辭何足以欺稚子

千一錄 卷之七 十一

牛缺遇盜盡取其衣裝車牛而無憂秀之色此真儒也其被殺則命也註者乃以爲迂腐矯情非惟誣缺

大失列子之旨矣

列子飛鳶墜腐鼠而中之謂俠客相隨而行樓上不知也而以博笑腐鼠適中客客不知鳶所墜也而以

樓上之笑爲易已虞氏之禍成矣註乃以爲中搦魚則不通文理何云辱我以腐鼠耶

宋人三世行仁義不懈黑牛白犢孔子以爲祥可也而曰以薦上帝則必非夫子之言夫季氏旅泰山孔子責冉求弗能救匹夫而薦上帝乃道之乎行仁義

自宜致祥胡犢也祥在盲矣夫壯者之戰也死者半其半固不死夫不死者不盲不死然則盲非祥也而禍福之倚伏徵之矣君子之行仁義亦無懈而已矣

河梁之丈夫懸水圍流魚鼈弗能游者厲之弗以錯意乃曰先以忠信從以忠信信乎孔子所教人主忠

信者以馮河平而何其弗與也

邾雍者視盜之貌而得其情此在禮固有色聽非過察也趙文子以爲不得其死則將縱之乎其曰舉賢

而任之教民化行民且耻盜則本論也克其道晉之治幾於王矣豈惟霸

千一錄 卷之七 十二

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夫士將待有四者而無求耶

則皆孟子所得志弗爲者也何其言之舛也士不耻惡衣食而後可與議道斯四者奚足有也此非楊子之言也列之廣者也

淮南子云能至於無樂者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極樂矣余有味其言知無樂之樂則知孔顏之樂矣

淮南子云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心有不樂無樂而弗爲縱體肆意而度制可以爲天下儀本欲言養性

自適而不知以禮節之趙高所以蠱二世也而猶述

之耶一言以爲不智無取焉爾

道經自言無量至妙矣四萬劫一傳是無可傳時也而曰有法無財事鮮克濟必齎金寶而後付焉一經本旨乃在此語然則此經惟以得財而已乎苟有財何必四萬劫也吾見世人焚焚傾貲以求道未見得道者也

今學士之佞佛無惑也未知其所蔽而阿其所好曰與儒者之教不異云爾其言曰儒者言盡心知性佛亦言明心見性其歸未嘗不同其爲用者異耳夫告子非不言心也而曰不得於言勿求諸心非不言性

千一錄

卷之七

十四

也而曰性猶杞柳猶湍水孟子闢之則知其所蔽故也告子之學其流爲禪彼將以人之性猶牛之性犬之性者也故噬人之獸可爲狸夷比丘計此唯魚盡爲初利天子所謂生之謂性者人施於禽獸果無異乎不知人與獸之辯何以知儒與釋之辨故曰無惑也故知孟子與告子之所以異則知儒釋之所以異矣

陸氏以持敬爲不明道謂經言存誠不言持敬斯言也亦近於羅織之吏矣夫誠可言存敬可言持也孟子曰持其志此持敬之語所自來也豈背於道哉

陸子論伊洛諸賢漢唐所無有而未見其如曾子之信其嗃嗃子思之達其浩浩愚未敢知也夫嗃嗃浩浩惡可易言之也乃若孟氏之知言者距楊墨以閑聖道伊洛之闢佛氏其考諸孟氏而不謬矣而陸子曰未見其如孟子之長於知言此則愚所不知也柳子云幸茲南夷謫陸子云秋試幸不爲考官所取近有去官作詩志喜者此皆非忠信之言幸不取曷若不試幸去官何不先去幸謫不若易退君子人不知不愠耳胡喜也胡幸也

千一錄

卷之七

十五

其門人有髡削者矣慈湖楊氏其入室高第也不諱禪矣然則謂其學爲禪非過矣陽明極言陸學之非禪而爲陽明之學者則亦有髡削者矣今其徒談空者盈天下將以其師諱禪爲儒耳愚嘗謂諱禪之心卽良知而儒釋之辨可無論也

孔子疑其父墓由少孤也而史記以爲毋諱之諱之無謂矣索隱又曰非諱之也由少寡以爲嫌也夫少寡何嫌益無謂矣

子畏於匡一謂使從者爲甯氏臣得去一謂子路彈劔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圍而去此一事也

或傳之異或兩有之為臣劔歌不相悖也而索隱乃以為夫子再死匡人故有二事陋甚矣 觀子路彈劍而歌益知愠見非疑夫子夫子示以無愠耳

晏子賢大夫也孔子稱之其沮尼谿之封滑稽倨傲游說乞貸乃墨者之徒借以譏儒必非晏子語也而子長不知察無傷於儒不亦誣晏子乎

史記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此涉獵舛誤之過也索隱不敢正之第云與孟子不同耳趙魏敵國視邠狄不侔何為稱之以是觀古文其所不合者無泥焉可也夫諸子之淆亂亦多矣

千一錄

卷之七

十六

許由之事傳者非一司馬氏以天下重器未嘗試之於位而遽讓之孔子序列古之賢人文辭不少概見其疑之者是也然至德之感人固有聞其風不言而信者孔子言為世法無使賢智者過之天下可無由不可無舜禹故曰果哉未之難矣其不述也意或在斯歟若伯夷者萬世綱常繫之武雖不失顯名猶云未盡善此其序列之義也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由也失其高矣是以不概見未可以疑箕山之冢也

史記後九月即閏九月也而文穎以為時律曆廢不

知閏謂之後夫既不知閏何從有後哉注家之謬多類此

史記孟嘗君舍業厚遇賓客二解劉氏為長舍音赦是也孟嘗之富不至廢產以事客索隱注多陋抵牽姬求解解抵為觸冒觸冒豈所以解哉抵之解詣也至也

三代之得天下以仁也武非富天下救民於水火之中也而曰以暴易暴其非伯夷之語耶西山之歌蓋戰國好事者為之也齊宣慙於孟子而陳賈以周公未盡仁知釋之誣聖長惡邪佞之恒態耳且湯武之

千一錄

卷之七

十七

順天應人一也既以商與唐虞並稱矣而獨以周為暴何哉故曰非伯夷之語也 耻食周粟不食其祿也採薇猶餐宿拾橡貧士固不免餓也好竒者過為高論而陳仲子因以咽井上之李矣仲子惡能蕪聖之清者必不爾也

莊子聚則成體散則成始言通天下一氣耳終則有始其散也乃所以始也其曰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蓋自註矣註者不悟乃曰天地之氣合則為物之體出而有也散則復還天地之始歸於無也何其談之淺也死於此者安知不生於彼成始之說也而佞

佛者以傳前後生之誣辭曰佛未入中土其教已萌
儒服者從而徵之可慨也哉

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
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
此老氏之徒所為欲去此三者也夫智者不惑不逆
億而先覺仁者不憂樂天而安土義以為質時措而
皆宜君子修此三者故無入而不自得也未有君子
而長戚戚者也不知好異者何用邀愁而誣儒哉庚
桑楚之篇其辭煩非老子之言也而註者以為得老
聃心傳之奧陋矣

千一錄 卷之七 一八

鳥莫知於鷓鴣目之所不宜處 句不給視雖落其實
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言託
棲於社稷之間近人而遠害城狐社鼠之說也註者
以宜字句謂顧窠巢而不去猶人守社稷而不可離
不知讀古文何以會其意

牧馬小童曰為天下何以異於牧馬者哉亦去其害
馬者而已矣雖寓言寔至理也是以有涿鹿之師也
莊子亦既知之奈何曰國與禽獸居入獸不亂群耶
彼且害馬寧避豪賢且莊子所述古之初所謂至人
者亦人耳人而可與獸群吾不信也舜使益掌火周

公驅猛獸何為者乎釋者稱其上人有能擾虎者此
殆有術今乞丐者能操蛇非神也

莊子者其妙於辭者歟其寓言非近信也非謂後世
信之也聊以玩世者乎甚武誣善之人其辭游彼且
以石室之藏為中山之篋雖有智者孰從而辯之莊
子固言之幽冥之中鬼得而誅之人道也而誘之鬼
所未如之何者也韓子亦云

莊子則陽蓋彭陽之訛耳而曰姓彭名陽字則陽何
以稽之章末湯與仲尼一見再見之解尤謬古文安
得無訛而不闕所疑以不知為知陋矣

千一錄 卷之七 十九

遽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六十而六十
化君子之進德修業固有序也而莊子曰未知今之
所謂是之非四十九非也直欲是非盡泯侗然無知
之謂道故曰惟蟲能蠱能蠱能天其論近於孟子所
謂赤子之心而孟氏固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擴
而克之也如其行不知所如匍匐入井此赤子也可
謂大人乎故知莊孟之辯者斯不惑矣 凡莊子所
述老子之言類皆馳騁文藝之囿去道德五千文遠
矣故曰莊子者妙於辭者也

莊子柳生其左肘柳者疽毒之名此不必疑者也而

曰柳者易生之木左肘罕用之臂臂罕用而柳易生喻無心之速化也莊雖多寓言言之不情乃至是乎註家之謬甚矣

莊子曰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不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此莊子自註也其言入火蹈水禽獸不亂群豈薄之耶註者每為之辭夢中之夢不知讀莊子何以註莊子

古之士可貧可賤貧賤之事無不可也而不可汗說苑謂太公迎客之舍人管仲城陰之狗盜多聞而不干一錄 卷之七 二十

言之非情者君子弗述也述之不可以言智矣保申束箭而答荆王師經援琴而撞魏侯非情甚矣一事也一以為經一以為曠一以為魏一以為晉道聽塗說野人之語奈何述之以惑後世耶

申生之辭於狄突也其言痛矣共也夫突之子從重耳所以圖也弗召而伏劔可以死矣是烈丈夫之行也若如諸子所載受太子詔出事獻公無改其德公卒而自殺下報太子則妄人耳何以死乎甚矣談之無稽使賢者之行不白也

太公令伯禽觀於橋梓老子令視其舌齒壺子子林令顧若影此近於隱然教之道所謂罕譬而喻耳左氏所載庚癸之呼則隱語所始也復藁之君不對齊桓之問而循口操衿抑心桓公曰夫以我為聖人是欲我與民共其苦饑寒也余以為諸子之陋妄云爾今齊語所載管子之治國其與齊桓論政者寧有為隱者乎東漢之士好為隱語而魏伯陽著書以誤後人乃有以參同天其生者釋氏參禪以為超悟以誇愚俗頗近兒戲喝祖罵佛出指打棒洙泗之間有此氣象乎孔子曰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干一錄 卷之七 二十一

者其未達也不以三隅反嘗欲無言其達也足以發則言終日天之覆地之載日月之明胡以隱為而參之也故釋氏之參禪狡獪者之為也由隱語來者也君子無取也

揜目塞耳背坂面隍而不墜仆蓋有之矣以其有之也而揜目塞耳背坂面隍則有不墜仆者乎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所以立命也莊列之言命則知其一廢其百可乎是以為異言也倚閭倚門而望乃文士為麗語耳賢母必知禮不倚門也何至倚閭乎

一第 1126 丹黃參日 4 反三

王元美以綱目死楊雄爲過曰雄卑臣也春秋之義不責雄以死也夫臣有卑乎伯夷非也臣而侍從者卑乎不死可耳莽大夫則何以爲之辭若曰罪雄而不得與於道則闕觀甚矣古之與於道者一雄乎雄與於道何與於紫陽也雄而不爲莽大夫也法言太玄是可與易與論語班乎掩前賢而張已美此近者夸浮之習耳紫陽何至是

今之言道者如餘編之言蓋有之矣以利言也雖然非洛閩之過也且洛閩固未用於宋也而以中原之不復爲儒詬是何言也

千一錄

卷之七

二十二

聖人不語怪而世人好言之徐鉉人撰怪事以語之輒信蘇長公使客談鬼以供戲謔不必實近世之士或傳會或妄語益滿卷帙矣夫語怪猶可也詭而夷之胡可也夫文陌猶可也夷而陌之胡可也譽堯而非桀不若相忘莊生之論誠謬矣今也其桀犬而吠無論堯且幽囚矣諸子者文雖工安可不黜余於是思董子之對也

王元美以狄梁公之事女主不若其姊賢也又以紫陽綱目無貶辭其識不及梁氏姊此未易言也夫梁公無間然者也納約自牖遇主於巷合於易矣周旋

轉幹期於光復忠智兼得而愚不可及也其姊之賢自女士之高節各成其任何可執一論哉莽雄之際百口難文紫陽不與之非過也信筆洗索元美其失言矣

王元美云西伯必以賂免也而宋儒謂西伯必不以賂免迂也余謂元美之論是也西伯必以賂免也雖然元美未知西伯也未知宋儒也夫西伯必不以賂免也何也賂之入周之臣爲之也昔叔孫穆子之止於晉也晉之臣固有賂貨者或曰貨以藩身奚不用也穆子必不爲也夫穆子不爲也而謂文王爲之乎

千一錄

卷之七

二十三

故西伯必不以賂免也

王元美謂孔子與管仲而不及太公太公者多陰謀秘術者也齊之後而益遠於道則太公使之也凡周之克商滅國者數十蓋歸附之後者耳豈盡助紂爲虐者也則太公爲之也吾未解元美何以深求於太公也蓋見畫厭丁侯之事有類於巫蠱之爲者而信之乎夫尚父之鷹揚著於詩丹書之授受見於禮孟子則與周公伯夷並述皆不之信而信齊東野人謬妄之語乎周之都洛固曰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聖人大公無我之心如此豈徒以歸附之後先爲與

廢也且興滅繼絕天下歸心非孔子之言乎豈欺我哉而曰夫子知而隱之也夫子之與仲也蓋傷時也何以知其不與太公也元美又曰為太公易為管仲難異乎所聞孟子固曰以齊王反手而文王之德百年而未能洽其難若彼而蓋言管氏功烈之卑也由孟氏之論則為周者難乎為齊者難乎反而王者難乎假而伯者難乎周之至德也成康之後而有幽厲非文武周公使之也而以齊之遠於道為太公疵何也非熊之卜自太公望之文師之武父之周召之儔咸無異辭而數千載後何以不解於元美也吾不知

千一錄

卷之七

二十四

之也
刻陸氏要語者云俗儒隨聲傍吻詆先生之學為禪此嘉靖丙寅語也其時猶諱禪也夫陸氏之徒有髡削者矣而曰非禪其可乎萬曆間則不諱禪矣非不諱也彼知不可諱益高其說明以禪為宗奚不可者彼且陋嚮之諱者為不武耳人各有心孰與正之象山云孔門惟顏曾傳道他未有聞今所傳者乃子夏子張之徒外入之學其言大矣而不可稽也彼其所謂外入者何指乎語固云下學而上達即一貫之旨所謂徹上徹下者也若以下學為外入則將曰上

達矣而後下學乎且既達矣而下學可無事乎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蓋即下學上達之旨也陸氏將以此為外人者乎論語孔氏之書非出于夏子張之徒也其曰堂堂乎張曰子夏云何皆所不足於二子者耳一貫之訓子貢晚寔聞之何謂未有聞耶多學而識乃其所以得聞一貫者也夫學庸語孟其言無不符合濂洛關閩之所講明亦無不符合者陸氏以六經為已註脚其不可合者雖孔氏之書亦以為外人之學矣可乎孟子之道性善稱堯舜也蓋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與

千一錄

卷之七

二十五

之者為汲汲故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非無所事而反手以王者也彼其博學詳說明物察倫集義知言夫竟空虛鹵莽而已者耶近世有為陸氏之學儼然為人師而不疑者曰敬之一字是因病立方自審若無此病亦不須也告子以義為外孟子力闢之今且以敬為外入者乎曲禮曰毋不敬非徒為始學者言也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湯曰聖敬日躋文曰緝熙敬止而以持敬為不須則自視在聖人上矣惟聖罔念作狂况未得其門者乎之言也而曰不欺已不誤人吾弗信也此由陸氏之學誤之也

今言還丹者丹成則玉皇徵之恒人能嗤笑其誕而
豪傑自命者往往深信而不疑可怪也陳伯玉詩願
與金庭會將待玉書徵真信其語耶釋借其語以成
句耶振六代之衰宜有待於昌黎氏也

陽明比朱子於楊墨洪水猛獸蓋欲自爲孟子此醉
夢語也而醉者不醒夢者不覺何也雖然何傷於朱
子

井田不可復也吏良而民不擾安其田里入其疆土
地闢斯可矣封建不宜復也賢者在位久任之使民
宜之斯可矣肉刑不必復也明慎不濫母作惡母以

千一錄

卷之七

二十六

賄成小懲大戒有耻且格斯可矣井田溝澮阡陌之
制最宜於近塞行之足以阻騎斯其時也詩不云乎
迨天之未陰雨

元人梳木漫葬託遺體於后土永無暴露之患其視
前代傾財竭力於陵寢者誠不侔矣且其肇基朔方
入帝華夏至今君長沙漠亨國之久在昔罕儷惡用
青烏等經哉今之相地求福而累世不葬者亦足鑒
矣

許魯齋言學者以治生爲先陽明非之以爲大誤人
余謂陽明誤矣聖人未嘗教人不治生也顏子屢空

一簞之食猶有先人負郭之田焉使以治生爲不可

則將荒蕪其田而採西山之薇乎曾子鋤瓜而誤父

杖之子路負米以養此皆治生者也所謂治生者豈

必如白圭猗頓趨時若鷲者耶因天因地量入爲出

有國有家者未有能廢者也舜之耕稼陶漁非不可

爲善無非取諸人也豈害爲學耶膠鬲舉於魚鹽之

中百里奚舉於市此世所習知也且四民之中皆有

賢者鄭商人弦高矯君命以存國其誼至高豈不知

學者耶古之學者耕且讀三年通一經三冬文史足

用餘時皆治生也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

千一錄

卷之七

二十七

肥夫勤力因時隨分而盡道者君子之所以受命也
故許子之言非誤也

世儒爲朱子之學者如講套之類支離可厭誠有之

矣然非朱子之過也朱子之訓詁爲始學也其中非

無可疑也則句字之間千百之一其容有未及潤色

者矣孔子筆削春秋游夏乃不能贊一辭耳其餘曰

起予曰助我則群弟子與焉而朱子門人無所不說

豈盡顏氏哉亦篤信之過也語錄則尤不能無出入

不得於心者惡能得於言乎子貢多言屢中者必屢

失閔子不言言必有中言滿天下而無過者其惟聖

人乎學者於朱氏之書苟能以意逆志發所未發朱子必許之矣乃若入德之門為學次第聖人復起不可易也而何可畔也

左傳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懼而釋之必不然也文王一嘆而囚使諸侯從之則紂之虐且益肆豈知懼者乎夫天之啓佑與其所廢智者默契之衆人弗測也湯之出夏臺國微耳而後嗣弱桀是以忽之不知伊尹相而太甲順也文王之出羑里老矣武王亦老成王未生紂是以忽之不知周公輔而成康繼也語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蓋帥諸侯

千一錄

卷之七

二十八

以事天子此西伯之職也而傳之訛者因謂皆從之囚又意紂當懼懼當釋之云耳
負苓者之病伏羲氏驟聽之漆園之緒餘也乃其謬悠而無當知言者厭之矣夫漆園氏第放言以玩世耳何世之易玩而難喻也觀乎天人之文肩天下之道默而識之存乎其人廣大而易簡矣伏羲氏何病文王周公孔子繼之所以開萬世也而曰卦畫而太朴散則必鳥獸無異而後可夫群鳥獸可也如其噬不避豪賢何彼負苓者亦安得瞞然而息其擔也
少時觀墨子謂其言無足尚耳何遽比之洪水及觀

韓氏讀墨之篇乃知孟氏之不得已也以昌黎之賢其原道也近道矣而猶惑之何論戰國處士之橫議乎故知孟氏不得已也

玄關玄牝非二物也以其生生不窮曰牝以其衆妙之門曰關綿綿若存玄之又玄是其解也真人之息以踵一言蔽之矣老子不欺人而人自為妄人所欺可悲也魏伯陽則老子之罪人大道甚夷何隱焉

千一錄

卷之七

二十九

千一錄卷之八

新安方弘靜著

子評四

檀弓言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世紀乃云紂烹伯邑考以羹賜文王食之不足據也漢高不學因有分羹之語矣

史記稱西伯自美里歸陰修德行善徒以私窺聖人何弗思也其時四國歸仁三分有二文王率之以服事殷故曰至德何謂陰修行乎

太史儋或以為即老子名姓俱無據其非明矣養壽千一錄 卷之八 二

過百歲有之耳叔孫通號稷嗣君稷嗣邑名是也而以爲嗣齊稷下之風則鑿矣蓋註家之傳會多如此

武后疾甚五王以中宗復辟后得罪於天地宗廟者也而率群臣上尊號何以爲辭哉武三思禍本也而曰机上肉于西所以敗也其智不足稱矣夫武后唐之罪人也若數其罪而賜之死則非子可以加諸母者乃謂中宗不得而與是時也其誰爲君乎迂矣三思不能誅而曰誅帝之母能乎

受魚失祿無以食魚不受得祿終身食魚卻髡之辭

聊以諭俗耳乃謂其懷祿而非真廉何其過索也且記事者往往務飾其辭而反淆其真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當諒其志耳

釋氏固有教律即欲佞佛宜遵其戒無庸高論也能薄嗜欲耶遠聲色耶外榮利耶如其不爾則與髡徒無賴者何異

陽明日聖人之學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夫聖人固不貴多能又曰有所不知不能然智周萬物道濟天下又曰君子不器豈無知無能者哉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豈

千一錄 卷之八 二

廢聞見者哉若以聖人爲多學而識之則非矣故曰一以貫之夫知與能者貫之也而非廢之也心之精神是謂聖此慈湖本旨也慈湖篤於禪者也

天地自相依附邵子之論無疵也日入地中天包乎地地在中則日自入地中矣何謂不然構精者翁闢之義何謂褻耶語錄多出門人抄記或未能發朱子之旨而又失之速貧速朽在四科者始能辯之耳揚用修冊鉛錄亦好事矣哉縱有發揮猶在君子之後後生戒之

今之佞佛者非不知其教之妄也何以知其然哉夫

佛教莫樂於淨土莫苦於地獄心是菩薩淨土心淨則佛土淨其語然矣今也徒繙內典自謂深達法要夷考其行則貪著攀緣膠固而不可解機械罟罟習若性成其於淨土未數數也猶可也設有地獄胡能不畏吾故以為彼固知其教之妄也

逢衣之徒曰老子非不用仁義也非不用禮法也其言曰我有三寶持而行之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非仁乎儉非義乎不敢為天下先非禮乎何儒者拒之深也如其言則老氏固知仁義禮法為不可去矣乃其搥提絕滅云者豈非以矯異為高已耶以

十一錄

八卷之八

三

是佞老而援儒益知其所窮耳

濂洛關閩之學醇乎無以議為矣近世儒者作意以為高則必離而過之離而過之則必墮於二氏矣則又諱而文之然不可文也則不憚以二氏為宗不復諱矣又知其不可也則為三教合一之說乃至以鄙夫之空空為釋氏之空者又知其不可也則為同歸于善之說蓋曰二氏者無亦欲人為善而已吾與之為善可也亦何必深非之也夫楊氏為我墨氏兼愛彼亦非為不善也而孟氏距之推其害至於無父無君而比之禽獸孟子豈得已哉乃若二氏者則果於

無父無君矣會謂無父無君而可與同歸於善乎此其辭易大傳所謂游孟子所謂淫者也由其言則楊墨可無距佛老可無闕矣而孟氏為好辯矣豈其然哉

莊子載老聃之死秦矢弔之老固莊所宗者也設果不死如所云乘白雲騎箕尾者其必夸而述之矣史記不知所終者無亦傳疑之云哉

周之伐紂也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順天應人興滅繼絕武庚既畔迺封微子作賓王家豈非仁至義盡哉紂不自焚未必誅之南巢之放非不可

十一錄

八卷之八

四

也諸子之言迺曰頭懸車軫四馬曳行又懸之太白之旌使不得棄此豈武王所為哉甚哉諸子之言之害道也

凡釋氏所為西方輪迴之說欲以誘下根人意非不善也然福善禍淫之訓六經固諄諄矣何必去人倫而始可為善佛所與上根人言所謂最上乘者其於易之良書之精一詩之無飲羨畔援竊其近似矣何必去人倫而始可悟道耶佛而有聞於道耶惡能不戚於心也

治天下無論三代以上即漢之文景唐之貞觀宋之

元祐我朝之弘治其時亦小康矣未嘗以佛教治也
今梵宇滿天下僧能持戒不墮者幾人乎佛教之無
益於治明矣無益於治而大悖於道治天下者焉用
之

子貢願息非子貢之言諸子之謬也

句踐用大夫種第一術立東郊以祭陽名曰東皇公
立西郊以祀陰名曰西王母此西王母之名所始而
周穆漢武之事其附會與 越人好鬼故因俗以立
教山海經言王母虎首鳥爪耳而世乃爲絕世獨立
之圖若美姝者何其舛也夫神人者豈以艷美稱哉
千一錄 卷之八 五

圖大士者亦爾則髡徒爲之也

親親仁民愛物中庸之道也不可易也佛務慈悲於
蚊虱不欲除之至於蠶則未能不以絲也草生物不
欲折之至於髮則不愛也何其不知類哉孔子曰中
庸不可能也其至矣乎夫彼方以爲平常爲卑近若
不足爲者而曰至曰不可能則求之高且遠者何爲
乎其所以曉夫人者亦明切矣而以天下惑何哉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此篤論也莊生謂
三代以下使天下亂蓋徒馳騁其辭而於事理無當
對之者不察過矣無論周之成康刑措不用其民皞

皞不異至德之世卽漢之文景唐之貞觀宋之慶曆
不可以言治耶三皇以來共工祝融之戰阪泉涿鹿
之師蓋甚於鳴條牧野矣乃若堅白同異知詐之變
則王者不作處士橫議者也而以誣聖人耶故治亂
無古今也有道則治無道則亂百世可知也

蘇子病天下簿書繁多吏不能究而適以長姦此篤
論也至欲復古之篆書簡策使其勢無由繁多夫豈
不知其不可復哉蓋慨嘆之也爲政者能急先務持
國是無朝令而夕更無以庸人一言而使閭閻紛擾
則篆隸之爲楷簡策之爲紙奚不宜哉
千一錄 卷之八 六

蘇子策燕齊之事使燕昭不死反間不行樂生不去
齊不可下法當敗耳是也其謂樂毅以百倍之衆不
能下二城非力不足由用仁義之過則非也古之規
國者有人焉則兵不可加故曰知彼知己守者常有
餘墨子之守公輸無能施其巧田單而在齊未可亾
也夫樂生者亦戰國之士耳其言曰齊器設於寧臺
大呂陳於元英珠王財寶盡入於燕此所自以爲功
者也夫豈時雨之師而曰用仁義哉司自大王王季
以來積德累仁非一日矣豈待三分有二乃知可以
王也而後行仁政哉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其於

仁義也性之身之甚於水火未聞仁義而亡者也徐偃宋襄不足以言假假之未能也而能行仁義者耶蘇穎濱三國論論昭烈棄天下而入巴蜀非地用諸葛治國之才當紛紜征伐之衝非將何其不審也當其時曹氏竊中原孫氏據江東不入蜀則無尺土可藉也且漢非起於蜀耶陳壽謂孔明徒長於治國非誣則不智也而以其言為足徵惑矣司馬仲達不可謂非將也何以受巾幗之貽而不戰死猶走也故蘇子之論可謂不審者也

蘇長公言出師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知言哉

十一錄

卷之八

七

孔子以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至謂不如博奕宰予晝寢比之朽木糞土之墮其深惡之若此則二氏所謂土木其形而灰其心者可以為道耶奈何猶曰與聖人之道不異也吾不意孔孟之後而猶有二氏濫浴關閩之後而猶有異說之紛紛也

文人自矜而相輕自古然矣班固傳陸左蓋伯仲之間伯也前驅或猶可也乃若江左之視靈均則所謂奚為於門者浮聲急響鼻靡之習以語屈宋彼且欲洗其耳而安云靈均以來此秘未覩一言以為不智其沈氏之謂與

譙周云代俗以東西陰陽所出入宗其神謂之王父母其論正矣瑤池之觴司馬氏信之愛奇哉且獨馳千里馬安之哉

世言介之推以焚死國人哀之夫既思其功而求之矣又從而焚之豈情也哉左傳載其母與皆隱而文公以縣上之田志過且旌善人蓋近之矣其或焚林以求之而介子未必死於焚也介子賢者隱不能避地乎

開元傳記玄宗謂高力士曰吾昨夜夢遊月宮月宮諸仙娛余以上清之樂窈窕清越之音非人間所聞

十一錄

卷之八

八

也而遺事傳會之遂以蓋為真矣神農求雨書祈而不雨則曝巫曝巫不雨則積薪擊鼓而焚神仙夫聖人之求雨也求之以德桑林罪已足已巫則安能曝之奚為且既謂之神仙矣又可得而焚耶人而神矣仙矣天之所益其可虧諸此齊東野人之語何可以托之神農也○或曰神仙者若後世土龍之類耳非直有神仙可焚也要之其說為誕也是誣天而侮神者也

博物志載客星犯牛女云有城郭夫重門以待暴客天上焉用之豈神仙亦有作賊者耶且其人亦勞矣

惡乎避營築之役也

記言陶朱之智也逆知其長子之必死其弟而日望其喪之來也吾以爲誣之也果然則不足以爲智也夫既知其不可使矣乃不忍見女子之言而使之是使殺其弟也其子非有殺弟之心宜無罪耳而陶朱乃忍使殺其弟以明己之智豈有人心者哉智者必不然也陶朱智矣吾故以爲誣之也莊生者陶朱之友必非庸士夫乃以小兒賣之而說王殺其友之子以矜己之能何其淺衷而殘賊也吾亦以爲誣之也書終於秦誓其後繼周者秦孟子言天下定於一不

千一錄

卷之八

九

嗜殺人者能一之及六王畢四海一法三章而漢興若符合矣

金匱書稱武王之伐紂管叔以爲不可曰商而可伐則先君其伐之矣又曰武庚行善稍致富強從之者十七國管叔使告周公請尊殷爲天子而周復爲西伯如其言則管叔爲伯夷矣此齊東野人語也至其言管叔自縊死則非周公殺之矣使其不死無亦蔡叔之囚管叔之降足以止亂成王未必誅之也祿父出奔狄不言殺之而何云周公殺兄乎傳言高宗放孝子孝已余以爲不然夫高宗恭默思

道三年不言必能遠色遠色必能去讒矣夢寐良淵可謂好德好德必能易色矣女寵進則賢人退菹梅麴藥非以水濟水者詎有孝子以放死而不諫耶則叔世之具臣長君之惡者耳焉用爰立而帝是齊耶齊東之語堯可幽囚何有於孝已

尹吉甫放孝子伯奇伯奇死而爲鳥以悟吉甫非也吉甫聞伯奇之歌求諸野殺其妻則爲父子如初矣此其說近是哉然吉甫既悟其妻意必愧而死宜耳非射殺之也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此或子夏有爲言之也

千一錄

卷之八

十

非所以爲訓也細行不矜終累大德一介千駟等耳君子無大小無敢慢惡有出入而云不踰者乎許玄度隱幽穴而致四方之遺乃曰筐篚苞苴故當輕於天下之寶此後世貪污之吏所藉口而縱其谿壑之無厭者也孟子所謂如以利則枉尋直尺可爲者乃技本塞源之論矣

竹林諸賢祖尚老莊實老莊之罪人也阮仲容重衰而追姑婢遙集其姑所字乃老子所嘆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者使其姑有卞后之識當云狗鼠不食其餘美當其時蓋有論者謂彼非玄心乃利其縱恣耳

余以此論為得其情然則文中子謂清談盛而晉室衰非老莊之罪也然乎夫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禮也禮以為閑猶或踰焉而曰棄之其不胥而為禽獸不止也夫棄禮者惡得無罪

王輔嗣云聖人體無無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於有恒訓其所不足此語似之而非也中庸言道費而隱一言蔽之矣顯微無間何有無諸子則所謂索隱者也

王敦之逆而桓温嗟其可人温固同聲者也而於時稱為名士者亦曰恨不見王大將軍江左之月旦乃千一錄 卷之八 十一

若此哉君臣之義也而莊生比之苓董曰是時為帝者也相與為君臣時也標枝爾縣疣爾江左之士大都為莊學者也其不知有君臣宜哉王茂弘江左夷吾耶乃務保存諸叛賊使敦而帝無亦曰時然其彼莊生者惡得曰非其罪也

何晏之徒祖尚老莊老莊者糠粃堯舜以萬乘為浮雲其言云爾也而晏所從管輅作卦者乃問已得至三公否耳柱下漆園偶聞此問寧不洗其耳哉其詩曰常恐天網羅憂禍一旦并既知之矣而貪戀不已是安能曳尾於泥中耶其談老莊特以縱恣欺世非

能知而好之也

漢武內傳王母以桃啗帝大如鴨子耳而博物志載晉武庫中所藏桃核大容五升許云是漢時物即王母所遺其謬可知也

真誥云右英夫人王母第十三女紫微夫人王母第二十二女王母何以生女不生男何不云降何氏而孕也商之孫子其麗不億郭令公年未百也其孫子不能盡識領之而已仙家云歷劫長存意其雲仍不可勝計若皆領之亦太多事矣惡暇聞雲瑛玄靈之曲哉妄道士誣神惑世足戮也

千一錄 卷之八 十二

鄭氏通志謂樂未有不西出者以為八音之音以金為主金西方也此非篤論也夫樂有伊州涼州其州西地即以為西出可也然南郡歌陰山道洛陽陌江南行諸方皆有音豈自西耶古者太師陳詩以觀民風何國無之雅頌自始於周耳豈以其方周官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又不獨西夷也

志謂夏桀放後徙於沙漠其子獯粥攻太王於幽試效之自湯有天下至紂之亡六百四十六年計太王去幽當五百年矣而桀之子猶存耶何其謬也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孟子曰東夷之人西夷之人國

策燕自稱蠻夷則夷乃摠稱耳說文云南蠻從虫土
狄從犬西羗從羊惟東夷從大弓俗仁而壽此附會
之語也

姑射之山寓言耳而解者謂在海洲中乃夢語也

法華云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
嚴云不壞世間相而成出世間法寶印云非中庸何
以安立世間此自知其法之不可而援儒以附之者
也佛法必髡其首去其父母妻子何以不壞世間相
乎治世語言中庸是也非是無以安立世間則所以
參天地而成位乎其中者也夫既不相違背矣何以
千一錄 卷之八 十三

不遵先王之道徒繫其身而廢大倫乎髡者曰吾奉
吾法有王者作一道德以同俗彼將於變之不暇矣
乃逢衣之徒務引其說以爲不背夫亦不背云爾如
其不背也則有先王之法何其不若髡者之能奉也
如其法爲可從也何以不髡髡則不利於用世談
則可以欺世是名不壞世間相而成出世間法是名
名與利方便法

老子之胡爲浮屠西方之教所自出也蓋老氏之徒
云爾也而爲釋氏之言者則曰莊老是佛法中小乘
聲問以下人乃其所謂大乘者度盡衆生方證菩提

且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華伊尹也夫衆生度盡衆生
盡矣母乃內諸溝中伊尹爲之耶且衆生盡則乾坤
息安所置佛易傳曰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有萬物
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
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
然後禮義有所歸夫婦之道不可以不義也天地之
道所以恒久而不已也如佛法則盡衆生者而何
謂度盡衆生也逢衣之徒乃爲之辭曰此泥其迹者
也夫心迹一也不可離也若曰其迹然其心不然則
桀可堯距可夷矣孟氏是以欲正人心也

千一錄 卷之八 十四

中行穆伯攻鼓鼓之嗇夫不折一戟而鼓可得穆伯
弗使以其爲人佞不欲賞佞人也夫佞人可遠下鼓
可賞於政非恃奚必罷士大夫乎故夫諸子之說多
務爲奇詭非情也

趙襄子攻中牟未合而城壞擊金而退之曰君子不
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余以爲非情也兵者不祥之
器不得已而用之中牟可舍也則勿伐若敵勿迫吾
卒且傷危吾士臣而示義於敵是倒置也禹之征苗
七旬而格文之伐崇因壘而降修德以來之非以與
之取之也

徐秋夫醫鬼為芻人按孔穴鍼之此夫殆飾偽以誣當世者耶齊諧者何以遂志之也鬼無腑臟安得受病芻人安有孔穴人病死者其鬼或靈未有聞其呻吟者何此鬼獨能病耶鬼能請醫又能來謝遂可為友何又忽不見也世人易欺而難曉與之法言則不入聞覺言則信其惟知言者知其所蔽矣

淮南云帝顓頊之法婦人不避男子於路者拂之於四達之衢然則人倫之教非契為司徒始契特申之耳及周之衰男女切躋摩肩於國都而不之禁孔子為宰則男女別塗夫禮之於國也豈不重哉老子云千一錄 卷之八 十五 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亦嘆之矣奈何以禮為可棄也夫禮坊也河之決不曰棄坊之弊而以坊為無益何其悖也

晏子之書曰孔子之齊不見晏子曰事三君而順焉吾疑其為人及晏子譏之則因宰我而謝其辭游而鄙誣哉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夫善於與人交而有不善於事君者乎又曰晏子於君為忠臣而行為敏吾以兄事之孔子於晏子可謂至矣惡在其疑之也齊景公欲以季孟之間處孔子而又以老不能用孔子之不用於齊殆非晏子之沮之也孔子兄事子

產晏子而友蘧伯玉然子產伯玉不能舉之於鄭衛而獨以責晏子乎夫以晏子為子產伯玉則其儔也以晏子為臧氏之子則非其倫也

說家有云子雲投閣而斃夫子雲投閣耳未死也安得枉其年信已之筆耶余以是知夷齊斃叔媛之言好事者為之也夷齊以餓故採薇而食之耳未必以餓死若曰薇亦周之草木因不食薇此不情之言也其為誣無疑也

或言劇秦美新非子雲作作者劉棻耳此言好子雲者也然不可文也惟清淨作符命自當時語子雲非千一錄 卷之八 十六 千進者特畏禍耳龔生天其天年猶為老人所尤子雲不為符命不過為龔耳其為莽大夫愧龔生遠矣士不遠死生之分何以為士哉

日月麗乎天又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自然之運故亘古常新也東西相從而不已寧有所待者耶而曰日乘車駕以六龍羲和為馭淮南之誕乃爾此八公化為小兒語耶

孔子夢麟吐書三卷精而讀之作春秋孝經告備於天赤虹自上而下化為黃玉禹夢蒼水使得金簡玉字之書野哉語也王者之迹息而春秋作始於魯隱

非從麟始也論語記孔子言孝非一矣閒居而曾子待語以至德要道何與於麟麟而吐書此牛腹中之奇所自來也禹之治水水之道也行其所無事也禹貢所紀可睹已何假於夢金簡玉字之書不當與鼎竝存耶秦火之後經傳亡而邪偽作董仲舒請悉黜百家之言醉矣夫

童恢爲不其令捕獲二虎呪曰孰殺人者殺人者死一虎俛首閉目若懼狀遂殺之一虎奮躍而去夫虎狼不避賢豪惡有不害人者旣入窞矣何庸呪而縱之匪迂則誣也頃休寧人逐虎虎急入神宇因擒

千一錄

卷之八

十七

之死不擇音固其所也佞其令者謂神之靈也政之異也頌辭盈帙君子耻之由此言之安知不其之人不善爲佞也安知俛首閉目非被傷也當堯之時舜使益掌火其猛獸當有未殺人者火之燎於原不暇呪二聖一賢唐虞之際其政寧不若不其乎哉皇甫氏聞畧載京師有母病絕見白氣入室而生子乃斃其子而母遂活明輪迴之說或有之也此事理之不可信者死生有命其母自應活耳枉斃其子也世固有死於此生於彼者偶然事億萬中之一也齊東野語明趙師罽犬吠事非實可據然其人邪佞

天下之惡歸焉無足恤者至於君子受誣如碧雲駮之類多矣韓退之是以有鬼責之懼也

市井古者方里而井改邑不改井故井里市井井邑皆從井言也風俗通乃言往市者必先於井上繫其貨物故云市井謬矣市中物豈盡可洗濯者耶

生所欲也而所欲者甚於生死所惡也而所惡有甚於死君子天壽不貳順受其正所以立命也而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者夫死生亦大矣苟生獸畜也苟死朽木也可以死可以無死君子審之矣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者此爲能舍乎何以不成仁而以飼

千一錄

卷之八

十八

獸爲也吾以爲以身飼獸者亦獸而已矣獸相食人且惡之率獸食人則大亂之道也已以身飼獸因得爲佛又以誑衆生衆生愚甚者儻然從之不可悲乎以是爲教是爲慈悲心乎獸則飼之人則舍焉何其不知類也此固非足道聊以諭愚俗

韓子曰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殺之非之術果於殺而以誣聖人也泝水微予舜之心亟矣決之有功雖先令不可以爲擅也罪疑惟輕聖人之政也焉用殺

墨子爲木爲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墨子不若是拙

也此因墨子之巧而托言之以明巧之無用耳凡諸子之寓言舉不可以為真也而妄信之是說夢之說也若曰巧為輓拙為為誠善喻矣

桓寬推衍益鐵之議著數萬言其言過煩煩則不必有中矣即其論匈奴大夫縱無識何至以堂堂大漢欲行荆軻曹劌之事是誣之也而文學乃欲罷關梁除障塞以仁義導之不亦迂而無當哉儒皆貧羸衣冠不完安知國家之政此市中鄙夫所不道大夫即汚耳肯為此言乎君子之言簡而文不多也多而至於誣亦奚以為

千一錄

卷之八

十九

文公種米曾子駕羊此事之必無者好事者漫傳之世亦漫聽之君子所不道也五穀不分荷蓀丈夫甚言其不緣南畝耳米之不可種十九年艱阻備嘗者而曾未知耶羊之非牛非馬也奚俟臧與獲之牧者知之借曰好學不輟未見駕之非羊不嘗為孔子執御耶讀子者苟不折之以理未有不為蕉鹿之夢者也

昆明池灰墨胡僧以為天地劫灰之餘未必然也夫陵谷變遷安知千載前此地不遭煨燼歟

釋稱上人云有勝行在人之上又佛言惟我獨尊夫

人不可上也吾聞卑以自牧慮以下人未聞上人而獨尊也佛有是語惡得為知道不則其徒誣之也赭白馬既斃不足賦賦即工不足選一馬斃而群臣賦江左之不兢宜哉

季世之誕妄而無忌憚者莫如釋氏盛王所必放也而逢衣之徒喜述之蓋失其本心耳即云祥河輟水則自然神通可通莊九折矣安用寶樹低就攀牽為哉衣散欲流一童子事何用帝獻方石食已欲漱何所非水何弗與者焉用指地成池帝雖愛佛不已煩乎誣帝者誅何可貸也

千一錄

卷之八

二十

夔一足木石之怪也而典樂者同其名乃訛以怪為人耳解者乃曰一夔足矣蓋不得其說也魏伯陽文士之習哉何其好為隱也參同契莊語無幾耳上士聞道一言已足下士則多言適滋其惑惡用隱老子則不然其言養生治國皆易知易從非欺人也解者乃一切以為隱語不亦過乎

譚峭線作長江扇作天誕語耳仙人不誕也踏翻王母九霞觴無端醉臥紫金牀皆狂士妄作

鳩摩羅什雅好文志在敷衍常嘆曰吾若著筆作天

阿毗曇非迦旃子比也今深識既寡將何所論余謂

此僧未知道何至與迦旃子比也又恐世不深識耶
易經四聖未嘗要識者於將來老子著經下士聞而
大笑知我者希固其宜也以我爲貴卽有我矣故老
子去聖人非止一間也

太公金匱丁侯不朝畫而射之丁侯病而請臣如其
言何不射紂使病而爲牧野之舉乎聖王之佐誣之
以師巫之術甚矣諸子之害道也

劉晝新論微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孤
星樊噲感狼星老子感火星無稽之談何從徵之噲
等淮陰所羞與伍淮陰當感何星

十一錄

卷之八

十一

甘露降以爲瑞可也松栢竹箬受之各有占焉則鑿
甚矣此漢儒之謬也雨露時若是之謂瑞瑞不在其
君子修其政而已矣

吳王伐齊治官而於合石之中得靈寶之書異矣使
問仲尼乃曰赤雀啣之以置殿前夫吳之雀猶蘇武
之馬李少君之牛也易耳柰何以手書嬰睡龍
之鱗哉由此言之凡齊諧所志怪誕之事皆此類耳
非訛則僞君子不道也

絲化爲熊杜宇化爲杜鵑此蓋之之狂言而齊諧
者妄志之也誰言養雛不自哺此語亦足爲愚蒙毛

衣條黑貌憔悴衆鳥豈肯相尊崇子美固正言之矣
豈思昔日居深宮嬪嬙左右如花紅聊以耽佳句云
爾

益五歲掌火必不然蓋掌者五年猶禹治水八年也
徐鉉好語惟賓客率詭撰以欺之蘇長公使客談鬼
事不能則妄言之長公聊以資譎耳而癡人或傳之
夷堅志諸說家所由來也

芮伯良夫云賢智箝口小人鼓舌余歷稽往昔二者
蓋相因焉國事所以日非乃無不由之也夫小人鼓
舌則賢者不得不避其鋒大臣持祿而不言則箝鼓

十一錄

卷之八

十一

傾覆之夫益無所忌憚矣又曰執政小子惟以貪諛
爲事貪諛二者亦相因貪者不能正己不得不諛諛
所以濟其貪也貪與諛相爲用以是秉國之鈞而有
不亂者乎厲之陟於疏有以也

崔浩以史覆宗昌黎所懼不爲者然乎彼不明春秋
之義也禮以尊諱孔子不以魯昭爲知禮乎居無道
之邦不曰言孫乎齊國子以盡言不免而國之可隳
不可道者其可盡乎余以謂浩自取之非鬼責也而
髡者之徒乃以爲排擠佛教之報則梁武之功果亦
何以解

亂戶銑溪篠驂魄兔徐彥伯之濫體可供笑噓耳而一時倣效之蓋好奇立異之弊不足以害道也今之講經者往往附以內典乃至文場經義幾若梵語而秉衡者曾無意一正之可懼哉

丁令威化鶴說之妄者也夫化鶴者欲人不識耶去家于載雖肩摩市中人不知何誰何必鶴僂人者以人長生為貴耳若其為鶴奚足貴若曰僂能幻也時而人時而鶴是幻也非僂也學僂者固不學幻能幻者未必能僂凡言僂者無出老子之言無幻也非徒無幻亦未嘗無死也故曰死而不亡者壽

十一錄

八卷之八

二十三

佛說此身是夢不可愛樂五百醉象無心禦之任其殘害以三昧之力成熟故獅子之威不期自現此誕語也孔子於桓司馬之難微服過宋及厄於陳蔡弦歌不輟夾谷之會請具左右司馬以從難可避則避之不可避則安之可禦則禦之聖人之行庸行也不動其心則無入不自得何謂任其殘害即舜之事親六杖則走子畏於匡顏淵曰何敢死立乎巖墻之下而曰夢中之身不足愛也則戕生伐性之夫佛啓之矣自謂覺眾生適以迷眾生君子奚取焉
晏子不死莊公之難而不屈於崔慶非不能死者也

楊子雲為莽大夫無足言矣乃謂美新為不得已而不死與晏子同容齋之隨筆母亦過情歟以為賢固君子所責備也

莊生以文滑稽無所可用五石之瓠擁腫之樹其自喻也浮於江湖復卧其下逍遙彷徨安所困苦云爾豈慮後世尊之曰經栩栩為蝶哉彼有大覺必不屑夫佞者

莊子所尊者老子也秦矢之弔乃曰遁天之刑彼直以文滑稽耳其譏孔子亦猶是也故曰寓言十九此可證老聃之死

十一錄

八卷之八

二十四

逸周書師曠語太子晉汝聲清汗汝色赤白火色不壽而諸子書謂子晉為僂者是證其妄矣師曠聰耳能辯色乎

文王與武王年三儒者多疑之矣若如竹書紀年及逸周書所載則武王克殷乃未及六十自六至九可致太平何以云未受命而武庚之畔孺子流言營洛居東班班具在也然則齡三與子與年五十四受命之說皆謬也伯邑考之於武王唐叔虞之於成王抑或肩差者乎今人十五與八十生子者多矣

孔子曰君子坦蕩蕩無入而不自得莊子之論逍遙

似矣至其正已反求居易以俟則未有聞也孟子曰
天壽不貳所惡有甚於死莊生之論彭殤似矣至其
舍生取義修身立命則未有聞也孔子曰君子之於
天下無適無莫無可無不可莊生之論渾沌似矣至
其始終條理義之與比則未有聞也子思曰君子之
道闇然惡其文之著淡而不厭莊生之論恬淡似矣
至其內省謹獨篤恭而天下平則未有聞也

晉武庫中藏桃核云西王母所貽漢武者此妄傳也
烏孫國有青田核如五六升觔海外異物固有出於
耳目之外者奚必瑤池耶使果有之司馬氏好奇上

千一錄

八卷之八

二十五

林神君且記之寧遺王母

陸學近禪其始甚諱其徒遂有髡削者矣試求其師
諱禪之意無亦有不得於心者耶今之君子不以禪
為諱矣則局為不髡削無亦有利於儒名者耶使皇
極不建有如元所謂帝師者則朋談之流且以髡削
為利矣然則元之世而猶有儒則宋儒講明之力也
余於是知孟氏不得已之心

古禮行於世祿之家非為田舍野人也今宜倣古制
從簡使貧士可行乃得禮意矣世儒名為人師者反
飾之以媚紈綺子是率人為禮害耳如冠禮祝辭賓

千一錄 卷八

事也乃令童子歌之又用樂何為哉樂與餌過客止
此紈綺子之所喜而用野人以為厲已者也田野之
禮余嘗擬議之以質於達者

射覆之技曼儻為者由子長愛奇載之也王莽時勃
海尹方伎不下曼倩當時謂之聖人無惑乎太宰以
多能為聖也今術士言星命者往往以此術炫俗能
知往不能知來不足奇也如管輅郭璞之數則奇矣
然輅不壽無益璞嘗以術謀人婢且不得其死也君
子居易俟命此所不必知者哉

堯之儉土階茅茨而世本言禹作宮室非也論語云
千一錄 八卷之八 二十六

卑宮室言卑則非始作明矣

史記吳起殺妻以求為將韓非子起以妻織組不中
度怒而出之妻之弟因衛君之重請之不聽也二者
皆非人情起能與士卒同其苦者寧至是一殺一出
必好事者為之也

一手之盛謂之溢兩手謂之掬掬一升也謂孔子之
飲不能一升過少百瓢過多皆無稽之言

老子至西戎而效夷言可也禹入裸國而解下裳野
人之語無稽者也墨子見荆王而文錦吹笙必不為
也

一一一七

諸子之所載不一取其近理者可也說苑載太公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於齊此其近理者也今閭里中年九十而知慮材力不異壯少者有之矣

愚公者以犢易駒而少年持之去此宜有之然此公者肯以陳於桓公乎桓公遇此人有不舉而用之乎故諸子之文多寓言也

說家言張文懿為令僧稟神告以將為相及誤斷殺牛事天符遽黜之改正乃復之猶減筭如其言則為相者必聖人也聖人不能無過既故矣猶減其筭不已甚乎夫誤可原也今之故出入者何其神弗知也

千一錄

卷之八

三七

備忘錄謂世無涼焰夫耳目之外不可測者多矣今之鬼火螢火其焰非涼乎火浣布世曾有之將亦勿信耶石崇奴五十人皆衣火浣布以驕晉帝恐未然審有之則誅晚矣

佛戒殺生善矣可以誨侈於味者然聖人之仁民愛物自有差也數畧有禁斧斤以時戒暴殄而謹節度大中之矩不可易也佛之教信能行則獸蹄鳥跡復交於中國佛言能出一指以禦五百狂象乎近有募田為放生池亦有惑者夫欲放生則臨淵而舍之可也而畜之池何為母乃以其佞佛者之庖池中物不

將為肆中枯乎名曰放生實以因利以佛號者大事然矣又市上游手無藉者一斃其首而衣食有裕克滿閭巷此皆悍狠一有警則持竿而呼在在可為合也 今甲炳若日月而亦司無肯奉行以簿書非所急耳杞人之憂謂我何求

蘇長公留玉帶於金山不欲斬一帶耳其轉語何須擬議語未出而即解帶意可見矣余試為答之和尚四大既無無處即是坐處五蘊非有元本須借佛西方之至人也其極虛篤靜足以啟發知之過者而狡獪變化以駭愚者則陋矣然其俗所以靡然尚

千一錄

卷之八

三八

之者乃在於此其後因果福田輪迴地獄愈益陋矣而愚俗愈益信之乃以天下惑則先王之教所必屏也即佛見在固不可與同中國者也何也推之弗可準也行之弗可繼也而以滋偽偽則誅矣

其事齊桓晉文其文則史魯之春秋也其義則游夏不能贊孔子之春秋也涑水通鑑仍史之文者也朱子之綱目繼春秋而作也漢賊不兩立正統定矣而朱子始正之君子是以俟百世也陳壽之志史而已矣何足以知其義其文則越范書未可託後乘於班氏也

史記孔子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必不然也諸
子之謬而司馬氏因之也景公曰吾老矣不能用也
彼以儒者之道不可以旦夕効也而不知所存之神
也非晏嬰沮之也 孔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
敬之孔子豈匿怨而友者乎夫善交者必不善沮也

千一錄

八卷之八

二十九

千一錄卷之九

新安方弘靜著

詩釋一

杜詩煖老須燕王本燕昭王有煖王也註以燕趙佳
人如玉而老者非人不煖謬甚

飯抄雲子白佛經以稻為雲子文選汶陽之稼如雲
雲子二字自佳

有淚如金波用漢郊祀歌月穆穆以金波金波狀其
暉也又委波金不定嘗於江舟翫之乃見其工

江漢思歸客前四句思歸之作後四句疑別是一首

千一錄

八卷之九

一

二首各逸其半而誤合為一讀者不察也不然風雲
月日二聯並用可乎纔言夜月又言落日可乎 占
詩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杜用其
意而不必長途又別有義乃工也

鼓角詩秋聲殷地發聲字重當是深字 一本聽字
亦似未妥 韓無咎詞鼓角秋深悲壯

竹枝歌未好好當是了字 齊魯青未了 岑嘉州
胡笳歌吹之一曲猶未了

枉道祗從入耳吟詩許更過乎以為尊慕前輩者是
也若謂許我更過一步此近世浮夸者語豈大雅之

度乎

魍魅喜人過言其甘人也語自大招來註謂魍魅尚知賢者之過而喜以愧朝士也雖亦有義而作者之意恐不然

盪習生層雲夫皆入歸鳥望岳詩甚稱下句人易見其工上句非習中吞雲夢八九不能道評者以為苦知之淺矣

鵬礙九天兔經三窟語子載有生氣蓋不問狐狸之意也註謂詞有抑揚則索然矣非惟不知詩亦誣此鷹哉

千一錄

八卷之九

二

僧來不語自鳴鐘禪語也非不足與語苦吟而萬事慵是莫逆語非譏也

出處必須經言有道不苟也君子反經之經也註非掖垣以竹為埤而其梧十尋也今讀垣之竹埤之梧則萎弱矣

此離放紅葉想像嘔青蛾當紅葉放時人長此離對此其無愁思乎其蛾眉之嘔可想像也牛女雖愁思猶有渡河之期耳但覺句之勁不深也何至不可解斟酌嫦娥寡天寒柰九秋即此意而此四句勝說家言昇之妻奔月固可云此離謔而雅矣

衣冠與世同謂其言動邊古不隨俗但衣冠與世同耳解者多不能知作者意後世子雲難矣良工心獨苦得失寸心知良不我欺也凡詩須有句外意迺可諷詠耳

千人何事網羅求 言何預于人也若作千人則一生百中犯矣對在野亦不工 千人不雅

驛名白沙湖名青草若非新舊二字則小兒對句耳不重紀地紀時也

步月清宵立看雲白日眠 王子安詩錦衣夜不裝羅幃畫未空歌屏朝掩翠粧鏡晚窺紅太白後庭朝

千一錄

八卷之九

三

未入輕輦夜相過一例也

極樂三軍士誰知百戰場 上句用王仲宣從軍有苦樂但先三軍之樂耳誰知從百戰之苦而後有此樂即詩意乃佳若不註出處則不能擬作者心神矣

到林丘日斜矣夜識金銀之氣非吾所貪而麋鹿之遊所欲看也昏暮則殊妨耳乘興無伴偶來而杳然自迷雖以境之幽亦有不自覺興之所以起者真如虛舟相值耳初無神醉心服之意又不貪遠害二句解亦謬如其解則句弱矣 杜詩多用遠愧 遠害猶言殊妨也 世說遠有情理

舟中得病故移衾枕於洞中經春長薜蘿言久也解者謬

雪殘鳩鵲亦多時有依戀之意然雪之融高寒處自

稍遲 註非 唐人以餘為殘謂說真龍種猶殘老

驢驢

浮雲連陣沒萬匹如雲今無存矣趙註非所謂如浮

雲者豈以擬馬乎

蓬生非無根三首漢魏風骨也 杜非不能為漢魏

語後人妄評

幽意忽不愜歸期無奈何言不欲去耳 誰能共公

千一錄 卷之九

子薄暮欲俱還苑外江頭坐不歸皆可並看趙註謂

又客思歸殊不相蒙

野曠舞衣前玉袖凌風並頗犯作者偶未檢點耳

上客迴空騎舍騎而舟也白日移歌袖舍舟而登也

其時白日未入頂之則暮矣故云立馬千山暮乃從

舟迴耳詩叙事如文其亦聖於詩僻於詩也

遠尋留藥價惜別到文場評者云留藥價雅耳文場

過矣齊桓一有矜色功業卑卑勿謂千載下無人也

吹帽正冠翻孟嘉事而正冠字原有本此詩意也乃

謂落帽以侮桓而正冠以盡崔歡謬矣

舟人漁子習水者也故歌迴首估客乃胡商也故淚

滿襟即越女紅裙濕燕姬翠黛愁語意相類如此冒

險得利而橫何足道哉故寄語惡少謂之戒之耳註

謂估客喪亾而惡少幸濟誤

作者豈欲後人不可解或有亥豕之誤者不必強解

也 又水月鏡花解與不解之間難下轉語者正化

境耳

予見亂離不得已言值亂不得歸隱聊羈絆一官實

藏身耳予守出處之經不尚出是也註以已去為仕

以經為經過謬

千一錄 卷之九

有時自發鐘磬響莊子所謂地籟者也非謂琴瑟踈

松隔水奏笙簧萬籟直笙竽可相發者甚多

短短桃花臨水岸此豈人所不能道哉觀其首尾轉

折曲盡情事而短短輕輕之句雅稱矣乃五十六字

古文也在唐惟杜有之

戰哭多新鬼用左傳舊鬼小新鬼大暫止飛鳥將數

子用樂府鳥生八九子凡如此類皆非漫爾 萬國

兵前草木風用八公山草木風聲事

樂任主人為 用曹子建樂府主人寂無為眾賓進

樂方翻古意乃佳耳

晁以道云初見東坡詞知此老須過海蓋魑魅喜人過之意可謂歌以當泣也若溪漁隱謂近於幸禍忌長謬矣

題畫詩作驚愕狀無謂堂上不合生松樹等語是也

低頭愧野人低頭二字非虛下蓋有折腰之感耳

童兒未遣聞言其識不及也非不欲人知

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與比明白從騷來重露成

涓滴稀星乍有無直賦景耳以為興比則非也

患氣經時久與疎快頗宜人相應

意愜關飛動自是精絕之句必曰與造化相流通則

十一錄

卷之九

六

諛矣

野橋齊度馬佳在齊字蓋野外之橋可連騎者鮮矣

註乃云蜀多竹為橋參差不齊今竹齊故可度馬如

其解則句弱矣 嘗果栗園開暗用莊子

無人覺來往大是佳境又相過人不知又眼邊無俗

物高士幽人素懷可想彼營營朝市者當不會此意

帖石防隕岸開林出遠山評者以為晚唐之祖夫晚

唐何必不佳如此句自是妙境耳初盛中晚之別乃

在風韻格調非一聯一句間也

讀書難字過餘事之懶可知矣此真懶也蓋所最

意者亦懶耳

轉枝黃鳥近近字佳鳥近人幽懷可掬非此字則鳥

轉枝何足詠佳人滿近船近字未工非字不工由趣

未雅也

一徑野花落孤村春水生摘何字為眼初盛詩如此

句者多矣然有必以一字為工者又無論中晚也雖

初盛何能廢之

冉冉柳枝碧娟娟花並紅即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

迷也初非嘆老喻新進意註迂

自失論文友因贈高之族姪而思高也註非

十一錄

卷之九

七

風送蛟龍雨與而此也謂其化為蛟龍則謬矣蛟龍

得雲雨景象不同句法同耳

萬里戎王子謂比安祿山迂

降虜蕪干帳居民有萬家華夷雜處摠言其庶耳初

無虜多民少意註非

影靜千官裏言奔走始息也註乍歸無友非

高門薊子過用莊子高門縣薄無不走語

送客蒼溪縣質而不俚寒花開已盡菊蕊獨盈枝質

而無華

柑樹詩若青雲比葉白雪如花則小兒語矣用羞避

二字差勝竟非意愜句也○答問

王十五前閣會詩情人來石上何幸飲兒童近俚此等句代簡記事者也不必效亦不足為杜之班

園官送萊詩絲麻雜羅繞與前語正稱評乃云牽強無味蓋未能擬作者心神自茫昧耳

十六夜翫月十六夜字可去

此離放紅藥杜集如此等句多矣註者輒不可解若云對紅藥則庸人俱曉然成庸句矣非放字何以稱佳寧使庸人不可解耳

赤甲詩前後若不相屬前四句安於所適無不自得

千一錄 卷之九

也後四句樂其有朋聊以道吾真也所謂不煩繩削而合者也

牛馬行無色用秋水篇渚涯之間不辨牛馬

百舌欲無語春暮也赤葉楓林百舌鳴赤葉秋冬時矣而百舌猶鳴言春冬風土之異

塞柳行疎翠言柳色行且疎矣以秋風也而山梨猶結小紅紀異也

晨溪向虛駛歸徑行已昨山溪乍盈澗向者虛駛今歸則可徑矣轉盼陳迹行已昨矣

劍暫拔或可衝星琴未彈何可遂謂無知音也直道

未必不行其無憂哉善自寬矣

人日也故曰此日此時人共得非徒汎言節日也

何人錯憶窮愁日言在朝者焉念逐臣亦能偶然憶我之窮愁乎後忽忽窮愁是也註以為愁盡之日非有時顛倒著衣裳言愁極而心緒亂耳

二月夜未短也饒睡故見其短而晝猶分眠耳

青袍白馬何意哉而留滯焉金谷銅駝非故鄉也第在彼故思之

杜詩中與章梓州良厚其留別之作常恐性坦率失身為杯酒不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等語大有戒心

千一錄 卷之九

然則謂嚴殺章併欲及公信矣嚴與公詩莫倚善題

鷓鴣賦語大無賴

山陰雪夜興難乘安得赤脚踏層水語意同炎天作冰雪想耳註非

晨鐘雲外濕外疑作磴船宿而月出晴景也忽風起燈亂而夜雨懸注及聞晨鐘欲往別之則石磴濕矣

王所停石堂勝地也不得至焉而柔櫓且發矣何婁然也 勝地石堂偏偏誤為烟

天顏有喜近臣知易勿藥有喜左傳喜而後可知也註喜見于顏色字皆有據若汎覽未盡識其工也

遙憶舊青氈許簿當是舊與同學者

晴雲滿戶團傾蓋門多長者車也註以傾蓋比雲非畫圖省識春風面言今於圖中識之恨當時不得見也暗用毛延壽事註非

宋王楊雄杜所希也亦吾師與無心解嘲寧有不滿意耶今之君子開口即輕前賢謂杜亦爾爾

厚祿故人必有指未必裴冕也此類不煩解 玉臺觀詩途有更有頗犯必一字誤耳今日大家不拘恐未然也

西蜀櫻桃也自紅憶露賜語耳無隘小西蜀意

十一錄

卷之九

十一

日落青龍見水中用竹化龍事註不知引 合觀觀

訛作歡歡字無義

野店山橋寫景耳非謂經草堂而不相過也

大家東征逐于回楊升菴以逐字未雅擬將字不若

賦中隨字佳耳然杜用逐字蓋以平聲不響也

杜酬高使君詩覺勝一倍一宦達一幽居所潛心者

異耶及答岑補闕和早朝則不能過蓋聯步丹陛時

也然則杜詩所以獨盛者天故窮之故縱之爾耶千

載下視之何彼此輕重也韓退之云帝欲長吟哦故

遣起且僵非詩窮人窮而工也信哉

圍人太僕皆惆悵言畫馬者賜金而養馬者不與葉公好龍之說也

行遲更覺仙緩步以當車也

真作野人居忘其為將軍也

醉客拈鸚鵡佳人指鳳凰蓋席中所見句自佳麗作者未自註今強解非也

杜工部善鄭廣文廣文之妻病杜舉其得意句謂可以療之詞人之自喜云爾彼婦人也將驚其語而愈

平將鬼能愛其工而不為祟耶工部詩三年猶病瘥

一一錄 卷之九 十一

一鬼不銷已不能療何以能療人也

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用孟子國人皆曰可殺又

魏武伎欲殺則愛才此雖眼前語讀者所忽然當知無一字不從經子騷選來是以須讀五車書也

丞相祠堂何處尋感其地之幽僻過者少也崩年亦

在永安宮言其復仇之舉崩乃已也蜀主窺吳與翠

華崩幸總是因其舊未見尊為正統意註謂為春秋

之筆佞耳非杜子所取

晚節漸於詩律細鶯交愁鶯太劇其詠物可謂細矣

本非大家正音故云戲遣悶鶯鶯棲也故濕而交愁

鷺水鳥也故乾而太劇註未達又謂自嘆詩法之愈
工夫杜子豈若今之夸毗者哉

錦江春色巫峽清秋此秋在峽作而憶春時事也僕
射共迎中使其在春乎今亾矣故云萬壑哀

詞客哀時且未還懷更信也而寓自謂之意耳更哀
江南賦壯士不還寒風蕭瑟

渭水秦山得見否腸斷秦川流濁涇一單言渭一單
言涇自可互見耳非以濁涇喻濁亂也

鄰雞野哭物色生悲句正勻稱而謂之偷春就句淺
之乎論詩哉必欲雞對鴨物對人乃可謂對偶乎已

千一錄 卷之九 十三
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銷客愁佳對也乃曰對屬
不拘拘矣

畫漏稀聞高閣報言晝未耳註非 春日遲遲
龍起猶聞晉水清謂唐起於太原耳王氣如昔未改

也北極朝廷終不改煌煌太宗業意同
百花潭水即滄浪滄浪之水可纓可足蓋猶東行乘

興之詠也
自去自來梁上燕數句本江村事耳並育忘機老安

少懷不欲無管諛詞可厭使人掩耳
炙背美芹苟安之意耳與強移棲息二枚安同愛君

懷友厚於天倫等解殊無謂

許坐層軒數散愁借客遷居送為賓主也本無深義
而云不許直入豈三思而惑者耶

野航恰受兩三人以秋水纔至然二難難并喧雜難
避故恰受之稀政為可詠也註殊未達

廬山之遠蓋有成語故太白亦用之謂慧遠也若如
註遠就廬山則下句休上人孤矣而休又與廬山不

相蒙也又詩意似大易欲往廬山耳註謂杜先往香
爐峯作寺以伺大易飛錫而來杜恐不能任此檀越

飛錫路峯自沙門事耳
千一錄 卷之九 十三

片雲何意傍琴臺暗用神女為雲以詠相如事情景
正轉感諷備矣此織女機中錦也註謂無慕相如非

風含翠篠娟娟淨雨裊紅蕖冉冉香二句風雨互見
善畫者所不能寫

杜兩用哀壑背悼亾語也近以之詠悲秋者謬矣
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塚臥麒麟即曹子建詩生

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也李白詩王樓巢翡翠本佳
麗景耳註云堂無人而鳥來巢與塚臥麒麟一例則

句之工妙大減矣而反謂上下句意皆不通貫詩不
易無杜詩尤不易解哉若以堂無人則不堪行樂

庾信詩翡翠本微物知愛巢高堂非以堂無人而巢也

思露道暘黃梅兩敢望宮恩玉井冰露兩望水自執熱想耳初無先人後已仁民之心解者陋矣

吏情更覺滄洲遠吏情可厭則滄洲愈覺其遠遠可以違世也註以為神仙境者既謬而謂官於朝與滄洲疏遠者亦淺

傳語風光共流轉與乃祖寄語洛陽風日道同調

何時詔此金錢會蓋憶天寶盛時景象非不忍去其君之語也上二句意本明解者不達耳

千一錄

卷之九

十四

佳人拾翠用洛神賦中語乃可與仙 卅作對不則偏枯矣

杜十一月一日第三首言春意動矣短短桃花輕輕柳絮不愁不爛熳矣即看燕子來矣翠微中豈已有黃鸝耶見卵而求時夜非太早計也

勝裏金花巧耐寒言早春寒未花而勝裏之花耐寒耳非以辟寒也

教兒且覆掌中盃一盃難強進故且覆之用晉元帝事註謂飲酒之俗盡歡之意非

金谷銅駝非故鄉所思兄弟蓋在洛陽洛陽亦非故

鄉也各萍轉而永相望愁極可知

疎燈自照孤帆宿所見也新月猶懸雙杆鳴聞砧也

二句四字當讀乃見句法之工

高江急峽雷霆關江高猶云海立

返照入江翻石壁石壁倒映江中如翻耳紫閣峯陰入漢陂入字同

仗鉞專征塞唯出牧故云具美自公參服延參佐暗比庾亮事故云萬古情

千一錄

卷之九

十五

射洪春酒寒仍綠春時釀至冬猶綠非謂射洪寒輕也

主家陰洞細烟霧謂公主家也近有用為賓主之主者偶誤耶此不容誤者也杯琥珀椀瑪瑙二物在手而疑為江麓茅堂之中頗似不倫俟費諸深於杜者

誤疑已入自是折旋之妙惟杜擅之翻疑掩樓底晚飯越中行前六句景情乃合

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雙並蒂比夫婦也

俱飛蛺蝶則蕪喻稚子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此有所指蓋與比之明切可見者也與比體

作者未嘗廢之而牽合妄評乃可厭耳

寄別馬巴州巴州者其故人耶久繫纜而不一來薄

矣故有浮雲之句不愛春湖之色而意在奔馳名利

之途其人可知若酬郭判官則曰繫帆何惜片時程

同聲之言矣註未得旨

宿鳥行猶去花叢笑不來舟行見鳥宿宿猶似去也

叢花如笑然舟去而花不來皆開船之景也註云鳥

宿而舟猶去吾笑而花不來非

破浪南風正回檣畏日斜南風畏日夏時也或誤作

落日便非法

十一錄

卷之九

十六

滄江剩水引為池也碣石殘山累為山也語意甚明

何云幾不可通

野老來看客河魚不取錢十字句

未惜馬蹄遙將軍有報書幽興灑灑殊無不輕赴之

意解者每以俗情佞公公當厭之

問訊疎懶竹將軍有報書乃暗翻看竹不問主人事

也註未達乃云不輕往殊失作者苦心妙語

直作野人居言將軍山林之幽乃似野人居耳若如

註應第四句則重矣

犬迎會宿客鴉護落巢兒以為隱居所尚然唐詩盛

晚之分乃在風韻不專以句法也盛有似晚者晚亦

間有似盛者貴自得之耳

夏月遊而曰春風誤也然未必是薰字

到此應常宿一首是四十字文杜多有之

白髮好禁春猶云柰春何非謂不流蕩也

風林纖月落作林風覺更佳林風衣露當讀

江水東流去清尊日復斜須接宴賞句乃見清尊二

字之工此結構之法也起江水矣第五句又云臨山

水第六句浦沙亦與水涉重然則山水水字可易也

疑字之誤也

十一錄

卷之九

十七

吏人橋外少未易見其工吏人守之嵇叔夜所以不

堪此暗用其意也眼邊無俗物無人覺來往會此意

乃知其語之工耳不可與俗道

為於者舊內試覓姓龐人猶文中子云羊陸仁人也

可使

薄俗防人面用法言面則人心則獸也註非

小園詩春深秋庭營寒事待物華乃自春而秋冬又

且春矣以詩叙事難律尤難杜多此體

江閣嫵津柳言望帆之來而津柳蔽之也

鄭老身仍窺窺已久也亦幸其猶存也

隴月向人圓蓋有離合之感

晉室丹陽尹指元二所經過耳非比元也

短日行梅嶺寒山落桂林十字句奇言短日經行梅

嶺而落於桂林之寒山李常侍蓋歿於桂林也長安

若箇畔猶想映貂金猶承短日來杜晚年律細非正

音也唐正音則張燕公所書屏為進士式者客路青

山外之類是也今學杜者宜擇其正母效其習杜聖

於詩僻於詩者也變化出入從容規矩之中疾徐自

得風韻故殊苟不得其妙而襲其句往往硬澁失和

平之趣而自以為杜體未深曉者亦曰此杜體非杜

平一錄 卷之九 十八

誤人乃人不善學杜耳

秦地應新月龍池滿舊宮言秦地新月應滿于舊宮

之龍池也十字句註失之滿謂月滿非池滿也杜每

喜作此等句所謂其和彌寡寸心自知

牛羊識僮僕佳語註以為因返照之明殊無謂日之

夕矣牛羊下來正返照時杜用詩意也

狹岸如秋水與秋水一色也正似畫圖

層閣憑雷殷雷殷閣邊若憑之也長空百水紋天與

承合也憑字佳矣百字尤奇猶云百牆百壁史記項

羽傳馬童面之若作水面即凡語

衣冠蕪盜賊語可痛盜賊無論衣冠乃爾耶盜賊猶

可衣冠而蕪盜賊民何以堪

絺衣掛蘿薛涼月白紛紛是蘿薛之影紛紛也而曰

月紛紛寫景妙矣今未有上句亦日月紛紛則不可

解

山谷云拾遺句中有眼篇篇有之非獨拾遺也句之

工在一字凡唐音皆然有無字可摘者乃詩之化

境更為高古耳雲薄翠微寺孤村春水生厨人具雞

黍盛唐如此等句甚多所以過於中晚也

白鷗原水宿何事有餘哀自寬之詞非自喻也

平一錄 卷之九 十九

物役水虛照物役用荀子役物役於物語物役魂傷

山寂然而水虛照何疑不成語耶水虛照有弔其影

之感

阮籍行多興言雖窮途興猶多耳不專用故事乃佳

船人相近報但恐失桃花岸上桃花相近之間船人

須報恐舟過而失看花也

文章落上台猶云自天子所非指相國製文也泰階

三台上者天子中者公侯卿大夫下者士庶人今或

稱執政為上台謬矣中台星坼張華當之

風磴吹陰雪雲門吼瀑泉飛瀑之濺乍疑吹雪非實

非譬解者失之

雜虜橫戈數功臣甲第高匈奴未滅何以家為今雜虜數橫戈而功臣甲第已高此以霍驃騎激諸將也註以為唐諸將之跋扈非

杜五言古有從風雅來者李多從騷選

峽雲行清曉煙霧相徘徊 行字從朝為行雲來相

徘徊因行字來峽雲從陽臺之下來知字所從來乃知句法

午時起坐自天明魏其傳中語也雖無意用故實然自是破萬卷來

千一錄 卷之九

吹笛詩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却盡生與李詩

江城五月落梅花意同註非

近識岷峨老知予懶是真此老必懶者也故能信杜之懶今之相詰則欺謾滿幅相見則賄幣是將莊子所謂不離乎苞苴竿牘者噫安得不懶

憂國願年豐語大雅矣在家常早起頗近俚然大有趣人情在朝早起在家則晏起可耳今在家早起者以民事不可緩願年豐也此豈一身一家之心哉憂國之心也語意俱挾風雅故獨步辭場他人在風雲月露苦心故不能及然學杜者不得其風韻則成頭

巾語矣

欲知世掌絲綸美有疑美字者蓋用左傳世濟其美語也知字所自來則佳矣

早泊雲物晦與起句不夜楚帆落避風湘浦清間覺重不勞鐘鼓報新晴聞鐘鼓之聲知風所從起則當晴也今返照之景映樓臺晴色可嘉不俟鐘鼓聲相報也 鐘鼓聲陰晴稍別

主人寂無為眾賓進樂方賓主相忘情之適也坐從歌伎密樂任主人為情與兩忘情之戚也發乎情各指所之而不相襲各臻其妙詩之工也

千一錄 卷之九

艱危氣益增士須有此氣

吏人橋外少暗用嵇叔夜吏人守之語眼邊無俗卽是佳境野航恰受兩三人亦以少而不雜也

有一搢紳頗負時名者初讀杜詩安改荆門鄭薛寄書近門為朋蓋以蜀客宜對荆朋也見者以為笑夫見書未多安可輕改聖人所以戒闕疑也

望盡似猶見哀多如更聞以第二句有飛鳴字一言飛一言鳴也此結構法

聶耒陽詩義士烈女引聶政與其婦不亦太遠歟唐以前大重詩學恐遙遙華胄之誦或所不免李獻吉

家譜傲眉山蘇氏善矣近見譜之後者乃有本紀世家若然則凡華門圭竇孰非帝王之苗裔耶

舊識難為態新知暗已疎末俗澆風難乎免矣豈特青羗之西白帝之南哉至於拒枚黃魚火耕瓦卜此不足異者也治生於此斯人之與徒惡能不關渠哉

杜子於是有褊心焉殆未達也夫君子素夷而夷虛已以遊世可也故曰雖蠻貊之邦行矣

王詠詩深夜飛江鳥杜江鳥夜深飛鮑明遠詩爭先

萬里途各事百年身杜長為萬里客有愧百年身皆用舊語覺勝之

十一錄 卷之九 二十二

東屯屯田之所也故云防邊舊穀屯註者務為諛詞

乃曰公在旅中猶能積穀以防邊其憂國深矣子美

漂洋子老無策免饑惡能為卜式事哉憂國願年豐則其所倦倦者耶

兎應疑鶴髮蟾亦戀貂裘註謂自言其老與貧非也

鶴髮白與兎月同色故云疑 戀字猶照席綺逾依

依字蟾亦戀裘以夜寒也裘敝可言貧非以貂裘為

貧也 月色隨人有似依戀 鶴髮非言老非不言

老 蚊館如鳴杆甚工對覺未稱 神女花鈿落蛟人織

杼悲則穩矣泣珠故下悲字

震雷翻幕燕驟雨落河魚紀實景耳註以燕為幕上之飾河魚為水上之塵非幕燕無足疑雨驟波奔魚

隨波落佳句也何以不達 潛鱗輸駭浪意同

麝香山一半亭午未全分山色有無中也亭午接起

句晨光字此詩之結構也

已費清晨謁那成長者謀用孟子為長者慮語自負

不淺註不能發杜亦恃寸心知也

門庭悶掃除何所悶下句杖藜還客拜正發悶字

蒸裏蔗糖拒枚蠻語入杜詩皆成佳句今人僅僅從

十一錄 卷之九 二十三

唐人中折洗來恐大家不須爾

英雄有時亦如此邂逅豈即非良圖言博塞本非良

圖英雄邂逅偶亦為之未詎過耳註非以上富貴為

良圖杜安得此鄙語

牽牛織女詩初無私合相從之疑此事終朦朧既不

信俗說第因戒女婦以禮法云爾註謬

九日詩西北有孤雲為憶與蘇鄭遊遊時在長安故

稱西北註引狄梁公望雲魚親事無謂

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紀乘輿幸蜀自

延秋門出也唐初得天下亦有飛鵲數百皆集延秋

西門呼鳴至夜分方散世以鵲噪為喜鳥為不祥豈然耶 乘輿西出不堪紀此最得體他人叙之必蕪蔓難了反自矜瞻縶耳

慎勿出口他人狙狙伺也張良狙擊始皇

寄狄明府干謁王侯頗歷詆註引息夫躬歷詆公卿非既飄泊干謁惡能歷肆詆毀義不相蒙詆當作氏氏至也謂貴勢之門無不至耳

別李義曰願子少干謁曰少年早歸來寄狄明府曰早歸來胡為飄泊岷漢間干謁王侯頗歷氏而豺之饑蛟之橫兩致意焉可謂忠告矣頃京師屢禁遊士

千一錄

卷之九

二十四

詔書甚嚴而交衢肩比虛往實歸無不如願輦轂之下奸俠所窟從古以然匪獨今也

謝庭瞻不遠潘省會於斯上句美其世家下句言會于豆盧之署也註非如註則結句田翁號鹿皮無義矣

官衣亦有名賜衣題名也如註謂賜出於有名非濫則自天題處濕不可解矣且亦字亦不穩矣

有時自發鐘磬響落日更見漁樵人正言其靜即鳥鳴山更幽也無雜喧無俗物可知矣

贊公房詩听听國多狗本韓詩外傳晏子語左右者

為社鼠用事者為惡狗註不知引乃引楚詞

百花潭水即滄浪滄浪可清可濁可纓可足堂堂蕩蕩結意正稱若不逆其志則豈徒取韻叶而已乎

無數蜻蜒齊上下須向山陰上小舟二上字尾句似可易原出處棹舟棹字似可

贈韋左丞乃辭河西尉時作也註謂貶華州司功作殊不達詩意

有客雖安命衰容豈壯夫言雖知安命無求如已衰何故接以家人憂凡杖甲子泥泥途也註謂以窮達而肥瘠非壯夫也失詩意

千一錄

卷之九

二十五

贈鮮于京兆奮飛超等級容易失沉淪沉淪猶云出潛離隱言致身之易也下句脫畧蟠溪釣猶承此意註以為解之之辭無謂

五十韻律奉使待張憲志必在騰騫二字不同而先元韻固可通用也今本皆從馬徒以唐韻為必拘而不知義之誤與韻之不可重不亦固乎

江湖多白鳥天地有青蠅白鳥以為鷗鷺之類是也言讒人多而江湖可以自適也以為蚊蚋則與青蠅意同不足為工矣

江清心可瑩竹冷髮堪梳謂竹為梳時寒覺冷也

為君裁舞衣天寒剪刀冷 職述景題與用周景題
別駕輿曰陳蕃坐句似未工

崔評事公輔詩合入排律而我聞龍正直四句不合
集中如此類是當時體不古不律非法也

文章差底病回首與滔滔差病間也文章有神底恒
病為會須差耳暗用魏武愈頭風事滔滔之興不忘
回首詩狂之態乃爾

聞道君牙帳以君牙比董卿也蓋其祖父有各位者
帳則牙帳開幕府也如註但引牙帳則以君為指董
卿句弱矣論文笑自知當時已不能知况後世陋儒

千一錄

卷之九

二十六

乎

李杜齊名真忝竊句則雅矣詩名惟我共則近日夸
誕之語乃其波也且當時有詩名者非無人句覺未
穩

負米力葵外讀書秋樹根言力葵之外則負米承顏
而砥手足有如此其有餘力則據樹根而讀書焉

承顏砥手足坐客強盤餐客知主人貧不欲費之乃
強留客而具盤餐焉賓主俱得余喜誦之竟日淹留
佳客坐百年飽羶腐儒餐真率藹然異于世之燕朋
索飲與米菽不分者

山杯竹葉春山杯不妄作村醪是

此闕更新主當有哀感意接以爛熳倒芳樽似未穩
盡替喧樞馬不知者以為工頗費搜索耳非其至者
也

杜詩不能盡知其出處也則闕所不知可也然其用
意處可以默會昧者妄解為可憎耳

落日要雙鳥用淮南子弄逢蒙子之巧以要飛鳥

遊何將軍山林詩將軍不好武兩拋金鎖甲苔臥綠
沉鎗等語本以美之然天寶盛時玩弛如此宜乎漁

陽一鼓而中原猶竹破也可鑒也夫

千一錄

卷之九

二十七

歌後語以兄弟為友于不可也杜詩山鳥山花吾友
于謂花鳥與居如弟兄而友于之未為不可杜自云
賦詩新句穩不覺自長吟句穩乃工耳求奇而不穩

焉得工又云懸厓置屋牢非恃其牢則懸厓縹緲安
可居哉此可以論詩詩固有險韻險句如懸厓之屋
者安而不危乃可也

杜七歌評者云一歌喚子美二歌喚長鏡豈不奇崛
夫杜之奇崛宜不在此此見其淺者也

杜小吏最相輕似俚而有味小吏多不知大體但能
奔趨上官豈知重高賢乎李將軍困於陵尉韓長孺

辱於獄吏乃恒態也又云狐狸何足道不足道則不足置意中

詩字字工而已非佳境也良工獨苦乃不在篆刻杜詩味者謂有凡語語似凡而實不俚人所能道者所不能道者耳老夫清晨梳白頭乃初學所不道者而宿學所不敢道者解此者固不易而歐陽子疑之則不可解

杜兵車行耶孀妻子走相途人必以為俚故自註出處出處未能盡註達者能以意逆耳今篇中淺淺者猶妄解又妄云佳

千一錄

卷之九

二十八

千一錄卷之十

新安方弘靜著

詩釋二

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用世說若使月中無物當極明耶

兒童未遣聞用王右軍語恒恐兒童覺

遠愧梁江總乃春秋法也迥出詞人之作矣綱目書莽大夫魏荀攸晉徵士蓋其例也

盪胷生層雲盪胷用莊子此四六者不盪胷中

憶年十五心尚孩本左傳生十九年矣而猶有童心

千一錄

卷之十

二

一日上樹能千迴用齊錄謂一日一百迴亦須來往然不純用其語讀書萬卷下筆有神非虛語也李十年不下山讀書不少而曰不必破萬卷雖云戲之寔有妙理蓋水月鏡花得心應手可懸解而不可迹求輪扁有言固非糟粕以盡意也要之勤苦五車豈徒腹笥疑神三昧匪恃冥搜深造逢原斯乃自得之耳妻子寄他食用左傳民食於他不註出處則見謂不雅

鮮鯽銀絲鱸香芹碧澗羹死是越中景耳拖樓底晚飯五字覺可商量

近侍只今難浪迹此叔夜不堪之一也註謂無官非自是秦樓壓鄭谷耳江麓茅堂焉有珮聲之珊珊乎註謂為主之賢殊無謂

譜杜詩者每首必曰某年作亦多事矣垂白詩無家病不辭則謂公携妻孥入蜀而云無家豈專以故鄉為家者乎殊為可笑即使詩在蜀作豈無有故獨行時哉又樓迥獨移時註云廣德二年未泰元年皆未嘗樓居惟大曆元年在夔州居西閣故當為是年作也夫樓何地無詩中有樓者亦多矣註者豈忘之耶行遲更覺仙委蛇緩步自有仙趣豈必御風凌雲也

千一錄

卷之廿

二

註非

獨坐詩滄溟服衰謝服字似誤作恨字亦未必是耳於菟侵客恨恨字必誤 意可作幔字

庾信哀雖久何願好不忌周顒佞佛何字或誤句皆自詠言有庾之哀而不忌顒之好也註漫引後漢事與詩不相蒙乃為諛語云公所至為人所好所謂在彼無惡在此無射也迂陋甚矣

秋風浙浙吹我衣律也而類入古體蓋誤律為古者非止一首

杖藜妨躍馬不是故離群用公孫躍馬事時蜀中有

亂故杖藜避之註乃以杖藜為貧賤躍馬為富貴鄙陋如此何能知作者意

宴越公堂詩英靈如過隙此不煩註乃舍越公而指公孫述謬

遭田父泥飲以為飲於泥淖之中者既非而醉如泥之解亦未得也泥去聲田家村野留客之態詩中欲起時被肘雖無禮未覺其醜耳

水漿破碧瑪瑙寒乃述宴上物耳註謂杜有渴疾故喜飲水漿不知主家當日所宴客盡有渴疾耶

鄭駙馬池臺鄭廣文同飲詩中秦簫阮宅蓋以二鄭

千一錄

卷之十

三

比二阮也註以廣文之疎放比之阮籍謬

楊王盧駱當時體蓋極其推重乃謂欲人以四傑為戒而默寓其祖得作文之正體殊昧詩旨

櫻拂子詩義有比興而以為刺李林甫則鑿矣

今晨清鏡中勝食齋房芝余髮喜却變白間生黑絲謂於鏡中見髮變乃勝服靈芝耳註者不達乃日清鏡中指江上尚未能讀杜詩何能註又何以知其工而專為諛辭可厭也

紫衣使者辭復命裴施州贈裘必使人來辭而復命再拜謝之詩意甚顯乃云朝廷必遣使召之徒妄解

本句而上下文義皆不達

恣待江山麗愁雨阻而待霽也註謂待春景非

論文笑自知非虛語也又曰得失寸心知夫曰自知

則人之知者希矣不知自不免笑 顏狀老翁為為

字寫驚愕之意 饑寒奴僕賤眼前語曲盡情態

起晚堪從事王澄云曉來南風漸作秋聲故山杞菊

苗吾當從事於斯矣註妄解

還將徐孺榻處處待高人高人何地無之欲其廣延

以濟亂也翻陳蕃事遂作名語

衣冠起暮鍾暮鍾動而衣冠起也洛陽鍾鼓動車馬

十一錄

卷之二

四

繫遲迴言不欲起也

白頭無籍在籍在非指通籍也謂無所憑籍在語詞

壯遊詩備員竊補袞謂為拾遺也前後詩意自明註

何云譏時相

石櫃閣詩優游謝康樂註以為玄暉既謬又云玄暉

封康樂公孫靈運襲封故稱康樂又謬玄暉與沈約

同時靈運乃其祖行耳 註者似以謝玄玄暉為一

人

次晚洲詩危瀉折花當言涉危欲傾而折花當之經

過偶然所見也註花當乃花根非

南紀巫廬瘴不絕太古以來無尺雪廬山在九江非

瘴鄉也未嘗無尺雪廬字疑訛耳不得引巫廬不見

廬山遠為解也廬山遠太白子美兩用之謂慧遠耳

元日示宗武詩起句汝啼吾手戰第九句乃應之不

則賦詩猶落筆何以稱佳句也獻壽更稱觴著一更

字則與飄零還栢酒非重耳拈示兒輩

羅襪紅蕖艷金羈白雪毛舞階啣壽酒走索背秋毫

四句相承馬能舞銜盃上壽也註謬

心弱恨容愁心弱矣堪容幾許愁乎作知字未是

晚來爽鳥匿鳥匿巾名乃方言今折帽猶呼匾匾音

十一錄

卷之十

五

傷春五首春日江村五首畧及春事耳秋興八首亦

然

登塔詩羲和鞭白日淮南子曰乘車駕以六龍羲和

為馭此荒唐之語即如所云日亦非可鞭也鞭字似

未妥

回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惜哉瑤池飲日宴崑崙丘

非無比興也不必深求而以爲思高宗之晏駕文德

皇后之不留則無謂玩詩閣註頗似說夢

天陰對圖畫最覺潤龍鱗言陰雨對圖畫畫圖龍

鱗之潤也註非

贊公房詩心清聞妙香又地清棲暗芳二清字必訛地幽似可 听听國多狗非指祿山也亦非隱賊中作使陷賊中安得徐步深院微笑索詩耶一篇中皆清服語註者何不達

謁文公上方解者不知為僧何能知杜詩安云佳

楊枝晨在手豆子兩已熟豆子眼中黑精其義本隱

乃云道術深妙楊枝揮洒便能致雨以熟豆田直可

供笑手把青楊枝徧洒甘露水洗心之義也道經云

機在目養熟則目自無邪視二句是內典精語

子規夜啼山竹裂用竇誼事子規啼庭竹是夕竹裂

千一錄

八卷之十

六

也乃云山中惡其夜啼爆竹以驚之 王母晝下雲

旗翻用周穆王事會于瑤池雲旗霓裳簇擁自天而

下也乃以為鳥名正可與子規對陋甚子規王母其

對自工然工不以此 鳥有名王母使者未聞有王

母名也豈誤讀雜俎耶

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言四皓隱商山而使漢朝

知名應聘侍太子不已局促乎未足稱也筆下高妙

註者不知乃作二句解使作者心徒苦杜又云常怪

商山老兼存翊贊功

內懼非道流幽人在瑕疵言自懼已非道流而幽人

在所瑕疵也承棄我若遺來 惠詢輩指惠遠許詢是也 答問

昔謁華蓋君綠袍崑玉脚未明或云謂白足也猶玉趾

簷影微微落至第五句雲掩初弦月乃明此詩之結

搆也題但云遺意 答問

鄭南伏毒寺寺名伏毒無義或字之訛耳寺作守尤

不可通

憶鄭南北風杉會曙倚雲嶠憶春臨萬里蒼茫水龍

蛇只自深末二句指臨嶠所見而憶之也註以蒼茫

千一錄

八卷之十

七

為滄浪又妄解作者之意索矣

猿鳴秋淚缺雀噪晚愁空猿鳴令淚落不聞故淚缺

雀噪令人愁不聞故愁空鷲落鷲山樹呼兒問朔風

不聞風聲惟驚葉落故呼兒問之題曰耳聾四句寫

其態耳 答問

吾憐孟浩然詩清江空舊魚春雨餘甘蔗當是用浩

然語第孟詩傳者少今無由考耳 答問

骨斷使臣鞍言使臣被刃骨斷於鞍也註非

慎勿吞青海無勞問越裳言諸侯尚不貢何言守在

四夷耶非戒之也乃述昔盛時事不可見耳

臥疾數秋天應起句歷歷開元事 答問

百戲後歌鏹鏹手晝炊夜擊作歌樵謬

遺恨失吞吳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魏若定吳自

服此諸葛復漢之規模也當時蜀吳通好不絕何嘗

以吞吳為失哉長公之妄誤耳

王侯與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

在杜集中亦不足驚異乃謂深入理窟晉宋以來無

此句不亦伎乎

留花門百里見積雪須下句長戟烏休飛則戟之雪

色乃顯矣不讀下句積雪何見耶此詩之節奏也

千一錄

八卷之十

八

古人驚人之句非無來處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

本世說語欲折月中桂持為寒者薪因粒王薪桂之

語也

蘇侯蓋司業之子詩中可見

登頓入矢石謂賊盜出沒有戒心也註以李廣事為

用事之妙恐未然

遠聞房太守守作尉可耳以安石竟崇班句知之也

以為能言人所不能言似迂

以古詩為律詩其調自高太白浩然所長儲侍御亦

多此體以律詩為古詩其格易卑雖子美未免也然

子美古詩有挾風雅之起短曹劉之墻者今人耳視

夢語乃謂無古詩耳

李江夏之死非刑哉以小故而杖殺二千石李猫之

腹劍何甚也杜易力何深嚙言嚙者何易為力慨愕

之語耳註不達

蕭蕭白楊路洞徹寶珠惠用莊子口中珠事言含以

珠不若謁其碑也

時下萊蕪郭忍饑浮雲獻以萊蕪饒中塵相映

老去聞悲角人扶報夕陽衰老矣時未平日又夕耶

公孫躍馬其意何長今何在寇盜莫相侵衰老何必

嘆也

千一錄

八卷之十

九

魯直謂夔州後詩不煩繩削而自合深於杜者也朱

子取其以前詩自有見蓋前多正音後多變體學詩

從正音入則不失 如後人將酒肉句近俚晚年作

或有此然明月之類無損其實

黃金傾有無黃金可傾不論有無也作歌挹盛事挹

字安何云無謂

楚天不斷四時雨巫峽長吹萬里風篇中得此句如

俊鳥六翮具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皆可入雲霧矣還

一叢未為不佳何云可以不作也

起予幸班白言老人得之子起予以為幸

賤夫美一睡與鍊丹砂者言也修真者戒睡故題云戲呈

野覓迷汝來宗生實於此諷意甚明猶云適從何處來遽集於此註失

能畫一首容齋三筆得之然此結構之常耳疑其不相貫則非也

草黃驕驥病不必解祿薄大槩喻窮困耳

燕辭楓樹日楓落而燕去目中景意中語

曹劉不待薛郎中惜不同時也何不能曉

十一錄 卷之十 十

孟子論文不足異

未絕風流相國能字安帖本謝法曹語區惠恭君

誠能杜又有辭華哲匠能鳴弓射獸能

炎方每續朱樓獻未晦也評者疑之蓋未深於杜耳

魯直偏嗜此等亦過今人務凌前新又過大都宇宙

中自應有此格

解龜生碧草解龜謂廢處生碧草謂歷年與江干句

相映

田父嗟膠漆行人避蒺藜居則嗟留滯行則避艱阻

以下句照映則膠漆非難曉○然又云陷此膠與漆

還聞賓客過是題鄭家亭語本鄭莊好客事又鄭莊賓客地

無衣何處村言民貧耳謂不憂盜非

寒江動夜扉言扉中見江月之動亦有撼扉之意

江浦寒鷗戲賦物妙絕入微云類可笑何也

名標五度必三亦常語特非其至何以失笑

池要山簡馬月靜庾公樓正稱上句不記處故以為拙

猿掛時相學鷗行烟自如興味既殊風格自上謂儉

勝島未深達也

十一錄 卷之十 十一

敢居高士差差等也字安淺識乃為一笑

六安丞桓譚事謂難註史不孰耳

七十尋常西南十九對工矣羈縻愁二十四工之工

者也

十七夜對月意在仍還更三字

洩雲洩之義猶垂也散也至於資防應則顯明無可

疑 洩雲蒙清晨

客散鳥還來工而日斜魚更食未易評也養魚者飼

之亦有度耳

任轉江淮粟休添苑圃兵由來貔虎士不滿鳳凰城

此篤論也子美許身稷契非漫語哉子囊城郭君子
謬之以爲必亾郢添兵京城可謂無策

一時今夕會語自安評者失耳

樽蟻添相續無奇以下句與味覺竝工耳謂不成語
失評

藻鏡留連客謂赴選非拙也評失

春深買爲花常調以爲倒句矯異非也

柴荆卽有焉對上句正稱非無非怪

簡吳郎二首以詩代簡大家集中自不厭以爲愧箋
解誤後人未深於杜者也

千一錄

卷之十

十三

高車駟馬帶傾覆常語何必居在大路傍泥矣

警聯想猿躑躅涉苦索近俚

天寒瀟湘素素字似難下然素秋非隱

臘破思端綺將成春服與纖絺恐自疑意同而稍隱
未爲不可解

照我衰顏忽落地謂日中見影耳然語未佳

接宴身兼杖聽歌淚滿衣非身兼杖三字則未爲佳

句也山韞玉而輝川含珠而潤作者得心應手自關
飛動耳

北十三更席評如何看得看下旬自佳如何看不得

北斗字與宿春天相映作者非草草也

北斗句與宿春天句分看俱不見工合看俱工耳杖

藜登水榭則馮高矣故用北斗字豈以西江作對哉

書齋聞爾爲謂不與會今始知正宜用聞字乃云不
可解必是同字何味也

江邊星月二首詠星月工矣評乃謂如何見是星月

又謂子美詩每有此是未深於杜者也

送封主簿詩事既異非淺學所能叙也瑣事好辭而

評者以爲質野謂是杜短處蓋不得其門者耳

斯文憂患餘聖哲垂彖繫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聖

千一錄

卷之十

十三

哲猶不免况鄙夫乎語典雅乃謂庸引無當不知已

之淺乃以杜爲深耳是猶跛於履者惡地之廣也

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萍鳥自喻日月年年也乾

坤處處也此明顯句何解者之昧

送王信州詩明徹可誦也評乃謂非子美吾不能讀
之何哉

風后力收長回首與前義和堯舜等語正合山谷所

謂不煩繩削者也評乃云泛及無謂難與言杜矣夫

不知杜者亦惡能知唐詩哉

贈蘇渙詩傾倒至矣詩亦得意妙絕渙後以從反誅

人固不可測也乃謂題云記異有微旨不亦彼乎贈哥舒翰頌贊盛矣翰何以異於渙

可嘆詩抉眼去其夫與正色動引經仁與不仁何其相遠所謂萬事無不有可嘆者也仁人長迴首於上古而不得用於時尤可嘆也太白詩狡獪磨牙競人

肉騶虞不踏生草莖河東女兒鄆城客子語意正稱耳乃謂全不相涉惡能讀杜詩 太白句警策易見

子美非不能也可與知者道氣纏霜匣滿知是匣中劍然上下文無可見則匣是何物作者偶未照耶劍動隨身匣乃可也 水置玉

十一錄 卷之十 十四 壺多多字亦覺未愜

贈李八丈判官詩以友律看則工然古詩也此類故不宜效夔州後詩不煩繩削者十之七八不可效者

十之二三 二詩行可作七言排律看隨風且間葉似謂着葉上非空中有無也

話詩者以堂上不合生楓樹為驚人之句此不足以驚人乃自驚耳雲薄翠微寺孤村春水生等語老於

詩者乃服其正所謂驚人者也庸人惡能驚使庸人驚定非佳句

李令問以味聞天下杜誰看異味重蓋有諷意慘毒

取物不欲看之得此意乃知語之工雙魚異味以左傳樂府語為工也 答問

終不愧孫登豈徒押韻蘇門之嘯正可與丹梯巖樓等句一片不煩繩削者評失若陳黃祖述之過則有之矣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非不誇也誇而不誣亦自東方生以來例耳知己者乃可吐也以破字為不誇是文也

白鷗波浩蕩必非沒字不敢以東坡為然也鷗不解沒亦無論

十一錄 卷之十 十五 聲價欻然來向東未讀樂府乃評其俚耳

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言前輩畫手風推道子初無深意山谷浚求之矣其謂古人於能事不獨求誇

時輩便要於前輩中擅場耳此乃名言翰林逼華蓋鯨力破滄溟暗用鵬鵬扶搖九萬事繼

以天上宮中之句亦躍如矣評謂兩截不成對未達耳

南山豆苗早荒穢楊惲以此語殺身矣猶可襲用之耶青門瓜地則可也

方丈三韓外四句本用張騫事贈張卿也接以氣得

神德逾非未易諭然未見張騫故註者多誤耳世賢張子房雖自註然上下文意無所照映可疑

靈虬傳夕箭歸馬散霜蹄言夜深始自青瑣扉耳

人實不易知更須慎其儀送書記何以言此殆覺哥

舒非可依者耶起四句正書記所當言非不相涉

上韋左相詩頌相業大矣管輅陳遵似不倫

杜詩用經語亦有着相處如恐泥竄蛟龍登危聚麀

鹿恐泥登危俱未工恐泥屢用之頗覺未愜今人見

經語即忌之亦非達識耳

送郭中丞三十韻松悲天外冷沙亂雪山清承上前

千一錄

卷之十

十六

程旆旌句叙途路所見長律應爾乃謂點綴無理謬

評

詩成覺有神屢自道然非誣也浮誇者拆洗一語妄

自謂神神未有而鬼見之李亦是矣

僊仗離丹極妖星帶王除叙出狩已得體矣下殿走

好樓居汾陽駕俱非典雅且近贅

慈顏赴北堂句未俊然未為不成語也評者未達耳

壽酒賽城隍佳句俗禮可入詩者多矣鐵可金俗可

雅也

得舍翁消息詩辭房之妾不若傍牀之犬此詩意也

數物以箇謂食為喫非俗也亦不俟奇語映帶俗人作詩豈用二字然何能不俗却透井闌添箇箇但使殘年飽喫飯皆佳句

老大藤一流水近理 社集中有此等句勿效可也

兩行秦樹直非俚也官柳着行新大道之樹成行可

詠耳

舊相思追後追還朝也闕庭分未到用分庭抗禮語

未得其意妄評不佳又謂不可解 答楊梓州詩叙

當時事不必解宜不可解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歌茅屋耳辭旨明顯不煩解釋

千一錄

卷之十

十七

乃妄以時事傳會謂句句字字皆有所指托註家舛

謬未有如此之甚者說詩至此詩之厄也以此學詩

者無詩矣

蘇軾詩瑣事妙辭臨川視萬里何必欄檻為自是達

觀之語乃妄謂譏肅宗示人不廣可厭此等註既不

須覽亦何必辯然其行布已久恐誤兒輩為拈出耳

柴門詩兩用迴首字非謂大家不拘偶未潤耳迴首

猶暮霞工起可易也

白榜千家邑白榜猶白社白屋註謂縣額以白為榜

無義翠幕排銀榜天門日射黃金榜言其華麗此云

白榜謂民間居室亦自有題榜耳非必縣額
落日遊雙鳥妙語日墜林間倦鳥知還有若邀之解
者乃云落日喻暮年邀雙鳥言欲與妻子隱居于此
使佳句索然無趣矣恐于美不勝見夢豈獨吞吳一
事

唐堯真自聖野老復何知用擊壤事註非 為報駕
行舊鷓鴣在一枝齊物自安之語非謂其有所託也
天畔登樓眼隨春入故園春字多作風覽者亦多以
風字可耳然不如春字工

池水觀為政厨煙覺遠庖殆有所諷也不得其志則
千一錄 八卷之十 七

下句覺未稱矣池水觀其清也遠庖克其愛也此作
者之意也

朱綏猶紗帽新詩近王琴功名不早立衰疾謝知音
四句相承而詩肯乃顯不則王琴之句艱矣 何敬
祖聽陰子堅彈琴云古人不見哀絲上寫出千古之
心

詩盡人間與兼須入海求信其僻於詩也然詩猶日
也今日即昨日昨日非今日日一耳而萬古常新謝
朝華之已披啓夕秀於未振安有盡時

門鵲晨光起檣鳥宿處飛言曉景耳乃以門鵲為鳩

鷓鴣門檣鳥為刻鳥於竿上大謬且鳩鵲門是何所而
以題西閣耶 稍通綃幕霧遠帶玉繩稀言雨雪微
而途霽比曉則晨光稍通于綃幕矣其時未大曙故
玉繩猶稀也乃以綃幕為天色非註者不見題云夜
宿曉呈也 西閣又一首風幔不依樓又樓雨沾雲
幔幔即幕也

登歷下新亭詩層冰延樂方樂方出曹子建詩主人
寂無為象賓進樂方註者不知故懸解無當層冰紀
時也當嚴寒之時延為樂之方耳後一首芳宴此時
俱主稱壽奪客旨乃顯矣

千一錄 八卷之十 十九

甘林詩兩具問答居然古調杜五言古詩多自風雅
樂府來何可謂唐無古詩

重過何氏非春也桐葉坐題詩蜻蜒立釣絲皆夏景
以春風字誤誤註者耳

園人送瓜詩愛惜如芝草種此何草草兩草字意不
同古詩故多重用不足異也

知章騎馬似乘船知章越人不習鞍馬又用阮咸醉
騎馬歌傾如乘船行波浪中也註乃云知章善乘船
安若騎馬而云騎馬似乘船乃倒置之法謬

杜鵑行萬事反覆何所無豈噫當殿臣趨此詠杜

字事宜爾也乃謂譏肅宗不迎明皇使絕快化去或
又非之以爲專譏其爲李輔國所間二解俱謬所謂
齊失而楚未得也鮑明遠詩豈憶往日天子尊彼又
何所譏耶

冰死行天旣雲屯鷓鴣當御長魚如人丹砂之尾黃
金之鱗固足詠也而謂馬以比祿山魚以比思明註
者好不通之思乃爾始以詩史二字茅塞其胷中耶
渡馬行詠病馬也願試明年春草長卽古辭志在千
里非無比興而以爲爲房瑄作則不然

唐人詩喜用方言殆非雅調不足效也赤憎遮莫好
千一錄 卷之十 二十一
在藉在生憎生情性底心性有底餘未悉數

翦惡樹詩枸杞固吾有鷄棲柰汝何惡雜既翦嘉蔬
乃遂枸杞吾固得而有之也第幽陰無存鷄失所棲
矣柰何結乃有味註以鷄棲爲嘉木味之聞也枸杞
鷄棲對工

兩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或謂竹無香余每於竹林
中覺有一段清氣是其香也豈必如花之香耶若黍
稷之馨香竹固不減

南瞻按百粵黃帽待君偏言正冠以待待之夕故帽
偏耳註非

深江淨綺羅以奏樂聽歌句照之風生錦綉香以結
束多紅粉句照之知其爲携妓也題但云泛江耳註
非杜又有歸軒錦綉香句非指花也

覆舟詩羈使空斜影使者隨秋色迢迢直上天篙工
幸不溺此言舟覆而使者沉明矣乃曰指張鷟曰無
聊殊不悟詩意

春隔鷄人晝秋期燕子涼賜書誇父老壽酒樂城隍
一本竹引趨庭曙山添扇枕涼十年過父老幾日賽
城隍俱工變壁握中難舍其一細玩之前本更蒼然
矣桃花欲共梨花語則與桃花細逐楊花落相去數
千一錄 卷之十 二十二

舍佳句不易得固不免推敲耳

回首呼虞舜蒼梧雲正愁與爲入蒼梧廟看雲哭九
疑意同其思遠矣非若他人徒剝心於風月煙雲也
三百篇後能留心於風雅者惟杜子耳

日動映江幕日不見其動於江幕見之星臨萬戶動
落月動沙虛三動字日動更難下 萬歲蓬萊日長
懸舊羽林旣有時逝人非之感又寓朝廷不改之意
最爲得體註未達

橋陵詩三十韻排律也而編入古體者蓋以永與奧
區固四句隔對驟讀未覺其對又中使日夜繼夜字

不悟為虛耳日字實夜字虛此固不易悟也良工心獨苦杜之長律亦過自苦哉

披褐味空類炎蒸似火褐豈可披若作喝則披字無義 七月三日詩或云親收喝救披相近可作救字

秋風浙浙吹我衣律也盧註無之不以為律耶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悲生別也中云逐客無消息將老身及累其義顯矣竟來楓竹青魂返關塞黑

謂夢魂註乃以死別吞聲為太白死後作而以水深波浪濶舟楫恐失墜証捉月之事其陋至此何以解

杜詩哉

千一錄

卷之十

十一

江山有巴蜀猶平野入青徐言巴蜀江山盡在目中

耳如註所云則非佳句矣舊註既非新解亦失

水禹折而必東當其折也固無方矣水號北流泉何

謂惡其逆比下叛臣耶清渭無情極愁時獨向東桂

江流向北北非逆東非順也愁邊有江水焉得北之

期北豈逆耶

朱袖拂雲和雲和山名雲和之瑟與山鳥山花吾友

于皆歇後語杜亦有隨俗未細處耶

江流泯泯清泯當是活古活字也詩北流活活此解

得之 答問

野日荒荒白荒一作茫茫義同

笋根稚子無人見解者不一種作雉是也西京雜記

其間鳧雛雉子布滿充實下句沙上鳧雛傍母眠正

用其語

萬里清江上三年落日低言於江上見落日者三年

矣年作峯非

千一錄

卷之十

十一

山行落日下絕壁交律也 北風吹南極律也杜集

中此體少類太白

杜寄贊上人與丁成二老不必註乃引伯夷太公可

資一噓

春草鹿啣啣非喻也上句鱣潑潑又何所喻杜酒張

梨用兩家舊事耳遂以為宴飲惟園果意勤不必物

豐真是痴人說夢 前村山路遠歸醉每無愁用意

在醉字暗用莊子醉者之墜車全於酒也註非

子美之於贊公有深契焉觀其詩泱泱泥汚人昕昕國多狗晤語契深心那能摠鉗口非所與方外者語也贊公蓋有心人其見放宜哉淵明慧遠則不然志行超矣

杜詩中兩用何顛皆周顛事偶誤耳註者即以東漢人釋之無論其辭意之不相蒙也

木皮岑詩遠岫爭輔佐以下本言其高峻耳解者句句附會時事使作者之意索然乃杜之一厄也

龍門閣詩百年不敢料一墜那得取言其險絕一失足則無生望矣註者不知漫引無謂之語真木災也

千一錄

卷之十

十四

臥病數秋天數上聲計經幾秋也秋花錦石誰復數言歸意速眼中佳景不復數之二數字義同

宿鑿石浦詩缺月殊未生青燈死分翳分翳未覺工似有誤字

水會渡詩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安余入蜀乃信其語之工蓋疊嶂相連間有人家每日寓宿必有定所縱雨雪疲極不能中途而止也故蜀道之難而計程不爽

早發詩有求常百慮斯文亦吾病有求則有慮此古文語也而作客不免請求正所病耳自傷之辭也下

又于請傷直性疑誤此二柄等語意自顯註妄謂以斯文自任殊垂詩旨而浮夸之士乃喜道焉

次晚洲詩坡陀風濤壯註以坡陀為泛濫狀非也詩意謂風濤平湧坡陀間耳故云棹經垂猿把叅錯雲

石稠其景狀宛然可見

入衡州詩稱崔使丞矣惜彫弊而節賜予所以失軍心也謹謂厚自奉養不恤軍旅既不達詩意又妄誣崔

楚筵梁獄為太白解猶可也永王猶可以勤王名也

中允則汗賊矣比之收庾信庶亦近之雖為之辭猶

千一錄

卷之十

十五

未外也三百之後詞人華而不誣者鮮哉

詩須從風雅來乃成大家淵明子美蓋涉其趣者也故無邪辭

杜送郭英又隴右節度使詩徑欲依劉表還疑厭稱衡其不足依可見後鎮蜀驕縱足以殺其軀宜也然謂赤霄行其相疑行俱為英又作而起去草堂之興則未然英又死蜀亂子美至梓州亂定歸成都無所依乃遊嘉戎次雲安移夔州耳方英又鎮蜀雖不足託然居是邦而非其大夫且不可乃以悠悠世上兒指其主將耶又是時英又豈可為年少耶註者之謬

多類此

杜端午日賜衣詩自天當暑用經語自工而以東坡公但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為青出於藍評者之陋乃爾昌黎所謂大好大慙者也長公應汗浹矣

天台非惡地鄭虔以汗賊貶亦輕典矣遂以為禦魘魅雖私所好母亦不近信乎頃見以朝官陞遷藩司輒稱流落何鄙淺也

杜寄張山人彪詩稱其詩與草書絕倫矣其稱高岑與太白未是過也而流傳無一字當其苦吟不休語

千一錄

卷之十

三六

必驚人何為哉然賴杜詩傳後世知有張山人併著其名亦幸耳要之文章一小技真見道之語也

悉中三楚盡林外九江平清遠妙語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非其倫也不得相援羅隱乃與僧爭此句而至今評者未定亦憤憤耳

嚴氏論詩謂律詩難於古詩此於詩未深也觀名家之作律能臻妙而古未超詣則知其難易矣

詩之教可以興其感人也遺音者矣西漢樂章猶存古意魏晉作者未忘繼響雖江左綺靡唐一振之其盛也風人之韻未泯也晚務推敲宋煩論議而風

韻衰焉是以不能超詣耳使風韻可玩較率不違則推敲論議未乖詩道推敲之精乃造自然論議之平足徵大雅試覽古昔名家何嘗廢此二端也

杜敢居高士差差字用孟子其祿以是為差

薛華長歌子美以太白竝稱必非誣也夫子美之評豈不足為重者哉而後世竟未知有華者苦心何益或疑子美揚薛以抑李者此以忤心窺古人固匪人機械之態世信有之子美豈有是哉

千一錄

卷之十

三六

邊庭流血成海水或疑其過非也言窮兵之世縱流血成海而未已猶詩之靡有餘民也

杜紫書請問燕耆舊今日何須十萬兵意以豪傑響應則王師可無敵也韓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其旨同其辭微而顯二公豈徒以詩文擅名者哉

淮王門有客終不愧孫登登字韻謂杜徒取押杜必不爾當時或有所指也然承淮王竟不類若李頎遠公遁跡之句而云玄度相尋則誤耳事雖誤而語自工也作者興至揮毫未檢冊于此亦常事而註者遂云玄度與遠公為物外友註詩不檢冊子則不可

山中氣色和流雲山中氣色視朝市自淒緊乃其和足賞也猶蘭亭暮春言天朗氣清而不知者以爲疵也

杜未絕風流相國能言其第縉能媲美耳評以未絕爲未害非

杜未去小童催可以解不去非無漢署香

杜還聞賓客過暗用鄭事

杜金吼霜鍾徹相期同宿鍾聲徹蠟炬銷竟不到乃

至飄飄早鳧空待之耳註謂必其人能琴非

杜松栢邨山路自憶清明景物耳不必泥先墓不必

非先墓

千一錄

卷之十

主人



千一錄卷之十一

新安方弘靜著

詩釋三

秦州雜詩九十九泉作十九泉似未可以對西南字則工矣尋常七十煙塵八九一萬春冬空蹄百萬淹留四五三千戎馬羈縲愁二十四皆其例也

杜律天字韻志在必騰騫騫訓馬病元字韻騫訓飛貌則騰騫似誤讀書難字過或未細檢耶

勝裏金花巧耐寒人日非花時花尚寒也而勝裏之花乃耐寒耳註以花勝解寒謬 匣琴流水自須彈

千一錄

卷之十一

勿遂必無知音也故無憂行路難自寬之辭

石出倒聽楓葉下石出不見樹但聽葉落耳樹在石上舟過其下故云倒聽註乃云石在上而樹生於下

謬

九重春色醉仙桃春色之濃花可言醉猶云春酣耳桃花氣煖眼目醉春色泥人似醉醉字可並看註引王母事又謂喜容之似皆非

沙上草閣柳新暗城邊野池蓮欲紅言新見柳之綠

而蓮遂欲紅意含感慨故為佳句若曰柳暗蓮紅而已亦奚足述

瓢飲惟三逕巖棲在自層註瓢飲不註巖棲寧識作者苦在字從在陋巷來惟字從一字來今人第蠹唐詩而六經字不敢用筆下無神耳 巖棲川觀出國策

劉廷芝詩願作貞松千歲古誰論芳槿一朝新杜子美詩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有二客談藝余舉二詩問之一客以杜為優一客曰雖然劉詩正音也杜則啟晚唐之階矣余曰二客之論皆是也

千一錄

八卷之十

二

謝朝華之已披母垂其體敬夕秀於未振母卑其調其庶矣乎

杜詩古本握節漢臣回握節為禿節無疑矣新炊間黃梁間作聞聞字奇矣未若間字之妥古稱五飯飯有五可云間耳

中天積翠玉臺遙不註列子中天之臺則未覺其工杜子是以破萬卷也

杜青青竹笋白白江魚白白字疑有出處即無出處句未嘗不佳用修以為大不如韋近俗過評耳韋詩亦非警句 孟子白之謂白道經潔潔白白

用修以詩史二字誤人以史為詩則誤矣而謂詩不可以陳事亦誤也千家今有百家存即詩之靡有子遺也哀哀寡婦誅求盡即詩之杼柚其空也慎莫近前丞相喚則漢魏以來樂府餘音也用修所引詩皆興也而杜則賦體詩固有六義非相戾也詞人之作多勝質而失實杜則不然如受諫無今日臨危憶古人等句可繼風雅八哀等作史多可稽故曰詩史言錄實而不溢也鄙哉之謂亦近於作惡矣

詩盡人間興兼須入海求杜子之僻於詩也蓋亦寓乘桴浮海之意道不行之嘆也非止言詩也夫文猶

千一錄

八卷之十一

三

日萬古得天而久照者非一日也而日日新何可盡乎世無杜子耳有杜子則有杜子詩未常盡也 文又嘗譬之人人之心不同如其面夫眉目口鼻堯舜與人同耳而古今宇宙美惡肥瘠有同者乎優孟之為孫叔則假之者文不已出而襲之以為己是優也

侵凌雪色還萱草言萱草之青如故也還向欲作歸字看似與有字未協耳

老困撥書眠古之言好學者枕藉圖書不欲枕藉之故撥而眠翻舊語也 杜十二月一日詩以寒輕日煖春意早動而預擬春

景故有即着豈有短短輕輕之句乃謂黃鸝出谷而不在山鳥有不在山者乎

晚節漸於詩律細非自矜精密皆上聯交愁太劇等句頗近纖體耳蓋亦老去詩篇渾漫興之意細論文細字乃謂詳細也

早晚來自楚王宮用宋玉賦爲雲爲雨意

去年今日孤城此日非重也此杜所能而學者所宜知

早朝四詩余嘗以爲猶八駿之並驅也可無優劣論

千一錄

八卷之十一

四

耳世多右王而以衣服字多爲疑或右岑而以曉曙二字爲疑南冷右賈以首尾俱勝而中聯亦稱也未有右杜者以五六句爲不稱然和賈有煮爐香之句而珠玉揮毫不欲合掌自杜法也獨第二句解者以仙桃爲醉容則近陋杜當見夢矣夫花固可言醉卽花迎劔佩意耳此解其句自佳則五六未爲不佳也結句則王視杜爲弱未可擅美

晴窓點檢白雲篇白雲篇唐人多用之謂山林之文是也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青雲之士則顯者耳舍人蓋嘗稱所上賦者耶故云更有賦因其好文而

望其相引也

宮鶯嬌欲醉九重春色醉仙桃二醉字一例杜爲註者謬使佳語成拙乃見夢於吞吳耶

排律太繁雖子美不能無累句非大雅所尚也范叔

已歸秦聰明過管輅豈是池中物以頌左相似不合

霜蹄千里駿亦疑非頌王者語若曰微瑕不損白璧

則可耳

竒毛或賜鷹或字用周易語或益之言益之多也

仙醴來浮蟻來字用孟子語原原而來 瓢飲惟三

徑巖棲在百層用論語一瓢飲在陋巷今人見經語

千一錄

八卷之十一

五

輒云頭巾而效之者乃不免頭巾知三體不知六經是以遠於作者之藩也杜句中從六經來者甚多聊舉一隅

征南多興緒事業暗相親解者謂深欲倚以成功業

殊不得詩意此必當時語及乃有此句耳觀圖憶古

人杜已自解不意後人不能解也杜蓋以征南比中

丞也

群盜哀王粲粲有七哀詩有西京亂無象鼠身適荆

蠻之句正是事實而評者謂不必事實似未達才高

處士名句未顯處士蓋指櫛衡衡之才足以殺其軀

二子高矣懷二子不能不惜衡是以復含情也作者之意殆然耶

春遠獨柴荆他人多言地遠耳起有花絮紅素之句春字乃顯春遠字作者所得意故以命題

江市戎戎暗山雲淦淦寒戎戎淦淦當有出吾輩萬卷未破或當時所覽文字今亦有亾者耳謂不必有所出非也杜豈肯杜誤者

盪胸生層雲猶云身在雲裏又如云胸中吞雲夢八九盪胸字則本莊子謂不必可解亦未達耳

楚山經月火大旱則斯舉斯舉用論語註者誤
千一錄 八卷之十一 六

杜百韻律披拂雲寧在用披雲霧語非不可解

秋水清無底詩自是大家語語無不工者而評無可取未可言詩

向來吟橘頌誰欲討尊羹評謂誰恐作惟惟字覺未工意欲作殊字惟以其形之近殊以其音之同也俟與達者評之討尊羹如云問釀法

素練風霜起謂絹色是也然含在秋天意非徒指絹色

百谷漏波濤蜀地多雨故稱漏天此漏字所從來
安西都護胡青驄聲價欻然來向東評者不讀樂府

故云俚杜又有宛馬又從東之句

空同小麥熟且願休王師評謂四句後全不相涉此但知唐音未知古詩也此王將為哥舒翰詩中人實不易知更須慎其儀意含風刺而微婉不露其旨遠其辭隱可以繼風人者也

未暇申安慰語不俗評非古詩方言俊語者多矣評者未讀樂府也

杜病後過王倚飲贈歌蜀中作也中有瘴癘三秋及殘年老馬語可見而置之長安詩中蓋以長安冬菹酸且綠句也此物蜀中不可求耶若在長安則無俟

千一錄 八卷之十一 七

求矣且菹可放長安為之不必長安來也集解杜詩者往往不解詩意杜亦不勝見夢耳

沙苑行有龍媒句因言其中巨魚雖未成龍亦異物同精氣而有神者耳魚亦可詠也總以詠馬也評謂解者失之而評亦未得也

無計迴船下用投轄意也九日意兼悲反舉俗愛其名語也又用悲秋語

評杜詩云孤峯石戴驛龍吟回其頭皆奇語石戴驛奇矣回其頭未敢知 帝曰大布衣曰字不誤疑誤誤也

杜經綸皆新語可謂善頌徒讀父書高談孫吳乃無當於用耳

杜義鵠行巨額圻老拳雖未讀石勒傳知必有據也而劉夢得始猶疑之况淺學乎讀杜詩者未破萬卷則勿妄解可也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佳句不易得杜夜闌接軟語落月如金盆謂意度不減可也輒云雄健過之則不知而為知者

佳人錦瑟舞衣歌扇自是詞人常語而黃四娘得著其名亦偶然也諛子美者謂借四娘耳何必爾愛

千一錄 卷之十一 八
花即欲死亦過情且近俚 願携王趙兩紅顏不獨

黃四諛者又作何解 杜得廣州張判官書詩夜隔孝廉船謂寄書者也蓋以詩代意未面其使耳

杜越王樓歌樓越王作也未云君王舊跡今人賞謂越王也而註以君王字疑中宗睿宗或刺此州謬甚又疑越王貞未嘗刺綿州此史闕文有之杜不誤也

此等無關工拙何用注 君王臺樹枕巴山亦謂滕王耳

杜秋盡詩籬邊老却陶潛菊江上徒逢袁紹杯蓋自

暑時有所羈至秋盡未迴耳何以謂不可曉也

近屬淮王至高門剌子過須杜自注他詩類此而未注者頗多自可意逆妄解乃可厭耳

杜千崖秋氣高語自工小杜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非其倫也何謂最奇絕後山亦為此話乎

陶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杜雖有車馬客而無人世喧陶超矣杜句亦佳若謂勝陶則評者夢語

杜不愁巴道路恐濕漢旌旗二句之工非以濕字然濕字自妥以濕為失者非也 行雲真自濕仙衣

杜霑衣問行在得體煙塵昏御道者舊把天衣好逞

千一錄 卷之十一 九
聞出巡狩早晚遍遐荒語疵下殿走尤不可奪馬悲

公主登車泣貴嬪不堪叙稽紹血太甚 杜山寺詩世尊亦塵埃告訴棟梁摧自述廢寺耳初未及乘輿蒙塵股肱非材意而謂一飯不忘忠義諛

辭可厭 杜鬼妾與鬼馬俗稱寡婦鬼妻入詩覺俚

杜偶然存蔗芋語不生評非男大卷書勻不亂耳非謂各有一卷

杜日有習池醉愁來梁甫吟謂陪宴之數而知已則未也

通藉恨多病為郎忝薄遊此不去非無漢署香注也與看君宜着王喬履相應

杜寄韓諫議詩本用韓事而云韓張良一篇恍惚語可疑也傅會者不曰漢張良而曰韓張良此春秋法也恐詩中無此意

杜天清木葉聞妙矣非不可解猶疑上句未稱

杜對月那無酒後樽蟻添相續正相應非登也樽蟻常用耳何謂不成語評失

杜歲晏行米貴關食米賤傷農杆軸空矣漁弋所有事皆以還租庸也網罟凍魚不可得楚人不重鳥枉

十一錄

八卷之十一

十一

殺飛鴻而官事難完則不得不鬻男女矣上下空虛私鑄難禁兵甲何由而息故終之以萬國城頭吹盡角也評者不能意逆乃謂雜亂無次老人語態不可拘以常格過矣山谷專主此等則不可

杜木雜古今樹古今樹既拙木樹又叠此不可效者杜客從詩託意頗恠開視化為血蓋以此珠不易得民竭膏血以應征求珠即血耳

湖湘之間網罟相比從古以然杜詩前王作網罟設法害生成又白魚困密網過其地誦其詩則意中語也汎覽之未覺其工乃知作者觸目應手皆妙境耳

搜索湊泊惡可語此

山東殘逆氣吳楚守王度誰能叩君門下令減征賦言山東既殘矣守王度者又以征求殘之載胥及矣此古今所同慨所宜鑒哉

杜集中用經語叠出蓋志於經者也太白多從騷選入絕筆獲麟但佳句耳

杜新學堂詩耳聞讀書聲殺伐災髮髯暗用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因以慨時也後云南紀收波瀾西河共風味前云何必三千徒始壓戎馬氣義亦顯矣未可謂難曉也

十一錄

八卷之十一

十一

杜何得空裏雷殷殷尋地脉蓋雷出地奮意耳注空雷如此安得入地尋之俚矣

杜避喧聒猛虎喧固可厭寧聒獸食耶亦似不情矣彼雖聒人自可防之不若塵喧之難避也非真聒之也然句竟未工

杜劉表雖遺恨龐公至死藏其不輕附人志可見矣白頭趨幕府深覺負平生蓋不得已也情語自真非若他人兢進而貌為恬靜者

杜送孔巢父詩詩旨乃亂離以前語也與太白稱竹溪六逸故因問訊其謝病歸遊江東正與太白同值

永王之辟乃詩後事也葛常之見掉頭之句題兼呈李白遂以爲不能無微意大誤掉頭自謂謝病耳千載下乃爲二公生枝心哉楚筵辭醴日梁獄上書辰自長者語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詩中意氣真如弟兄矣安有借孔以形其失下井而擠之石者乎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太白足以當之非溢美也然亦無以加矣乃以庾開府鮑參軍之句爲若輕之者夫庾鮑可輕者哉太白詩中江鮑堪動色長憶謝玄暉豈輕庾鮑者後人能談曹劉耳未必能超庾鮑也夫能爲曹劉者乃能不輕庾鮑者也

千一錄

卷之十一

十一

杜洗杓開新醞低頭着小冠若作拭小盤不惟不工不與洗杓重乎小冠出漢書自雅

杜青絲詩未見爲懷恩作注多鑿

杜去矣行鮑以爲在率府作是也鶴以爲非非也藍水遠從千澗落乃真入藍田山耳杜詩編年多舛者由未詳詩中語意

滕王亭子詩不可易者首尾四句不在猶自二字猶自二字凡懷古皆可用也

杜喜用經語間亦有不工處要之志於經者詞人以來惟杜子耳癡人聞忌頭巾氣乃避六經謂與詩背

矣妄者乃目杜爲村夫子

杜東狩行重用同字韻詩在出入風雅耳風雅中無後人拘忌限韻例也亦無古詩近體分別也酒中八仙謂八人自爲韻故可重恐未然謂杜不能另拈一韻而爲曲解耶余意他人能不重韻耳杜乃能重韻重韻者蓋以可重也

杜不復知天大解謂樹密亦得耳空餘見佛尊見作現謂見在佛此解陋矣佛言天上地下惟我獨尊無亦井中闕天不知天之大而自見其大者乎二語似讚似諷可追風雅柰何忽之

千一錄

卷之十一

十一

舊相思追後奉恩旨追還朝也而所賞西池來賞者不稀風景不殊而存亡之感係之矣相國還朝應膺分庭之寵惜未到而逝第三句承起句第四句承第二句五六承賞字結句皂蓋相依所謂光輝也謂不佳又不可解由玩之未熟耳杜詩無不佳亦無不可解恐不勝見夢 答梓州絕句謂不可解則宜不可解詩中指當時事非故事也縱博極萬卷何以解之此非不可解不必解也然自可意會句自佳耳

杜山寺詩諸天必懼喜鬼物無嫌猜以茲撫士卒孰曰非周才蓋謂咄嗟檀施令兵徒趨事受其備直乃

所以撫之也向也寺廢而窮子雜處其中高人憂之今失矣一舉而數善具此詩意也解者謬

莫取金湯固長令宇宙新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此三百篇語杜往往有之何必建安後人效顰則姿非西子質而俚矣

占書星動搖民將勞杜三峽星辰影動搖所本也凡作者佳句未有無來處者非止杜

杜水閣朝霽簡嚴明府之作結句似無干涉評者疑之蓋篇中皆喜晴適意之語而晚交明府矧數相見又可喜也語意自合所謂不煩繩削者也

千一錄 八卷之十一

杜多病所須惟藥物用劉越石與兄子書語

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月之過竹竹若送之不必解風動竹開也苔侵玉座自可言移不必解玉座移於苔上也

天意存傾覆神功接混茫自是詠滌頽佳語蘇賦未必祖此也評者亦偶見之耳

陣圖沙北岸市暨瀼西巔市暨須自註然對陣圖未稱長律不能無牽綴所謂癖也求飽或三鱸用經語亦未警暫擬控鳴弦未見映帶百韻子美猶難之今乃更務請益作者多乎哉多則可耳工則未易

杜詩態憶五言詩有態平賦詩新句穩不覺自長吟此其態也可也文章差底病詩成覺有神興來縱筆搖五岳未可也風騷漢魏乃未覺有態以此言態態乃慙矣今之態甚乎哉 文章差底病言何病不差故接以回首與滔滔

杜江邊星月點星月甚明乃云如何見是星月難以言杜矣前首夜景後首曙景曙矣宜星月之不見也評者不悟乃云子美詩每有此

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兩句相映因月有明耳今題水邊之樓曰水明亦猶含蘿薜而月紛紛也杜

千一錄 八卷之十一

又有句月朗自明船船依水者也可含月而言明乎漢庭和異域晉史圻中台霸業尋常體宗臣已諱災後二句與前相承漢業王伯之間宗臣指時事評解謂出孫干外此宗臣所甚諱謬

杜折檻行以為為崔旰作無謂安知非自嘆乎婁宋不同時並稱兩見疑誤

杜送王評事使南海結句鸞騰天鶴鳴皋承上文自言其志耳評謂鸞比王鶴自喻非

白水魚竿客以為自比太公諛語可厭漁竿入詩多矣皆磻溪老耶

杜去矣行一以爲蜀幕中作一以爲在率府作皆未
說詩中意觀明朝且入藍田山之句乃華州司功時
耳

實不是愛微軀又非關足無力此信筆代東非存稿
浪傳者也不可以爲工亦不可以此論杜詩

杜詩稱河南尹爲河尹評者疑之過矣蓋南字可虛
也猶淮南王稱淮王耳東方去東乃不可忍昧者云
吾家曼倩矣

白鷗波浩蕩波字無疑以沒字上下相應惑也

燈影照無睡心清聞妙香此妙境也易知也兒童汲

一一錄

八卷之十一

十六

井華慣捷瓶在手霑灑不濡地掃除似無帚此化境
也不易知也天陰對圖畫最覺潤龍鱗此驚人句也
以堂上不合生松樹爲驚人末矣泱泱泥污人狎狎
國多狗於水精域談之殆非春雨時哉金人有銘那
能不鉗口也艱難世事迫隱遁佳期後余慄慄此語
耳上人蓋有心人然非與上人言者

杖藜妨躍馬不是故離群蓋當時相往來者疑其厭
蜀故解之註者不逆其意而妄解

杜北極朝廷終不改語有體結句可憐後主還祠廟
日暮聊爲梁父吟其所感深矣唐之不爲後主幸耳

杜俎豆腐羶肉果恩行角字謂宮闈遭羯胡排鐵騎
也語自明顯評乃謂角字無意謂淺矣杜又有句
臂懸雙角弓角字唐詩鮮用而杜喜用六經字也
今人見六經字以爲頭巾此猶適越而棄章甫不知
其貴耳

杜題覃山人隱居高車駟馬帶傾覆招隱之辭也乃
謂此隱居必在大路傍泥矣

千一錄

八卷之十一

一七

杜半扉開燭影欲掩見清砧謂扉半開欲掩之見擣
衣者方借燭光且未可掩耳此亦何足詠當觀其叙
事之工他人所不必叙所不能叙也杜好以詩叙事
每每入微謂似司馬子長此亦一徵歟

杜有瘴非全歇爲冬亦不難言冬時瘴宜歇今瘴未
全歇亦爲冬耶訝之也

杜江風亦自波對上句稱然未見映帶故曰江梅結
句又從第六句來乃無漏耳雪樹元同色殊不易對
此本詠梅詩成題須着江字

山頭落日半輪明杜長河落日圓王二句並看

杜兵車行自注云古樂府不聞耶娘哭子聲惟聞黃河之流澌澌然則木蘭詩非唐人作可以釋向來之疑矣

楚雨石苔滋京華消息遲工在楚宇乃與京華應耳對雨有所思思京華也却望懷清關清關猶云潭府 別首清關塵不雜明矣

出號江城黑言未曙題詩蠟炬紅則深夜矣 令出

十一錄 卷之十一 十八

惟行 渙汗其大號 杜詩中善用六經字自是大

雅而昧者以為頭巾然效顰者乃不免頭巾耳

杜憶昔南海使奔騰獻荔枝此可明非蜀獻也蜀雖有荔枝殊不堪獻

杜漁陽詩繫書請問燕者舊今日何須十萬兵言者舊中必有豪桀豈其為賊用而煩王師耶

娟娟戲蝶過開幔曾閃朱旗其斗問二開字皆不可易開般以對急逼不工也唐人雖甚泥諱臨文不諱

杜固尊所聞者觀詩中往往以經語成句所詣超矣時開則閃朱旗而緩急無補語乃有味開字似可然

大着意且與急湍調不類

杜八月十五夜月張弓倚殘魄不獨漢家營言乃斗催曉蟾蜍且傾彼張弓待曙而倚殘魄者豈獨漢家營哉言賊未平耳証未得

恨無抱甕方庶減臨江費言力不能抱甕未免倩人既雨而減此費証非

信行遠修水筒詎要方士術何假將軍蓋蓋字不得所謂殆用大樹將軍事觸熱往來不息樹陰嘉其勤也樹如蓋先王門前事 柘樹歌浦上童童一青蓋杜贈秦少府短歌注謂不如去年之樂似非樂更無

十一錄 卷之十一 十九

謂更無如此樂也故云苦覺人情好

鄭廣文貶台州台州佳境也薄謫矣而子美以為禦魑魅乃有山鬼一脚瘦蛇如樹之語詞人之作過實雖號詩史者不免耶

杜詠孟浩然清江空舊魚春雨餘其庶必用孟詩中語以空餘二字寓感耳謂近禪意非 每惜孟詩傳者太少讀賦詩何必多之句乃由不輕作耳益知薛

考功達識也○舊魚本國策泣魚語其庶本世說語杜白頭趨幕府深覺負平生既就之而又不屑非所以寡尤也幕府愧群材語自雅而不露

杜上天鑠金石群盜亂豺虎二者存一端愆陽不猶
愈余誦其詩甚悲焉與其鋒刃也無寧饑餓民之惟
此亦已極矣夫亂猶可避也乃若苛政猛於盜則無
所避之有揭竿而呼者且望之耳然則盜不猶愈乎
夫民以盜爲愈於政其心離矣失其民者失其心也
可不懼哉

杜子語務驚人當時海內流傳困矣而選者僅得其
哭長孫侍御之作擢桂乘驄凡進士御史可用太熟
無趣流水浮雲盡人皆可爲雅露曲耳詩書賦頌
賦頌詩也未宜作對以唐人選唐詩乃爾何論鼓吹

千一錄

八卷之十一

三

三體哉韓子云小好小慙大好大慙信矣所謂驚人
句者乃未必萬人傳耶

杜詩取材於齊梁以後者有之矣其文不盡存也又
方言或自注未盡注也宜闕之耳強解則謬况未達
作者意乎

幽明迫酒食傍近俚拙評得杜亦未字字經意也故
云賦詩何必多

杜宿鳥擇深枝用鳥則擇木而上句寒花隱亂草隱

字甚稱隱凡之隱非隱見之隱也蓋萬卷中可入詩
者無不采掇矣詩盡人間與言非無實也鄭谷頌是
蓬蒿力遮藏見太平因杜句出新意耳非杜意也而
以鄭解杜則不然乃誤讀隱字耳

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常時見花聞鳥則悅當感
恨乃皆攪愁者耳濺淚驚心非指花鳥也花鳥莫深
愁索共梅花笑又別有義解者非

話詩者云數物以箇謂食爲喫甚近鄙俗杜屢用之
以篇中奇特可以映帶也余意杜用字必有所本非
漫用方言也却遠并關添箇箇但使殘年飽喫飯自

千一錄

八卷之十一

三

佳不必映帶且詩不受疵不可映帶耳秦誓一个臣
明堂青陽左个右个

以經語入詩杜擅美耳然不善效者恐失步蘇長公
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漫爾戲作非得
意句也乃云青出於藍則非得其門之語

此道昔歸順有介子從龍之感而辭意歸於厚所謂
可以怨者也

巢邊野雀群欺燕郎署中屢見之令兒童持竿護焉
夫雀有羅耳燕近人人憐之微而良者歎詩盡人間
興非誇也

諸峯羅立似兒孫蓋從五老丈人有此句也然疑句未工而評曰奇未敢知耳

每愁夜中自足蝟况乃秋後轉多睡此實語何謂無稽評失

飛鳥避轅門不待言肅是也上句孤雲隨殺氣故鳥避之十字相映乃工耳

吹帽正冠冠帽似疊杜寧犯此蓋九日落帽李下正冠二事也各有出處耳

杜姜少府設餽歌工極耳覺非遠庖之意意當時放筋金盤空令人戚戚腹腴似不必解乃待山谷解耶

于一錄 八卷之十一 三

觀打魚歌哀暴殄乃見仁人之言

老夫如有此不異在郊坰此意遠矣夫遊好園池猶好山水也一為明眼與斯寄耳何必吾有觀古圖畫

亦然彼什襲而藏者亦為天下守耳何能常在目中仲長樂志論母乃出位之思乎

俛仰悲身世何以悲花在石底鍾臥景邊荒涼可知矣睹寺之廢而身世之感因之矣

星臨萬戶動評者以動字為奇未得其意也民勞則星動搖故曰三峽星河影動搖夫臨萬戶而動岌岌

乎殆矣憂時之思篇中見之

唐堯真自聖野老復何知言無罪而意則切矣詩之可以怨也結句情見乎辭

杜天河詩縱被微雲掩終能永夜清忠愛之辭也故有雙關邊城之句不則五六非沉着語矣結猶起意比之顯者也

看題檢藥囊檢字非淺近似與看題稍犯耳減字有意疑於用意更玩之

漸喜交游絕反翟氏書門語耳非以為喜亦何可喜交態固然無愠可也

行驥上枯梨以為行別之行可耳覺倒字勝乃與仰

于一錄 八卷之十一 三

字稱也

把君詩過目目一作日目字是杜固破萬卷安得以

過日是何詩

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詩人篇中不離酒者亦其態耳未必能豪飲也觀其詩細把涓涓酒又云開涓

滴又云涓滴就徐傾彼嗜者見酒流涎安能爾爾耶故知非嗜飲也猶元亮之無絃琴直寄焉耳○客有

言人有不能飲者少飲而醉不妨言酒獨惟惡詩令人作噦亦云感興耳余笑曰客過矣方其得意焉論

美惡猶李赤之清都耳何謂不可遣興必若杜子語

不驚人死不休太白譏其苦矣杜亦謂裴迪善思緣詩瘦詩何必苦然則詩之遺興果不以羨惡也

李杜於孟浩然厚矣迷花不事君足使懦夫立志然非本分語短褐卽長夜乃實錄然此亦何足憐錦衣短褐本無分別余嘗惜其淚濕薜蘿衣之句薜蘿衣上何當着淚也

晚起家何事與在家常早起並看則得詩意得其意乃知其工

詩賦中後二句續前二句自是常體而葛常之韻語陽秋以爲杜甚多太白亦有此格又云此格起於靈千一錄 八卷之十一 二四 運其論贊矣又謂杜多用自字自字亦常用字耳

杜絕句非謂不佳然非正音也好之者乃云每誦數過可歌可舞能使老人復少余嘗語友生此真語也老尚可少奚有於愈癯第剝心變體者當不能使宋調爲唐晚爲盛耳

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皆妙語也調別耳文各有體也謂杜不及陶又

云更混淪乃易其言者矣此未可讀二公詩也

杜去秋行遂州城中漢節在遂州城外巴人稀言守者但能閉城自守不能保障城外也漢節暗用蘇武節不如是語而反其意頃倭賊潰者五十人奔至境郡城閉矣余適在城中請郡守出令以五十金購一賊首必有應募者卽費五百金賊當逃矣令出賊遂出境未敢傷一人至南京官軍大爲所敗後用大師乃克之

杜青絲詩未見爲懷恩作不必妄注

老去悲秋強自寬用列子善自寬語日強則非能善

千一錄 八卷之十一 三五 也此等不知註則何以稱佳

白帝雲偷碧海春註謂荆門在東槩可言海似未然

三峽自通海耳 斑鬢摠如銀昔別猶斑今盡白矣

中丞問俗畫熊頰問俗必巡歷故云頰 楚宮荆

門白帝碧海此體杜獨多

遊何將軍山林而云山精白日藏近迂當時當有所

紀也結句石林木府乃以相映而百頃風潭佳趣須

發之耳

杜烏麻蒸續曬養生方也下句神仙宅燒藥龜相映丹橘露應嘗則山水鄉花嶼相映存想青龍秘養生

訣也下句肘後符囊中藥相映

杜太平寺泉眼詩青白二小蛇幽姿可時視如絲氣
或上爛熳為雲雨此必傳聞暫見非可常觀也通志
此類非一往往無足徵耳

唐人好以古人同姓者稱今人亦其蔽也太白送白
利從征曰白起佐軍威自起非今終毋乃不祥乎杜
谷口子真正憶汝乍讀似夢聊舉一二

儒術誠難起家聲庶已存言雖不得用而三賦見稱
庶可以繼家聲也評以為自決非

十一錄

八卷之十

宋

王右丞送錢少府還藍田云手持平子賦謂歸田賦
也此易見事以平子對老萊工矣若所引僻則不可
鍾殘仍殷牀言未起也杜

劉公幹公讌詩靈鳥仁獸亦借言耳解以麟鳳泥矣
公子園中鳥靈獸仁何謂未可以上林盧橘例也意
殆以王者之瑞獻諛耳賢主人周公業庶幾善頌仲
宣之識優矣昔我從元后謂魏公聖心眷嘉節謂宋
公豈人臣語江左視君如奕選者固不知其可鄙也

杜鵑魅喜人過從楚騷周語來情理自愜句乃精妙
耳無使蛟龍得意亦類之然水中物不相及疑未若
魑魅句之工可以吊汨羅未可以夢太白也太白竟
溺采石江中豈其識耶語之識雖子美有莫知其然
者評者因以為死別之作泥矣陋矣謂詩不關理誤
矣

一德興王後評以為疑指玄齡非也此誤看後字蓋
以玄宗命奉冊寶來遂相肅宗所謂一德興王也而
後乃棄之使孤魂久客耶孔明安石事正相應玄齡
無與 舊相恩追後二後字同杜

十一錄

八卷之十

宋

杜徒步覺自由又徐行得自娛又相過人不知又更
人橋外少皆絕交書中意非俗士所會也

李白髮三千丈綠愁似箇長句奇而非誣緣愁故也
愁之長雖三千丈可矣若杜老栢行四十圍二千尺
無乃過實乎

錦江春色來天地謂波浪蕪天天與地並耳註自有
天地已如此則淺矣與江流天地外同一言其來一
言其去

扶桑西枝封斷石斷石註云未詳此非必有出處以
對長流知之也扶桑所生處自應有斷石耳斷石若

可註則長流非工矣

江草日日喚愁生後四句所謂愁也

可憐懷抱向人盡言所思不得見以展懷抱而懷抱

乃向眾人盡也謂向人欲問平安謬

五馬舊曾請小徑暗用老馬識途語

李頎詩坐卧閑房春草深客有疑房中深草非情者

詩意不然謂不出房而不知草之深耳

千一錄

卷之十一

三八

不見曼公三十年當是白頭幕府時也編年者往往

不達詩意第見爲官字遂置在朝中

片雲何意傍琴臺懷古之辭註謂無心於蜀謬

刺水滄江破破字難下挹彼注茲可以言破莊子曰

之過河有損風之過河有損宗慈願乘長風破萬里

浪

樂府題入新事君子所許也可以興可以戒可資多

識詩之亾而未盡亡者也

杜二儀清濁還高下樓之高半空也句乃工耳有於

平地言天高地下則無趣 童問

條然欲下山陰雪誤倒一字解爲塞外陰山殊無義

又疑之乃渙然耳是時賓客無一舊識者將以爲何

處老翁耳能賦詩乎亦可憐也因秋風之涼思乘山

陰之興故人在京華者自可赴補鵲行而不去其故

可想矣楚江巫峽半雲雨珍簾踈簾看奕碁此真能

賦者哉囂然自得豪而不露工妙至矣 杜深矣不

可復深而云空同深於杜過矣之所好者不知其近

於阿也

大家東征逐子回逐字覺未佳楊太史擬易將字將

字雅然有說鳳將鷓子從母也東征隨子母從子也

千一錄

卷之十一

三九

余意隨字可耳杜蓋以仄聲也逐字江左以來習用

之不必疑又易曰良馬逐

酒渴愛江清內二醉字疑誤結句似可易

娟娟戲蝶二句戲對開輕對急正稱由不知就句看

故開閑二字不能定耳 戲開二字思未得者恐猶

未以爲稱也

十一錄卷之十一

新安方弘靜著

詩釋四

潘安仁為賈謐贈陸機詩從伏羲起似涉煩贅陸所答優矣 偽孫銜壁非所以贈吳士也 國宦之云亦鄙

陶詩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蓋叙實事翻太倉令語也而謂以喻濁醪大謬稚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皆謫然可觀此稚子以比旨酒耶

十一錄 卷之十一 一
陶詩如饑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有時不肯言豈不

在伐國從我穎水濱猛志逸四海忽值山河改俱與詠荆軻義同其餘陶情感興之作篇篇附會則諛矣陶公所不取也

謝康樂南樓中望所遲客瑤華未堪折蘭若已屢摘路阻莫贈問云何慰離析言折瑤華以遺所思未堪也而蘭若則屢摘矣乃路阻莫由贈問焉語意自明註乃云瑤華喻客之作蘭若喻己之詩陋甚矣

歐陽建臨終詩不惜一身死念此如循環言死生如晝夜也註非

謝玄暉怨情故人心尚爾故心人不見故人自謂言

已心如故而故心不改之人難見也註非

沈約和謝宣城昔賢侔時雨今守覆蘭蓀言昔之賢守德如時雨而今守之仁同如蘭蓀之覆乃不減昔賢也今守謂宣城也註以昔賢亦謂謝非

謝康樂江中孤嶼詩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為傳言其境足以標靈而中含真意以曠周旋而莫之賞故無傳也蘊真猶淵明詩此中有真意也註解真為仙非因其幽絕而想像崑山緬邈區中區中之綠釋而養生之理得矣蓋以江中之嶼像海中之山也

王仲宣公讌詩以周公美魏而已猶有耻也至二謝

十一錄 卷之十一 二
從宋公詩遂以聖稱之豈人臣語哉康樂竟不免趨附者何益乎

陳思送應氏詩以不能援引熒婉為愧非以殺饌之薄為愧也中饋豈薄飲不盡觴者惜別之辭也註非潘安仁金谷集詩峻阪路威夷夷平也阪峻而路平宜於登眺故足美也註以為險非

積病謝生慮言謀生之念疎知止也寡欲罕所闕無所須故鮮所乏知足也註非

曹王詠三良三良事自足詠也詠三良不止二詩二詩入選耳乃云植悔不從死而絜以諷誅殺傳會甚

矣

左思詠史是時蜀已平矣故云志無東吳左盼澄江
湘右盼定羌胡言平吳而遂平虜也註以羌胡為蜀
非

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塵埃指豪右也賤者雖自賤重
之若千鈞謂漸離輩也註無慕乎人無訕乎已非
苛愚暴三殤言民多橫死不得終其年也苛及三殤
壯者可知非指三良

左思招隱岩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言岩穴可棲不
必屋宇且自有鳴琴之適耳非謂異廊廟有知音

千一錄

卷之七

三

招隱者本招其出故作反招隱註乃謂何必山林殊
矣陸左之招隱亦反也覽者自明其義不必言反耳
謝詩樂餌情所止用老子樂與餌過客止語言情所
欲止而衰疾宜遂行也

仲連輕齊組子牟眷魏闕各有志也已之志則願適
已而謝天伐蓋慕仲連者也註謂嫌於忘君非

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言無與共尋絕壁者非謂
仙人之雲梯也還舊園詩託身青雲上可例觀耳

孤遊非情歎言所以恨莫與同者豈以孤遊為歎乎
心賞之懷無同心者與通其理故足恨也註未得

想見山中人薜荔若在眼握蘭勒徒結折麻心莫展
言思見其人而握蘭折麻不得遺之也語皆本楚辭
註謂蘭麻以自喻非

願延之詩尋雲抗蓬屨此必所登處有臺榭耳註謂
喻車軒非

鮑明遠詩迅風首旦發平路塞飛塵本言城闔早景
無深意也而曰喻法今暴急時代昏暗殊失詩意
不對芳春酒還望青山郭言雖無酒不免戚戚且眺
望行樂也註非

張組眺倒景列筵賜歸潮俯仰高深此作者之意也
千一錄

卷之七

四

註謂山臨水而景倒大費解謝詩如清水芙蓉豈有
此等語哉倒景天之高處二曜之景在下故曰倒
徐敬業古意豈如霸上戲蓋取路傍觀言不徒兒戲
取路傍之美觀也註為人所指笑非迴首見長安指
京城非謂丹陽城

嗣宗詠懷情意冲遠註多不達

叔夜幽憤詩子玉之敗乃自引咎之辭註乃謂譏大
將軍之用呂異鍾會誤甚叔夜方以顯明臧否為悔
而囹圄中猶復爾耶

安仁悼亡私懷誰克從以後首哀心寄私制觀之其

義自明而謂無人從之任何俚也

康樂廬陵王墓下詩平生疑若人適蔽互相妨正謂

廬陵耳註謂若人為延州楚老殊非詩意

任彥升哭范僕射詩超妙之作前一首二情字二生

字前此陳思康樂亦有之酒中八仙歌寔本此耳西

施捧心惟見其美不得效也

南中榮橋抽寧知鴻鴈飛言橋抽恒榮不覺秋也註

非

陸士衡赴洛詩希世無高符管道無烈心言既無高

符可希世又不能堅心管道隱居不出是以赴洛註

十一錄 卷之十二

五

非辛苦誰為心正以思歸未克乃云不暇懷歸殊乖

詩意

陶詩時來苟冥會言默與之推移也吳本冥作宜又

強解之非

恒克俄頃用豈為古今然言適意須更問耳安知百

世後與千載前也註非

古詩枯桑知天風風淒而桑落也海水知天寒天寒

而水落也人門各自媚誰肯相為言言無能相援也

註非

朗鑒豈遠假取之在傾冠冠傾而李下整髮之則嫌矣

君子所以不處也註非

淑貌色斯升哀音承顏作言有美色則升及顏色衰

則哀怨之音作矣註非

挽歌向來相送人各已歸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

已歌言送殯者各歸或以親戚而有餘悲其他亦已

歌矣安能長悲而不忌也註非

子建雜詩吳國為我仇其別首未必為吳作也思欲

赴泰山別有所指而曰泰山接吳境亦太遠矣

子建情詩有黍離之句諛之者謂其不忘漢室其然

哉

十一錄 卷之十二

六

傳玄詩繁星依青天渥露霑我裳自叙夜景而葉落

隨風則有時逝之嗟此恒調也而謂小人在位如繁

星讒邪浸潤如渥露曲解可厭

士衡園葵詩未必為成都作也諸如此類無用傳會

曹顏遠思友青陽未可俟詩作於歲晚青陽殆相晤

之期耳以為眉目之間非

早聞夕飈急自夕至晨風之急不息以林深而響易

奔也晚見朝日瞰四面高山至晚始見朝日以崖傾

而光難留也註非

恨賦紫臺積遠關山無極紫臺猶紫殿謂宮中耳註

第126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8 卷 反E內

謂紫塞非古辭上過蓬萊紫雲臺 杜一去紫雲臺連
朔漠解者尤以爲紫塞矣將謂塞外朔漠乃可連耶
紫雲臺青草塚對乃工若汎言紫塞以紫對青而已
杜豈有此句耶

謝眺詩借問下車日匪直望舒圓本用張協詩下車
如昨日望舒四五圓

沈約學省愁臥神宇曖微微神宇謂祀宇也註華飾
如神非

謝詩庶持乘日車本莊子及淮南語吳本車作用又
解之誤 日乘車駕以六龍羲和爲馭

千一錄 卷之十一

士衡擬古驚颺寒反信歸雲難寄音所見者驚颺歸
雲耳豈可寄音信者乎註非

美人何其曠不必謂君又謂不得於君而熱中未必
作者之意也

陶詩之佳以其情景真也誦其詩可以知其人矣柳
柳州之詩乃曰幸此南夷謫非情哉素夷狄行乎夷

狄不失故吾斯君子矣何幸爲柳固中競而語澹者
也

簡文稱許玄度五言詩妙絕時人而昭明未選一首
稱者過卯選者不及耶

范雲詩昔去雪如花今來花似雪言時之異也張說
詩去歲江南梅似雪今年薊北雪如梅言地之異也
二詩調同而工亦同矣而所以工者意不同也張出
于范而非襲范者也又江惲詩不悟借園花蓬同葱
嶺雪說詩欲持梅嶺花遠鏡榆關雪先後並工故不
嫌於相因也其與拆洗杜詩者殊矣

當泣當歸當歌當能當杯當當字俱當平聲耳諸家
於此多有平去聲之誤庾言乃謾云憤憤也泣近婦

人寄悲於歌曰歸不克望以寫憂聊可相當乎相當
曰當當然曰當適當曰當不必去聲語乃雅雅乃工

千一錄 卷之十一

作字音佐吳音也韓退之詩方橋如此作蓋從方言
古詞微物雖輕拙手所作小婦無所作杜主人送客

何所作岑歸夢秋能作自可則落切耳不必以佐音
也

古陌上桑詞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本色自工傳
玄天地正厥位願君改其圖華而反俚然晉宋樂府

語類此者未可例以頭巾言之蓋其視齊梁靡靡者別有徑庭耳王元美欲罰飲墨水一斗不已甚乎夫古昔名家寧無累句如以一毛害其全體雖陳思不免僖父之譏矣九原可作彼將有以反乎爾也且作瑤池語曰偷吾豔兒無禮哉

休奕秋胡詩去顏延年遠矣彼夫既不淑此婦亦太剛雖意挾風雅而語近經生然其藻思爛映篇中披沙見金自不可掩如志士惜日短等作猶建安風韻何可輕也

天馬倏歷無草師古謂經歷積鹵無草之地升菴以千一錄 八卷之十一 九

歷為槽櫪草即阜字言安馴不煩控制也顏說妥而近淺楊說奇而費解正揚者云馬尚未至遽及槽櫪夫馬至而後有櫪乎其徑千里循東道皆不解一櫪耶未可以正之也至其染阜阜隸之駁未會楊意胡以正之

公讌詩陳思公子敬愛客仲宣克符周公業等句猶為有體公幹昔我從元后過彼豐沛都其辭途不知有漢矣乃謂不耽世榮吾未之許也嗣宗淵明寓意於首陽深乎哉

仲宣詩寒蟬在樹鳴鶴鵠摩天遊莊子逍遙篇語也

昌黎云用其意則不用其辭

寄言尉羅者寥廓已高翔謝玄暉詩也其告王敬則在君子之後矣東昏何時也乃與亂人之事以死而何言高翔耶

古辭秦氏女羅敷其夫既專城矣而採桑陌上使觀者挑之五馬使君遣吏請與共載揆之專理皆屬乖舛蓋古辭質畧或前後彷彿而以數語括之不若後世之蕪蔓滿紙也又傳聞展轉而誄之者亦據所聞未必得其真耳讀雲漢之詩者猶須以意逆志况其下者乎

千一錄 八卷之十一 十

萬里馱黃金蛾眉為枯骨言惜黃金不與畫工而萬里馱之然今為枯骨矣黃金何用乎蓋深惜蛾眉之沒於異域也

繡衣繡服句之工拙不繫一字况昔人所用亦有云繡裳者以是相指摘未矣

盛唐詩王孟竝稱久矣王司寇序廬山人詩過為二家優劣失言哉且所序迺潘離外者耳惡可與襄陽同日而評也余嘗評二家王如清水夫容孟如深山老栢風韻骨力各臻其趣矣杜子美謂浩然詩句句堪傳惜傳者少即微雲疎雨二語自使作者閣筆豈

若實集備求益哉

余又嘗語汪司馬王妙達禪機時與四衆示疾孟冥樓高士獨於千仞振衣耳司馬以為知言

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新中四句言物候之新也結應驚意歸思應宦遊物候之新人所喜而獨驚故曰

偏此學詩蹊徑也其化境則非言所示示兒輩

早度蒲關詩王荆公選以開卷曙朝曉犯重

詞人之習散尋自矜自昔已然然未有甚於今者也

而疎率之語可資抵掌者不少如地僻絕風烟風烟

何地可絕烟本是塵字而非韻也家似桃源非避漢

十一錄 卷之十一

桃源人不知有漢漢本是秦字而非韻也無論蘇黃

其牆無間有此等句耶

李詩覽君荆山作江鮑遊動色謂文通明遠也近貴

州刻本鮑作鮑意以為誤耳乃釋之曰鮑音屯選此

詩者學憲也校者其門人高等生因憶浙中註李詩

者以一忝青雲客忝作忝註引殺雞為忝即此首詩

也註者御史某二刻本皆廣布恐為四夷所笑 杜

流傳江鮑體江鮑並稱久矣

沈佺期古意一首七言近體絕唱也然深秋之作安

得海燕雙棲作者偶忽之耳鬱金香香當為堂字無

疑王維賈至詩中皆有鬱金堂

柳柳州寄四川刺史詩不減盛唐抑何愁思之甚也

二千石與天子共圖治理胡可薄之即桐鄉之業豈

下麟閣耶無論崇卑也春明門外即天涯從來久矣

諒志士不宜爾

陳子昂力振六朝之衰五言古詩質而不俚李杜集

中其從風雅來者不啻建安風骨也此三家者未可

謂非古詩李于鱗謂唐無五言古詩此由漢無騷唐

無賦之論而廣之者也然賈誼揚雄之擬騷不可謂

非騷唐之賦未有人室者其然矣太白七言古詩豪

十一錄 卷之十一

宕之態有不自知其所至者非長語也蓋有之亦其

與至泉湧偶未及精耳非不能精而欺人也子美節

制之真太白飛將也正不容橫加優劣七言律取王

李是矣然二家風韻之美杜集中具之而杜之變態

色色具足王李或未盡也七言律竟當以子美為宗

耳且于鱗所選中猶有可評者輒謂唐詩盡于此何

其自矜而輕忽古人也

杜詩書亂誰能快盃乾自可添非其至者也然風韻

自佳視于鱗所選不用開書帙偏宜上酒樓遠矣而

曰盡唐詩哉

詩品雕龍談藝者於是為精矣嚴滄浪知及之而未盡也讀書必破萬卷發乎情止乎禮義詩之教也何謂非關書非關理耶大家之作雖用經語正合本色偶及政體自爾風韻如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受諫無今日臨危憶古人等句是也豈村學究頭巾語可同年而評哉
常恐大化盡氣力不及衰從老得衰固其宜耳不及衰則非正命也龔生壽矣猶曰竟天天年此詩意也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營營而不可與適道也解非

二一錄

卷之三

十三

刑天舞干戚五字皆訛而庸儒必欲解之孔子所以

嘆闕文也

未言心相醉不在接盃酒靖節豈徒嗜酒者 靖節

挽歌未必屬續之際

東門行兒女牽衣啼後應云行吾去為遲拂衣之言

也于鱗擬失之

太白初至長安已有蜀道難之作為賀知章所稱矣

乃云以譏嚴武殊謬

唐之盛御製送朝集使詩廷臣咸和重矣猶云領郡

輒無色曹彬為大帥貴矣見朝紳引車避之重內輕

外如此所與治平者非二千石乎西漢之治近古重循吏也

過洞庭五言初唐佳境也非江心石刻則逸矣苦吟

未必有知音又未必傳

謝玄暉八公山詩 宗袞指安石也註以為王導非

江文通擬陳琳詩莫知古來惑 古來之惑聖人所

存而不論者註指酒色非

方朔金門侍班姬王輦迎言狎昵進而女寵盛也若

漫誦之以金門王輦為偶而已則不得作者之意矣

亦何以稱佳句哉

二一錄

卷之三

十四

杜審言詩酒中堪累月身外即浮雲下句本論語上

句亦非無所本也蓋暗用阮嗣宗託辭辭司馬昭事

詩不必用事亦未嘗不用事耳

盛唐詩以文常會友惟德自為鄰今以為頭巾語非

知者也而學此等句未有不頭巾者也其得失乃在

作者寸心知耳

張謂詩百人會中身不與用世說伏滔語

李頎詩第五之名齊驃騎用何驃騎克弟準語準為

克第五弟也

柳詩寒月上東嶺冷泠踈竹根非讀石泉遠逾響之

句則泠泠者何物耶清思入微是餐霞人語

祖詠江南旅情二寄字必誤耳結句字可易也

蘇州有分夜鐘其始僧夜半詠中秋月得清光何處無之句喜極撞鐘其矣詩人之自矜敝帚也句亦可耳何至夜半鐘哉

劉長卿詩諸體與五言未見優劣而獨以五言長城得名蓋一時之評也楊子雲深沉之思時人好事者獨能問其奇字耳韓退之時仰之如泰山北斗矣乃云小好小慙大好大慙杜子美獨步一時語必驚人時非不知之杜不許也曰得失寸心知耳阮光祿云千一錄 卷之十一 五

非獨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得有以哉夫能解者必能言者也何可易言也

晚唐詩非無佳者而選者多謬故益不足觀如三體鼓吹是也盛唐以前選者惟恨其遺而未嘗厭其選之不當何也由其風韻無不佳者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耳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徒以爲登樓之景耳而作者則有逝者如斯之感始稱佳句蓋意中語也至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未足爲工乃往往擊節矣韓子所謂小好小慙者也

里子某左遷殊戚戚余與論孟浩然詩微雲淡河漢使詞人閣筆何其壯也淚濕薜蘿衣失意於歸山又何憊也孟子曰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夫內者重則外者輕矣古之矜者一語驚人萬鍾不易况有道者乎里子惕然

李詩酣歌一夜送泉明豪宕之氣與前句相稱作泉聲非也送泉聲非不佳自可入別調耳此可爲知者言

嚴滄浪云詩有別趣非關理也詩有別調非關書也其言似是而非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子美豈欺

千一錄 卷之十一 十六
人哉其詩無一字不從古文來註者不能發乃妄云工耳理之所無惡得有趣陶詩所以佳者其趣真也其趣真者其理真也白髮三千丈乍疑無理玩其意乃以綠愁似箇長非真謂髮也飛流直下疑是銀河則奚翅三千尺矣此何嘗理外語哉

莫道秋江離別難舟船明日是長安吳姬緩舞留君醉隨意青楓白露寒言舟抵京師捨舟之明日卽長安矣何其不難也第二句奇而顯

孟襄陽八月湖水平句或疑水平與波撼混太虛不稱不然也秋水時至百川灌注言其盈耳豈謂平爲

落耶易坎不盈祗既平盈乃平也王灣詩潮平兩岬
潤平乃潤也可明平字矣

櫪棲支遁馬池養右軍鶴此小學對句非孟詩也即
為孟作亦其偶然漫語不足稱名家非無漫語是以
多聞而擇也

嗣宗詠懷託意深遠微露者北望首陽岑下有採薇
士

太白酒仙也宮怨詩亦云鸚鵡換美酒得無非宜

太白去婦辭本五言古詩自從結髮日未幾自從二
字必衍也後云自從離別又豈得重用

十一錄 卷之十一 十七

太白白頭吟二首頗有優劣其一蓋初本也天仙之
才不廢討潤何必不加點今人落筆便刊布縱云揮
珠無怪多類耳

太白耻為鄭衛之作律詩故少編者多以律類入古
中不知其近體猶存雅調耳集中五言及律亦多

太白賦新鶯百轉與白雲歌無詠物句自是天仙語
他人稍有擬象即屬凡調

將軍出使擁樓船當是近體八句而逸五六也今以
為古詩或謂六句律耳未易為言

蘇武在匈奴十年持漢節白鴈上林飛空傳一書札

語勢正相應註者安云二句宜置之機發天上雪之
下是謂作者但以漢書鋪過而已耶凡古辭敘事自
有體昧者不知耳

太白雲母碓石楠花假對工又石楠花女貞林
陳伯玉酬暉上人有二首一云巖庭交雜樹一云巖

泉流雜樹豈不能別作一句偶然拈出不覺耳
紺色有紺紅縹紫流黃沈佺期詩却教明月照流黃
機中所織也

太白詩春申一何愚承以賢哉四公子似不倫此信
筆未經思也不可以式

十一錄 卷之十一 十八

太白謝眺樓閣別詩欲上青天覽明月之下疑有逸
簡

太白通塘曲浦邊清水明素足又云雙番素足揚素
波鮓云醉仙信筆亦明月之類也

太白山花異人間五月雪中白真仙人語他人第云
花開如雪耳

太白遊泰山六首首首逢仙人子美必不爾然太白
之才豈不能別為綺語由歆慕之甚津津不厭也亦
信筆之過

太白學道三千春之作中易一波字以為排律則古

調也若以古體則遠謝建安近讓感興使後生大言者謂無古詩矣學詩者以古爲律可以律爲古不可舉此一首以例其餘

蘇黃相得者也山谷非不知詩者也僧臥一菴初白頭乃以白爲日又云豈有用白對天誠謬矣豈傳者溢言耶將思深而惑耶山谷好深思故於杜偏喜夔州以後之作

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詩意甚顯以爲費解說者何也殆不知二喬事耶

喬知之羸駿篇俊語不鮮而遠道力盡字俱重出蓋千一錄 卷之十二 十九

未定之藁或傳者之訛耳

韓翃衣香楚山橋嚴維綠蘋香客船錢起荷氣香童僕三香字俱佳覺韓爲勝

顧況詩南山對明鏡若不讀水木相輝映之句則難解

四傑律體已純足以冠冕盛唐諸家選者往往以律置古詩中則與作者遠矣無論建安安可令江鮑動色乎昔人所以索解人不易得也

薛少保白雲自高妙句之疵也白雲何容贊

徐彥伯樹樓雙鴛鴦鴛鴦水鳥何云樹樓

邢象王忽聞有奇客何姓復何名客不通名亦太奇

當是寓言殊非佳致不通姓字粗豪甚指點銀釭索

酒嘗市肆中可過此客耳

趙冬曦鴻歸鶴舞逸語雅不足選恐談初學

王丘詠史東山妓何足稱偉安石偉人非止明月之

類也王右軍爲天下惜之乃知言矣至以蘇門東山

相優劣尤爲謬語一言以爲不智何謂詩不關理耶

僧皎然云子昂感遇出自阮公詠懷詠懷之作難以

爲儔其語謂陳勝阮耶夫拾遺橫制頽波爲唐音正

宗然矣詠懷微恥殆未易儔其猶堂室之間皎然知

推康樂宜未知嗣宗也

子昂感遇荒哉穆天子乃以蛾眉怨曠責之夫王者

不恤萬姓之瘼而遊豫無度邪招之所爲作也羅帷

白髮奚足詠哉雖云有風吾無取焉爾

太白寄遠曲何時一相見滅燭解羅衣太俚子美不

道也

太白遊白苧陂天借一明月登太白峯太白與我語

語近俚後生效之則誤

李端枕石待雲歸又云高眠竹掛衣思非不佳而梳石高眠自覺犯重蓋覓句苦吟不若天然風韻是以為中盛之別也

盧綸豈念在貧巷竹林啼鳥聲送從叔用南阮事律詩重用字不厭而有不可重者盧綸風雲翔上軍空中指瑞雲雲一也不得作兩句

或疑長河落日圓月有缺日何必言圓余為詠青山欲銜半邊日乃見其工矣三年落日低亦以江上見其沉故也後人詩須一讀了了不復可玩索耳作者勿以解人不可得使風雅絕響也

千一錄 卷之上 十一

南礪詩工矣妙矣始至有得疲且忘矣君子憂樂有時何遽淚垂耶誠若有得而猶淚垂則涕泗漣如何時可釋此長戚戚者壽命安可求耶太白坎軻非不甚然其詩平生不下淚乃稱曠士懷矣

柳子酬楊侍郎詩治長不獨以縲紲蓋楊氏甥故用治長事註未及

謝詩早聞夕颺急晚見朝日暎自朝至曷自夜待旦也工矣超矣與休文夕行聞夜鶴晨征聽曉鴻不類或例病之非也而用修以沈句為工殆有解杜牧之詩婷婷嫋嫋十三餘豈蔻稍頭二月初註引

本草豈蔻未開者謂之含胎化是也謂少而脹非耳若如用修正言花未開則凡花皆可不必豈蔻少妓雖未脹固有含胎具耳

孟浩然晚春詩二月湖水清下七句皆不照則起似可易或傳之訛耳又竹引携琴入花邀載酒過妄改為稽琴戴客其校閱者亦一時文士也既誣作者復誤後人如此類具眼者無從改定則關之可耳

山谷謂退之於詩本無解處又謂康樂不能窺彭澤數仞之墻后山謂淵明之詩不文可謂易其言者紫陽謂陶好名殆錄者之誤東坡謂陶詩曹劉鮑謝李

千一錄 卷之二 十二

杜諸人皆莫能及則亦之所好而過者也太白贈焦鍊師云遊行若飛可也若倏忽萬里誰則徵之非輕信則漫語而昧者謂太白豈欺耳乃或借以誣世言不可不慎也

客有言高達夫巖際窟中歲聽鼠潭邊竹裏隱鷓鴣此足稱佳致乎余曰田家老翁詩與正爾爾試誦上句客悟而喜

唐明皇令僧教康崑崙琵琶僧云且遣崑崙不樂器十年使忘其本領然後可教有鄉人請學詩者余以此語之

蘇長公有句獨看紅葉傾白墮劉白墮善釀酒者也何可傾也本魏武詩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杜康善釀釀酒以解憂猶可解耳近有謝人惠薛箋者云居然惠薛濤或疑之乃以白墮為解余聞之曰今之君子不得長公超處乃效長公誤處未見長公佳處即指長公戲處乃文潛之論則確矣夫文潛則愛長公者也

仲宣雜詩五首選一首與四首工拙殊別謂昭明採拾未精亦憤憤

王元長遊仙詩長河且已滌滌當是滌字如帶之滌

也與下句會山可礪乃稱今解滌華之滌猶言海變桑田謬

太白歸石門舊居兩用山字前山字叶可也然仙字韻更妥欲入一字遊仙上而去山字可否

脚着謝公屐身登青雲梯青雲梯即用謝句此作者心神也聊舉一隅

太白好為仙語不能仙也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訪名山仙矣又云安能催眉折腰事權貴是未能忘安能仙若許宣平別居三十載之作太白一見知

為仙人知言矣彼留中安有所謂權貴者

太白開口語仙又欲振大雅而篇中不離酒色多淫辭此其遠遜子美者孰謂詩不關理耶乃其才則無庸優劣諸作意抑揚者之所好而辟焉耳

太白白頭吟有二首頗有優劣以彼仙才猶不廢改潤孔子所以善鄭之為命也

太白送范山人歸泰山詩初行若片雪香在青崖間乃用封禪記語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

太白金門答蘇秀才綠溪見綠篠隔岫窺紅葉形容山水之間月出石鏡間松鳴風琴裏風入松若琴月

在石若鏡又蜀有石鏡也西巡歌石鏡更明天上月陶詩栖栖失群鳥嘉其得所托耳初無譏切殷景仁

顏延年輩之意說者傳會殊可厭也及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即前詩餘音耳謂有萬物各得其所之妙諛辭令人洗耳

元亮歸鳥四章具四時意話者得之若停雲之思親友東園之樹再榮以為指仕新朝者則迂矣

右丞詩方將與農圃藝植老丘園方將字對藝植字對乍看不覺也第以為律中古意耳

右丞詩白杜青門青旅白鳥二青二白雖云不拘非

不可易佳句偶然未加點耳

唐人好用逐字大家東征逐子回雙童逐老身蒲萄逐漢臣皆未佳桃花細逐楊花落俱飛蛺蝶元相逐乃工矣

一丘常欲卧八句第如寄簡自是名士語篆刻者退舍耳

梅道士水亭而云傲吏此別有指非引梅福也須自註

右丞詩似覺即賢甥自可解不可註不必註

旌旃朝朔氣笳吹夜邊聲軍中日夕警備朝夜二字無可疑亦無可更東橋誤評

十一錄 卷之十二 三五

白詩令老嫗解之過矣而杜詩令士人不能解亦過

然杜詩未嘗不可解第為解者妄解又妄謂不可解乃其有不可解者必訛也而強解之乃不可解矣

韋蘇州詩禁鍾春雨細又演為二句楚江微雨裏建業暮鍾時一語妙矣二句正音要之盛中之界

秦川一半夕陽開日向西返照正得一半題固云和

溫泉寓目也中二聯皆寓目成畫右丞詩中有畫信然今乃謂宮苑得秦川半為四百里而以露臺寓諷

又謂詩人失實誤矣 青山盡是朱旗繞亦寓目一

望所見耳豈謂遂盡秦山哉

嘉州長安雪後詩曙暉曉騎連用偶未潤耳非謂不忌

李頎送魏萬詩朝曙夜晚似犯然起二句叙別五六指長安行樂意不重也 此詩第三句承第二句第

四句應起句言客中朝暮之所聞見如此五六言長安晝夜皆行樂處然勿泥於行樂而令歲月蹉跎也

蘊藉不露而神情躍如是以為唐音之盛也

胡宿西北浮雲連魏關東南初日滿秦樓對工然詩之佳不在是晉楚齊秦匪東西南北人于鱗元美集

俱有之使出蘇黃則議之矣以文常會友惟德自為

十一錄 卷之十二 三六

隣不宜效然未妨正音也牡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則超然俊語所謂轉法華不為法華轉也

盛唐律詩四聲不大拘也而音律自調音律苟調則平仄未耳

黃鶴樓鳳凰臺鸚鵡洲三作似一手結語各有所指

謂以此勝崔諛也非太白意也律中自宜有此無論非律鳳凰臺可謂非律乎本擬作也

杜陵賢人清且廉或疑清廉之義一也且字近贅不

然清之為言也廣廉專指其貧宅近青山門看碧柳

清也花鳥以當歌舞而盤中無所有貧也廉故也

七言律至沈雲卿乃精絕矣古意九月言燕雙棲龍

池篇第五句稍不稱皆有微瑕老杜八句無一字可

疑者集中疊出故當擅場然學杜者效其正音勿遽

好變體乃不踰矩度從沈宋入則不落蹊徑也要之

杜為教率矣于鱗王王李王李非不超秀杜集中所

具耳

晦日昆明池沈宋二作優劣易見何遲迴始定也然

二春字猶可疑春豫似可易耳

龍池篇五用龍字四天字黃鶴樓三黃鶴字鸚鵡洲

千一錄

八卷之十一

二十七

三鸚鵡字鳳凰臺三鳳字並絕妙然詩之工不在是

未可作意擬之也

岑嘉州滿寺枇杷回風細雨二首一例近套雖語意

並工然非大家所宜杜無是也韓集中序誌篇自為

體耳

詩家用事多誤由興至揮毫惟求句工不暇檢冊子

也老杜讀書難字過故能破萬卷古之稱博覽者曰

涉獵蓋掇其菁華嗽其芳潤也然以周顒為何顒兩

用之則不可蘇長公尤多誤若堯曰宥之三臯陶曰

辟之三則文之常體也李頎遠公跡跡廬山岑結乃

云惟餘玄度得相尋玄度自與支遁來往胡不用陶

令也其詩之工不妨絕唱然學者未可以為當然耳

詩人誤用事有不可誤者張九齡天與三台座中

台可耳上台可與八臣耶今人不能取材前昔律

詩非唐人所用字則刺目耳苟出於唐雖知其誤猶

或襲之尤非達識

七言律結構之精變化曲中老杜至矣盛唐名家猶

有可指如嘉州雨滋苔鮮侵階綠本言寂寞右丞草

色全經細雨濕意感世情然前後句未見映帶與比

頗踈又周文漢武堯尊舜樂一首四君杜無是也錢

千一錄

八卷之十一

二十八

劉密矣而格力盛中之間故當遜杜擅場耳

詩家好以古人同姓者贈今人每不然之陳子昂與

盡崔亭伯猶可耳至結綬還逢育是何語題雖有蕭

四不足效也子美勳業終歸馬伏波風韻佳不徒用

姓陶潛菊索紹杯非其至者關羽冠恂覺未雅稱浩

然支遁馬右軍鵝余嘗以為贗非孟作也

草色全經細雨濕以為感慨語不顯寵光蕙葉與多

碧身過花間露濕好自是佳景雨何負於草乎花枝

欲動春風寒則稱矣

延清昆明池之作一時擅場千載絕唱然二春字起

句可易舟凌石鯨度對下句覺未稱子美織女機絲
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乃精絕矣

唐人詩中用經語未嘗不工也其侍燕應制之作如
臨若濟意挾風雅不賢於年年慶壽者乎後人見經
語輒以為大忌非經語害之自其風韻不佳耳老杜
用經語頗多從容而中詩之聖者也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後世詞人之作勸百
諷一未敢盡倍是道也盧照鄰得成比目何辭死萬
楚却令今日死君家何足入選而于鱗以盡唐詩謬
矣

十一錄

八卷之二一

三九

近體詩用唐禮部韻甚嚴余嘗疑之唐以此試士為
唐士應試自宜遵耳無關於詩道也余謂近體特不
宜用叶耳其通用如支微庚青真元等韻何不可用
耶且唐之士自遵唐韻耳今何以不遵正韻即以正
韻為唐律豈為不工耶太白鸚鵡洲詩庚青韻並用
其見超矣至於起句韻不拘以起句可不用韻故可
不拘則又不然如其拘也則首句何非律也如勿拘
也則太白先之矣太白唐士也猶不拘禮部例今非
唐士也非應試也乃正韻則王制也同文不倍之義
未之思耳

黃鶴樓詩三黃鶴字鸚鵡洲詩三鸚鵡字太白仙才
而取善之公可則也然二作自是絕唱不必作意效
之沈雲卿龍池篇五用龍字又二詩所從來也崔詩
刻本多作乘白雲去非

嚴氏言詩非關理世遂以理為詩病惑矣夫虞廷賡
歌以及五子之述戒吉甫之作頌其言有不本於理
者哉即宋之季如山外青山樓外樓之句世所陋也
有中原之志者可無取哉夫詩有詠性情自得而不
願外者陶是也有述時事忠愛不忘而可稱史者杜
是也荆川之取擊壤則別有說夫詩與其浮而靡也

十一錄

八卷之二一

三九

寧質而俚風雲月露無可以興奚取焉作者毋徒曰
騷耳賦耳詩人之賦麗以則者胡可弗知也

唐詩門前便使轂轆乘以牛為轂轆非小疵也山鳥
山花吾友于杜亦承用之此必不可

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明衰榮無定在耳而以爲
不事二姓託以自况註家之好傳會可厭也

心遠地自偏心閑地能隙二句優劣自分仍襲有迹
而全章不倫悅紛華而語淡薄安得真趣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見字信妙矣時方采菊非
望也若樂天詩時傾一尊酒坐望東南山乃為望山

而飲酒山胡不可望耶望何妨於詩耶而昧者以為疵蓋未達也

太白吾從黃綺翁用陶詩且當從黃綺註出處句乃佳耳

韋蘇州採菊露未晞舉頭見秋山演陶句耳不足為工而談者乃云真得淵明詩意余恐蘇州如昌黎氏大慙也且菊亦何不可採露未晞無乃霑衣耶晞露掇其英以汎酒故非悠然時也二句景象自殊當逆其志耳晞露字非虛下汎酒欲其鮮方傾壺時亦不能俟露晞耳

一一錄

八卷之二

三

嘯傲東軒下耶復得此生蘇長公云靖節以無事為得此生則見役於物者非失此生耶長公信妙解矣然靖節之句本以素位自得非論得失也

吾生夢幻間何事繼塵羈此靖節雅言若附宋之輩語必及之則胸中亦為所累矣此解者之未達也

奄忽隨物化化死也而謂不忍言死不知文理何以註古文古文言死生亦多矣何忍也

有時不肯言豈不在伐國其辭顯矣註者句句傳晉宋間事而此乃不拈出

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謂憧憧者未見道耳何謂

自比於沮溺蓋泥問津字也

秋菊有佳色佳句也一條有佳花以為詠梅妙語乍讀似俚須連上四句乃大工

陶述酒詩辭與題異山谷謂不可解關之可也韓子蒼所解間有近似未為躍如

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擬古常語也而以君謂晉君知諛而不知註何以註詩

日暮天無雲詩以為喻晉宋事無謂

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方東萊云此意甚平此善評也謂詩不關理非也結句且為陶一觴此淵明本色

千一錄

木卷之十三

三

語謂欠商量似泥
陶詩恣如當暑用經語
霸王迷路處亞父所封城調卑然有感慨蓋亞父在則不至是也此詩意也

王右丞詩晚鐘鳴上苑踈雨過春城唐人多於雨中言鐘蓋雨則喧寂寂故鐘聲清耳雨驟則鐘聲反不

易聞故云踈雨韋蘇州楚江微雨裏建業暮鐘時又禁鐘春雨細細微踈用意一例杜拾遺不勞鐘鼓報

新晴則以久雨新霽鐘鼓之聲亮也久雨甚又宜於新霽也故曰踈微細也不得其趣則晚鐘踈雨本不

相屬奚取焉

右丞重門朝已啟起坐聽車聲始遺午時起坐自天明一有待而不至一許邀而不呆叙情事各臻其妙新粧可憐色落日卷羅帷春眠遲起之態宛然工在落日字試詠之則卧穩慵起之句猶覺未起耳

詩中引事須映帶沉着使可復也若惟語之工而神意不符亦明月之類耳盛唐大家亦時有之如別婦留丹訣驅鷄入白雲驅鷄用拔宅事也鷄既可驅婦何用別與前後語皆戾矣讀者第擊節佳句而未深玩也

千一錄

八卷之十二

三三

脫貂黃桂醕詩人每以為佳致解龜典衣詠之不厭矣然駙馬家何得乏酒貂之脫無乃非情乎

歸輞川作何以用惆悵字五六菱蔓弱難定楊花輕易飛大有慨耳不得其意則不得二句之佳

柳條踈客舍槐葉下秋城秋之為氣可悲也結以語

笑且為樂吾將達此生則無悲矣唐人佳句每工於

語外而右丞尤所長蓋風人之致也亦深於禪者也

催客聞山響須後有松風句乃響耳長松響枕聲響

字乃工

青菰臨水映白鳥向山翻言物各得其所所有道者自

得之語青白字重奚足論

劉夢得言九日茱萸詩人三道之子美為優余意王杜句俱工未可優劣朱放則非其倫耳杜醉把茱萸仔細看王遍插茱萸少一人朱學他年少插茱萸當令外國懼不敢覓和親須令外國使知飲月支頭當令大羊國朝聘學昆耶三結句頗近套以上六句皆稱故不令人厭耳

太白山鷓鴣詞有所述也蓋偶有其事非無因而作

太白賣眼字即楚騷目成也而雅俗分矣

一丘嘗欲卧等作自是高人語猶市南弄丸而戎行

千一錄

八卷之十一

三十四

退舍不俟微雲踈雨句閣筆也

襄陽旅泊非浩然詩也似太白

荆門鄭薛寄書近非近也其情近也蜀郡郫岑非我

鄰地近矣書不來非鄰耶語有死意郫未考岑則近

薄矣杜之漂零不能無望於故人後世之于謁無厭

者胡可藉口哉

獨留青塚向黃昏未覺工至五六句大工而前句亦

工矣詩之貴映帶也

遠公遜迹廬山岑以遠公比璿公而以璿公為遠公

唐人每多是體遂以為例亦詩之一蔽也二王以開

山爲閨士似得而釋之未然作者勿效此體可也結句玄度誤耳而註者以爲遠公友註如此者亦多乃知關所不知之爲君子也 題曰山池開山非誤朱紱卽當隨彩鷁易困於朱紱子美強樓幕府非其志也卽隨彩鷁而下豈爲所困哉不得其意則朱紱字非工禹鑿血曉關對不得其意則二字亦不足驚人耳

春雨黯黯塞峽中早晚來自楚王宮早晚暗用朝雲暮雨

杜干戈盛陰氣未必自陽臺佳語反宋感耳未有舍

千一錄 八卷之五

天寶意評非

杜間閨繚繞接山巔入蜀乃知其句之工

杜煌煌太宗業又太宗社稷一朝正頗疑非體覺與

武周追王之意不類

杜夜騎天駟超天河僻也由楚騷南華來然不宜效

杜樽曦添相續沙鷗竝一雙正應起酒江句評未達

杜曉關禹鑿枸杞鷄樓借對借對非謂工亦備一體

弱水東影隨長流或疑影字夫弱水何在飛樓之上

如見其影耳杜之用字安有不穩者

合觀却笑千年事合觀猶云共觀也又借用易序卦

語註以爲非觀作歡但能記酒以合歡耳陋矣

何人錯憶窮愁日窮愁用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耳以至日爲窮愁謬

同舟昨日何由得言昨與同舟今方策馬也舟中良晤可復得乎而謂前四句皆述昨日同途之景殊乖詩意

舊入故園嘗識主故園何用註而曰指漢西非指洛陽所謂齊楚俱失

遠愧上方曾賜屨遠愧猶遠害晉宋間多有此語註謂履非親賜故云遠以在外也非

千一錄 八卷之五

尊前栢葉休隨酒酒自可飲耳不必栢葉也翻舊語

佳註無復椒栢之餽非詩旨

勝裏金花巧耐寒翦綵爲花何寒不耐註花勝辟寒

家人自試其巧非

故看浮槎替入舟似非好奇適未有舟耳令渠述作

與同遊不必謂述我意彼固述作才也

楚妃堂上色殊衆海鶴階前鳴向人言才見知而不

得隱也萬事紛紛猶絕粒雖傍風塵澹泊自如耳註

皆失之而階前求食辟穀免飢一官謂爲小官尤陋

龍武新軍深駐輦言方講武事而昇平景象未可目

也其請作此為得體

杜白帝雲偷碧海春解者多謬太白楚水清若空邊
將碧海通可以悟杜句矣

太白答黃山胡翁贈白鵬請以雙白壁買之亦謂素
愛此鳥耳近有好事三四子由樵徑登其巔宿巖洞
中數日而下云山高處無他鳥獸惟白鵬無數群飛
如雪然山下人未有能畜之者太白雖好尋山未能
登巔玩此鳥也山上霧氣云甚香其下有潭龍所宅
也霧之香豈龍涎耶

客有言秋興八首獨佳人拾翠之句未覺秋意何也

一一錄

卷之三

三

余曰詩意自明第未細玩耳蓋漢陂之遊數矣春相
問而歲晚更移舟晚言秋也 珠簾繡柱二句指歌
舞地也此結構常體花萼樓為友于也故云通御氣
同氣謂兄弟也

雲斷嶽蓮臨大路大路用孟子註地名非

元戎出郊肯籍草色自是風流佳事而云暫且藉草
尚稽翦雉則陋語矣

舞石行雲一聯自是大家風韻以為奇怪李義山所
本非結眼前江舸何夕遽未得安流逆浪歸靜者語
可以抑躁心不得其意則以為恒調耳

萬事糾紛猶絕粒謂其應世之淡註食少事煩非
近侍只今難浪迹言禮東人稽生所云不堪者註知
其不久非

日落青龍見水中用竹化龍費長房事註不口成之
非

卧龍躍馬終黃土用三都賦公孫躍馬而稱帝註引
蔡澤語非

江漢風流萬古情況復荊州賞更新皆用度亮鎮武
昌事註不引

白帝城中雲出門城在山巔其門入雲故云也或作
千一錄 卷之三 三

雲若屯非

杜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詩註時為拾遺玩詩意似
蜀中作耳譜之不倫者非一由未逆作者之旨也

一雙白魚三寸黃柑當日所見也題云即事已自註
矣餘未註者可類知也如佳人指鳳凰之類

杜出門轉盼已陳迹前復欲罷亦不遲如昨日能幾
時之句已自註矣無心有情人入耳之異解無味

舟中得病移衾枕洞口經春長薛羅叙事之工言病
於舟而移於山遂經春也解不貼席謬

杜拾遺言讀書破萬卷昔人謂讀書萬卷乃可讀杜

詩杜詩不易解者間固有之能逆能得非不躍如也
句有高古而鮮能觀其微者此離放紅蕙之類也本
有錯誤而誤解者山陰雪為陰山雪之類也本不誤
而解誤者醉仙桃煖老玉之類也有不知出處而句
不覺佳者挾子翻飛還一叢之類也黃太史深於杜
故云不煩繩削然杜自有正音有變體所當知耳
劉賓客云詩要用易曉事亦不盡然語不澁意不晦
即事稍僻知者自知耳白傅詩使老媪能解則妄語
也予意白亦非昧者耳語有可使老媪解者豈盡然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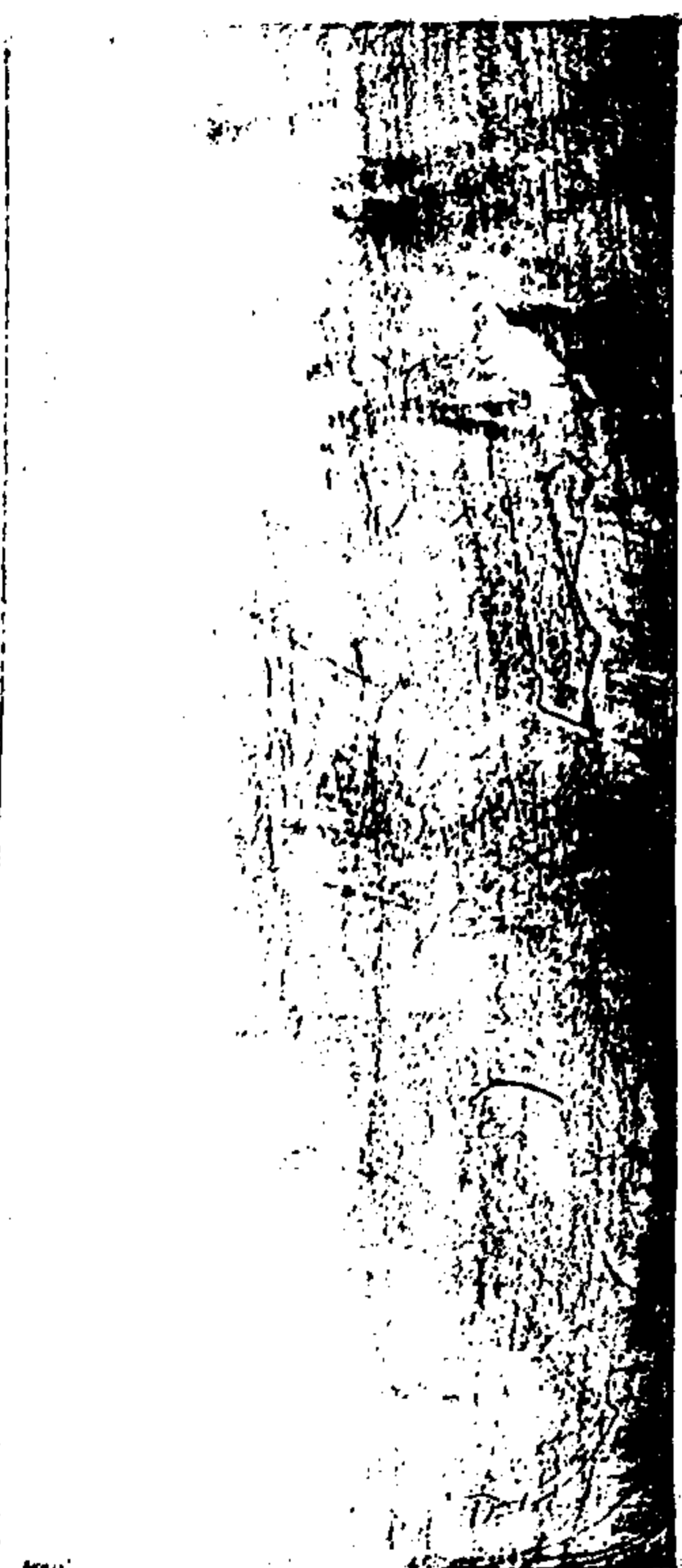
千一錄

卷之十三

詩九

呼婢取酒壺若摘句安得稱佳讀全篇乃知杜公非
漫下筆者此境固難徹耳

瓢葉尊無綠瓢棄用許由事非虛下筆鑪存用高陽
事



千一錄卷之十三

客談一

新安方弘靜著

董仲舒醇儒哉其言論折衷於洙泗一切黜諸子百
家可謂知言矣韓退之見道者與其闢二氏必也人
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可謂拔本塞源之論矣百世以
俟聖人二子之論不可易也

蘇子由云後世執老子之言以亂天下者不少而學
孔子者無大過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而求之
于孔子者常苦其無從入何其論之無當也老子言

二一錄

卷之廿二

一

治大國若烹小鮮循其言不至亂天下儒以詩禮發
冢詎非大過乎離之者之失之也何所不至晉之清
談非老子之過也其謂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豈謂衛
生者流乎吾未見世之多長生者也即長生矣惡足
以言達道耶孔子之教不越庸行道在邇也何遠之
有夫固若大路然而曰苦無從入豈管索之隱探之
蹟而力之不足乎蘇子可謂失言矣

肥水之捷謂非晉之善不然也魯猶秉周禮則未可
動衛之無道而有二子者足以不喪古之規國者以
敵鮮小不可輕也晉未有失德君臣輯睦江表有偉

人焉王景畧固止秦勿以為事矣使有節制之兵半渡而擊謝玄之智寧不及此而邊蹈其窅耶是役也符堅之氣已盈盈易竭也慕容氏猶虎在室安石其料之矣豈徒以雅量鎮物而諉之無可柰何者

徐文貞云今欲得明于理道而又資質敦朴如近時所謂痴呆者乃可與共事余深有味其言然似愚不愚惟聖人知之若痴而非痴者恐不易識也文貞當國久矣得其人焉否乎

王方平語麻姑云姑故年少吾了不復為此狡獪也已不能忘狡獪伎倆而以真實望人不已拂乎

千一錄 卷之十三 三

南齊江泌衣弊恐虱饑復置衣中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夫以身養虱虱貴於身耶植物之含生意者莫如穀泌亦食穀耶若此者蓋以佞佛也佛必落髮髮中之虱將安所置之耶且髮有生意不啻菜也柰何削之又鍾山人養鼠數十以為有道今焉者能操蛇蛇毒於鼠而馴於人則亦足尚耶欺世盜名將何所不至也

蕭子良以帝子為相親為僧賦食行水佞甚矣年三十餘而沒于昭胃與同黨俱被誅佛曾不佑之耶其啓進沙門於殿前誦經而世祖感夢優曇鉢華謂得

佛力矣未幾暴漸國祚遂促福耶安耶佛耶

萬曆庚寅禮科疏請禁遊僧言近世士大夫喜為異端簧鼓愚俗其疏可觀吾謂士大夫佞佛者盛矣無暇論其是非也請以佛法律之有能慈悲無害者乎有能清淨寡欲者乎雖其髡也吾必以為賢矣今也不然膏及溺矣而孳孳佞佛佛不拒耶吾為佛耻之詩不云乎有昊不受

孔明出師表日月合明千載之下正統必歸焉魏雖存固已喪矣君子創業垂統其非徒以土地人民哉迺若魏之未可動則草廬中已知之矣

千一錄 卷之十三 三

張子房之為韓諸葛孔明之為漢一也子房已滅項而孔明未能動魏其勢不同也漢猶存正統而韓無可輔其時不同也赤松之託出師之表其主不同也三代之士百世之師毋輕議哉

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此孔明定論也杜子知言哉至其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則猶未達也夫君子之於天下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利鈍生死固度外事也余嘗有一詩解之云五丈原頭日月光英雄何事淚霑裳即看表垂千古已見三分定一匡

第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20 版 內

龜策傳褚所補者是古文非褚作也使經司馬筆固不爾爾然其文亦足備一家有可觀者

朱彥修當元至正時天下方承平也語人曰吾足迹所及廣矣俗之澆漓甚矣上天之怒殆將有所假手盡力善以延胤乎聞者笑而迂之未幾其言遂驗使彥修而愚人也其言不足徵也則可若其言非昧於道也則可無懼乎奈何哉不勉為善

漢律三人無故群飲罰金故賜酺乃得聚飲近古哉今雖無酺禁然有志於教者於此亦宜加之意矣自余有識於里閭中日覺酤者與丐者之多也豈非酤

多而民易貧耶

劉子玄謂李陵與蘇武書齊梁間文士擬作東坡因謂贈答詩亦後人擬作夫六朝文章雖衰陋然一時文士亦必稍讀古文矣彼去漢未遠流傳當有據若同時人所擬而不能知不敢以為然也今其詩與書未可謂不類西漢

諸葛孔明好為梁甫吟蓋古有是調也一桃三士之句未必為孔明所作註者又謂三士以擬孔融楊修禰衡穿鑿甚矣操所害天下士亦多矣豈獨三人哉計孔明南陽抱膝時正平或未死也註家每如此使

祖龍見而火之詎為過因憶李白詩一黍青雲客三

登黃鶴樓少時見一先輩談及李白詩曰近浙中有詩李詩者頗詳且刻本甚佳書正在案上余偶閱之一黍改為一黍註引殺雞為黍余請正於先輩曰此句黍字頗明別本多不誤而以爲黍又從而註之何耶先輩云彼或有據余不敢對唯唯而退

趙克國言兵事反覆詳盡告君之體謀國之忠也梁劉鄩與晉封壘知未可戰乃日人給十斛糧盡乃破敵諸將欲戰則人飲之河水一杯衆既不測其意又竟不能持以敗何以爲名將也

千一錄 卷之十三

五

孔明伊呂輩人也自比管樂優爲之矣此豈時人所能識哉史謂時人未之許贊矣當宇內分析能爲管樂不能爲伊呂其料之審矣管之尊王樂之去就三顧出師頗亦相類世有求多於孔明者真時人也謂非管樂所及亦不知管樂者也不知管樂又安能知孔明哉孟子之小管仲又別有說以齊王猶反手有激之言耳彼一時也管仲可以齊王哉則僭王之罪不在楚矣

李少卿書不減司馬子長之文江文通集中曾引用其語未可謂必齊間人僞作也昭明集一時士士成

文選安有其時偽作而不能辯者乎

僊戒淫殺薄滋味而王方平與麻姑各出行厨金盤

玉盃無限美膳又擗麟脯行之何為者耶妄道士夸

誕云爾而儒者遽信傳之以滋惑後人可罪也

蘭亭序夫朗氣清評者謂似秋景非也夫春遊美矣

又蕙清明故為佳也若秋時則此語不必敘矣

佛言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善言理矣舜在畎畝若將

終身為天子若固有之而不與焉是也 又言我不

禮佛亦不慢佛此真語也莊嚴功果皆無賴僧誣惑

聾盲子耳柰何信之

千一錄

八卷之十三

六

釋氏其言近理者皆六經之糟粕耳壇經常自見已

過此儒者雅言也至謂不見他人過則似是而非矣

擇其善者從之其不善者改之見不賢而內自省為

政則必舉善而屏惡何謂不見乎

釋氏於死生其見超矣不三宿桑下可以曉下根人

其上根者發而中節或就之或企之此中庸之道也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非獨聖人凡為烈士有貪

生者乎曾子之啓手足百世師也

功果種福之言起於末流非佛教也乃盜僧為奸所

必誅者耳達磨之對梁武是已愚人妄觀而奸人以

為利又釋氏之罪人也

段紀明曲意宦官以保富貴竟燒死獄中虞升卿不

願與中常侍同朝必遭害矣竟得免

許遠遊或謂神仙史但云莫測所終耳世之莫測所

終者皆仙去耶王逸少固其密友所謂金堂玉室者

必延之同升矣年止五十九何不稍度之若真知仙

理必不事五斗米道矣 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

疑之為會稽內史孫恩所害城乃曰吾已請大道鬼兵

相助遂為所害

徐吏部不受右軍筆法而體裁似之得其皮膚也顏

太保受右軍筆法而點畫不似得其心肺也此可以

論文

華歆為三公以位讓管寧雖有優劣其過怕人遠矣

語曰人不婚宦情欲減半此下根人言也君子之

道造端乎夫婦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無男

女無君臣則乾坤其息矣 申 志亦安所置佛夫君

子未嘗不欲仕也惡不由其道男女生而願為之有

室家奔則賤之此婚宦者之準也聖人之無欲也行

所無事得正焉而已矣大者如唐虞禪夏殷周繼湯

武之順乎天而應乎人皆無心也有天下而不與焉

千一錄

八卷之十三

七

奚為不仕乎

余所見名卿有嗜酒噉肉而禮佛甚勤者徒云家不殺生豈佛教固有方便門耶其亦異乎君子之遠庖厨矣

食而無事君子耻之無大小也乃曰卜而不中不見奪精二大夫之言宜為季主所哂與古之抱關擊柝者不憂精之奪也而懼職之不稱也

王遵巖初為古文步趨司馬正如今時所尚中乃篤好會文其集初年稿俱不存蓋自有見詩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似之之入則肖之矣余以為似會可則

千一錄

卷之十三

八

似司馬亦何不可若掠其語而不得其精乃不可耳任五岳翰云隱居還山杜門却掃性厭塵鞅理亦宜然而尊官大人不相體諒目為怪異徐文貞詒友人書云養高之說切勿信為實話遂廢參謁恐勢力之徒所以讒構侵侮者將紛紛而至矣余以文貞之言蓋有為而發士之處世當有不亢不徇之道未可謂舉世盡魑魅也

考工記之文奇妙矣必曰退之俯首閣筆退之可輕視若此哉古文之復實自杜地而諛于鱗者乃曰杜地生遽敢比乎乃稍稍知之耳後生于先輩可出此

浮薄語哉此退之所以有蚍蜉之嘆也

孔稚圭請置律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高第使處法職以勸士流其論美矣然今所患聽獄者以意高下以賄出入非律之難讀也

漢唐以公主和親意在化胡胡可化則不惜遠一女于此亦太公之心何可深非也其如天寶育此為生民毒卒不可化何

古云南越五穀無味百花不香惟茉莉與素馨不隨水土而變余宦遊兩廣穀味不異中土花未有不香者豈言語未通時傳者或誤耶

千一錄

卷之十三

九

老子將欲歛之取之之云蓋言天之道物之理固然微而明也知微知彰斯知幾矣神矣是以致其柔守其雌為天下谷而不以先天下為強也後世竊之為押闔之術殆非老子之旨與

孔子曰信而好古堯舜之聖與人同耳奚以異為哉吾聞以篤信好學為賢未聞以異也士無好異而道明矣

楊氏為我未至無君也墨氏兼愛未至無父也孟子推之至於無君父而比之禽獸今老與釋者且以無父無君為當然矣而儒服者猶曰此其跡也見其跡

者見之淺者也不惟勿距也且助而宗之儒乎儒乎奚其儒

沙門得法者建幡告四遠無亦以黃鼓愚俗與中庸之教日闇然耳故尚綱

古之制有不必因者如天子之墓樹松諸侯柏大夫

樂士楊故云白楊何蕭蕭今未有樹楊者南松北柏

陵木惟柏耳大抵取其長青併土所宜也宰我之言

社孔子深責之以使民戰栗之言為失也居止以寬

柰何使民戰栗哉吾聞臨民者如朽索之馭六馬未

聞欲民懼也為政而欲民懼民何以堪

十一錄 卷之十二

有人於此舍其文軒而願鄰之敝與舍其錦繡而願

鄰之短褐舍其梁肉而願鄰之糟糠則謂之愚惑人

矣今之儒者舍六經而攻異端自名為奇惑耶愚耶

宋王偃之時有雀生麒麟史占之曰祥見祥而不為祥

反為禍夫物反正為妖生而非類非祥也如偃之無

道宜亾而祥不祥無論焉

唐楊綰議以論語孝經孟子兼為一經蓋肅宗時也

推尊孟氏在退之前矣

李杜二集本難優劣韓退之李杜文章在之句並稱

宜矣元稹以李之排律未窺杜之藩籬非確論也夫

詩千言數百鋪成排比古未有其體也杜始為之耳

未可以此為擅場近時揚用修舉李朝辭白帝彩雲

間與杜朝發白帝暮江陵之句為優劣又可謂不揣

其本者即以一人之作其能無得失哉李于麟又以

李之歌行多長語謂英雄欺人欲以一時之見掩千

古之定論失言矣人之於其所好惡而辟也於古人

尚爾又何有於同輩者乎

用兵有奇正奇所以為正也應務有經權權所以為

經也行所無事時措之宜見之以為奇非奇也正也

見之以為權非權也經也

十一錄 卷之十三

佛所按地為寶莊嚴土即費長房所見壺中境也噴

火吞刀數里之霧咫尺山河妖人往往能之聞其以

不道誅矣未聞其以道化人也

宋隆興中饒州太守酷甚樂平丞應孟明以書諫不

悛朝中聞之降守為丞擢丞為守丞後官至少師為

名臣兩不負矣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上也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次也

一家仁一國與仁一家讓一國與讓君子之平天下

以身帥之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焉用髡首去倫誣世

惑民為哉福田功果為奸黠僧開方便機弄耳而儒

者從而倣之何心也

韓長孺貪嗜於財而所推舉皆廉士今夫貪夫以廉士形已必惡之毀之使不得獨成其美乃已長孺不足言古之貪猶愈於今耶

韓長孺天下以爲國器議以爲相乃墮車蹶甚及蹶愈乃下遷默默忽忽不得罷竟歐血死由是觀之天下不能貴人信哉如長孺者其貪得無厭無足言矣魏其老秃翁且死者也武安之死後之三月耳呼服謝罪史書之以爲快殺人者之與自殺亦何遠哉袁盎凶人哉淮南王之死請斬丞相御史吳楚之反

千一錄

卷之三

十一

途肆其螫終不得其死豈非天道哉

漢文遺詔薄葬未幾而盜發園瘞錢當時孝景與其臣未能盡遵詔耶虛地上以實地下無益有害曾是以爲孝乎

李斯傳田常殺宰子於庭卽弑簡公于時相去未遠當非訛也且宰子死于忠不必疑也

餘冬錄云宋時呂蒙正李昉爲相子弟舉進士以父兄在中書罷之韓億爲參知政事子維以進士禮部奏名不肯試大廷受蔭入官惟秦檜柄國子熹孫皆於省殿試冠多士士論耻之余謂公卿子能象賢

自是美事宋制始非大公乃如江陵甘自比於秦檜則不知遠耻矣余郡程篁墩以文學名天下李文達愛婿也而及第第二人文達可謂公矣

自稱者生僕走不肖其來舊矣非不雅也大夫自稱不佞而庶士襲稱之僭矣乃有稱不穀居憂稱孤者不知其不可也

文之高古不以字句之異也至於官制隨時安可泥古如中式舉人錄傳海外非不雅也而稱曰孝廉何居御史大夫三公官也都御史稱之非矣乃有郎中會爲御史者亦自稱御史大夫母乃好古之過

千一錄

卷之三

十三

近有以大司農形之章疏者倍矣

唐人以詞章爲業其於詩騷以下六代之菁華採之必不遺矣顧所傳者泰山毫芒今未盡見也乃欲字字盡出於唐而不務探其所未發苟非唐人所用字輒以爲非正音何以稱遠覽高步耶

赫蹏染紙素今赤而書之曰赫蹏書今槩謂紙爲赫蹏於赫義無取矣

文士諛墓中人昌黎不免姚崇之料張說從來已然今爲甚至以潤筆未厚以生平有未愜意而隱語含刺則薄又甚矣必也稱其善而不溢其庶乎

漢高之於淮陰也宣之於博陸也寡恩矣淮陰之能可畏惡也權不在焉猶漂母寄食少年跨下時耳且其族人人能信乎而夷之也顯禹之罪不可宥也光之功不可忘也猶宜立其後趙盾以弑書於春秋而武子為政以其君霸蓋猶有古昔忠厚之風焉韓霍之勳不可以比成季乎漢雖以三章約而秦之風未泯哉

閑居數年墻之東嘉樹如蓋有鵲巢焉每年修巢必以小雪日其梁之上必吉日也門之向歲必更四月中鵲能飛矣鳩則逐而居之五六月鳩將鵲去小雪

十一錄

卷之三

十四

鵲乃復來畧無爽也夫巢居知風穴處知雨自古志之良知良能乃不假卜筮不俟推測也神妙物耶物自妙耶五行家言所謂雖小道有可觀者耶

夷齊耻食周粟義不仕耳猶云不志於穀也士固有窮餓時採薇而食之理之所有也天生五穀以養人粟之不食何居好事者因又曰夷齊斃淑媛之言謂薇亦周之草木也此負石沉河之談也奚足信哉比于死而微子去夷齊餓而箕子封孔子皆曰仁仁者純乎天理而無私也今二氏之說悖理誣世者也而曰同歸於善遁辭哉君子是以惡夫佞也

唐太宗之匿鵠也其畏義強仁之主哉魏鄭公故論事久鵠死懷中史美之余以為過君子之事君務引之以當道有過則諫勿欺而犯猶夫事親也親之過小而不可磯則激矣自牖于卷易之訓也豈其若鹿然而倚之角之云乎哉

余嘗以泰伯之讓宜也成父之志而國及西伯其命維新德與功並至焉若曰太王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豈惟誣太王亦誣太伯矣吳季子讓以成其名民得而稱焉而國卒之夫差以亾泰伯之祀忽諸是亾吳者季子也夷齊之求仁也有仲子焉得矣趙無

十一錄

卷之三

十五

恤若守季子之節則晉陽入於智氏如宗祀何乃其不違父命保障以續先業卒舍其子而立兄之孫何大光也余以為襄子之賢幾於泰伯其逃與立異其為讓一也

余觀政時姻氏之僕使來老矣使食之則倚楹而嘆余問之曰小人昔事吾主主為儀曹郎于時有及權要人之門者目之為鑽刺其戒甚嚴莫敢犯也今者偶過權要人之門則與馬塞于衢聞有不往者且得罪焉是何世態之異也是以嘆也余亦喟然而嘆曰僕也其言有中哉聞其言而有不愧者乎蓋嘗以語

同志者乃庚戌至己丑四十年中日異日下視弘正時若上世容成氏不可復見矣使老僕猶及今時不知長嘆何已當流涕痛哭耶

余宗太守揚祖墓為鄉人所害太守不壽眾遂以為地理之應萬曆甲午太守子時化發科乃知害人者無益而術士不足信可以曉世人之惑

永新日者劉生清嘉靖中遊南京言人死生禍福屢奇中華州王學士槐野維植尤信之生言學士祿命有厄勸其致仕學士遂請告家居值關中大震壓死者無筭學士不免焉何使不信生言則不罹此禍夫

二十一錄 卷之十三 七

數有前定安可以智力趨避哉然知有厄而歸田則君子語其常者也劉生後三十年余復遇之者矣所言乃不十一二驗與庸術等耳乃知曩者之屢中非必術之奇自其運通時耶

班孟堅幽通賦其謂莊賈憤抗爽畏犧忌鵬乃確論也東晉談南華者盛矣王內史直以為虛誕耳此其識殆非近世之士所及哉母妄輕先儒哉

余少也羸甚有吳生者與連榻候余寐曰龜息也法當貴壽何慮余笑曰子以袁天綱得之李嶠耶余四十漸強耄期乃視弱冠稍康吳生之言亦近之矣又

嘗一中貴善相者亦云以聲自丹田出也然余以多病故兢兢日夕耳

嚴挺之與張九齡善勸其絕佞人此其人勁正者也杜子美何以向其子輕之其不為補正平幸矣

桓宣武與殷劉談既屈乃以舞稍為雄鄙態也其向殷擬劉頗類無賴二子畏其勢耳奚稱焉

漢武宮人麗娟帝嘗以衣帶繫其袂閉重幙之中恐其隨風而去麗娟以琥珀為佩置衣裾裏不使人知云骨節自鳴成帝令侍郎馮元方持后履不使去后

泣曰帝恩我使我仙去不得二帝之惑溺一轍愚亦

二十一錄 卷之十三 七

甚矣當其為媚也豈不曰得成比目何辭死願伴鴛鴦不羨仙夫可同死矣不能同為仙乎何以去故而就新也

五岳四瀆其在中夏各就其方有所以尊者非獨之謂也河海不攢細流故能成其深未聞其貴獨也敬

宗佞士務惑人主之聰明故以獨為尊趙高所以蔽二世也且瀆不因餘水則溝漕之盈安所洩其對妄矣

牛弘論葭灰曰灰飛半出為和氣全出為猛氣不出為衰氣此可以論文無猛無衰貴其和焉一唱三嘆

有遺音焉是和氣之發也

朱温之篡唐臣臣之者多矣不有衣緋者乎孫供奉乃能奮擊而死一笑君王便看緋其服稱哉愧之猶可胡嘲焉鶴之乘軒無庸於衛斯胃也已

王肅以茗飲爲酪奴大失清濁之等彼殆以媚於時者耶和凝湯社劣者有罰不亦溺乎近海陽松蘿之僧善製茗佳於天池然所出不能多也未幾有聞而取之者僧無以應濫矣夫飲取其適可也醉鄉湯社其溺一也

蔡邕秘論衡以爲談助或搜得之乃丁寧勿廣何不一錄

卷之三

十八

廣也且士貴自得耳今其書傳矣讀之者鮮奚以秘爲

梁立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張均揖宋璟曰公當今第一人夫二子非能讓賢也闕然而媚於世黥然而見君子者也雖然猶賢乎見善而嫉勝已而讎之者哉仁人屏諸四夷詩人以卑有異則是人矣

宋元章晚年學禪其卒盡焚所好書畫奇物夫貨惡其棄於地不必爲已古之道也焚之何居以爲得道吾弗許也

朱子以王安石爲名臣 遺矣安石得君而禍宋無可言者取之者猶以其學行足稱也夫行堅言辯少正卯所以誅也韓退之之闢佛老見道矣詆之爲夏蟲小人而無忌憚者歟子白生於其心害於其政故閑聖道在正人心夏蟲之詆不正甚矣心不正政未有不害者也說未有不邪者也行未有不誠者也而曰學行足稱吾何以觀之哉

潘孟陽爲戶部侍郎母劉氏懼及視其同列則曰皆爾之儔不足憂矣夫劉氏明智婦人也雖然妾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國無賢才則虛家不足憂不憂千一錄

卷之三

九

及國乎

蔡君謨言歛石多鮮惟臚理者特佳然硯本取其發墨若以臚理爲佳或非龍尾也今之市者多臚理矣比丘患草蟲佛聽作佛子佛猶近情佞佛者以虱置衣中則逢衣徒也惑世盜名僞儒哉且誣佛矣

荔枝之品閩中第一川蜀次之嶺南爲下余未至閩中蜀川所產既少殊不及嶺南也豈古今風土亦自變異耶今之品者閩爲上廣次之矣而蜀不入品也杜劔閣詩吾將罪真宰意欲斲疊嶂以爲割據者資也然沛公王蜀燒棧以興昭烈牧益漢業偏復設險

守國王者所不廢也奈何以爲罪吾儻以山谷爲郡
四塞俱蜀道也自昔紛擾之際往往有保境安民以
待天下之清者則所賴者險耳今商旅肩摩日事開
除以便轉轍金牛之事不知鑿也余嘗反杜句疊嶂
日復鐘懼于真宰怒蓋有深慮焉

栢君山從班嗣借莊子嗣不進也以爲道不同無用
炫燿爲高士之不欺其心類如此今之君子以儒起
家以異端炫俗言不由衷行不顧言儒哉儒哉

何胤周顒之佞佛也而周妻何肉以爲累余謂二子
可謂舛矣已禁殺而侈寺味必有司殺者味厭吾口
千一錄 八卷之三十一

而人代入地獄不仁哉無妻則無後無後則且無佛
無佛則焉所佞之後已可無耳不爲佛念耶若曰已
無妻人不皆無不至無佛是人已異視非佛也吾意
道也者放之四海而準放之四海而準則無佛矣異
哉二子乃以妻與肉之爲累也

春秋魯之大夫羞鼈焉小而怒毛詩炮鼈鱠鯉陳思
名都篇炮鼈炙熊躡鼈固北土之珍也余曾試舟過
齊魯之間漁人以易不云賣忘八無論大小一頭二
三文耳問之俗不以爲也及兩任山東筵中未嘗
以羞若然則亦何有何必怒何以使夫人怒何待與

熊躡並美耶古今之俗何以頓異不知其解也豈以
名之曰忘八而惡之耶則好惡亦端矣 嘉靖以前
金華酒走四方京都滇蜀公私宴會無不尚之隆萬
以來惡而弗嘗閭巷中或以觴客客不欲舉口之於
味也向也同嗜今也同惡酒一也口何以不一余亦
不知其解也無亦意在徇俗而口與之化耶
上下山水穿幽透深拾其勝會同人舖說無異好聲
美色余謂水心之文鄙矣山水聲色仙凡之界也胡
可相較其猶有蓬之心也夫

唐子西云解衣盤礴箕踞胡牀賦詩閱書以釋不平
千一錄 八卷之三十一

之氣余謂唐子過矣苟能靜觀變態淡泊世味何所
入吾心使氣不平哉不然者世間不平事亦多矣胡
可勝釋恐詩成歌之亦增慨嘆耳

萬曆戊子禮部疏正文體頒行程墨爲式已丑吾邑
少傅許公主試經房取首者內有梵語公毅然黜之
余聞之喜而不寐曰士習庶幾端矣既而觀兩雍及
督學者所取高等卷則殊不然然猶未大刺謬也辛
卯以來士之以耳食者相矜以異稍繙內典非有覺
悟略剿傳言卽夸秘密督學者非惟不戒往往優取
乃以梵音爲六經疏釋矣一國若狂孟氏所謂邪說

橫議其禍不至於率獸食人不已也余嘗從大夫之後每欲竊希沐浴請討之義如衰甚何

春秋戰國之世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其亂極矣然有本焉蓋亂之本則人心陷溺使然也良心陷溺則恣意妄作不知有君父而弑奪所由來矣孔子之誅少正卯以其言辟行偽而辯且堅足以惑人心也孟子之距楊墨以其淫辭詖行惑世誣民而天下歸之也夫少正卯楊墨當時所謂賢豈嘗有弑君與父之事哉而孔孟亟以誅之拒之為先務豈非以生於其心發於其政為政固不得不正其本耶孔之為東周孟

千一錄

卷之三

雜

之運天下於掌其端可見矣衆人不識將謂空言無與於政是以橫議大作莫之與閑小人之心中無所忌憚也

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真的對也一窮年不得一矢口而應乃其遇合有默定者耶昔人云覓句如掘得玉合子底必有蓋在精思之耳信然羅隱有江東集羅紹威師之自名其集為偷江東紹威武臣也父子能詩美矣而不背師不自欺猶足稱也異乎入室操戈飽餘炙而凌前薪者哉

韓熙載與昌黎同謚其遺像世多以為昌黎必嚴奉

之矣二韓固玉珉也熙載有知恥耶幸耶小人而具君子以為幸君子得過情之譽以為恥

王世裕夢人剖其腹引西江水洗其腸胃余謂人心之靈大矣神為洗之將何所不詣而僅僅西江集耶劉勰之夢仲尼蓋以重其雕龍雕龍小技惡足致先聖見夢哉余未之信也

魯直謂長公文章妙一世詩不逮古人此語不阿所好公矣非若今之君子若加諸膝若墜諸淵也長公之文江河萬古詩雖少貶亦自卓然即使魯直如今之謏者漫云前無古人何能加益於長公也長公亦

千一錄

卷之三

雜

必不然之耳

孟東野在當時稱孟詩韓筆而昌黎贈文屬意亦殊不淺至身後之名則相遠矣論固久而定哉

古之名筆往往以方言入句未嘗不佳如杜俱生野岍及江蒲以畝為蒲此豈必五車中所載耶方言可用而六經語乃以為忌耶六代菁華唐人所未引者非未引也第未傳也乃遂不敢用何哉唐以後事相戒勿引引則以為不古然則魏晉事齊梁不可用南北事唐人不得用矣李太白無用十年匡山子美亦何所足三冬自入井中惡能多見也李空同不讀六

代以還之書蓋矯枉宜然耳苟能洞達今古信手拈來何必瞿瞿於折柳耶伯夷若兗仲尼不緇牝牡驪黃之外宜有達觀者耳

劉希夷年年歲歲之作未遂勝之問也謂之問殺之殆未然之問固匪人受誣千載亦謂失平同時文士非乏可得而殺乎世多忌才白也詩無敵世人皆欲殺是以有此誣也觀此子詩必死於色無俟之問殺之蓋其死卒然疑不得其死而之問之爲人又可疑者君子是以惡居下流也

林鳥以朝嘲水鳥以夜咬陰陽之化生物未有外者

千一錄

卷之七

七

壁魚入道經函中食神仙字則身有五色人得而吞之可致神仙此妄道士欺誕語也夫人有仙才者一言可以悟道苟其不悟則終日伊吾何益而蠹蟲乃以食字而仙乎陋儒知守訓詁而無所自得壁魚之喻乃非虛矣乾耳惡能仙

宋戒唐轍削藩鎮權國勢遂弱胡騎一驅破竹矣我朝盛過漢唐而內乃有宋之弊非強幹重鎮胡以待之所宜辯之於早也

論治者必言久任任可久者惟巡撫知府也撫可終其身守可超爲撫也乃今守有未滿考而陞者矣諉

曰非部推也陪耳夫陪而可以非次者乎非欺耶欲長治何由也

今治平之久文明之盛比戶詩書矣士非盡能志學也所志者毅也卽以吾邑言之儒童應試者三千餘人其得進於庠者七十人耳富者之競貧者之滯無惑也吾見有賢者砥柱於斯矣以十之三四行直道以十之六七徇人情士猶翕然服焉噫士而貧信足悲也雖然歲之進者蓋有貧者矣邑中程太守二十七始進于庠二十九舉于鄉祁門鄭憲副以儒士發解苟能力學亦自有脫穎時耳士胡可不自奮而徒

千一錄

卷之七

七

充諸人也

唐玄之昏也宜亡而不亡何以也開元之政猶足繫民心焉杜子云不聞商周衰中自誅妲姒夫馬鬼之事豈其得已哉六軍之不行天也天猶存之則由民心未失也孟子言天下之得失必歸之民心詎不信夫嗟乎民心胡可忽哉忽其民是忽其國也退之平淮西碑從唐事起正合雅頌體耳子厚以爲胃子非也潘安仁代贈陸士衡乃從伏羲起則胃子矣

今之鬻爵與政之甚者也古之言屏惡者未聞焉天

子不言多寡諸侯不言有無以無無可言也富有四海孰與不足而何無與寡之患耶是以無言也一命

之設必有其職不得其職則有闕焉况百里之命在一令令之佐職卑矣而於民尤近近則易虐彼以賄

得官有不取償於民者乎獸猛而予之翼民胡以堪冠紳翼也尺枉不已必以尋及小鬻為可將無不鬻

三公輸貨臺省諧價其階之矣孟子所以不言利也如欲足國必也節用萬世不易之道惡可厭聞哉

孟子不言利而好貨之疾乃不與適何也貨必取諸民思與民同之則疾可勿藥安得虐取乎大人所以

千一錄 八卷之十三 先格君心也 柳子謂平淮西碑起肩子非也潘安仁為賈贈陸從

伏羲起向疑之然其意以帝王禪繼非一姓天所命也誰能逆之所以諭吳人也然司馬氏豈順天應人

者辭則遁矣 杜詩世謂窮而益工又謂詩能窮人此懟者之論也

不謂天保卷阿之什乎窮愁乃能著書則自古志之然吾謂杜之窮不徒工於辭而所以薄風雅之趣者

寔益邃矣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朝士之懷鳩虵若此而宇內有久安者乎乃其憂國造道

之懷鳩虵若此而宇內有久安者乎乃其憂國造道

之語皆於蜀中見之故杜之窮於一時而江河萬古流者在蜀不在朝也

朝回日日典春衣譜者謂時為拾遺非也為拾遺時播遷甫定瘡痍未復君辱臣恥而忍於每日盡醉乎

殆為參軍不得志以酒自遣故云縱飲久拚人共棄耳

閑情賦昭明譏之非不解事余直謂非淵明作耳晉宋至梁亦有年矣寧知其無贗耶文之偽世屢睹之

余嘗親值之不欲以此絕故交也況異世乎 余少聞元兄言宋人詩不逮唐信耳其文未可也

千一錄 宋卷之七 也稍長睹址地諸公所論以為宋非惟無詩亦無

矣既冠後頗肆力汎覽竊以自昔名家靡不知有周秦兩漢者其深造自得成一家言不欲沿襲依倣似

秦似漢似江左也元兄之識卓矣即學庸章句序文自古雅耳視目聽習而不察則見以為平平無奇也

道德經之文好者以為奇於繫辭矣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其斯以世為天下法也而老子乃不能無意於

奇觀其辭而正與偏可見矣 萬曆辛丑六月浙中飛雪三日古者曾有之猶堪方

也近年正月雷頻見雪中雷大異矣六月雪尤異

千一錄卷之十四

客談二

新安方弘靜著

張文定公千載人也乃以雪峯雲門輩過孔子上而王介甫欣然嘆服當時名臣富文忠趙清獻等俱崇信佛學惟司馬歐陽能持正論未翁從也瀘洛開闢諸君子力砥狂瀾始卓然一出于正而朱集其成功尤為大誠不在禹下矣世士喜為奇詭務凌前薪譬之日食菽粟不知其甘而反鄙教民稼穡者以為不足務乃遠采海錯而遊致之曰此天下奇珍也八口

千一錄

卷之十四

之家不煩緣南畝可無饑矣忘本者不祥豈世運使然耶余是以有犯人之憂也

荀息曰臣能累十二碁子加九卵于上公曰危哉息曰君造九層之臺三年不成危亦甚矣夫有危于是者驪之難二公子奔奚齊無能立危於累卵明矣息非不知何以不言層臺之諫是以言飶之之類也君子曰是穿窬之類也

志異者所謂非時之果不足異也今人藏果至隔年者常事耳安期之棗如瓜王母之杔如甕可得而見乎左慈之魚初平之羊幻者往往能之非神也韓

湘頃刻之花則誑也湘蓋退之沒後登第未嘗離其叔而仙安得花中有藍關之句也耶

司馬溫公解禪偈所謂阿鼻獄極樂國光明藏等語以當時士大夫溺於佛而引之以歸於儒蓋曰吾道自足何事他求云爾今反以援儒而入佛曰儒佛之道果不異也是以惡夫佞也且儒墨之道果不相背耶則有先王之典章在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也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也非先王之法行不敢行也未聞下喬木入幽谷而變於夷者也如必以西方之教為可尚則宜髡其首服其服守其戒律何為儒服而

千一錄

卷之十四

禪談乎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君子胡不慥慥爾苟有法守尺一者儒而釋也則髡之釋則人其人焉韓子之原道必不易矣

諸葛木牛流馬之制不傳其後祖冲之千里船不用人力楊么以輪激水其舟如飛此皆可資戎備非徒不龜手之利也巧思詣微之士儻有之焉
張僧繇畫龍點睛飛去此理之必不然者也畫龍可飛則畫人可生矣徐景山畫鱷而致獺未聞畫獺為獺也葉公好龍而龍下之未聞似龍有為真龍者也

曹再興落筆成蝇吳主疑其真而彈之未聞彈之而去也昔有畫牛者畫在欄外夜在欄內非僧知之外異經志之則將曰牛自能出入矣桓玄竊畫顧愷之畏不敢言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此僧繇之前歟雷霆破壁與畫壞不則或竊之若蕭綉之類蓋有之矣

我朝一統之盛治平之久超越前古然士風民習識者不能無祀人之憂在易則豐之日中大有之遇惡萃之戒不虞所宜早辯而亟圖者也李惺之守上地李抱真之帥澤潞种世衡之教青澗其條規具在

一一錄 卷之十四

三

可舉而行非難也余昔兵備饒州督撫鄖陽營中操練專校弓矢在饒數月在鄖逾歲其衛所及壯快悉能命中若使三載教習則潢池烏合持挺而呼者惡足慮哉今簿書期會殊不及此繡衣使者每歲行部演閱須臾僅同兒戲報事畢矣設有緩急何能彎弓而向賊也此今日急務也

吳邁遠好自誇而虫鄙他人乃曰曹子建何足數不自知貽誚於千載也今之君子肆口成韻罔恤譏彈曹劉李杜數見凌駕乃有王李鑄顏回之句矣二君聞此喜耶作耶

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文吾猶人也老子之文猶有意于奇莊子則馳騁矣荀子則藻繪矣揚子則彫篆矣孟子之文猶風之行水不作意為奇是以過諸子也民有饑餓之色而工以雕文刻鏤相輝民有凍寒之傷而女以錦繡綦組相輝此管子之所謂逆也其治國之端可知矣今之長民者會念及此乎禁侈之令懸於象魏而踰度之貨陳於街衢冕衣裳而過者若罔見也蓋曰簿書非所急殿最非所與俗已成矣何經經迂論為故不營營則泄泄營營則謀其私也泄泄則不恤其公也管子而非愚人也則可不寒心哉

一一錄 卷之十四

四

郁離子言賈人之重財而輕其命也渡河而溺漁人拯之號之百金濟而予十之一他日舟覆而漁者在焉艤而觀之耳遂沒夫賈人之背德而棄信其沒宜矣乃漁人抑何狠也終日漁不能一金驟而得十金亦何無厭也語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晚世以施報為互市由來久矣其為漁人者吾屢見其人矣匪徒艤而觀之也或下之石焉或墜之淵焉為張陳為蕭朱者蓋比比也絕交之有論也有以哉

鄒穆公令食鳧鴈者必以糝母得以粟不以民之止食養鳥善矣於是倉無糝而以二石粟易一石糝

以鄒之小介於大國之弗圖而猶然範圍之不可
以已耶所謂小國師大國者其何能淑為鄒謀愛旅
粟不若放鳥也

衛侯辟疆朝於周周行人曰辟疆天子之號也諸侯
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燹然後受之故善守上下之
陞者雖空名弗使踰也今之稱名戾矣有以古帝王
之名名者有曰希唐希虞者曰宗周宗漢者童生應
試之時有司者宜一正之則閭閻知所避矣又斐然
之士競襲古人名字以為古四坐相呼頗疑點鬼殊
無謂也

千一錄

卷之一四

五

杜秋述云魏子所不至於道者時賦詩如曹劉其思
悲其氣增殆以文章小伎矣而僻於耽佳句則不能
自己也士苟知詩至曹劉不至於道則幾矣哉然曹
劉者道寧限之耶三百篇何非道耶風雅之後陶元
亮惡可謂未達也彼特以詩與酒適耳豈曰不驚人
死不休耶其詩篇中有真意乃所以至於道者獨花
鳥烟雲綺靡之語少耳以是為枯稿耶彼固所不屑
也杜子蓋有激之辭歟

唐十九年命共工治河六十一年命鯀六十九年鯀
七十五年始命禹以至聖則失之德其難若此洛水

傲余蓋終憂不釋也今治河者一命而責其成一不
効而黜築舍道旁盈庭異議宜其屢治而屢夫也久
任之說日言之而莫能行訪哉徇俗情而不恤國體
也

韓太傅長孺為諸生時借相工五十錢相辟雍弟子
倪寔當貴傾身附納後倪果至三公而韓得擢用遂
至太傅奇貨可居巧哉邯鄲之賈也今術士遊縉紳
間所以取重者非必奇中亦畏其口曰某不貴不壽
人或輕之曰某貴而壽人私附之世之軒輊於勢利
者皆韓之智也余嘗不然之夫相工知倪為三公不
能知韓為太傅耶若已可自至太傅宜思所以稱其
職者何至善事人如僕狀若已相不合貴雖天子不
能貴之彼三公何能援我哉韓後為帝所重以為國
器矣議以為相而墮車蹇甚蹇愈乃下遷默默忽忽
不得罷竟歐血死所謂天子不能貴人者驗矣夫天
子不能貴人則為容悅臣者徒自鄙耳孟子曰人人
有貴於己者何弗思也史稱長孺貪嗜於財而所推
舉皆廉士士以故附之夫長孺非能好賢也彼奴才
當貴者之故態蓋終身用之耳

千一錄

卷之十四

六

宋元章臨智永千文字形絕不類一妍以婉一峭以

健許者謂猶雙鵠竝翔青雲浩蕩各隨所至而息可謂知言顏魯公得逸少之神今但知為顏帖耳故學者須從其上法其所法斯不失矣無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善之善者也

蔡邕秘論衡于帳中為人搜得丁寧勿廣韋誕秘邕筆法若不示人乃至貽禍於墓開而得之稽叔夜廣陵散誓不傳人臨刑乃曰廣陵散於斯絕矣夫人之褊心何其甚也仲將以書為時所役戒子勿學亦知小技奚足秘哉斷斷休休人之有若已有之古之君子所以大過人也

一一錄 八卷之十四

七

張翼德亦英傑者也而劉巴乃不與語巴自安耳於飛無尤焉

蘇長公自言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此非虛語長公之不可及固在此孔子所謂辭達者也不能者徒為邯鄲步步趨趨觸藩而羸其角何由千里乃以秦漢自命而卑視韓蘇惡足以當其一晒也

君子一言以為智一言以為不智王沈稱傅玄所著書齊荀孟於往代夫以荀孟竝稱則可謂不智矣

遽伯玉之使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顏子幾於聖

有過未嘗復耳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夫古之賢者未嘗自謂無過也過如日月之食小人則文之仇季知以一搏牛為過管寧以如廁不冠為過則以為無過也二千雖賢遂過顏子豈其然乎 子夏自云無罪曾子責之則投其杖而拜古之君子服義如是祖約之誅其奴王安變服為沙門匿其幼子曰豈可使祖士雅無後晉之朝士曾不若此奴也夫士雅者豈惟其奴知之晉不知士雅故不知中原

古之英賢應事而暇乃可以任大事矣費禕禦魏羽檄交馳圍碁不厭謝安與客圍碁而破秦乃不動色

一一錄 八卷之十四

八

寇準在澶淵人有孤注之危而圍碁自若三君子者非有取於戲特以其暇足以應敵好謀而成者也孔子所謂博奕猶賢者乎故臨事而不能暇者鮮能勝矣

末世橫議之士往往誣賢哲以自文堯舜猶遭謗况其下乎其大悖者孟卯妻其嫂有五子而相魏有功夫卯安知非無兄者也使誠有之而曰不足以為咎是何言歟倫理滅矣而能忠其君者吾弗信也然則非卯之可戮則說之可黜也

墨子既止楚攻宋之謀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

者不內也使楚兵不止則此問者能安否乎夫君子豈以人之不知而情其行哉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其亦異乎衆人之用心也由此言之小言入望小利大言入望大利非君子之言矣

徐節孝避父諱不踐石令人負之過橋此負者又可今其踐耶雖曰不要名吾不信也父名仁子將不得爲人昌黎之辯確矣而時不謂然惑亦甚哉

田文五月五日生乃大其家宋徽五月五日生移十月十日卒亾其國俗忌何足信如道君者自宜亾耳士大夫耻苞苴及門世乃清矣而可使篚篚盈庭乎

一一錄

卷之十四

九

無論其可以取可以無取也是故過其門而其政可知也

古之爲政者必得人焉事其賢者友其仁者其斯以爲智也庸人則入吏書之筭而左右顧戴胥溺矣鮮能淑矣堂上寂若無人乃可以治是故過其庭而其政可知也

李空同倡振古之體何大復稍後出齊名頗不相能余邑鄆山人作遊梁客李許亦從何遊何贈之詩短劔英雄氣孤舟疾病身意不薄也鄭附李乃曰何何輓我李以爲然然何詩故佳李有疾心

鄭廣文有九泉未訣之語雖近於輓何傷

殷深源夢棺裏穢之論當時以爲名通迄今有味乎其言覈之則非情也孔子言富與貴人之所欲不以其道不處君子之所以成其名者也何嘗憎富而賤貴耶是故過情之言君子恥之

三都二京詞人之作無關理訓也何謂五經鼓吹耶其視神女洛神爲愈乎爾

謝無奕爲剡令有老翁犯法以醇酒罰之過醉不已此何政刑爲也頃有少年佐郡者慕晉人風流嗜其事以爲奇一日與客狎譌於市市人聚觀之遂至相

千一錄

卷之十四

十

摩無復辟者乃覺不堪令縛一人跪而醉之其人嗜飲大以爲快一時傳笑聞於都下太察薄謫夫古人之可學者載籍中亦多矣獨此足奇耶

劉真長臨終聞閣下祀神正色曰無淫祀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令首過二事得失亦判矣王氏世事五斗米道是道也老耶莊耶老莊過耶尚老莊者過耶山荆州醉習家池非侯度也而非以利交也頃者郡守赴富民之讎駕言出遊寔納其賄汗甚矣君子是以重禮坊而罪作俑也

傳言王祥卧冰非也祥雖孝水寧可卧祥以母故將

解衣剖冰而冰忽小解因得魚耳祥有弟覽能使毋
悟尹伯奇之弟伯封為周大夫過西都而賦黍離賢
矣其父又賢而伯奇不免何也

鄒伯道娶妾甚寵愛父乃知其甥遂終身不畜夫古
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伯道有懲前事審之可也
何安於無後然則非天道之無知也

河之決其非人力哉商之都近河河凡五決而都五
遷矣使可以人力治奚為而利用遷哉禹之治水水
之道也行其所無事也賈讓之上策是也余也必求
以人力勝是白圭之治水愈於禹可乎

千一錄

卷之十四

十一

眼往屬萬形萬形來入眼否余以良之辭答之行其
庭不見其人庭非無人也不見見也見不見也是眼
不屬萬形萬形不入眼何往何來若曰往來是憧憧
矣楞嚴以鏡論非不近似子雲太玄無乃屋下架屋
是以無取乎爾也

謝玄淝水之戰晉之存亡繫焉在蹇之二匪躬之故
矣諸謝鼎盛未失且度也韓伯康乃特以好名許之
夫戰危事以好名能哉又曰何異王莽時甚矣伯康
非君子歟奈何不成人之美而無以異於世之媚嫉
者也

左太冲三都賦初成時人互有譏訾皇甫士安為作
叙於是歛衽讚述世之以耳師心往往然耳燕石是
寶荆璞見棄有以哉其嘆之也然文之高下久之自
定法言太玄當時以為可覆瓿耳彼惡能勢諸名卿
哉近世刻集者必盛托叙贊皆謂絕倫獨步或乃云
從古未有使見者一閱即欲擲去又統綺治遊之子
目鮮屬書倩借他人所作以為已集妄相標許而所
假亦非工乎適足貽噓笑俗之滴乃爾也祖龍之太
將亦有所宜燃哉

羅含為從事不檢校江夏其答語似有意桓宣武奇
千一錄

卷之十四

十二

之可也以謝仁祖為賢者也顧和槩不奏得失豈一
時諸郡俱賢者哉王丞相乃咨嗟稱佳而諸從事自
視缺然吾不知之也今之所遣檢校者或以苞苴或
以好惡其得失惡可定哉不若不奏之為佳耳

今都御史李公世達巡撫山東時行部至青州有一
人持劄刺之不中禽而問之曰爾有怨乎曰無有心
疾乎曰無然則白晝大都之中欲刺巡撫汝不憚死
乎其人乃瞋目而視曰吾何憚死獨恨未中汝耳天
子使爾代巡守下土察民之瘼必務云其害民者民
始安耳吾邑令之貪殘民莫不欲食之爾曾不知耶

而禮貌之且將獎薦之焉用爾爲夫害我民者孰縱之耶爾則罪之首也李感然曰令之害民曾無赴愬者吾莫由知爾不憚死何不以告耶其人乃笑曰爾爲巡撫司道府皆爾屬也曾不是察而待小民之赴愬耶設有赴愬者爾僅下之司耳道府耳是且同聲以令爲賢而愬者糜爛矣焉用爾爲吾焉能陳一言以就囹圄且何能損狼噬者之毫末耶死而死耳恨未中汝也李慙無以應爲逐其令而其人亦斃于郡矣李公今名卿也余雅慕之而以不能活此烈士爲惜

千一錄

卷之十四

十三

韓信得食於漂母而報之千金此烈士之爲也劉真長以歌嘯悅老嫗而飽其豚已足羞矣及爲吏部郎超用其兒是以官市豚也惡乎可其免於官邪之罰幸矣而目之曰賢哉

袁官保洪愈不善書每與所知書不假手然無一點畫苟滿幅由衷之言言無華也余數得公書深愛重之以爲遊龍驚鴻未足爲寶耳督學山東同僚有求其文者歛衽答曰某吳人發解南畿忝文學之司然不能古文也余嘆曰公數言乃古文之至者

趙侍御焯平原人巡按廣右正直不苟時余爲左轄

嘗有行於司而余意覺未當袖之不以付吏詰且面悉其事趙躍然曰甚善奈已行耳余出之於袖趙喜遂改焉卽此其爲人可知矣然秉政者不知之坎軻以老大都士不苟合不以勢利交未有不棄於時者也余自通籍所與臺使者周旋數十人矣非無賢者然所歛衽而服者莫如趙晚撫浙乃得蕭侍御廩焉蕭泰和人與余論地方休戚虚心徃復略無町畦考察群史共採輿評無作好惡天日可鑒也至今念之無歉於心耳海上之捷寔賴同心余得遣責焉蕭正而能溫至少司馬卒

千一錄

卷之十四

十四

李司寇遷南昌人總督兩廣余爲左轄令出有不便者余數執之公不懌至形於詞色同僚好我者戒勿固余曰是事地方安危所繫余之爲地方所以爲公也公殆無尤其後有行而公自覺其未妥悔之江大叅一麟在坐語及江曰方伯必盡言語畢而余之議至矣公乃悅語人曰方伯之爲人也何與其姓與名相似也薦於朝以爲有大臣之風余嘆曰公不罪余自古大臣體耳余何足以與之

顏學憲鯨鄞人剛直不苟督學楚中當江陵爲政於其子姓姻戚無所私也當路多嫉之以大察去其官

輿論為不平竟莫能用余為按察使於公事間亦與不合顏初不懌後乃悅服余遷江右顏為送行文文中途述其事其服義乃如是顏為文時余已行故叙庚戌對策事稍誤余重其人常襲其文於笥珍之焉高交州捷鈞州人性嚴急所屬畏其難事然正而廉吏胥斂手不敢為奸殊足快也余為東平干時有征後之議司府與州不合兩臺是州議司不懌高曰州事也州宜知之從州固宜魚臺令有訐之者臺使者檄司司下府府以命余余鞠之令有過薄宜降高曰令為民所訐當黜今薄之不爾却其文由必更之翌

二一錄

八卷之十四

十五

日見曰文已更乎余曰是也如有所狗請與同罪耳高怒未幾臺使者按部以州議是令得降高乃悅悅余之執而臺使者之無成心也藩司先不懌者後為巡撫竟與余齟齬焉余幾得罪乃知高之度過人遠矣

陶士行之賢也羊晔與之遊或責之曰奈何與小人同輿魏晉以來舉士不才而以地故上品無寒門陶母截髮供容乃致美譽耳當是時非上智中立之士惡能遜世無悶哉今時以科第為羅寒俊足以自振士生斯世幸矣而不能處於不兢之地則士負時

也

郭璞哭陳嗣祖曰焉知非福既知之矣彼王敦者何嘗桎梏之不使遜耶

文勝質則史史之失實自昔然哉孔子既刪之而孟子猶未盡信也左氏司馬之叙傳讀之者若觀其人英烈之士千載有生氣庶幾近實錄矣夫狀人之行者如畫其像裴叔則頰上益三毛雖覺殊勝定非叔則耳今之君子務作好惡若加諸膝若墜諸淵彼以嫖母為西施而王嬙且萬里嫁也吾何以觀之哉

千一錄

八卷之十四

十六

鼠輩敢爾夫嘉賓黨於權臣故王氏畏之狐媚以假威者耳司空既以其死為晚矣寧見慢於時無寧附勢以取重乃心王室固宜爾也鼠子奚足計耶吾友殷司徒正茂晚喪子錦衣其族有入其室肆言而毀其几案者司徒自外至夫人迎語之曰彼以公老子喪橫如是何以堪之司徒笑曰吾既已老子不幸喪橫者固宜奚弗堪也余聞之詒書曰公於是過郝公遠矣

王阿智惡乃不趨其婦阿恒頑囂又倍於時所謂中正者寧不知耶而州猶辟之徒籍舊業耳山上之苗

澗底之松百尺條不若徑寸草由來久矣何以使草澤無遺賢耶王猛捫虱與桓溫談而不能識宜矣司馬瞻燕會娼妓好作新安人歌舞離別之辭其聲甚悲至今曲調猶爾則由來遠矣

韓賣美人以其金事秦說者曰賣美人不如止淫用也夫止淫用要矣能止淫用者必恭儉之君君能恭儉者必能自強秦可以無事奚至賣美人哉且金安可以親秦秦之欲非止於金也吾甚悲夫後韓者之不知鑒而以歲幣亾也

陶弘景詩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談空不言昭陽殿化

千一錄 卷之十四 十一

作單于宮此詠史之作述往事耳而隋五行志以為詩識何耶故知述異之說多傳會君子不取也

孟子言文王以百里起夫文王猶爾况太王時乎太王居邠為狄人所侵事之以珠玉皮幣犬馬而不得免去之岐山之下居焉其弱若此而何云日強大有翦商志乎此好事者之妄而世乃不察也

張籍初見韓退之退之餽之以二姬合彈琵琶益用馬氏絳帳故事非師道也師說虛矣河汾正矣劉璋與張魯書靈仙養命猶節松霞俊語也記室中非無士不能用耳

余以衰疾乞身猶寓都門王司寇元美贈余詩有云八座無元老三山有寓公莫言蹤跡異吾已附冥鴻時司寇亦疏乞也偶西蜀馬生者以數術謁余詠司寇詩因語之曰司寇疏九乎馬生曰九耳然不祥可念也余曰司寇詩非生所謂也生曰某不知詩乃八座句則司寇當之耳余初不然之司寇歸未幾而歿銅青與黠銅起於葛仙翁今治其業者祀之其子孫居金陵之方山下世為農其村有橋曰葛橋云仙翁所造也

商之世多弟及國有長君是以鮮亂然周弗因焉以

千一錄 卷之十四 十八

與子之慮遠也趙普其逢君者歟何以言誤宋祖承母命而後其子大矣夫

建業水不甘武昌魚羨吳人以 陵為帝王之宅故云寧飲建康水不食武昌魚也余胃弱不能飲建康水自應舉以來每於南城外取江水耳吳明卿詩縱有武昌魚不烹建康水其厭之甚矣余謂長干自有中泠姜氏所以奉其母也

近之善仕者始為駭世之舉小枉而大直乃以出馬鎗為喻此豈事君之禮耶夫沽名賣直之譏自昔有之然君子不欲於無過中求過也而曰出馬鎗是相

率而為偽爾矣其何以觀之哉必也聽其言而察其行 今仕者有先後著之論謂先立異以取名後尚同以合世一諤諤而百昏昏也此六國策士之下者乃傳布尺牘以為美談彼志士也而聞此寧不洗其耳哉

宰予在十科之列孔子猶不信其言甚矣人心難於知天也周禮作言語而不信者誅其惡之若此非以無實不祥能傾覆邦家耶吾見好貨無厭者矣而曰無以給朝夕也吾見干謁無恥者矣而曰不飲盜泉水也夷與跖同一是非將何以稽焉觀人者如之何

十一錄 卷之十四 十九

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是以不逆不億而先覺者也為政者能無喜諛無作好惡無賢利口視焉觀焉察焉縱不能先覺庶不至倒置矣 周亞夫之討七國也趙充國之討羌也蓋以持重收十全之功焉是時漢庭猶有人與俗猶近厚與設使大臣摸稜而不決小臣肆言而無稽則且受逗遛養寇之戮矣夫以漢文之賢猶曰不能用頗牧也才難乎用才者難乎

余第修之少也愿一日讀史而大哭同舍生驚往問之則撫膺曰諸葛孔明死矣同舍生乃大笑余聞之

日哭者有心哉笑者未之思也雖然古之人皆往矣焉從而哭諸孔明固曰死而後已出師二表日月爭光為不亾矣士之處世窮達死生等浮雲也况紙上陳迹乎夫是有心者者也不可以讀史使讀岳武穆傳定嘔血耶

嘉靖中浙直平倭之功未有出於績溪胡公宗憲之右者蓋人人能言之不可誣也近有志倭事者盡沒其實使其書行何以信後又羅中書龍文者曾為聞於徐海耳未嘗見王直而叙其往見甚詳益無稽矣古之人於其所不知闕如也乃今好事者枝言日出

十一錄 卷之十四 二十

而無當者以雌黃可肆者曾不慮其不祥耶 魯秉周禮旱而焚廡魏亦中華河伯娶婦蓋昔聖人通幽明之故知鬼神之情狀禹鼎摹其形周官具其職使民不逢不若以格於明神而其流弊至於惑世而殘民若此仲尼垂憲萬世乃不語神其教人也敬而遠之酌百王之典禮於是為至哉有以夫孟子言之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焉者也

後漢宦者蔡倫造紙紙非始於倫也倫造紙有名猶禱濤箋箋非始於濤也 水經鱧魚長數千里穴居海底入穴則潮上出穴則

潮退夫潮之進退有時千古不易而鱸之出入寧有時耶一出而數千里則海不可浮矣莊生以鵬鯨寓言而喜志恠者又從而附會之耳

周之都洛曰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蓋公天下而無我也漢以火德王乃改洛爲雒恐水滅火後魏以土德王復名洛陽以土得水則和夫有國者不能修德而計與亡於一字之間亦愚矣

錢塘其始郡議曹華信募致土石一斛與錢一千來者如雲謬云不復用土皆棄而去塘成因名夫食可去信不可去功以詐成者寧可以再幸哉小人哉議

十一錄

八卷之十四

三十一

曹何可取也 錢塘之名非始此史記秦紀載之矣嘉靖初余以童子應試于時邑之與選者三百人焉其求而得之者猶未及十之一猶畏人知也有議者則慙且恨不啻姦盜矣及十年後則聞有以賄者然猶不欲人知也又二十年余宦遊歸每歸則甚蓋街談而巷議之某也以書某也以賄書不若賄之可必也則相與羨之亦或以爲刺而爲之者殊不以爲恥矣其頌主司之賢者則曰是雖有私也然公者多矣又曰是雖有私也然公者半矣又曰是雖有私也然書也非賄也猶可言也其議之者則曰是非

試也鬻也非朝也市也蓋公者十之一而私者十之九其寒士髮且斑白矣而主者方詬之曰爾猶童生耶休矣爾子若孫可以應試矣嘗有攝衣而進者曰某室整懸也而掌燂矣今以文取者百之一焉某誠慙於百夫之特惡得不斑白也使某子若孫復帶經而鋤耶則溝委且速必倚市而可某聞命矣主者無以應竟棄而不憫焉嗟乎今泥古者猶云鄉舉里選使鄉舉里選則登者盡統綺子矣爲政者不端其本振其維則惡乎可

十一錄

八卷之十四

三十一

道者而能知伯玉之賢賢者之足以存國也與國休戚者也孔子與季子然論大臣則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雖以抑季氏在二子道固宜爾也其稱甯武子智可及愚不可及則其道無可止矣然則不驟不逢而于巷自牖或亦一道乎必也能有誠乎東漢諸賢以空拳暴獸責之以避豪賢難矣 殷有三仁孔子稱之孔子之論仁曰吾豈敢未嘗輕許人也何殷之多仁人也而猶亡也衛靈雖無道賢不能舉猶能敬也紂之虐非靈比矣天所廢也三仁者如紂何如天何三子之安於仁其道一也元子之去謀於二子抱

祭罷而朝周亦猶堯舜之子之於舜禹乎舜禹有天
下而不與文武非富天下微子固諒之矣比干為其
易箕子為其難知獨夫之不可諫不忍不諫以死盡
臣道焉知天命之不可支不忍不支恐死以盡人道
焉二人同心孔子察其所安矣故曰仁朝鮮之封豈
有賴焉蓋曰中國有聖人焉禮樂興矣東夷之俗至
今稱美則亦猶夫唐之也虞之陳也夏之杞也微
子之宋也文武微箕皆順乎天者也而後世儒者乃
為之辭曰箕子罔為臣亦惑矣噫周之後而有君如
武臣如箕者乎是故夷齊立萬世之綱常孔子曰得

仁仁二子所以仁三仁也不易言者也春秋所以作

也
杜詩九月猶絺綌誅貧也去年秋熱登高汗浹衆皆
葛衣耳乞為寒水玉三伏恒態也今年六月苦露乃
衣袷旬日天行適然耶人事使然耶不敢知也 辛

丑記異
諺語有理者一年二年與佛齊肩此步步趨趨者也
三年四年佛在一邊佛在心心即佛也苟能事其心
無惡於佛矣若其廢三綱而別為群仁人者焉得不
辱見謂能惡豈惡所好也

顏延之五君之誅晉徵士之誅有遠志焉蓋恥四十
九年之非者歟惜其辯之不早也
竹林七君其聞伯夷之風者歟其徃狂以避世者歟
何其辯之不早也山王卒贊維新是以不足諫耳嗟
乎漢氏桓靈以來海內鼎沸久矣有能定于一者萬
姓之倒懸不亦解乎山公是以引中散也而司馬氏
非順天應人者也湯武且薄之寧比於竊鉤者此志
也山公寧不知之啓事中毋乃為穿歟七不堪之書
將何以免若中散之論養生豈惟識寡乃蹈白刃者
也非智非愚何以望蕪門哉嗣宗累月之醉窮途之
千一錄 卷之十四 三十四

哭賈充鞏固以繩之其得免幸耳廣武之嘆余嘗深
悲焉無論懿亂世之姦足推哉
元亮祭從弟文欽策歸來爾知我意其意遠矣若徒
以折腰故孰不知耶
曲突徙薪之頌善喻也非特全霍氏寔存國體焉然
是時許后之事帝有聞矣意固不釋亦神明所不容
也若不使貫盈誅行於顯而傳睦之後猶得為庶其
庶乎
七言律至杜乃盡其變化千鱗好為異論頗誤學者
余洪王仲房第五六句雙關新營天北極六師久問

千一錄 卷之十四 三十四

海東夷或傳之洛周王孫有負能詩名者疑之曰此與上四句何以連接客以語李五華方伯李曰渠疑宜爾客不復問客或以語余余曰方伯答宜爾客亦不復問

古文簡泥其辭因失其故者多矣秦以金牛誤蜀使開道以啓戎行非不通人煙也使無徑焉則金牛之事何以聞乎今歲吾郡大遭山水之害所傷數千人中流一桶衆競取之乃一兒焉方睡熟無恙也記有云竹中之兒者蓋桶中之類者也生於空桑者有棄之者也而曰生則好事者之好爲誣也

千一錄

卷之十四

五

論者曰古之用賢與能也使各得其所今尚賢之風盛而使能之道踈以賢者當能者之事則躓以能者在賢者之位則政是兩不得其用也余謂不然爲政之大端進賢退不肖而已有道之世在位者各盡其能有不能者矣未有不賢者也變命典樂未必能治水契爲司徒未必能播穀由可治賦求可爲宰赤與賓客言其能不同其賢同也使貪使詐亂世之談耳豈王者之師夾人吉而小人勿用者乎故以賢與能分者過矣且世所謂能者能言者耳賢者不自炫世乃不知其能知人之哲聖人所以難之也

千一錄 卷一四

近者科場條陳幾滿策矣或欲革郡邑類考督學者何事然類考固非得已也正嘉間提調官以興士爲已任士子文行皆所加意督學者不能數數也近年有司僅以簿書爲職業無暇教化所謂三等簿者茫然寒白耳類考毅然自信者十一高下以手其而入賄者十一而奉人情無所賞拔者則十七八矣童生大縣數千人得入學肄業者數十人而鑽競者不啻數百人寒士非運命大合者鮮能自振矣而督學者所限送考名數甚狹有司雖有志者亦甚苦之童生卷日可五百何忍爲不情乎類考非得已而童生類

千一錄

卷之十四

五

送之狹則可怪也童生無力者自可力田耳如負國何曹操自比西伯世知其姦雖子欺之而未深知其情也操之智能料彼已足時孫氏雖自守而昭烈孔明豈忘中原哉天下英雄操既知之而孔明乃其所不能招者孔明不死魏諸臣非其敵也君才十倍曹不昭烈非漫語操未可偃然自帝也操死而司馬氏功名始盛遂躡其後此則非操所能料者嗟乎自昔姦雄營營於天網中非獨操操亦自遺萬年臭耳河汾學者至今尊薛文清稱薛夫子文清篤信朱氏

三一七

者也蓋昭代真儒其行已足徵也吾郡文公之鄉乃有阿世目聽訕朱氏以附橫議者武昌吳明卿以古文鳴楚中士人至今宗之王元美和李于鱗而兄之者也李沒而吳士諛王以為超李及元美終沒而遊其門者目為野狐由是觀之晉楚之風厚矣王端毅公不以京職私其婚傭矣夫人思其女跪而請勿聽可也至以席上器擲傷之則未近情此必傳者稍溢耳

著龜神物也天生之聖人興之以前民用無庸疑也故曰幽贊於神明而生又曰莫大乎著龜固並言之

十一錄

八卷之四

二十七

若植者咸可揲則介者咸可卜乎殆不然矣

王介甫過於自任非獨新法也其論詩云世之學者至乎杜子美而後為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品

唐詩以子美第一太白第四夫子美詩五七言律擅

場矣十二家皆為行者也而未如子美之諸體悉備

也歌行則與太白各有獨至者未易優劣五言古高

參風雅可短曹劉墻者尤有之矣然頗雜時調未盡

醇也太白從選入為近焉絕句則遜太白二王焉可

誣也楊用修右李而抑杜其過於自任類介甫歟甚哉梁武之愚也犧牲可麪乎是欺祖也捨身而贖

佛以貨取乎是欺佛也篡其國捨其身是欺天也三欺者胡可以為君吾聞仁人驅猛獸而暴汗則禽獸至若果不殺也則皆甘人不避豪賢是率獸而食人也其餓死則不血食之孽也臺城非寺中其可贖乎若武者可以垂戒百世矣而猶有以梁王懺欺愚人者

葛伯不祀而亡虞公聽於神而亡慢神者必虐民故

曰為匹夫匹婦報仇神依於德故曰黍稷非馨然則

民為重矣聖人知鬼神之情狀質諸無疑祭神如神

在不欲數非其鬼而祭之曰誦蓋務民義之為急敬

十一錄

八卷之四

二十八

而遠之所以事神也聖人非不語神無隱乎爾矣未

俗事亡如存之禮忽焉而淫祀徧閭里余不以咎二

氏乃儒而畔者何無忌憚也

余嘗疑鑄金使民知神姦焉若刻木而布之之易也

豈神物亦自厭其狀不欲露聖人知其情故鑄之於

鼎而不懸之象魏耶温嶠牛渚犀照之事非誣歟孔

子所以不語也曰敬而遠之

三峽之險當時惟治洪水之為急未暇為通道計也

若採石利用不虛役而路成矣奚不為焉此非北山

叟移太行之難也將來當有同余志者

千一錄卷之十五

新安方弘靜著

客談三

史記云昆吾氏夏之時嘗為侯伯桀之時湯滅之彭祖氏殷之時嘗為侯伯殷之末世滅彭祖氏明其世次相傳非一人也乃曰彭祖至殷末年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則昆吾氏亦長生者耶使彭祖至殷末年猶存而殷滅之則亦必非有道者矣有道者至於滅其國其足尚耶蓋彭祖氏嘗有修道而壽者而世遂以彭祖氏為一人謬矣

千一錄

卷之十五

一

越以美女西施鄭旦獻吳今但知西施不知鄭旦蓋西施為范蠡所載以蠡著也

南齊張融為獠賊所執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誅賊異之而不害此通乎晝夜知死生之有命也爾時求免耶震恐耶何益

司馬相如之賦漢武恨不與之同時及狗監薦之則不用也漢武英主也其文雖工其行無取其材不足以經世也而世悲其不過過矣楊子云壯夫不為其見道之言與

叔孫通鄙儒也秦可避耳詎可諛漢惠非秦比也原

廟果獻道之文過綿叢之禮禮云乎哉而稱為漢儒宗溢矣

宋懲藩鎮之禍務抑帥權權輕則勢不振其後李綱

汪立信之策竟不能行而泄泄以亾此所宜鑒也

周勃之令軍士曰為劉氏左袒為呂氏右袒其定大

事存此一語而或以觀望疑之非矣是時帝者固名

惠之子也而稱兵於闕下何為者乎此非軍士所知

也為劉氏不為呂氏則人心所可必者也軍士知所

為者劉氏也而千萬人一心乃可用矣俄頃反掌之

間寧服文告之辭而申諭以大義乎故今下而莫不

左袒者一語而大事定古之能任重者皆然也何疑

焉

夏商以來以色亾其國者何其屢覆而不知戒也范

蠡之載西施或以為去越之蠹雖去國不忘愛君也

其然哉夫范子非不能遠色者也而何辭於後世之

疑也

孟嘗君之好客客真雞鳴狗盜者耳身死而諸子爭

立滅無後彼三千餘人會有善畫可以託六尺之孤

者乎何其亾之速也其所好者無亦葉公之龍也

余覽宋季之四六嘆曰民不堪矣惡得不亾蓋自政

府以及郡邑其蒞任誕辰時節無不啓賀者筐篚之
克盈行李之絡繹可知也此皆出於子遺之民而他
共奉之大者不與焉區區東南生之者未半而用之
者過倍枕戈衽革之不遑而繁文縟節以爲尚其亾
非不幸也噫此風也嘉隆之間猶未甚也

商齊太祖撫育明帝恩過諸子而明帝誅戮其後靡
有子遺非有所恨也徒以篡奪之故深懷猜忌寧我
負人無人負我耳孟氏不言利推其禍至於弑奪不
厭有以哉

重耳安於齊姜氏醉而行之其賢智卽上士何加焉

千一錄

八卷之五

三

然懿妾何罪可無除也而何其果於殺也春秋鬪爭
之世肝腦塗地其恒也故視死甚易雖婦人能之慶
鄭之待刑奚足取哉

晉之霸也幸哉大詹伯鄭之良也而將帥之何未有
諫者也微文公聽其辭則不免矣寧其復何以勸故
曰其霸幸也 介子推之勞也焚之臭何有於詹伯
斬三尸斷妄念也非真有所謂青白姑者

何胤誤謝朓而已爲高淺人哉何以爲高士

海中丞瑞令淳安嘗與余仲兄言晉二不要謂不要
錢不要官不要命也仲兄曰公之大節信然然此有

司之者不俟公要也海以舉人官至二品雖清介亦
自不貧疏忤 世廟下獄竟得出壽七十六但要子
不可育竟無嗣耳夫所要者不可得所不要者未嘗
不得也可以曉世矣

張融云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此言實會與
理其戒子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爲心師也殊切孽
俗之弊然海賦未超玄虛顧凱之之譽過耳賦中惟
水與天如滿于天南北如天語意頗重

太史公稱壺遂昌黎誌李元賓僅數語耳而千載有
耿光後世之蔓詞可厭也

千一錄

八卷之十五

四

三峽之險兩岸壁立非神功何能與力也余嘗順流
而下仰視之其石堅潤若鑿石開道舟上下可牽挽
矣石可用不虛工費也每與蜀人言之亦有深以爲
然者

邑中某甲以勤儉起家貲累鉅萬生十三人其長者
克肖日夕營營以其富爲未足也年未半百焦心苦
思以死其仲季不以家業爲念荒蕩無度貲落殆盡
三人者其爲人有間矣一亾其貲一亾其生與貲
孰重吾未知其賢不肖之所分也

詩禮發冢也非詩禮之過也仁義竊國也非仁義之

罪也而曰聖人使然則誣矣嗟乎穿窬乞墾之徒非不號為儒也彼則鄙矣名為儒宗者寧勿思所以維之乎吾見其人矣世方尊而尚之寵而任之此豈聖人使然耶而乃有使之然者

昔之穿窬者以昏夜今日中穴坏矣昔之乞墾者其妻妾能羞之今且以為得計矣

道若大路然何莫之由也而好徑徑之中有岐焉岐之中又有岐焉愈遠而愈畔矣悲夫

今之為儒也異哉名儒也而非儒也究之則禪也無論其儒非儒也究之則禪也而非禪也夫禪雖異端

千一錄 八卷之十五 五

然有真心焉苦行焉不易能也儒而小人儒也無亦汗禪矣乎噫儒而非儒也猶可言也禪而非禪也不可言也

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學猶殖也不殖則落惡可已也學之不講聖人憂之所以講者何也德之不修

求所以修之也善而能徙過而能改斯修矣身修而齊也治也平也時而出之者也是以講習而不厭也

今也不修其德而徒以贊鼓於俗其何以觀之哉舜嘗就時于負夏矣賜貨殖孔子非之伊尹耕于有

莘之野矣遲請學稼孔子小之何也不受命而近利

也

上元縣帶子洲田家婦劉氏嫁三天矣平生不出惡

言其夫與子或與鄰有失輒好言請解人人悅之年

七十語人曰吾將去矣乞柴自化至期端坐柴上今

取香一炷香將至柴所柴即焚焚至心惟聞念佛聲

初無苦也洲人俱見之夫婦三嫁非能持戒者也豈

佛教本不重倫理第取其慈善一念耶所以為夷教耶

古之稱翁以其年也非尊之也年至者乃自稱翁豈

以為尊也如田舍翁又豈所尊者耶今自廟廊市井

千一錄 八卷之十五 六

槩相放效年未及壯諛之曰翁蓋以天下惑矣有能

拒而不受一變汗習者乎宜有任其重者

魏收之穢史姚元之之料張說自昔已然韓退之以

道自任者猶有諛墓中人之譏書不刪惡可也近世

市道公行古意益泯幾於夷跣同歸白黑不辨矣甚

有賣文起訟類猾胥刀筆之為者可為長大息也夫

虛其心實其腹六字盡修真之旨

字本儒者事非欲字好此語亦過母不敬則法語也

某公者負當世之名其佞佛甚也而無所持戒晨起

念佛千遍拜禮惟謹此其所有事也畢則應酬至夜

分客座常滿而酒尊不空余嘗叩之曰公事佛謹佛
教固無所事事耶曰吾侍吾師耳意謂冥冥中師當
度之蓋有成言云爾也余心危之未幾偶不得意鬱
鬱遂沒

生財大道王政所急也劉晏之理財善矣而比之桑
孔口言利之臣君子所不道也失言哉

嫁女之不舉火與婿之攝盛禮也而今世鮮行者矣
乃文士言婚娶者猶叙之是示人以誑也文至是不
已爛乎又改日為昔易火曰燧是艾子掩聰之噓也
留都多盜司城者問何以止盜余嘆曰有盜無盜司
千一錄

千一錄

卷之十五

七

城慨然有間曰此某之罪也已而盜止

余讀商紀怪其遷都之亟而民胡以堪也蓋有說焉
于時茅茨土階之風雖遠而峻宇雕牆之訓猶未泯
也省耕省歛之制屢舉而侍衛徵求之煩猶未甚也
世之季也瓊瑤其室師行糧從一遊一豫不以爲度
以爲憂矣柰何易言遷哉噫吾見監司者之行所部
矣無論其恤民之瘼除民之蠹也能減騶從乎止送
迎乎薄帳具乎無亦曰小節焉而何其經經爾也
蕭何之居室曰子孫師吾儉而未央麗麗乃謂今後
世無以加何哉吾聞禮以爲坊後世猶侈未聞其無

以加也四世而武千門萬戶建章其阿房也未央論
之矣何之智豈不及此與高祖之入秦也因觀所謂
阿房者矣非樊噲諫則安之矣此何之所見也何固
量而入者耳而不虞以爲詰也是時君臣之際寧有
明良一德之風哉以何之親任而見疑者屢矣相國
之重械繫之猶徒隸也爲何者無亦爲容而已矣故
謂何不能觀國如家者非也何非有二心也謂何以
聖帝都關中之心者非也帝非不識天下之勢者也
釋氏如大顛者非無可取也韓子與之遊殆以爲賢
於世之患得失逐聲利者豈遂信奉其法哉其與孟
千一錄

千一錄

卷之十五

八

簡書義直而言厲矣或者譏之至以爲文過飾非何
其不成人之美也

古之原除逋負者高貨不在例庶幾澤下流而政不
弛也今之蠲賑往往姦猾蒙惠其加意於窮民者鮮
矣

劉休善言治理而爲郡無異績世之虛聲利口以獵
名位者不少矣聽言者毋易哉

伯宗之妻知諸大夫之莫若也知難之必及也而得
畢陽以庇其子其明智亦異矣哉然既知之而不謀
所以免何也豈其知伯宗之爲人不可以語知幾之

啓乎自昔哲人之處危邦其亦有道矣而何以不可免也

道家守三尸恐言其過若然則上帝臨汝亦可欺蔽乎甚矣其妄也夫過勿憚改何爲守之若其無過守之奚爲故孔子曰禱久矣

文王受命維九年武王未受命尚父封於齊皆逾八望九時也古之人晚成有如此使天不假年則渭濱釣叟固不歎於鷹揚之業諸葛之於尚父伯仲間也而年之不相若則天也

六經論人知爲蘇文也而歐陽子曰荀子之文也歐
十一錄 一八卷之十五 九

陽子豈不知文者哉余嘗語學文者能知蘇文之爲荀文則知文矣今之爲左馬之文者使歐陽子見之將以爲左馬之文乎

事有不可以示人者堯母各門而思子之臺起矣事有不可不以示人者雍齒封而沙上之謀息矣禍之生有胎也絕其胎禍何自來哉事以豫立以密成不豫不密而示人以疑禍之本也

晉之和戎也制和者晉也其和也利有五害無一焉魏子其善謀矣而悼公能志善奚爲而不霸六國之和秦制和者秦也秦以和愚六國而六國自撤其藩

以入於秦宋之和金制和者金也金以和愚宋而宋自折其棟以壓於金其和也利無一焉而不勝其害安得不亾語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可以鑒矣

魯施伯知管子所在國必霸鄭叔詹知晉公子必得國智矣而其請殺之則不足稱也夫管子天下才也知之矣而不能爲天下惜之乎何其不仁也齊惟無桓公耳桓公而有霸心焉其無佐之者乎夫管子猶能親魯齊之霸未爲魯憂也而何以欲其死霸者桓公爲盛其優於晉文哉文之霸而詹也幾不免於亨矣遠哉楚子之度何其近於王也我之不修是懼修

十一錄 一八卷之十五 一

我而已焉用殺天所胙者冀州之土其無今君乎由此言也范增之疽何宜以沛公發哉豎子固不足與謀雖微沛公終於敗耳增之以疽死恨其從之不擇也去之不早也可也

越之圍吳也三年古之用師未有如是之久者也四鄰之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會未有介念者則吳之不道而越之善謀也因天因人用力少而成功倍豈惟吳爲越之吳而已惜乎句踐之器小而不可與之處樂也非甚困也何以能霸

今之儒服而賊夫儒者有三一日畔儒樹二氏之幟

以箒鼓喜名矜異之士謂其道玄妙無上而孔子孟之言特詳於下學云爾此白晝大都操戈入室而無復是憚者也一日問儒以先聖之道不可易也二氏之說不可勝也合而一之姑以惑世使學者無深拒焉而且駁駁入於其中而不覺此策士所謂辭卑而進為二氏間者也一日竊儒陽講孔孟之學而陰宗二氏之旨指之曰禪則深避其名而厭然掩之其徒從而推之曰此聖學止脉也二氏之道去聖學非遠也所異者幾希之間耳此以詩禮發冢行之暮夜而憎東方之明者也斯三者其說盈於天下矣春秋之作千一錄 卷之十五 十一

非惡夷也惡夏而夷者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異端之害猶可言也儒而異異而儒其害何可言也

分宜秉政納賂者一無所受皆以納於其子而所納於其子者又倍焉此即曹瞞故智耳世猶謂其不幸有是子者竟為所欺矣嗟乎莫親於父子人亦孰不願其子之有令名也已避大惡之名而以昇其子此而為欺惡乎不欺

今稱人清苦清有苦乎伯夷何怨原憲非憊顏子屢空不改其樂未聞苦也惟以清為苦斯寡廉矣志士

所以不忘溝壑也

東漢文自弱於西京建安又稍振矣伯喈女豈必過於建安乎范曄亦未可輕悲憤未可謂非蔡琰作也世有自掩其目而謂人莫予覩者雉是已人而鳥也乃曰予智可哀也夫

今之君子何其好為異論也雲長之敗謂孔明以計殺之又謂岳武穆主戰而後不昌檜主和而秦氏貴盛是何言也檜無子史載之矣今之秦肯以檜為祖乎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千一錄 卷之十五 十二

今之秉筆者曾有可信乎採誌狀為史傳可稱實錄乎然其人既為名臣則雖溢美猶不失為善善長也吾所見市人或不能多識字而選其詩人刻者有行不踰庸人而得入郡志者又閭里人僅給朝夕必求行狀凡狀人行無非曾史至於富商貪吏尤能懇請名公鉅人為作誌傳雖構机饕餮皆彬彬君子也經尚不如無况此等文乎祖龍之火若在今時不為過矣

章介菴表云每思世間一種奇絕人物其器大其識遠其所任者天下之重平居退讓茹訥不自標揭不

以小小順逆爲喜愠真若朴學無用及事會在前河
翻獄立莫之禦也旨哉斯言士當如是矣章公嘗督
南畿學政足爲士範非苟言之者

顧司寇箬溪云傳習錄可疑者多兩浙士子人人皆
講致良知其實何嘗致也顧公浙人其論可謂正矣
又云近江右巡撫建書院於玉山招士講學士大夫
亦有往者不過飲酒遊山而已而沿途供億不知其
幾此言切中近時標揭黃鼓之習嘗見縣令有借講
學之名不却生徒者一縣富人傾貲而趨之每節日
筐篚盈路况令以上者乎若巡撫立講學之名則何
千一錄 八卷之十五 十三

管三千之徒秉政者不能止此靡風何云制虜哉且
士夫輕千里而出遊豈徒沿途供億而已所至于謁
有司交結富室甚或扼其吭而禦之莫不滿載載既
滿矣則望望而之他真乞墦之爲者此風起於嘉靖
中年今日甚一日不至於財盡盜起不已也
政有似是而非者今之禁革驛傳是也語人臣者曰
移孝而忠矣不有將其親者乎曰國爾忘家矣不有
携其家者乎天子之懷諸侯也有送往迎來之禮諸
侯之相與則曰賓至如歸五霸之禁則曰無忘賓旅
今使縉紳大夫出於其途者若商旅然顧役而已則

其祿不足以給也將使如舉子應試單騎獨馳而已
耶則於人情非可久也且非體也彼且姑出之於道
路而厚入之於囊橐耶則非上剋下剝無以取償也
爲政者其何賴於此毋乃姑示節省之名而未究經
國體下之實歟且民之役於官也有食人者有食於
人者皆吾人也送迎之費人失之人得之適足以裒
多而益寡耳不猶愈於散施而徒惠積猾者乎勢要
之有縱恣者汗墨之有狼藉者此則三尺所禁執之
而已今不能執之於此使法在必行而行路之難徒
以困寒冷之職力不能營求應付者耳遠方小吏有

千一錄

八卷之十五

十四

流落而不能歸者余所聞見多矣故政之似是而非
者非政也
政有易行而不行者亦多矣請言其最易者小幼劇
戲 明旨屢禁若甚切也而輦轂之下所爲天子心
膺耳目者公然藪之此不可已者乎赫蹏牘刺方丈
筵席 明旨屢禁若甚切也即使稍從裁省明示趨
尚亦何嘗有損一毛而猶然違制曾不以爲意此不
可能者乎京師日益侈靡矣而徒責四方以返淳還
樸其亦相爲欺謾云爾賈生於此惡能不痛哭流涕
而太息也

政有不可已而已者食與兵也足食則莫若節之然
有不易言者姑無論矣請言其易者即郡縣之虛實
監司非難察也倉廩者實乎囊橐者實乎苟囊橐能
虛耶則倉廩必實矣天下術所非無兵也而又有民
間壯快之兵此皆衣食縣官所為虛耗閭閻者也而
何以不足也兵之不教與無兵同也練兵之責明
旨屢下非無任之者吾見若劇戲者矣未聞有實用
者也監司者歲一閱焉毋亦姑諉之非簿書所急乎
天是二者之不可已也夫人知之也使視國如家且
且而貯之且且而習之惡有不足故曰不可已而已
十一錄 八卷之十五 十五

今之申明亭漢之街彈也街置室檢一里之民街彈
里宰治處宋元都長擇人為之頗能解紛今不然里
長克役而已
夫染者一而練 再而經三而練學道者深造而
有漸也

古語潰小炮而發座癩此言惜小患而致大患也可
以喻政故擇禍莫若輕
世傳螭鱗渾身甲冑鳳凰遍體文章蜘蛛滿腹經綸
為李西涯程篁墩童時對及覽永康應氏家乘乃宋

少師應孟明與兄孟堅事耳
李西涯程篁墩舟次采石有對句云五風十雨梅黃
節二水三山李白詩

總角時元兄舉對語云三才天地人試擬之余應云
四時孟仲季又舉示仲兄云四詩風雅頌仲兄云一
統夏商周元兄曰長公非乏此對殆以戲虜人耳
里中某甲患背瘡醫不能治矣一夕夢人謂之曰爾
之疾食狗肉而愈以問醫醫皆以為不可又夢如前
其家人曰醫既以為不治矣盍試之時已數日不能
飲食食即嘔及市狗肉至少嘗之覺香美漸食之果
愈

十一錄 八卷之十五 十六

少時同舍生請紫姑仙但作詩文不言禍福一夕作
詩見贈云二十青雲客攀龍諒有期異時經世畧莫
負聖明知後五十年余起家撫治即陽南蒞任銓部
推陞奉 旨不允云巡撫須久任乃能展布經畧始
知其詩之驗

余登第授東平州從河南行夜二鼓到驛從者咸云
先見途中迎候燈火頗盛何以寂無一人察其言非
誑亦異矣

近見選明詩者揮毫對載筆雄吞對大嚼張衡對穆

醴麗藻對網緼文諭蜀對賦長楊皆自標許輒謂宋無詩不知蘓黃藩籬間有此等語乎

余長楚臬林大叅某者召客燭見跋矣余起僚友俱起林不能止殊艱然也

余不覺

話朝問林曰昔陶元亮醉欲眠直謂客去當時客何未聞不悅耶林乃怡然而服

巧藥臨別以贈亦偶見於詩耳而名之曰將離非其名也其於藥非莫良也而獨得藥之名非其實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草亦然哉君子恥濫問之過情不獨溝澮爾也

十一錄

卷之十五

十七

當年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符卧龍此詩人有所感而作非確論也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三代之王邦畿千里而已周之東遷其疆土不及霸國之大夫而天下以爲共主蜀雖褊小承漢之統猶疆於周也豈以廣土衆民爲烈必混一而後爲快哉王業不偏安漢賊不兩立出師所以伸大義也而成敗利鈍非所知矣故以討賊未捷爲遺恨者非知孔明者也若孔明者幸野之耕涓濱之釣可也阿衡之立營丘之封可也蓋幾乎魏魏不與者彼視魏與吳其猶鳶之鼠耳悠悠千載習見之陋徒以大

小強弱計其功業雖温公大儒猶因國志至朱子綱目始正春秋之義此非窮理問學之效哉而何世儒之喜爲異議也

中國之虞亡而蠻夷之吳興陳滅於楚而田常得政於齊物不兩大其然與

今天下之兵政弛極矣浚民之力以養之而緩急無所可用怯於行陣而勇於鬪狼長敵而不畏將當事者莫之能用也則用召募其敝也召募者亦效尤衛所矣夫智者因敗以爲功通其變而民宜之蓋有道焉苟就其中簡其強銳倡其勇敢而上下其食則詐

十一錄

卷之十五

十八

可使貪可使而怯弱者無能爲矣何變之虞何必置衛所而滋餉費也
庶頗之負荆於蘭相如也世稱其賢賢矣乃由相如義感之也卒之攻樂乘而去趙思用而不得反鄙夫故態惡可與蘭並稱哉若頗者勇而無禮者歟
鼂錯之死世多恨之至以盡忠爲戒其實不然即其父飲藥死于何以生謀陷袁盎令史不從彼得反之耳凶人哉益成括之流也
田仁任安之爲衛將軍舍人也無錢以事其家監然斷席與騎奴別坐及資適逢世一旦名振天下烈士

哉史謂大將軍無所推引過為恭耳察其實不然三
 烈士日在庶下不能具絳衣乃徒欲上木偶衣綺繡
 者雖貴猶奴時態也其能戰匈奴席中固廣大罷耗
 矣又有天幸焉視古韜略之將將百萬若一人無不
 盡其才奚可同日語哉飛將軍之勇乃千載憾之矣
 孔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夫人
 惟不知命則趨利避害不能勇於為義矣余喜舉雷
 都二事足以勸懲云其一萬曆己丑南道御史某論
 刑部主事某受贓枉法有旨革職矣刑部尚書陸
 公光祖言主事罪狀未實不可使士人受誣於聖世
 千一錄 卷之十五 十九

請下吏部都察院復勘勘主事復職御史罰俸御史
 所風聞由同鄉舉人舉人問黜御史懇沮告疾去與
 論無不快之其一庚寅御史某論兵馬某酷刑斃囚
 囚係竊盜別衙門問鞠而兵馬未加杖也刑部以御
 史故坐兵馬革職輿論無不冤之尚書某公者南昌
 人也未幾以痔疾委庸醫卒於位陸雖為言官所嚙
 連論之不能傷也竟為冢宰噫某公者若知命不延
 何苦誣人以媚人乎位至六卿猶不免誣人以媚人
 何以表率下僚直道何由行也
 晉疑堯之降二女也古未有也後未有也非可法可

傳者也意二女之賢志則同行堯以為可從歟舜之
 登庸則有官守必盡其職矣百畝之不治非所愛矣
 九男二女百官事之於畝畝之中此猶武城之策似
 未可信殆為並耕之說者所從來而孟氏未暇辯歟
 司馬子長之叙事百世如目前非獨其辭美也其所
 錄近實也諸子所載多不情使人掩卷而不信今之
 操筆者則益甚矣幸其辭游識者知其誣未可以欺
 後世耳說苑齊景公聞晏子卒急於赴哭以車為遲
 下而趨知不如車之速則又乘比至於國四下趨矣
 此可信者乎國君也而若市人諸子之言不情此類
 千一錄 卷之十五 二十

多矣然記者欲明景公之好賢其心則然也不若冷
 之為鬼為蜮有無無有何以觀之憤世者乃思祖龍
 之火矣
 虞廷拜手屢歌而秦臣昧死上言驕與誦符奚取也
 王莽慕古乃能除之東漢因焉朝臣卑者乃曰稽首
 再拜今士大夫以再拜為與降等者葦陽之孫乃有
 朱萬拜之謂辱其祖矣百拜九頓今以為常語但避
 萬拜耳可九可百則亦可萬所謂五十步笑百步也
 養老乞言王者之盛節也有其人則舉之者也漢之
 三老五更乃皆取首妻男女完具者異乎所聞夫此

委巷野人所謂吉祥者而天子父事之不亦可羞也哉太公見出於婦孔子之子伯魚先卒二聖人不得與矣今之稍存禮意者其惟鄉飲乎十室之邑必有人焉有司莫能加意師生或以爲市吾見雙簪而敦請者矣衆以爲笑而耆英者恥焉古之存羊以愛禮也奈何以羊視禮耶

諸子或言鮑叔牙死管夷吾哭之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或言管夷吾病桓公問鮑叔牙可屬國而管子以爲不可謂隰朋可而蘇子以爲管子未嘗進賢何以死此人事之近耳目所及謬矣不一而足龍伯

千一錄

卷之十五

十一

之民夸父之林溟海之鯤何以徵之哉君子庸言之信信近於義而已矣

萬曆丁酉休寧某生中式房考語之曰場中文何能佳甚幸爲錄一帙以式兒曹勿易一字也生如言錄進房考不憚曰子文本佳何易爲對曰承諭未敢易也房考不信取原卷對之惘然太息蓋生素未嗜學衆方異之耳

文至江左華而靡矣昌黎振之文至元季質而俚矣址地振之址地之功魁矣其曰漢無騷賈生子雲之騷未可謂無也曰唐無賦則三都十年李杜韓柳未

能肆力文粹所載信難以入相如之室矣曰宋無詩則蘇黃諸家有離合耳未可盡無也卽蘇湯理窟有類伯玉者有效子美者何可輕訾哉李于鱗才足繼址地而欲拚其美乃曰微吾長夜學士非之又曰唐無古詩唐古詩則何可無其盛者庶幾風雅遺音矣夫于鱗所謂古者謂建安耳建安開元異調同工仲默之論余竊取焉不敢雷同址地也唐應德力能追古早年妙解已近化境晚以壯夫不爲篆刻子美堯夫本非同聲蓋失言耳近乃有謂唐無詩詩乃在宋元此其論益異余不能知乃不能不致尤於址地矣

千一錄

卷之十五

十一

夫言寡尤者不亦難乎聖人是以貴默識也

試錄程文以式士也而傳於四夷議者乃謂必用士子場中墨卷墨卷未必可式也而秉政者爲請行焉考官亦諉曰非吾事夫文國華也可率爾塞白乎

國朝三場取士欲其經術治體兼通乃可以從政也近年督學者以論策爲贅疣不問有無生儒乃槩不作論而場中亦以二三場具數而已禮部郎中乃不識燕然爲何物貢生卷幾被黜萬曆戊子應天鄉試題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監生結中有引朝華夕萎

者從史以為關節監禁問究又之乃解夫以言取人
拔十得五固不可幾乃又以淺陋率之而以梵語入
經義者稱為超妙人心不正邪說不息發之政事有
不為害者乎此弊也試錄中亦間有慨嘆者乃所取
不如所言何以使人信從也可長太息者也

河中舜泉二井相通以為旁出之證此不足信者也
均州亦有舜井余嘗論其訛矣雙井往往有之竟皆
舜所為匿者耶

李邕為御史請則天可宋璟奏正矣乃曰不顛不狂
其名不章夫直言職也豈以沽名乎且何謂顛狂哉
千一錄 卷之十五 三

不誠未有能動其何以格君心也然則天猶有英略
豈得免晚乃以杖死死無名士可以知命矣知命則
以義動何顛狂為

三代獨商六百年無大變其遷以河故耳說者謂商
人先罰而後賞政尚嚴故久而不弛非然也仲虺之
誥曰代虐以寬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何云
嚴也夫為政在人五子之歌典則斯替成康之後振
之者惟宣耳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夏周
弗若也天下歸殷之久而難變者有以也周之卜洛
曰使後世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宣之後德不類

而不能描惡於萬方民無離心焉非若桀紂之東征
西怨欲與偕亡也是以長於二代也先罰後賞者罰
自近始澤乃下流非為重刑而與人之吝也

杜將詩莫浪傳又得失寸心知韓小好小慙大好大
慙所謂索解人不可得也太玄覆瓿亦奚足怪
漢儒惑於織緯之說以知來語聖人又曰孔子知之
而不言此陋於窺聖人者也太宰以多能為聖子貢

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曰君子多乎哉明多
能非所以為聖也子張問十世可知孔子告之雖百
世可知者所因所損益知其理而已矣子夏之聞於

千一錄 卷之十五 三
夫子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莫之為而為者命
莫之致而至者使聖人而必前知也則禹知啓之有
天下而特薦益以示天下為公平顏淵之短命夫子

既知之何其過哀於不幸慟而不自知也陳蔡與宋
地固可避何自惟微服絕糧之困也周公之才之美
管叔以殷畔若前知也而使監焉則鄭伯之克服者
也而可以為聖乎然則聖人之不前知明矣而曰至
誠之道可以前知則惠迪之吉從逆之凶積善之慶
積不善之殃必先知之者非以術數知之也
孔子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讀易韋編三絕好古敏求

發憤忘食晝欺我哉宰予晝寢子路何必讀書孔子惡而責之自言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聖人未嘗以超悟示人也顏子之才幾於聖蓋曰語之不惰耳不惰者豈曰忘之云乎欲罷不能從之末由苦孔之卓何能忘也坐忘之談諸子之妄也程朱之學居敬窮理升天階百世以俟而不惑矣

諸子欲事有若而強曾子蓋懼離群索居傳而不習也然有子於孔子若是班乎諸子智足以知聖未若曾子也曾子不可則諸子其亦達矣子夏退而老於

千一錄

卷之十五

五

西河之上曰離群而索居久矣明其不果於有若之事也有若之事事之而不終好事者之妄也夫以有子爲孔子豈惟曾子不可卽有子亦必不可也當時有以子貢賢於仲尼者宮牆之喻端木氏其知言矣西河之人疑子夏於夫子而曾子以爲罪商也知道過焉有子而升其堂據其几曰仲尼也則何以爲有子投杖而拜吾知其不後於卜子也

太白好談仙仙固有嗜酒者何其繼繼於色也飛龍引詠黃帝之上太清也當時佐命元臣舉無所與而短章數語惟曰宮中采女顏如花日後宮嬋娟多花

顏曰長雲河車載玉女鑿車遨遊樂不可言者惟此之從而已雲臺歌與天語者麻姑搔背玉女灑掃侮玩若此恐方平鞭不易得焉得仙太白持才侮世乃無不侮也非真能好仙者也

孔林楷木以爲杖曰孔杖太白詩留我孔子琴或亦孔杖之類耶若曰所彈之琴未必然也

漢武之多慾猶云棄妻子如敝屣太白孜孜慕仙拙妻好乘鸞嬌女愛飛鶴乃欲舉家俱仙仙可易求若此乎過屠門而大嚼貴且快意耳

萬曆辛丑七月邑揚干巡司擒僧事可以示戒休寧

千一錄

卷之十五

五

某者商而歸懷金數百途經中嶺菴憇焉僧持茶殷勤曰菴且廢欲修之無力也客亦有意乎客曰費幾何曰百金可苟完矣客許以十金施僧喜而拜曰募久矣未有以一金應者客以十金倡和者必有人菴之興不日月也客其佛位中來者日斜矣僅可行十里曷不止宿一納涼乎客行正倦遂止焉僧齋飯頗潔夜二鼓僧六人持炬提其僕首示之客曰此吾數宜盡乞以全身死其老僧不許衆曰均死耳彼能從土中起耶乃以繩縊之氣絕矣三僧昇至山埋之而忘携鋤因反取客不覺痛有老婦提一燈呼之起不

能起老婦曰爾但力起吾領爾行客不覺起行抵巡司門敲馬門內人出而老婦不見矣巡司兵擒三僧其半蓋取鋤至山知事露而逃也邑方捕之計必獲天網應不漏耳僧為盜記之者不鮮矣今坊市中以募緣名者徃徃行劫而儒而畔者從而簧鼓之不仁哉

王氏新法行時有欲投劫去者堯夫謂此正仁人君子盡心之時真仁人之言也頃礦使至郡令有思引退者余郊居杜扉久矣不得已入城以邵子之言止之既而事幾可幹郡中頗無大擾於時當事者能盡

千一錄

八卷之十五

二十七

心力而礦使猶可與言視他郡受害為輕幸矣

昔之為賦者構思數稔以予雲之才乃以之斃今才不能逮古人而散精於章句及其出身始慕藻麗則強弩之末魯縞且不易穿矣欲擬上林兩都宜不可以繼響也夢澤集三賦不存蓋有見哉

孔子之好古也而云刪詩書刪矣而孟子猶不盡信也李斯也胡不刪之而遂焚之宜其具五刑也若刪其不可信者存其可信者誰則非之今之書何可不刪也

史之可稱者貴於實錄無論董狐即遷固猶存不虛

不蓋之意世之日降文勝而史穢將何以徵之譬之畫工傳神手非盡良然肥瘦長短不至大戾猶可也若不擬其形容槩為子都之貌雖其子孫不知為何誰不亦誣其祖乎今之 狀志何以異於是嘗於友人家觀唐明皇內宴圖所圖高內侍者長裾窄袖正如近日士大夫所服喟然而嘆蓋窄袖以便執役自內侍之服非冕衣裳者所宜也可謂服妖矣今中使布列宇內非其微乎

雲長討魏不請而出不慮後繼世深惜之惜之則尤之而或以尤孔明則妄也雲長自以與昭烈一體其

千一錄

八卷之十五

二十八

忠勇銳不可緩勢新定根本未固未暇圖中原也雲長非憤憤者不意其為阿蒙所欺遂不顧後為狼疾狀耳不然孔明縱不念昭烈寧忘諸乎關張無命鳳雛早殮孔明復不壽炎運有終人力無能支也曹氏雖肆其姦亦不盈背江流石不轉無庸深恨



千一錄卷之十六

新安方弘靜著

客談四

蘇子由云人生逐日胸次須出一好議論若飽食煖衣惟利欲是念何以自別於禽獸哉言也然君子所好學者乃在好古尼父何常師又曰默而識之耳若日出一論縱使屢中猶非聖門所取豈若擇其善者而從之而識之乎蘇家議論每失之易蓋有意為文故也近世斐然之士尤好出新意務凌前新則有言之不作者矣

千一錄

卷之十六

一

沈隱侯云文章當從三易此宜告始學學未精而務艱澁者未足為篤論也正正奇奇如水也因地制流渟而為淵奔而為瀾非難非易文之情也如必主於易則長慶體勝於夔州以後之作矣

顏氏論文謂古人未為密緻今世諸儒精詳賢於往昔非知言哉今之不能及古者固在此也

孔子沐浴請討未嘗出師孔明前後出師不必平魏仁人者正其誼而已矣

春秋戰國之世殺人盈野人亦輕其死易牙殺子吳起殺妻吳人殺子以為鈞侯生自刎以送信陵視之

若草芥耳聖人傷之雖仲由之結纓猶曰不得其死蓋重之矣秦之無道君子去之惟恐不亟乃以諫死者二十七人而茅生以成其名要之不足取也比干伯夷之死孔子稱之曰仁由也不知其仁也聖人之意可見也故曰可以死可以無死夫可以死則為成仁可以無死則為傷勇苟生苟死君子不齒也

晉以後不娶者接迹由玉迹熄而異端作也古以為不孝今以為高舜不告而娶其不可也豈愧獨行者哉周續之云身不可遺餘累可絕有心絕累非知道者也况廢居室之大倫乎夫能遺其身者乃不累

千一錄

卷之十六

二

於物若惟知有身而忽先世之祀其於世也亦隘矣人倫明物理順各得其所正蒙而天下定奚累之有虞號之事百里奚不諫君子以為智其後韓馥之迎袁紹劉璋之迎玄德泰阿授人無用假道愚於虞矣耿武楊懷諸人不能高蹈如奚其殺身也惡足以成仁溝瀆而已矣危邦不入鳥能擇木而為豎子死焉得智

里子客瓜洲一日坐肆中見門前有一錢起拾之無有也坐則復見如是者三四頃之丐者拾其錢而去里子追視之以二錢易之徧示其儕言一錢有分定

也干時市人俱有萌焉

蘇子由令人學劉禹錫詩劉詩非不佳然唐詩可學者豈其至乎呂氏又指其霸王迷路處亞父所封城為難繼非惟不知詩且不知劉詩矣以此論詩詩安得不卑

古詩以古為難四言以三百篇在前曲彌高和彌寡尤為難耳鍾參軍乃云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蓋易視之也非然哉

曹王之作近十九首非擬也士衡擬之而去之頗遠鍾參軍一字千金之評殆溢美矣氣少於公幹文劣於仲宣斯為知者

陸才如海潘才如江斯評確矣益辭以潘為勝翰林

嘆陸為深仁智者之見也

左太冲詩雅有風韻謂野於陸為不知左謂深於潘為不知潘康樂謂潘左詩古今難比則過美矣其源出於公幹仲宣斯知言者也若上方蘇李恐猶室室之間遽云難比無亦誣乎

謝宣城詩為後進嗟慕稱為古今獨步蓋耳視者表知言者希鍾氏置之中品公矣

三曹之品植上不中操下世以鍾氏為當近王元美

乃務翻舊論殆不其然然魏武矯矯氣勝蓋以經營大業橫槊談藝故少遜耳

釋寶月竊柴廓詩其子欲訟之得厚賂而止近世壽文行狀假名以炫其間里者盈天下有挾之而得厚賂者人或快之然二者之失則挾之者甚彼市人也此縉紳有盛名者也

區惠恭為顏師伯幹偷定其詩及充作長作雙林詩以為謝法曹造見者賞嘆不能辯也賢才之無方如此斐然之士輒矜敝帚謂莫已若秋水之篇其可不讀

十一錄

卷之七

四

張融云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為常余喜道之而鍾氏評其緩誕放縱有乖文體夫以有體為常則非乖也豈所者不如所論抑評之者泥耶

王荆公以杜詩後來莫繼信矣若子美第一太白第二四無乃太遠子美憐君如弟兄之句正可為二家詩評耳或謂杜稱李太過及為所誚不然也斗酒百篇遺逸多矣韓退之時已有泰山豪芒之慨當時相贈答者可盡見耶太白雖天僊之才豈無心人黃鶴樓推崔顥不啻已出乃輕子美耶或以杜比李於庾鮑為輕之又不然也庾鮑豈可易者耶文人齊名如

李杜之相得者足為古今美談後人乃以浮薄意妄測前賢耳

劉夢得云作詩用僻字須有出處然則有出處者僻無嫌也今人非唐詩中所見字不敢用則風雅騷選可廢矣是自陋也要之意愜句安耳

杜問法看詩長觀身向酒慵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峰此亦為佳句云耳評以為有見地其知于美淺矣子曰興於詩三百非妄也酒無量不為困詎害於道出王游衍皆天也奚必割妻子耶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悲夫

千一錄

卷之十六

五

正德中吳興陳聲伯謫六安云六安茶天下第一官貢私徵頭芽一斤價至白金一兩山谷窶民有鬻產賣子以買克者其為害甚矣嘉隆以來茗飲殊不稱六安而姑蘇虎丘天池龍井代為受害近日休寧松蘿有一僧精焙製自謂過於吳下休歛間競尚之價騰數倍然產不能多製亦不易聞於官司窶無以應至受笞杖寺中怨之大都茶味乃不相遠惟在製之精否耳

汪涯者足以殺其軀哉而及其母子奚取焉為似道客而盡言宜其死也夫似道可依者哉可與言者

哉

陸氏之諱禪也而其徒有髡削者矣今之宗陸氏者其始亦避禪名也近聞亦有髡削者矣夫髡削者非乎猶愈乎儒其服而禪其談者也夫禪談而儒服是欺其心也欺其心者將何不可為是以憂也不知者謂我何求

七夕牛女人知其妄而詞人詠之不能忘奇耳蒼梧王乃使楊王侯之不得懼死而弑癡人說夢為害至此

晉宋之際貴道家之言吟諷滿紙不出五千文耳鍾

千一錄

卷之十六

六

參軍云殆無詩乎詎不然哉仲偉梁人也齊梁以後華綺之可厭甚於清虛非特平上去入為傷真美而已而沈休文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王元長謂自古詞人不知之言之不忤古人往矣來者可誣耶京房易傳文化為男男化為女者俱有大咎然世固有之耳未為殃也萬事無不有化生者時有不齊耶女牆釋名曰言其卑小比之於城如女子之於丈夫也然則凡物之亞皆可女矣豈獨牆哉蓋取闕觀女貞之義耳

王子晉年十七天淮南王以畔死史載之甚明而世

以為僊老子死秦矢弔之乃云不知所終即不知所終必有終也遽可以為不死耶

上居漁父自是絕倡赤壁前後亦未易談而元美以作俑致慨於三閭過矣夫子虛上林豈必古有此體

邪

夷簡之釋憾於仲淹未可以為狡也柰何不與人為善而以詐逆哉近者分宜之於荆川則胥失之者也歐陽氏何求而為呂氏文世之論者奇矣

孔明之出師孔子之請討也大義聲而亂臣懼矣成與否無論焉東晉而下責以偏安非其任也安之量

十一錄

卷之六

七

玄之才上下輯睦可以存矣以肥水之捷為幸非善覘國者也若曰志不足帥氣是以不大就則談未容易夫王謝也無論氣歎於一匡其時絀矣周之盛也使飛熊之上未兆孟津雖大會牧未可善也江左之將有鷹揚者乎玄之才能諸葛乎而謂志不足耶有其志無其人無其時功胡以立故曰非其任也

錫杖單用錫字不可有如金門曰金玉堂曰玉銀河曰銀是何物

老氏言養生不害其生而已未嘗不死不死者矣道士之言耳聖人言死生有命未嘗不養生如顏子不

遷怒不貳過老氏所謂養者何以加諸其短命則有命之言信不可欺矣順受其正直無害修身俟之吾道固若是也

太史公言漢武譴死鈎弋夫人與凡有子之嬪御為能杜女亂此述其事而失自見春秋之旨也吾聞修身閑家矣未聞有子而母當死也不仁哉何以異於鴟梟乎

維州之事牛李之是非未有定論焉余以為中國故疆嚮義而來者受之非失信也特患無以待其來耳失文饒之佐武宗也通黠曼斯破回鶻平太原定澤

十一錄

卷之六

八

潞若振稿耳此其才足辨吐蕃者僧孺嫉之匪人哉文饒才相也而修怨甚睚眦必報無以愈於僧孺君子則所深惜者耳王元美謂歸其土而不與其人亦似矣然此非中國之故疆乎而曰司馬迂儒也余深病其言夫司馬公無論其人無可問一出而安天下迂者乎

王元美策符堅之伐晉勢在必尅特不知勝道耳不然也古之覘國者有人焉則兵弗加鄭有三良晉楚寢謀衛靈之無道也而有三臣孔子曰奚而喪江左雖弱君臣輯睦安石偉人內舉弗避于時識者未戰

而知其克矣方其圍碁不輟安聞鑊物蓋有以待之
豈視君如奕而付之無可爲者耶若曰澠水之捷非
晉之善是徒見強弱之形而不知兵無定形固有強
易弱弱可強者故曰國之存亾在德不在勢不易之
論也

關羽之敗論者或追咎昭烈孔明之昧於策應也夫
昭烈孔明豈智不及此哉當時南方未平根植未固
羽之出師非受廟筭也見利而動勇有餘而謀未審
君臣之間猶同生也彼直以身任之而未顧其後寧
候十二策請下公卿議者乎昭烈之敗於遜孔明料

十一錄

卷之十六

九

之矣然不能止其行也皆天也嗟乎吾於孔明無間
然矣近世有陋儒云羽自用者也非用於人者也孔
明以其不爲用知吳之必乘其後故借刃於吳耳噫
彼且以孔明爲何如人哉夫爲此說者其人則可知
矣孔明之不能止昭烈義不可也

象山嘗教人讀蘇文而易傳唐鑑呵爲陋說吾未之
解也二書具在陋乎

人主之崇高與臣下異而受形氣於天則無以異也
后妃夫人九嬪世婦妾御之制所以養性順命者何
其不自愛也一夫一婦庶人之職自是以上陽一陰

二以等加焉夫分有貴賤體無疆弱先王之禮何以
不爲後世慮也竊所疑焉俟質諸達者

盧照鄰五悲文旣不足觀其爲三氏問答鄙陋已甚
小慧畔道有才無識宜其見棄於時也王子安年二
十二而有坎壈之嘆楊炯年十一待制弘文館後二
十年去古人強仕非晚也而遽以爲拙者之效欲速
不達大器晚成固未之有聞哉

賓王詠懷云寶劍思存楚金錘許報韓又阮籍空長
嘯劉琨獨未懼蓋指從李敬業事其不死信矣雖然
忠義乾坤之正氣卽其代女道士之篇正氣安在武

十一錄

卷之十六

十

氏一檄文則可觀耳夫能檄武氏者安能狎女道士
又與道士榮者遊哉文人無行昔以爲譏今以自恕
詩非關理斯言也大誤後生夫言不顧行邪諛之辭
也其言傳其穢適章是不悻也詩不志於三百奚可
與言詩文之三長識其要乎詞人之識寡矣是以其
風日靡也

少時讀韓柳二氏論史則從子厚而以退之爲過今
而知韓子之有激云爾也孔子言文獻足則能徵之
今之史何所徵乎誌狀文集不足徵者十九卽國人
道路之言至公矣如亥豕之訛何而欲因之以爲史

不亦誣天下後世耶莊生堯桀之是非不若相忘其言痛矣

沈宋李杜王孟各齊名一時至七言律則宋不及沈李不及杜孟不及王才固有所長短耶諸家所長杜無不具所以為大成

近見修譜者自謂其先帝王之裔閱其譜則有本紀焉有世家焉殊為識者所譏里中閔氏每稱予騫之後有一無賴子造門曰吾山東人真子騫氏正派也閔氏欣然與之通譜系款遇之無賴子持譜系詣縣曰我本款人先世從戎其產在款為宗人所浸沒久

十一錄 卷之十六 十二

矣今以譜系為証閔氏大受其累可以為戒也

萬曆壬辰大計內所黜守二人令二人皆政府之邦而監司所薦為循良者也是時適政府去位故可得而糾耳夫守令之賢否郡邑有不知者乎而猥曰吾居是邦也乎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古之言也非為進退百官者言也然亦曰不非之云爾豈其一切不分而固庇之雖肆毒於吾邦猶曰吾大夫賢也乎夫至近者猶然何以曰知人也何以曰安民也何以曰體國也

孟氏之論用人也不以左右不以諸大夫必也國人

國人皆曰可然後察之耳至哉言乎夫能察於國人者十不一失矣語曰屋漏在上知之在下其言邇其旨切哉今也國人皆曰不可而庇之以為賢乃曰政不可以下出也庶人不議而何與知為也秉政者拂民之所好惡而不肖者何以不肆閭閻之疾苦何以曰痼瘼於身以是求治是却前之說也難矣

邑中吳定州某罷州時年且老矣而棄家遠遊才行無侶東西南北無不之也問數年偶一歸歸數日即去家人莫能測也余聞其歸訪之問其所與遊曰古來得道之人常遊世間第人不識耳終南山中往往

十一錄 卷之十六 十二

可逢也曰子亦有所師乎曰有其年幾何矣曰數百歲矣其姓名可得聞乎曰吾師默不言不得聞也曰丹今幾轉乎曰成矣曾服乎曰未也丹成矣何以不服也曰玉帝未有詔雖服之無從升也余乃笑曰僕亦嘗遇異人授我以丹不識與子之師所謂丹者同乎異乎吳愕然曰試示我曰無庸也僕亦俟帝之詔耳吳不悟余語人曰吳定州長者也

難而圖諸勞聖人所以平天下也易而求諸難庸人所以擾天下也天下猶運諸掌者也豈虛言哉握其樞而已矣然則為政者無難乎為君難為臣不務其

難其慎若馭朽索履薄冰兢兢業業此聖人之所難也
也是故聖人之所難庸人之所易也聖人之所易庸
人之所難也天下所以一治一亂也

某公者富百萬交結朝貴款接遊士酬答籌筭日無
暇刻時稱尚書驛宰某商者富百萬日夕經營老而
彌勤半菽一毛不能輕施殊似寡人皆天刑之也
文惠太子織孔雀毛爲裘光彩金翠過於雉頭近聞
有傲爲之以獻者夫史紀之者本以爲戒也而適以
道侈欲之勝義也諷之不勝勸也有自哉

古之王侯或稱其下爲君者至漢爲然其流輩相與
三一錄 卷之十六 十三

言或自稱曰臣蓋曰人有十等相爲主臣云耳于路
欲使門人爲臣書曰臣妾通逃不必有國者而後有
臣也後世則不然尊無二上自天子以下無稱臣之
禮其來久矣江陵秉政媚之者有稱臣者籍沒時其
啓爲人所見莫不唾之乃籍口古昔曰在記固然非
始自今也推此心也無將之誅其免幸矣

秦懲嫪毐之亂其禁止淫泆尤嚴夫爲寄殺之無
罪有子而嫁子不得毋當其時男女之潔誠未必如
所頌然齊桓晉文較之有慙德矣傳曰巴之寡婦有
能以財自衛者始皇以爲貞而客之女清之臺所

爲築也夫婦之貞可旌也客之而爲之臺何居且天
下之賢人貞士衆矣曾未聞式其閭表其墓若周之
下車使天下之民歸心焉者而獨客一寡婦豈非所
明者一而所蔽者百耶 嫪音劉毒音藹嫪氏出耶
耶本作嫪毒名也賈侍中云嫪毒以淫誅故世人罵
淫曰嫪毒說文士無行曰嫪毒賈說是也

扶蘓之諫阬儒也曰諸生皆誦法孔子知尊孔子矣
而當時諸生如侯生盧生者乃爲始皇求仙藥者耳
其說人主微行以避惡鬼而真人至政宜以欺罔誅
者也孔子之教詎有是哉今之逢其衣而名儒者無
千一錄 卷之十六 十四

不曰儒乃其所談仙人可遇佛法最上者盈天下矣
此豈孔子之教然哉
始皇出遊至錢塘臨浙江錢塘之名舊矣而附會者
乃曰歛錢以築也故曰錢塘又曰吳越王嘗以萬弩
射潮潮平而築塘塘以其姓名也夫不知而作而不
能闕疑者何可勝道哉

篁墩程太史月夜泊舟采石有一小船鼓棹頗近舟
人呵問之曰詩伯船也程笑吟曰誰人江上稱詩伯
詆請珠璣萬斛看應聲曰夜靜不堪吟短句恐驚星
斗落江寒太史急請見之忽不知所在

先元兄嘗見同舍生請紫姑仙者適蛛網上桃花一片請誅之曰子規啼春欲歸子規啼血怕春歸蜘蛛也有留春意扯住桃花不放飛

古字順慎卮杖肢枝由猶皆音之訛耳非通用也

天寶間女冠范志立修道於合州純陽山蜀使慕之約期而會及至化為男子近有男子偽為尼者出入閨間頗有穢聲頃之乃犯然則化為男子者安知非偽耶果有道術使安得而約之何必化

韓熙載每得俸給盡散後房歌姬披衲持鉢就諸姬乞食近見一士人制於寵妾任令歸囊篋盡在妾手

千一錄

八卷之十六

十五

稍不如意輒斷其食知其就食於友閉之不使出不若熙載猶得披衲而乞也夫好內而索其家樂其蓄者眾矣

夫差忽越而圖齊伍胥止之苻堅忽鮮卑而圖晉王猛止之智士所見千載符合矣堅之才畧似優於夫差乃其恃勝而驕一也兵驕者未有不亡

隋王伽途流囚脫其枷鎖與約如期而至文帝聞賜宴而赦之一時感激能使信義不爽亦異矣哉唐太宗之時去此事未遠蓋不忍之心因而萌動未可謂賊下之情也所縱囚如期自詣則意其可免情有之

矣然則歐陽子謂不可為常者其論正矣而立異于譽之譏或過與

管寧鋤地而見金見若無見華歆則取而擲之時以為二人之優劣善觀哉唐太宗不以白鵲為瑞正矣而毀其巢何居蓋有意矯情非其真者也他日匿鵲於懷此鵲也何以見匿彼鵲也何以見放然則鵲之白也而巢也不足異也不足毀也惟其鵲之放是以鵲之匿

迨有謂鄧伯道雖棄其子子未必死則伯道未必無嗣者此其意傷天道之無知而冀仁賢之有後亦良

千一錄

八卷之十六

十六

厚矣然史明言伯道無兄弟子綏服喪三年固無庸辯也乃若繫子於樹殊非人情蓋傳者之過則其論確矣夫子與姪不能兩全寧棄其子不得不然者也然棄之可耳何以繫之為好事者稱人之善而過其實適以誣之文之勝質史也非止此一事也

韓退之之姪孫湘湘之父老成歿時湘年十歲藍關之來二十七歲矣後五年登第此集中可攷者也說家所云遂巡酒頃刻花蓋妄道士造以欺人而好事者遂傳之凡隱怪不經之談可例見矣

宋之盛也在朝者以饋遺及門為恥在外者以苞苴

入都爲羞士風如此天下未有不治者也及是未有不亂者也

宋之失襄陽也天下之勢十去八九矣姦臣誤國天寔蹶之然汪立信二策猶可行也乃抵之于地而泄泄以亡夫樂其亡者可與言哉

又文山四鎮之議寔經略之要策也而時人以爲迂濶國空虛矣惡能不亡夫是策也非特可行於宋也事豫則立辯之貴早哉

西河之人疑子夏於夫子曾子罪之而子夏授其枋而拜門人以有若似聖人欲以孔子事之而曾子曰千一錄 卷之十六 十七

不可甚矣曾子之似夫子而子夏之賢於人也今之伏其几襲其裳姓孔而字仲尼者有人哉何其見草而說也

元經帝魏以爲父母之邦耶王景略何以無事於江左也彼固以正統在焉秦嘗帝天下天下固以爲獨夫苟有賢者則避其世耳微子之宋也箕子之朝鮮也伯夷之首陽也孔子俱稱之曰仁仁也者聖人所不敢居也而爲微箕者是必有道矣無亦曰順乎天應乎人天與人不可違也乃若元之帝中國也豪傑之士不聞春秋之義乎劉靜修之不仕清矣劉誠意

名世者也真人既出腥羶且洗天清地寧既晦而明擇木而鳴可以彙征時乎時乎吾鄉宿儒鄧子美未食元祿而爲之死君子傷之非守土之官也非貴戚之卿也死不亦過乎朱學士三語而登庸其識時矣合義矣余於鄉先進蓋與朱而傷鄭也

齊舍人論姚相不可比管晏曰管晏作法雖不及後猶及其身夫管晏之不得爲王佐者未聞內聖外王之道故也乃其不能及後則時使然彼桓景二君不父不子身沒而國亂矣雖善法其何以傳後哉周之王也沒世不忘則君臣一德積累百年宜二子之不一錄 卷之十六 十八

可同日論也然二子之法卽其身固不及於王道遠矣若姚之相唐救時者也亦趨時者也志於功名富貴之間者也斯下爾矣故論士之品志於道德者不得志則已耳得志則其功烈必可俟諸百世苟志於功名而已者其所樹立未有卓然者也無本故也况志於富貴者乎孟子曰達不離道其不爲管晏也有以夫

洛蜀之黨雖同出於門人然有辯焉程無同異之心蘇有縱橫之氣其醇疵無庸論矣夫抵詞人之習多矜已而忽人蘇固詞人也蘇嘗譏荀卿子敢爲高論

而不顧而已則甚之故以聖人之徒許荀文若而湯武順天應人之舉反不得為聖人此敢為高論之失也吾鄉篁墩程宗伯數而攻之比之構杌無亦春秋責備賢者之旨與孟氏距楊墨兄其禍至於率獸食人夫楊墨世所謂賢者也蘇子未必賢於楊墨則構杌之比非深文矣

荀文若之死余甚疑之人情莫不欲生也志士仁人則有輕其生者矣今也生不可以取義死不可以成仁死生亦大矣將奚所據哉謂姦雄難測耶許子將何人也彼早評之矣且操亦易知耳名為漢相其實

二十一錄 卷之十六 十九

漢賊天下知之不可欺也獨可以欺文若耶以高光擬操已為子房矣又可為首陽之餓夫耶蓋聞之東家有女焉見金夫不有其躬拮据有亡亦既有家矣一夕遽然而覺恥其奔也闔戶而縊此女也烈乎文若類是矣悲夫彼不勝其功名之志不能善藏其用者耶彼不忘沒世之名而以一死足以明志者耶夫莘野之耕也渭濱之釣也阿衡尚父之勲也等浮雲也奈何以身殉此名乎而名卒不可以死要也悲夫袁本初無道哉殺臧洪併及陳容一日二烈士是可忍也何以延覽英雄雖強易弱况公曆者乎世惡操

或右紹乃所謂猶吾大夫者耳

蜃氣化城不獨登萊也實應湖曾見矣縣志載之彼涉海望三山者倘類是乎

漢初之國業已講解何以不取家室彭城去沛非遠也日取其美人置酒高會曾無觀省之念為天下者不顧家乃當爾耶吾翁即若翁羽雖悍足以動之而分羨之語不可聞也惡可道也當其為義帝編素名羽為賊三老蓋善謀矣太公在祖上知降無益豈無善為之辭乃直以分羨激之知有君臣不知有父子漢庭之傑曾有出於三老者耶甚矣其無聞於詩書

二十一錄 卷之十六 二十

而徒以馬上得之也當是時漢亦料羽知殺大公無益又項伯在焉伯說羽不殺太公非特為劉亦為項也故曰天下事未可知祗益禍耳知者所見大同漢固能料之矣異日項氏四侯枝屬無恙非伯之善施耶
蘇長公刑賞忠厚之至論堯曰宥之三臯陶曰殺之三非歐陽公發之後世或述之以為實事矣諸子之書如此類者非一長公蓋妙契古文爾也莊生南華大半寓言盜跖漁父滑稽之雄辭則閱肆耳何必曰非莊子也

士人誦帖括以拾青紫其敝至面墻覆甕不知其陋也余仲兄以貢試於禮部同試生卷中引銘功燕然事儀制郎嘆曰燕然是何物聞者掩口余宗人生應試的然日亡義結中引朝華夕萎監試御史大疑曰此何謂也必關節語檄有司鞠之司理再三申白乃解學而優則仕仕其可忘學哉頃督學所擢高等生往往曳白不作論策或論策併經題不出者以各經題主者未能明而論策題則諸生同然不應也四書義句句有刻公相抄襲而已琴瑟之不調可無所以改其弦者耶

千一錄

卷之十六

十一

孔明自許管樂信優爲之其躬耕南陽不可得而招也夫優爲管樂者不爲管樂者也太白自許管葛空名適自誤幸爲夜郎之行才士大言可以爲戒矣子美自許稷契未敢知也志則正焉子瞻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固稷契輩口中語也知言哉

金距以鬪鷄謂鷄爲金距純素以製扇謂扇爲純素文敝至是可資一嘆矣

詞人大言自東方生以來世不爲怪然亦勿令人洗耳也氣揮屈賈壘目短曹劉墻欲賈其勇而窺其好

可道者也若掃梁園之群英枚馬輩可易掃者哉王逸少張伯英以爲浪得名今又千餘載孰齊之者今之兩司焉燕杜韓匪阿所好乃以相謾云爾

樂正子從子敖之齊非徒餽餽者也未占天山之象以爲無傷於燕也孟子特以不見微責之而能自訟乃深責之責之深而與其好善之優是以喜不寐也孔子令小子鳴鼓而攻冉求由之瑟曰奚爲於門然答康子之問則曰於從政乎何有二子皆升堂者也聖賢誨人不倦其亦嚴矣末世面諛成風交拜如禮一聞逆耳相濟之言不俟數而疏者無論友也師不

千一錄

卷之十六

十一

必賢於弟子韓子所謂諛其盛而羞其卑耳於以成德輔仁不亦難哉

禹讓位於臯陶孟子言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已憂未及益也其後薦益於天則臯陶必不在位矣諸子言臯陶瘖其然歟然瘖則必告老而曰瘖而爲大理則不然也或曰今之上官駁詳恃筆耳固不俟言則瘖可爲也又不然禹爲帝臯陶爲相而不得一人代爲大理者乎而昌言不聞乃可濟濟於九官十二牧之間乎故諸子之言謬也殆以爲固位者口實也凡諸子之謬者皆有爲誣聖賢以揜己私耳是故罷黜百

家為政之首務也

萬曆已庚間礦使四出無賴子因而嚇騙無忌益徧於村市矣然中使中亦間有自好者余祖考通議府君墓在里之西曰三保段保寶音近無賴子輒指為有寶之礦家人彷徨余語礦使今寰宇內以金寶名者多矣金陵金華可以求金寶慶寶應可使獻寶乎礦使杖告者事乃已向值他使則惟無賴子所指難與語矣

士不至饑餓不能出門戶不宜言貧杜子美囊惟一錢食相拾橡則窮甚矣及卜成都草堂有高下亭臺

十一錄

卷之十六

三三

酒有舊醅鵝鴨長數茗飲蔗漿水檻扁舟色色略具亦足以耽詠遣愁無憂溝壑也

齊宣好貨孟子稱公劉引其與民同之也齊桓好內管氏三歸胥納於邪而已王霸之辯奚啻白黑且五尺之童子羞稱也今大明中天之時而倡講學以招後生者乃謂色與貨皆無損於道其說尤不可聞亦有聞之於朝者矣報聞而莫之非殆以為非先務歟山有玉而木潤又曰寶物所藏其氣上伐林木視柯幹備有枯折者寶之所在也說家之舛多如是是以存而不論也

韋文休見二王書曰二王自可稱能未是書也夫二王之書千百世未有媲美者可謂非書耶文休蓋以篆隸八分相提而論耳今之談者謂楚騷非雅漢賦非楚唐詩非漢非不其然然可謂非騷非賦非詩耶陶弘景世云入道吾未許也爵位非志士所入於心者乃擬四左右作尚書即抽簪三十六方供奉朝請不如志不如早去此亦世俗仕宦常情仙風道氣殆不其然

北齊劉畫言尼與優婆夷實是僧之妻妾損胎殺子其狀難言驗此佛是疫胎之鬼時宇內分裂計國內

十一錄

卷之十六

三四

損胎年族二百萬戶其酷若此他方可知矣今僧道往往有妻子罔忌法律而尼與女道士則損胎如故耳途衣之徒方競崇異教簧鼓愚俗不有仁人能愛惡人者距而放之是無天道也

王右軍欲因周益州遊汶嶺益州時年七十右軍亦垂耳順矣此豈行萬里時耶右軍壽止五十九幸未踰闕也右軍與許遠游善許所與書謂金堂玉室諸得道人皆在豈其信之可勿死耶

崔瑗與諸葛元甫書送許子十卷許子不知何人崔瑗以送友必有可觀者陳太丘有陳子數十卷應非

漫談未經秦火何遂泯滅而災木誣世之辭盈蒲棟
宇良可慨嘆

杜八哀去太冲詠史頗遠豈非以蕪累乎樂府焦仲
卿妻詩非不長篇別有體耳然昭明不選非無見也
諸家之評余以葉氏為得八哀詩中有瑣細不必
叙者蓋兼用樂府體竟未為盡善不宜效也

自昔童謠蓋有妖人造之而遂成識者萬曆初年不
逞之徒造妖言云上户欠我錢中户自在眠下户隨
我去勝作十年田街市兒童爭唱之及二十七八年
間中使四出姦宄橫行閭右無不被害其言驗矣使
千一錄 卷之十六 三五

其言驗而兵戈可免則大幸也此礦事也乃推稅之
使則大商猶可蠶食而中小賈有傾囊殞命者矣安
能自在眠乎其戈又何可保萬方黎庶仰首而祝
九重之轉圜耳

杜送賈閣老出汝州五馬貴矣而篇中多不得志之
語乃以莫受二毛侵勉之何甚也人臣不能為主上
分憂而春明門外即曰天涯何言上下不負哉余登
第廷誡分宜見抑卷猶在進呈進呈例不為州必使
為州余未知避筭而囂囂承之太宰三持之不得乃
得東平焉知余病不勝也乞休兩臺不可改教三上

不許而余病霍然已上可不相左百姓不相欺余乃
免焉所不憚者病愈視事僅二年未能為所欲為則
余負州耳

釋迦生中國設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設教如釋迦
此弄丸語欲合巨靈之掌者也平正之道萬世共由
偏誠之辭不可以訓何分中華西方哉泰伯之荆蠻
箕子之朝鮮變夷有漸尊變於夷也孔子果居九夷
則所以行於蠻貊者不異於州里居可知矣謂老子
之流沙而西方之教由之亦誣之耳近有從西夷來
者不知有老子也

千一錄 卷之十六 三六

春秋魯史也史之體不溢不文賢者識之不賢者識
之猶詩之風也可以興可以戒也豈惟定哀之間多
微辭哉若朱子之綱目則不然由百世之後誅姦諛
以懼亂賊奚為不直而以為許耶其亦失之泥矣斯
可以警崔浩者也崔浩者不明春秋之義以殺其軀
者也

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此
論平治者之準也蕪威使民誦五教豈以為虐而天
下叛之乃至執縣令抽其腸而數之曰復能使民誦
五教耶然則以刑法驅民雖善政亦苛也故曰通其

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夫能使民宜之而不倦乃可以言善教矣故曰敷教在寬寬非寵也無欲速也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寧有一日不加志於天下者乎長民者誠有已立止人已達達人之念而民何不可教之有

議者曰學校賢士之關也督學間歲能一行部何暇施教請責之提調者而考其成其庶乎其論美矣夫司提調者守也守之能教者在昔不有文翁乎而寧知今之不可幾也 督學者何必以荆楚示威苟能不通關節不受囑託斯不怒而威矣吾見其人矣畿

十一錄

卷之二十六

二十七

一二人焉省二三人焉提調者則難以盡其責矣簿書期會之務日繁矣要譽之意勝而實政鮮矣噫其惟司銓者乎進者賢退者不肖毋行其私庶可以寡過矣夫職守可稽者也可稽者而罔恤其消焉何言養也

白樂天忠州別駕之命下而冊竄敗証者傳此言謂冊有之而命或不可兼得也夫別駕非崇秩也已足改冊則何以欺秦皇漢帝乎且有冊者肯授之貧下士乎

十一錄卷之十七

客談五

新安方弘靜

蘇明允衡論以人君不可無腹心之臣有其人矣而與之權輕猶無也其論善矣然宋之所以亾者乃由奸臣專制汪黃秦賈輩接踵相繼而其君不悟非不與之權乃所與者非其人也夫非其人而與之權權愈重而亡愈速此宋事也嗟乎君人者苟不能取人以身焉往而可

孔明之復漢即漢賊不兩立一言名正言順正統必

十一錄

卷之十七

一

歸焉三代之有天下王畿不過千里豈以廣土衆民為賴哉晉楚齊秦非不大於周周雖衰猶為天下主也伯仲之間見伊呂子美知孔明矣而漢祚終難復志屈偃經綸之句猶以利鈍言未得孔明之心孔明固云鞠躬盡瘁而已而成敗利鈍非所逆覩也此其心在復漢之名義而僭竊未平則有數焉仁人者正其義不計其功其斯以為孔明乎百世而下非朱子大書之以繼春秋之筆則魏為帝漢為蜀而孔明之志屈矣史之三長識為要陳壽不足以言史也而溫公仍之無亦千慮之一歟

孔子之請討陳恒雖三子者不可而君臣之大義已伸矣孔明之出師雖未必平魏而漢賊之不兩立已明矣小國伐大國守守者宜有餘司馬仲達非庸人也魏未可滅孔明寧不知之今以出師未捷爲孔明恨王元美又謂孔明自知其身足以滅魏皆非深知孔明者孔明孟子所謂大人者乎大人者惟義所在爲其所當爲者而已是故魏之不可不討者義也魏之未可滅者勢也

或曰孔明之才懿心服之如其不死魏何以未可滅也曰國之興亾天也昔者武王之聖纘太王王季文

千一錄

卷之十七

二

王之緒亦已勤矣其克獨夫蓋與鷹揚之佐咸在耄期天之欲興周也若是其不易矣漢之初興猛將如雲謀臣如雨非得其時火之始然而方熾者哉使項羽能用一范增則猶未可決劉禪之庸非帝心所簡在而作之君師者也桓靈以來天之不佑漢久矣中原之士方爲魏用忘其爲賊豪傑之響應未可幾也鳳雛早殞關張無命蜀之人士咸盡其用豈其有材而開誠布公遺之在野時乎聖人不能違也爲孔明者獨能聲大義於天下而鞠躬盡瘁云爾魏延之策非不善或者爲孔明惜之夫孔明之不用

其策是也何也延非其人也以淮陰之才輔以張耳使趙能用一廣武君而拔幟背水之奇知其無所施柰何以小有才微幸於不可必者哉是故魏之滅否不必逆觀而魏不可以不討也魏誠宜討而出師未捷非仁人所計矣况孔明非不能舉魏者乎若姜維者則未量彼已而徒以仇國者其與孔明不可同日語也夫孔明不可尚已竊嘗謂綱目宜書討魏而不日伐

孔明之討魏也可則薄之不可則雜耕而糧從民無病焉堂堂正正師出萬全善之善者也雖鷹揚之佐

千一錄

卷之十七

三

何以尚諸乃若百有餘歲而封於齊與未捷而身殲則天也聖人能順天不能違天能善始善終而已矣故伊之莘野也呂之渭濱也諸葛之隆中也蓋將終身也彼豈斬知於天下後世而不忘一試者哉而百世之下猶爲之淚滿襟耶淺之乎爲英雄矣余題五丈原云五丈原頭日月光英雄何事淚霑裳卽看二表垂千古已見三分定一匡於金陵題漢壽亭侯祠云不盡登臨意江流自古今英賢猶廟祀霸業竟銷沉社稷三分日將軍百戰心裏軀元馬革黃鳥漫哀音二詩余欲作九原生氣不欲下淚耳

李吉甫請修狄廟以愧武相余以為此舉於武無損而李為傾險矣絲縷而禹與能蓋前愆者自古非無之也廟果修武氏子執役焉可也奚足以為愧乎時謂其智吾不知之矣

商人尚質而先罰六百年未有大變夏周皆不逮焉崔寔之論政所謂以嚴致平耶蓋為政者必振其綱紀綱紀之振必嚴肅而可非猛之謂也法行而惠可施乃所以為寬耳今也汙吏橫而民日不堪債帥用而士始胥怨非所謂寬也弛也紀綱之不張亂之道也崔氏之論其救時之藥石乎誠能堅持律例金石

一一錄

八卷之一七

四

不與貪婪必籍剝削必誅誅數人而頌聲放諸四海矣奚難哉
嘉靖中先輩余猶及事者維揚蔣公子雲山卿公言昔與何仲默景明薛君采蕙五六君遊何名位稍前諸君推之而何不自大也每一詩成眾評之曰某句字覺未妥宜易之或易至三四眾猶未愜則相為易之必愜而後已不若今之君子黨同而伐異競相標而陰相嫉也其所與尺牘草書滿幅語了而紙盡無為左空也小簡則三寸耳余嘗請觀之輒以語同輩能相效者稍稍數君焉

李空同每向人言薛君采不能詩而薛有粗豪不解李空同之句夫詩文自有定品二公何乃爾哉王敬夫詩進士山東李伯華相逢亦笑李西涯不知爾輩緣何事四海英豪本一家余喜誦之夫伯華者未為西涯輕重哉王之論昌穀善夫似右鄭鄭詩蒼古可鴈行作者之林徐具體而微惜未見其止也玉樹雖彫猶異嘉卉評者多先徐耳余謂唐開元中如崔顯李頎王昌齡者不列於大家未嘗掩其美其同時盛名今不傳者多矣此亦幸不幸耶滄海大矣惡得無遺珠也今談者稱李何徐薛薛年稍後故非七子

一一錄

八卷之十七

五

中耳乃越四子而稱四家可謂不能耶李名竟冠當代亦何以不解也前輩往矣欲與後生平之裴晉公云臣若不去天下謂臣不知庶耻臣若不言天下謂臣有負恩寵其言痛於賈生之哭矣百世之下讀之猶有生氣近者許新安王山陰之去忠矣哉蘇子卿之節也十九年歸漢而位不過典屬國李陵所以萬里詒書不願還也麟閣之圖其位落後宜耳而日以示外夷明中國有人焉是曲解也夫不辱身於夷狄者惡能降志於權倖權倖不相憐而能居大位者古今有之乎有以也大節高萬古而位後一時

匪獨子卿也

京師自昔稱難治矣治之者京兆尹也漢稱趙張焉而洛陽疆項之今不撓於貴戚蓋前代皆然而何今之不然也尹與今固知民事若以為越俎異哉夫京師豪俠所數窺人之枉將焉愬之法司海也御史沈沈者也其所委者往往與吏為市不以賄成則以手上下耳秉政者不能改弦無以為治若秦越視之則焉用彼

康樂詩每言高尚而中懷躁競其不免宜哉人裁其心毋徒聽其言也有汗而語潔者有苛而語惠者有一一錄 八卷之十七 六 競而語澹者

陸文如海潘文如江知言哉余於歐文忠蘇長公亦云歐如陸蘇如潘也以水喻文得文心矣古樂府頌洛陽今之賢曰臨部居職不敢行恩撫民以恩職也奚為其不敢也夫發政施仁宣德意而布之非以為恩也乃恩之行行於豪右與左右耳此輩蒙恩而民之枉者始多矣作者其善頌哉王戎父沒辭百萬賻以此顯名而晚節有好貨之議乃至靳一李責單衣何先後之戾也孟子所謂好名而見色於簞食且羹者耶清談者鮮實晉所以不競

也

桓玄善言名理與殷荊州攻難不輟夫善言理者乃大作賊耶可以徵清談之非實矣君子者乎匪與論篤哉

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夫文不欲淺淺則易盡文不貴深深則易蕪淨而不淺深而不蕪古之作者其司馬氏以前乎

王丞相作女伎蔡司徒謨不說而去謝太傅暮功之慘不廢絲竹王右軍詒書規之叔世非無正論也風習之靡秉鈞者惡得不任其責晉之不競豈盡由胡千一錄 八卷之十七 七

耶

山巨源言孫吳於晉武之世時天下甫平耳始然之勢也乃以為不可忌戰其後寇盜蟻合郡國無備不能制服皆如其言夫山公之論於今為要晉去州兵今未去也而與無同乃不若其去也去猶無害

鄭靈公名夷字子蠻孔門弟子名字牛者二人古之樸也乃爾今也務華其名而穢其行又好襲往哲之字會晤相呼頗如載鬼異哉唐人鬼簿之謂乃不在文字間矣

今天下遊士近於戰國之季矣在位者務矜夸而鮮

篤行謂一切浮辭可以簧鼓斯世其交也大率顏率之於公仲也公仲好內率曰好士公仲晉於財率曰散施公仲無行率曰好義苟失其意則且正言之矣士大夫不能潔已自樹而借譽於人人亦孰能信之故溝澮之盈涸君子所耻也

世之聚徒而談挾筴而遊者孟子所謂妾婦哉成午之謂申不害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一有兩韓一有兩趙已則利矣寧憚傾覆人之邦家耶且其曰以之者詎爲有道耶乃逢迎押闔以得之云爾非妾婦何哉髡徒者曰僧贊僧佛法興蓋遊士

十一錄

八卷之十七

八

之術也豈其歸空而忘念也

近年科場之議紛然苟有如李文饒者宜不樂應舉矣夫世德象賢盛世事也苟其賢也用之宜亟何必進士議者以爲資格限人使豪傑不能自奮信矣雖然世重進士科久矣進士非無賢不肖也使賢者陟不肖者黜則天下不憂不治如其不爾雖復鄉舉里選亦何補哉

世傳紫姑僊降此爲對話頗奇識之一星在新月之前如弓放彈片雪落層冰之上似玉雕花鳥糞花發似兔毫筆點朱砂皂角子垂如鴈羽刀生鐵綉七里

山塘行至半塘三里半九溪巒洞經過中洞五溪中亂仙不言禍福問有言者余少時仲兄與汪太守伊偶問之各與以詩後俱驗而與余詩中有勤讀論語之句余鄉會中式論語題乃宿構者也不知主司臨時揭書出題而十餘年前何以豫定又何以知余之偶構此篇耶語云思慮未起鬼神不知此豈思慮所及耶亦異矣士知有定分庶有恒心哉

孟子言王道之易當時迂之夫孟子非苟言之也其時然也饑者之食渴者之飲有不得其心者乎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奚爲而不運諸

十一錄

八卷之十七

九

堂也何以徵之吾見今之長民者苟有一善言焉朝堂上而夕郊外民欣欣相告矣而况於善政乎一下車而四境具瞻一出令而千里是則德之流行不疾而速信哉言也然則一邑之命在一令一郡之命在一守欲天下之治平非責之良守令奚由哉或曰守令要矣非不知也如人難知何曰不然也夫人信難知知之信不易此自古所病也不曰爾所知乎不曰人焉度乎今夫秉政者之居是邦也皆有守與令焉此其賢與否非所謂爾所知而人焉度者哉國人曰賢寧不知也或蔽焉國人曰橫寧不知也或此焉無

亦徒知其善事我與否而已上之有國下之有民惡
服知之夫於其鄉既不暇知之矣又惡能為天下擇
耶其亦以為秦越人之肥瘠而已矣如是而曰人不
易知天下不易治宜哉孟氏之言迂也

韓退之去李杜未遠也其詩不傳者已多矣故云流
落人間者泰山一豪芒然則斗酒百篇語不驚人
不休亦何為耶薛考功五十後不作詩有以也

阮嗣宗伴狂於魏晉之間乎其他猶可也母死而留
客圍棋決賭不為止哭鄰女而盡哀此何為者也何
曾非其人不足以正其罪耳

千一錄

六卷之七

十一

阮嗣宗喪母裴令弔之客哭主人不哭時乃以為各
得其中其矣情之易恣而坊之易壞也莊子之書蓋
有死而不哭者多寓言耳而以為真而慕之是癡者
之夢鹿也

王丞相與祖士少約夜語至曉忘疲王右軍云恐沒
世不復見如此人然竟作賊清談之鮮實乃爾莊生
以堯跖無是非宜其流至是耶

劉真長擅名江表而殷揚州論之曰標同伐異俠之
大者此足以究清談者之槩矣

王夷甫將為石勒所殺謂人曰吾等若不祖尚浮虛

不至於此所謂其言也善者耶奈何悠悠者且欲復
為爾

許玄度君親之難簡文不答正合爾爾謂之乃非過
也劉註何不解其意孔子云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愍度立無義以救饑寧負如來講義積年遂無悟者
江東浮慕之士那不為僧道人所笑耶脫值上根何
從得食

孫興公匪徒行穢也王藍田并鄙其文豈非以人廢
哉何物真豬故乃惡語

顯處視月廣而難周牖中窺日簡而易覈學不肯博
千一錄 六卷之七 十二

而貴精此喻頗切

江右以玄雅標尚至孫殷穿牛夾馬擲塵忘食乃盡
露色相故知矯情沽譽也

許玄度與王荀子論理王屈許復執王理王復屈夫
理無兩是安得先後俱屈清談士不謂利口哉又支

許共談支通一義許送一難四坐嗟詠而不辯理源
所歸夫不辯其理者非理之談也何以談為故知正

始之音政足傾覆邦國耳

唐雍州錄事參軍方厚以數諫招討使死妻程氏瑩
叩右銀臺門陳寃招討使誅程氏封武昌縣君夫國

君殺諫臣者亡况人臣乎招討使之橫唐不可以爲國矣然婦能訴而法能行則政刑猶不失也今之以政办者草菅其民能叩關者鮮矣即有叩者其能白鮮矣即其寃大白猶持冠履其能行法者鮮矣如其明照覆盆必也法行自貴萬曆初年 主上方攬乾綱逮治守令一二人于時司牧凜凜庶幾循良風焉唐子短陳子於齊而陳子因以重於薛陳子思之曰吾之見重唐子之力也世固有毀之而反利之者也余登第而病羸逢分宜之怒使爲東平以爲羸必不勝也及余服政而體日以克羸而弗衰則東平爲良

十一錄

木卷之七

十一

藥余終身食分宜之德焉

徐陵好語怪賓客往往杜撰以欺之齊諧之志大率類是耳今之好言長生者多爲術士所欺而縉紳之徒乃亦有假此以干執政者余昔過南頓某子爲大叅自言於武當山遇異人壹壹指授居之不疑余心知其無奇也無何而聞其召益以其術售矣無何而卒於官年僅艾耳夫躁進者之求售也何所不有哉談理學則以性命售而孔孟之譽滿耳矣談文章則以詞賦售而周漢之譽盈紙矣是以無稽之言勿聽過情之譽君子恥之

龍門子言秦人申生者之險也始而餓於燕饒屢塵矣或憐而薦之驟至要津卒乃墜其薦之者不遺力焉余幼而讀之曰龍門子其寓言歟世惡有斯人歟壯而遊四方則數見其人焉乃知龍門子非漫言之也雖然勢衰而踈利盡而絕丁謂呂惠卿之流自昔志之乃余見之晚也

無赦之國其刑必平赦者小人之幸也然經有青災肆赦之文易之解君子以赦過宥罪夫罪疑惟輕宥過無大辟之三宥之三刑也者君子之所致慎而求其出者也故赦者所以輔法也先王所不廢也郁離子一錄 八卷之七 十一

子曰法有二有古今之通禁有一代之私禁古今之通禁其不可赦者也惡逆殺傷之類也一代之私禁其可赦者也茶鹽錢幣之類也斯其論平矣

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爲天下先斯道也帝王以來未之有改也而有制焉王耕一墦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王后親織玄紘公侯之夫人加以紘緹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庶人以下皆衣其夫其制也如是神農之所爲親耕與織者也其後宣王不籍

千畝號公諫曰何以求福用民公父文伯見母之績而懼其母懼亡夫民事豈非王者所重哉而諸子因遂以爲神農與民並耕而食而許行者遂爲其言以亂勝之政夫並耕之說不俟智者知其不可然當時亦有惑而從之棄其學而學焉者由人心不正厭中庸之道而悅奇詭之談是以一夫橫議而其言盈天下也孟氏所以不得不辯也噫爲政者如欲天下治必也正人心始矣

杜子祭房相國文曩者書札望公再起今來禮數爲態至此州府救喪一二而已自昔一貴一賤一死一

十一錄

八卷之十一

十四

生人情固然哉又何可責之薄俗也

李獻吉聞有不解事輒曰是六代以還書耶蓋不之讀何仲默每戒人用唐宋事余謂不然夫李何爲詩不法初盛唐乎唐詩固取材於六代梁陳固與唐近耳唐之於梁陳猶明之於宋元也宋元事今不得用則梁陳事何得入唐人詩中耶杜集中當代事與方言皆可入何損其工耶夫文猶日月也日月終古常新以今日非昨日耳豈得僅僅寫葫蘆其殘唾耶善將者驅烏合市人可背水陣何必如蕪頗思用趙八也此論出斐然者必愕不然異時當有以爲然者

晉之東何時也而士大夫相飾供饌以佳設爲尚此寧有主憂臣辱之氣者耶然猶以羊固之豐腆不及羊曼之眞率其斯以不亡也夫

里中王氏女鄭氏議婚謝弗許矣王氏之友有馬不可馭人近之輒踉且嚙鄭氏子尚少偶過不知而戲之馬相得甚馴王氏屢試而異之語媒氏傳意納其聘後夫婦反目女自縊死女之父歐婿死父問抵償凡殺三人傾兩家乃馬之爲孽也人曰王氏之擇婿不取之人而取之馬由傳奇誤之不可謂智矣

十一錄

八卷之十二

十五

爲盜此賓客非平時講禮者乎莊周云儒以詩禮發冢非虛詆也今之建旛號召者則以醫門多疾爲解苟能以十日所視者內省之乃可以爲師矣

萬曆乙未邑某氏女與僧私通僧頗挾妖術教女齋誦誑其父母曰吾佛也暫降凡間期且至當升天無漏我村民皆侗者也信之一日令積柴將自化乃又曰吾期尚未滿須淨待之乃指一小樓曰此可居獨處其上月餘不知所之村民相率望樓而拜議以爲菴而奉焉頃之其隣人之隔縣偶逢女僧則畜髮爲夫婦矣事聞於官擒治如法夫此僧癡黠半者也使

其去稍遠女不妄窺戶則愚民以為佛矣自昔黠者寧惟一僧乎

歐陽公族譜公既精密不苟又氏無他族然議者謂詢以下五世幾三百年琮以下八世乃百四十五年不亦踈乎信疑之間君子是以慎之也

皇甫氏聞畧匠人魔鎮有解之法亦所宜知雖未必驗使此輩有所憚也余白下所買宅售者頗急時春動矣既交業飛蟻大出余令稍易其椽題之蛀甚者梁上有一針線焉數十年如新令燬之自是遂無蟻人咸異之不測其由也

千一錄

八卷之一七

六

東坡詩玉局他年第幾人又乘輿真為玉局遊後卒於玉局觀古來語誠信有之矣

鄭康成戒子書云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知鄭君非樂道者也有道者豈以高為讓亦寧知其為高可謂失言矣王述不虛讓非獨坦之不如也賢於玄矣

萬曆壬辰邑中某進士授推官請教於先輩先輩曾為縣者也語之曰司理與令名為相臨其人為臺省等耳令經刻薦將及召者稱之老先生勿忽也余聞而大駭夫令與臺省各有其職府與縣各有其分安

可以異日之臺省而豫察今日之體統哉紀綱凌替殆非長治之象也在上位苟正已率屬足為吏民師表彼令而賢者也有不心服乎蓋有其人矣

薛文清公不見王振其強矯哉其不死於市與獄以義安命可以風百世矣或疑之者知京堂之權由於振去之宜不終日何以不知避也夫有道者殆自有見正色立朝以挽頹風公之志歟

以方言為文移謬矣乃以為章奏謬甚矣其大謬者故相不名而曰分宜江陵此宜於 上前稱乎以為文不知其俚也以為雅不知其悖也又有甚悖者攻

千一錄

八卷之十七

七

許若訟刁誣無賴許詈醜語市僧羞稱 主上數優容留中乃益無所忌何以示四方且播諸四夷矣張忠定公為崇陽令見買菜者笞之以其不自種而食也夫三代以後民固有無立錐之地者農工相易王政所不禁何可責其不自種耶當時必有以也記者失其真耳往聞蕪湖令於道中遇雨有民持屨而跣者令問之此屨誰為之耶曰婦也令曰屨婦所為足母所生汝愛其屨而不愛其足是重婦而輕母也笞之夫令有志於教化者然小民為屨亦不易矣必以履行泥濘中乃為孝耶笞雖輕刑可安施乎刑不

中何以言教也

裴晉公臨終以所賜玉帶封進表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在人間真可謂不惑矣百世之下未聞有繼其風者也其還帶之操蓋始終不渝哉

宋蔡酒訥病革不肯還家及家而氣絕雖非貪位其亦固矣以是為盡瘁是婦寺之忠也若曰其時然則君子所以與時宜之者必有道矣

匡衡說詩解人願人有喜甚而願解者宋盛度樊紀登第其父皆以此卒然則非佳語也皇甫氏以名其

千一錄 卷之十七 十八

所著殆未攷歟 近詩中用解願字多誤 老佛二氏聖之偏者歟偏則害道聖王所屏也其徒黠僧妄道士不獨誣民以惑世蓋誣二氏者也逢衣之徒談玄談空志不存焉豈惟呼儒乃一氏之罪人也

元李賄賂公行臺憲官皆詣價而得至數千緡漢靈賈官崔烈以負時名減價是以速亡近日士人猶能矜飾名節稍畏清議猶足維持國運山谷扶筇之叟所為冀免於旦夕也

三代殷多賢君蓋六七作故六百未有大亂夏周弗

如也使紂不末年微箕之徒輔武庚而幹其纒周豈有富天下之志哉孟子固云歷年之多少子之賢不肖皆天也劉康公之論叔孫子家慮其登年而曰蚤世猶可然則一治一亂殆有宰之者矣孟氏之好辯所以立命而成能者也惡得已也

石鼓文於詩體則雅也升菴謂不當言文特改為石鼓詩誤矣詩固文之一體也子以四教文博學於文彼皆廢詩即陸機文賦劉勰文心未嘗不論詩也琴操箕子操天乎天哉欲負石自投河奈宗廟何奈社稷何此誠箕子之言也文王操鳳凰來游以會昌

千一錄 卷之十七 十九

瞻天案圖殷將亡是以鳳至自瑞而服事之志不純矣文之至德其然耶故知諸子之偽撰以私心窺聖人也母氏聖善我無令人詩之可以怨也臣罪當誅天王聖明韓退之得文王之志矣

西王母之吟謠偽託何疑也其嫺雅不異中土何以千載絕響耶

僚友中談文先輩以為戒蓋慮有不能者則愧能者則忌也余則恥之僉憲川中有憲副某公者頗能詩僚友中無和者某公者以為無人一日與憲長談誦其得意之句憲長樸厚者也而某公者自喜不已余

時在坐某公者若無見也余默焉無何某公者以進表入京有問者曰在川中方僉憲曾有唱和乎某公者始知予亦嗜詩而憾余之默也又愧其若無見而易自矜也及當要路遂相擠焉余因嘆世道之難談與不談之間安所處而可乎然余所恥者恥於未定而求非獨在川中默也而某公者自生疑耳

賈生之痛哭或尤之以為浚恒之凶也其非然哉三王之禮樂於是乎興絕焉可勿悲乎尼父轍環列國嘗喟然而嘆道之興廢曰命也何為其自天也

談堪與者謂長陵如萬馬自天而下為真龍穴然此

千一錄

卷之十七

二十

地寶十郎故址也寶氏一時簪纓未能如金張七葉何至今乃稱億萬年福地乎帝運之隆範圍天地山川之效靈殆非堪輿家所與知也

杜子美之歿旅殯岳陽四十餘年乃克襄事於首陽元微之之誌詳矣李太白卒於當塗以集託邑令族叔陽冰陽冰之序明矣而稗家之說乃云皆以溺死夫自汨羅以來固無傷於二公何好事者之喜誣也二公生同聲而沒亦同毀豈相嫉者流言而志奇者不察耶余同年尤僉憲烈甫人當官清苦不諧於俗一日閱報病故余大惜之隔歲問其鄉人乃無恙也

同時刻報乃爾况傳聞無稽者乎

元時綱常盡壞僧人有妻曰梵嫂曰房老今俗未盡革僧道有妻者多矣還俗有律無以法守為念者

唐明皇聞空中神語未必假神以欺天下蓋奸黠道士有術以欺之而不悟耳猶漢武之若聞嵩呼也若宋真宗之天書則自欺欺人無可解矣

初更鷄啼曰荒鷄然亦多有之耳未必荒年也祖生中夜起舞非更初也元保保知時事將亂聞鷄而感蓋祖生之慨也是時元運可知知不必鷄耳

黃山谷云人胸中不用古文澆灌則塵俗生其間

千一錄

卷之十七

二十

信然然胸中正而眸子瞭然雖在顛沛安得塵俗宜尼臨沒手不釋卷此陋儒妄談耳

程史云歐陽公知貢舉士子有疑堯舜為一人者余意此必東坡伴虜使仲堯舜脚事而訛傳耳應舉士子當不至不學若是也近日鑽競風靡棘闈中頗有曳白者則不知堯舜為二人者容有之矣

蘇長公云吾眼前見天下無一不好人奈何有洛蜀黨耶雖其徒從遊者之過然喜同惡異克伐不行殆為難耳原氏之子猶未渾化故不知其仁士志於學固當從難處克也

文潞公八十入朝其對神宗言攝生之道信名言也
所云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正當時藥石
惜說而不釋耳

杜南曹小司寇蓋負外郎爲尚書侍郎之貳得稱小
耳今郎署云分司亦其義也

丈八蒲云濶八尺深一丈何以放船疑誤解

偶覽鈴山堂集關中王學士維禎序王是時爲檢討
耳序能引弘治諸君子安安退讓之節雖分宜不足
語此然陽是之及江陵秉政壽其父者乃云過於文
王而以蒼蒼擬之矣士風之愈變可慨也王嘗於分
十一錄 卷之十七 五

宜坐誦余次瓊林詩意以相引而益以見嫉蓋不
知分宜亦不知余也當時宴上分宜有作示進士主
考茶陵張公謂進士能詩者皆和吾類送嚴公余謹
遵焉張公自 廷試時拂衣不合疾日甚未送也而
分宜檢和者獨不得余詩故益怒耳後八年王於留
都語余云 分宜詩平淡嚴居七年所養遂矣使不
子世蕃不逢 上眷以大宗伯薨豈非名卿哉人固
有死而不亡生不如死者因憶吾鄉汪太守鏞當官
可紀才器過人及登八座誦附永嘉容悅競進遂喪
平生爲士林所鄙鄉人以爲免焉楮淵扇障其面孰

不爲羞之况子姪乎嗟乎是可爲百世鑒也

古之當大事而不動心者惟其見之明也明而能定
何動之有史稱房謀杜斷此未察之論耳蓋房不自
是資杜之斷杜不自用贊房之謀所謂同聲相應者
也若曰一謀一斷若此目之魚豈其情哉孟子曰我
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知言至明養氣至健明則
誠矣誠則明矣一也非二也

余在東平吏目王 者年八十矣而頗修謹能據鞍
也兵憲某公者行 謂余曰州吏目能捕賊乎對曰
州未用之捕賊也曰然則何用對曰州劇盜幸就擒
十一錄 卷之十七 五

餘頗出境吏目雖龍鍾能不爲民賊耳兵憲殊不憚
未有以罪之時冬深矣將入 覲余考之曰日本自廩
生能慎幕職問年雖邁行已無愆若過大察乞休益
仰熙時盛美太守鈞州高公 捷謂余曰州考自古道
意良善矣然部可過乎對曰雖知不可亦無尤焉願
明公加之意耳及過堂堂上云吏目衰甚矣太守對
任淺無過遂留從余還任逾月乃請致仕余率僚屬
吏民帳送郊外贈詩爲別是舉有三善焉銓部不遺
小官也太守成人之美也吏目以禮不欺也咸可紀
者也吏目吳橋人爲言余族兄侍御伯時嘗爲其邑

令清白無倫至今稱之云

楊用修好為李杜優劣然非篤論朝辭白帝彩雲間與朝發白帝暮江陵豈可相提而論絕句太白擅場此作又集中最工者若負薪最能二行自是夔府紀事所用意乃在屈原宅昭君村足資博聞耳太白昭君詠昨日漢宮人今朝胡地妾若以子美詠懷古跡之作較之奚啻倍蓰哉要之二家各負絕技未易評也近日于鱗選唐詩序論尤憤憤

萬曆庚子旌德張尹 江西人有惠政時當入 覲

期迫矣署邑推官意不合以賦未完止之今日賦非

七一錄 一八卷之十七

三四

二三日可徵也失期則大察當黜黜可也行矣民間令且去相率輸納一二日課遂最推官大憲余聞之喜而紀之民之憔悴也而有斯令也俗之澆漓也而有斯民也可以竝倪寬傳矣令非由甲科而清譽出其儕上故僚案多嫉之吾郡莊二守 閩人亦鄉舉士也庶而正民戴之余為著銓語者也竟為僚屬陵侮致事去夫資格限人當事者宜任其責儒夫自立豈可以一時塵級易平生志操哉

杜八哀詩叙事覺稍煩以為可以表裏雅頌諛辭也

杜自有自風雅來而媿美建安者

譚苑載李華論文確矣韓退之云孟氏醉乎醉死而不得其傳即所謂六經之遺也以退之遠不及余不敢知今之君子易其言也 近有言考工記之文退之應閣筆者余謂退之不欲襲古自成家耳使如楊王之擬論語當能也何至閣筆

夾谷之會孔子請具左右司馬齊不能加也楚之會秦秦狼也楚若用屈平能量彼已則必不行寧懷之辱

李空同才名高世矣其唱振古之作未有先之者也而文人之習好人宗已不欲人齊已則其蔽也何大

千一錄 一八卷之十七

三五

復不然也有黃叔度之風焉于時學士尚之而址地不能寡尤矣若謂其去取昌穀之文有悅心謂嫉害康德涵而優人至以中山狼為刺則必不至是也夫一時齊名者大復耳徐早彫而未止康未如其構專其集未足以壓之且皆同聲者而何至是哉薛君采祖豪之評未為定論空同謂薛不能則欺其門人耳馬伯循鄭繼之黃才伯非誣善者或所聞誤而遽信之則亦以所不好而辟故也

牡丹濃艷矣而易殘芍藥花稍亞而以藥名各見於經焉可尚也世爭賞牡丹耳而輕芍藥過矣荔枝性

熟多食之致疾中原人旅寓尤所忌圓眼味稍淡而益人可多食者世皆珍荔枝而何至奴圓眼舛矣此二者植之細者也而古昔至今論未足為定何以別天下士乎

自北地言宋無詩今始操筆者以宋為詬矣而未能辯其為唐為宋也余頗厭之試舉宋詩佳者示之曰此當代名卿之作視古何如皆以為不減唐音遠過宋調也余笑曰此宋詩也耶以相試耳自是不敢言宋無詩學詩者斷自開元以上毋使格下此確論也大曆以下非所取法而未可遽詆為無也今後生

十一錄

卷之十七

二十六

豈惟無宋且謂退之於詩本無解處矣不知山谷失言也試掩石鼎聯句令高談者覓數十韻較之當孰工耳

曹操之於莽卓其罪同科者也其未即篡者蜀吳猶鼎立天下英雄猶有人焉故徐徐也羽翼成矣漢安得不魏乎操固所能料也若曰取天下於群雄其才智則優於二賊耳夫才智奚足論也

秦并天下置鄣郡江南諸縣屬焉未詳治所漢改郡為丹陽後治宛陵秣陵建鄴其地皆大鄣發脉大鄣滅山海經固江南鎮山也金陵志未考耳吾郡志宜

詳之

古之良史善善長矣而弗過溢也猶病其勝實焉今之諛墓者架空而無稽誣善者鬼責而不畏何以言文哉與其史也寧野

三代之王饗國長久而易以亂惟商六百年未有大變由賢聖之君六七作也孟子言武丁朝諸侯有天

十一錄

卷之十七

二十七

叔季徒寄空名也 國家監於往古綱紀不紊近者凶豎為孽監司大吏猶稍持之民猶冀有恃又冀渙汗之弗返而上心猶果仁愛我也奈何久處積薪而燎之火乎常事者有其心耶則察吏為要書云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是以纖惡必除也小人以小惡為無傷故至於惡極罪大而不可解此非不矜之過歟而猶謂不掩瑜不拘小節一言而察士行者其在斯乎 子夏大小德之論即孔子所謂所因所損益者耳非謂細行可不必矜也 鄉舉里選古之制也行之不善者乃以長競然計吏者胡不察諸其鄉耶士修於家猶恐其壞於庭以聖人不逆不億必先覺也今也黨人有煩言而薦章無疵議則亦曰是不拘拘於小廉曲謹者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云耳究

之大受者無稽而大官冒矣乃所謂小知者非小也
以大倫為小節有之矣故鄉舉里選之制不易行而
其意固可存也

昔於南冷蔣公所見何薛諸公手簡片紙密行言簡
意盡前輩風度可想此正嘉間事也隆萬間尺牘漸
煩乃至以活套語相為誣謾而所欲言者則別故副
之殊為可厭頃覽研北雜志所載正如今時乃知洪
永再闢乾坤之功德也

蜀之山不可以車木牛流馬以代車而節人力非不
恃人而自行也後人竭心力為之愚矣墨子之飛為
千一錄 卷之七 二十八
謬說也因風而飛不可以遠

千一錄卷之十八

新安方弘靜著

客談六

陳思不擬十九首而近十九首其時近其才近也士
衡諸子擬十九首而遠十九首其時遠其才遠也于
鱗刻畫十九首而曰後十九首諛元美者云三百篇
十九首後一人則近日夸浮習也而陳思有儉父之
誚矣

詞人不慮言之無當而惟務句之工乃曰詩不關理
余殊不然之言詩者必本之風雅乃為至三百篇豈
千一錄 卷之十八 一

有無理者耶 孟浩然不遇愛才之主世恒惜之余
殊惜其言之無當也未嘗上書而歸咎於主浚恒之
凶其當之矣 山林寂寞之語與官闕靡麗之情恐
不相入即誦他作亦未必遇太白清平調之辭所擊
節者耳

李北海求識面于美非不愛才不知詩者也崔顥之
不過其所贊不能無尤焉去之千載斐然之士不以
咎崔而以尤李何其果於不自反而過於望人也
杜子美讀書難字過蘇子不檢冊子用事多誤二子
雖以真懶故然考說文檢書筒自兒子輩事老人心

方安得復用於此政當撮其大意耳余坐此二夫聊以自解

范蠡之存越而報吳豈矣乃責其不能圖於未敗夫勾踐固不可與同歡樂者會稽未棲其能用蠡乎何其無稽而責之也功成而身去超矣乃責其以貨自見夫范子非貨殖者哉其積與散等之浮雲矣奈何以良賈視之也余謂范子策士之雄非膺揚之佐可無深求矣

鄭康成王輔嗣皆嘗為崇好事者其以欺徐氏者哉道者天下之達道也人不得而加損焉小生輕肆譏

千一錄

卷之十八

二

評信有之矣焉能為有焉能為亾二君有知豈至為之作惡也未俗紛紛之談喜凌前薪偶窺一斑洗索固忌志齊諧者聊資撫掌耳然談者非盡有所特見也彼特以炫異欺世要其中或亦不能不自欺也病而見責於鬼其歉心使然耶則宜有之矣

萬曆己丑壬辰會試錄言近日繙內典談性命者之誣謬殊痛切矣秉筆者俱登政府者也而未見有正人心閑道距邪之舉何也蓋有三蔽焉世方膠漆勢利之交交苟合矣道不必相謀一也其徒寔繁或援或引雖距之懼不能勝且有患焉二也人工於為身

謀孟氏所云濶於事情而於身無與惡用於祀人之憂為三也此三者蔽錮於中雖率獸食人莫之恤矣孟氏則誠好辯哉

楊用修以議禮謫戾滇中不能多蓄書借閱過目自難復檢冊鉛所錄多誤須後人為正之耳無庸以為疵也乃其於詩則喜右李而抑杜論理學未得朱子之意輕肆譏駁則其蔽耳朱集儒之成杜集詩之成論定久矣即百用修不能易也

赤壁賦讀之有凌雲御風之想千古妙辭吾不敢謂非賦也若以其體非楚非漢則九歌兩都亦復何所

千一錄

卷之十八

三

本耶張融云文章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為常吾深有味乎其言

客有言記之體主於事不兼議論余曰不然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其言可述則記之其事可紀則記之左傳記事之書其辭命議論何可遺也若因一事有所辯難則曰論有所發揮則曰說此其體也昌黎盡記本王會圖無用記言體之一也非必以此為毅率也使韓集中記十數篇篇篇如盡記讀者且厭之矣謂記體乎

王勃滕閣之文賓王武氏之檄雄映千古何病於俳

併非古也作者左右宜之時而出之非不可也登山者東西蹊徑皆陟其巔苟力不足中道而廢則無所與於大觀耳

律之禁掠賣也豈不宜哉饑歲人相食有能買一人者活一人矣不可以為掠也關津之吏例索之無足怪已有司者又從而執之曰律之所禁也是惡知律意杜哀王孫云但道困苦乞為奴乞也而又罪之野之殍益矣有能如柳州之政官有以贖之善夫不能則亦任其自生而無過其死也

唐肅之不亾幸哉其刑賞茶矣睢陽之忠烈陷之者千一錄 八卷之十八 四

賀蘭也而儼然高位未聞論及之者南將軍之矢猶志浮屠否耶房太尉之謫賀蘭又有力焉途竝中拾遺儉人哉祿山之逆猶有刃之者南八不能滅賀蘭更可追恨余嘗有一絕紀之

廬江太守周景數舉孝廉宴贈過厚穎川韓演惟臨辭一與相見而已今之君子鮮不為周矣而為韓者何寥寥也夫能不見祈奚乃可舉者矣如叔向韓演則兩得之者也世必以為薄夫不徇俗者難哉今之君子不作大言而勇於犯天下之不韙使其說行則禍天下何其不仁使其說不行則為天下晒何

真不智

儒者言廣大高明精微三者二氏無讓獨中庸為德惟儒者能之耳是何言之易也中庸其至矣乎氏鮮能久矣夫惟中庸不可能也故廣大而非中庸則為無當高明而非中庸則為過高精微而非中庸則為屈無天下未有不中庸而能不呼於道者也

吾邑張承務擴者善方脉以太素知人貴賤禍福范忠宣公方召而疾作問曰吾此去幾何擴曰公脉氣不出半年公曰使某得生至京師則予之賜已遂與偕行至京師奏補擴假承務郎未幾公以不起聞余千一錄 八卷之十八 五

疑之忠宣知期在半年不思首丘而汲汲求至京師亦何所為耶忠宣殆不然哉此必張氏之子欲誇其奇中而志之者據所聞而不察耳

周舟句容令未幾初以夢推大理卿稱其職于時上心求治汲汲至德感神理宜然也傳岩之爰立由恭默思道天啓其衷無足怪者 上夢金水河大舟載小舟次曰吏部以天下郡縣守令姓名進句容令周舟符夢云

秦檜曾孫秦鉅斬州通判舉家同李誠之死節異哉檜有此孫也未可以蓋其愆也

江陵力氏之婦驚兒以薦其夫何其愚也士大夫又
忍箠鼓之乎

歐陽公文宗也而於梅聖俞之詩自以為不能望其
服善如此今未及藩籬者握管即安輕宋人無有歐
梅矣至其自相推譽文秦漢詩蘇李或云數千載一
人或謂有文字以來未有誇誕若此會不足當二公
一晒也

放翁跋蘭亭帖云或者推求點畫亦以耳鑑瞞俗人
則可但恐王內史不可爾余為之喟然以其言可以
論文也

千一錄

卷之十八

六

王孝珩畜一犬每射令其取箭余在廣中令家僮習
射犬能取箭衛濟川養六鶴檢書使啣取之今卜者
能使鳥啣字鳥獸皆有良知不為異也 傳言鳥人
家往往畜之

李令伯陳情表似淡泊名位者及為漢中太守乃懷
怨不得內轉賜餞東堂非不重也官無中人不如歸
田鄙哉詠乎黜免宜矣乃知聽言觀行聖人慎之有
以也哉

張芝自云上比崔杜不足而人謂草聖崔在當時乃
謂草賢耳一時評品偶爾不足為定論哉

胡昭鍾繇書師劉君嗣胡體肥鍾體瘦各有其美余
謂此善評者也書期於美不期於肥瘦文亦然文期
於美無常體也近日莊子史記成腐爛語矣

和陵川論書云無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此可以論
文

賈堅善射以不中為奇范蔚宗聽音得弦外之意尤
此以致其道則進於技矣古人之於詩一唱三嘆以
有遺音者也若一覽而盡何以興

張南本謂同能不如獨勝藝士伎心固不足論然本
畫水去而畫火賢於逢蒙矣

千一錄

卷之十八

七

孫知微投闕不見張乖崖乖崖非不可見者及其從
馬知節遊白衣金帶徒以畫易之耳士固有奸詭而
不能克其操者故故曰有詭行者必有詭心人焉度
矣

張率為賦頌虞訥見而詆之更為詩示訥託名沈約
訥便句句嗟稱人情輕所見重所聞又矣于雲之解
嘲亦多事歟悠悠者其言焉足為有無

肅宗謂竇憲愛班固而忽崔駰為葉公之好龍夫崔
非可忽班未必非龍之其所愛憎而僻人之恒蔽也
今之君子高下在手雌黃其口乃曰百年之後誰能

辯之韓子所以嘆鬼責也

曹孟德多智者歟求殤女與幼子合葬既乖禮則亦何益於死者惡得為智久矣夫操之行詐也

幽閒鼓吹載杜黃裳為相李師古不敢改節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氈車子一乘累日竟不敢送夫人出從婢二人青衣襪襪其清介若此而史謂其不拘小節頗通餽遺一人而是非相反何以為實錄哉近日文士以愛憎毀譽則益甚矣

杜子美每朋友至引見妻子夫問知人客姓驥子宜爾妻見何禮耶晝引老妻乘小艇或偶值客豈日客

十一錄

卷之十八

八

至每見必傳者過也韋侍御令其妻送夜飛蟬以助粧飾有之矣時人遂布此語耳

索勸屯田樓蘭河波冒堤列陳鼓譟大戰三日水乃迴滅此異域傳聞之過禪校誇張之辭禹抑洪水未之聞也錢王以萬弩射潮亦偶然事英雄欺人耳潮自朝夕往來迴環孰推行是者王闔渡錢江板劍斫水罵伍子胥得濟夫罵而濟者與禱而免者皆適然者也然闔則妄矣其濟幸哉

習鑿齒與桓泌書時謂俊邁夫以罷郡歸畧無歡情其所養可知已苟以才氣自許豈志繫一郡乎其文

若豪是堂堂者也其外盛者其中必不足冲焉而虛者德充之符也

何曾匪人也其謂阮嗣宗可誅則正無七賢則無三窟無三窟則無五胡雖然何阮則董菴者也

阮嗣宗豎子之嘆蓋謂操懿輩也其辭隱其志深矣途窮之慟其麥秀之悲乎陶元亮之詠荆軻微而顯矣故知高賢之意不在酒也逃於酒也

漢靈之無道也裸遊館何異桀紂哉竹林劉阮之風蓋啓之矣晉之士而賢也則何必痛心於靈也

瑜珈論大海中有魚鼈等影現於月輪故其內有黑千一錄 卷之十八 九

相現非也謂大地山河之影是也魚鼈生水中其影安得入月

今制吏部循資格以進退庶官都察院以名次奏差巡按御史議者以為吏部雖主進退之權而考察有司賢否以報吏部是在巡按掌院者苟能慎選御史惟其人不惟其次則有同賢否不至失實治人者得人則治可坐致也其論非不善然無論御史即掌院者必得其人否乎御史之養歲易者也挨次已久未易變也巡撫則數十年可以不易非挨名次者也何所憚而不能審擇之耶何以謂有久任而竟不能久

耶然則天下之不治乃未有圖治者耳

韓少司空信山在庠序時日者余生謂曰公大運至已當至亞卿即避位迺善後果符驗余鄉少司馬潘公少時日者推筭登第遷轉歲月無不中但云壽六十五後多十年蓋厚德所積也

巡按御史行部得以訪察鞫問大者摧豪彊小者懲奸猾如天之有雷霆非不宜也顧御史所委者往往以市中小猾寡人塞責甚乃有買訪誣害無可訴辨者故明詔禁御史訪察御史不訪察而郡縣不能振法紀弱之肉疆之食惟豪猾者得志耳有治人無治人無治法斯言不易哉

十一錄

卷之十八

十

正五九俗以爲惡月釋氏以爲長月官司以爲斷月舉世忌之未有知其由者也近日亦有不惑其說者往往陞遷余自初任東平以來每履任未嘗擇月第檢曆用吉日耳時則必以黎明廣東以九月二十五至同僚固請十月初吉余弗聽曾約一道詣督府議戎事余午刻登舟矣而使來請先發乃子刻後始兼程進僅不誤期余心訝之試閱曆蓋破日也夫兵貴神速若拘忌遲留則賊遁矣故曰紂以甲子亡周不以甲子興乎余在廣未食檳榔衙中奴婢亦無病者

不覺有瘡以恒有戒心耳

鮐背老人氣衰背若鮐魚今以爲美稱非也

余少時夢著論衛剛贖得罪於父不可以君衛也輒迎而奉之若漢之太公意者名亦正矣此說先儒曾發之不知孔子爲政必有非衆人所能識者耶侯質諸達者

伊呂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功則美矣非富天下也諸葛爲可爲於不可爲之時道則盡矣非不知時也

杜八哀詩不惟表裏雅頌語皆實錄無鬼責矣如姚崇之筭張說以文爲市真穢筆墨耳韓退之猶有諛

十一錄

卷之十八

十一

墓中之誚况夸浮者哉

杜輕薄晒未休反爲後輩襲垂之俟來者得失寸心知韓蚍蜉撼大樹小好則小慙二公皆由衷語也好古與自信風乎百世君子哉

任沈之是非邢魏之優劣之所好惡而辟其來已久然南北殊域非有所黨輕談由於寡識猶可言也近日李何齊名而雷同之論乃不由衷以意向爲毀譽則薄甚矣舉世擬凡倫憐何不解李西原高賢也亦復爾哉

顏氏論癡符之誚足警末俗讚說嘲弄擊牛醜酒非

一事矣其妻羞而泣乃同於乞墦者亦可哀哉然此不知而作猶已出也吾見終身經營不出刀錐竟日喧呶惟耽麴葉而流布坊市亦著篇章問其由則倩人者耳蓋本呂賈之故事一字千金匪特盜國矣然彼所招者文士此所倩者陋語則安可同日而稱哉金陵有一妓略識字亦有集雖倩人無佳句也好名之流乃至於此

文章喜用事古昔所忌恐其彌拘束而乖秀逸也大方作者破萬卷而筆有神則無不可杜詩無一字無來處寧有不秀之句耶若徒用事而無風韻則村塾千一錄 卷之十八 十一

對句矣

釋寶月竊柴廓詩廓子欲訟之厚賂之而止然後世猶知有寶月耳未知廓也人固有幸不幸奚以竊為又奚至訟世之倩人為文者比之律則減矣所謂竊鉤者誅竊國者侯耶

側聞夜來寇幸喜囊中淨子美真僻於詩哉蓋即事皆可成句也然囊中淨未可幸幸不幸有數焉耳余自江右兵憲改廣右督學意其地書少寄書二櫃於餘于後以陸行不便遣僕押回戒之曰鄱湖多寇今付爾鑰儻至船可令檢之果遇寇檢無所有曰我誤

以為縣中行李耳爾奸收拾吾未持一冊去也此囊淨而幸者也余宗人為瑞州太守歲暮寄曆二櫃散與故鄉相識盜發視之怒其無獲遂斫其僕至死此則以囊淨而不幸者也

詩有率爾之語不字字工也若字字求工定非詩矣老夫清晨梳白頭歐陽疑之試讀終篇皆妙語起乃似題目耳質而不俚何可易言

杜是身如浮雲安可限南土蘇長公全用之乃偶然也古人非相襲不啻自其口出而不覺耳

千一錄 卷之十八 十一 十一 萬竹野航江樞又佳客淹留能供麤糲老妻稚子若

飲蔗漿亦隨所有窮未甚哉而萬丈光焰欲放筆端千萬年尚有生氣視當時王侯奚啻泰山鴻毛輕重不倫矣

杜內省未入朝死淚終映曉直筆在史臣將來洗箱篋叙李武穆事可謂實錄百萬攻一城獻捷不云輸謂南詔喪師以捷聞也受諫無今日臨危憶古人指張曲江事也堯典禹謨以比高祖太宗之際殊得體楚趨醉醴日出太白亦公文人名相齊則相嫉其廣隘不倫矣

正德癸酉科里中登者三人唐學士鄒大春趙武城
自世情觀之則縣令為不達矣其後二家俱衰替而
趙氏子孫蕃盛當日之榮枯詎足論哉武城有善政
邑人祀之其後之昌宜矣然學士在翰苑未久無咎
愆大春早家食言動不苟可為後進楷範此固天道
之有可憾者也

杜杯迎露菊新知是酒杯然覺未安解莊子者以厄
言為酒厄亦無味古字多通用或以音近亂必枝字
耳唐人往往以杯字當酒字亦相沿不覺耳如燕
復故人杯篇中畧未見宴飲意何以知為酒也

一一錄 一八卷之十八

陳了翁之父以婢借潘有子而婢還一母生立名儒
往來兩家齊東野語述之云得之聞見錄余意此大
非人情必毀儒者為之也

齊東野語載朱唐交奏本末語多右唐文公必不爾
也同父之譜既非難明嚴藥之獄何至久繫觀此
及借婢事名儒受誣智者能辯之耳

范蠡之去越其智不可及也何傷於忠屈原之沉江
其忠不可及也何論其過

王敦誤食乾棗安石誤食魚鮓其事同其人品未可

倫也而論者辨舉之以為大姦大惡多不越人情
若大過然學術誤國宋由以下罪固不薄於數也

南史載壽春堰潰魚頭鬼面之怪下以萬數近者其
靖中邑人汪工部一為治河使者一日水大至沒
其解避於梁上逾日見水面之怪從流而下如世俗
所得者甚多然則禹鎖水神巫支祈非虛矣

望帝化為杜鵑猶越王之化為椰子理所必無
淮南子曰瓠巴鼓瑟游魚出聽或以游為淫云其性
喜音也如其說則不必稱瓠巴矣作游字是

集湖江淮間巨浸幅員四百里相傳無盜警謂仰山
千一錄 一八卷之十八 十五

之神甚靈凡盜必敗果爾則神之宜祀者也今淫祠
遍閭里為盜者禱焉則何以祀有司者其問之

晉羊后將入宮衣中忽有火后後坐廢以為不祥
日屢聞見此事或有咎或無他要之不足異也晉武
庫火張茂先以為積油所致意者鬱蒸之氣偶有感
觸耳

邵子聞杜鵑謂南人作相之兆蓋精於數知相為南
人非以南人能亂天下也

晉元康中貴游子弟相與為散髮之飲對弄婢妾逆
之者傷好非之者負譏蓋亡國之風哉紂之時未若

是甚也周伯仁醉欲通紀贍婢露其醜穢為司憲所劾猶謂名士曾不知有恥此老莊棄禮之效也其亦幸而免於四凶之誅也而責以忘中原耶

曲逆水枉渚迴湍率多曲復文人以為佳趣耳不嫌其稱名也王莽時改其縣為順平彼有忤心於二字耶王元美謂陳丞相貪其富而不辭封亦過求矣勝母不入朝歌回車亦偶然事使生於其鄉將安之

石季倫見顏淵像曰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其不自量王處仲譏之矣而宋齊丘字回師則以孔子自居喪心乃爾不得死宜也而世有效之者
十一錄 卷之十八

漢履男子方頭婦人圓頭晉太康後婦人皆方頭明其時婦履未如後世也

不夜城謂有日夜出不然城成時或適有燈火之盛故名之耶不日成之或嘗夜作耶

鹿車中僅容一鹿故名恐未然柴車曰鹿車或取僂人駕鹿義耶

閏月定四時成歲其來遠矣古器銘十二月十四月十九月乃不可曉若以人君即位居喪踰年未改朔則經史未有聞也

仕宦不止車生耳車生耳不能行何以不知止也註

謂重較非五行書禾頭生耳

吳中書法王元美盛稱王履吉而豐人翁詆其醜態豐自能書元美任識書何以所見戾也

隋煬寵幸柳晉甚每有文什輒令藻潤而忌薛道衡王以一句殺之固有幸不幸耶無亦矜夸之習足以見殺耶何以不忌晉耶

王元美論文貴精不貴多寧獨兵也蓋屢言之矣其自詠則曰野夫興到不復刪豈謂落筆俱精耶弁州稿母乃傷多汪伯玉亦復爾余昔歲之亦以為然然不能割愛也二君子奉佛甚賢也何不能割況一

十一錄 卷之十八

謝茂秦自稱其歌行合李杜為一此其誕自五子來也王元美謂一字不通何不以溺自照亦甚矣元美嘗刻其近體稱為一時之最夫近體能最一時而歌行遂不得一字耶要之毀譽皆由好惡未可為定論也

古之君子言顧行行顧言今之君子非惟言行不相顧即其言亦自違戾臧否人物既無定見討論事理亦持兩端昨之所是今或非之前之所議後或譽之譽及門弟子遽云青出於藍毀同社老友乃謂一字

不通所謂言不由衷惡知其可

王元美才似蘇長公故自云於宋獨喜之乃以爲似不曾食宋粟噫甚矣宋人何可若是侮也長公蘇李別言與黃鶴樓詩如元美所駁蓋長公千得之失亦忽易過也晴川歷歷漢陽樹非獨長公不能道此未易言

楊素嘗出戰簡留者三百人人畏敵多願留者素悉取三百人斬之更簡留人不願留矣王元美曰如素者可以戰者也余謂素不仁哉古無是也無論節制時雨之師即孫吳一切爭地以戰嗜殺人者其行法

千一錄

本卷之十八

十八

也必三令五申安有簡留而誅其留者乃至三百是以晉阱爲威無賴賊也其子玄感以反族天報之矣元美蓋見今之將懦卒驕思有以振之也雖然非策也是自焚之道也且將何患無威信賞賞必當功必罰罰必當罪而仁行乎其中此天下之將也

古者生而名之冠而字之文則備矣未聞有所謂號唐之中世士之好奇者山人居士間有稱焉非以易其字也至宋而始有號則其叔世然皆顯者也非盡然也司馬君實外夷知之女子知之知其字耳今則王公廝養無不有號號有怪詭不可解者匪誕則俚

至如十洲海外圖經徒有其名問之安在而曾爲其山之人乎近者好古之士相呼以字以自異於廝養之流善矣然後生之於先達自宜致謹乃有執贄函交而字其所事者曰吾從古而以謗其儕蓋曰友之云乎豈曰事之云乎此又澆之澆者哉

詩可以興三百篇雖遠後之作者須存風雅之意乃可名家杜工部所以獨步詞場也王子安春思賦因狂夫之蕩子成賤妾之倡家是何語夫狂而妻可倡耶賓王代女道士贈道士李榮汗翰墨矣盧照鄰亦有贈李榮詩此可與遊者哉

二一錄

本卷之十八

十九

郡中篁墩程宗伯與李文正西涯俱以神童舉立朝齊名其後程以萋菲去壽亦不永而李當國久後進附之知西涯不知篁墩無怪也乃同鄉後進聽於道塗藐然視先達爲無有其亦妄矣然篁墩集應酬代筆者多刪其大半自可傳耳

郡中縉紳先輩相戒不爲詩其言曰古人以一生精力吟五字僅能名家今士人既制義專業及登第則有當官職業兢兢弗遑猶懼疎曠奈何爾連詩酒荒廢本務縱諳聲病彷彿具體終不能與古人並驅徒兩失耳余登第時猶諄諄見諭余時唯唯心不謂然

然以劇疾當劇地不得不棄所嗜耳隆萬以來士習日靡剽竊代倩競相欺謾太乙高士之流掉臂縉紳間翕翕訛訛得以傾覆是非非卓立獨行者鮮不縉澀矣乃知先輩執德不苟篤實輝光而彫蟲之技誠不足尚也乃若質有其文彬彬君子豈薄之哉子夏固云仕而優則學有餘力則兼焉可也不然則政事文學聖門猶分二科何必倩人為竊而貽玷官箴耶惑亦甚矣

好名之人何所不至也有乞人詩而刻集者有剽竊近集以已作見謂人未覽者其風今則甚其末又矣

十一錄 八卷之十八

二十

余觀政時部命題秋月引曰能者作之有名進士殊解者即以薛考功七言律上觀者曰詩佳第非引體也其人固要余評之余曰詩非引不妨於工題勿引字可矣一日見過案上有薛詩一部大愧問余曰薛詩何如余曰近得其集未暇披閱耳其色乃定信矣作偽之拙也

二千石能安閭里必俟久任人人能言之而不能為國家為黔黎稍出恒例吾不能不尤當事者矣太守苟宜民者在郡十年可按察使又一二年可巡撫矣此豈負之哉豈為駭眾人觀聽哉府同知廉平者五

六年以上可為守守豈必甲科也此太宰所得為也世非無循良吏也未嘗久任之而優叙之世又非無無異政而有超遷者也而曰資格限之天下人可誣哉

宋時高安鄭女詐以飛拜奔道士與近日邑中僧誘女事同道士以邑令發其事僧則自敗然皆薄罪之不知律意矣世所謂仙去者寧有可信者哉

魏文侯御廩災公子成父不弔而賀曰諸侯藏於境內非若士庶人也藏於篋櫃也夫成父可謂達國體矣况於珍寶乎古之哲后所抵棄於山澤者也前層

十一錄

八卷之十八

三十一

丙申二宮之災歷朝珍寶盡焉公子之論似可以進然何可賀也

朝川集裴迪竭力而不逮若無右丞在前亦自楚楚故知才情出於天賦不可強也王戲贈復吟一何苦杜亦云知君苦思緣詩瘦二詩蓋實錄哉

徐昌穀年三十而自選所為文曰迪功集人曰昌穀之年殆止是乎既而竟夭因以為識焉于時士風猶未急於表異云爾今斐然之士稍操筆修辭即刊布恐後何慮乎余八十五莫未欲出友人遲之然自以中年多病所業未能盡意耳

孟浩然以不才明主棄之句見放不用世皆悲其不
遇李邕詞賦稱旨中使臨問索所爲文章可謂遇矣
竟以讒嫉老而杖死然則遇幸耶不遇幸耶士可以
知命矣太白摩詰亦以文見知晚節何若使其不負
時名乃允耳孟歸山詩淚濕薜蘿衣薜蘿衣自不寒
凍耳何以淚

杜詩何幸憔悴在山中世亂得在山中幸矣雖憔悴
猶苟免也此語悲於痛哭矣奈何安危

開元天寶之盛可謂治平漁陽一鼓宇內沸王孫
乞爲奴大官骨肉不相待廣文胤太白流猶其幸者

千一錄

八卷之十八

三十一

子美得與老妻稚子優游草堂故人供祿米鄰舍與
園蔬而兄弟晚亦相聚非至幸至幸者歟矧不朽盛
業大半蜀地不可謂窮也余於子美有深感矣

萬曆辛卯以來冬春之間雷後雪凡五見己亥正月
雷雪竝作尤異昔所未聞今爲常事每聞雷聲非時
則知有大雪矣蓋陽氣早奮故雷其時宜翕陰勝而
雪雷雪交作戰故也志者以爲令出不信剛柔失職
刑罰不中其然歟

夔之典樂神人和鳥獸舞而齊宣不能好也魏侯聽
之則欲卧夫德足以格鳥獸而不能動千乘之君毋

亦存乎其人乎顏子爲邦必放鄭聲矣孟子曰今之
樂猶古之樂則引君之論也故治定功成則樂後主
忠信則禮後禮後也寧薄乎老氏焉知禮

萬曆己亥海外利馬竇者自言歐羅巴國人其國南
海中與西洋佛郎機國相近浮海至東越約八萬里
國所產黍稷梨栗與諸禽獸不異中夏也而海中魚
乃獨不類且繁凡棟宇輪輿率用其骨國不知所謂
儒佛自有經書能通曉其書有行者舉在位在位者
率不娶王世禪衆所推也故無無道者屬國有改行
者王卽移文革之不必征伐如其言則三五之世且

千一錄

八卷之十九

三十二

不逮未由稽之耳由東越至金陵買宅焉或助之貲
不受而未見其乏疑其有術察之無所云爲云其國
人與佛卽機人交易從彼中寄所需耳佛卽機去金
陵亦遼絕矣安能訊問如期此不可信者而與之遊
者言其人醇謹無他不應作僞入中華未甚久而儒
服漢語楚楚佳士貌稍似色目人耳譯其所謂大瀛
全圖言天地形圍如瓜也而里數度數可稽不謬非
若鄒衍談天齊諧志怪荒唐無當者又所携鍾一琴
一圖一頰異鍾按時刻自鳴不爽有機焉云此中工
人巧者教之可製耳琴非琴也特一函其絃四十有

五質乃銅非絲也而聲之諧嘹亮可聽乃謂之琴矣
圖則教王像施繪與此中異此中盡手不能效也乃
知宇宙廣大非耳目所限聊紀之以資多識 雜俎
所稱報時鐵砲鍾類也

文之靡今為甚中人之家壽必有詩文沒必有狀傳
壽文無足論矣世舉知其為夸辭也狀謂錄實傳謂
據狀者也今一人也一事也其人或田父或村媪非
知書者狀者乃代之援引經史高談輿論傳者又別
為之辭不復襲狀所援引徒以炫已之能而無當於
所傳所狀者覽者一披即知其誣奈何以為史也史

十一錄 八卷之十八 三五

乎史乎後世將何以稽焉嘗聞某公者以文名其文
以賄為高下所親或疑之乃曰百年後誰辨者噫文
乃至是乎

嘉靖丁巳金陵日者劉生談星命奇驗關西王學士
維禎頗重之贈之文生勸其避位乃可避咎王請告
歸值地震之厄隕焉禍福信不可趨避君子居易行
法而已矣生江西永新人余為右轄時石汀殷公為
按察使嘗召與之談劉曰甚異按察當轉右轄耳然
數日內乃超簡中丞矣果如其言于時凡所談猶驗
也其後余在南戶部生來老矣乃殊不驗與市中術

士無異凡術士之言星相者其驗與否彼亦自有運
限也

萬曆己亥儀真縣田婦 氏割肝奉姑事甚奇姑病
篤侍養備至日夕祈禱有道人過之曰爾良苦病未
可愈也婦拜叩之曰聞割股有濟然乎道人曰無濟
也惟肝可愈耳婦曰肝何在道人曰左脇下也遂去
婦如言割之以進姑疾脫然愈已則昏迷仆矣鄰人
聞而視之為裹其瘡瘡七日遂平復無恙有司為表
其間余里用士人寓維揚者為余述焉婦蓋朴實知
未報耳未嘗聞傳姆之訓也方割肝時家人皆在田

十一錄 八卷之十八 三五

中獨婦留侍豈有所要譽也者且其事古未嘗有殆
神明所啓彼道人非恒人哉

議者多云 國家立法如蔓絡相持一舉即牽掣非
一人能專其柄此豪傑之士往往慨嘆以為不得盡
其才者也然二百餘年治平內如闡瑾外如寧濠雖
逆易敗則亦以勢有所分耳 聖謨宏遠所貽謀萬
世者可輕議哉特天下之勢不患瓦解而患土崩民
心不可失也民心悅而天意得則何近憂之有無論
法矣
人死而復生者往往有之古之歛也三七日冀其復

也喪具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不豫爲也近俗謂死之日有吉凶或即日歛無乃忍其親乎 死而復者其氣本未絕也恍惚若夢夢固若有見耳非妄非真也而傳之者往往傳會過其實更一傳而愈失之齊東野人以爲奇聞矣

爾雅注蟲魚定非爲落人此讀書觀大旨以自恕也聖人固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學何可厭哉雖然學有本末匪惟德藝上下也卽以文藝言之杜子讀書難字過其破萬卷固咀其英華耳注蟲魚而矜博識信非大方家所尚也

千一錄

卷之十八

二十六

蘇長公謂范景仁不學佛而達佛理夫清慎節欲一切不芥蒂於心自正心誠意之學而忘諸邪必歸之佛無乃爲佞余於是爲長公惜而知洛閩之功爲大今以明經取士夫豈不愈於辭章論語半部以佐大平非欺我也銓部主黜陟監司職舉劾若其公也就不凜凜師保臨之天下何患不治今然乎哉而何云鄉舉里選也好古者乃太息於唐風矣或疑堯耄期而舜攝舜之陟方百有廿歲矣薦禹父矣曷爲乎蒼梧之野夫聖人者天壽不貳順愛其正者也堯倦于勤舜未衰歟天下爲家何近何遠志士

無懷居而疑聖人乎說家言孔子寢疾而使卜商卜期則齊東之語何足述然則劉伶之荷鍾得歟夫荷鍾而適途窮而哭彼亦有托焉五君恥維新而陽狂者歟易之明夷用晦而明胡不聞焉陶靖節遜而無悶清而不矯達矣 魏晉之際君子恥言之叔夜薄湯武矣而爲操丕死耶蘇門之嘯其識遠矣嗣宗廣武之嘆毋亦蘇門之志歟識寡之戒不悟是以不免也

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夫爲君信難難於臣矣爲臣則易其自爲不易也何以徵之君以小人

千一錄

卷之十八

二十七

立萬姓之上一日二日萬幾堯未得舜猶不得不試之於絲而九載之憂不釋何其難也舜由耕稼陶漁一登庸而十六相濟濟在職故恭已而無爲何其易也堯君道也舜臣道也君難而臣易至聖猶然况其次乎齊宣曰吾何以知其不才其言不欺故猶足用爲善孟子告之以如不得已蓋其難也取諸左右不可信取諸大夫不可信取諸國人國人之論公矣君門萬里所以達國人之論者非左右則大夫耳彼莫不行其私莫不曰國人之論非四月之明四聰之達好問好察大智如舜惡能取諸人而無遺於野乎以

是明其難也臣則易矣後之為臣則易於古矣何也古之為政者皆世祿者也彼生而貴者或未能親蓬蓽之士猶俟於鄉舉之里選之而鄉人之好惡聖人未以為可是以難也後世則不然士孰不由賦畝而依日月者乎其居也有鄰鄰之善否安可諉之曰東家丘也居是邦不非其大夫為為下不倍者言也身為社稷臣矣致其身者也進賢退不肖其職也孰為邦大夫乎而曰不非之寧負國無亦以嘗盡力於吾私而相為市乎謂人不易知可諉也謂不能知其鄉不可諉也其鄉之不恤而天下可知也仲弓曰焉知子一錄 卷之六 五

子一錄卷之十九

客談七

新安方弘靜著

伊川言敬不言靜夫敬則靜矣而有操存者在專言靜則恐墮於禪寂此伊川之善教也明道言忘敬而後母不敬此則文王之敬止純亦不已者也孔子之恭而安者也二程之說蓋安勉之分也周子言主靜所以立極也程子言居敬所以詣極也曰其要在慎獨則城門之軌也其指示至親切矣 忘敬猶云非行仁義非以正行盛德之至也

子一錄

卷之十九

古之為命者草創之討論之潤色之非一人之長也大舜取諸人以為善彼其深山之見聞虞夏之俞咈孰非聖哲之傳哉乃所為執兩端而用其中者蓋不泄邇言矣速貧速朽曾子聞諸夫子而有子曰非夫子之言夫子之言則有為也夫邇言必察而聖人之言不取遽信此之謂知言矣紫陽之傳註集諸儒之成豈不折衷詳盡哉其書盈車容有未及潤色者尊所聞闕所疑發其所未發此後學者之事也固先哲之所望也迺其大旨由濂洛而迦洙泗則考諸前而不謬俟諸後而不惑示我周行甚夷矣而奚容好徑

今之君子簪鼓異說規凌前薪家建一櫛戶樹一幟溺於佞佛而勇於呶道幾以天下惑矣孟氏所論天下之生者有微耶則文明之世胡宜有此

黃巾五斗之後其妖術至今未息所謂玄狐白蓮之教者也德嘉之際一亂於陝再亂於交濟其術使民照水鑑形富為何官富有何福愚民堅志奉承猶可言也乃至處女少婦魚貫陪侍得接枕席以為有福事者祖考惟命是從彼皆閭右齊民非盡無賴者也惑至此何哉推其心不過為富貴耳夫貪富貴者亦何所不至孔孟之不言利也有以夫亂之萌也陝有

千一錄

卷之十九

二

知縣圖發其姦者而大府以為生事由吏胥左右為之耳目而賄令智昏也其後遂至聚集萬眾攻擊城邑連動大兵乃克之耳此術多行於北方蓋所始起地也近日吾郡乃有齋婆誘惑女婦其徒日繁而所謂傳法僧者尤亟宜禁當事者各禁之而見義不勇彼若罔聞嗟乎非簿書所急也孰能以教化為先務况有鉅公好異者作之偏風其靡哉吾衰甚矣太息書此以俟有立志者

盧鴻謁帝不拜曰禮者忠信之薄臣敢以忠信見斯言出於老子當其為周柱下史其不拜王乎不曰盜

名不信也

戴處士以山人服見天子禮也山人而山人服法服也余歸田老矣而山人服或以為簡余不敢知知有禮而已矣

種放之母戒勿聚徒講學曰身既隱矣何用文為陳圖南亦曰天地間無完名各將有毀之者然則放非能忘名者也放之母其子推之母也自古明哲女人過於士人者多矣乃士之務實勝者何寥寥也

周妻何肉各以為累夫妻非累也已有妻而鼓無妻之教則累矣是將使乾坤毀者耶肉非累也邑禁殺

千一錄

卷之十九

三

而侈于味則累矣是欲人代已入地獄耶胤與顯非欺世盜名吾不信也

張公超賓客造門車馬填街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呂徽之人躡其蹤則已遷居此可謂不徇名者也彼以建藩而招者為耻哉

莊生云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而隳聖人為多事夫莊生亦放言侮世弔詭自恣云爾爾不知後世之士遂以夢為真也夫亦知堯舜之憂乎甘人之獸繁矣藉之肉強之食豪賢固不避也莊生者亦何以自免而同與居

乎而何所之乎

莊生言盜有道直以文滑稽耳盜之道豈道耶彼豈以盜為有道耶堯之是跖之非彼直不知耶彼以玩世而世乃為所玩猶憂者語憂以憂為覺良可悲也自昔治難而亂易治少而亂多堯舜禹之受受也繼之以啓稱賢焉數十年而有有窮氏之亂文武成康之際其基隆也昭王南征而不復無能問焉君子之澤五世寧及期乎漢以下德不逮而治乃又其罷侯置守之效歟乃若世祀之長雖替不絕則四王之德遠矣

十一錄

卷之十九

四

隋文時刑部侍郎辛璽嘗衣緋禪帝以為厭蠱斬之厭蠱之刑濫矣而可為妖服者戒也大臣服此近亦有之其免於戮幸耳

北齊和士開母死附託者為義孝成化間有詞臣為巨璫母衰經持杖者分宜嚴相妻喪時為義孝者非一人矣士風之下可為太息

張文潛以水喻文所謂激溝瀆而求水之奇與蘇氏論文可合觀

燕許之文有太平氣象而子美備流離之狀此其時然耳乃以學杜詩為非佳兆則迂矣杜早朝等作

大禮賦非太平氣象耶至於顏書第見嚴正如其人耳流離之狀安在此其論蓋不習杜者也又病顏書何其過也

吳璘之地網大可行於北邊蓋虜所恃者騎也騎不便斯制之矣有故人為州者余諄諄與言溝澮榆柳之事而不能試察之則無如簿書不暇何耳有志者乃有成未見其人哉

葉水心論宋事云朝廷每有一事議論蜂起譁然不能主今是以雖有志而未成乃由韓范既以攻人卒亦受攻而無以處其言頗中近日之弊然韓范豈務

十一錄

卷之十九

五

以攻人取勝者哉今之章疏頗似詛詈未恤國體也韓范必不然耳

張文潛為某公作謝表參用其文第改邪正昭明四字為民物阜安余於此語有深味焉夫邪正者何指已為正耶孰為邪耶近日章疏頗如市上諛語高自稱譽則未信於人肆加詆斥則不必有影穢襲亾賴自昔對上之體未有此也

謝晦早貴用事其兄瞻憂懼成疾不治而卒夫瞻可謂智矣古不有退耕于野者邪苟能辭榮肥遯自可不罹凶咎矣得無繫戀不夫也

宋王顯帥定州襲斬契丹二萬級而有減筭十年之報或者疑之爲將克敵豈有咎耶余謂是時契丹獵于境上非爲寇也而襲之爲不仁耳若羊陸之守邊可爲法矣

蘇長公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謂着棋喫酒唱曲也三事余皆如公而公所大過人者則皆不能如也聊以志愧

少年有病目者醫令其斷酒曰酒吾命也吾愛命甚於目寧目病耳人皆嗤之宋有知杭州蒲傳正者道士謁之年踰九十而有嬰兒之色問其術惟斷色耳

千一錄

卷之十九

六

傳正俛思良久曰若然則壽雖千歲何益夫傳正士人也少年不足嗤矣然世之不爲傳正者鮮矣而石曼卿戒飲成疾而卒又可怪也少年以酒爲命者信耶夫因飲極飲驚飲其心死久矣

萬曆癸巳僉事某者建言改正大學章句蓋非有真見第迎合黨附無忌憚者耳 朝端未有以罪之者可太息矣丙申已陞叅政始見彈章果貪狼無厭小人之肝腑何可掩也聊舉此一人以警言之不作者余讀備遺錄凡七十人大半皆南士也于時北土淪於狄久矣意前此避地者固在南歟我朝是以由

南而平北也

有士人初爲令問政余曰經子所載如爲政五美當官三事子所又聞也何問焉士人曰簡策所論者舉其大綱耳乃若習尚因革間闕休戚舍章句而理實書體未達也敢問其要余曰然子之問善矣吾嘗見所謂賢令者矣嘗見其所謂興革事宜者矣其言申於上官布於黎庶吾以爲循良卓異幸見於今也試察其政其興者或益弛其革者或滋甚向所刊布論說者徒以欺上官市獎薦耳吾乃耻見其人而其人亦不忤也且揚揚朝端矣然其書纖巨悉具不可以入

千一錄

卷之十九

七

廢也一邑之事一覽可知苟能舉而行之興者革者一朝而四境達矣其於治也何有

劉師服劉師命似兄弟也而古今南北東西之人名相類者甚多勿註可也又註文者必云某年作某年作無關於文也有可知者有不可知者焉之可也 讀韓公華山女詩則女道士之誘惑世人久矣今之齋婆尼姑出入閭里者接跡有司名禁之未聞懲逐一輩也豈簿書堆仍無暇耶吏鮮務教化久矣夫子厚戲題石門長老東軒雉飛之語必有以也今偏方僧道往往有妻若謂當然耳

韓公贈崔立之朝為百賦暮作千詩乍覽之可愕蓋非一朝一暮也杜八僊歌斗酒百篇皆酒中作可也未必一飲一斗而百篇已成也民無才道以意送志其來遠矣

龍城錄上帝追攝王遠知易總謂上方禁文何輒混藏余以為此道士誇誕欺世之說而子厚遽信而傳之亦不智矣易自庖羲氏以來數聖人演之蔑以加矣上帝乃不寶愛而徒欲秘遠知所著耶二鼓臥內老人贖領誰則明之經歲不食而聞中勸酬交歡曰不欺吾不信也遠知死而遺言屍赴東流湍水中僊

十一錄 八卷之十九

者無是也是吊詭者也洋海東十萬里畫船一葉傳者台人台人何人又可信者耶余所信者柳子也以柳子之精敏猶易惑而不察彼志齊請而續之者又何可信也

韓仲卿夢曹子建求序非情也子建之詩豈俟仲卿而傳今曹詩孰不知誦而仲卿序有無焉能為重子厚之智非不及是也何以異而志之蘇長公遺恨吞吳之論非也而以夢杜為解蓋危言善譎云爾平魏自吞吳尺土皆漢也此諸葛出師大義蘇意亦成一說耳楊用修夢宋玉索贈詩吾意子美千秋悵望之

作難繼無庸更索耳

龍城錄一娼女震死云李林甫後身似非誣也世之震死間有當其罪者足以警俗矣然不知其罪而歸之前生者往往有之余甚疑焉夫賞不踰時罰不避貴王者所以治世也會謂聰明如帝而有依違不斷者耶林甫之可震難以髮擢矣何以俟其沒為娼而始震之耶且自昔病國嫉賢如林甫者至不鮮何未震一人雖天網恢恢不宜疎若是也巫咸安在安得一問之世多傳秦檜死而為牛天乎胡不牛於十二金牌未發時乎又胡不牛於片紙未至獄中時乎又

十一錄 八卷之十九

胡不牛於虜地而令肆毒於南國乎

子厚謫未州構西亭高廣方丈者二取諸官之祿秩唐之體臣亦不薄矣而退之為國子先生冬煖而妻號寒年豐而兒啼饑母乃非情歟士喜稱貧乏所謂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孔子所不與議也然文士之辭往往過其實猶不飲者稱醉耳

余讀河東集所誌段宏古者云剛峭少合然所干抵多矣非無知之者而輒躓是其數奇也一不禮於桂守遽憤怒發病不肯治寧埋道邊將以為慰耶此其人匹夫之下者至無足取而子厚與諸賢豪猶稱引

之有其人焉將以為曹丘生者耶曹丘生若是者耶南礪詩蘇長公以為妙絕古今長公非不知詩非妄諛者今乃謂唐無古詩亦聞長安而西笑者耳未至長安也

子厚詩幸茲南夷謫謫何幸耶幸矣淚何垂耶皆非有得者語也素夷狄素患難君子亦順應之耳子厚矯哉強者胡不能進於是焉

駱賓王集中贈宋五之問詩凡三首其交密矣而宋集無答蓋以從敬業檄武氏懼株累而削之也樓觀滄海日之句謂賓王為僧而之問不識謬矣余讀味

千一錄

卷之十九

十一

懷之篇悲其志子房之鎚越石之嘯蓋舉兵後語足明其不死也武后讀其檄文以責宰相英略哉當時之臣才固不逮宜其甘心事之也

阿長沙運甓有三義焉習勞一也養生二也戒不虞二也亂世軍旅之中不盡以語人耳不見韓魏公燈前客之事乎

南詔小夷也草創之初能立孔子廟延師教子孫許筆榜入蜀收經籍其女子能詩詞頗藻麗阿濫妃之貞楊員外之烈足稱焉其王往往避位為僧去沉溺者遠矣乃知天命之性固不以華夷限哉今其聲教

文物遂與中上埒則我明之覆被大矣夫

唐之亂基於南詔南詔之叛由於張虔陀大饗所以廢夫人之禮也斯禮也豈侯陽侯而可廢歟孔子所謂百世損益可知者也今夷酋女者猶男服而見軍門胡不以男女之別教之俟其子長而來耶吾聞禮者蠻貊不可棄未聞非禮之例之不可裁也嘗以語開府者乃曰夷也未可論以禮余曰胡然馬伏波諸葛武侯之約何以能遵也

英廟時漆工楊賢理袁彬之枉濱死而能以智免又免彬快士哉賢於張燕公遠矣乃若袁彬之餒門徒

千一錄

卷之十九

十一

為士者愧之矣

奔州集載趙少參論廣賊書曰嶺外賊幸未成亂柔之而已用兵不必有勝笑且賊耳目吾股掌間即兵符卧寢皇甲士不下睥睨而已伏隘左奈何不慮財匱人困也斯言也知廣事者也而未知所以治廣事者也夫賊柔之可也柔之而不為寇胡不可也嘉隆之際滋蔓矣大者戍官吏小者掠村落歲無寧月猶可云柔之乎自石汀殷公之開府也余為左轄與議者二三君子焉左右無能竊伺者故兵入巢而賊始覺百年所釀次第平矣賊安所寄耳目於吾幕中耶

然公性急易動多謾罵人功既成而謗及之矣余壽公八十文中頗悉其故田間語無能達於 朝端而 嘷嘷者方橫恣耳良可慨也

王司寇少時頗輕文待詔晚乃大悔其識與年進哉近見有題其詩畫者善其畫而侮其詩王之友也蓋徒聞其少時之論也余為之掩卷

朱桃椎披裘帶索不服長吏之遣是為榮啓期者乎處士僑置道上而人為易之易者則有禮矣已自逸而累人禮乎既入長吏之庭瞪視不答是殆有不合者焉然何以往也緝木皮葉自蔽又若為異何哉

千一錄

八卷之十九

十一

顧悅之難王弼易義四十餘條關康之申王難顧遠有情理夫理無皆是義有兩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聖門答問之教未嘗止於一言也子游學道之對孔子是之仲弓簡可之疑孔子然之若曰可不可否以同為和非君子所取也然則先儒傳註後學或發其未發以三隅反豈為背師哉今者作意操戈偶見一斑自矜奇詭遂以前薪可燒駕言舍筏小知詹詹猶河伯之未見海若天下之美在已也不亦陋乎葛稚川世稱其僊卒年八十一耳徐則有僊才年亦八十言既云預知終期何為而誦揚也且晉王廣何

足詣也陳圖南太宗時云度近百歲百歲餘者余於廣見一人里中婦三人皆無異術由所稟厚耳好事者從而侈之是以多僊人也

李謐云周孔重儒教老莊貴無為二途雖如異一是買聲兒異哉斯子擁書萬卷不足以發亦奚以為夫聖人非有心要譽也聲施後世非所期也以買聲語聖何其妄哉乃若絕聖棄知老莊豈不知其不可耶徒以欺世駭俗為亢為異云爾生民以來如無聖人則弱之肉強之食聖人絕人類從之矣所惡於智者鑿也舜之智無為而治禹之智行所無事奚為而可

千一錄

八卷之十九

十三

棄耶知其不可而求異焉此可謂買聲者也今乃一槩言之白黑不辯蓋漆園夷跖是非之緒論耳漆園之書寓言侮聖豈足述哉乃其棄產營書吾為惜其產也甚矣人之喜諛而易欺也嘉興董尚書者人或相之壽百有二十六喜厚贈之其子曰此妄人也世寧有百二十歲者哉則大怒曰爾何知古無之耶夫董公智人也而昏於諛諛固可畏也其子掌科也其言直而非所以直於父也夫臣子之祝君父如岡如陵者非乎爾何謂世無踰百歲之人耶

鴛衾蓋謂夫婦同衾比之鴛鴦耳較耕錄以孟蜀主
錦被其製小異爲鴛衾恐未然也鴛衾蓋織爲鴛紋
猶云鸞叙也

石敢五代時人勇士也每急難則曰石敢當見五代史
耕錄引漢史師古註無義

上海夏進士景華萬曆辛卯應試應天夢人謂曰爾

第用銀五錢則中矣覺不知所謂其夕又夢試袖銀

如道上一青衣人過卽以銀納其袖中其人固却不

知所謂則曰我上海夏景華也遂趨而去青衣人懸

小吏也以能書選書秋榜榜尾二卷未定其一景華

手一錄 卷之十九 十四

也青衣者遂書之考官曰此卷未定奈何疾書然業

已書矣榜遂揭壬辰連登甲第夏以語余里潘生云

世傳孟浩然踏雪尋梅圖未見所出或云開元中雪

後與二張說九齡二李白華王維鄭虔出藍田關遊

龍門寺鄭虔圖之所謂七賢過關者也浩然所策者

驢後人高之故專圖焉虞伯生嘗題其像云風雪空

堂破帽溫之人圖裏一人存由是言之驢勝馬矣

陸文裕云坐車可抵按摩予會試自臨清車行抵京

數日俱無風塵同行者一生杜詩頗熟相與誦之殊

不覺倦文裕之言信矣

金剛鑽云出百丈水底而又云西域土人得之鳥糞
中天方國云四時如春又云以夜市避風中熱何予

楮也凡殊域之言不可據類此

工人斲木大爲小長爲短誠可罪也若截你爺頭截

你娘頭則非君人語乃曰大哉王言不已諛乎

張睢陽事韓退之紀之詳矣劉賓客嘉話載其謝加

金吾表及五言律二首合觀之睢陽爲不亡矣二公

有功名教哉

近有邑令以講學稱敝衣羸馬人所不堪在邑大有

乾沒臨去製白綾袴襪百件邑人傳笑聞者不信卽

千一錄 卷之十九 十五

他所指議皆爲訕上薄俗蓋平生布衣鹽縷此綾袴

裙何所用而至百件乎乃知其爲此以掩謗亦狡矣

近日文士以賄高下以情好惡稱人美則市井皆仲

連毀人行則伯夷所指摘識者一覽之卽知其無可

信矣然猶幸其不可信未足以亂是非孔子是以惡

佞也

萬曆丙申九月十八日黎明雷甚迅問之則學里中

銀匠某銀匠鮮不盜而某尤甚人皆快之因言去歲

里東某村不孝子某事尤異某素凶狠視老母猶婢

耳而甚愛其子妻有手戰之疾抱其子謀落沸湯中

死母懼其子歸婦必不免也乃身任之子怒誓置利
刃於樹空中母持飯食之取刃欲殺母手入不能出
若有桎之者數日乃死

庾子山江南賦十里五里長亭短亭今制十里一舖
而五里短亭則稀見矣江左偏安一隅而華侈更盛
民何以堪余昔撫游睹南宋遺跡蓋能忘中原而宜
和良岳花石綱所以亡中原者則不能忘也每一眺
覽長為三太息

今講新建之學者則曰宗濂洛而邈洙泗而以朱氏
為斯道之一晦何其言之不倫也夫既曰宗濂洛矣

十一錄

卷之十九

十六

宗濂洛而合符節者莫如朱氏朱氏之傳註無一非
程子遺言也而何其不察也吾知其所蔽矣蓋朱陸
同異之辨定論已久厭常喜新舍夷好徑斯世之通
患也一簧鼓之而應者雷同矣故從陸氏者必病朱
氏病朱氏而洙泗濂洛未敢背也然濂洛朱氏之書
具在苟讀其書有一不合者乎今之求異於朱氏者
大旨在致知格物之說也而朱氏固曰竊取程子之
意非自己出也苟以為不然則所云宗濂洛者安在
余嘗謂學者苟求可與入德則莫先於毋自欺苟毋
自欺則喜新好徑之患庶可以無患矣

韓柳文並稱宜矣學士多宗韓而間有右柳者余不
敢知柳所不及韓者其原道一篇乎王元美謂子厚
文刻削余亦未敢知也

永嘉張公內行整不入苞苴名卿哉其請罷中貴出
鎮抑司禮權由 上起藩服素知其橫而公能將順
也乃若議禮聚訟而勝以合 旨故遂道 上推
苦朝士士奪氣至今則厲階所憾矣王元美以為公
冤曰詔獄廷訊非曰公相始夫信非公始公可諉乎
固君子所責備也

揚州荆鄉里里數百家惟三姓為荆為田為商豈鄉
十一錄 卷之十九 十七

與先生及擊筑者之後耶三人者同里耶一里中乃
產三烈士耶里故戰場耳乃至今無遷徙耶秦二世
後後今安在耶余則為三烈士者快之矣

海水潮汐解者不一字內潮泉幾十處或曰泉之潮
即海之潮也蓋地中水相通者也黔筑靈泉則尤異
萬山疊嶂泉自石鑿出為一泓晝夜消長凡百次好
事者置石鼓以記之亘古不易遊者不測以為有機
械焉聞者笑之此弊硯間安所置機械即置之安能
久而不毀耶或曰其中有機幾是也非人之所為也
非造物者之所設也渾沌之始偶有值焉其機倚伏

恒久而不已有類於漢陰夫人之爲者由人之爲以知天之爲天之爲偶然者也偶然者不可知不必知或以寰中爲一身昆詔其首此爲吭非也吭有百刻之期乎且昆詔何得爲寰中首也

貴州志思南府婺川縣有關羽城古蹟諸葛南征時羽沒久矣必其子關索也

銅仁也江下達辰州可廿筏以接蠻境未通經略者宜知之

貴竹以浣女剖竹得男長爲夜郎侯此理所必無或曰以地宜竹名或然也

千一錄 卷之十九 十九

嘉隆間陝西地震屋室毀壞壓死者衆漢元時隴西郡地震裂頗類關隴相近他方未有若此甚也豈其地地脉然耶

方朔劉牢各去姓名成句似未可也下令尤不可乃似陶令方朔自可稱曼倩葛亮何不云諸葛馬卿爲長卿文亦協耳

自從失詞伯不復更論文余於姚江孫文恪公亦云評者云不忍讀其亦有所慨於斯矣

悲臺哀壑非壑有哀而臺有悲也情之所觸也猶恨水愁亭云爾解者不得費辭可厭

百萬攻一城獻捷不云輸杜詩信史也自非綜覈之主安免此弊乃有甘受其欺而反喜其誦者矣

杜詩清晨蒙菜把常荷地主恩守者愆實數略有其名存此園官與子產校人相類蓋所養輩常態從古然也每見官精明者則欺蔽不甚耳於此可以觀政者曰淵魚難察烏攫吏肉何以能察耶亦不能用其明耳

曹瞞姦人之雄意千載所不齒而曰將軍魏武之子孫以爲重耶近世鄙儒謂上帝好生憎主和議而子孫昌奇氏不振夫槍無子天已絕之今之秦氏肯以

千一錄 卷之十九 十九 爲祖耶操固槍之類知惡槍不知惡操亦過矣

杜集中於章梓州頗厚嚴武穢章佞欲及杜似有之也藩鎮之橫視刺史如草芥唐是以亡今也懲之督撫權太輕倉卒不能令下小有潢池之警束手閉城耳易之萃戒不虞豐宜日中斯其時也

杜庶官務割剝不暇變反側痛切之語割剝所以致反側也奈何不鑒 必要救瘡痍先須去蠶賊名言杜贈韓諫議魏將軍歌二首中王京祥帝集北斗夜騎天駟超天河等語太涉虛誕頗近老人恍惚之態太白夢遊天姥之作超矣蓋語夢則可也

唐人擅八分書者韓蔡杜多以顧況李潮擬之一云
三人並入直恩澤各不二一云奄有二子成三人然
其遺蹟猶存論者謂顧非虛稱而李非其倫也豈以
錫故有過譽耶要之後世公論自定春秋筆削游夏
所以不能與也夫潮猶其蓋肩者也今之君子雖黃
任意謂百年後安能盡白昌黎末如之何乃付之鬼

杜又客多狂友朋書素書一月凡一束虛名但蒙寒
暄闊泛愛不救溝壑辱言空書不分惠也又厚祿故
人書斷絕則併一行不寄矣夫杜在窮途不得不望
千一錄 卷之十九 子

之朋友也猶可諒也今高位厚祿者故人書苟無侑
緘則自浮自沉往往不答耳苞直重而意氣輕何云
素交哉 余意道州若分俸則此詩猶可寄乃以素
書之故厭其紙長煩兒孫費燈燭之語頗近尤怨亦
乖大雅子美所以坎軻於時殆有由歟

立急後侵晨掌汗可以悟潮信身不汗而掌汗江河
不潮而海潮其理一也皆氣為之也氣之所之其末
也為掌為海人與天地相似者也聖人為能踐其形
而與天地參夫天道遠而邇者歟是以不出戶而可
知也

古之作者言猶近信遷史杜詩所以為實錄也杜集
中韋韶州追詩二首乃盛唐名家新詩錦不如不溢
美矣其在嚴幕和寄者無此語也韓退之懼鬼志
元賓僅數語志子厚死者可作生者不愧庶幾哉風
乎百世蘇長公匪阿耳

杜詩中叙其曾姑為尚書婦事蓋王與房杜之於秦
王交久定矣王為東宮官則高祖所命非若管鮑分
主而事者也而責以死建成之難不亦過乎
子美為郭華州進滅殘寇形勢圖狀及為王閬州論
巴蜀安危表不惟文類漢疏其論破賊安人形勢如
千一錄 卷之十九 子

指諸掌謂不能無韻之語殆未得也要之用志不分
僻就佳句故其遺文寥寥耳近者文士肆筆乃謂二
司馬一不閑於賦一不長於文夫子長史記盡一生
精力惡暇為上林等作若長卿封禪論蜀等文則卓
越可見矣豈謂不善哉又李杜韓柳才有偏長尤為
謬論韓柳之詩評者輕有軒輊南山石鼎之什後生
毛穎盡禿未可窺其官墻也

房次律其版深源之流乎杜力救未為得謂出於私
情亦過陳陶覆師誰執其咎罷貶非重罰也然臨敗
猶持重而為中人所促乃大敗有可悲者其後還卒

贈益權論定劉衆議固惜之非獨不羨也

蘇長公云唐人爲詩視已力量積蓄息數十年各自名家今人未有小得卽高視前人以爲無敵余喜誦之乃知夸矜之習自昔已然人人隨珠家家荆璧敝帚千金固文士之恒態也

世談天台者以爲洞天福地帳未能遊耳鄭廣文以汗賊貶猶得早秩亦寬矣而杜以爲禦魍魎山鬼一脚躩蛇如樹何其甚也文之勝質往往過實安得三復白圭言必有中者乎

十一錄 卷之十九 五

揚甚自得也以古視今其何不然余爲東平李太宰起家之任過州余以禮事之其左右所索則不能應也而能使太宰怒怒甚余旣遷南司徒郎矣矯旨而另補焉余避位讓之然太宰門下士多爲余解者詒余書公不惟解且大有善意速赴部耳余笑曰知公意不難解也恐赴部則必復怒怒乃難解耳聞者大以余爲迂余笑曰此不難知也余無所取罪罪乃在不事其左右耳今猶其左右也其揚揚者復能事之乎不能事之不將復怒乎再怒則難解矣聞者猶以爲迂而然余言者有友二三子焉

呂后以呂祿女妻朱虛侯其吳蜀成婚之意乎呂溫詩誰將一女輕天下欲換劉郎時心英豪者固未易縻也漢唐欲以一女子化胡起於斐敬策亦左矣我朝之驅羶腥始越百代而繼三王大矣夫

漢惠紀始言后無子佯爲有身取美人子名之而殺其母耳又立後宮子五人爲王侯曰後宮子未必他人子也其後大臣相與陰謀乃云少帝諸王皆非孝惠子余頗疑之豈以呂氏故拔茅者連其茹耶其曰已滅諸呂而置所立卽長用事吾屬無類矣其情見矣代王長而賢漢運之隆也大臣之忠且智也唐五

十一錄 卷之十九 三三

王以帝復辟而不去武三思無遠慮必有近憂信哉秦之立石頌德特重於禁止淫泆殺寄殺者無罪倍死不貞子不得母乃律文一條耳何足以頌蓋與戎翟同俗男女無別中華之所屏也及嫪毐以反誅母后遷於雍不韋籍其門始皇之切齒久矣故其政以爲先務乃所謂中菁之不可道者而何以刻諸金石也其視玄鳥之頌關雎之風不亦遠乎李斯學於荀子此其文也陋矣文之三長所以重識也

秦始皇十八年巴郡出大人長二十五丈六尺史記未載二十六年有大人見於臨洮長五丈足履六尺

凡十二人銷兵器鑄而象之此金人十二毀於董卓者也若二十五丈六尺者則甚異矣太史好奇何以不載殆未可信也且金人不應象其次者

漢惠三年漢有天下十五年矣方築長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城就可謂不輕用民力矣成康之後高惠文景庶幾恭儉者哉呂后雖女主未播惡於天下也武之不為秦其四帝之澤乎

公孫布被飯脫粟奉祿以給故人賓客此豈為疵宰相以進賢為職而弘內懷忌嫉陽與而陰報開閣所延乃植黨耳此其罪也汲孺不學無術徒以布被為千一錄 卷之九 三四

詐反令漢武愈益厚之君子難進小人難退自昔所患可慨也夫

魏其當七國反時未有奇功也乃賜金千斤無入家進賢士在家者則大將之才矣詔書寧可矯廷尉何人哉太后必欲坐之非徒右武安也當粟太子廢以傳故謝病不朝相提而論兩宮且整之高生早辯之矣沾沾自喜蓋其人也司馬氏雖甚哀之然不掎其實故云實錄巫視鬼未必然然足以懲讒令百世之下稱快矣傳贊乃類祭文殆嘗為客耶

客有談狗盜事者曰秦宮殿深矣客雖善盜未可信

也余為解之曰孟嘗善事秦王左右左右多為之用獨少一為狗者耳古文不必瑣悉也

孟嘗之客三千人惟魏子馮驩賢耳餘皆任俠姦人何足等也失位而客皆去身沒而諸子爭立絕嗣無後客無一為畫者五日子之不利豈其微乎趙人觀笑者何足怪而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甚於盜陌其滅絕乃天道矣 魏子馮驩兩人非一事也魏子失其名非以其微也注非

余讀孟子嘆梁惠猶為戰國之賢君也問何以利國孟子言不奪不厭顧鴻鴈麋鹿孟子引時日曷喪移千一錄 卷之九 三五

民移粟之政在三代以下稱善矣孟子謂五十步猶百步此皆逆耳之言朋友所為數而疏者也而猶曰願安承教未幾卒耳後世人主於法語之言能悅而從者寧不稱賢哉孟子居齊頗久齊宣之憚也而好貨好色好勇能見其過伐燕之誤甚慙於孟子猶若足用為善是時七國相為雌雄以士也故士貴秦以來上益驕士益賤上下不交是以秦鮮而否多也漢詔將殘吏未勝句異言吏未勝殘也杜詩句有類此者

杜謁玄元皇帝廟詩世家遺舊史意謂史記不稱世

家然老子終於柱史自宜列傳孔子漢有封矣故云
世家世家與傳非有輕重也晉楚之爵曾子固所不
歎彼非世家歟 孔子漢武時未封爵意後人定為
世家耳非司馬文也

祖倉仁政也世恒談之未有行之而善者何也官以
簿書為急無能視其事如家謀之於吏吏無利焉安
能盡心之於民民刻木不願對安能與吏為市強
之則青苗之虐也夫青苗之法善舉之非不仁也荆
公為令嘗行之矣民無尤焉及為相行之則宋由以
亡何也令親為之相任人也狂人而不知人何政之
一錄 卷之十九

可舉今談者姑無論相姑師荆公之為令乎無徒豈
荆公哉

司馬畏蜀非特才不逮也漢賊兩立豪傑寧無動心
師直為世自反惡能不憊食小事煩聊以安部曲耳
而漢祚運移其言偶中魏志述之固未達也寧靜澹
泊泰宇自定夫豈懂懂瑣瑣以重傷者耶杜子伊呂
蕭曹之評確矣志決身殲軍務勞蓋沿國志而未察
也
謝公捉蒲葵扇為鄉人增價夫扇微物耳而歸資五
萬他物可知此吏曰不污不信也何以異於棒槌官

哉棒槌官者有貪令無物不取即棒槌亦滿載人傳
笑稱為棒槌官也喧聞都下而猶以遷去何以正百
官也謝公則令已罷耶亦傷惠矣

千一錄 卷之十九

千一錄卷之二十

新安方弘靜著

客談八

危亂之世非無義士也吾於春秋得一人焉趙襄子舍子而立兄之孫是太伯之德也楚漢之際得一人焉周市不肯為王五反而立魏後是伯夷之義也趙襄彰矣世鮮知市夫士可以成敗論哉

淮陰語蒯通云觀子與諸郎談論如駑駘駕車使驂騮開路非容易追逐也使人心服夫蒯生豈非天下士哉而三分中立之策不忍聽之淮陰可謂無負矣

千一錄

八卷之二十

奈何良弓不藏而與狡兔同盡也子房之智非過於鴟夷漢高之猜猶愈於句踐是以赤松可與遊而五湖所必汎也

鼂錯之父嚴延年之母皆知其子之必戮智矣使明言其不可用不則無坐如趙括之母庶有及乎嚴母去之東海人稱焉次也何至飲藥死哉非獨錯父亦狠矣

或曰孔子夾谷之會兵乘人若刳羊豮豕文事武備左右宜之矣故曰我戰則克而何孟氏之都之不克墮也曰非不克也修德以俟之猶禹之於苗文王之

於崇也苗格崇降而成弗墮則群婢故也女樂弗受雖壘而舞干羽焉寧有越厥志而弗變者乎行有不

得反求諸已聖人之作用也
劉楨詩乃為吳璿所投然劉詩長留天地間信矣安知有嗜溝澮之盈涸何足置意中君子貴求諸已也阮紹泛西池詩白首登畫船及慮水花笑余躋其言畫船尚不欲登而肯攝齊於華堂廣榭間乎野航恰受兩三人乃少陵老得意處也

髮白非心白乃強語即白變黑亦不足尚
林鳥以朝嘲水鳥以夜咬陰陽之化生物未有外者

千一錄

八卷之二十

淮陰謂高祖能將十萬此非庸眾所知也知兵者固不徒貴多若嚴尤昆陽杆堅淝水不以多敗乎彼其才無能望漢高也而何能多多益善也

自黃帝蚩尤以來戰之大者其楚漢之際乎漢之人關何易也羽勃敵也三傑輔之群策群力屈焉乃克有濟光武則事半而功倍銅馬赤眉么麼之輩非敵也然猶艱危幾殆者屢矣曹瞞取天下於群雄非取之於漢也猶可言也若司馬氏則穿窬竊鉤者耳吳蜀昏昧覆亾自宜奚足揚武嗣宗廣武之嘆意或在是也赤帝既天授魏武亦非豎子阮公雖放言豈憤

一第... 丹... 頁... 6

憤者乎

常怪信耳為將而漢王稱使者入其帳中更易其將奪其軍何說也此其說史畧之耳孟嘗之客能入秦王臥內竊其裘則何用荆卿秦舞陽之拙也公孫容之刺來岑西夏容之舍韓魏公皆對壘時也彼決眼屠腸者不足述矣意烈士徇名不欲為穿窬所為寧王碎母瓦全暮夜暗行彼方耻之耳

嶺外峯多奇如劔如戟參差連亘京華名園假山彷彿之以為勝賞而子厚乃云海外尖山似劔鋒秋來處處割愁腸則此邦盡為鬼門可畏也哉苟能以各

千一錄

八卷之二十

三

園假山觀之日在畫圖中避世無悶矣何為以身殉之自使重傷乎余兩任廣東西俱携家人未有病者未嘗食檳榔第飲食起居有節而已吾身苟無害則長安長沙之潮之柳之袁復何異即播州亦有人之土也而曰非人所居將不設官乎其辭對矣第當以齊物篇為二十八贈播與連皆逍遙境耳何論其為鷄為鵬乎

韓柳天說文則美矣不得於天而比之果菰癰痔詎可云善謔耶以文為戲可也天可戲乎若憶論語三畏之章當惕然矣故君子不可以不知天曰仁人事

天如事親曰上帝臨汝曰知我者其天乎此天說也詩云慎爾出話棘子成之說君子也子貢猶惜之以為駟不及舌况弄其翰而對於天乎由二子之說而金陵三不足之論覆人邦國矣君子之於言惡可不慎也

李華作房太尉銘曰玄宗季年廷將持兵天錫房公言正其傾軫凶害直事乃不行是嘗有曲突徙薪之謀也世知曲江先見而太尉事隱故表之

柳子記其下殤女子之墓其病也願為佛役更名佛婢病亟也去髮為尼號曰初心將以緩死然竟殤也

千一錄

八卷之二十

四

夫柳子非愚人也而其佞於佛何愚也佛以四大為累曾不厭死而以死懼人以緩死誘人其說舛矣名家女子而求為婢為尼是其生不若死柳子之所以愛其女者悖矣柳渾以十餘歲童子謂從釋而生不若速死之愈雖天且賤不恤也柳子嘗狀其事而智乃不若童子耶柳子剛者也是張之剛也焉得剛退之以文墨事推子厚非偽也子厚固不易得當其時可相伯仲者獨斯人耳而子厚因遂謂退之過揚雄遠甚無乃易其言歟太玄法言四賦殆不易過也退之之論子雲謂豈止與老子爭強而已其弟子侯

芭頗知之以為勝周易由二子之言則子雲已勝周易退之又遠過子雲而子厚又復為退之所推避則二子之文雖六經無論矣無所與倫矣文人之夸誕乃其習然哉

余讀柳子之文不後韓子也而不聞道何其佞佛甚也大雲寺記謂越人信祥而易殺浮圖事神而語大可因而入焉庶乎教夷之宜也此其說猶若文之者也刺史以教化為務刑政德禮安在而假之浮圖耶自佛法入中華以來中華之治日不逮古勝殘去殺不復如漢文景時何言三五方策具在柳子以為不

千一錄

八卷之三

五

然耶淨土院記則以彼佛言無所欺曰西方過十萬億佛土乃有極樂世界蓋其留異跡而去者甚眾噫彼其道里之遼遠若是矣其去者孰從而徵之而云甚眾莊生之書有所謂建德之國者彼直寓言耳而何至以幻為真匪誣則愚也吾甚惜柳子之智而愚愚溪之名號稱矣 或曰浮圖之語淨土亦猶莊生之稱建德耳柳子非不知也以為其說易以勸夷人也夫不知其言之欺而以為信則不智知其言之為欺而以欺人則不仁舍吾之政刑德化而以夷勸夷則不職柳子必居其一矣

柳子記毀象祠其論正矣撤其屋墟其地沉其主於江千載之違得而更之非過也而新建則曰象之祀以舜也以舜之故而祀其弟則希舜者益勸矣是為之辭者也以俗之尚鬼而難論也而姑以示教云爾然道州之毀之也民不非之且歌之未見其難論也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誣也見義不為無勇也然則毀之者勇矣而為之辭無勇矣祀之為淫淫祀誣矣韓子鄂人對柳子論墓中石書皆有禪於教凡為剔股廬墓者非禮也非禮非孝也禮之所出刑之所入况偽學以奸利者乎若曰觀過知仁仁者不忍適也

千一錄

八卷之三

六

則已之可也奚旌焉古之風人不能無怨而聖人曰可以怨謂其怨而不至於對也雖跼天踏地猶不失溫厚之度焉柳子之辭曰貪愚皆貴險狠皆老謂吊宜賀謂天反榮人之君子天必厄之入之小人天必佑之怨且尤已甚矣其何以免

孔子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其大者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左氏之言天人強而附之誣矣柳子以天人為無相與者悍矣誣與悍皆過也皆非知天命者也柳子以為天自天人自人自貴自賤自壽自夭孰

爲之者則宜順而安之所自信而不疑者矣。下殤女子爲婢爲尼以祈緩死於佛則是天所不能主者。佛顧能主之何其悍於天而佞於佛也。且君子之所以畏天者何所爲哉。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而已矣。佛而聖也而能主乎人之壽與夭也爲婢爲尼則壽之乎柳子非愚人也而愚於佛何也。

韓柳對禹問封建論文則工矣而無得於道也。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孔孟真知聖人之心矣而以其爲孟子求其說而不得其曰憂民之大慮民之深亦所謂斐然成章者耳。而禹之薦益可遂沒其實耶。

十一錄

卷之三

七

將以爲無其事是誣禹也將以爲有其事則所謂慮之深者安在亦誣之也。誣聖之文雖工奚取封建者先王公天下之大端也。置守者秦之私也。而謂公天下自秦始又以其私窺聖人而曰非聖人意其說尤害於道。夫未下車而輿滅繼絕豈爲迫於勢者耶。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此聖人意也。要之其人存則封建郡縣俱治其人亡則封建郡縣俱亂。此理勢之不易者也。然自罷侯置守而天下定於一封建易亂郡縣易治亦勢也。勢之所趨聖人不能違故封建之不可復者勢也而非聖人之意也。聖人何心哉。吾推

聖人之意亦期使天下長治而已。欲天下長治宜何如今之巡撫古侯伯也。必得其人數十年勿易得封建之意而杜藩鎮之釁其亦庶乎其可也。

天下之大不可失一士也。劉林請决河以灌赤眉光武不答蓋百萬爲魚寧無無辜者然林遂以王郎稱帝幾失河北曹操不禮張松遂失益州士誠不可忽哉。

孔子曰晏子賢大夫也。又稱其善與人交而記乃云景公欲封孔子晏子沮之余以爲必無其事也是時齊將爲陳氏矣。晏子固憂之而曰惟禮可以已之。孔子用則禮以爲國而公室張矣。此陳氏所不欲也。而晏子乃曰當年不能究其禮晏子而愚人也。污不至此意晏子必能稱孔子。景公欲以季孟之間處之而曰吾老不能用蓋梁丘輩在側陳氏爲政其沮孔子必力矣。奈何以誣晏子也。

十一錄

卷之三

八

漢制諸州郡歲盡詣都奏事中興但因計吏於時議者以爲王者法天災或奏事紫微州牧刺史入奏事所以通下問知外事也。今重其道歸煩擾止不復自詣非體也。然州郡遠近不一若歲令往來道路豈惟煩擾寧不廢政務乎。今制則三年入覲合於古宜於

今矣然使廟堂一秉公議加意詢訪萬里之外日在階序耳豈必一過堂間睹其貌而知其政哉徒使私覲筐篚充溢門巷街市細民竊相訕笑爲口實耳此皆閭閻膏脂幾於竭澤而漁矣然則述職之典可廢乎口古之道也何可廢也昔宋之盛時朝士以苞苴及門爲耻我朝成弘以前縉紳交際帕二方而已而于肅愍猶以香帕爲民殃清風兩袖之句至今誦之苟能力挽頹風黜貪遠競則虞廷考績周官詔爵人存而政舉矣古者天子一歲而巡四岳不聞勞費乃郡邑守令一入都而云道歸煩擾且田里有嘆聲千一錄 八卷之三 九

焉可不思其故乎 奏事古之述職也何必引焚惑紫微爲法此漢儒之陋也

先軫之不忘喪其元也其淺之爲志士乎戰而失帥國辱矣辱國罪也秦穆而有霸心卽用蹇叔不思無三子者舍之可也楚猶能禮重耳修德而已何必錮善嗟夫軫自以無禮於君而自殺勇矣推此志也有過而憚改者哉孔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於軫見之矣

荀文若舉才不以標鑒真能用入者也籌畫不以要功真能任事者也大臣哉使際明王之興其亦十亂

之流亞與而柰何試之於奸竊如操者也世之君子聰明才辨以遊洙泗之門則閭閻侃侃可以升堂可以入室者也而柰何攻乎異端也嗟乎文若之自殺世恨其晚吾以爲猶賢乎迷而不復者孔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於文若見之矣今之君子有能見其過者乎方自以爲是而強飾其非不則心溺焉而諛之者曰旣聖矣是其自加九錫而獻符命以美新者也惡得爲文若也吾故以文若爲猶賢也

左傳云自慕至於賢無違命蓋舜能順乎親而允千一錄 八卷之三 十一

若也然則象之封於有庠亦不至播惡以逞矣而又以賢者輔之爲治是以祀於其土也若曰以舜之故而祀象蓋不得其說者也或曰舜之德至矣商均何以不肖也夫自三皇五帝以來聖后繼作天下猶未盡平堯舜爲天下得人則中才以下不可以陟元后至於禹則地平天成不必神聖而可繼世以治矣而啓又賢天下所以歸之也然則堯舜之子不肖者特未能賢耳未必有大惡也

荀子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服意其然耳庸人則求其人以實之矣蘇長公堯曰宥之

三臯陶曰殺之三此得古文三昧者也非必古有是語也

楊子云孔氏之門如以賦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夫相如無論也如賈生者使在漆泗非升堂之徒與楊子特以壯夫不爲論其賦云爾也夫楊子能之而弗爲進於道者也而樵魯者藉口於法言則俚矣

荒政有實心者乃有濟卽如興有益之工廣不費之惠亦多術矣而牽泥文法者或難之吾見萃而食之者適速其斃沽譽罔上曰盡心焉耳矣不仁哉

千一錄

卷之三

十一

何胤禁殺以佞佛也而侈于味其所殘多矣季文子食不兼味未聞禁殺所全多矣彼佛也以季文爲覺者耶以胤爲善男子耶

西方聖人乃張氏履語儒者每每援以佞佛佛如有知不受也

唐時大使考所部官刺史五品以上劾治六品以下杖訖奏以高適之賢杜贈詩云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韓退之詩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夫士不可辱可貧可賤耳故云冠一免安可復冠也而戀簪纓於捶楚間不已甚乎我朝嘉靖初年以

前內外官相臨之體甚峻太宰於銓曹郎都憲於御史朴之他曹可知矣太守於知縣朴之監司可知矣隆萬以來上替下凌風習大異由交征於利而枉尋直尺所弗恤也選曹曰老者老矣其坐吾坐也雖臨我吾得而逐之不則異日於我焉依縣官曰歲月易待也彼未出藩臬吾且臺垣矣縱無郊且以白簡彈之置淄澠中孰與辯者大官持祿而心知其然也體若相臨而內實相奉幸天下宴安九重垂拱累日積勞石籌左契無不如志矣焉知其他故識治體者以漢宣綜覈爲今藥石其然哉夫士不可辱亦不可肆

千一錄

卷之三

十一

政不欲急亦不欲弛肆也弛也胡可長也

廣中蛇虺好蟠蒲萄架不易辯柳詩懸蛇結虺如蒲萄非漫語也相傳蒲萄架下不宜坐飲恐有遺毒耳退之平淮西碑與典謨雅頌寔相表裏李商隱讀碑詩知言矣而子厚駁之云有帽子夫推本祖德繼以續緒之烈於體固宜非煩也觀子厚之雅與劍門武岡等銘信雅健不費辭矣及作漢原廟銘仍班氏之論系本於堯從而廣之謂建火德者必唐帝之胃翼炎運者必唐臣之孫故舜之胃爲曲逆禹之苗爲汝陰尚之裔爲鄴侯稷之後爲淮陰絳侯群雄之登所

以紹復不績不墜厥祀此天意也厥論迂矣笑超帽
 子也帽子之駁述者賓客固非誣也子厚率爾之言
 殆天言矣國語以祝融之後在辛姓嘗為伯柳子非
 之入曰凡言盛德之及後嗣者皆勿取夫成天地之
 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彰此未可非也然必其有徵
 也無徵而強附之無取焉耳若漢之君臣所謂堯舜
 禹稷之苗裔者其亦有徵乎無徵之言君子弗言也
 言之於此非之於彼何也或謂平淮夷雅退之不逮
 此評過耳即題云淮夷亦泥矣當周之時淮可言夷
 唐則人屬統內自當云淮西耳胡夷也韓碑乃為得
 千一錄 卷之二十

體 柳之雅於雅也步步趨趨中節度矣而韓之碑
 符得其超軼絕塵者
 張因名士也舉詔策投印綬乞為道士許之唐之政
 紀矣乃其友憐以遁慈幼以死由良知不泯然耶其
 死於弟子曰盈吾志矣而必以返葬先人之墓無亦
 悔心之萌乎子厚誌其墓不能發其志歸之於道而
 曰道也道非去友去慈也是文之者也
 光武為邯鄲兵所迫蒙犯霜雪至呼沱冰合而俗妄
 傳以六月渡帝王雖有真安得六月冰乎
 楊子雲言貌不能動時人而讀其書者千載如見君

子第恥過情之譽耳何能勢諸名卿哉觀子雲書中
 殆有不能平者其曰伏几襲裳而字仲尼仲尼于羊
 質而見豺戰矣蓋惡偽之亂真也雖然子雲既自信
 矣而當時亦有知之如桓君山者何為為莽大夫也
 蜀嚴沈寔非其鄉人乎或曰莽之無道也彼以為道
 未訕訕其身焉噫是為之辭也夫謂子雲而不能去
 不可也去也豈俟莽乎莽之誅漢豈一朝夕乎太玄
 擬易而作者也不知易惡用擬吾未能知太玄也而
 知子雲之不能知易也 子雲既不能為嚴君平矣
 即不幸為龔君賓朝聞道而夕可死猶未失也邴曼
 千一錄 卷之二十

容知時事日非為官不肯過六百石雖未及嚴氏庶
 幾皆於保身矣子雲之解嘲自鳴其位卑耳不能為
 曼容惡能為君平不能為君平惡能為君賓夫此三
 子皆子雲所不能也而徒以法言能論語太玄能易
 耶是亦伏几襲裳而字仲尼者也
 鮮卑投鹿侯從軍三年其妻在家生子乃云聞雷震
 仰視電入其口吞之而隻身彼夷也無論其事真偽
 而楊國忠之妻亦云不夫而孕然投鹿猶能不信其
 妻而國忠乃以為夫婦之情其愚昧固出鮮卑下也
 來君叔世稱信士出使不辱自其職也囂之違背自

取覆下不可與言則太息去之耳何至發憤遂欲刺之此豈傳介子時乎其免幸矣及其對壘而爲公孫客所刺寧可云伏於九地也彼終日欽欽常如對陣者寧可犯哉

東漢赦令何太數也乃至謀反大逆皆赦除之其政頗矣其時王符論赦者小人之幸崔寔稱孝文以嚴致平洛陽令王君外行猛政不敢行思而民作祠祀之可謂通達國體者也若孝宣時路溫舒上緩刑之書蓋趙蓋王楊之死君子有餘譏矣君子之言以救時非以阿世也夫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

十一錄 卷之二十 十五

盡心焉惟刑之恤言慎也匪以赦也
柳子與李睦州書止其服氣至厲銳擗擊鳴鐘鼓而決之可謂忠告矣然服氣有可有不可參同契云呼吸相含有其可者也云呼正吸外邪其不可者也得其訣則老氏所謂綿綿若存者也不得其訣則孟子所謂握苗助長者也若睦州者顧其所得何如耳非若金石等物之不可服也至其去味即淡則上士之所勤行中士之所作輟愈淡愈恬恬則愉恬愉壽之類也何乃大以爲愁苦而不忍之耶是穀陽暨之愛子反者也 昔之言養生者稽於夜近之矣其遭戮

則命也非養之過也子厚又謂山澤之癯餌藥久壽滋所謂天其辭偏矣孔子稱舜曰必得其壽悲顏淵不幸短命夫豈惡壽哉若曰爲方士所惑求壽而得大雖陳言寔篤論也論宜如是耳觀子厚之論乃願推肥擊鮮極五味之適以醉飽爲歡愉是所謂伐性腐腸之藥養生者之所吐也而強進之拂矣在易之順君子以節飲食柳子所謂聖人之道豈極味而惡淡者乎城下之決何以服睦州也

淳于先生稱聖人者徒以能知王志一在驅逐一在音聲云爾此非射覆即揣摩也何益於治亂庸主之十一錄 卷之二十 十六

所重君子之所恥也
老子傳既云莫知所終乃又云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豈記其出關時耶即老子子孫傳皆著其名而膠西王傳解者蓋與太史同時已不能知其祖而後世所傳會焉從徵哉 卽有二百餘歲歸於盡耳君子順受正毋戕其生可也
太史公稱莊周善屬書離辭洗洋自恣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又云鄙儒滑稽亂俗其論當莊子矣後世尊之爲經與老子匹晉之所以亡何王輩之罪也
扁鵲診脉知人生死自宜耳而趙簡子秦穆公之夢

俱之帝所甚樂其在帝所若遊人間殆可階而升者何後千百世無聞叩關者也蓋戰國好事者為之而太史公愛竒不能辯耳書之信史啓巫覡厲階可罪也非獨太史左氏失之矣孟子不盡信書况其誣之甚者乎

扁鵲之伎能生死人而以刺死固無如命何然則其所生者乃其命不死也余在東廣有薦閩人林巡檢者良醫也督府頗重之遂為門下醫所盡余里中汪生少年頗能文客內閣與化李公所撰青詞偶為世廟所取李公頗重之一日與同舍生共飲歸七

十一錄 卷之二十 十七

孔出血而死不能究其由也夫此所兢者微耳彼入宮見妬入朝見嫉者何惑哉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交譏世士甚病其言而子長何以稱也夫儒俠可同日而論者乎今夫倚法為市以賄成政恣欲扞罔游俠所醜者固冒儒名有以夫韓子之譏之也奚病焉子長以感慨上書得罪貧莫能贖交游莫救乃發憤為游俠立傳其歷舉賢聖之遭蓄遇害者而曰緩急所時有亦可悲矣諛辭知其所蔽君子之於言無所苟也洙泗之間閭閻者有是聲乎班氏評之得矣

唐荆川之出也分宜之塵惡能不免哉為之辭則難矣于時有開府於淮揚者其人薰蕕也乃曰開府之系也以唐之薦毋亦厚誣乎謂其薦之為不智也則可也韓退之不肯為史懼有鬼責今之秉筆者無論薰蕕也苟能不虛不飾務近於實鬼亦害之乎退之之言蓋亦有感而云爾也夫誣善之人千人指之而無忌也焉能憚鬼

孟子在齊明王道距邪說當時稷下遊談之徒目之為好辯然無以難也一在三卿之中而淳于氏遂肆其唇吻矣非其泰山壁立萬鍾不屑寧尋之不直毋

十一錄 卷之二十 十八

枉其尺則何以比功洪水之抑而使橫議者不作哉甚哉祿位之足以免人君子是以望望然去之也

孫文恪公言我朝詩勝宋文未能勝也唐荆川文編不遺宋人王遵岩篤好史記中乃學會文此自有見非以耳食者要之文有三長猶釋氏之有三昧當不徒字句之工耳

吳貞節筠言道法之精無如五千言其諸枝辭蔓說祗費紙劄耳其論有見哉開元以來不知而談者益多矣
桀放於南巢入於狄夏之臣必有從者遼金據有河

其至元統一中華其以徙也冠裳文物宜無改焉乃其俗不能少移天寔犬羊之耶漢唐欲以一女子化之末矣

蘭亭記天朗氣清或病之此未達也余嘗論之矣余竊病其群賢畢集觀宇宙之大而神州陸沉苟安江左彼茂林修竹清流激湍奚大也阮嗣宗廣武之嘆周伯仁新亭之淚陶元亮易水之詠所宜興懷者耳不然者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一觴一詠修身俟之固賢者事也而何致痛於彭殤之修短乎余以爲逸少未知遊也

千一錄

八卷之三十一

十九

士之處世無論污隆自宜以義安命而禮行遜出斯明且哲矣作意趨避非惟失義或及罹咎京兆隱士韋祖思不拜姚興而拜勃勃不拜倨矣乃免拜恭矣乃見殺夫莫之爲而爲者殆非思慮所及者耶雖然所謂隱者人莫知之之謂奈何居亂邦而以隱士徵也其見殺宜也

閭閻之休戚繫於守令守令貪縱而弗禁民無所訴則思亂土崩之變所由作也元魏詔吏民告守令罪疾之甚矣有意於恤民矣乃貪縱如故而姦猾橫行所以道之者舛也無上下將無君臣奚其爲政哉爲

政者賤貨貴德一舉錯而不變矣何難焉

孫權與介象論鱸以鮑魚爲海中物象作捕得魚付厨異之此魚江中大出正建康物耳權寧不知傳者之誤可知也左慈之鱸介象之鮑術也非仙也近有速客盛饌而不見厨者竟以奸誅被擒時鎖其骨故不能逃

顏延之之直而惡諂也人稱之爲公則怒而弗受以爲已非公也余謂公之稱猶可耳古之相稱不曰君乎可君也固可公也今乃以公爲降等之稱則不知其解矣至於翁本非尊稱古不云田舍翁乎今年未

千一錄

八卷之三十一

二十

及強輒相呼以翁 明旨禁之而不能止余嘗約二三同志力期復古莫有和也然耆耄以上翁自宜稱茶陽常稱晦翁矣年未及而翁則無謂習俗之蔽而不察末如之何者也又十年以來書札競用四六非若宋人之工也第取俳儷活套相詒謾而已余既淺陋不能倩人有以偶語來者第如舊式答之以爲簡即以爲俚耶所不敢知也赫蹏書殊非便覽大老尤宜厭之若廟堂一言明示好惡則 宇內安有不樂從者余自撫浙及填鄖陽未常以紅箋通書于時政府未以爲非則亦幸矣乃其不止之者殆以細務非

繫政體耶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又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之知天也夫孔子非恃術數之學又非諉之無可奈何者其所以知之必有以也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聖且神矣而有不知者乎是以曰百世可知也知其理也數在其中矣後世如張子房博浪之擊鴻門之會彼豈僥倖行儉者夫雖雖誤中而足以震動天下豪傑之氣起而亡秦神奪之矣鴻門則羽也增也伯也料之固審可以會不可以戰蓋亦近於知天知人者哉夫羽猶有度故曰何

十一錄

八卷之二

二十一

以此而伯能扞莊增之缺無庸也雖然沛公之閉關誤矣子房不與知耶其後彭城高會於法宜亡大風併之則天幸也楚漢之際漢屈群策無遺慮矣閉關小誤彭城大誤子房在行何以不諫也豈非共安樂之難非獨句踐耶項羽方張彭城豈安樂地遽爾高會故曰大誤乃若四皓之徵赤松之遊難以言矣功成不退自昔危之鳴夷之泛湖子房之辟穀其斯以為哲也

鹿入林中虞將獲之奚燔為其出也從而焚之是晉之闇也晉文燔林而求子推必無是也夫介子奉其

毋隱矣使以燔死則匹夫之諒無取焉耳且如母何晉文之殘甚於紂矣焉能霸故曰燔林之事必無也使其燔也介子必不死也寒食者謬耳

史記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非善言聖人者子貢曰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其旨遠其辭文是以列言語之科也夫不求仕何足以語聖人也史記又言孔子作春秋以自見於後世此以春秋為史記陋矣

里中某甲頗知醫好言養生自謂有得人未之信也年八十矣子不克立家日窘鬱鬱不自聊一日語所

十一錄

八卷之三

二十一

往來曰吾將逝矣如期無疾而沒人皆異之吊之則七竅流血焉乃知其以毒欺世也好名者乃至於此余從姪之僕從旺素貧忽有餘貳莫知其由也萬曆己亥夏以疫死臨革自述其故乃因同行者病毒之而有其貳也今五年矣與其鬼問答服罪歷歷不謬所有貳亦隨盡焉

漢之王巴蜀也而不從家室何以示羽無東意也彭城去沛近矣乃收美人置酒高會太公與呂后求漢王而遇楚軍為天下不顧家宜如是乎爰及姜女聿來胥宇詩所以詠古公也

記云曾子年七十學始就乃能著書故曰魯陋哉言也孔子之刪詩書年亦望七矣其自言十有五志於學至七十乃從心所欲不踰矩耳故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求不知老之至也曾子亦云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是以老乃著書程子易傳成於晚年不以示人尚其有進豈以爲魯耶曾子之魯聞然而章者也弘而毅者也無欲速者也

孔子言學而不厭默而識之所謂語之不惰而足以發者也非徒口耳之末也今侮聖言者舍好學而言默識則所識者何物於是以鄙夫之空空爲西方之

千一錄

八卷之三

三

面壁而顏氏之空猶曰屢去鄙夫有間矣盛明之世誰爲厲階可爲長太息也夫世之言祥異者多不驗天道遠不若稽之人事也孟氏言一治一亂者視其政而已故曰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左氏失之經漢儒傳會之又甚焉雖有憶中君子弗道也今巾服日異翩翩九衢明旨屢禁而諸司不問若以爲細務耳何以云奉公耶最可怪者四象中分裂之象不祥爲甚古之關市譏而不征今也征而不譏征則曰非所得爲也譏非有司之事歟

漢之人彭城疾矣其文告之辭乃曰南浮江漢以下所以玩楚也

漢非楚敵也其人彭城乃未相遇耳不豫所以待之而遽置酒高會耶幸哉其不亡也

聞人說長安好則向西笑然身未到長安何由知其好今註杜詩者不知其出處何以知其工第知是杜詩則極贊之耳此何異聞長安而笑者耶

比于伯夷仁人也而未聖聖人有知幾之神焉龍德也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所謂大臣也孟子言貴戚之卿不去而易位亦以警齊宣耳有伊尹之志有阿衡

千一錄

八卷之三

五

之任則可不則篡也自立辟也

淵明士孝傳不叙曾子夫事親若曾子可也言孝而舍諸何說哉此公胸中天遊坦蕩非以著述爲業者也略舉數子足示向往云爾觀其贊語亦草率不事藻繪非不能也蘇子瞻用事往往不檢冊子蓋近此意歸去來辭一篇足輝映千古餘文可不必工也淵明真能不爲者楊子雲云壯夫不爲乃終身未忘篆刻耳杜子美云詩是吾家事然驥子輩似未能繩武也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殆託以自詠非不知淵明者也過庭面牆之訓豈必遠其子哉多識前言

不逆其志必弗達矣 淵明不入蓮社更高於去
彭澤彭澤之去節氣之士或能之于時天下之士胥
溺於佛老而淵明獨不屑斯達道者也杜詩非確論
惟其蓮社不入故能去彭澤乃貧士之誅則采薇之
節也乞食餓矣而未死則故人顏延之輩能周之靖
節之謚乎矣其近伯夷哉

伯夷太公俱仁人也俱辟紂俱歸周其道同矣及其
晚節一正萬世之綱常一拯萬民於水火不可謂不
同也周有二仁其猶廢之三仁乎王元美遽議太公
如周公何周公之才之美多材多藝豈徒悶悶木訥

十一錄 八卷之三 三五

者也秋官庶氏冥氏所以除蠱毒驅猛獸者殆非拘
方之士所與謀矣

萬曆己亥寧國府涇縣雲中見四字久之乃沒蹤痕
貨蜀浙江海寧縣梨樹結實如茄云嘉靖間倭寇之
難曾有之 休歛間菽粟有蟲如人面備冠巾種種
之象

仲虺之頌王王聖人也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云爾
今之頌邑令者如斯而已乎其高談為人師乃曰貪
淫不足以害道則成湯反之者奚足言宜其以屢空
之解為淺也周禮禁暴氏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

誅之噫可勝誅乎

齊宣曰吾何以知其不才而舍之此其言可與為善
非欺也已之不聽左右皆蔽賢而黨邪者無惑乎王
之不智也而仲弓為宰乃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則謬
矣夫宰豈若王之深居而孤立乎寧一無所知乎子
曰舉爾所知則至易至簡苟有為上為下之心將何
護焉今夫在位者孰不舉所知者云爾賢乎否
乎賢者嘗不求求者非賢也所舉皆非賢可知也此
不俟試而可知者也宣乎上之不信也而齊宣曰吾
何以知無惑也嗟乎孟子所以告王者亦明矣苟不

十一錄 八卷之三 三六

知所以知而曰何以知已不知人不可信則亦冥行
而已冥行者莫知所之嗟乎未有所之之莫知而不
傾覆者也

揚伯起卻暮夜之金無間然矣謂其有所畏而卻何
避索也彼曰暮夜無知故卻之曰何謂無知耳又謂
暮夜無知而天下後世知之是揚已美而不隱人之
過也夫暮夜無知謂無外人耳豈無侍者即請於左
右豈無耳屬于垣者君子母於無過中求有過也趙
清獻焚香告天或謂多事不愧于天可知我者其
天乎奚必告也夫清獻畏天命者也君子之畏也曰

顧諟曰對越所以戰戰兢兢恐有違於終食之間也

議者未能強立不惑而談從心所欲匪誣則妄哉

吾鄉程篁墩宗伯以神童稱成弘間擅名詞苑性耿

介求其文者不屑應多門下士代筆耳沒後刊集大

半賈入余近欲選之而目力大減姑志之以俟來者

孫文恪公云我朝詩越近代矣文未必過宋先元

兄亦云王遵巖初學史記既而好曾文王元美大甲

宋人而獨喜蘇長公以為不食宋粟者余謂歐蘇曾

之文足與立其得處皆從周漢來未易談也

佛耳而謂其文之高妙從參寥諸僧得之其然耶

千一錄 卷之二十一

千一錄卷之二十一

客談九

新安方弘靜著

或問豫讓曰讓者其游俠刺客之倫乎不足尚也知

伯之無道樂所以亡而以國士遇讓苟能輔之以

道使不底於滅亡斯稱國士矣趙氏無所取罪已并

范中行又欲并趙且及韓魏三家者合從而覆之自

其宜也讓負國士之遇而弗能救雖死之猶溝壑耳

而以刺為賢乎襄子舍之賢矣舍之而不能死至於

再何無恥也若讓者所謂無四端之心不足尚也

千一錄 卷之二十一

室中失貓無如鼠何試令施飯少許鼠得之幸不嚙

圖書猶賢於人之無厭者哉以毒置飯中者能斃一

鼠不復得也覆轍鮮鑿陷窞莫避樂所以亡人乎鼠

乎孰為智乎

聶政刺軻孔子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也非可

與圖國事者也政之許嚴仲子者其事成矣忘其身

以及其姊奚足道哉軻也即能劫秦王秦王能為齊

桓乎夫曹沫可能也齊桓之不背盟不可能也秦之

無道於盟何有資怨助禍必矣使能中秦王遂能弱

秦平聲罪報怨師乃有名旦夕易水耳而謂秦之國

無兵乎鞠待所云西約南連北聯者誠善然天下紛
定於一方假秦以驅除天所命也惡能違之况又不
能須臾乎燕丹之愚不足與議而鞠武田光荆卿皆
非恒人何其慮之不遠也其後博浪之錐震動天下
陳項因之而起秦之亡端在此一擊此與僥倖發憤
匹夫之勇者殊科矣

指佞之草觸罪之羊好事者志之以為奇知言者不
信也知人之哲惟帝難之明目達聰詢事考言若此
其兢兢也乃曰何畏乎巧言令色誠患之矣使有是
草則唐虞君臣無事相儆一草可以正百官何急務
乎十錄 一卷之三十一

親賢哉臯陶之為理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刑錯而
不用寧有僭濫而假一羊乎吾聞犬吠堯矣羊之智
將無異於犬寧避豪賢殆偶觸者有罪遂傳之耳頃
南刑部有隸素害人鹿觸之腸出而斃人以鹿為有
知也是則羊之類也嗟夫世之下也喜佞而惡直曾
不若草也黨邪而害正曾不若羊也好事者是以志
之蓋曰安得此草此羊以式在位者云爾

條侯至洛陽見劇孟遂不憂吳非以劇孟足為重輕
也蓋俠少輩易與為亂者也洛陽天下樞而其民猶
未思亂是未有土崩之勢響應之機故知其無能為

王子長好奇喜俠遂云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過矣
秦用尉繚之計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
亡三十萬金而諸侯可盡其後漢亦以其計間楚及
淮南謀漢所憚不可下者獨汲黯耳近宸濠為逆朝
中頗入其賄新建下南昌焚其書以安反側不則株
累眾矣錢之有神非虛語哉

朱博為丞相趙玄御史大夫延登受策有音如鍾聲
後不善終班史書之以為異余里鮑尚書登第報至
其祖墓中有聲如牛時以為祥祥異無定徵天道遠
人道邇君子居易以俟之耳

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者賊其君者也故
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而朱博罷去議曹不愛
文學儒吏乃曰吾無奈所言道何且持此道歸堯舜
君出為陳說之則是齊人所云是惡足與言仁義者
其歷位久而坐不敬晚矣雖然世之談仁義而居污
下者曾不若博蕭倫任職徒以堯舜欺謾耳是不
敬之大者也

黃霸薛宣為政功效卓爾至以為未嘗有及為相皆
不稱賢夫惟君子不器器固有極哉書之稱一个臣
者無他技人之有技若已有之耳孟子喜樂正子為

政者惟其好善而強與知慮聞識不與焉霸在位無所汲引側陋而附惟幄舊恩貴重之臣爲明主見讓懸不能對是其所好者非善也而何以優於天下宣則煩碎無大體而率先百僚者無聞焉

于肅愍巡撫河南山西十八年遷大理少卿不以爲左前輩以居官不能盡職爲歎未嘗累日計資而競進也今也不然

劉道原自攻二十失不可不省第其云人不忤已而隨衆毀譽余有疑焉夫有所譽者必有所試有所試則直道之行也毀則必不可矣而何論人之忤已否

千一錄 卷之三十一 四

耶人雖忤已若罔聞知以直報怨君子之道也漢壽地名亭侯爵也以用修之博古而有壽亭侯廟

蒼山傍之句豈偶忘之或隨筆未潤耶

雋不疑收縛詐衛太子者是也太子之死甚明武帝已察其寃築思子之臺使其不死固宜自歸何又匿

爲此其爲詐不疑乃縱之使父惑數萬人觀聽哉不疑是舉可謂敏而斷矣乃謂衛軻距父春秋是之則

大謬春秋未嘗是衛軻也子貢知之矣夫子爲衛君

平當時蓋或疑之而漢儒猶傳其謬也經以明道漢

儒不知道何以明經或曰不疑明知其詐也而疑

者未暇與議第藉經術以取重於朝廷朝廷鮮明經術大將軍固不學謂經固云爾爾不然而太子非詐也廷尉可引經術驗治乎哉夫不疑既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而未聞有以寵異之久之乃以病免耳豈非以辭霍氏婚故歟不疑何如人寧肯與范明友輩相隨滅族耶漢治王霸之間霸猶假之假之未能何云霸

萬曆乙酉余親家撫治鄖陽舟過小孤風浪大作舟人曰小孤之神怒其祭而濟也縣吏請命余曰山川之神非境內者非所及也余不敢黷且吏未始以祀

千一錄 卷之三十一 五

典請也而以風浪請而謂江之神以風浪要余耶何

誣也誣神者神寧佑之非吾所知也頃之舟平如席

余倚檻視之則風浪如故乃沙擁故也余安枕而寢

厥明風靜江澄如練矣夫江神則信有靈哉

詩延壽閉閣思過而郡治嚴翊亦閉閣思過而郡亂

一明一昏故事同而功異也爲政者當隨其時因其

人而用者必去其莠若皆可舞干而格則四凶之殛

過矣皆可彈琴而化則兩觀之誅苛矣天地之化春

生秋殺皆所以養物也故大德曰生聖人之治仁義

並用皆所以愛人也故曰得天下以仁

黃霸為潁川力行教化務成就全安長吏然外寬內明所遣行屬毫釐不敢隱夫如是故可全安之也及嚴翊為之謂掾史為師友有過輒閉閣自責終不大言而郡中亂以柔弱徵據地為潁川士哭不明而寬未有不廢者也蓋有明而徒為寬者頃者某守其有庶明廢莫不能欺郡人戴之然慕霸之全安長吏邑令及丞尉縱恣違法未有聞也而以遷去矣使其稍振丰教或遭反噬世道使然故智者袖手耳夫明矣而徒為寬可謂善宦未可謂良吏也志士仁人知窮達有定分寧已遭噬不忍民受殃安可諉邑之亂非

十一錄

八卷之三

木

郡之亂耶子貢問鄉人皆好之子曰未可也居鄉猶未可况為政乎君子貴救時豈曰隨時中立而不倚者鮮矣夫

欽墨自李廷珪有名而子超尤精南唐陶雅為歙州刺史謂超曰爾近制墨殊不及吾初至郡時超曰公初臨郡時歙取墨不過十挺今數百挺未已何能精夫南唐亂世官虐取於下猶得以不精應之今郡一粟或不止數百挺下至簿尉亦能取之以筆楚籍楚之下何求不得雖有不精已拊膺吞聲矣漢世每以微罪論大臣或單指一事雖有羅織文致

然近實不敢厚誣也如張敞葵黃霸第驛鴉雀為奇未議上似非大過然其論無使吏挾詐奸譽誠得體霸懷慙矣今之彈章乃如民間訟師之語求勝而已及奉旨行勘往往高下其手有無無有公為欺謾乃諉之風聞謂宜無罪故賢者受枉汗吏得計蘭艾罔分安所徵勸滔滔之流未知其所極也

齊霸薦史高有迎附之嫌其不稱明王意宜矣然宰相薦人惟其才耳高為太尉不可何竟為大司馬耶宣帝之責宰相者意何猜辭何厲也為相不稱職至免冠謝罪不能去五歲而薨於位不可謂有恥矣本

十一錄

八卷之三

七

學律令為吏其受尚書獄中都俞吁咈之風雖不可希毋亦面從已乎夫士苟有患得失之心不可為臣何以為大臣哉

今之逢衣者何其孜孜佞者哉其強者建藩以告以地上獨尊矣知其不可誣也則曰三教一道也然君子弗受也則又曰彼同於欲人為善也夫鄉愿非人皆以為善者乎而何以曰德之賊也則又曰吾道曠矣大矣何所不容必拒之是自小也日變其說不能勝則強附而入焉此之謂失其本心者也張子房論關中云北有胡苑之利用修引陰山單于

苑園爲解夫單于之苑未可爲漢利也史記貨殖傳
爲氏保畜牧以谷量馬牛隴西地地有戎翟之畜
爲天下饒其地秦所御胡者也故曰胡苑秦惟御胡
燕蜀故益強巴蜀胡苑所不必註者也

彭祖氏有國者八百猶周之卜年也而妄傳爲一人
至謂御女而敗尤妄養生者如嬰兒之未孩焉用女
乃其以杖晚唾遠爲恨則可以示訓唾不宜遠人知
之杖之不宜晚人未知也古者年至而杖豈必不勝
於步哉蓋其慎也杖則徐徐于于非特扶危所以養
千一錄 卷之三十一
氣舍杖而步者其於杜機遠矣余逾耄而未杖志此
以傲

丁令威歌城郭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家累累語本簡
勁修文御覽增三字云何不學仙去空伴冢累累未
勝也用修以爲文義始明殆未然
玄牝今丹家多解作二義余嘗明其謬朱子云玄牝
者至妙之牝近薛君采集解亦以玄爲贊語固先得
之矣彼丹家鮮通文義固不足怪而妄分作用則誤
人爲甚所謂岐之中有岐是以亡羊也
漢文帝履不借以臨朝非其實也帝之儉德至矣史

述之奚以草履乎且臨朝上下有章必其種
也矣冕而草履帝必不爲也且不借非漢語也 草
履曰不借言不必借人有之也

文人無行抑之也非盡然也文不在茲其無行乎而
無行者顧自安曰文人固然何其不自好也夫惟文
人不可以無行也恒人而無行也誰指之文人則過
乎人矣言之文行之必遠其文不朽其行益彰與其
行之穢而彰孰與文之泯而無聞也故本訥近仁巧
言鮮仁有德者必有言擇術者何可不慎哉

用修謂杜驥子鶯歌高鳳聚螢爲偏枯殊不然杜正
千一錄 卷之三十一 九
以假對爲工耳羊腸熊耳九坂雙峰恐驥子知之杜
集中豈少此等語耶

先主始有蜀而釀禁甚嚴其養民之規摹見矣漢制
三人無故群飲有罪惟賜酺耳今律有酺酒之條而
飲鮮不醜一飲之費可十日飽奈何勿禁余自有識
見問閭日貧而酒肆日多情遊惡少可無飯不可無
酒難於止酒易於爲盜矣爲政者酒誥可不讀哉
自昔天下之亂未有不由於吏之貪者吏貪則民窮
窮則思亂吏貪則民怨怨則思亂吏貪則政弛弛則
民易爲亂故吏貪而上弗懲未有不亂者也夫吏之

貪而監司若不聞則上何由知而懲之蓋有夏焉上
賤貨而貴德則大臣庶大臣庶則小臣厲矣故曰猶
鳳之於草也猶運之於掌也

君山仙人酒得飲不死其州仙人樹餓即食之飽不
得持去此皆好事者志之耳人可仙耳酒與樹幻而
能存耶山中有仙人茶者隨在有之咀之可以止渴
使好事者節之亦樹與酒之類矣

張融海賦史載之而用修備其不傳偶忘之耶然未
能勝玄虛余別有論

韓文公之於大顛其與孟尚書詳矣余以為辯之

千一錄 一八卷之三十一

十

者阿好之私譏之者責備之過也如公之所立其孟
荀之間乎用修以紮陽非至公之心何其文致而元
美遂以綱目死莽大夫不欲使與於道若謂與子雲
爭名於數千年者夫莽大夫何為乎其論益不情矣
且自古聖賢以道相傳者更僕乃可數乃不近筆之
於濂洛而顧遠爭之於楊與韓耶近時吐地論文海
內宗之而有微吾竟長夜之句將無以此意盡疑先
儒也然吐地之門蓋有抑韓以為倭者矣余嘗有絕
句纔見王楊晒未休又言大樹撼虬蟠昌黎何得輕
相視吐地于今遽敢不指序于鱗集語也

朱子語錄出於門人私抄非盡升堂者又或非傳之
真者即曾子親聞於夫子者有子猶以為非况其下
者乎今不以意逆志幸其訛也而適之何其薄也乃
若訓詁文義間有未粹者或仍舊疏未經重思耳擇
善闢疑朱子所許將曰助我何傷焉

藥欄右丞工部皆謂花藥之欄用修以為不通以今
花欄票為證余意花欄票之義正以欄之刻畫文飾
加花字耳王杜非誤也

漢郊祀志祭郊時宗廟用偽飾女妓此何禮也郊廟
禮之大者禮如是豈叔孫子所議乎宜魯兩生之不
至也

千一錄 一八卷之三十一

十一

人生四十九日而七魄全其死四十九日而七魄散
是以有七七之說蓋為之說者也生死者氣之聚散
不散不死禮之有復也孝子之情也致其情而止矣
嚴挺之寧不作相不見李林甫宜其有僕射也子美
寄命於人而妄輕其父其免幸矣或曰登牀之語掛
纓之事皆誣也觀其詩則始終全矣其然歟
堯湯之水旱值其運乎所以輔相而警惕者至矣至
則天人定矣禹將受位迅風靡木則妄語也何以明
其妄禹避舜之子不得已而踐天子之位使天變既

章寧違人不違天禹必堅守前志不然何以曰救
功臣乎何以曰鬼神其依乎

禮不下庶人謂酬酢之禮也故有士相見禮而無庶
人禮夫田野之間非無禮也樸而無文何有於郁郁
乎禮失而求諸野言文之弊也不如其野也是庶人
之禮也乃所以明人倫者上下同之寧遺庶人哉
相貝經堯懸貝較於鳥官貝較以貝飾較也此野人
之語也較而貝之甚於象箸唐虞時寧有是哉
華陽國志有元馬河與冢與祠元馬千里馬死而有
神今江洲多祠馬神蓋本此也

千一錄 八卷之三十一 十一

宓子為單父所師所友皆君子也故彈琴而治推是
道也優於天下奚有一邑乎及嚴翊為潁川謂掾史
為師友而郡中亂以柔弱徵夫無知人之鑒者無以
任人齊宣曰吾何以知其不才孟子教以如不得已
而取之國人至明切矣雖然有鄉人皆好而孔子以
為未可者苟不能持其衡而求不失其平未之有也
其惟正其本乎故曰大人格其君心之非一正君而
國定心正矣苟有未明帝且賚之鬼神將通之人其
舍諸

冒頓以鳴鏑射愛妾因以弑父其凶忍若此而取關

氏之言以出漢帝帝之與項羽皆英雄也死而不忍
於虞戚二姬何憊也三代之亡皆女禍何惑哉

楊用修辯微子百縛事是也而謂抱祭器入周無之
則未然紂之惡去不踰國安能免使可免也箕子以
之矣何必伴狂哉不忍滅先世之祀故抱祭器而去
焉如用修之云則封於宋亦將疑之乎封於宋以存
祀也存祀故抱祭器而去奚疑哉箕子亦封朝鮮矣
仁者合天理而無私故殷有三仁微孔子闡之則殷
一仁而已矣嗟夫非文武則微箕焉得仁此非可與
後世事異姓者同語也

千一錄 八卷之三十一 十三

五代史以為勝於史記固妄而用修謂不足為司馬
家奴詆之為欺天罔人何甚也抑亦三國志之亞乎
錢氏之重歛五代史志之而弘佐復境內稅三年通
鑑記之前後不相掩也惟其蓄積十年故可寬其民
耳用修乃謂挾私怨為褒貶何異魏收輩母乃喜於
指撻耶

冊書以冊書也左傳著於冊書謂以冊書其罪魏律
緣坐沒配為工樂雜戶者用赤紙為籍漢書赫音蹠
猶地書染紙素令赤而書之此可知其解矣遂以紙
為赫蹠殊誤於赫義何取哉

荀子曰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夫周旋中禮吉人辭寡何謂賤乎惟其與德之不務而矜持於容貌辭氣之末為君子優斯鄙之耳曾子嘗責子夏使西河之人疑於夫子是其夫子貌也又曰堂堂乎張是其舜禹貌也蓋即荀子之意也然曾子乃朋友切偲之道而荀子則室中諄語之態其所養可知矣

蘇長公論荀子之為李斯甚過也用修以為過過矣列子稱逆旅之妾惡者貴而美者賤今市里中多有之情之所辟心與目且不為用耳夫色之天惡至易

千一錄

八卷之三十一

十四

辯也若夫行之賢不肖則不易知君之任八士之取友其倒錯也奚惑哉

萬曆癸巳丁酉間棗栗有變為槐者有變為柏者江

南凡數處

治胃癰者剖腹出胃無論華佗今有之矣列子述扁鵲治二人疾探心而易之至各有其妻子妻子弗識則大謬夫心縱可換耳形未變也胡二室之弗識而為所有哉其言所不可道已列子之書非一手純駁半

伯牙遊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援琴

而鼓之當此時胡不叩徵絃以激蕤賓使陽光熾烈乎諸子之書可資談笑而非實理類若此

何仲默詩歸薦杜堂親用修譏謂士無田則薦薦於王薦之薦進也又楊朱篇薦以梁肉蘭橘不必謂於仲默又有句繡服意相親而杜地之門指以為蕪然繡服唐人用之矣

世稱魏無知之進陳平與平之不忘德也夫平也非無知知之則一亡將耳然無知他無所建乃附平而名不朽其得報固相當矣大學論治平則深惡嫉賢

千一錄

八卷之三十一

十五

者不與同中國有以也夫

堯舜之以天下讓而猶有以為偽者百家可不屏哉列子中有似呂覽文者有似晉以後文者蓋廣入也管晏之言生死穆朝之為真人端木之過其祖三皇五帝非聖而西方有聖者楊朱言豐屋美服厚味姣色皆非列子之文也

狐父之人之壺漿也正萬章所謂禦者也而列子曰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為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矣夫列子之析義未精矣

周之粟尚恥食之邦無道不食其穀志士之操也而

盜之食爲可食乎列子嘗戢於鄭圃矣而不受鄭子陽之粟鄭君則所謂今之諸侯者也君之粟則不受盜之壺漿則謂可食是悖也然則爰旌目之事非列子之書也

列子居鄭圃四十年鄭圃卽後簡鄭之圃澤耳而以居鄭句以圃爲所治之業亦求巧而拙矣不知讀古文何以註古書也

史記李廣傳廣之死由大將軍也大將軍方有寵第言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哀廣之死而死廣者不貶而章矣廣之不侯禍在殺已降亦知恨

千一錄

卷之三

十六

之矣霸陵尉呵止夜行何罪法固當也無所犯而斬之此不惟不宜封在律坐故殺條矣其自刎豈在哉漢法太守可專殺故能與匈奴戰今之爲守者乃以尉爲蕪務安全之得寬大名陟大僚耳緩急安能使民地方遇有警小則爲設兵憲大則設巡撫設總兵而守僅一簿書吏耶天下久安欲折姦宄之萌則守之權不可不重也

韓御史謂武安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猶知謝罪近日攻擊章奏大如訟師語矣何以示天下挽浮薄之習

四豪惟魏公子賢耳卽其停車爲抱關者步從傳徒賣漿者游皆天下士也其責公子趨駕歸魏非儒者不能豈戰國策士之流哉孟嘗輩斯下矣

邑中吳定州豪陽罷官遠遊單行無侶九十而不衰人以爲得道每出或十餘年不歸子孫不能測也一日爲張督府鍊藥藥成試服洞泄不救年九十三四矣使非容張許則以爲不知所終而傳會者傳之列仙中矣

董仲舒與公孫弘書願大開蕭相國求賢之路始何之勸漢王入蜀固謂養其民以致賢人而終以求賢

千一錄

卷之三

十七

相漢其爲一代宗臣宜在是矣而史不能發可謂識其大者乎然其時未聞有大賢在朝而稱儒宗者乃叔孫通耳世寧無賢殆求之非其道耶其所習刀筆固不足以知賢者耶

袁術呂布結婚策使絕好者史以爲沛相陳珪而耶鄭淳爲陳元方碑載之甚明碑出當時以三君碩望不必攘小善以爲名直當以碑爲確耳碑文非謂可信吾以其人信之公雖懸卿而時人耳目寧可掩也珪爲沛相元方寓沛蓋謀之者元方行之者相歟陳元方著陳子三十餘萬言惜今無傳無乃以言不

務學不為世所好耶其曰事不虛設必非無稽矣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自昔病之楊子雲是以深湛其思耶若曰壯夫不為篆刻而太玄法言之辭何以稱艱也

自昔文人作碑必述其先如陳曹鄭衛以國為氏斯可紀也若樊之出仲山甫張之出張老姓則同耳寧無他兄弟族類而何以知為其後耶秉筆者於此關之可也

蔡中郎九惟文天之生我星宿值貧蓋今祿命之說也其來久矣今舉世推乎平五星則信以為有定分

千一錄

八卷之二十一

十八

何不伎不求之鮮能也孔子言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且曰有命而繖毫之利害至犯不避而趨避焉則何以哉

孫叔敖破玉玦不以寶遺子孫而令其子優孟曾許千金貸吾余頗疑之君子以不貪為寶胡玦之寶非惟孫叔也顧玦之來也奚自其不義也奚宜至吾側而破之為也如其義也君子比德焉斯佩之矣奚破焉原思為宰離九百之粟孔子止之以為與鄰里鄉黨也祿萬鍾而貧其子何也相君吐哺以交國士且弗暇奚暇與優善已貧其子以為名弗託於交而觀

千金於優孫叔必弗為也夫賢者所為非眾人所識而虛設其事以為孫叔譽不知適以誣之耳乃若庶吏之可為不可為長民者宜識之優也知言哉豈亦東方生之流乎

嘗疑孔子作春秋胡不使游夏傳之也春秋天子之事知我罪我有深義焉故曰吾志在春秋非游夏所能贊也其言微而顯又非可以露布示人也左氏賢者識其大以意逆志協諸理而已矣左氏之失誣非孔子之志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文莫吾猶人游夏列文學之科豈辭不能工而所著於論語者則達焉

千一錄

八卷之二十三

十九

耳安所見奇與葩也左氏蓋文人也非非洙泗之堂者也且孔子之志孰從而得之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春秋者聖人之權存焉後世有可與權者斯知春秋矣權者純乎理者也純乎理者經也故經權非二物也微子去比干死箕子奴奴者封於朝鮮去者封於宋其與死者異趣矣孔子曰殷有三仁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道不同矣孟子曰其仁一也孔子與管仲之功曰如其仁而小其器南巢之放牧野之誓曰順乎天而應乎人於衛必也正名佛胎公山氏之召欲往見南子皆所謂權也故曰予所不

者天厭之權者純乎天也純乎天者純乎理也此之謂經綸天下之大經分之合之左之右之無不宜之故曰經綸

萬曆乙未有言天竺僧者言者非妄言其僧亦似非妄者也云去其國遊東土九年矣今將返途中惟流沙河難度有木橋若筏隨沙高下國有五每國之廣大約視東土三省計五國則視東土之輿地等矣風物與東土相類其人稍不如東土秀而稍淳彼中之慕東土亦猶此中之願生西方也自古惟唐三藏至其國國命猶龍之其國不易主從來惟更二姓耳乃

千一錄

卷之五

五

其婚也此則東土所不若者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信夫 老子若至流沙必以中華之教教之道德經是已何至至今書不同文言語不通乎蓋其中自有出類之傑自爲聲教非老子也不然彼知祀唐三藏乃不知有老子乎 中華帝王之教尚矣德既下衰日趨於文而不可返老子之所厭也使累不死則教行流沙必世後仁殆其優爲哉然出關之時年已老矣其言曰死而不亡者壽非不死也苟不能不死奈何既老而就死於流沙故知老子必不之流沙也大史公與其裔孫同朝傳蓋錄實矣

後世夸誕道士誣老子以欺愚人君子所不道也 莊子明言老聃死

方言諺語入唐人詩今奉之若經典乃六經字軌謂頭巾不亦乖事

李杜交誼之厚杜集中可見李則寥寥蓋偶逸耳爲問緣何太硬生摠爲從前作詩苦乃善詭非薄也爲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杜自道固云爾其寄裴迪知君苦思綠詩瘦所謂同病相憐以詩瘦豈凡流哉近世好相欺謾以薄爲厚耳乃妄以窺高人之度遂有李杜相輕重之論陋矣

千一錄

卷之五

五

生民以來至於唐虞三四萬歲治道始備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蓋其盛也自周之衰至於近世僅二千餘歲耳而風俗之弊已極何治之難而亂之易耶我朝自 聖祖開基力鎮之以樸洪武至於弘治士重節義閭閻有恥庶幾近古矣嘉靖初年淳風未盡泯也隆萬以來日趨於薄無論視成弘時若太古卽求如嘉靖初年不可得已吾輩不思爲之砥柱而忍助其瀾如之何

周燕爲決曹椽平囚罪不當死太守劉虔欲殺之燕犯顏諫至於九復虔怒竟殺之死者家人稱冤燕引

罪慷慨絕命君子曰燕之死宜矣自經溝瀆以為諒者也不足述也囚不當死則執之執之而不從則去之不去則獄猶成於其手也奚辭焉太守殺一囚不當得上書訴有抵者漢之治近古矣今之死於箠楚之下者何可勝數奚獨太守能殺人哉

論文者曰文猶日也古今無二日也而今日非昨日則常新矣故意同則辭異辭同則意異是以謝朝奉而啓夕秀也如詠妓詩用周郎事一日懸知曲不誤無事畏周郎一日不應令曲誤持此試周郎一日周郎不相顧今日管弦調一事也而新意各出擬議以

十一錄

卷之十一

十一

成變化文之用也

萬曆二十六年五月五日欽西上臨河江媪家豕生人有齒頭面皆人也人予而豕足十餘日不死遠近皆往視之村人恐累不肯報官推此則牛生麟以為與龍交者不然也豕可人牛不可麟耶

女人國核桃長二尺木蘭皮國麥粒長三寸瓜圍六尺橘重五斤桃重二斤香櫞里廿餘斤博物志晉武庫中桃核蓋此類也若云西王母所貽漢武者子長好奇寧能不載之耶

末王東巡歌辭旨勤王相文之舉雖末王非其人而

太白固出於迫脅也可諒也獨中一首以祖龍漢武大皇為比則大謬其辭殊陋與前後不類必非太白之作豈當時欲殺之者為此以成獄耶

瀘水羅僧家戒律欲全水蟲之命故瀘而後飲此不獨全蟲蟲或有毒亦養生之要耳山谷中尤宜慎之杜偏側行東家蹇騾許借我又白頭拾遺徒步歸其時朝士之貧雖以亂後用儉亦由官常尚質也我朝令甲御史巡按許乘驢耳今其從役有乘驢者乎正嘉之際進士觀政猶數人共一馬是以多廉吏也某氏子少年登第為江郡司理數月有毋憂憂未逾

十一錄

卷之十一

十一

年越千里而至吾郡至吾郡者名以山水來也而某氏子直以債來眾咸議之其知之者曰彼非得已也凡成進士者皆空囊孤旅耳一切顯貴人交際無敢差等焉無不借貸者某氏子司理於江郡也江右賈人貸之二百金名曰貸之實與之也名曰與之將倍取之也不意其數月而去郡也則踵門而索曰此轉貸者某氏子迫矣同年新除吾郡司理郡之富人當能償焉是以來耳嗟乎以郡司理取諸郡人奚翹二百金什倍之可耳上黷下離斯世安得久治奈何孟子仕不受祿非其道一簞食不以受於人也而前

後貧富自去有財可以爲悅此必有得之以其道者
是以可長處樂也推此則王陽之不儉未必能造黃
金世人妄傳耳

告子言生之謂性則人與犬牛無以異乎彼雖冥然
惛然不能答也而今之高談者乃曰孟子所以起告
子也蓋深與之而惜其不能承也蓋佛法平等生之
性無以異也故道在果疏緣豉有佛性無論犬牛矣
噫彼何人斯人而禽矣不亦罔而生乎吾不意孟氏
之後洛閩諸儒闡明之大光矣而邪說橫議乃大作
於今也

十一錄

卷之三

王

進士觀政無所觀也而交際之費日繁鮮不稱貧昔
議債帥今債官矣先朝賜告歸省亦體群臣之一
端歟今執政者持弗許何也或謂新即君得意錦遊
非有飾保臨之易取尤累故分派各衙門閑其身心
廣其聞見所以養其才而用之豈虛拘哉誠使羔羊
繫絲之風不替復如弘正以前士雖釋褐猶計借時
耳則何侈費之有他日罔愆於官儼此基之也噫此
庸言也其亦加之意而已矣

江寧瓦棺寺本薦福寺也瓦棺之號非雅好竒者以
舌根蓮花競尚之耳宜正之余嘗語姜宗伯宗伯以

爲然未暇也天地細縕化生無所不有惡能究其由
陸地蓮花往往見之未足異也其最異者里中孫氏
祠堂上產芝數本燁燁可玩其堂築土甚堅磚墁甚
厚非日月所照雨露所被也人皆以爲祥竟無徵焉
以此芝推之則蓮也亦何與於法華其根自舌未必
信也

子路以行三軍自許孔子弗與也求也退志於足民
耳未嘗言兵及與齊戰而克則曰軍旅之事學之孔
子孔子嘗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又曰我戰則克而
記者曰子之所慎戰天惟慎故克豈以行行無憾其

十一錄

卷之三

王

死者哉嘉靖戊午詔大臣舉所知知兵者宗伯孫文
恪公訪焉對曰不知也公曰黃即何如對曰不知也
若以所知則江郎乎公曰江郎吾知之君子也然未
言兵也對曰以其未言兵也竊聞之兵不易言也呼
吸成敗非可言者也今易言之是以不敢知也公卒
舉黃郎詮部用之數月而敗公嘆曰吾每聞定之言
未嘗無徵也

子美客蜀方踰艾耳熟食日示兒令節成吾老他年
見汝心汝曹催我老回首淚縱橫適來適去何其不
能忘也買生賦鵬則少年耳靖節達生者也乃謂其

杜懷抱不亦過乎天壽不貳修身俟之君子所以立
命又何必曰彭夭而殤壽也此非達生者之言也况
生者之言也畏犧忌鵬班氏其知言哉賈生學天子
美不及者蓋兆之矣

莊子羿工於中微而拙於使人無已譽不讓孟子安
知其語之工凡讀古文皆宜以意逆之杜子夔州以
後詩惟黃太史深契其趣耳

詩須用易見事子美雖破萬卷未嘗有僻語也間有
稍僻事輒為後人妄解解者以其為杜詩耳若不云
杜作必不能稱佳是以解人不易索也

手一錄 一八卷之三十一

二十六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聖人之論詩即所以論文也
故文欲其可觀也可興也可辯也可怨也而本之以
倫博之以多識斯文也今也組織以為麗吊詭以為
奇其美虛其刺誣雖多識也焉用之

王右軍與謝太傅書為天下惜蘭亭序以莊生語虛
誕不與晉士同流者也謂世奉五斗米道殆不然非
右軍之為也

蘭亭叙昭明不選始非以天朗氣清四字夫當食不
嘆以哀樂有時方一觴一詠極耳目之娛而談彭殤
近於不倫矣其文直寫所懷而不事藻飾故為佳也

自昔君從臣者其國必昌臣從君者其國必危雖然
無若宋之君也王安石之得君君從之矣而釀亂焉
而蔡而秦而賈愈趨愈下國以亡矣故知人為難從
諫則聖

武王親救暘蓋禹稷由已饑溺之思也而唐宣日人
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寧知道上有暘者乎薰風殿
閣亦何能釋殆以為佳句云爾嘗見繡衣使者伏月
行部邑簿戎衣夾乘而趨欲死亦聞有病而竟死者
噫何以責難於九重乎

歛墨著名頗為累索者既繁市者亦廣于肅愍公詩
手一錄 一八卷之三十一

二十七

手帕麻菰所以為殃也稗家云司馬溫公無所嗜好
獨蓄墨數百斤或以為言公曰吾欲子孫知吾所用
此物何為也今之索墨者倘亦司馬公之意耶余嘗
疑之墨蓄可耳何至數百斤必傳者誤也近日市墨
者飾以錦囊自云以金珠搗入其品乃佳每斤高價
或數兩以上此猶淄澠之水惟易牙辨其味榮濟交
流地中惟神人觀其竅耳金珠有無於墨倍徒孰能
察之墨數百斤以今市者之價計之不翅千金矣此
以知公必不多蓄又以知古人之墨必不若今之欺
世以射利也歛墨舊稱極精者亦不逾兩今之價倍

者未能過也積書貽子孫未必能讀而數百斤墨使子孫知所爲司馬公必不爲也

余覽陽明先生客座祝語則深有懼焉是時先生盛矣而入室門人可託訓子弟者不鮮而客座忌有凶人先生猶有是祝乎誠畏之矣孔子之忌鄉原過我門不願入我室夫鄉原者一鄉皆稱善人乃先生所謂凶人也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夫與損者友德不修學不講博奕佚遊孽且作矣非凶而何聖人猶憂之先生是以祝也夫先生所愛子弟宜能自愛入室門人宜可師友而猶畏凶人之不可遠余安能

一錄

卷之三十一

二十八

不懼荀子曰非我而是者吾之師也非我而非者吾之賊也賊非凶乎知其爲賊可無祝矣余始覽張子韶茶乳之頌則嘆曰張子達儒也胡以易見者而易惑也蓋佞佛之過而不逆僧之詐也不惟張子乃蘇子亦嘗有是惑矣麻姑擲米爲丹砂不亦昭而可信乎王方平固以年少狡獪語之而儒之達者乃不察耶心不得其正則視且不見聽且不聞惡性而不惑孟氏之欲正人心有以夫

千一錄卷之二十二

客談十

新安方弘靜著

孫文恪公南宗伯時朱子侂爲主客郎公雅重之嘗語余曰知子侂乎對曰相好也公曰相親友道也以彼清才胡不升建安堂入聞元室而沾沾晚趨乎余輒達公意乃謝曰公愛我甚惜聞之晚耳所作益多俚漫人謂其才盡非然也由辟於自是也子侂序升菴集謂漢以來一人其所好爾爾

山童洗硯池中魚吞之有死者蓋桐烟也詩人佳句千一錄

卷之三十一

一

乃殃魚哉史之弊久矣孟子是以不盡信書信書不如無書蓋慨之也君子可大受不可小知以其大者知其小者誣善之辭千載可覺焉是以貴知言也俗之濁也文之無根而蔓未有甚於今者也操觚之士苟以諛墓中人徒自穢而不足以行遠無責耳矣乃其以作者自命文辭爲世所尚大好而不慙高下視賄美醜以好惡乃語其徒百年之後誰辯之者受誣之家或至鳴諸訟牒然其集行矣使其傳也則是非黑白將何所定猶幸其辭不近情諛言滿紙智者能辯之耳

太白詩中好言仙非能仙也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乃真語

李文達當國吾郡程宗伯其愛婿也才名冠天下久矣掄魁無忝乃庭試第二人羅明仲對策預若有神啓之程不若其詳也宗伯集中所推重明仲者甚至文達得君有奪情之議明仲論之前輩風流三事皆可師也楊用修才子足爲科名重而魁元不足以重用修也江陵則爲秦氏而不恥汗矣夫漢之由陳倉取三秦乃趙衍之策封爲須昌侯遂家東平東平志此史所未載

手一錄

八卷之三十一

二

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此子路之佞也孔子惡之而明道嘗舉其言何也君子無時不學非止讀書徒以讀書爲學非可與共學者也乃未能學而曰從政亦學也不必讀書則悖矣

橫渠言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此語微有累所謂功者應事接物也卽此是學所不宜忘者何先儒謂作文害道殆以雕蟲篆刻如楊子所謂壯夫不爲者耳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典謨雅頌所以載道豈害耶然則文非害道作無益之文乃畔道耳有德之言成章而達不俟苦心以求工也

略文法而專責任明道此言深達治體矣如欲天下平治不能大有更張須默存轉幹其惟慎擇巡撫而久任之乎守令不宜於民責諸巡撫巡撫不得不責諸道道不得不責諸郡郡不得不詢諸民民之論則公矣民之論巡撫胡不可詢也巡撫能詢諸民而道與郡敢不厲乎民何以詢屏左右霽辭色未有不盡其情者也久任巡撫而慎擇其人得封建之意無藩鎮之害守令恤民隱使各安其生民安其生可稱小康矣井田之不復姑未用致慨可也獄能求其情勿以賄成勿作好惡肉刑之不用未害於治也爲治

手一錄

八卷之三十一

三

者正其本而已矣

伊川云某家治喪不用浮圖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洛固大都會也而不用浮圖者惟一二家異端之溺人亦久矣吾郡風習頗淳里巷治喪用家禮者十萬曆以來漸尚異教乃由一顯者倡之幸從之者猶少鄉大夫士庶之表奈何不力距之而恐爲之嚆矢耶

陶詩開歲倏五日日訛爲十或遂以靖節壽七十六視傳所載多十三年矣此十三年亦俄頃耳於陶何修短耶其立德立言則所謂死而不亡者壽也

朱子語錄其門人非盡得其門者或傳其溢言而無
越予之益其評孔明元亮必非定論也

陶元亮與子疏年過五十承死生有命東西游走承
少而窮苦文意自明或乃欲改五爲三誤矣

五柳先生傳非爲令作也白氏六帖令門五柳與彭
澤五株柳河陽一縣花信誤矣若陶令門前肯接羅
亞夫營裏拂旌旗自因詠柳而稱陶令則譏之者過
也余自浙歸營素園有門外適令栽五柳之句里中
一能詩者以爲疑曰公開府也而用令事似非宜余
爲解之如此

千一錄 八卷之三二

四

孟嘉旣應辟而從事矣下郡還風俗得失自所宜知
郡將亦宜問乃曰當問從吏以是爲盛德耶其出外
便步歸殆有所不合也而旬餘日更爲勸學從事以
應尚德之舉夫前後一從事也所勸者何學而下郡
察問風俗者非學耶于時士人所標尚如此安得不
亂
荆天舞干戚五字皆訛而解者亦復有說周益公乃
以訛者爲是是非之易淆如此類多矣
陶元亮自祭文欣以素牘和以七絃必實錄也琴絃
偶斷室值屢空無能續焉酒適撫弄乃曰但識琴中

趣何勞絃上聲安貧樂天之辭也而傳者遂謂不解
音律蓄無絃琴耳若果不解音律琴旣無絃何云和
以七絃元亮豈肯自誣乎又其文云壽涉百齡從
老得終似非續息絕筆無擬作者元亮卒時六十三
未可云涉百齡也丁卯無射之句或好事修飾之耳
元亮與子疏云年過五十恐大分有限又云汝其慎
哉吾復何言其辭若將訣者然十餘年乃卒非其年
歲不同則亦以爲臨絕之語矣

萬曆丙戌偶閱陰陽家出行吉日辛丑壬寅丁卯戊
辰甲午巳酉丁未甲子巳卯甲寅而大統曆俱不宜
千一錄 八卷之三三

五

出行又言出行春忌卯辰夏忌午未而正月三月乙
卯日六月辛未日俱宜出行諸凡此吉彼凶之類多
矣縱使其說可信將孰從耶
自嚴氏言詩非關理而近日詞人遂謂放言可以名
世一言之雌黃可以倒置百世之得失於是穢史繁
而實錄鮮矣退之所謂人誅鬼責意在斯歟莊生因
是以堯跖之各是非蓋亂之也
子貢在孔門聞一貫之前時人以爲賢於仲尼非諸
弟子所望也孔子與其言如回而戒其不受命所以
退而進之泥者不達端木氏遂受誣於後世陶元亮

弟子贊云回也早夭賜獨長年夫自夫人之為慟而一貫之傳獨參與賜耳顏子既夭賜復不永則聖道不益孤哉

元亮勸農而讚田園不處似非稼穡本義且以舜禹之耕稼伊尹之於有莘皆不學者耶契為司徒后稷播殖豈不相為謀者耶夫勸農則耕勸學則讀是以士為士農為農也方志平學而請學稼運也鄙矣若稽事方啟而曰下帷不且滅獲之亡羊者乎

湯武之征伐也不私一口之名而以安天下聖人之無我也

千一錄

八卷之三

六

王摩詰作能禪師碑稱六變變弓跳爰之風敗漁悉罷蠱醜知非果然是佛豈可以助王化胡弗取為究之則前所云從古至今未嘗革而王之碑虛為佞耳惟當久任循良刑禮兼施庶幾可勝殘去殺惡用彼西夷之異言乎

唐人送歸日本者頗似西文之國何今之狡而梗也海外固非聲教所漸殆由彼土無慕華之君耶夷狄獸也必創之乃可柔之斗易之萃君子所以除戎器也

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老子曰失道而後

德失德而後仁孔子曰君子卑以自牧而佛言天下地上惟我獨尊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而老子曰不尚賢使民不爭子思曰敦厚以崇禮而老子曰禮者忠信之薄孔子曰安土敦乎仁而佛指西方為淨土孔子曰舜其大智孟子曰智者若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而老子必曰去智孔子曰死生有命樂天知命故不憂孟子曰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而莊子曰其壽於殤子而彭聃為天孔子曰天下之達道五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而二氏五者去其四凡此吾道之與二氏同乎異乎

千一錄

八卷之三

七

而儒之好異者又從而文之曰此皆其迹也援而入之推而附之惟以塗斯人之耳目而胥溺其說幾以天下惑矣先王之治曰行同倫故一道德同風俗而誣世惑民者不容於三代之世謂漢儒非醇猶有董子之對今何其紛紛也

徐子平名居易五代人也而其說遂徧天下由覬福邀利之念營營於中也既知五行八字定於有生之初矣則何以不安分由義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知命而不為君子是以君子之難見也

馮商稱張湯之先與雷侯同祖其時相去未遠殆有

徵也班史以司馬氏未言而關之夫記事者以其有繫於世何言同祖乎是其家乘也班之識不及司馬哉

漢世自董仲舒言陰陽事應其儒者守師說多拘泥而不通魏翁翁為相以天子四時所服為要務丙少卿不問殺人而問牛喘以為知天體大宰相所以調和陰陽者在德政德政之不修是問奚俟乎天子之德如四時之錯行者必有以也昔魯公問西益宅不祥孔子曰政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知宅之不與則知服之不與矣故夫拘泥陰陽漢儒之謬也

十一錄

八卷之三十一

八

公孫弘沮汲黯董仲舒漢廷之臣未有賢於二人者而開東閣延賢何賢之延漢世稱之蓋曹丘生者耳張湯所巧排大臣夷滅者無數而班史謂其推賢揚善宜有後夫魯謁居史也以三公為之摩足此賢者耶若弘與湯所謂植黨者也小人比而不周者也在易渙之四則群之宜渙者也奚取焉安世有所薦而恨其私謝蓋能懲父之愆可則也夫漢世酷吏多能廉今有恒言曰酷以濟貪韓長孺名貪所薦引廉士今以為形已也而嫉之古者之疾今也亡信哉言也

古之言曰師臣者王三代以後無聞焉漢成之於張禹明之於栢榮能隆師矣榮徒以寵賜夸示而禹負國謀身竟以亡漢師乎師乎且禹非徒負國也弟子責師置酒相娛婦女相對鄙穢無行不足齒於士林者而可為人師乎不可為人師而可為天子師乎君人者不可以不知人知人而師之王者也豈曰人師之也宋之亡乃有師相矣

漢儒言災異事應不以修德事天而以大臣應變矣惑守心丞相不知所為乃至賜冊迫其自殺又秘之臨弔異數謂可以代已何其愚也亦異於宋景矣夫

十一錄

八卷之三十一

九

災可塞天可欺耶無其理則相枉死有其事則天不神甚矣漢儒之謬也其誣蓋左氏啓之矣郭璞移震於木蓋欺茂弘耳口中命盡何以不移耶王徽之願代其弟巫不許云其壽亦盡不知獻之之子有肯求代者否耶死而可代則孝子慈孫亦應有其人矣史記叙龍且事一云淮陰侯灌嬰擊破楚軍殺龍且一云漢將韓信與曹參攻殺龍且以子長之強記也其事非遠猶參差不一况稽古傳聞之語可盡得其實乎

陳餘以烏合數萬不敢敵秦知受彼已張耳怨之過

矣奈何使厲澤以五千人没乎而曾不一自反是其
罷狹也。

妄道士之誣誕也而淺陋可笑即日月及其中五帝
夫人皆撰姓名此可以欺童子耶而好奇者述之曾
童子之不若也釋道之言皆誣也釋之誣也誣道之
誣也陋道言不死釋知不可以誣人也曰無生

秦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水德毋仁恩和義乃合於
數是以速亡夫仁義治天下可去者乎老莊言去仁
義流禍之烈若是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詎不信夫

屈原女兄曰顏呂后之女弟亦名顏其嘗原與怒祿
三一錄 八卷之三十一

也邪正不同而智識頗類矣然呂顏知呂氏無處不
能自裁乃受笞死之辱且呂氏縱不棄軍其能長守
寶主乎逆天者亡孰能為之右袒也惡在其智

范蠡所在富殖雖其才智異人然居積棄取亦惡能
神輸之驟即蓋去越裝其輕寶去齊懷其重寶所云
致數千萬固有其資耳而示人以殖也

古之言聖之清者伯夷至矣周之祿義不食也而順
天應人普天率土無與同道者若將免焉當其絕糧
不止如在陳之病采薇而食之非以求死也不可以
生可以死矣乃東湖之樵夫聞登極之詔焚宮之變

投湖而死莫知其何許人吾不敢曰溝瀆之諒無亦
可以無死乎如河西之傭蜀之補鍋匠者生可矣塞
馬先生猶能童子師也淵田變化之詠有心哉人固
有可以微言者其鑿去之乃知微矣在昔興革之際
殉義之士未有是時之盛者蓋天地變化用夏變夷
之烈乃若斯乎

薛君采之高明也而何其佞佛也而誣程子程子之
言佛固曰其害甚於楊墨學者當如淫聲美色遠之
而謂與孔子並稱是言也程子曰昔之害人也乘
其愚昧今之害人也乘其高明則今之害子是已
十一錄 八卷之三十一

呂后之王呂氏也漢惠無嗣而劉氏諸王皆庶也其
所妬者也故其志惟有呂氏而已然其時大臣卒能
安劉焉苟皆如王陵則天下事去矣甯武子之不可
及者何哉若武氏則母子天性必猶有未盡泯者狄
梁公周旋其間吾無間然矣必如其姑不事女主潔
矣易耳如太宗之業何今謂其仕為汗功為幸者迂
也

王浚川薛西原之善交也文則相許道則不同異乎
世之而從而背違植黨以誣世者矣浚川論性不與
孟子西原佞佛甚乃其蔽哉生理學大明之後不尊

所聞而矜獨見則斯世之通患也

王浚川何栢齋之論造化也一謂後世子雲必能知我一謂以俟後聖不易不相謀矣而相友不失君子哉然二家之論未盡能使人不疑也浚川謂天有定體確然不移以漢郁萌之言為至論余意萌殆誤讀易大傳耳大傳確然隤然自論其易簡非言形體也必曰有定體非徒積氣無乃重祀人之憂耶栢齋謂師巫如州縣小吏亦能美造化之權木主土偶比之設位請客有至不至則似惑而不能遠其於孔子之所謂智矣於是知聖人之所以不語也今市人以土

千一錄

大卷之三十一

十一

木偶相詆謂其無知也而栢齋信之耶

薛西原過信釋氏以輪迴為真言故嘲空同有地下定遭劉主笑之句隨筆偶爾古人有之刻集者不為刪定非愛西原者也且治第築園亦非風流罪過謂學富翁無乃過索回也之賢豈必陋巷耶余嘗過毫緬仰高標兩遊其園頗稱美麗若令卿雲輩抽毫賦之即水遶門竹遶軒李園中應所同也地下倘同修文李將以前詩問之矣 每嘆西原師王浚川而論難不相阿然相得如故非若今之君子黨比而不由衷也僧贊僧佛法與市道之交妄希出世不亦過乎

古之質也有牛馬氏而隋文乃惡其姓不知隋之非隨也夫姓以人重耳不修其德而惡其姓愚矣且隨固春秋列國也何為惡之

韓退之以文集託其婿李漢李非知言者也上宰相書猶可言而號乞之辭何可不刪誤其婦翁矣今之集文者務多而罔擇余嘗譬之投壺者以多為勝乃下技也

今之守令有議其吏胥者赫然盛怒謂為刁梗其暴者致之死而後快以九重之崇高乃責難於君討必自近此可望聽納乎故曰大人者已正而物正

千一錄

大卷之三十一

十三

楊子雲教人作賦令讀賦千首意當時所傳作者幾千人矣今其傳者不能百不知其何誰也况其不傳者乎文章亦小技杜子美知之矣而語不驚人死不休何其僻也今乃倩人為文或竊人所作云百年後誰辯者其汲汲於求名若是不虞其覆瓿耳 逸少多美筆或異古文而臨帖者遂囚之至以林禽為來禽而佞者曰果熟禽來故曰來禽註家傳會往往類此無惑鹿之可為馬也

太上皇之名史記不載而唐史載之乃及其祖宜白氏為之一笑也然漢高不事詩書父在雒上乃曰分

羨及有天下非家令越之父為權等則身天子而父匹夫曾不為念况其祖乎子長相去未遠亾所傳聞耶亦疎略乃爾耶皆可笑者也夫漢紀不載受命者祖父之名而班氏論王命乃推其系帝堯之裔前之徑耶後之誣耶班氏又以漢之功臣皆唐臣之裔尤為可笑淮陰為稷之裔而族乃夷稷獨何罪耶彼村學究為市人作廣譜者又何足論也

郭子儀窮奢極欲而史以為羨談是不聞季文子之相魯乎子儀者忠矣而未仁歟子文之忠夫子不許其仁有以哉或者曰子儀處危地者也天下以其身于一錄 卷之三十一 西

為安危天下安而身危其自汗以求免乎蓋蕭相國之請美田宅也

鄉舉里選之制非不可復也太宰所黜陟亦曾察諸其鄉乎舉直錯枉之道非難行也監司所舉劾亦曾觀諸其民乎從政者未有能欺其民者也持身者未有能欺其鄉者也孟氏論王政曰不為也非不能也旨哉言乎屏左右霽顏色田野之氓有隱情乎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以此舉之有汗行乎吾見弗悅於親而獲乎上者矣吾見居鄉無不為而當官有聲稱者矣已為政知其賢弗舉也曰或尼之知其不肖弗去

也曰或援之夫如是亦何以就列哉曰竊位奚辭也噫蓋有歸過而行私者矣

士之處世顧自立何如耳崇卑毀譽皆無與於已張玄素乃以縣尉為辱至慙不能步何也士可貧賤可富貴而不可為非乃稱士矣

天地自相依附邵子之論非謬也非謂天必依地而旋也乃其相合而無間不容不依附云耳若曰地依天天不依地蓋謂地有水浮之也夫水非地乎哉故邵子之論非謬也

漢高之畏淮陰無惑也下齊而王之約陰下而不至于一錄 卷之三十一 五

非純臣矣且其能無可雙也越與布亦欲為乃公所為者不易御也蕭相國同起沛刀筆吏耳而亦幾不免可謂大度乎寧我負人英雄而未仁者大率然哉七雄以來天下惟務相傾詐至秦而極未可與言仁禮也習俗之移人賢者不免况行伍間者乎東漢世祖唐太宗宋藝祖三君者非獨其度優乃其臣或守節近道或才不足忌故全也西漢之臣如張子房者焉往而不全遠也夫

九日藍田詩時未入蜀壯年也遽云老去又云明年此會知誰健今人以為諱矣送鄭虔便與永訣今亦

以爲不祥語也古之達者固以死生爲晝夜顏淵後
子曰吾以汝爲死矣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畏犧忌
鳴聊以自寬未爲知道也

余嘗謂范蠡載西施事爲誣也以語兒亭知之蓋語
兒乃勾踐夫人入吳時事耳夫瓌語凶云伊尹與妹
喜交何憚誣蠡

書有不可盡信者謂盡不信則不可達者亦以理折
之耳汲冢書稱桀放二十年乃死湯禁民歌舞蓋以
至禮喪之此其足徵者也乃諸子所云武王斬紂之
首懸之而車裂之其誣甚矣

千一錄

卷之三二

十六

驚蟄前雷雷後乃雪數年皆然蓋陰陽之戰也陽之
奮故雷復於翁而雪陽未勝陰也

司馬君實講經爲村老難不介意此大賢以上事也
而董仲舒王輔嗣乃至爲崇無乃誣二賢耶生而聚
訟死宜不忘則經生之習信有之矣

笛賦裁以當籥便易持李善註籥馬策非誤也而解
未明耳謂其製僅如籥馬上易持也非謂以之策馬
乃又以籥爲樂管既云樂管又何當耶沈楊之解皆
誤

宋功烈之卑以議論多而詩格之卑亦以議論雖然

議論何可廢也不曰好謀而成執兩端而用其中乎
杜于美詩集大成即議論何損風韻余謂宋詩所不
能爲唐者非專以議論故也自其風韻不稱耳

呂后之殺淮陰素知高帝之畏之也而謂高帝密授
之計以掩殺信之名則未然后之以彭越來帝豈預
有所授耶其悍忍固出天性能爲非人所爲者耳又
謂后之殺信爲呂氏地是時后之所愛在惠非若武
嬰也惠崩而諸姬子非所予乃爲呂不爲劉耳帝之
畏信宜也然閒居一匹夫猶在淮陰市上時自將將
者度內何至爲信而征豨謂信有反謀可必其誣信

千一錄

卷之三二

十七

豈不識時勢者然帝負信甚怨望有反心則固宜耳
古來枉事每使人掩卷彼未睹大夫種葦耶

項羽之不都關中非獨念故鄉也坑焚之慘以虐芴
虐自知民心不附又惡負約徒欲以三豎子塞漢使
不能出亦愚矣彼亞父者識曾不及樊噲何望蕭張
乎夫噲猶能諫增未聞有言也或曰增未必無言史
所略也夫不識天下之勢者安可以一天下舍關中
而王彭城苟審勢者知其非策宜以去就爭之矣
孟浩然以不才明主棄取忤崔顥以十五嫁王昌見
譏詩之窮無妄之災也然未嘗上書而証明主辭汝

於怨浚恒之凶其以之矣吐海求子美識面豈不愛才者文苑所存非不能也後生行卷寧無雅詠而以輕艷語為先資責之非過此才士所宜戒未宜為崔不平也元美序潘生詩則失余意其偶誤耶

杜子美志於風雅哉其稱人也不溢美高岑鮑謝太白庾鮑彼此無作可謂知言曹劉不待薛郎中為薛璠即則若過猶可也先生有文過屈宋以許廣文屈宋可更過者耶吟詩許更過推讓前輩斯厚夫宋公者信未易過也

劉庭芝者所傳詩不多多牽羊就肆之語其人定宜千一錄 卷之三十三 十八

天耳謂之問殺之余嘗以為枉宋同時沈杜俱高名敵手杜尤狂誕可得而殺乎且使庭芝不死才可似舅亦足張也何以忌之若其有他故也則非所知耳或曰子美過宋公池館云吟詩許更過謂不許更過也似暗指庭芝事則又羅織之辭酷矣

詞人一時希遇乃不慮千載貽笑也自昔然矣公主宅云幸願一生同草樹年年歲歲樂于斯乃至欲問津織女寓意明河當時不覩面目即士而鮮恥則十目所視罔顧何云不愧衾影也

萬曆間邑子程某商販淮揚途值一友俱單行無侶

遂合夥焉共百餘金邑子乘間擠之江而有之數年復過其處心動設奠焚楮祈之遂病急從陸歸其鄉田叟耨於溪上日將暝見一人從水中出怪而問之語其故曰吾求之久矣彼從陸吾從水故不相及今寧舍之田叟知其鬼也未知邑子之歸也試訪之則病革矣此事邑人朴實者所述遺其名識之以儆世晉宋之談玄齊梁之談空彼誠溺心非尚口也今之士則異焉一為儒者說一為釋者說非真為儒也非真為釋也利在儒則儒利在釋則釋朝儒而夕釋惟利之趨惡云篤信惡云善道豈惟儒者恥之雖釋者亦一錄 卷之三十三 十九

不受之 釋氏所云定慧即莊子之泰宇定而天光發言之近理者也其徒立新義以鼓學眾曰寂照曰明靜曰止觀使從其門者翳花層現自以為高妙之論不惟誣民亦誣其師矣

日月代明天道之常向晦宴息人道之常聖人未嘗不寐未嘗無夢也釋氏棄睡眠蓋母令眠寐過多可耳而黠者欺人無睡則誣矣道家守庚申之說尤妄夫青白姑好言人過則吾師也斬之何為庚申守而過可揜上帝可欺是其教乃以長惡而遂非者耶

五王之死千載悲之而尤其不去三思也夫三思帝所寵也帝復位矣而可專誅乎帝未復位也俄頃有變而暇多殺乎中宗聞者也有韋氏寧無三思乎然則五王其無尤乎是時也帝在東宮武氏耄矣誅二豎子而復辟其誰曰不然然不足為希世之勳也帝也辟不辟履位而疚者也不可與處安樂審矣不為鴟夷子已為不智乃叨天功而侈然稱王不亦鄙乎然則五王者志於功名者也匪惟不智不足以為忠也

開元初政之可稱者多矣其度鄭銑郭仙舟為道士

十一錄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尤快夫二人卑官耳獻詩而崇道流何為者是舉可以正人心矣

張果自云堯時為侍中其欺罔又甚於李少君矣未幾卒乃曰尸解則何以徵之甚矣世之易惑而難辯也今猶以果為仙也侍中堯時未聞有是官也堯時至開元年未死則可不死矣而曰解去謂示人以死仙而忘名者耶其自稱侍中非忘名者又何世人之易惑而難辯也果蓋聞古有侍中之官而不知堯時無之也

姚元之之智也其料張說明矣救時之相定於生前

千載以為公論何必求名於說說未能軒輊之也其遺令云周毀金像而修甲兵齊崇塔廟而弛刑政一朝合戰齊滅周興此其言足以傳矣而何假於說之文也惡在其智也

齊梁以來逢衣之徒佞佛而淫其辭畔儒而文其蔽即其自序或雜除之或潤色之浮疎之患十愈其九廣略之宜三存其一彼以為有功於釋矣凡今梵典傳播大率文士為之也近日妄儒乃有釋一道二儒三之評矣

唐沿江左所習用沈約韻今之士自宜用洪武韻耳

十一錄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夫既曰正之矣而不遵何以曰同文也此可謂習而不察者也

鯁鱗各色垂為蝴蝶蝴蝶子為蜻蜒此園中所見者網罟變化何所不有

焚却子猷船槌碎黃鶴樓誕語不雅安可效斟酌姮娥寡三足之鳥足恐斷罪真辜鞭雷公尤不可執謂詩不關理也

萬曆庚子西家鄭氏婦孕十八月而生男無異去歲里媪五十餘而生子無異造物之大庶類之夥固宜有不齊者

嚴滄浪云唐詩有微首尾不對者文從字順乃律詩也然此自可稱古詩耳齊梁以前詩固有文從字順者可謂律乎唐律詩有對工而格近古者選者不能辭往往置古體中而以八句不對者為律何舛也

淵明歸去來辭其託意深矣以為督郵去非也以為不為督郵非也乃云躬耕乞食且猶不恥而恥於督郵必不然夫躬耕乞食何恥之有以為事知節小兒可免饑耶以是語陶公公且洗耳程氏妹喪悲情不怡去是以速非以是去也公篤於天倫集中謂然可見必以去官為友愛則諛者之辭公不受也
手一錄 八卷之二十二 三

歸去來辭既自以心為形役嘗見晦翁書心作身此偶誤耳

歸去來千載妙辭余猶謂息交絕游寧若停雲思友前窓寄傲未如東籬真意蓋稟氣寡諧淵明之自道然耳淇澳之詩當令益精益密衛武是以不可喧也
偶筆自做

里中二婦皆再醮者其一過橋忽見前夫驚而病遂不起其一行澗邊忽見前夫提之擲於澗頭而俱損幾死二婦俱不潔有愧心耶有見耶有提擲之者耶萬曆己丑余年七十三矣時九卿中年與余先後者

六七公少年有妨路之議一時俱請退 旨不允余以為不去非所以明志也疏五上而得請時故鄉艱食鄰境遇羅命兒異卜居於金陵余止焉王元美贈詩云八座無元老三山有寓公謂老成俱去位也知其解者句乃佳而蜀生之占亦偶中耳余另有述一往便得已何為復狐疑毅哉言也靖節不苟於言矣斯言也百世之下懦夫可立

蕪陽論陶韋詩云蘇州直是自在氣象近道陶欲有為而不能又好名此非定論當傳錄者失之韋學陶而近之者也陶可謂不近名矣自在矣有道侯象出
手一錄 八卷之二十二 三

云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於吾道此於尚論未有見李之於詩則仙才也非志於道所當異日論者杜其因詩見道者乎淵明深矣風雅之後一人宜自為一編西山乃知言哉

顏延之淵明同道者也俱晉臣也誅曰有晉徵士諡曰靖節綱目之筆寔因之夫延之之識亦超矣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陶公是以不可及也

韋子才三子皆修仁義兄弟孝友盜至一人病不能去相慕俱死或謂俱死絕祀無益為尚不若為員也夫子知必死而不忍其父盜或能釋也未必死死命

也有義有命韋氏子無尤矣

陰陽拘忌多由術士妄言正月午日三月子日五月寅日黃沙日也而曆或稱宜二十八宿角女井凶星而曆俱吉日紅沙日正四七十月酉日也曆半吉或大吉春戌夏子秋寅冬巳為枯焦日曆多云吉人專然貢舉事迤邐立早禾刀所為順利羅襪太陽安得人人同值喜神五鬼豈能日日遷移裁衣何與於增壽洗頭胡可以招財寶倉日出行印許衣錦還鄉羅刹日設齋反致遭災取禍玉皇口授殺神之訣閻君親傳降生之辰玉匣記妄託真君金符經復稱諸葛

千一錄

卷之三

三十四

鵲噪犬吠吉凶分別耳鳴目眈時刻懸殊噫噴亦主災祥衣爾或占憂喜理既不遠說多無驗有識者所不道也

桃花源記但云武陵人捕魚為業而好事者著其姓名曰黃道真漁人未必有嘉名偽撰可知也

陰陽家探病凶日云此六日看人病代人亡今醫者以看病為業不願有暇日安能代人也 三元將軍所管出行吉凶與曆相悖者多矣金堂順陽日曆或不宜未必不宜也朱雀玄武日曆或宜未必宜也乃云秘於太虛太有之庭藏於西土寶塔之上禮之所

云造異言而誅者其是類歟

邑中古關有積阜汪甲者素與子媳通夜扣扉義女在焉甲抱而強之女不從播之女逃為邏者所獲詰之女恥言其由邏者曰深夜竊行必有誘者嚇之女妄供黃氏子黃氏子年十三嘗以故往來其家耳巡捕官嚴訊之以年幼併拘其父成獄父自遠來至家三日耳上於郡郡又嚴訊之不勝困且死古關人不平眾號於郡門又告於縣縣令為稟郡請姑停焉旬日乃訪得其情甲與媳俱斷如律先數日有道人謂黃氏子爾將有大柱與藥一粒令吞之遂去黃氏子

千一錄

卷之三

三十五

卒不死蓋藥力也余喜古關人能為義動庶幾直道未泯又慨刑獄不可不慎識之以警

萬曆二十七年四月十六日雷震死一人去余居十里而近其人能造假銀亦足以傲雷之狀往往有見之者以為氣奮而人偶值之似未然

李鄴侯之出處近道矣世以其談神仙輕之今之談空玄而在高位者不鮮世方趨附之安知其可輕也萬曆己亥九月癸酉辛未戊午曆大吉日而宅寶經俱禾刀大不利餘月舛戾者不鮮拘泥其說者非惑歟

俗之好夸也士也而稱不佞居喪而稱孤不知其不可也猶可也而曰不穀則侯王之自稱者矣不亦倍乎乃其稱人則夏后玄圭以錫治河之臣關雎窈窕以誅在位之妻西伯作述以壽執政之父至以蒼蒼者為壽以天人至人為壽鑄顏回僉曹植不曰從來未有則曰數千載一人李杜文未優韓柳詩未粹以下無論也居之不疑言之不怍此風也德嘉之間未甚也

南詔喪師以捷聞玄之不聽未聞有正言於朝者也蜀之李季也後世疆臣寇至不能禦寇退則掩以為功其來久矣然文法之末未嘗不繩之是以猶免於喪也若惡其繩也而拒之則唐事可鑒矣夫聽納惡可不廣哉

里中南山昔有道士自云有道術里人謂曰明科進士可預知乎曰可乃伏地若夢者久之起曰吾至天門觀進士榜矣邑二人牛無頭鳥生翅也是科呂午

程元鳳登第人至今傳之余謂此道士能通數術在昔有之其曰至天門觀榜則誣也人間之榜糊名而試其賢否不可知也則祝曰願天與賢人拔十得五世恒泰矣若放榜由天上則非不知其人何其淆亂

而縱之使播其惡乎負國殃民非鮮也怨天乎尤人乎吾姑以曉俗之惑於誣天者

友生論杜詩偶閱終明府樓二首語之曰詩必有警聯錦繡笙簧非眾所膾炙者乎非謂不工然非作者得意處也詩中之畫此聯畫工皆能畫也結句之工則妙手不易畫者杜所以驚人者在此耳今以山陰為陰山不知辨也又從而註之又妄謂佳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子美早知之矣

杜子云語不驚人死不休又曰得失寸心知夫知者不驚驚者不知語必驚人非其至也雲薄翠微寺孤村春水生驚者鮮矣韓子云小好小慙大好大慙楊子雲亦俟之後世耳

趙司空文華諂事分宜婦亦善媚曲盡子婦之禮分宜引之超至八座 世廟蓋信分宜而幸文華也而分宜疑其分寵頗有隙分宜子世蕃所結兄弟文華其最密者方宴飲達曙有遺一紙于席書太白詩東樓喜奉連枝會南陌愁為落葉分索其人不得未幾俱敗余族弟仲美聞之吳大參明卿余笑曰太白故詩酒仙乃為千年後語耶蓋世蕃別號東樓也

家訓一

新安方弘靜著

聖賢之訓盡在經書濂洛關閩之學聖學也後此者信而述之可也何必別開戶牖凌駕前新立異為哉小子戒之

孔子從先進又志於大道之公豈不知文之弊哉顧後天而通變神化而宜民執兩端等百王而用其中所因所損益其可知也空言無裨索隱而有述聖人弗為也故曰中庸其至矣乎中之至夫人所知也庸

千一錄

卷之三十三

一

之至非夫人所知也夫人惟厭庸是以過中小子戒之母曰卑卑爾母曰經經爾

自天子以至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取友之道明哲慎之蓋以人之賢不肖難知也今且勿論交與之深淺第於混然相處之中能相勸以善不肯相引為非者即益友也其善迎合人意可否無分即損友也乃若誘人以非禮不可使父師知者此非吾友乃吾賊也賊與損苟不能遠安能不自流於汙下乎

凡人能時存敬慎者福亦隨之雖窮必通雖弱必壽若輕浮放肆者必非遠器也以此觀人十不失一小

子識之

夫婦反目十無一二婦姑諍語十有四五兄弟相猶比屋不免矣稍有志者於此何能不憮然以長思乎宗族與吾一本况近屬乎即有不中不才宜養之不

宜棄之不然則所謂賢不肖之相去不能以寸也春秋責備賢者何謂哉

鄰翁即義當恤之鄰橫即禮當讓之如之何有不睦也君子無所爭其以是乎

千一錄

卷之三十三

三

凡與人有可喜者勿遽喜之也得無為便辟善柔者乎因不失其親乃可宗也交而不終君子耻之可不慎與人有可怒勿遽怒之也才固有不及過有出於無心苟不平心而怒施則交之全者鮮矣又疾惡不可甚處小人不惡而嚴宜畏而遠之或素與相狎則以漸踈之或有大惡不得不絕亦當不出惡聲善為辭可也

見人之善慕而效之當自省曰彼人也我亦人也何可不如彼哉見人不善怒其塊焉况可效乎今無志之人乃曰彼顯者也所為如是猶揚揚閭里吾所為未如彼之不善也吾何憚乎哉一存此心則無事不可為日為下流之歸而已少有知識者忍以其身安

於下流乎

此身甚難得安可不謹未疾而謹乃可免疾耳及其有疾則雖知謹亦無及矣愚人未疾既不知謹覺有疾猶幸無大患所謂臥積薪而幸火未燃者也

人道莫大於倫既冠而婚則當知夫婦之倫焉傳曰婚姻禍福之階相敬如賓所以全愛也溺於愛則愛之害之有倚伏之道焉莊子云人之所患者在枕席之間猶之乎機筭而不知避也可不慎乎乃若反目而相尤則不祥之大者也夫為妻綱責在已爾已不能以禮儀刑而區區求備於婦人豈有遠志者與

千一錄

八卷之三

三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禮也今或師長已起盥櫛而弟子乃蓬垢而對先生於禮可乎於心安乎若無不安之意則去禽獸不遠矣楊子云雖勿憂如禽

何夫繁花盛開不若落米長流非分之獲有識者所不欲也况欲速不達多積厚必幸則取累不幸則速貧豈非貪之為害乎其惟節用者無求寡營者常足守身貽謀斯得之矣

楚卻宛之無罪而燔也國人寃之雖鄢費二氏者非有嗾於宛也已為國人所惡故惡國人所說以為形

已也莊生云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甚哉名與刑之相近也夫士母以其善形人哉君子不臨深以為高何長者也

嫁女必勝吾家娶婦必不若吾家此有激之言亦不盡爾惟是崇禮敦義不競侈靡者乃不失其親也苟徒慕一時之榮盛鮮不悔矣婚姻禍福之階慎之哉里中某甲先無子養子長矣晚而婢生一子與其友謀之其友兇人也曰不去其秀殺安得殖吾為女去之乃誘其養子同舟夜深擠之水甲厚酬之數年其友子相繼死甲婢所生子亦夭俱無嗣

千一錄

八卷之三

四

子產為政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其泰侈者因而斃之有以哉夫儉德之共也儉乃廉廉乃忠故忠者必儉侈則無上無上必自斃故曰因

子產為政大人之侈者取其衣冠而赭之今 詔書屢禁異服而鬻于市行于道者輦轂之下若罔聞知其何以令四國

語云富貴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亾期而死亾至夫顯貴之家雖甘脆自奉無亦以為細事而驕奢死亾由之季文子食不兼味有以哉

趙武靈將帥之才未知君人之體也以周紹傳其子乃曰勿令溺苦於學惟不務學也故輕推國本而貽之以亂餓死沙丘為天下笑夫君子小人惡可以不學哉孔子所以惡子路之佞也且騎射而闢地可也奚必胡服而後可自古戰之大者莫若涿鹿之師而黃帝何以垂衣裳也

陳咸教子以誣其子耻之崔烈入賄為三公其子耻之褚淵不幸而壽考其猶子耻之君子之所以貽厥孫謀者可知矣母使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邇者名家子有二人者一則為父納賂於當路而貽親以

千一錄

卷之三

五

不令之名遂不得用一則納交於匪人偶失其意而遷怒於父幾至傾家夫二氏之子俗所謂才子也胡不聞崔氏之子也夫求在內者求則得之求在外者非徒無益於得也而且有不勝其失者矣柰何不鑒王丞相見長豫輒喜見敬豫輒嗔父之於子亦何一頃一喜觀於橋梓而知伯禽所以見責也故曰色難孟子曰中也養不中也養不才此以語賢父兄也又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所痛切於不肖者至矣夫不仁既不可與言其惟責之於中與才者

昔人吏隱金馬門而吾意以南都為藏身之區此自有說次兒見與吾合故因而成之鄉人或以為異後當知之也

溺女大非人理而郡邑中往往有之原其故則以資奩過厚富者欲過貧者欲及以至於不能給也夫婚姻之好雖曰人合寔天作之合也俗固有傾貲嫁女者亦有女作門楣者君子澤及三族休戚相通哀多益寡家之福也第能稱家有無聘無論財奩無求後可父可繼易能易從居身之珍治家之則也何為用兒女手之見而為逆天非人之事乎

千一錄

卷之三

六

火化夷俗也夏變於夷是而可忍於此而聽婦人為之何以為士凡居家能不容三姑六婆及門者自無此等事

古語云美服患人指故衣錦尚綢而惡其文之著也君子所存與市人異矣今也耻惡衣而統綺是習縱不知惡寧無患乎方市童之憐何由入德

陸慧曉云吾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未嘗卿士大夫其為吏部郎不與尚書令申好不與都令史語何其強正也吾嘗謂不驕者必不諂於是徵之夫士之處世下交固出已耳上交而不亢孫以出之庶

其免夫

王元長翁年便欲紹與家業嘆車前無八驕卒鄧禹笑人夫大器晚成此子安得遠到二十七而誅非不幸也

孔稚圭云今府州郡縣千有餘獄如今一獄歲枉一人則一年之中枉死千餘人此以江左一隅言耳若今時獄歲枉一人則不啻千人矣聽獄者柰何不求所以生之

宋孝武欲擅書名王僧虔用拙筆書不敢顯跡及與齊太祖論書則云臣書第一此由主度不同也豈惟

十一錄

八卷之三十三

七

人主自古以才取嫉者非鮮哉易缺易汙之談其來久矣夫惟處於不競之地有若無乃免耳

吾自庚戌登第至己丑致仕中間竊祿者三十年愧無涓埃補塞已負素餐之誚矣異日不宜于乞 卹典以增吾咎親友相強當以此告夫安分則遠耻耻之不遠非可以為榮繼志之謂孝違親之志而貽以不安不孝之大者也

又世俗以鄉賢為榮夫所謂賢者貴在有實耳仁則榮非榮其名也吾無其實不欲冒其名苟冒焉斯辱矣汝曹異日慎毋違志以辱我也

先大夫不信堪輿家言而獲吉地里閭所共知也吾愧不能篤信先訓猶從俗講求其說然自謂不至大為庸術所罔蓋居易俟命以有無之間視之不苦役此心以微倖於不可必則庶幾云爾矣汝曹慎毋違悖吾所上而耳視目聽甘為癡盲子也又見邑里有溺於房分之說妄分彼此乃至賂術士以圖私謀此又愚不肖之甚神明所不祐也

先大夫平生不作佛事汝曹所知若惑於澆俗以齋醮汗吾素風則不肖甚矣

吾家自來未有犯徒罪者術士謂先世墓有天赦峰

十一錄

八卷之三十三

八

或然也然亦在後人懷德懷刑乃可勿替耳

歐陽詹才士除夜呈兄示弟詩云相看宜共貴茲身乃為妓一慟而卒何其不自貴也

風水禍福達者必不泥之近如邑中汪氏先墓為仇家所掘棄而富盛如故里中潘氏墓他姓建社屋以塞之而其孫發科吳氏程氏之墓有挾仇而害之者亦不為害皆昭然耳目者可以辨惑矣

黃山谷云士夫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使讀書種子斷絕陸放翁云子孫不可不讀書貧則教訓童蒙以給衣食可也若能布衣草履從事農圃

大是佳事吾嘗誦此言非欲汝曹浮慕利達也
晉獻公欲廢申生立奚齊奚齊之母驪姬曰不可至
欲自殺齊靈公欲廢光立牙牙之母仲姬曰不可君
必悔之二姬事頗類驪姬固公寵而深其毒仲姬以
戎姬嬖屬其子而已若為不欲者自昔文戎何代無
之婦言是用鮮不傾覆鑿之哉

先通議府君平生不失言里中某甲欲得吾家田田
近市又可為殯所謀於某乙乙有田在采山書屋之
前乙乃因所知請府君相易府君許之請昭其價又
許之客去仲兄教諭府君時未冠也曰適聞客言易
田田可易價不可齊也吾之田近市彼之田近山彼
之契成弘間也吾之契嘉靖間也若照契則大不倫
矣府君曰然然偶許之安可以價之輕重而失一諾
乎遂易之所易田今為祠基則未遠之業也甲得田
竟為殯所堪與家以為非佳蓋然有主之者也

里中某甲者二世仕宦營葬地以為佳甚必得吾家
田二畝乃可卜域于時重棄先世業不可得也甲知
府君所厚表兄鮑者深結而厚禮之鮑大驚曰公貴
人何加禮之過必有以見命者固請之乃告以故鮑
曰吾弟也田可得亦曾言價乎曰二畝許七十金矣

鮑信而許之以告府君曰不然也彼不用情矣彼請
以百金易田未敢棄耳柰何言七十金鮑曰吾未與
弟言而許之此吾過也然失言慙甚柰何府君曰柰
何使兄失言即七十金可也遂許之鮑持金去不與
府君言期年以百金來曰轉穀息倍吾弟損穀一稔
矣廼甲所管地非佳葬之後後人大彫落即其地亦
轉售矣 其田今為吾家從姪業

里中某姓叔富而姪貧其叔曰姪才也時未遇耳屢
濟其乏姪後積貲與叔等感叔甚曰非叔無今日也
叔曰無然吾衰汝才吾子弱汝異日善觀之可也姪
臨卒謂其二子曰必無忘叔之濟我也叔之子不慧

姪之子自以才智出其上也先同事父歿後即分之
曰何為挈彼聞者皆不義之叔之子守分不妄富自
若也而姪二千貲日落至無立錫之業與議快之
某甲有厚貲其二子長者訥而少者黠父沒弟以其
兄才不逮也而受業均必分之分之後兄日盛弟日
替人曰兄非蕩子也弟之才縱過於兄挈之同事非
損已以益之也乃必分之不欲兄與已均是何心哉
兄盛而弟替天道於是乎定矣
左氏之失也誣奸語怪而不能闕所疑也然豈嘗誣

善而羅織其辭乎必不然矣韓子懲其喪明懼不爲
史大言哉司馬之史不虛美不隱惡世謂之實錄史
乎史乎廼若魏收之穢張說爲死者所料千載有餘
譏焉使人謂文士無行何以文爲君子之說不後翻
馬矣小子志於文乎則韓子所懲惡可不畏

木訥者近仁巧言者鮮仁吉人之辭寡誣善之人其
辭游文之勝質也聖人憂之久矣况其溺心而滅質
乎夫放淫辭比於抑洪水有以哉

吾少年多疾弱甚會試場出未及飯得悼亡之報因
益困舅氏強之廷試茶陵張公力擬首薦而分宜先

十一錄

八卷之三

十一

有主吾對中又犯其所忌張未察也二公不相下張
不平拂衣去吾名乃列二甲第八于時翰苑相知者
多而未深知數薦之分宜而吾不能及門始大忤知
吾羸以州困之吾未識危竇輒語同輩士人出身不
能爲上分憂奈何薄出守耶諂者即聞之分宜是不
憚爲州最劇乃困耳銓部屢持之不可竟與東平諸
公爲言曰民非難治也如不勝衝劇何惟有請教職
耳分宜聞之明言於朝進士薄爲州縣耶必不許吾
私念之此不過錮我耳奚必爲政試爲之可也抵任
月餘果不能勝乃固乞休上官有心者密謂曰改教

例也未有禁也第疏請請而不報子之進退裕矣吾
大悟疏三上自三月至八月閉閣以俟而疾果愈蓋
自是日漸強數十年未有伏枕之憂焉吾嘗以分宜
益我益我信乎利害之相倚非人所能爲也小子識
之士奈何不自強哉

李太宰趙司空皆嘗以非道望余余不能事之趙未
發而敗李則肆其竅矣亦未幾而敗余乃免焉平生
所受知者三五公當事矣嘗有心於余未及舉而去
益知得失有主之者

吾自有識以來見邑里中興替多矣其興也必以和

十一錄

八卷之三

十一

氣致之其替也必以乖氣致之此猶白晝晝夜之易
辨者有志者當於此深思焉乃所願於中與才者也
爲宮室不辨內外婦女競華飾至擬王家飲酒無筭
爵客多飲則主人以爲樂或有以勸酬不行而成忿
恚者清明插柳展墓女士滿郊不以爲嫌冠不召賓
不三加昏論財厚聘厚嫁又有不納聘財而反遺之
以銀幣者及成昏慶節餽遺無筭每爲家計累故多
溺文然亦有得婿家利甚者終不以爲勸也喪飲酒
食肉用佛老泥堪與家說雖久暴露弗惜間有遵禮
制者反共非笑之祈禱佛老巫史不一而足近又苟

演戲者 右諸暨志論其風俗之不美作者亦知言矣吾採其與吾郡類者示兒輩有識者宜思有以禦之

太極圖通書西銘定性書醇乎醇者也信而好之日不足矣惡暇空玄以炫俗

居敬窮理四字吾嘗以扁於齋中作聖之階允在是矣母或好徑以自迷哉

世人之貽厥孫謀也必曰和以致祥莫不諄諄然矣於兄弟則鮮能自首十心者何以啓後人耶未婦時

有反自者矣事過則相愛如初兄弟之相猶則藏而千一錄 卷之三十三 十三

不忘何不一推之也 古人三七日而歛非惟情與禮宜也余所聞近事死

數日而蘇者多矣郡之俗惟恐歛之不速夷哉 南齊高帝宮中器物以銅爲飾者皆改用鐵近民間

一切舊以鐵爲飾者皆用銅矣夫銅於觀美而不若鐵之堅也彼帝也猶惡而易之士苟稍有知者寧不

惕然乎 纒絰爲歡會之服海昏之所以亾也今摺紳大夫儼

然在席而不與者爲固矣此坊也寔由民之表者壞之

庸言之信庸行之謹擴而克之可保四海大不踰閑細行必矜斯可以爲成人矣植黨競名不願汝等爲也

處世宜早以自牧務克上人之心非惟修己當然亦所以免咎也乃若立志向大則以遠大自期待不耻

不若人何若人有駒隙之陰何可勿惜少不學即壯壯不學即老老而悔之亦何及哉德之不修學之不

講見善不能徙聞過不能改聖人憂之蓋憂時之易邁也

先通議府君晚年卜別館於采山之陽手植竹木蕭千一錄 卷之三十三 十四

然物外一日撫柳枝語二子曰此柳濯濯非不可愛不能如松柏蒼然乃棟梁具也吾時始總角聞之悚

然自是不敢出浮薄語 義利君子小人之關知命者則必重義蓋物之儻來

有主之者何苦不爲君子 君子不苟得不妄費儉所以爲廉也未有妄費而不

苟得者廉而不儉古惟王陽世傳能造黃金其然哉 夫有道者禮以爲節焉用多金縱使能造而以滋侈

耶儉德之共可以持身可以率人繩祖武貽孫謀其必由是乎敗德敗家其必由侈乎侈惡之大戒之哉

紂為象著而箕子啼母謂是奚足為怵也云爾

食必梁肉衣必文繡人君不堪齊之不日引不月長

乃由之也而况閭閻黎庶乎

國語齊桓公云

凡僮僕與人許罵者無論是非必量加責治有以告

者必謝之亦不必論其是非也若至於相歐則必痛

責懲治矣蓋凡與人相接自當敬之苟以非禮加於

我則當自反縱不能自反自當讓之如此則何至怒

氣相加耶此知道者之事固非僕輩所能然是非既

不容辨必被重責則雖愚而悍者亦不得不敬讓矣

過情之譽君子耻之求全之毀君子安之人譽我猶

千一錄 卷之二十三 一五

耻之其肯大言以欺世乎人毀我則安之其肯游詞

以誣人乎

先祖妣鮑夫人恒語孫輩曰淺淺水長長流余兒時

數聞之今乃知有味乎其言也

吾四禮議同好者皆謂簡易易行矣然果行者鮮何

也畏人以爲吝也夫國奢示之以儉禮也今乃不以

爲禮也不以爲儉也必曰吝使夫雖有志者避

吝之嫌則寧違禮良可嘆也吾嘗有儉吝之辨曰儉

與吝相近也察其實可也之人也不苟取不妄費此

儉者也儉美德也之人也知取而不知與若谿壑之

無厭此吝也吝斯不足觀矣又有人焉其取之若禦

其用之無度自以爲豪舉而指硜硜者爲小曰何吝

也此其人尤壞俗悖禮而耳於自暴者也何足言哉

嗟乎有志者苟不能特立而務同於俗則禮何由行

也

三姑六婆比之三刑六害昔之閑家者詳言之矣今

所謂齋婆者名爲事佛其實奸盜之徒也福善禍淫

聖有明訓何用別希功果佛亦言即心是佛不欺心

不必佞佛耳宜時提省嚴拒此輩勿使人門也

居室必辨內外不必廣廈美輪也先通議府君及先

千一錄 卷之二十三 十六

夫人燕居莊甚門內不聞嘻笑聲三尺之童非有後

母或履闥吾謹遵焉男女左右豈惟道路當然蓬華

之間容膝之室此禮惡可紊也

南海霍尚書文敏婺源潘尚書襄毅俱名有家訓霍

之子與瑕以進士爲僉憲潘二子溫澄俱以任子爲

太守三君者吾嘗與遊俱麤布之衣未見其衣帛也

襄毅督木川中家寄紵履襄毅不憚曰婦知吾布履

後之安而故以紵爲非足之適也竟不納其履吾嘗

見其家信喜誦之前輩風度可爲世楷今搢紳大夫

乃務崇侈與富人競何以責統絢兒耶少有器識者

當念尚綱之詩不衷之戒母甘與市中治遊子爲曹伍以玷素風也

里中某甲以善富稱有一子一孫子多疾乃納妾更舉一子其長子亦舉次孫其父曰吾知有二孫則不納妾矣三分其產令庶子與孫各得一焉其長子曰以孫與子分父命也以弟與子分不義人孰與之必與弟中分而可固請於父父乃許之分後而次孫天向使其長子從父之命而以子與弟分亦適得半耳吾喜舉此事以語人人顧義何如何可違義從利利不必得而不義可爲耶若是父是子者可以爲訓矣

十一錄

八卷之三十三

十七

父名積子名鑿太極生吾同宗也

天不能貧人也人自取貧耳人不能自富也天能富人耳何也仕不通可以力農農不收可以訓蒙古之賢哲備書賣卜不耻爲之非其義雖萬鍾何加焉故曰天不能貧人也乃若終歲營營未必如願仕有不過耕有不獲賈有不利皆有主之者此天之所命也富不可求聖人豈欺我哉世之貪得而速貧者吾見亦多矣故曰人不能自富也天人之交相勝也於是乎徵之

先大夫治家一切僧道三姑六婆倡優不許入門吾

自少及老遵守惟謹夫士君子居易俟命內省不疚即使明神臨之其禍福必也求之自己安有齋齋可以祈禳者親友情話隨意蔬茗自是人倫樂事而使淫聲喧雜以汗素風豈志士所耐見者哉吾自爲州以來延賓未嘗命優人也貴人在席亦嘗有不悅者吾不能違先訓以事之久之則相諒者多矣或猶曰硜硜爾夫硜硜於吾何有爾曹異日有違此訓是悖祖逆天耳爲不肖子也

姻友某甲被無賴子詐騙忿甚欲懇於官余謂之曰彼始以其辭悅子耶曰然余曰亦嘗有辱置子而橫

千一錄

八卷之三十三

十八

騙子者耶曰未至是也余曰今子懇之官官當能知子之情與然巧猾者百端未必遽置之法而吏卒輩皆橫騙者也不厭且辱非止詈也視彼其辭以騙者孰爲甚耶某甲悟曰命之矣

里中汪某者前妻有二子矣後妻始生子謀日子異母也異日長其欺少必去之遂毒殺二子其後妻之子竟天遂無嗣人謂有天道惜無能置之於法以警俗可恨也

君子之居鄉也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此語其常云爾然聖人之言匪一端而已不曰一龍一蛇以存身

乎設有不善人焉彼且為狼翼且為犬彘矣而可逆其怒以速其毒乎讓可以馴暴忍可以濟橫禮以輔義孫以出之親仁而汎愛避咎而下人雖不能格毋使作惡焉庶幾免矣夫

昔人謂文有三長才也學也識也古今文士才者十之五六學能克其才者十之三或至於識則不易哉有德者必有言斯其人也如欲辭之達也必也育德文之佳麗如草木之有花也花能自開耳造物者安能雕之時雨之化油然沛然勃然不知其所以然此則造物之力也士之讀書開卷有益其猶雨之潤物

十一錄

卷之三十三

十九

灌園丈人之桔槔乎故曰學猶殖也不殖則落

家禮集說冠始加用網巾未安帽子方巾儒巾為近

禮 喪飲以幅巾深衣冠帶非禮也 飲祭焚黃於

祠堂不於墓於墓者以炫觀非以行禮也夫禮惡以

野行乎 七虞僭又訛為七七畔於禮矣 婦人不

宜畫像像非禮也禮必擁蔽其面苟知禮矣惡取於

像 親迎女家遠則於近設館行之可也婚親迎先

婦車行揖非禮也未見何以揖 七月十五本浮屠

孟蘭之會非禮也不宜舉 吉服詣墓非禮也 宗

祠或稍遠婦人不必與亞獻以主婦恐未能如禮終

獻親賓為之尤為無別不若三獻皆主人自行之况家祭非親賓事歸胙於親友彼此紛紜可已也 士

婚禮用命服曰攝盛似未安儒巾衣可也 虞祭至

家可行耳若泥日中而虞途遠於所館行之失之野

矣非禮也 宗祠主祭以德齒爵尊者蓋曰吾先祖

之所顧歆也其行尊於主者拜位東西列於前可也

奉柩朝祖難於周旋遷魂帛以朝得禮意矣途次親

賓設祭非禮祭奠主人之事也親賓贈賻可耳惡取

乎觀矣 大舉取其固足以勝也飾之以華道路暇

乎哉於此而飾惡乎不飾 方相以狂夫行之狂矣

十一錄

卷之三十三

二十

能行禮乎可有無者也石擲重山谷之間難致也木

則不若用磚之可久 穿便房以貯明器不可已歟

侯質之達者 合葬朱子云依祭法以西為上陳安

卿云地道以右為尊宜尚右二說宜酌之 禮葬欲

深有不可泥者與化漳泉間棺浮土上或半入土耳

稍深必有水此所宜知也載集說 葬經固不可泥

族葬之說似亦難行夫葬乘生氣非無理也第不能

積慶於方寸地而謂身後盛衰盡由術士傾身結之

以求福則不智耳 族葬向南向北惡其趾之向尊

也趙季明此說不知趙氏曾行否而欲為法於天下

後世其可乎 夫在妻之神主不必書何人奉祀
禮記說祧主藏於兩階間朱子云今士人家無可置
處不得已只埋於墓所然則祠堂若有可藏處則不
必埋也

嘉靖初士風猶厚于時談者猶以成弘時爲不可復
見也余所及見鄉先輩如發潘簡肅公績胡公

邑里中程方伯羅山且族凡兩鄉栢庄遠宜鄭大叅
雙溪佐及友人江方伯荆石珍此皆言動依名節見
不義若浼不滅先輩風度者高山景行後生無忘哉
邑中吳氏有登第者而未顯術士言其祖墓正穴猶

千一錄

六卷之三十三

二十一

在張氏二庠生者乃餌其一二無賴者券買而潛葬
焉吳氏素懦聚族而謀之其婦人皆忿脫簪珥以訟
二生者恃其富於吳也吳之竟屈於理官斷起葬則
棺在泥水中始悔爲術士所誤而家已傾矣余所聞
見類此者甚多往往求福而得禍可鑒也

在上位不陵下君子哉然必曰泄之以莊母但使人
人以爲親已也在下位不援上君子哉然必曰事之
以敬惡可以直遂爲節操也君子居身之珍其惟禮
乎無卑也無亢也品節斯斯之謂禮禮所以爲中也
吾於是益知禮之不可已而老氏之說之爲誕也苟

鄉子儒乎奈何曰禮僞

吾年五十爲按察使僚友不知吾生辰也吾亦不知
僚友之生辰也及爲督撫未嘗知政府之生辰也今
自上達下每歲生辰其筐篚盈庭矣邑令近民則富
室尤無敢後夫既利其賄矣而曰法不撓誰欺哉若
曰今日與之交明日置之法則有負囑者獸焉豢之
者以全物與之適逢其怒也言以異於是

褚彥回江左所謂名卿也其失節宋室爲其子侄所
羞恨無論矣迹其推財與弟沒後家無所餘可不謂
清哉乃負債至數十萬此數十萬者無以償之將終

二一錄

六卷之三十三

二十二

負之耶則市人所不爲也以市人所不爲而名爲名
卿者可爲之乎胡不躬處約而坐於塗炭以自汙也
夫廉不苟取儉不奪人未聞奪人者爲不苟也故士
志於道而不能儉者難以立其身矣

幼子常示無誑孟母市肉以啖兒是以成其賢也今
人弄小兒百方誑之其稍有知而能誑則父母喜比
其長則機變之習若天性無所用恥矣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而不亂者未之有也
夫是四者恥爲要末有有恥而無禮無義而寡廉者
也未有恥爲非而好作亂者也恥也者其進德之基

乎其治亂之階乎故曰恥之於人大矣知恥近乎勇
易曰困於酒食酒食人所欲曷言困肉勝食氣酒及
亂則困矣杜詩野人對腥羶蔬食常不飽予喜誦之
蓋都會賓筵方丈皆腥羶耳予歸田乃與所好為真
率之會使蔬勝於肉飽而不困自是里閭宴集食前
有蔬食矣此非徒崇儉也以免困也

食無求飽衣不恥惡乃可言志矣志士不忘在溝壑
况未至是乎杜子美拾橡粟自給布衾如鐵凍餒矣
幼子之天未必以饑也而一夕乃以醉飽死夫凍餒
不死而死於醉飽此生豈不有涯耶懦夫可以立志
矣

十一錄

八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趙熹與韓伯仲同避難伯仲婦美熹以泥塗其面載
以鹿車身自推之孔明當亂世所以娶醜婦也若無
鹽為齊后逆旅之婦美者賤而惡者貴貴德遠色閑
家之要道也古之賢人娶疾娶貧為家之福載在傳
記多矣末世愚人以色亡者多矣可不戒哉

杜集中於岑嘉州厚矣而十餘年無一書猶可也出
守江城草堂相接不能一存故人何即可懶於要津
不可懶於故人也

人家不幸有凶人者養之化之必有道焉蓋必有以

制之制之者非恃威也使其不得逞也夫凶人何不
可為惟其不得逞乃可以漸摩之漸摩之之久久則
庶可化耳乃所謂養之也大者舜之於象焚之不可
捨之不可乃忸怩焉而怒不藏怨不宿封之而不得
有為則親愛之有可施矣故曰源源而來不爾徒煦
煦與之以為養則婦人之仁所以滋亂也廩上之灰
井中之泥何所見德哉故夫預防愚惡嚴而不惡制
之之道也

甚矣皮相者不可知人也孟嘗君眇小丈夫張子房
貌如女子晏子長不滿六尺其僕長八尺為之擁蓋
十一錄 八卷之三十三 三十四

曹交九尺四寸以長孟子不容受業夫堂堂者胡為
乎先立乎其大者為大人非形色之謂也夫惟臨深
履薄傲不可長乃所宜書紳矣

方回山經引相冢書山川而能語葬師食無所方回
與舜遊其時安得有相冢書然其語殊快諺云你作
我笑我作你笑若要笑除非地叫今泥堪輿說者
或累世數十年不葬以山川不能語而葬師相笑無
已也先大夫卓然不惑明哉遠矣

客有言仲長統樂志論良田美宅舟車使令皆富者
之事也而士常患貧何時可樂故聖人言未若貧而

樂耳誠能不改其樂則陋巷何異高堂一瓢奚啻方
丈仲長之論無乃蕉鹿之類歟余曰客談美矣然何
容易夫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夫
樂至矣知之難矣不見累貫巨萬籌不釋手齒髮已
脫厭之不去者乎仲長氏之論蓋貧士所希而不可
得者然得之者非鮮也而何樂其志者之鮮也故知
之者則貧可樂不知者即富與貴亦長苦耳君子無
終食之間違仁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故樂

可以死而死天福也東家之不才子天而其家昌此
之謂福可以死而不死天罰也西家之不才子壽而
二一錄 卷之三三 三五

其家敗此之謂罰死爲福不死爲罰其賤惡之亦甚
矣不仁者而可與言惕然而省即則何敗亡之有
僥僥成者倘成也初非成也僥僥敗者倘敗也初非
敗也倘成倘敗倚仗萬端孰能竟其終始哉是故君
子戒慎不違窮不失義矣有於敗達不離道寧倖其
成是以坦蕩蕩而長鬢鬢也若此者可謂成人矣成
人則何敗之有

楊朱曰君子必慎爲善其言旨哉夫既曰爲善矣患
其爲之不勇也而猶必慎之况其不善者乎無近者
恥獨爲君子所謂慎也

端木叔者一以爲狂一以爲達觀其所由則似達而
實狂者也雖然彼能藉先世之業散之族散之鄉散
之國寧不謂達使能節以議行禮以禮身毋爲侈僻
善樂不窶可以衛生可以傳施可以昌後不亦休乎
君子是以貴擇術也

郭璞葬經貽害萬世貪富貴者營地理而逆天理無
所不爲於是易骸盜葬之禍作矣璞死於市葬而江
水漂其棺其後無聞焉胡不自擇吉地耶近邑中朱
氏者工於發掘名家墳墓被盜十五既葬其祖父又
獻賣焉自以得計公卿不足圖也久之事露處以重
千一錄 卷之三三 三六

辟所葬骸骨爲灰何福之有被害之家富貴如故此
衆人所共見也而談青烏者塞路欲爲朱氏所爲者
狼心未已家有名地凜凜防之甚矣世之易惑而難
悟也

張氏百忍故能九世世人一忍不能何能百才者以
養不才爲才而不能以寸相去所謂重且遠者安在
以是念之斯可忍矣

語云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其難易居可知矣而淮南
子曰天下莫易於爲善而莫難於爲不善夫循性保
貞無所矯拂故曰易飾姦行險以陷刑辟故曰難知

其易則何憚而不為知其難則何樂而為之此其言亦為人警切哉如不移者何

說苑云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一服耳足以見雅俗之情夫君子恥有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德一衣之美而有矜色何足與議敝袍狐貉不恥不求孔子所以與于路也明乎此則文繡在身有不兢兢者乎

柳渾年十餘歲有神巫言其相天且賤幸而為釋乃可緩死耳渾不從為學逾篤其後大有勲名於唐年七十四余未冠時術者言年止四十余以為造物者千一錄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七

苟靳余余惡能為躍之金平安之爾余位與德不能逮柳也年幸過之術士多言時或億中而舉世惑之何哉由妄冀之念勝而徼幸於可必也

唐信州刺史李位得劉向黃白秘書召徒試術以謀逆聞雖鞠殺告者猶降建州司馬制詞曰名教之內本無異端典刑之中豈容僻好唐之政不濫矣其後不聞黃金可成而竟以服紫丹暴下赤黑死欲希長生而促其生不亦謬哉向大儒也當時固以風景期罔斥之而千年後猶遺禍未已世之為位者至不鮮十室之邑必有人焉苟試之無不傾家者苟服之無

不害生者然而莫能鑒也乃曰方良有我治之未至耳皆曰予智而不悟其愚無他貪心為之也以為黃金成縱不可仙可富也富而可求聖人為之如其不可求何仙之不可求猶或知之富之不可求鮮能知之矣

姜岐盡讓田與兄岑而以畜蜂豕為事已為於陵仲子而兄為禽焚無厭豈為能弟者哉如薛包不得已與弟分而取其荒頽者朽敗者及弟數破其產輒復賑給乃篤行君子矣

管幼安行年八十吟咏詩書余所竊比者惟此庶幾千一錄 卷之三十三 三十八

袁閔築室庭中于室中向毋禮拜其子亦向戶拜而不得見以是為高吾弗知之矣子事母禮若此乎溫清定省抑搔之儀不可解於心也舉可廢乎何謂不遺親也郭林宗之不宿而退清而易挹評之當矣孔祐隱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錢數百萬斛視如瓦石夫數百萬斛錢在野豈獨一人見之亦豈有不為人所取者耶史言其至行通神意者鬼神以試之而實非錢也志士明此義則取非有必弗為矣毋為鬼所戲耶

元兄述嫂氏行事鄉人上元東嶽之會金石聲震地
四方來觀者男女輻湊而憲辛處深房治女事不可
強以出是時年幾弱冠耳元兄之刑于嫂氏之貞靜
可式後人矣有以也夫先夫人以女屬新婦也伯
姑修怨不食孤姪勸之不從乃以奩給之蓋元兄之
志而嫂氏之順也其不信女巫巫惠於逮下尤足女宗
七年弗孕而偕亡命也夫

先王之制杖以養老扶衰非必不能安步而後杖也
子夏投其杖而拜彼能拜豈不能步哉隆萬以來民
間非衰疾甚寡者不用杖杖於鄉者鮮矣况國與朝
手一錄 卷之三 三十九

乎杖於朝之禮則久廢其自秦已然乎古人自以杖
遲未盡養生之善蓋徐步養氣杖之益也余逾臺者
久而未杖書此以志過

嘉靖初講陸氏之學者猶諱禪陸氏之學禪學也陰
宗之而陽諱之其徒恥之於是明言禪而以其師爲
儒矣萬曆中有督學使者佞佛甚小生未知玩經旨
亦未能繙梵典僅抄襲障幻等字而督學者喜之督
學者亦非有得於梵典者也於是有論之者而明
旨屢下則障幻等字不敢用矣乃以玄默清淨等字
非犯也而經文空空默識可援而附督學者或不知

距於是莊列之言又盈肆矣此何以然由厭常喜新
而莫知所擇也夫聖經之文皆相貫徹以經釋經不
煩箋注而不知繹舍正路而弗由孟氏所以哀之也
小子戒之

萬曆壬寅杭州府推官柳號一蘓椽少年衆皆笑之
傳以爲快凡樣之始皆知笑之是非之本心也又則
效之不知其可笑矣今之服妖如所謂蘓樣者翩翩
道上莫知禁者無論坊市細氓卽縉紳大夫袖僅納
手若彎弓之爲者此何祥乎余田間十年起填郎陽
記室所自書東儀文與曩在浙中迥異余不能從從
手一錄 卷之三 三十九

舊而已及至南都篋中衣未敝未改爲也僚友相戲
以爲太古之衣于時有一名鄉從家起久而不至問
其所親曰公貧卽衣亦非易辦耳余爲喟然去志益
決

昔之好古者好其道今之好古者好其辭辭可也因
好其字四坐相呼如點鬼矣好其字猶無傷也因好
其器好其器則黷貨之風甚於金玉矣司馬君實四
夷知之未稱號也晚宋間有之矣今少年以至廝役
無不稱號近乃恥之恥之是也乃於所執贊而事者
亦字之則曰子思孟子亦字尼父矣而不知其不可

禮之損益而從宜者此類是也周公金縢之書所請命於先王者曰爾而孟子之時人皆無受爾汝矣則將曰爾之云乎以為古乎孟子之於宋硜必曰先生硜蓋時人之長者耳非所事也古之好也而以長傲可乎孤與不穀邦君之自稱也而士大夫或稱之大夫稱不佞而士庶人咸稱之公之稱尊矣顏延之所嗔而不敢受者也今或以為卑不知公之上復何者以為尊乎翁非尊者之稱也以加於少壯則不類明旨禁之而不從何也吾性懶於竿牘滋恥之耳彼有臨我者而先於我不得不復也汝曹於長者必稱

千一錄

卷之三

三

先生同輩少於我乃可相字自稱名或僕走不肖未為不古也夫既知好古矣胡不敏以求之乎

文可以觀世也巧言鮮仁淫辭害善阿辭不由衷使觀者曰文人則然文乎君子恥之

文之三長才天畀也匪學以克之是伏櫪之驥繫足而輕千里何以至焉學不厭矣多聞而不擇是腹為

竒也識要矣何以希識義進者氣生有德者有言知其所蔽則無諛也知其所蔽則無邪也夫學猶殖也

所以殖德也德脩則識進

文猶日也萬古一日也去之非今日之日故日

日新其於文也曰謝朝華之已披啟夕秀於未振襲則竊論篤者竊乎

文猶水也水之有本也成章而達淵之滄也湍之激也泉之混混也而四海放矣孔子欲無言一言盡道而世為天下法何寡也其與回言終日贊易而分上下二篇何多也其旨遠言不盡意故情見乎辭各指所之以肩天下之道不可以已也故曰辭達而已矣如其達也一言以蔽之非寡長言之不足非多流行坎止水之道也

文猶兵也堂堂正正仁者無敵奚竒之尚時而竒宜

千一錄

卷之三

三

也宜正也正則奚竒六經之文未嘗有意於竒也孔子之所刪述可見矣諸子之於道其闕觀乎故尚辭辭之務竒以炫時也內不足者外炫是以遠道歟老子於道深矣其文近於經矣而猶有意於文故多竒語其於聖人之辭猶有間也若近世之文工於字句以為竒斯陋已甚夫論篤是與孔子猶弗許也况論無竒而竒於字句乎楊子雲所謂童子之篆刻也壯夫弗為

文猶百卉之華也夫百卉之華也孰為之哉而培之者人事之弗齊有上農中次之差焉六經諸子五車

萬卷所以培之也楊子雲教人爲賦使讀千首此大匠之規矩也如欲文之工則無他術

文猶錦也文以載道猶衣以適體適體則夏之葛冬之裘具矣奚以錦爲雖然黃帝堯舜之垂衣裳而治也有等威之辨焉黼黻文章所以辨也惡可以已孔子贊易曰其辭文文之郁郁是以從周也犬羊之羣子貢之惜子成者蓋聞諸夫子其彬彬之論歟夫辭之麗也以則不以潘斯君子矣

論文者昭明文選精矣古文類以傳近者則真氏之正宗唐氏之文編知言哉若曰古文亡於韓曰宋無

文吾弗敢知也吾於是尚唐氏之識其以杜邵之詩合而言之則弗類殆有激之論歟唐氏非不知詩者也

君子有三立德其本也用於世則爲功垂於世則爲言言而無關於世奚立焉可言而弗可行君子弗言也况於易其言特而出者乎

千一錄卷之二十四

新安方弘靜

家訓二

張思曼自言一生不解作諾無禮哉何以日出則事公卿也豈舉世皆匪人無一當者耶陽貨與孔子言孔子曰諾諾何以不解作耶又竟日無食而不言門生見其饑爲之辦飧夫可以發者則亦可以言饑不言何以使門生見也遺命靈上不設祭其鬼不餒母乃夷其子不得自盡乎若思曼者飾情立異以要名於衰世無取焉耳

千一錄 卷之二十四

儉美德也而世或以爲病病其詐也汲黯譏公孫弘以三公而布被是也夫被本取禦寒耳無擇於錦與布也被而布奚不可哉公孫子苟母曲學以阿世則何譏焉虞玩之履著二十年履既可著何緣棄之然玩之是時歷官已久而曰貧不解易則非情也志士不言富亦耻言貧不伎不求何知貧富夫忘貧富者何用不臧哉

虞玩之於人物好臧否王儉恨之乃遷怒其鄉曲曰至死煩人夫儉爲三公而惡直喜諛無足言矣玩之處亂世得以衰老去非幸耶金人三鍼之銘其可不

置諸座右也

張安世家僮數百人皆有技業虞棕治家富殖以奴婢無遊手可則哉霍家奴如馮子都者宜其敗矣夫奴婢無遊手則不為非非徒以殖其業也公卿之家猶爾况士庶乎

謝康樂之才也以傲誕誅非不辜矣其孫超宗稱有鳳毛不能墜前轍而恃才使酒多所陵忽亦不得其死夫小有才而不聞道適足以殺其軀而已矣孟氏之訓其有徵哉

叔孫穆子不以貨免雖可以免患為諸侯法也然卒

免焉士可以知義命矣夫罪非由我而貨以衛身人亦孰非之乃猶曰患作而不難為戮也君子哉而以

為愛貨云者衆矣靡靡者惡足以知之也

孔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此謂附勢趨利同流合汙者也次且嚙嚙君子耻之若在家庭入事父兄則其恭有過者乎居鄉黨恂恂不能言禮也即以汎與人交言之卑以自牧非足恭也犯而不校非匿怨也迺若延諍面折麾之不去此又恭之大者道固同歸而不悖也吾見傲而不孫者矣見有禮者曰彼為恭也何其勞也此俗之所以日薄也乃其見顯要者則餒矣

禮所以節文乎道中正而不偏者也苟無禮恭則勞慎則惠勇則亂直則絞皆過也雖然勞與惠猶可裁也亂與絞不可居也辟咎莫若輕必也反已而下人乎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善矣

杜正倫銜諸杜不與通譜及執政假水利以鑿杜固川流如血南杜遂不振此亦適逢其會耳秦嘗鑿金陵矣猶然王都也韋杜去天尺五如漢之金張七葉以後安得無替家之興衰豈盡關居宅也士惟有累行耳堪輿之說母過信之

矜名者必爭名趨利者必爭利君子矜而不爭爭則可耻矣人知好名而莫知遠耻也

太上忌名其次讓名好名者斯下矣
孟子之剛大其會子之弘毅哉非是道也無以任重無以致遠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詩曰無然泄泄卑靡苟且國家所以不振也巽之先後庚蠱之先後甲其辭一揆夫巽所以為蠱哉或曰君子不孫以出之乎曰君子義以為質出之以孫以制事也非以克已也人一已百柔乃可強夫克已惡可以不勇哉

里子罕少講學言笑步趨儼然不苟舉於鄉不至公門司詞於楚不納束脩人皆重之此真古之學者矣

一一錄 卷之三十四 二

一一錄 卷之三十四 三

禮所以節文乎道中正而不偏者也苟無禮恭則勞
慎則蕙勇則亂直則絞皆過也雖然勞與蕙猶可裁
也亂與絞不可居也辟咎莫若輕必也反已而下人
乎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善矣

杜正倫銜諸杜不與通譜及執政假水利以鑿杜固
川流如血南杜遂不振此亦適逢其會耳秦嘗鑿金
渡炭猶然王都也韋杜去天尺五如漢之金張七葉
之聞也夫志於學者不賢於區關居宅也士惟有累
也則何可不慎哉

莊子曰聖人內無饑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爭則
十一錄 卷之三十四 四

淺矣而有深味焉夫同胞之民顛連無告者無限而
吾幸免於饑寒亦足矣衣食之外亦復何需夫富者
非奪人則且奪於人也奪於人者其患淺奪人者其
患深君子非不欲富也惡惟其患也夫貧不至困富
不至溢積而能施窮而不諂其居身之珍乎

楚卻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氏費氏惡而譖之炮焉
夫直而和非無禮也人所說者神所福也而胡以有
覆族之慘甚哉譏人之困極也余以為宛猶不能無
姓焉二氏匪人也國人知之與為僚而不能覺不可
以言智已賤而饗令尹是援也嘉禮而惟甲兵譏之

媒也易曰介如石不終日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
識矣君子是以貴知幾也使宛嚴守已之介則必惡
伎而不諂矣子常之賄懼為堯焉焉用飲之禮以自
處亦以處人君子也安有蹈利筭而援上交者乎故
曰宛不能無咎也嗟乎士之居身惡可以不鑿哉
余以魏獻子之辭榘陽人也一食不能忘矣不啻三
嘆焉魏子聞善而從知過而改何其聰也雖禹之拜
由之喜又何尚焉以是為政何有戊也有守心而無
淫行獄不能斷以上蓋其慎也異乎作好惡而自用
者哉先意幾諫不陷其親不墮其職盛之用譽象之

十一錄 卷之三十四 五

克家內舉無負矣二大夫之諫也諷而直小人之腹
君子之心有味哉風乎百世貪夫廉矣以魏子之賢
內有子外有臣以成其令名也為政在人人之所助
天佑之矣堯舜之務在親賢也可無急乎

吾嘗以荒歲舟過徐沛之間拽船徒夫半枵腹者黃
夫人令家人更携榘構察其有饑色者予之故他舟
之夫道僻相望而吾舟行獨速夫俱無恙此為費不
虛而所濟甚大不可不知也

朱巨容冲有人認其犢後得犢慙以犢還冲竟不受
余謂過矣認犢可與還犢可受

陽城不得為有道之士也韓子其見之矣月俸度口食餘悉送酒媪此賢子仰拾俯取者耳子不云乎以與爾鄰里鄉黨乎酒家媪謂非養其小者吾不知之也寧太儒

事之必至者猶晝夜也蓋旦之鳥其為鳥也則不智矣世之求富貴利達者非蓋旦之鳥與鳥有百不知旦而求之者惟此鳥耳人自以靈於物然不為蓋旦者鮮矣

劉訐每於可競之地輒以不競勝之余謂此猶在君子之後不則作史者為不知訐當知君子坦蕩蕩者

十一錄

八卷之三十四

六

本無可競若有勝心其為競甚矣

何以息謗曰無辯未可也聞謗而自省庶寡過乎則吾師也而曰無辯以息之無乃惡聞過乎圓覺謂若知我空無毀我者是冥然悍然不復有思過之念告子之不動心者也故夫告子之學其流為釋氏也

朱文公孫為淮東提刑與顯者書必云萬拜時謂之朱萬拜其忝厥祖哉韓文公子昶改金根為金銀此不學耳猶可言也昶二子綰交皆登第交為狀元自俗觀之盛矣而以不識字貽譏于世世家子翁不必顯貴書香固不可絕耳

吳孫休時衣服之制上長下短積頰五六而裳居三上有餘下不足也晉太康初衣上儉下豐著衣者皆厭襖下掩上也元康末婦人衣出兩襜加乎交頰之上內出外也皆服妖也當俗之成以醜為好其既也則擗目而過之矣先通議府君衣冠數十年不變後人宜世以為楷不可忘也

成化間山西石州男子桑坤偽婦人飾與女婦處多為所污近有男子偽為尼者尼尤女人所喜近事露而其鄉達者惡其聲第逐之不正其罪焉可憾也先大夫治家一切尼婆不得入門世世所宜遵哉

十一錄

八卷之三十四

七

時有於野得葉兒者曰此可居也抱歸飾之如女及笄嫁之得厚利比覺則逃矣夫男可女飾而女可易入哉

楊誠齋立朝日日若促裝者余初登第先輩潘簡肅公相語意正同余不敢忘也然敝篋一擔則愧未能緣不能不攜家耳

王果者遷峽口之棺得銘云後三百年水漂我臨長江欲墮不墮逢王果此人數學之精乃爾胡不上於高亭水所不及耶葬經作於郭璞亦葬江濱何以不擇善地昌其後人耶世之相地者或衣食不給或嗣

胤不續亦多矣而爲人卜必曰旺人發財舉世尚之何哉

說家載鄱陽龔氏衆妖競作而二子登科妖不足異亦可知矣修德而已猶見人語車

處世如孟氏三自反庶幾免矣而曰奚擇曰何難以禽獸視人寧無傲心哉此猶未及顏氏之不校也克之又克乃可言懲忿矣雖然南方之強何以非君子之強則以近老氏也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強哉宜聖人不與也

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非獨檢身爾也出好與

千一錄 卷之三十四

八

戎駟不及舌南容三復白圭迺能免於刑戮是以金人鍼其口曰無多言石人刑其腹曰慎勿言其慎言也至矣乃若便便惟謹終日言未嘗言蓋有德有言無擇言者也其惟聖者乎

顏魯公之正直也而愛奇哉麻姑與王方平降蔡經家以麟脯爲膳此妄道士夸誕之說也自公書傳而世疑之矣又頌其先人以違數家之占臨姊之壙而其年遽遘疾歿若以含生取義者夫疾乃適然豈以臨壙故耶士苟不明義命鮮不惑於異端者也

聞謗而辯者淺人也聞譽而喜者愚人也于路人生

之以過則喜則不徒無辯而已子貢聞人以已賢於仲尼則譏其不智不徒不喜而已西河之人疑子夏於夫子子夏未必以爲喜也而曾子責之蓋不能如子貢官牆之喻能發明夫子之道也二子之優劣於是見矣由是言之過情之譽何可喜哉

齊景公涕出而女於吳吳泰伯之後也奚爲不可婚蓋夷之也女思齊吳爲起北門曰望齊門令女遊其上女思不止而死曰必葬我虞山之巔以望齊也今虞山有齊女塚夫女固從人者也生而願爲之有家爲太子波妃何必死無亦耻其夷耶然則虞山之塚

千一錄

卷之三十四

九

與青冢異矣今之鬻門第而不恤其女者有人哉使女而齊母乃病諸

先通議府君晚歲卜別館於采山之陽課僮灌園間植花卉語不肖曰化工之妙萬物一草一卉無不可觀者周子不除窓前草而今人競構名花異卉以爲奇何必爾慎之哉母務好異不肖謹服膺不敢忘

汜雅春不蓄門人而虛懷開誘以三隅示此真好修者也異乎世之揭竿而建旛者

王摩詰何如人也其詩類澹泊於世味者終身蔬食

類有得於如來之教者如來之教無論種種空華即
死生幻泡無足以入其心而維也始以王門伶人進
晚而汗於祿山幸免大僂猶自名頗好道何也其論
陶淵明耻折腰五斗米而自令乞食以為一慙之不
忍而終身慙斯言也使陶家漉酒童子聞之定洗其
耳而如來善之耶嗟乎今之佞佛者類維也苟能充
蔬食之心不以饑渴之害為心害斯無事於佛矣
宗族以禮義敦睦相尚此可稱故家如以富挾以貴
挾以眾挾皆薄夫也南社阮今孰多耶

千一錄 卷之二十四 十
衣冠與世同言不立異也世皆尚詭製則君子寧違

有虞氏之養老也夏后殷周之盛未有改焉蓋其重
也然鄙薄之俗未能盡使由禮故其誥曰無侮老成
人夫老人之見侮久矣况叔季以降乎夫世不知養
老矣而老者安可不知自養吾見扶掖而入公門者
而責人以禮不亦難乎有如衛武之力於道則不知
其耄孰能棄之抑之戒其可不三復也
富不期侈侈者必驕貴不期驕驕者必侈驕侈之家
其傾必速惟恭儉者乃可以保其家家之昌與衰未
有不可占者也術士之言禍福舛矣

杜夜歸詩庭中把燭噀兩炬以旅人之貧偶得故人
分俸秉燭已幸安用兩炬乎殊可噀也先夫人治家
未嘗許燈有二草余至老不敢違也

顏氏家訓云文章當以理趣為心胸氣調為筋骨事
義為皮膚華麗為冠冕其論密矣嚴滄浪謂詩非關
理非關書此未為深於詩者也

好譏評文章自是小夫淺態縱使管闕毛吹偶有所
見猶在君子之後况未得作者之意未讀古人之書
撮登而不見泰山者乎夫容露下落雅所不愜鳥鳴
山更幽謂不成語起羞惟口馴不及舌衙官屈宋儉

千一錄 卷之二十四 十一
父陳思於古人何傷已則不知量矣

魏何晏好着婦人之服粉白不去手梁周弘正着紅
禪錦絞髻綠絲布袴士人冶容羞惡之心喪矣近時
有司成送客而織金紅裙為眾所見其既也不能訓
于家傾而自縊可鑒也夫

明道伊川同遊從遊者皆隨明道伊川曰此願不及
家兄處蓋伯子温而叔子嚴也余意非惟諸人宜隨
明道弟固從兄者耳當時偶分道而行也明道早歿
伊川乃任師道矣雖叔子温也諸生何當分隨哉
漢世皇后別起陵墓魏晉始合葬談者以為其祚短

長之驗謂泄氣也其言固非經然合葬非古不必泥可也

譜傳如顏魯公神道碑例人或數字而已其不溢美也足法哉

君子可行而不可言者有之矣未有可言而不可行者也不密則害成故可行也不可言也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故言之必可行也知微知彰或語或默君子哉

凡有忽人之心傲人之色凌人之辭皆自損其德無與於人在上而臨下者猶不可况同輩乎况長者乎

千一錄

卷之三十四

十二

如其爲人所慢則宜自反吾可慢耶則耻不若人莫如爲仁孟子之言至明切矣吾苟無以取之則失在彼顏氏所以不校也

子夏除喪而見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則過之者也

子張曰不敢不至焉則不及者也而孔子曰師也過

商也不及何也堂堂乎張難能而未仁志常驚於高

遠而哀乃易忘故失之過子夏篤志切近日知焉月

無忘焉有諸已而未大也故曰不及孔子於二子蓋

無優劣焉一進之一退之其至也則皆中行之徒也

子貢不受命而好方人孔子嘗抑之曰非爾所及則

亦有過焉者故疑師爲愈若以易守而鮮失則子夏

爲可學與蓋二子之論交也曰可者與之不可者拒

之毋友不如已三損三益其弗畔於聖人之訓矣若

曰於人何所不容如之何拒人不磷不淄有教無類

聖人之事也苟堅白未至而自試於磨涅不將有

隳人之傷乎孔子戒顏淵也猶曰遠佞人佞人殆惡

能無所不容也故曰子夏可學也今之爲儒而畔者

子張氏之儒與蓋辟之甚也爲僞矣學子夏而不能

大者硜硜小人抑亦可以爲坎寧坎也母僞也

舊家子弟使久不樂與曰吝曰陋此好消息也使人

千一錄

卷之三十四

十三

稱之曰慷慨曰倜儻此惡消息也雖然見義勇爲臨財能讓乃佳子弟矣

古之佩也如韋如弦有取焉耳今乃冠玉以爲觀美

而曰玉不去身以比德焉古之道也道豈在是哉吾

聞惡衣敝矣聞珠玉猶戴土矣未聞玉之不可去

也是士而治者也女而治猶可言也吾見倚市者矣

士而治何可言也

當官者其初非不欲潔已立名而吏輩誘之多方見

可欲而亂則售矣柳子所以傳河間也頃見一令以

冬月至令易一褐吏以箠進令曰非褐也對曰褐非

宜問其價以十之三四對令曰價不應止是對曰市中例久矣不敢多領令遂從之自是紛華之念日動失其初心矣夫衣以禦寒耳褐胡為不宜胡為宜即掖而宜也胡可與褐同價也一成而喪節可悲也夫

居室也下之潤溼弗及上之霧露弗入四方之風弗襲完矣矣雖古明堂之制不踰於此矣淮南子語而曰木工之不斷為儉也乎哉

里中吉凶之禮相慶相恤不可已也不可已則必有以將其意者魯之俗富者出多貧者出少猶古道也

十一錄 八卷之三十四 十四

君子是以取之然人心有如其面或不欲少或不欲多苟不欲則必有所強而舉者有所強而舉者斯不可久矣不若以富就貧從其薄可也 凡慶禮在約者量醴錢以賀主人即以款客毋許加費以啓厲皆主人辭客勿固舉 凡喪禮量醴錢以致恤主人直受之毋許謝毋許却

老子曰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旨哉言也世人非不愛其生也而動之死地抱朴子所謂牽羊就肆日與屠近蓋善喻矣夫伐性之斧腐腸之藥欲過欲及犯義犯刑凡所為求厚其生者適以速其斃耳養生

者恬淡而無求敬慎而不肆毋暴殄以自戕則年壽長矣非以薄其生乃不輕其死耶

里中殺其子者三見矣是大不祥也豈惟凶於其家里懼雁之昔申生之死晉亂者三世王莽殺其子遂萌知其必亡曰三綱淪矣禍將及人人未有不愛其子者也子而忍孰不可忍忍於殺未有不忍於弑者也人曰殺與弑有以異乎曰禮與法異天性之親無以異也然則石蜡非乎曰蜡純臣也大義滅親古之聖人嘗行之矣擇禍莫若輕且國先而家後也非有大故也則為之隱且今之殺者豈非以利哉善乎孟

十一錄 八卷之三十四 十五

子之推言之萬乘之國弑其君者以利也如以利則忍於殺未有不忍於弑者矣人曰父之與君一也天也君臣無獄父子無獄其何以禁之曰人未有不慈其子者也愛而忍之必有所甚愛以奪其所愛者伯奇之死其父悟而出其後妻矣出之是也有司者斯獄則取其所出而置法焉可也何也其義絕以言治之也人有愛其少子而殺其子者子少不與聞焉非其罪也苟與聞則以殺兄之罪罪之矣惡可曰其父為之也此所以斷斯獄也

悔狂已昨指垂誠仍鑄銘韓退之悔其遊華山

也夫人能天遊則無人不得居其室可以動天地矣必登高臨深乃爲奇耶內不足者重外吾未聞德盛而外馳者也古之人乎陶靖節邵康節其善於遊天開元中有常敬忠者能一遍誦千言勅中書試之賜賚驟貴爲同輩所嫉中壽而卒余里中吳生珍一遍誦數百言亦能之而所著無奇不爲時所取有汪生曼者遊興化李公之門李賞愛之遂自矜也而驕其同輩一夕流血而死莫知其由夫小有才而不能處於不競鮮能免者其可以鑒也夫

三一錄

卷之二十四

十六

衣狐貉者立而不恥此貧者也富者不敝不改故云室中無長物一裘三十年一屐二十年也貧者雖敝不恥故振袵肘見捉屨踵決而歌聲若出金石也古之人美服患人指故衣錦尚絅而惡其文之著今也楚楚衣裳揚揚閭里服之不衷美其服而無其容使人曰是馬牛而襟裾者耳可恥哉其無恥也夫衣不若人無與於行也則恥之行不若人面則人也乃不知恥何其不知類也

余同年歸安姚子掄伯登第時年踰艾矣其同鄉秀水呂子文華甫弱冠語姚曰兄吾祖父行也而吾兄

兄可乎姚曰是在汝卽祖父我可也呂怫然曰兄自中遲吾固兄兄也姚曰吾不遲乃汝遲耳人問其故曰吾恐其來日短也呂令安仁任未滿而卒姚以太守致仕壽踰八望九此可爲少年登科者之戒夫少不能事長乃侮焉其非遠器可知也

術士妄言禍福律有明禁而閭巷接踵欺誑愚俗聽之若有可稽察之實無一驗至於禁忌多端矛盾不一五行家曰可堪與家曰不可建除家曰大吉叢辰家曰大凶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凡若此類將何適從蓋自昔病之矣偶閱丙戌曆

十一錄

卷之二十四

十七

陰陽家所定出行吉日辛丑壬寅丁卯戊辰甲午己酉丁未甲子己卯甲寅曆皆云不宜又出行春忌卯辰夏忌午未而曆咸曰宜夫世俗舉事無不選擇日辰者矣時刻雖同吉凶迥異亦何能趨避哉君子居易循理不求在外有以也夫 余爲兒輩畢姻大寒酷暑之月皆勿用古之婚禮俱以黃昏時今金陵之俗猶然也余之廣東左轄以九月二十五日舟抵郭外僚友言朔日近矣請需之余欲破世人之惑卽以次日黎明蒞任余自爲州以來上任皆以黎明每見僚友選擇甚謹喜以丑寅所屬參見答拜有失儀者

而任後遷陟何嘗盡利禍福自已求之古聖人之言非欺人也乃不篤信一妄庸人之言則奉之如著龜何哉悲夫世之易惑而難悟也

隋唐時生日禁屠宰以表好生異於世之燕喜者哉先大夫六十時宗姻議欲稱觴先大夫曰孤兒生不見父生日安忍為樂古之人所以哀哀劬勞也因泣下不自勝宗姻乃止 余五十為按察使僚友未知吾生辰也六十園居謝客而五六君子枉駕焉優人在門未進也小坐清談而已七十填鄖陽所屬未有言稱賀者里閭中寄文數篇覽之徒用愧汗耳德之

千一錄 卷之二十四 十九

不修是懼亦奚以為 仲兄教諭府君六七十時已家食未嘗不念先大夫之訓此皆爾曹所知也乃若鼓樂倡優累旬連月市中人以為盛事而為人子者亦聞一喜一懼之訓乎甚或婦人之壽劇戲在堂此何為者孰與向僕射厨下寂然乎史冊紀之以為盛德乎以為陋乎爾曹若辨菽麥當能辨此寧俟吾諄諄也

讀史睹古哲人之迹思企而及之曰彼何人也吾豈可不如彼也斯可與讀史矣無論三代以上聖不可知大而化之者即如張子房其帷幄運謀決勝千里

不可幾及也其脫屣辟穀成功不居不可希乎諸葛孔明其名成八陣功蓋三分不可勉而為也其廩無餘粟庫無餘財不可則乎范仲淹其胸中十萬甲兵所不可能者也其先憂後樂為之在我不當以自期待乎有志者毋徒諉焉而自畫也見賢而不思齊見不善而不自省即淹貫百氏何以異於庸眾人哉里中族兄同鄉遠宜汪太守伊少從父兄為商去而業儒同鄉之兄不許強而可吳舉人世忠家貧父令習推筭乃竊讀經書邑中舉人者少從太平寺僧為徒聞儒生經義悅之晝夜誦習僧怒焚其書

千一錄 卷之二十四 十九

祝其髮防禁之甚嚴程舉人達讀書寺中憫其志為白於官乃得卒業有志者竟能有成如此數君子苟不自奮則為商為僧為術士耳今內有父兄外有師友相與督責而夾持之尚不能向學不恥不若人何哉

趙毋勅其女慎勿為好好尚不可為况惡乎詩曰無非無儀蓋其義也豈惟女德宜爾為善無近名近名之善乃不可為耳然近名之善非善也善奚不可為孫綽之穢行魏收之穢史使無才藻不至貽臭後世也士之居身宜何所擇耶

袁元祖道韓康伯云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今之門如市者自視得意耳安可使有識者見也

范汪好用智數實趨時又詐爲名其投桓玄進退狼狽乃以多數失記載之可醜也人之無厭患得患失類此多矣聊舉爲戒

殷仲堪性真素食常五盞外無餘肴夫五盞視季文子之無蕪味爲侈矣乃猶以儉素率物江左靡汰之風可賾哉蓋自何王輩來矣其曰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指其本此士人所當服膺也

華子魚遇子第甚整間室之內嚴若朝典陳元方兄

弟恣柔愛之道而二門之裏兩不失雍睦之軌若以閑有家之訓律之則嗃嗃爲吉嘻嘻爲吝華氏乃可則也家人有嚴君焉而家道正易之旨遠矣

王元達與其族子孝伯索簞孝伯即舉所坐者送之簞雖微安可使其坐薦上也余每念此殊爲元達悔之元達當世名士當不勝其悔矣乃知一介之果不可以不慎也

陳遺母好食鑊底焦飯遺爲主簿貯錄焦飯數斗將以遺母會戰敗潰散以焦飯得活吾郡在山谷中俗儉樸行旅有不棄焦飯者都會浮薄子乃以爲詬今

侈靡之風日益甚雖吾郡亦漸汗習非復舊時矣有識者每思力挽之無論成弘以前卽如嘉靖初年何可得也吾恒語所知頃歲凶道糴溝壑枕藉民無死所安得鑊底焦飯肉其骨乎而乃以爲詬也

五石散出自漢代至何晏服之云效遂大行焉乃有服之致疾輒云散動死而不悟者記傳所載非一矣至今猶或不戒夫愚人既鮮讀書罔鑒前轍無足異也而豪傑自恃者往往相踵以不終其天年何哉由妄冀非分之福謂神僊可以力致耳孔子藥未達不敢嘗又曰死生有命豈欺我哉

千一錄 卷之二十四

諺云千人所指無病自死雖其不死厭厭如九泉下人亦何取於生耶古之英烈雖千載慄慄猶有生氣所謂死而不亡者也吾見橫行越志不畏多指者彼自視何其高人視之何其下曾不是恥無亦失其羞惡之良心耳夫無良心非人也非人雖生猶死也李陽盛暑一日詣數百家賓客填門遂死於几下古之天刑人哉王夷甫悍婦猶憚陽蓋盛有名譽也當是時有中立不倚者陽所不入其門則可謂君子矣夷甫輩惡足以詬此乃不能正其室而借陽以憚之耶

郗太尉鑿辭不流而意存規誡君子有取爾王丞相
導利口以拒諫謂之能談談哉談哉晉之所以為晉
也

東漢建武永明之世禁上事言望浮辭虛譽抑而不
省示不為諂子蚩其規度遠矣此可為萬世鑒誠知
諂子而諂而中蚩則必惡而遠之佞人遠則直諫之
三進矣高乘之主猶懼為諂子蚩也况士庶乎匹夫
無能遠諂子况百乘以上者乎故夫聞譽而知懼聞
毀而知省者鮮矣聞譽而懼何喜之有聞毀而省何
恆之有

十一錄

卷之二十四

三十一

陽城與弟塔域俱不娶以為既娶則間外姓雖共處
而益踈夫異姓相聚寔多乖戾昔之閑家者訓戒諄
諄矣易稱嚴君正位內外詩美關雎化行江漢惡有
絕嗣以悖倫者乎然其志誠可悲矣觀於陽氏而以
牝辰索家者何可以為士也又女婦之性易惑奴婢
往往以婢子之言而間姊妹姊妹間而兄弟所由離
矣東漢鄧后之賢彤管罕儷乃以先婢之毀免兄康
官絕屬籍何倒置也有家者鑒於此可不惕然省哉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三者惟言未及之而言為
多焉何也君子有德位者伺其顏色而言者衆矣言

及之而不言尤鮮將言而囁嚅者則有之耳惟夫言
未及之而言者則吾以所見而徵於孟子右師入門
有就而與之言者有揖而與之言者縱使右師賢者
孟子雖欲與之言而右師應接不暇巧者佞者捷者
強者先及之矣孟子安得不默乎吾昔侍於君子得
不言之名吾非不欲言也不敢為踈也 同年陳司
寇道基嘗與兒蒙言稱吾不言不笑不取吾因解之
云

孔明問秦宓以董扶任安所長宓曰董扶褒秋臺之
善貶織芥之惡任安記人之善忘人之過余嘗三復

十一錄

卷之二十四

三十一

斯言夫秋毫之善自宜褒之若織芥之惡遽不能忘
何其為人淺也人不能無過焉知其不能改而遽貶
之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士宜日省其過毋易攻人哉
伯禽三見周公而三答及得橋梓之喻公乃曰爾安
見君子乎拂其首勞而食之嘗疑周公教子不使日
近君子豫養謂何而三答無言非伯禽自得之則答
無已殆諸子之寓言也君子一以為太公一以為商
子傳疑宜不一耳然容貌辭氣君子所貴乎道者敖
不可長固蒙養之要道也今或驕亢自恣見長者而
猶不肅可不惕然省乎孔子之聖猶恂恂於鄉黨子

路乃行行待側何以得其死哉

薄俗爭繼而破家者知利而不知害良可鄙也余嘗因事而論之兄弟之子多可竝繼苟不肖可擇繼二者律之所許也無子而有猶子者定之於豫可也若異姓則所必禁是不孝之大者不孝者惡可以不刑乎

伏日讀程曉嘲襦襪子太白荊州歌追思川中進表五月下瞿塘山東六月赴少叅任次年七月捧表冒險觸炎豈以王章驅坂孔明渡瀘寒寒匪躬乎無亦功名之會與身孰親未能早辯耳然余宦途坎軻屢

千一錄

卷之二十四

二十四

爲當路所抑卽署一年中丞十年皆閒居三品十七年致仕今年幸不廢登眺計庚戌登第今四十九年未一日立朝先後從事廿有七年簿書期會校文演武隨行旅進無所裨益良負邦有道殺之恥耳獨東平築隄賑饑彌盜饒州填礦散徙浙江防汛殲倭南都定兵士驕噪所活不啻萬人又自爲州未嘗敢輕擬人配遣此則稍可不疚於中夜者昔吾友潘州守絲負藻鑿名每私嘆見吾轉一任壽輒與階進以爲怪余聞而欲扣之而潘遂物故豈所云活人者之效耶然此自守官者分內事而世之播虐而橫者不

知何心也余鄉程司馬信敷司徒正茂皆平賊有六
功程再世而替殷沒後子孫相傾久未克葬二公皆
英傑名卿也或病其殺人多耳夫戎事果毅何能止
戈血流漂杵豈牧誓使然耶當官苟不得已而將則
不嗜殺如曹武惠可師也

太白讀書匡山十年不下山潯陽獄中猶讀留侯傳
以彼仙才苦心如此今忽忽白日而嚶嚶百人是自
絆而希千里也

科舉奪志做官奪人志二言未可泥非必不應舉不
受職乃可以學道也舉業所以明經也明經將以適

千一錄

卷之二十四

二十五

用也遵王制明王道執此以往無負所學斯亦士之
尚志者矣苟徒記誦帖括爲媒祿之階則有志者之
所恥也當官盡職仕卽學也致君致身達不離道志
於是乎行矣孰能奪之苟枉已競進以赴功名之會
則隱居所求者云何是以爲奪志耳一月之中十日
爲舉業餘日可爲學此言竊亦有疑士無往非學舉
業卽學也讀書非以明經乎舉業正爲明經似不害
學士亦尚志而已矣

橫渠言公卿子孫不知蔭襲爲榮求仕非義吾嘗慨
嘆以爲可以厲俗起懦苟能樂職勸功長慮遠利有

裨當世無忝承家雖不患不知於志固大得矣

作字須敬不可苟也若廢時臨池專精求工亦能喪

志妨學然人資稟各有所近因其近而習之未宜厭

其工也若云未有善書者知道則恐亦錄者之未得

其意耳孔子云游於藝者未必不善也宋世諸儒朱

子亦稱善書書亦工矣固未妨於道要之程子之言

乃取夫玩物者後生安可遂謂書不必善書不必善

書可苟乎

伊川云古也子弟從父兄今也父兄從子弟伊川之

生宋之盛也而俗之下乃爾然此繫於世之升降而

子一錄

八卷之三十四

二十六

家之盛衰亦可占矣從父兄者家必昌從子弟者家

必替

世人不能篤信大道而惑於術數往往自罹其咎而

不知鑒即東西家更僕不可殫述近里婦姪八月矣

笑以為女惡之自壞其胎乃雙男也毋幸不死夫笑

術妄說既不足憑女為福者亦多有之何至欲其死

不欲其生乎其禍由於婚娶論財競侈而恥儉也論

政者非不禁之顧見義不勇徒布條約猶無禁耳

韓退之登華幾不能返猶可也庾袞太行失足遂至

殞命此可為遊山好奇者之戒幽人坦坦何非天遊

列子所自以為為不知遊者可玩也

君子之為人上也一出言則終身可行焉一發政則

四方是則焉今乃曰官猶傳舍何認真為則苟且放

僻將無不至不忠不仁子孫受其殃矣識之哉

張安世累積纖微而辭百萬此儉而能廉之效也其

父湯阿世詐忠無足稱矣然為三公家產不過五百

金則貴而不貪之效也七葉漢貂不亦宜乎

成弘之際幾於比屋可封正德時雖宦豎為孽而士

習猶端嘉靖稍滿矣以視今則遂古也習而不察非

智也知而不變非勇也在位者泄泄沓沓者非所急

子一錄

八卷之三十四

二十七

非忠也居鄉不能表率而隨其波非仁也肉食者不

慮藿食者相忘一室不能治如遠何古之人恥之吾

亦恥之

後生有俊才亟宜養以遠識若偶窺一斑即高視自

大不如木訥之近仁也余嘗譬之狂夫攘臂市上市

上人避易便謂世莫已若不知有閉戶正襟而危坐

者終日喧呼曾未入其耳也韓退之嘗小慙大慙是

以能振五百之衰今也言之不忤其胡能遠識之哉

男女之別在位者所宜慎也此而不慎奚其為政故

婦人而健訟者未可輕聽也婦人而被告者未可輕

拘也閨內之防吾鄉所最重乃里中有爲守而好刑
婦人者其子孫消替爲廝養焉天網之不漏斯昭昭
矣吾不欲著其名然里人無不知者可以爲鑒
朱百年之介也州餉穀五百斛而不受再能也沒後
其妻辭餉米百斛乃可觀刑家矣此可以貌爲者哉
士辭餉可能也劉凝之受餉錢十萬悉分與饑者俄
頃立盡孔子所謂行中慮者斯人哉劉麟之衣食與
村人相通遠矣夫

子鈞而不綱弋不射宿蓋數罟不入汚池用三驅失
前禽先王愛物之禮也翟祖休釣而不獵曰獵自我
千一錄 卷之三十四 三十一

鈞自物斯亦三驅之意哉晚不復鈞蓋菽水有資耳
由是言之士何必適真弋釣可也鈞可也不鈞可也
譙元彥年出八十負擔不以累人其力足堪也從之
者非子弟耶黃石公使張子房取履王生使張廷尉
結襪以禮處人亦自處也長少之序也
孟少孤曰億兆之人無官者十九豈皆高士哉自以
病不堪非爲高也有味哉長者之言吾嘗喜誦之吾
致仕屢疏而九年七十有三矣邵覆曰以全其高歸
田幾八十矣不堪入城耶亦有疑吾爲高者吾甚恥
之矣夫禮之不講也

杜子美立朝之日殊淺其獻賦時思需微祿買薄田
而不得將軍不好武苦卧鎗雨拋甲天下晏然豈慮
危亡耶及爲拾遺道遙供奉其時上皇在蜀京邑初
復干戈方事而掖垣諸作宛貞觀開元間耳方從容
語笑未有四郊多壘之憂有喜無補也乃至艱難奔
走皮骨空存而裁詩遣悶無非憂國忠君之辭矣孟
子所謂空乏拂亂所以增益人者不既多乎然則子
美之窮非徒益工於詩也君子觀於此可以固窮矣
可以讀西銘矣

薛君采五古後不作詩由冠至艾詩固足傳矣余弱
千一錄 卷之三十四 三十一

冠前薦嗜詩自立至者乃不能力學既老稍復爲詩
詩寧能工漫興耳然薛之不爲詩以希長年而年不
永豈其殫精神於中年而戒已晚耶余中年戒詩恐
性三四十晚雖間爲之信筆不苦索故衰覺遲耶
要之年既有命文章小技不必苦爲不必不爲其可
也余乃悔中年過於荒少年過於苦耳
郡中先輩戒後生爲詩不惟制執不相關而詩酒最
妨職業也余登第時潘簡肅公諄切言之余少嗜古
而制執世所尚者間過目耳貳南戶郎時顧太初爲
庠諸生以詩贊余大稱之慮其疎於制執索觀之大

工余數語人金陵許余後必顧也果如言夫能好學者詩與文古文與時文成章而達未始不相通不能好學者雖未學詩而制藝亦何能工耶此宜自審苟力不能兼徒兩失之則為不知務矣 余十六七時與休寧陳達甫有詩邑中王仲房吳胤節世忠為詩皆庠生也胤節舉於鄉後為咸寧令仲房老而自退達甫老猶就試試表四六素其長技謂必高等而以六等黜督學者以經義疎遂不覽表表徒工無益也達甫有子仲魚亦肆力於詩舉於鄉未幾遽夭則無如命何由此言之五人為詩而舉者三則詩非千一錄 卷之三十四

文章重博與而博忌蕪與忌澁乃所當知 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干鈞 辭人之作大率準是矣夫胸中知有貴賤非能忘貴賤者也莊列好言死之樂於生非能忘生者也君子天壽不貳窮達不渝修身俟命無入不自得豈以貴賤死生入其心哉 李邕虛合邀崔顯不知其無行乃以十五嫁王昌之作叱不與接使其高談風雅深明理教則不察其行可乎君子之所與其可不慎

讓美德也足恭而媚於世君子恥之是以雅言禮也恭而無禮曰足恭好讓而惡鄉原知德者辨之矣易之撓讓傳曰不遠則也不遠乎禮斯讓讓君子矣讓曰讓讓而撓焉聖人之貴讓也若是可不務乎 讓讓而撓焉懼其過而至於足也故申之曰不遠則恭近於禮所以遠恥也

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士之次也志乎上者見其進而情矣其為入也不親於族不信於鄉而長傲自滿豈惟不可謂士人道惡盈孽且作矣小子戒之卑以自牧恕以及物之蠻貊不可棄也而况宗族鄉黨乎 卷之三十四

大哉 聖訓人務生理善矣不可以不安也務而貪則貧之招也古之制字者有以矣或曰貪吏富噫吾未見貪吏之子孫昌者也故貪必貧四民一也 人之恒言富以田累以田制字者之情也故安分者不廣田土足食足矣 喪不欲毀故致哀而止勉而瘠則偽也偽以事親惡乎不偽

君子視身以禮故恭而不勞愛人以德故敬而無失四海且兄弟故象克諧何為患亡哉故曰何憂何懼

非我者師之無論其是也况其是者乎是我者慎之
不必其非也况其非者乎夫是我而非者吾之賊也
人皆曰予智鮮不以賊為德彼皆驅我於罟阱而不
奪不厭者也利盡而疎且反噬焉則悔之無及矣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人道也積
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天道也天
之道久而後定故不漏人之道久而後孚故不違其
揆一也今有一善即欲人知是襲也非善也非善而
冀善之報是不耕而求獲也古人為善惟日不足悅
諸心而已矣心不欺天所監故曰知我者天豈欺我

十一錄 卷之二十四 三十一

歐文忠詩一生勤苦書千卷萬事消磨酒十分 余
平生無他嗜好所涉獵書或破千卷酒十分則不能
然自少善忘雖人所不堪未嘗留念固不待酒也
吾家自先世以來嫁娶未嘗論財先魁議府君尤兢
兢焉無論筐篚即銷金紙未及門也余謹遵以請不
敢少違頗有相效者矣
患得患失鄙夫也亦愚夫也求之無益於得而徒以
自鄙不亦愚乎不去不處志士也亦智士也知命莫
之爲而爲仁由己不亦智乎

先儒言立朝以正直忠厚為本斯言也在邦在家可
終身行之者也不正直將趨於污下不忠厚將流為
凶慝舜跖之徒於此分焉可不慎乎

與正人為朋其為人鮮不正矣與邪人為朋其為人
鮮不邪矣乃曰吾非不知其人姑用其才是以辯論
之爪牙而自附於不踏生草之仁獸可乎

子不語神蓋言之矣曰敬而遠之敬之言不可慢也
遠之言不可黷也黷神者殃慢神者不祥 季氏旅
於泰山而孔子謂冉有曰汝弗能救與其辭危矣又
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此謂知鬼神之情狀也知

十一錄 卷之二十四 三十二

神之不饗也愚俗黷而殃者東西家數見之矣而莫
知懲也

三代享國久長而中無大亂者莫如商商屢遷矣今
小小陽基謂有庇蔭不敢輕徙不亦謬乎

昔周王之墓水漂見棺文王曰先王欲見群臣也率
群臣朝而遷焉夫墓毀於水非吉矣而八百年有天
下何與於地乎孔子不知父墓後知之乃合葬于防

先所不知者吉乎後所合者吉乎先者吉則不宜移
後者吉則先未有害兩無足徵也

十一錄卷之二十五

新安方弘靜著

家訓三

趙文子為室而讐其椽張老之懼也宣子之服義也志於仁矣君子哉今也士庶之室鮮不讐也吾見加密石焉者矣不仁者之為也戒之哉

知伯為室美士茁曰土木勝懼其不安人也卿大夫猶云况士庶乎夫室美而能安者吾見亦鮮矣東西家皆可鑒也

孟子養浩然之氣於戰國之季百世之下聞其風者千一錄 八卷之二十五

巖巖然若泰山也可謂毅矣然其言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仁禮存心愛敬人而不答必三自反焉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今也未能施愛而尤人之不我親未能施禮而惡人之不我敬是已為橫逆而且以禽獸自處也其何以免於患哉

謝安石好聲律暮功之慘不廢絲竹士大夫效之遂以成俗夫賢者衆之表也忍以其身為厲階而敗先王之訓乎暮功之親近於親者也是而可忍其忍於親乎未之思也如思之必有聞樂而不樂者矣

夏尚書元吉器量弘厚人莫能及或問量可學乎公

曰吾幼時遇犯者則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則自熟殊無相校意然則量亦可學也夫由忍以至於熟由熟而至於不校公之言不我欺矣嘗試驗之凡事之拂於心而不能忍者由識不足也程子曰識進則量進夫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人有不及可以情恕容人者賢也為人所容者不肖也寧容人乎寧為人所容乎以此自省庶量可進而事至不難於忍矣

庾文康病篤術士謂其許賽白石祠牛未解為鬼所考不可救此記之者妄也文康名卿賽牛小過白石何鬼詎無明神而得考之耶乃其居輔佐之位不能靖亂而求助於鬼此為可考也

諸葛玄與王祥同時俱不得於後母祥幾不免玄以誣遠徙或謂祥有弟賢而惜玄乃如伯奇也夫祥篤行者也玄清談士也逆則誣之狂則自取惡可並論哉乃若有家者不幸而瘵則明鑒比比非遠矣祗席之間有罍阱焉可不懼乎

劉公榮無人不與飲本欲釣奇無乃合汙奚足為達也王劉飲終日而不及之蓋箴之耳沈炯獨酌謹智者不我顧愚者余不要亦以反其語也夫獨酌則固無人不與飲則雜君子是以重三益而慎三樂也

鮑佐好交遊無日不道人爲之語曰無處不逢鳥
噪無處不逢鮑佐厭惡之亦甚矣士不可不好乃可
如鳥乎 嘉靖中銅仁舉人某甲者好遊有鮑佐之
風同輩以詩嘲之云逢人假託三分熟到處胡吟八
句詩一時傳笑以爲實錄其後登甲第以鑽競黜今
稱善宦者往往朋比援引而升耳乃亦有不遇如某
者豈非有命耶故知命則知義矣
有一善惟恐人不知淺人哉是有意爲善者也有意
爲善非善也

十一錄

八卷之三

三

細行也今有居無長物者輒曰是磬磬爾是以堯爲
不足尚何自暴也余登第時郡中潘簡肅公語余曰
居官日宜檢點舍中勿使有長物一日不可行可遂
行耳余服膺其言頃某公者夙負時望以家食起又
不至問其所親曰以束裝難耳余曰何謂也曰公貧
夫幣以將敬禮也衣冠與世同乃可以就列即二者
之費不鮮矣是以難將假貸以行耳余乃喟然而嘆
曰嗟乎公負時望者吾所望者也猶爾何論新進生
乎夫幣不可以已乎昔之幣非今之幣也昔時衣冠
非盡散也何以更爲處貧矣出何以不貧如欲終爲

也亦何以償之苟以可假也爲可負也者乎亦何以
思於禦人者噫彼收債者且終爲馮驩乎則忍以身
爲谿壑矣

霍氏家訓男女分別不混謁祠堂得禮意哉閑有家
者所宜則也

昔之貧士有吞紙實腹抱犬而眠者猶不廢業道有
遺金不肯拾也此真百世之師貪夫可廉懦夫可立
矣雖然士有帶經而鋤負薪而讀魚豨版築皆可以
藏器而待時所宜早辨也

十一錄

八卷之三

四

周公以繫之辭而酒誥一篇諄諄焉則酒之流生禍
也禹惡之見之於早矣先元兄酒之量過人多而不
亂先夫人臨終以爲戒遂絕不復飲其強也矯哉
願之象君子以節飲食記孔子之行曰不參食夫飲
食之於人非細故哉禹之無間然也曰非飲食士能
志於道乃能不耻惡食食無求飽矣夫以口腹而伐
其生者耻哉耻哉而惡食何耻也
杜詩忍過事堪喜此閱歷世變之語有味哉先通議
府君性直而能容里人有無故而肆橫者衆不堪之
府君曰此人異常勿校也數日其人暴死府君每舉

以戒家人向不能忍則遭圖類一對吏寧知見察否耶

永新劉公定之云愚俗求子於釋梵彼不有父母之親匹配之合種類之傳自絕其祀而有以綿人之胤系哉微魚於坵胡索貂於南越無得理也其語明快可以曉世矣

世所謂張仙者挾弓與彈弓男子之所有事懸弧之義與彈以誕育為義蓋古者禱於高禩之神幾是也而姓之仙之而為之經為之化書焉則妄矣

余憶幼時讀孟子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請於師曰

十一錄 卷之三十五

五

夫冠之不正容偶有然者當為正之故曰友之過也何遽去之若冕也師笑曰稚子乃爾伯夷所以為世也及余既長則見冠服日異至乃飾玉以為治露頂以為達會不知其可醜者無論市中少年即搢紳大夫有倡之者矣不能裂其冠也惡能勿去乃知伯夷非過哉是以為聖之清也若陶元亮以葛巾漉酒時豈惟不正使伯夷與立當終日莫逆耳

孔子曰遠佞人又曰見惡人夫惡人猶可見者哉言天下之惡未有甚於佞者也昔宋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比立有寵已惡之而已寵之何也始也未近而

終則未遠也夫惡之甚者猶不能覺而况所習者乎知人之難自昔志之知之而不能遠其何諉焉故大學之傳曰過也

語曰人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人有德於我不可忘也我有德於人不可不忘也古哉斯言夫忘人之德非人也有德於人而不能忘亦淺之乎為人者也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為己不暇惡暇為人管子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所不通鬼神將通之孟子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言思之益也而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

十一錄

卷之三十五

六

不如學也其言非一端豈相戾哉二子所謂思學而思者也孔子所謂無益則思而不學者也作文亦然不讀五車書空用破一生心耳韓子云其用功也深其收名也遠功深而辭達如水之濶如卉之華有不知其所以然者非可以襲取而言傳也徐陵醉中作白雲出海嶠篇及醒讀之自驚以為神助此由萬卷盈其胃不復自覺耳今學子居多暇日撥書而眠及棘園中閣筆不能下其家人謂神乞靈蓋無不為也神何能助之

杜子美志其姑墓云昔臥病姑家姑之子又病女巫

曰處楹之東南隅者吉姑遂易子之地以安甫甫存而姑之子卒以是銘之曰義姑也夫死生有命命有主之而不可移者東南隅果吉耶胡不竝處其姪與子而俱存之蓋其姑有明識不信巫言而憐于不利其姪故易其地耳其子之不存則命也非巫之驗也子美之云母乃滋世人之惑乎余于是知篤信善道之難而立言之不易也

南史云北土重同姓謂之骨肉有遠來相投者莫不竭力管贍猶見古意今不然矣中原四戰之地一經喪亂流離無所江南乃有數百年之族吾郡更多故

十一錄

卷之三

七

家以未大經兵燹也吾家自西漢末渡江至今子孫猶守先墓雖散處閩浙者源流甚明苟知一本之義則百世萬里宜在念矣

金陵記江南一計吏止一傳舍臨去以馬殘草瀉于井中謂無再至之期不久復過飲此井為昔時割茅刺喉而死諺云千里不唾井此計吏足以為戒士人苟霑一命凡官物不能親如已物尚何云奉公體國哉至於官舍尤當嚴諭僕輩臨去如始至乃可也

阮瑀云白首杖藜來往亦鄉里中風流事吾邑先輩相承以醇樸為尚士大夫歸田徐步阡陌蓋其常也

旁邑或不然矣後生其毋忘楷範哉

李西平治家整肅不許時世粧梳此最可法勿以為細事也勳臣家猶爾况士庶乎近時粧梳日異不以治容耻之而競效之殊可怪也閑有家者惡可不戒裴僕射遵慶年二十八仕裏折上巾于至九十時尚幼少所裹者雖時樣屢易而未嘗改也此雖細行可以觀德

宋璟以所賜鍾乳付醫合鍊不猜其竊匿此盛德事也然藥未達則不敢嘗市中丸散倘有不精為害非小所慎者疾豈為不示信耶

十一錄

卷之三

八

鄭暹古弟好博賭恣其所用時稱其友愛此不足尚也所謂才養不才者當思有以化之耳弟好博而恣之子當不爾以愛子之心愛弟乃真愛者也

南海方正郎肯堂父老矣而侍婢孕隱之生子不欲舉肯堂固請曰兒兄弟二人耳幸得季弟奈何棄之後十年父歿不瞑肯堂跽泣曰大人其以季弟未立耶兒所受分貲業所不與季弟均而不撫誨之使立者有如日乃瞑肯堂舉於鄉二十餘年業謁選矣夙父告之曰天曹所重孝友汝必登進士第覺而異之以語其友明年果中甲榜隆慶辛未也余族姪承恩

撫弟妹頗類此宗黨稱之望中某甲族不蕃父無兄
弟一子甲也晚而妾有孕謂甲曰吾老矣妾所產男
耶則在汝甲陽應至期他出妾媿果男也弗舉蓋與
婦謀之也父飲恨而歿余不欲著其名若甲者其不
祥人哉

劉康公論季孟必長處魯儉也叔孫子家必凶侈也
有徵哉大夫而侈國家弗堪凶之道也况士庶人乎
余以是觀里閭中興替十不失一又曰蚤世猶可登
年必凶余所見凡家之將興者即有不肖子幸而早
夭不得盡蕩其業家之將替者其不肖子往往長年

一一錄

八卷之三十五

九

或至行乞而後斃劉氏之言益微矣孔子以吳未亡
知顛不死是天道也甚哉李勤之訓其家也則曰有
不率者即殺之蓋擬敬業耶然已以一言傾國而族
安得不覆非盡其子之罪也由是觀之天之所興壞
曷故焉不僭在人人亦勉為善而已矣

吾幼時先夫人事事教之尤慎於飲食中表歲時之
會長者有命間與焉席上果餚可食者戒勿多煎燂
生冷不許入口吾與仲兄出入必偕能謹遵焉年十
齡先夫人見背先大夫則諄諄焉侍食於長者果非
賜不敢輒取也殺非命不敢輒嘗也于時風俗猶樸

席不過數品品嘗用者三四味耳其餘長者不妄下
筯酒數行即起主人一日再速客日未暮也今乃沉
酒竟日深夜未厭日益甚矣先輩素風不可復見中
流狂瀾寧無回首彼岸者耶

吾友江方伯珍嘗同在某公之席主人盛饌勸侑甚
勤余為之飽方伯微言曰今日餐加得無稍過乎余
惕然而覺噫安得益友如方伯者一飽猶規肯面諷
而背毀乎每念之未嘗不傷情於山陽也

管幼安或人牛暴其田為牽牛涼處飲食之苟能勉
希往哲安有禮讓不興者

一一錄

八卷之三十五

十

向常侍云養生有五難名利不滅一喜怒不除二聲
色不去三滋味不絕四神慮消散五苟能脫離五者
斯於引延近之矣今乃沉溺苦海茫然彼岸而招延
方士妄意黃白可成往往傾喪而不悟又有縱情房
中自取天閻者何異赴燭之蛾詣屠之犧哉朗鑒非
遠比閻可數也譬之陷阱具曰予智莫知避焉况蚩
蚩者乎

晉書論其風俗淫僻婦女莊櫛織紵皆取成於婢僕
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夫此閭中細
務耳而以為關繫天下亂亡之由胡可忽也吾郡女

婦之勤苦大異於南北都會蓋淳樸之風從來未甚
滿也近日富室不知閑習女紅者漸如晉史所論矣
可懼哉嗚嗚之吉嘻嘻之各有家者可不念諸

郗司徒信道精勤患腹內惡不可療于法開為下
之乃先所服符也夫郗忠於王室非愚人也乃爾兒
癡兒女子乎先大夫嚴拒術士董母容入門有以也
郭景純為王丞相消伏震厄乃委罪於樹木然命盡
日中何以不能消也葬龍耳能致天子問葬近水即
當為陸如所云則青烏眠牛為公與卿易耳何其
後無顯者也余所見談堪輿之學者已則無肥安能
令入添丁朝夕不給安能為人致富事理易察而世
猶惑之傾貲構訟而不悟旁觀者宜親胡不一鑒之
也

遠公老而講論不輟執經諷誦詞色甚苦雖非會道
可以愧逢衣之不學而空談欺世者
既思曠有欲借其車而不敢言者阮聞之曰吾有車
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焚之余以為車宜借人
耳焚之則過已既乏闕無以濟人是矯也貨惡其棄
不必為已阮不得為有道者哉先大夫居家凡器物
借者無不給嘗有匿而不還者終不靳也余每語家

人無忘先訓焉中人之家安能一一畢具已不免假
於人又不欲假人何可以言恕也

汝南之俗之美也月旦之評未有非之者也以操之
姦不以為忤焉夫好臧否而能免者鮮矣

君子之居鄉使不善者薰而格焉上也其次隱惡而
揚善可以辟咎王烈之鄉人曰寧為刑罰所加毋為

王君所短是所遵何德母亦至誠以動物然乎今德
未能如烈兢兢自力庶可也惡服方人

晉之清談古之所謂利口者哉雲龍野麋張弓挾矢
之嘲亦何足道也彼期期艾艾者竟者勳名而老生

常談乃知幾篤論尚德尚言不啻千里矣君子與其
辯寧默

萬石君之恭慎也世談其美而田司直刺三河太守
則石氏與焉以誅死萬石之風替矣房玄齡集古今

家誡以訓後人而子遺愛以誕誅柳氏自公綽數世
以禮法稱家訓甚嚴而孫瓌瑛瑒以逆誅夫成立之

難覆墜之易可不念哉

里中甲祖父科第盛矣至孫三人長者吞刃貧產蕩
費無餘幼者亦不能立一為餓殍一為廝役究其故

則苛政之報也其父為守而好虐婦人神明之不祐

宜哉

里中甲父遺貲巨萬蕩蕩無度乃至行丐於市始猶
忤其儕輩久則坦然為之若意得者竟以老壽終其
鄰鄭叟每見必延與揖甚恭以示其孫子曰此萬金
子鑒非遠也語曰先富後貧病從內生而之人胡不
然豈造物者故畀之長年以為世人鑒耶

吳明卿言講學者足已而不詩即詩弗雅言詩者逆
志而悟學即學無難余謂學而足已者非學也何以
言詩苟有得於道以為詩必可詠也惡乎弗雅無論
三百篇即陶元亮非其人也與苟不志於道徒以詩

十一錄

八卷之三十五

十四

自豪未有弗畔者安見其有悟於學也孔子曰有德
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吾以折衷焉夫士可以
不詩耳惡可以不學學而詩彬彬哉君子矣

君子以友輔仁取友難矣取友於今時尤難矣蓋人
心難測而佞人難遠也然有要焉則陽鱗藤蘿之喻
切矣夫人也中立而不苟合自愛而不依人類正士
也便佞而易親容悅而可狎類儉士也孰能去其所
喜而就其所憚者乎故非友之難受友者之難也苟
有志於善何為以衣冠挽其塗炭哉其亦弗思而已
矣

鄙語數過令人賤陸賈於其子猶云鮑佐無處不逢
宜可厭也邵平曰交態浮薄吾甘自養親知家一飯
即掃不復再扣門矣是以故侯而種瓜青門也夫
耕種雖勤苦孰與僕僕人役乎志士苟不能自致宜
自擇也

杜子美既依嚴武在其幕中乃登牀斥其父名使被
殺非其自取哉武猶是可人耳子美比身稷契羞為
悠悠子者辭後猶有此失輕俊後生其可不戒

董仲舒對策若有神助此自下帷不窺園得之楊子
雲教人作賦云熟讀古賦千篇杜子美云讀書破萬
卷又云須讀五車書自古文章宗工更無別法

十一錄

八卷之三十五

十四

崔樞與海賈同止賈疾臨歿以寶珠奉之樞濟置棺
中後其家陳於官府至被追捕而剖棺珠存不惑於
利不要其名乃志士也

篁墩程宗伯文名於世嘗有語曰中古以來士略於自治而詳於人於是有位尊朝著而名不齒於鄉里威加兵民而道不行於妻妾其語非不痛切矣雖苦口如膏肓監子何干時有秉政者惡聞之羅織之獄起焉以孝廟之仁也宗伯之早遇也而不免可鑒也夫余幼時聞之先府君府君聞之宗伯門下士汪某府君嘗三嘆其事以為戒云

叔向賢大夫也而好勇哉子朱當御慮其不集也寧無辭焉而疾之甚非矣及其撫劍也而拂衣從之雖直無乃以力乎故曰公室懼卑他日語趙孟待交梓

十一錄

卷之三十五

十五

焉可也其異乎孟子之論勇莊子之說劍矣君子禮行而孫出敬而無失蠻貊可行也雖有劍無所用之豈其曰惡敢當我

吾郡士大夫素重名節仕宦無厚積余耳目所接在邑里中如程方伯且卿大叅佐吳太守遠余族兄圍卿遠宜鮑司徒道明余宗人太守瑜此其子皆馴謹而歿後貧乏或至易產不能為活者司徒歿未久其長子從屠人賣肉時同里有以貲納引禮衛者其子頗快市人戲作一對云引禮舍人白日街頭馳駿馬尚書公子朝朝門首剝離猪圈鄉未歿時余候之衣

履皆敝客坐大半壞矣惟程司徒嗣功封君江方伯珍子俱善殖生二公家頗厚非以官起也前輩楷範後生無忘哉雖然貧非君子之所欲也有所不可去者斯安之耳君子富而好行其德則人歸仁焉惡取於貧士人能力學以承業善矣不則勤殖廉入而儉出恒足之道也

讀書能口誦心惟身體力行則一部小學可以為士矣如其不爾即博覽多聞適以滋穢不若椎魯田父為近道也

文士之辭務辭之佳耳而不察其實韓退之擔石之

十一錄

卷之三十五

十六

儲恒空於私室方丈之席必盛於賓筵世以為麗句善頌也莫或釋之夫室既屢空而食前安能方丈是顏子有大人之樂而何以不堪也且貧而侈非君子所取也奚頌焉余友程漢陽金為守而貧客至往往稱貧以辨鷄黍余不憚曰公殊不以佳客見待請辭漢陽愕然曰何謂也余曰魯大夫之客驚小而怒曰長而後食之此惡客也茅容以蔬食對客客歎其賢此佳客也漢陽乃謝然漢陽賢者之過也世莫能舉徒使汙俗懲廉吏不可為

道所以使賢無奈不肖何道所以使智無奈愚何慎

子之言亦痛切矣苟能入事父只出事長上不為不義斯為君子君子非難為也何苦而不為慎子所以為斯人慨也孟子則又望之於賢父兄也曰養之無棄之益懇至矣夫以善養人者天下未有不愛者也况於家乎有志者宜以孟子之言自期毋以慎子之言自諉其庶幾矣

周伯仁疾小損而刁玄亮對其弟大泣佞人之斥亦何以辭叔治別兄弟而涕泗則友于之愛宜爾也何謂碌碌婦女耶仲智果俠者也而殺斯下矣至於火攻其兄狠人哉士之用情汝母為玄亮狠母為仲智

千一錄 八卷之三十五 十七

司馬德操之處亂世也既明且哲君子哉人有以人物問者每輒言佳其婦不然之乃曰如卿言亦復佳其懷密如此而李杜諸賢以臧否取禍者昧矣人有臨蠶求簇箔者自棄其蠶而與之或問之曰人未嘗求我求之不與將慚何有以財物令人慚者其公人已如此而子夏之不可假蓋者隘矣人有稱之於劄表者表見之曰世間人妄語此直小書生耳其鞞晦如此而龔君賓以蘭膏自煎者非其徒矣若人者雖之蠻貊無不得也而况州里乎

周公金縢代武王之事乃臣子至情禱於上下神祇

其實死生有命安可代也幽明錄載子猷子敬相繼而殞謂人命應終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夫王氏兄弟筭固俱盡若周公之請代寧有所通者耶其相成王致太平歷有年所奚為不可代也以斯徵之其虛誕不待辯矣若子猷之背疾自應潰裂何遽以為信而有實耶甚矣人之易惑而好語怪也

乾至健也猶曰知險坤至順也猶曰知阻是故柔順蒙難所以興周艱難備嘗所以啓晉拂亂困衡恒過能改天之所以降大任也夷狄患難無入不得君子之所以樂天而順命也苟居之不易過而憚改不反

千一錄 八卷之三十五 十八

求諸已而上怨下尤吾弗知之矣詩云自求多福恐懼修身福之基也君子食無求飽所以進學也易之頤曰節飲食所以養身也禹非飲食文不暇食聖王猶然况士庶乎先夫人治家小大有節其愛誨余兄弟也朝夕必親授餐毋使或過余是以有羸形而鮮貞病也今也恥惡食而忘發憤有小人之腹無君子之心恥哉恥哉宜有所用其恥矣

史載陶侃母湛氏截髮供客事以為美談曰非此毋不生此子可謂有智矣余殊不取其容與其子也

天范達與侃同郡寧不知其家酷貧乃冰雪投宿僕馬甚多使其毋載髮供之何其怙也侃送客百里猶不返匪德行是依乃欲干仕進耳自道觀之宜目之市交胡可稱也君子在旅而貞不宜煩人在困而亨不宜附人故容如郭林宗者賢矣吾不與達主如茅容者賢矣吾不與侃

幽明錄云羊祐父墓相者謂應出受命祐遂掘斷之有一兒五六歲端明可念掘墓之後兒亡錄者若以其兒爲應受命者也夫受命之君其生有自神明祐之安得遂殤生之者天殺之者墓造物者之權亦淺

千一錄

卷之三十五

十九

矣理之所必無也近世以青烏之術惑人者謂禍福皆由於墓其說蓋起於魏晉之間若叔子者可謂忠且智矣余謂相墓者安知非蒯通之相背遊晉吳作說客者耶

殷深源感一廝役悉焚經方余甚恨之人可活何惜一診蘇長公云此身上可侍玉皇下可與丐人遊乃達論也先大夫妙解經脉晚年卜築采山之陽田舍窶人來訴病因者輒爲處方併給之藥日有所費終無厭倦近見二人共傳一方秘之二人俱未有子余語之若能以所秘方刊布者必廣嗣耳

班婕妤祝詛之讒辭曰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言哉言也婦人之識明達猶爾以漢武英略不世出者而有思子之臺嗟何及耶吾家自先大夫以來未有禳祈之事修省戰兢則毋敢忽小子念之

公儀子拔葵去織婦相傳以爲美談孟獻子所謂以義爲利者也吾每至官舍有閭土輒令家人種蔬乃績事則室人未嘗廢也自謂以希公儀子耳士之處世用之則可爲卿相不用則可布衣惡得不知稼穡耶如其取諸人以自給則奚所不至

二一錄

卷之三十五

二十

宇宙事皆性分事也於人無與何必求人知窮達儻然者也無與於人無與於己君子明於此故不怨不尤無入不自得

杜元凱云僻居林下謝絕人事厚祿故交音書斷絕晚進小子不足與言余謂元凱之言褊矣祿食與家食者其所事不同音書之絕旣不足怪且省報答之煩毋亦靜者所便乎後生苟有意者自宜與其進無意者自無庸與之言豈不綽然裕哉蓋自翟公之書門交情乃見其已矣矣

折伯式云墻隙而高其崩必疾不仁而富謂之不幸

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乃散金帛貨產以濟親疏曰我
逃禍非避富也況無忌云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
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二子所見同可謂智
矣夫多積厚亡道家所忌固無論世之治亂子之才
不才也富則行其德貧則安其分人可濟也不可干
也已可窮也不可濫也斯可謂志士矣

先通議府君巾服之制數十年不易始與衆同中與
衆異既則衆又與之同矣余與仲兄司訓府君弟庠
生守靜敬遵焉里中鄭司訓玄撫余從弟庠生國賓
亦爾于時衣冠不狗俗數改者猶有人焉俗猶爲未

千一錄

八卷之二十五

二十五

大滴也今無論古心能古貌者可多見哉 杜子美

云衣冠與世同又別有義

林處士云世間事惟不能擔糞與着基余不能基喜
稱其語然基何必能志士明農帶經而鋤勤於糞乃
所事也何必不能

目所不見彼自華麗於我何干耳所不聞彼自喧轟
於我何與是以修道者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
密也自有道者言之斯論猶淺夫不見可欲使心不
亂固爲下士言耳士志於道則有貴於己者彼羣靡
者何足視喧轟者奚足聽東西家可也豈必逃之山

林哉

杜五郎不出籬門三十年向平畢婚嫁而遊五嶽二
子之趣不同其不溷於俗一也余皆慕之然遠遊則
衰未能濟勝塵雜可厭不欲出戶乃良辰美景以一
枝爲九萬里亦不能踽踽籬間也邵先生可師耳

唐人云渾詩

許遠賦

不如不作非謂不工謂無益

風教耳斯言文士所當服膺又文人無行之語尤宜
書之座右文章亦小技於道未爲尊杜子之見所以
獨超辭人之表也

李空同不讀六朝以下之書此羿之鼓率大匠之規

千一錄

八卷之二十五

二十二

矩也杜工部五車萬卷多聞而擇淮陰所將多多益
善非徒能十萬者耳薛考功五十後不復作詩此善
全其天者然高常侍五十始有詩名度開府文章老
更成自昔晚成益工者未可悉數而考功未得中壽
文章亦未嘗損性靈耶然西原集自足傳奚以多爲
余二十而僻於詩三十而羸幾棄鉛槧六七十後乃
稍理舊業則以體氣漸克也然亦不能肆力多遺忘
矣造物者其有所限于者耶孔子云不有博奕者乎
猶賢於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宰予晝寢則曰予何
誅子路曰何必讀書則深惡之聖門之教所以請學

修德者居可知矣夫文以載道開卷有益其賢於博奕萬萬矣

孟後主昶之無道也其辭何清麗哉蘇長公洞僂歌多用其語夫豈襲之蓋珍嗜之至矣彼一目重瞳子造物者畀之非不厚也工於藝而樂於亡可鑒也夫蘇子美聞人也為賽神會致興大獄神何嘗福之哉余里中賽神劇戲所費甚鉅男婦雜湊大非美俗賴雀使君聞余言嚴禁之今三十年矣後之君子母恪厲階而狗汙習哉砥柱狂瀾自吾輩分內事此之靡靡何云任重也

十一錄

八卷之三十五

三十三

張碧李赤之慕太白猶司馬長卿之慕蘭也今人非有所慕喜字古人字以為古雅然相呼真若黥鬼矣夫好古者豈是謂哉法言云有人焉姓孔字仲尼可以為仲尼乎碧字太碧太白星也太碧何謂赤乃為廁鬼所魅二子之所蘊可知矣夜臺有李白惡能不晒之
欲知家之盛衰第於禮讓占之家之方盛其人必惇實謙謹臨財知恥未有不昌者也家之欲衰其人率浮薄侈汰為富不仁未有不傾者也以是觀人百不失一彼術士言禍福妄耳今人好談相命以為一生

得失無非前定既云前定矣又何苦營營苟求哉諺云若要好問二老旨哉言也古之王者猶養老乞言况士庶乎老夫灌灌小子躑躑周室所以蹶也今第觀閭巷中罔不然矣可懼哉

謝安石王敬弘未嘗教子子孫皆賢安石固曰吾以身教夫不待教而善者鮮矣教而善者其常也教而不能善者不幸也孟氏謂不教子者固曰易子而教之又曰才也養不才無棄之也安可以不教為達也邑中有鉅公好譽其孫過則務掩之而惡聞之孫逸遊不學師代作課則持以誇於人人竊晒之身沒未

十一錄

八卷之三十五

三十四

幾家遂大敗此可為鑒不遠也易家人曰嗃嗃終吉惡用嘻嘻乎
世俗忌諱多端論衡辯之悉矣先通議府君不信術士之談不避世俗之諱宗黨咸知之然舉事未嘗有滯可以解惑矣
四人挈衣褚三人捉坐席江左驕汰之態宜其不振也小子識之吾與仲兄遊庠校時出入必借惟一僕耳歸田耄矣挈裾無庸人也捉席一童子出二人昇猶厭之每念列子御風行冷然善耳
常許事明卿自謂得彭老術神僊可致而馳馬望水

亦出於腹而死年僅三十餘耳夫攝生者宜然耶然
御內術惡可仙即不墮焉亦當以酒色天耳

孔顏之相戒曰遠佞人吾嘗疑之以至聖大賢鑑照
衡懸雖百佞人何能免故佛胎公山之召猶欲往盜

跖且或見之是天下無不可化無可遠者而獨曰遠
佞人夫佞人其可畏哉臯陶曰何畏乎巧言令色誠

長之矣小子識之荀子云是我而非者賊也賊哉佞
也惡可不遠

自昔名家文辭不以難字稱奇淺學者乃以文其陋
耳杜子讀書難字過所以破萬卷也好事者問字於

十一錄 卷之三十五 二十五

揚雄雄深湛之思乃不在此
柳子文不下韓詩乃過之而反躬則不遠南夷之誦

不自知其罪也乃以為幸豈由衷之言邪韓子不然
也臣罪當誅可以繼風人矣好收吾骨瘴江邊氣不

餒而語不慙庶幾哉見道者歟是以有原道之篇也
原道之篇非惟柳文無之漢以下文人皆退舍矣余

之君子稍演法語自詫知希一談世以輒憂天墜官
由外轉不勝流落之悲三載及考遽以蹇滯興嘆天

網猶踈王綱未弛李猫者流未得大肆耳夫詩之教
不曰溫柔敦厚乎必得此意乃可言 澤風雅矣

謝安石與姪賭墅顧甥羊曇以墅為汝賭紫香囊即
焚之此豈真賭者彼以示教耳若口囊何是好墅何

足係而吝情去留為哉雖然賭非夕也無乃貽蕩子
口實耶

先儒言天者理而已至哉言也理只於心違理斯
逆天矣逆天者天寧祐之每見凶人立心傾險者其

後必不昌吉人存心端厚者其後必不替閭里中可
悉數也青鳥吉地白馬福田徒營營耳

吾自浙歸十年里中鄭伯真輩遊好歎矣起郎陽之
明年伯真詣部選政府舊同學也語及始信吾無一

十一錄 卷之三十五 二十六

字至京歸語人自訟為人之淺乃不知世有是事也
吾聞之嘆息吾自信古信心耳亦豈遂謂世無是事

也吾家居十年起郎陽不知至郎陽數月推南工部
不知于時中有尼之者後竟推南戶部亦不知此人

所知者所信者矣然則世之誣政府者不亦過哉今
夫一官缺賢者求之不賢者求之政府能與賢者斯

賢矣若必求不求者與之則無可與為政府者不亦
難乎噫此言政府之賢者也不賢者則兩相求矣士

何以自處曰有命焉有義焉
世廟之英明也余族兄遠宜以御史為參議分守承

天顯陵之後中官不得優濫又治其擬置從人中官
奏參議不以陵寢爲重苟完自用大不敬 御批乃
切責中官參議得行其志所省費不貲余守東平時
中官以公事過者需索無所得大言將奏聞余不爲
動使謂曰今豈正德時州不誤公事奏亦隨上耳中
官大恚至京不敢有言一事謹識之以示世世余嘗
謂 孝廟之仁覆寓內 世廟之華鎮守闕使功德
均矣乃萬世爲楮者也

賀鹽年八十六致仕逸者猶曰高尚甚矣名位之濶
人也余七十三得請尼五上疏矣銓部奏覆乃曰以

三一錄

八卷之三

三七

全其高若以余爲固者于時廟堂崇尚老成年與余
先後者十數公而少年頗以爲妨路夫老成見侮固
世道之薄而年及不決去何辭於知止哉

人於不如意事能坦然處之則未必不爲福

君子不患莫已知求爲可知也太白上李邕哥舒大
夫大言不怍無可知而望人知不亦難乎于美詩李
邕求識面則非無心者後世責其求識于美不宜棄
崔顥然顥以輕薄語贊不能寡尤太白所上語類有
望大鵬九萬誰則徵之士之居身不可不反求也

槌碎黃鶴樓倒却鸚鵡洲焚却子猷船刻却君山好

皆狂誕語不足效也太白所過人者僂風化境乃不
必大言

士未遇則曰豈是蓬蒿人得位則曰何由返初服左
遷則曰幸茲謫夫雲霄與蓬蒿有宰之者初服欲返
則由已耳何曰何由謫以爲幸胡不早退此言之不
近義不由衷者非君子之言也君子於其言毋苟哉
何曰需微祿歸山買薄田杜以稷契自許者亦爲此
語可謂失言矣士如干祿買田而已何以盡職志士
不忘溝壑非爲處約也錦衣可褐肉食可藿操不可
拔也餓附飽飛士也鷹乎

三一錄

八卷之三

三八

張子著正蒙中夜有所得起而書之向以爲過勤可
待來日近年善忘不及書而遺者屢矣乃知聖人猶
坐以待旦非過也

邑中發塚之變凌氏被害爲甚其年入學二人二舉
人固無恙風水之不足信亦一徵也何世人易惑而
難悟

孔子與門人語常自稱名漢李固與弟圖書猶稱名
今後生與長者書乃有自稱不佞者浮誕之習日甚
忠厚之風日替可憂也小子戒之

詞人誇誕之習杜集中鮮矣賈誼章梓州指揮能事迴

天地訓練強兵動鬼神不惟過實語意蓋無主將矣其贈嚴武無是語也武見之寧不含怒人之無良既予爪牙傳之翼使善噬矣能避賢豪哉士之涉世白圭之詩惡可不三復也

崔琰與楊訓書楊太史謂非異操操疑而殺之乃不幸也其書頗似隱語漢魏之際好事者喜尚之伯陽參同乃誤後學老子云吾言甚易知天下莫能知衛生之經無隱乎爾何為使人不易知哉揚子雲刻意擬經艱深其辭四百年後太玄竟不興也頃見後生務為奇崛語往往不第徒剜心自苦或傷損成疾大

可為戒

謝康樂與廬陵王綏勸其遺一介以存嘉遜謂為千載盛事范雲知名江左固早州牧一顧驚疑其非在位與在野勢不同而道途異其來久矣杜扉養病目之曰簡簡固聖門所許若違禮同俗扶曳而要附君子恥之矣士之居身將曷從乎且夫世俗之所謂簡君子之所謂禮也苟知有禮惡能狗彘杜常時往還人記一不識十蓋在率府作未老也余亦早患此每以自解無亦疎簡之過後生宜戒之然余非敢忽慢也善忘耳而相尤者屢矣

族于無妻而有志者當為之謀治生若能治生自能取妻苟不量其行而徒助其娶其放蕩既無能改而所娶者何辜蓋有棄之賣之者矣此吾所屢見不可不慎也夫為人謀宜忠害之以為愛隨之以為名仁者忍為之乎

祠苟完有餘力則置田供祀外可以周急也然須量給之使耕獲焉可也若游閒如故而素飽不恥適以滋其不才豈所以閑家哉行小惠慕虛名君子不為也惟斃獨不能力作者則計口濟之

里中方氏雪舫禎石溪鑿之父也鄭氏學圃滂夢

圃澤之兄弟也無間言矣黃夫人之逮下也其於

庶也猶離於裏也蒙二歲而異生晚舉晉人以為報焉女紱之不振也大理早逝家圯矣衣飾盡廢而婿有二姬焉女曰非其愆也視之猶女二姬依之猶母歸寧黃夫人憐之留之數月未嘗有怨言愠色雖古之淑媛何以尚諸吾語兒曹女哉士哉斯可則也已族姪用章之婦汪氏之事姑也姑嚴婉容柔聲數十年一日也余氏姊汪氏從妹皆盡婦順者妹之胤昌矣二子登第而姊之後不振人所憾於天者也橫逆之來苟能自反則意自平自反有疾則責已不

暇奚服責人自反無失猶恐未盡也奚必尤人誠如是則未必非益我者也

程子曰今人不善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言哉言也吾六七歲讀論語至六七十始知不曾讀今年九十日讀之不能釋三省之猶未能讀也何以免為鄉人也君子有終身之憂苟學為君子安得不憂

謂小善為無益而弗為其大者曰非所能為也則何時為善謂小惡為無傷而不去其大者將曰是亦小耳則何惡不為吉人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無二一錄 卷之三十五 三十一

小大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蓋善觀聖人於言貌之間而未觀其深也是步步趨趨者也故欲以事夫子者事有若而使西河之人疑於夫子顏子所為仰鑽瞻忽如有所立卓爾者其在是乎顏子曰未由也已曾子曰不可尚已二子則觀其深者也雖然君子所貴乎道者容貌辭氣詎可忽哉故不重不威學則不固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士之提身非禮無以立也子夏升堂矣顏曾入室矣室之入未有不由堂者也故兢兢步趨者乃能超軼絕

塵肆於外者其中可知也

有德於人不欲其人知之君子之存心也然亦何必為過激之言反使之怨周伯仁以喪其生矣蓋好奇之過也乃若為德於不言而反以為怨者自昔有之君子無惡於志而已德與怨無論也

濟困扶傾吉人之存心也趨利附勢凶人之作孽也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并有人焉將欲從之則愚矣圖所以援之可也見不善如探湯而不幸與凶人處不能去則誠可以乎姦孫可以辟咎母失已焉苟可周旋善道之者必盡心焉君子之居其室者也 二一錄 卷之三十五 三十二

士之處世人知之欲然也人不知之坦然也可謂士矣 君子之居鄉也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此語其常云爾然聖人之言匪一端而已不曰一龍一蛇以存身乎設有不善人焉彼且為狼且為犬瘼矣而可逢其怒以速其毒乎讓可以馴暴忍可以濟橫禮以輔義孫以出之親仁而汎愛避咎而下人雖不能格母使作惡焉庶幾免矣夫

十一卷之二十六

新安方弘靜著

家訓四

羅者之得黃口也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此言黃髮之罔愆而三代之王所為養老而乞言也吾見東西家其卑少從長者教令未有不昌者也其子弟恣意自擅不率父兄之訓未有不傾者也

韓子云衣食美驕心生驕心生則行邪僻而死天至有以哉其言之匪過也夫務美其衣食者非志士也

十一錄

八卷之二十六

十一

驕心苟生矣所不為內伐其性外陷於刑其生也乃幸而免也故韓子之言匪過也

語曰家有常業雖饑不餓夫無常業者遊民也豈惟不免於餓將放僻邪侈無不至而刑戮隨之矣可不戒哉古之志士帶經而鋤負薪而讀固貧者之業也奚足耻也士而耻貧不足以爲士矣貧而無業不可以爲人矣

語曰禍莫大於不知足胥靡有免死罪時活而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禍莫大焉豈不然哉

世多言楚爲晉殺子反是晉兩勝而楚再敗也又謂

子反以醉敗使復戰雄雌未可分也究其實不然楚役也晉之諸帥競矣楚有六間晉知其不可失鄭知其不可用申叔知不復見雖勿醉也其能加於晉乎復戰則多遺之禽耳楚子知難而退猶善也司馬者王之股肱而三軍所恃以爲命者也方穀陽豎之以酒進也亦郤之矣夫豈不知其爲酒也而甘焉而醉焉而大醉焉是猩猩之所爲斃也夫猩猩者而何以帥乎

管子曰犧牲珪幣不足以享鬼神言鬼神之所助者善也先通議府君治家時祭之外別無祈禳一切巫

十一錄

八卷之二十六

十一

觀僧道輩無許及門吾謹遵焉此家人所共見也異日有聽婦言惑邪說玷素風者非克肖子誠

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此殆其親之性旅與和不同也世俗之情若以公西華之親爲慈者吾見其人矣其後率以驕縱敗易以嚴君嗃嗃爲訓以婦子嘻嘻爲戒閑有家者可不慎哉伯禽三見周公而三被撻使非太公示

橋梓之義則撻未已也周公豈非慈父哉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夫告我以過者吾足之師也聞過而改不可喜乎文中子曰我未見聞謗而喜者

夫謗者無實之詞也有求全之毀喜非情矣內自省而不愠焉可也近有罷官而作詩志喜者喜於罷奚不去無愠色可也是故言之非情者君子弗言也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嬰卜其日未卜其暮公舉酒祭之再拜而出君臣相說賢乎哉余里中之俗殺畢而辭主人弗留也凡大召客日再肆席焉此嘉靖中余所及見也今也醉而不出仗德失容跋見而未起主以投轄為敬賓以側弁為歡嗟嗟道上不知其可醜也俗之日流何所底止哉夫晏子所侍者君不可能也即如陶元亮謂客且去客不

二十一錄

卷之三十六

三

之睜目遂不見嵩華耳可不戒歟世之談容成氏之術者以為人以氣生氣以人接故潛神以居得虛而用因欲而會能識其幾而善把握之則殺中有生矣故死物者生物也生物者死物也其言也貪生縱欲者喜述之而誤人不鮮矣吾見其速於殺而未見其益於生也朱子所謂逆天理者或指此耶豈惟逆理適以戕生近世揭陽盛中丞著玉華子而王浚川司寇盛稱之二公誤矣其書行則又誤後之人也韓宣子為卿而憂貧何鄙也叔向賀之忠矣宣子聞

二十一錄

卷之三十六

四

過而喜拜稽首焉賢乎哉其曰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蓋由衷之言非飾也今也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家既盈矣而告人以貧使聞者掩口不惟無厭亦無耻矣哉先通議府君常言士人宜安貧不宜言貧貧不宜言况富而言貧乎馬融云我輩仕途不及村野之人鷄豚社飲足以自樂此真語也昧者不覺利令智昏耳士恒念此况味庶能輕視軒冕不役役於要津矣縱未即拂衣豈不綽然有裕哉

茅棟蓋一床清池有餘花濁醪與脫粟在眼無吝嗟

孔子有此足了垂白年差高士矣未為其窮也如其不足則日食萬錢無下筋處王卮無當何能厭哉司城子罕之居南家之墻擊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澆徑其官而不止此二者相宅者必以為不吉也楚將與兵攻宋知其相仁而寢相三公在三萬乘之間終其身不見侵伐吉孰加焉今之要津者非必相國之勢也墻擊其前有弗徙乎澆徑其官有弗禁乎匪徒禁之且不奪不廢矣有識者苟欲存方寸以貽子孫則子罕可師哉

呂覽言伐性之斧爛腸之藥招慶之機三患者貴富

十一錄

八卷之三六

五

之所致也故古之人不肯貴富者矣由重生故也此其言未知古之人哉古之人富貴不能淫彼三者得志弗為萬鍾何加有天下而不與富與貴與生何傷苟非其道則一介弗取千駟弗視祿以天下弗顧此君子所以終食不違仁也非以重生也而生重矣東家之干室罄懸矣而三患未除乃至行乞於市途麴車猶流涎耳此豈富貴使之然耶良心陷溺固無論窮達也

壯子矣飄泊遠遊陶元亮固窮三徑梅貧宜矣今或厚積深藏自陳寔乏終歲干謁曾無厭足殊甚於播

間之乞方且施施得意不止私驕其妻妾而已安得齊人之室猶能訕其若此羞而泣乎秦以來士日益賤苟能惕然于平旦可與立矣

後生稱先輩字以為古此近日浮誇之習宋人稱某丈禮也乃謂非古吳明卿與孫兆孺書云詩不及前人而德以稱謂過之何益可謂忠告矣

稽中散不喜作書然自云犯教傷義第性不能勉強耳陸放翁云四方書疏畧不復遣有來者或守累日不能報無貴賤親疎之間夫二子之於養生則得矣禮有施報惡得以懶為真人誰諒之吾有稽之懶而

十一錄

八卷之三十六

本

每以陸自恕蓋嘗有父交者猶不能無嗔行止固不足計何可謂有禮而無失也小子戒之君子以友輔仁必有鄰也然群而不黨若身之珍乃得之矣

魏舒為鍾毓長史工射而毓不知第為畫籌此乃遠器今人有小善惟恐人不知淺矣

齊王好射引弓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九石顧愷之好自矜伐諸年少因相稱譽以為戲弄夫人奸人譽已而為所戲弄者多矣苟知譽我者為戲我庶幾佞人可遠耳 袁淑詩平平爾多自謂能乃遺誦於後世也小子戒之

杜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乃以劉勝爲白
同寒彈史傳美之夫密能薦善糾惡太守慚服固亦
足快然聖人之訓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禮也士大夫
歸田其宜杜扉岩谷寧爲劉母爲杜耳若有循良治
行不爲吏胥所撻弄者彼自得之亦無用代庖人治
也有訪焉則以正對其可也

仇季知以一搏午爲過則自謂無過其然乎欲寡其
過而未能觀其使可知其主矣此真能寡過者也夫
矜之過大奚啻搏牛哉

道路男子由左女子由右非暗也其別如是居室也
于一錄 卷之二十六 七

而可無異乎雖隘必有內外之界焉雍以肅家之則
也寧嗚嗚毋嘻嘻斯遠吝矣小子識之

王子猷看竹不問主人豈足爲風流雅事詩不云乎
折柳爲圃狂夫瞿瞿謝康樂伐木開徑遂使人疑作

山賊矣此亦去賊何遠袁粲爲尹而徒步造部民竹
所又以車騎羽儀驚其主人以此爲高君子耻之陸

士衡齋東竹篠之飲良可思哉惜其辨之不早也
容止可觀君子所貴乎道之一也解散噴斜插簪江

左所謂風流宰相者爾爾無論躬行卽儀容之盛者
豈在斯乎不耻其服而慕其詭南風是以不競也遲

行緩步便得宰相何以謀國折衝哉

溫公讀書堂其言寶惜書卷詳矣後生所當知也看
書以指爪撮起猶不可况撥書而眠乎書亂誰能帙
子美第自狀其老困耳然萬卷已破客至始罷蓋無
不讀時也今情遊子手既未觸紙已生毛何必鬻及
借人爲不孝哉

梁武帝白衣浣衣而左右衣必須鮮潔何敬容希旨
熨衣遂焦其背余謂梁武貌爲儉者也江左承晉世
王石之風阮佃夫一佞幸臣耳每製一衣造一物都
環莫不效焉安成食臨汝飾以爲誇美詩所謂載胥

于一錄 卷之二十六 八
及溺其何能淑宜其君之如奕也

晉武服火浣布以幸石崇崇敝服侯帝而從奴五十
人悉衣火浣衫夫崇奴視帝而不知其無上也君不
君臣不臣何以繼世乃俟奴輩利吾財而後誅耶

爾朱文畧身弊衣而從奴僕服今吳下田舍富人或
效之身布而奴帛以表異於鄉鄰也及其世之衰則
奴帛主布奴且奴其主矣彼教猱升木所以率之者
舛也吾郡昔稱淳樸今日務侈汰而臧獲亦視其主
楚楚市中冠履無辨皆知咎奴之肆而不思已之僭
有以啓之其身不正雖南面之君無以示則也况士

庶乎

大夫不為場園士不通財貨古也古也有世祿有恒
產故公明儀拔園葵去織婦不與民爭利今也不然
國不可以不理財家不可以不治生國不能理財則
以四海之富而患不足家不能治生則仰事俯育無
以贍也是故有土間而蕪之則惡其棄矣不為焉公
父文伯之母猶績孔子稱之張安世之家無游惰是
以七葉弭貂而不替其可則也豈若霍家子都乎儉
以成廉積而能施君子哉 魏王豈為太子少師治
生無檢祿賜為童婢盜有貧不能自存乃賴仙韶院

千一錄

卷之三十六

九

錢與玩臣分給為時所耻不亦汗歟

史魚不祀而敬鬼孔子以為有君子之道孔子曰敬
鬼神而遠之非其鬼而祭之誦也史魚所不祀者非
其鬼也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有不祀乎

韓子曰聖人之衣也便體以安身其食也安於腹適
衣節食不聽口耳夫此細事耳而以語聖人者不忽
於近乃所以致遠也孔子稱禹之無間然乃在菲飲
食惡衣服士苟志於道可不慎歟士而恥惡衣惡食
不足與議也

晏子曰膏者君子之道吝愛者小人之行夫膏與吝

相類也一以為膏一以為吝孰為明之余嘗有儉吝
之辭觀之其所取予而已矣不苟取不妄費儉也知
取而不知予吝也故廉者必儉即毀之曰吝寧傷其
廉貪者必吝即居之曰儉寧掩其貪今之有志於禮
者無違禮以徇俗斯大過人哉

曾子不食羊棗屈建不薦芟其孝同哉夫知從令而
不知從禮是委巷之孝也知曾子之愛其親不知屈
子之愛其親者多矣是故養口體者不若養志養志
者不若以德

杜示從孫濟詩所來為宗族亦不為盤飧小人利口

千一錄

卷之三十六

十

實薄俗難具論嗟夫子美何如人也而有盤飧口實
之疑至以詩自明濟之為人可知矣濟而市人可也
濟士人也位至京兆尹士哉士哉同姓古所敦此詩
可以風矣

文王之事王季朝者日三曾誓每食參必在側孝子
晨昏左右蓋其常也而過庭之訓僅聞詩禮若以為
遠其子者孟母三遷其舍無所不用其教矣乃孟子
則曰父子之間不責善若以為不教其子者周公之
於伯禽每見必撻而撻之喻必俟得之太公焉此
皆所可疑者蓋嘗絳之伯魚之才獨有聞詩禮耳性

與天道于思宜與聞矣而尚少是以得之曾子也不
 教其子必有不屑教者無至於不祥而離焉是以俟
 其化也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不屑之教其為教
 也深矣夫豈其棄之云爾也伯禽之捷則啓憤發排
 使以三隅反也其曰三見而三捷則傳者之過也夫
 魯公猶賢者也是以視二木而悟焉謝安石不教其
 子劉夫人怪之則曰吾嘗以身教夫謝氏多才子弟
 聞於當時安石之教得之孟氏也安石常曰芝蘭玉
 樹欲其生於階砌夫豈真以為何與人事顧子之賢
 不肖天也堯舜無所庸其教焉則亦無至於離而已
 十一錄 卷之二十六 十一

言清而行濁不可揜也色厲而內荏不可久也心勞
 日拙戒之哉是以君子當三復尚綱之詩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夫善人固有不育者曷
 為罪之蓋宗法立天下未有無後者也以兄弟之子
 猶子也鄙夫惟婦言是用其於絕嗣或以他姓人為
 子非族鬼神不享是自殄其祀不孝孰大焉近者吾
 郡有仕為人師者無兄弟伯叔無子三世一身耳其
 內子姪有二女曰抱甥宴樂老而無意擇繼宗人有
 貧而仰其門者峻拒之以為是欲利吾之有也時人

鄙之余於是待孟氏之解焉
 齊沈麟年過八十手寫書滿數十篋 徐廣年過八
 十猶歲讀五經一遍 陳瓚年逾九十猶勤筆研著
 經史系華十卷吾雖不能爾然不廢披閱李琰之云
 非為聲名勞七尺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耳意正爾
 爾
 諸葛思遠初統朝事廖化儉過宗德艷欲與共詣德
 豔曰吾輩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
 年少而屑屑造門耶若宗子者可謂志士矣吾歸田
 每以此為要津所嘆然自反非無禮也亦何能改其
 十一錄 卷之二十六 十二

標焉孟子云我欲行禮子教以我為簡
 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禮也故年穀不登君膳不祭
 肺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夫如是年雖大殺衆不
 匡懼以有節也余之歸田也歲屢不登矣而閭里中
 顧日益侈奈何不竊且盜且何以回天意也孔子曰
 吾末如之何也有以也夫
 在官言官在朝言朝則在野言野矣劉勝之慎密杜
 密之請託是非較然史之論謬耳
 王景文非惟風流可悅乃哺啜亦復可觀夫儀範豈
 細故哉曲禮幼儀故不可不習也

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其次曾子所告敬子者能遠暴慢乎遠鄙倍乎能近信乎斯足貴也已江左張氏翹身仰首意制甚多聚觀成市隨例同行稽留不進無乃使人疑於飾乎君子行禮從宜從俗要之不倍母為眾慕亦母為眾咻也

庾子山謂土人若驢鳴犬吠魏收云我視沈約正如奴南北相輕適足自損劉祥向人子比其父為驢輕人之父是無父也國將亂其土風乃爾吾見世家子弟浮薄者其替必速何可以不戒

潘炎以學士蒙眷京尹有故求見乃遺闕者三百餘千一錄 卷之二十六 十二

唐之不造其可知已嘉靖中吳 者得幸於內閣與太宰銓曹即候之久不得見未幾內閣與太宰俱去位吳以京考黜 又一貢生與太宰同舍友候選選司候之勤生有驕色聞者兩晒之太宰去生亦罷近時往往土窖中得古窰器蓋遭亂不能徙故埋之耳然陶甃於今精絕錢氏秘色恐未足比也宋季不貴金玉而貴銅甃甃之可貴宜勝金玉以其質也銅則以其古也分宜末年金既積滿於時貴玉玉貴於金江陵貴銅銅貴於玉夫玉也金也銅也甃也總之為貨也中庸言九經曰賤貨貴德仲虺之誥曰不殖

其利齊宣好貨則自知其疾孟子曰足用為善有以哉甃本雅器近乃有以銀鑲其裏者以漆塗其外者此與削方竹杖漆斷紋琴者何異哉

漢末一筆之匣飾以珠玉犀翠視賈生所嘆息者甚矣近日郡中墨函割裂文綺五綵爛然精濫不分市者幾於售積而遺珠矣孔子為宰羊不朝飲曹參夫齊以市為託母作淫巧此非一端耶

筆有三品竹為宜金銀為貴必有鄙倍之辭豈君子所御也隋珠和玉不祥之器其亂微乎乃若菱松為之曰幽人筆便不若竹亦不必爾

千一錄 卷之二十六 十四

世人求富則谿壑無厭叙貧則困窶已甚言之不情君子所恥也陳後山詩書生活計亦酸寒斷甃半瓦寧求備謂以代硯耳夫硯不必端與歛凡石可硯也而不可備耶

退之之子昶不辯金根通人固有遺忘不足為訾遂改根為銀乃可謂矣書既未能博覽安可妄改太白一忝青雲客改忝為忝子美荆門鄭薛改門為朋江鮑堪動色改鮑為鮑三子者一為侍御一為學憲一為比部當世若論胷胤不以為名家克肖耶何以謂昶

君子所貴動容貌斯慕慢故可則也江左張氏之修
儀範曳步仰首盡詳緩之致其與孫壽折腰妖態亦
復何異褚彥回能遲行緩步便得宰相王儉以風流
宰相自擬乃其解散幘斜挿簪無亦梁冀折上巾之
類耶荀子曰亂世之徵其容婦此江左之所謂風儀
也君子恥之

闕黨之漁有親者取多伯禽之澤也秦人父借鋤而
子德色商鞅之政也夫父子之親君子不以天下儉
也而不能通於一鋤人道息矣二世而亡非速也里
之親猶已之有親而親其親可知矣觀於此而孝弟
干一錄 卷之二十六 十五

之心不油然而興乎王道霸功奚啻千里
解律金堂命子孫射而觀之泣曰明月豐樂寺不及
我諸孫又不及明月豐樂世衰矣人莫不欲子孫之
賢一枝猶至垂泣况於學乎明月之賢忠矣超其世
矣予之不及可無論也皇甫士安少不學從母對之
流涕卒成之乃為書淫夫士安之勇可能也從母慈
而能誨以成猶子難能也自昔女範彤管所述何以
尚哉

交讓之樹通榮遞枯猶能讓也一家讓一國興讓榮
莫尚焉奚以人而不如樹乎田氏之紫荆其有知矣

陽蓋之論陽喬善喻哉宓子得其說以治軍父何有
優於天下可也食魚者莫不貴鮐而賤陽喬也為政
者鮮不棄鮐而有味乎陽喬也豈惟為政凡與人交
皆然士能無近佞人斯可與人德矣

可柳為圃狂夫瞿瞿畫地而趨民知有恥君子先禮
而後刑蓋以身率之也奚必百仞之澗深峭如墻而
彼民不入乎一命而上苟志於仁未有不動者也豈
第君子民之父母長民者其書諸座右哉董闕于春
秋之吏也韓非子述之君子無取焉爾

淮陽鑄偽錢吏不能禁汲黯為太守不壞一鑪不刑
干一錄 卷之二十六 十六

一人高枕安卧而淮陽政清則以何道哉為政者思
而得之斯於治道過半矣

馬援為太守任吏以職但摠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
滿其門此在伏波可耳其時吏皆所辟賢者能自愛
太守坐嘯可也畫諾可也賓客視其所主必當時英
傑也何嫌其滿今之吏孰不思為姦利者而可任耶
太守坐堂上椽吏輩不命而敢白事者其政必不清
矣賓客干謁郡邑必非自愛者也今之守郡者而可
使其滿門耶官必敗矣故伏波之事今時之大戒也
張忠定以一錢斬吏至今偉之此不足法也君子不

以喜怒為政賞必當功罰必當罪故曰法者天下之
平天子不可以違三尺况令乎苟以好惡高下是無
法也無法是無上也無天也無上上必罪之無天
必殃之忠定之不得與黃承事班也有以夫

齊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宜令以錢
還民不必詣閣自言是有求知之嫌矣其曰有君如
是何忍欺之辭近於佞佞以求知君子所恥也

何執中以羊角訊妖人閉目不肯言其師諱夫妖人
猶能不肯其師也所謂夷狄之有君者歟近世師道
之不立甚矣五交三譽之論君子恥之自好者毋好

千一錄 卷之三十六 十七

為人師哉

魚叔陵杜絕交遊不答候問之禮為士友所短忻然
自得燕通五經為世名儒夫業貴專攻董子三年下
帷尚不窺園惡能答候問乎彼短之者非益我不足
交也余少也不能數數候問每以此見短嘗語學者
不出戶知天道惟不出戶乃有可知者耳其為人也
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

裨謔草創辭命野則獲薛道衡每搆文隱卧空齋聞
戶外有人則怒王勃掩面腹藁而盧郢弄石豪飲忽
顧筆吏口占使書楊大年飲博喧譁不妨締思人之

性情不同如此余文不能工亦不能如昔人之僻第
聞人聲則閣筆雖棘園中不能點窺仲兄嘗見誦汝
惡文之工爾耶余答曰文以達意而止意已盡十易
藁無益也然余為文愧多累句每欲潤色之輒復止
中歲嬰疾且不欲為耳後生有志者自當用其力於
五車萬卷無若余之情也

楊秉早喪夫人遂不復娶可稱不惑矣若許散愁白
首不娶不孝之大者乃以為賢於柳下不亦謬乎江
左以後士務奇詭多以不娶為高皆罪人也 士務

為不情之節者必有不肖之心周穉都為太常其妻
千一錄 卷之三十六 十八

憐其老病闕問所苦乃以干犯齋禁收送詔獄夫齋
者謂不近色耳豈以一闕為犯况老疾乎晝居於內
問其疾可也君子行禮蓋有節矣若穉都者苟非為
名則冥然而伺者也

嘉靖初年俗猶淳樸中家以上未聞乳媪也毋無乳
者以米叶哺兒兒亦不異或強於人浮梁曹憲使天
佈自言生未知乳也近時婦習驕惰富家兒有二三

乳婢者或反以乳多致疾中家以下僅給朝夕亦不
自乳寧至匱乏耳李善哺養其王孤兒乳為生湏吏
記其異然兒無乳者自可活不須生湏余所見非止

憲使也

士通古事貴於識時政有體惟其時焉胡可泥也謝著爲鄴令友人以病告距不與通使載病去其淺薄甚矣其友故英才也非干謁者也今士風之偷郡邑之苦遊客也甚苟能一切距不與通始可以爲政矣余督撫鄆陽爲所屬嚴逐客之令邑丞簿親友不去者令坐之令及郡倅貳門有雜賓則守坐之守不謝客者道考之道與雜人遊者論黜吾聊以救時耳惡能恤其怨有如鄴令之友者乎吾未之聞也倒屣焉可也

十一錄

八卷之二十六

十九

柳原在遼好以清議格物管寧密令西還曰潛龍以不見爲德言非其時招禍之道也幼安之識遠矣自非善人何可盡言金人之銘所以三鍼其口也慎之哉

庾杲之清貧食惟韭菹雜菜及樂願之爲設枯魚菜菹則曰我不能食余謂杲之非怨哉已約而惡人簡蕭穎士箠其僕輒百餘不堪而去曰愛慕其傳與耳夫僕知愛博與哉非庸奴明矣何忍加箠又至於不堪乎是其僕可嘉其主可咎也聞其語而不愧則非人不聞不知則賢聵者也吾聞與僮僕同其苦者

也未聞酷虐於左右者也此亦人子不聞乎而世或以臨大節許穎士殆見其行行者歟

論衡云孝成翫弄衆書翫弄字殊得史意覽者不察也夫涉獵詩書馳騁文藝而不能發之於行達之於政其亦翫弄焉而已矣非能好學者也所謂誦詩三百亦奚以爲也揚子雲云壯夫不爲其諷也夫

范忠宣云丁令威化鶴歸鄉人民皆非獨存亦何足樂有以也夫爲神仙之言者誕也雖然人生百年爲期短折爲不幸等俎之間祗席之上舉長途也而不知慎以戕其生則可謂知命乎孟子曰天壽不貳修

十一錄

八卷之二十六

二十

身以俟之斯言至矣胡爲立巖墻之下也陳子昂以百萬市胡琴而碎之以買聲華志士猶恥之而崔烈以五百萬衰城聲譽何其不智也三公之位銅臭之恥孰輕孰重其狼疾人哉

仕進當知止知止不殆不能驅鹿車亦何可執虎子魏儀若信有之其速亡宜哉孫寶云士安得獨自高不遭者可無不爲矯哉強也而鄙夫或引之以自文則無所不至矣當知其不就大夫舍自効去道不可訕也主簿之不爲訕乃有不訕者存耳一府莫言非其府空虛矣故寶之爲主簿一府之辱也大夫之辱

也非寶之辱也人知辱人者之為自辱也斯羞惡之心存焉者矣

譚子化書大半言儉儉是國之道也民足則禮義興王道之始終舉矣其言豈不知要哉食象篇曰主好奢則臣不足臣好奢則士不足士好奢則民不足民好奢則天下不足天下不足何不美之有此言俗之日靡而不知儉者也則有知之者矣慳號篇曰世有慳號者人以爲大辱殊不知始得爲純儉之道也夫儉德之共也夫人而知之不曰儉而曰慳避慳之辱卽欲儉而不可於是有所傾產以避辱者矣夫不知儉千一錄 卷之二十六 二十一

而欲過欲及則亦已矣避慳而恥爲儉何其不自持哉夫慳與儉亦易辨耳不悖人不悖出者謂之儉知取不知予積而不能散謂之慳慳貪者也儉廉者也貪則汙矣廉則善矣不能儉惡能廉慳與儉相似者也廉與貪則相反者也世有以廉爲辱者乎苟以是自省焉何避之有

東漢楊氏以清德著而桓曄猶以其姑赴哀整飾非之以司空賜因縣發祠具拒不受每至京師未嘗舍宿楊氏焉桓氏世德不忝儒宗矣夫司空賜亦名卿能世其家者也姻親之禮非公事也而由縣發見拒

於桓氏宜矣君子寧以小節爲可念哉今上官慶弔儀物行所可以爲恒矣乃謂非人已無傷焉也女婦歸赴鮮有不飾者亦莫以爲非聞桓氏之風其有立哉

有貧家妾嫁爲富家婦不勝其寵溢也臂常重劍不欲內手袖中有老嫗識之曰此何異桎梏客有話其事者余語坐中達哉此嫗吾輩當觸類耳苟非其道金章紫綬孰非桎梏我者

菽園雜記載尚衣云 上進體衣用松江三梭布又太廟紅紵絲拜禱立脚處乃紅布 本朝家法如此千一錄 卷之二十六 二十二

况於臣庶其可不念 江西民俗勤儉可尚也而或譏其陋如勸酒以木雕果獻牲質於食店誠爲非禮至於齋打底則養生之書志之獨坐榻則古人警枕之意何可陋也今海內侈靡極矣惟江右猶存質樸余每有卜居之念焉

杜和公爲相食惟一麪一飯曰衍本一措大爾一旦去位却爲一措大大哉言乎夫士可貧可賤可富可貴者大丈夫也彼食前方丈爲得志者孟氏藐之宜矣

鹽田鄉約非士類不以齒論禮者從之蓋禮有三命

不齒於族之文也余嘗疑焉古之言禮者皆世祿者之禮也故冠以禩頭婚則攝盛奚取於田野之間三命爲大夫則從政於國而閑有家承家者有宗老焉有家臣焉夫宗老固臣也而可以齒乎若今之卿大夫則貴於朝而無所治於鄉其居鄉也非父兄則姻亞孔子是以恂恂如也禮之文似不宜於今古今之不可相襲者非一矣禩頭攝盛之類也

辛丑春日郡署東三房災先數日太守沈公見若有火如星者亟砌池焉池方成未注水也而房焚矣是時民間火災頗仍往往見所謂火鳥者殆果有之耶

千一錄 卷之三十六 二三
然池水自宜畜未可諉之天道也此非瑣務居家臨政皆所宜知

徐節孝過莊未娶以娶非其人必爲母病此非中行之道也人情豈不欲抱孫豈不願有婦婦豈盡不可刑于者陽城兄弟皆不娶不得爲有道之士韓退之之論其辭婉耳大學何以言修齊哉

常時往還人記一不識十殆非以衰故子美亟破萬卷讀書且難字過安能記所往還乎余自少以是取尤於世老則甚矣然非敢爲簡也安得岷峨老知余真哉小子戒之

王百補後有風人之思者其惟子美乎李鹽慘毒取味而曰且食雙魚美誰看異味重送高書記云人寔不易知更須慎其儀蓋所從者哥舒也言之無罪而足以戒故可尚也長公好杜以詩史危身則遠於白圭之義矣

伏日讀杜詩憾其才高而不過也然不過乃所以益昌其詩大矣遠矣百年千古孰輕重哉抑猶有大幸者當其時右丞廣文之才名未在于美右也二子以才名不免子美爲時相所抑時相所不知賊固不知也是以免也使早爲拾遺與二子同列賊其舍諸不

千一錄 卷之三十六 二四
汗則死矣太白爲求王迫脅空名自誤是以爲子美幸也嗟乎禍福之倚伏信不可預期君子行法以俟之而已矣向使子美如退之三上宰相書宰相即知之安知其福耶禍耶 余適有感而書此

子美稱唐十八爲族弟詩云與君陶唐後盛族多其人聖賢冠史籍枝派羅源津在今最磊落巧僞莫敢親可見其時之重譜牒然不能無僞矣吾郡尚門第猶存古意吾家自西漢末避新莽亂渡江子孫世守墳墓派分各省譜系可稽嘉隆以前門中婚姻無非世族雖甚貧窶未肯自替也萬曆以來俗漸鮮恥放

利而已逞恤其他四維不張國之憂也先訓不率家之殃也苟能長太息於是者斯志士矣

愚公者以犢易駒少年持駒去曰牛安能生馬公與之人皆以為愚故號其谷曰愚公谷也夫此公智矣非愚也管子知之矣故曰此夷吾之罪也夫知獄訟之不正也使獄訟正則少年不敢肆而公可無愚矣夫管子為政而公猶愚則何可勿愚乎孰吏而管子乎且使吏而管子也一駒何有而與之對吏乎故曰愚公智矣非愚也後世可為楷者也事固有什百於一駒者以駒視之可也

千一錄 卷之三十六 二十五

孫思邈論養生之要以畏為本一言蔽之矣王天下者猶云如朽索之馭六馬况士庶乎

晉安鄉繼之少貧第進士在郎署大半請告早卒而鄉人疑其有豐藏也曰居官必多得財耳及發其筭無所有周身與葬襄事皆賴友人始相與驚異蓋世之趨利久矣先之疑後之異固其所習也士苟非卓爾中立者惡能不溺哉余邑中有顯者生無廉名也而沒無所遺家人亟祛其篋惟白金數兩乃至掘地求之竟無得焉諸子初謂居官必有厚積頗放侈不知省約及是遂寔困耶舉一事耳即邑里中如是者

不鮮也

偶覽韋蘇州答故人見論詩因憶歷官日故人見論亦數矣乃知古今同此慨也時風重書札物情敦質遺常負交親責且為一官累韋公似為今日作耳雖欲効區區何由杜其志有味哉斯言匹夫安可奪志一官奚足云寔蔽履也

鄭繼之以文章玩物溺人至如美色避之薛君采五十絕不為詩然薛壽不及者而鄭又早天古昔八九十吟詠未廢者乃不少耳由此言之修短數也第無刻心損性可也余三十而病守鄭薛之戒七十而獵

千一錄 卷之三十六 二十六

心萌不能棄也然詩固無驚人語錄惟寫所臆見庶不至戕伐哉

老蘇六經論自蘇文耳而歐陽公曰荀卿子之文今其文未有荀子一語也余每以此語示學古文者嘉靖壬寅少司馬廣平楊公宜時督學南畿余為諸生對策公批云是讀先秦兩漢之文而有得焉者策用時義體耳未有秦漢語然秦漢文嘗讀則信矣余無能望蘇也而楊公之識則歐陽哉今史記莊子腐爛矣覽者乃厭之耳里婦之捧心未如優孟之抵掌也韓退之固云用其意則不用其辭匪獨韓蘇古之作

者安有沿襲糟粕效轍下駒者哉近有評余文似東漢不知見余文何篇詩或以似王孟王孟余所篤好焉能似即似者殆亦有十之一二耳若曰寸心知固未能專攻王孟也蓋余之於文好之者耳不能工然每下筆不欲一例也鄧張司馬刻文範獨採余玉臺新詠序序弱冠時作意為徐氏作效併體耳固不足採胡可以範司馬於新詠見此篇若以此謂余文盡併又未然也

杜五郎云一日兩飯三歲一衣人不急我我不急人
人已各足吾又何求其言有味哉仁者處貧而樂固
千一錄 卷之三十六 三七

非中士所希然士苟知有命無可奈何則蔬食可以
忘饑褐衣足以卒歲如五郎之云不亦坦蕩蕩乎懦
夫於此宜有立志矣

中山狼傳者有心哉狼也世固多有之不足異也狼
始出囊遽張爪牙乃逢交人卒也囊之狼也狼而未
黠也猶幸也使其感恩矢報信而昵之且厭其腹而
不知矣彼夫人者亦何能拯之乎嗟乎世之以狼為
可親而信其不負者不鮮矣有子曰因不失其親何
可不慎也 君子之於小人也始而覺則避之避之
不得則敬而勿狎毋疾之甚所以辟咎也毋出惡聲

所以處厚也且負人者無亦中人以下恒情志而勿
蓄君子之坦蕩蕩者也夫士也何不學為君子而憾
狼乎

單孟陽之兄與人鬪鬪者死孟陽往鬪所待捕已而
鬪者蘇感而不訟先通議府君代仲兄詣獄事相類
鬪者亦感而息訟焉蓋誠未有不動而于時俗習猶
未大滴也

汪司馬傳鄭緝之事甚異而不近情季父也而侵
父之墓父墓重矣泣諫之而不從兄遠宦宜請命焉
母在堂也而投於河稱曰死孝何為者乎必不得已
千一錄 卷之三十六 三八

雖遷墓可也有司者聞而治之刑則請代費則請任
可也有如兄遠母老而以子故傷心不測則不孝為
大何謂孝乎

子美云久遭詩酒污亦暫悟耳語不驚人死不休則
所癖也流落人間者泰山一豪芒驚人語未必盡傳
也賦詩何必多既已知之何其多多也余少也苦思
而緣詩瘦久不為矣晚復漫興不足以愁花鳥無乃
自污歟志之以儆自今止焉元亮之於酒猶能止况
彫蟲之技無益者乎

古之人恥獨為君子夫舉世濁而已獨清君子有中

立不倚而寧違眾者故曰獨復以從道也安能不為君子以阿世乎所謂獨為君子者臨深以為高巧為長而形人短是以恥之也斯人也難以免安可為君子君子與人為善善誘而不念其舊使不仁者格此之謂不獨為君子

陶突徒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事固然也與人鄰為恩澤而言耶無恩澤而勿言耶君子處其厚安得不言無論恩澤也 記云為善如耳鳴惟自知之此喻甚善有德於人而欲其知亦淺矣或曰不知可也不以為德而以為怨則何如余曰夫既不求其知

千一錄 卷之三十六 三十九

不知則有怨無足惑也欲其不怨是亦欲其知耳君子明於此是以不愠也若語人以伐樹而請其薪則自取疑矣處厚而避嫌其斯以為君子歟

生值休明澹薄自給仕則勉修職業處則表率里閭毋修乃可以毋苟寡交乃可以寡怨未及中行庶幾良士矣周親多窮之量力濟之毋務其名而存其志志不愧於屋漏君子人歟昔之焚券者以其無所可收也而以爲名馮子之智也今富者以能負爲策不恥不畏君子必自反也胡不緣南畝而放於利爲也券也焚之而可

某氏子富而痴余嘗善道之不省客謂余無乃對牛彈琴余曰琴自可彈無論牛也且何可以牛視之也某子既而悟能悅從焉余謂客大牛之性可猶人乎告子可承當乎今之高論者何以同塵於告子而操戈於先哲也

萬曆己亥有利色映之樹而擅伐之者山下居民於里中五之一耳而少亡者三十餘人安可不戒也此山吾家數百年之業他姓不得與何為自孽而殃人後之有識者時警省之毋忽也

人生元有定分出處利害其大者也吾自 廷試見

二一錄 卷之三十六 三十九

疾於分宜東平取尤於趙司空李太宰太宰頗知吾而誤以為慢欲裁抑之而已分宜以不附已欲左其官而已司空凶狠乃欲肆毒焉然趙李自敗分宜久而漸釋吾乃免但不得一日立朝而已吾能敝衣糲食先人之廬足庇風雨苟或厄之著述可以友古人講習可以待來學自處已審彼威力何以加焉

吾初登第肯一至分宜之門即得翰林然未必不終得罪南都卿貳若遵屢旨供職三品十七年可且夕轉然未必康健至今造物者之予奪宜順受毋倖求小子書諸紳可以坦蕩蕩矣

明則不疑疑則不明疑者德之賊也以疑爲明入於
暗矣而曰予智君子所以惡於智也信則必乎誠則
必動大度者先覺家國天下皆然

自昔帝王所重者祭其來尚矣事亡如存祭神如在
自天子達於庶人必由之也而不欲數數則黷非其
鬼而祭之曰諂諂與黷弗饗也委巷之俗鮮克由禮
祭如不祭而所諂非其鬼泰山之祀徧問右矣先甲
之日有祈而後甲之日若執左契而責子母其愚若
是可憫也

士任天下之重所貴者量何以養量曰識何以廣識
一一錄 卷之三六 三十一

曰窮理理明則識進識進則量進量進則福進

有張雲谷者自名書紳不知其何人也其談論文采
有可觀者余未第時與遊數日臨別贈言曰作人要
觀晚節余佩之不敢忘其人獨行無侶幾徧天下而
衣飾頗華於楚中過江舟人疑而溺之囊中無所有
也彼以死生有命而不必保其身耶可惜也可戒也
匹夫可與天地參也奚必在位一言合天理是爲代
天言一事循天理是爲代天工夫士之任豈不重哉
亦曰尚志而已矣

余少時有梧竹軒小印後六十年而有鳳樓館壯歲

有白沙翠竹江村小印後三十年而有沙園館遊
思止有南山之南小印後二十年而卜兆於豐隆其
境皆宛然也事之先定如此何爲營營自擾哉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互鄉之童子與其進也聖人之
求於人者輕矣然猶曰善人不得而見之孟子喜樂
正子之爲政至於不寐以其好善也當其時豈惟善
人之難卽好善者亦難矣甚哉其所遭之窮也然君
子之爲善豈以世之滔滔者而改其度哉風雨如晦
鷄鳴不已可以人而不如禽乎蓋聞昔有好善者且
且而祝曰願天生善人願人行善事有心哉其人也
一一錄 卷之三六 三十二

夫於衆人則願之而有不願之其子若孫者乎蘇長
公願其兒爲公卿蓋戲之也吾所願爾曹者非此之
謂也勉爲善而已矣

以得失攬其心胸鄙夫也以遭遇損其志意懦夫也
鄙與懦惡足以進取君子不患人不知而求爲可知
故無一朝之患而有終身之憂所以異于人也



近溪先生一貫編序



一貫者孔曾授受之微言也
是即所謂一日克已復禮而
天下歸仁者也又即所謂良
知良能而達之天下者也是
故惟顏請曰唯之而孟
私淑之其穎悟如子貢且不
得而聞焉後世儒者或獨契
於絕學之後或推明於繼續
之餘綜之莫有如我

高皇帝揭六諭以作君師而吾
師羅子憲章之直指孝弟慈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序

為生民命脉者也吾師羅子
之言曰天命不已者生而又
生也生而又生者父母而已
身已身而子子而又孫以至
會而且玄也故父母兄弟子
孫者為天命顯其皮膚天命
生生不已者為孝弟慈通其
骨髓直而豎之便成上下古
今橫而亘之便作家國天下
又曰

高皇帝六諭天人精髓盡數捧
在目前學問樞機頃刻轉回

掌上故愚嘗爲之說曰

高皇帝其大智也與中庸之道
行矣吾師其仁者與中庸之
道明矣道固若是愚不得而
掩也是故吾師之學易而知
險簡而知阻約而微而彰

罕譬而喻其言也絃而有章
淡而不厭潔靜精微而疏通
知遠溫柔敦厚而廣博易良
恭儉莊敬而畏命執法兼六
經之致焉知德者希孰識其
貴哉南康熊子儉少奉父兄

之命遊吾師之門吾師既歿
而熊子之學始有得也喟然
嘆曰吾師以孝弟慈盡人物
之性其卽孔子一貫之旨乎
性一而巳一何在一之於孝
弟慈也儒先皆謂一不可說

以予觀之安在其不可說也
孔子引其端而吾師竟其說
矣後聖復起不易吾師之言
矣於是以四書五經爲綱以
羅子會語爲目類輯成書命
之曰一貫編又曰吾師會語

不獨貫天下之道而孔子隨
義立名言天下之至賾而不
可紀者亦於是乎貫之又曰
儻不自量力欲使四方學者
皆得見吾師之全書而後已
是編也儻節衣食以充梓費

楊序五

雖貧不悔熊子青袍而徒步
其言訥訥不出口探其中浩
乎淵乎未可以耳目聞見窮
也其尚綱之心歟予愧不若
以著文也雖然予亦有所不
得已也是爲序

萬曆戊戌季春旣望日嶺南楊
起元拜書

楊序六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序

或問儂曰子編子羅子語言以
一貫名編何也曰天地爲物
不二萬物一體夫道一而已
矣此個大道原來無名無象
造化顯靈生我伏羲畫此

熊序

一畫名象始立帝堯悟來此
個一畫圓則爲○直則爲┆
○┆相貫命而曰中舜禹加
以惟一湯尹有之一德幸周
命維新誕生文王周公純一
不已彖曰乾元繼日思兼象

以乾乾父子商訂作部易辭
及天縱夫子好信古道五十
學易三絕韋編夢親文周始
知天命遂倡言曰大哉乾元
乾道變化同歸殊途一致百
慮當時在門諸徒惟顏子可

熊序

以當此及來問仁告之以復
中行獨復獨則一矣惜乎拳
拳一善未見其止子貢諸人
且然且非故回之死也曰天
喪予又幸斯文未喪晚得會
子年方弱冠心志弘毅呼曰

吾道一以貫之會卽曰唯忠
恕而已與夫子忠恕違道不
遠之語毫無差異又得乃孫
子思早聞祖父心之精神謂
聖之訓又領會子之教述來
名書而曰中庸解曰喜怒哀

熊序三

樂之未發謂之中及君子慎
獨等語則一貫之旨譜爲家
學矣又幸孟子去孔子未遠
受業子思之門人力量剛大
英氣命世將會子守約體段
極意透悟姑舍諸賢推開百

聖揀出孔子而願學焉曰我
善養浩然之氣塞於天地之
間盡心知性天壽不二此一
貫之旨大發明而無遺也厥
後人執其見家立其言非無
超達儒先專志聖道然於一

熊序四

貫未透汝我爭駁遂致冥蝕
二千餘年恭惟
聖祖龍興大明建號尊信孔子
無如我

朝盱江篤生

先師羅子十五志學好古敏

求廢忘寢食竭盡心思登第
之後猶拜師弟子授以易傳
讀書從姑山房數十餘年始
透一貫之旨大意曰一者一
乎其貫者也貫者貫乎其
一者也非一無以爲貫非貫無

熊序五

以見一一而貫無不貫矣貫
而一無不一矣設爲冰水之
喻借爲鑛金之譬口口聲聲
可憐孔孟呼醒世人仁者人
也形色天性易簡得天下之
理知能要大人之極只因透

此一體貫天貫地貫人貫物
貫古貫今毫髮不間須臾不
離故富貴而貌權勢貧賤而
甘蔬水夷狄而感泣莽嗟死
生而從容寢簀逢人好問好
察樂與善誘無非一以貫之

熊序六

也其視言微者曰仁而不貫
人言顯者曰形色而不貫天
性言高者易簡妙於造化而
不貫愚蠢言卑者知能良於
孩提而不貫聖神愈寂愈動
愈執愈錯不大相徑庭也哉

儼嘗謂易曰顯諸仁藏諸用
明明一貫之註若曰外邊顯
的裏邊的仁裏邊藏的外邊
的用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
不測之謂神一闔一闢謂之
變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

熊序七

神無精無粗無體無用以一
而神一以貫之也故先正謂
易有太極易作一讀厥旨深
哉儼辛卯冬刻孝經傳義乙
未之秋八月朔禮拜
天地神祇復謁

先師祠請教諸友收集全書
乃孫懷智等盡發師舊篋親
筆儼見居官清淡待人艱苦
遺訓子姓善言於殘篇片紙
之間令人泣下歸忘寒忘暑
繼日繼夜剛其重復揭其要

熊序八

領編爲一貫壽之梨棗首以
易次以書詩禮樂春秋畧節
及四書總旨語孟學庸心性
上下等集終以別言其中次
第皆非潦率精義顯旨悟者
得之惟首以學易來歷見羅

子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終以
別言見羅子理窮性盡而命
至矣寧非一以貫之孔子之
後一人哉儻非過為師譽敢
謂有知只見學有真脉道貴
早聞議論橫生空負賢聖乞

熊序九

後之君子動惻隱云

萬曆戊戌白鹿洞門人熊儻序

一貫編目錄

羅子一貫說

像贊 履歷

易 書詩禮春秋附

四書總

論語上下

大學

中庸

孟子上下

近漢先生一貫編

目錄

長松館藏板

心性上下

允例

一是編羅子平日各會語及家藏儻皆搜載第有

親筆遺文散之四方同志不能遍收乞念先師

言言金玉付之儻再加心性中卷是祈

一是編起工萬曆乙未告成戊戌其次第有根源

其收集少遺佚

一易照卦繫編次兼以五經四書蓋五經四書皆

易也末以邵子天根月窟附之 羅子嘗曰這

詩邵老微言克復要旨也悟者得之

一書詩禮春秋附見易為五經之原各與易通

一四書總首以知止知天末以知止知天見乾知

太始以大終也章次皆仍孔孟要緊工夫幸究

心焉

一學庸雖歸各本而中各各相通

一心性上下俱有深旨中隨事隨人皆心性吐露

善學者體之

一編乃萬古斯文所係直接孔子之傳同志者

近溪先生一貫編 凡例 長松館藏板

幸小心焉

一編內有重意不復剛出見言言相通總為一

貫

一編乃入孝出弟之書非徇名也若曰徇名作

易者知盜自有天鑒在

一債從

羅子於豫章胡鳳坡祠中乃因崇仁熊繼臯氏二

三日午聽其言觀其動容真有無言不說無行

不與之意

一編名一貫乃為人全書自

天子以至庶人皆用的

凡例尾

近溪先生一貫編 凡例 長松館藏板

一貫說

羅子曰。孔子曰。仁者人也。夫仁。天地之生德也。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而無盡曰仁。而人則天地之心也。夫天地亦大矣。然天地之大。大於生。而大德之生。生於心。生生之心。心於人也。故知人之所以為人。則知人之所以為天。知人之所以為天。則知人之所以為大矣。聖門之求仁也。曰一以貫之。一也者。兼天地萬物而我其渾融合德者也。貫也者。通天地萬物而我其運化同流者也。非一之為體焉。則天地萬物斯殊矣。奚自而貫之能也。非貫之為用焉。則天地萬物斯間矣。奚自而一之能也。非生生之仁之為心焉。則天地萬物之體之用斯窮矣。奚自而一之能貫。又奚自而貫之能一也。是聖門求仁之宗也。吾人宗聖人之仁以仁其身。而仁天下於萬世也。固所以貫而運化之一。而渾融之者也。然非作而致其情也。天地萬物也。我也。莫非生也。莫非生則莫非仁也。夫知天地萬物之以生而仁乎我也。則我之生於其生。仁於其仁也。斯不容已矣。夫我生於其生。以生。仁於其仁。以仁。

近漢先生一貫編

說

長松館藏板

也。既不容已矣。則生我之生。以生天地萬物。仁我之仁。以仁天地萬物也。又惡能以自己也哉。夫我能合天地萬物之生。以為生。盡天地萬物之仁。以為仁也。斯其生也不息。而其仁也無疆矣。夫不息而大生。乾之所以知大始而稱父也。無疆而廣生。坤之所以作成物而稱母也。

此繫羅子平時論一貫之旨。根源於乾坤總之以仁孟子曰一者何也。曰仁也。憤得之編首見易學一貫之宗。

孔子忠恕一貫語

近漢先生一貫編

說

二

長松館藏板

忠恕。遠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

宋慈谿楊子曰。某自弱冠。左右讀孔子一貫之語。堯舜執中之誨。嘗疑先聖啓告之未為詳明。及微覺後。始知前聖之言。及此已詳矣。復加則非矣。

傳疑。循訪道海內。遇長者云。某於某處。見曾子傳。昔夫子與及門論忠恕。曾子沉思。夫子見曾子。出眾問。何謂一以貫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即適所論。忠恕而已矣。此說源委更顯明。

循是編乃先大夫。許素心理學嘉靖壬戌會羅子。

於金臺歸謂同志曰羅子之學隨接孔子命僕師之未獲後羅子遊黃龍岩白鹿洞命僕追之未獲幸萬曆乙酉得拜羅子於豫章日夜探悟少得其槩益信先大夫可謂知言故編一貫編以告同志

一貫說尾

近溪先生一貫編

說

三 長松館藏板

近溪先生像贊



近溪先生像

長松館藏板

學本羲皇 何思何慮
 老安少懷 入孝出弟
 肫肫其仁 德配天地
 孔孟之後 斯文在是

羅近溪先生履歷畧

先生諱汝芳字惟德號近溪南城泗石溪人也生甚
穎異太夫人授孝經論語十五出從張洵水先生
有聖賢之志二十二入郡學至豫章拜顏山農先
生悟仁體二十九應鄉薦明年中會試大會靈濟
宮聞前峯公病不 廷對歸養讀書從姑山房仍
拜原受業弟子胡宗正先生學易即悟格物之說
三十七以太夫人命北上至維揚會同志不果集
友於從姑數年三十九撫臺夏夢山具路費促之

近溪先生一貫編

畧

長松館藏板

廷對承內閣徐存齋又定會於靈濟宮六月授太
湖令多善政取主刑部事四十七審宣同獄出沈
青霞諸冤過舉問道泰山丈人學益進遂歸省四
十九出守寧國教以六論遠通向風會前峯公變
士民追送從姑山房五十二聞山農先生以剛直
取罪鬻田求救五十六居甯太夫人喪畢遍訪同
志五十八當道引哀 詔起補東昌治比寧國尤
著未幾遷滇憲副脩廢舉隆服莽人轉大叅致政
論學六十五入廣訪同志七十問心武夷先生門

人集會語乙酉大會江省七十三遊白下門人集
會續錄七十四九月二日終正寢先期中秋晚李
同野坐德水館見大星隕泣曰羅子終矣

行畧尾

近溪先生一貫編

畧

二

長松館藏板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門人熊 偵孺夫編

後學錢啓忠沃心重



房經

或問易乃千聖宗旨。夫子屢屢言之。若於乾坤神理。人物性情古今編謨。一一脗合。果何從悟入。羅子曰。某原日亦未便曉得去。宗那個聖人。亦未便曉得去。理會聖人身上宗旨工夫。其初只是日夜想做個好人。而科名宦業皆不足了。平生想得無柰。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長松館藏板

却把近思錄性理大全所說工夫。信受奉行也。到忘食寢忘死。地位又病得無柰。却看見傳習錄說諸儒工夫未是。始去尋求象山慈湖等書。然於三先生所為工夫。每有窒碍。病雖小愈。終沉滯不安。時年已弱冠。先君極為憂苦。幸自幼蒙父母憐愛過甚。而自心於父母及弟妹。亦互相愛恃。真比世人十分切至。因此自讀論孟孝弟之言。則必感動。或長。要涕淚。以先只把當做尋常人情。不為緊要。不想後來諸家之書。做得着累喫苦。又在省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履歷略 易經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長松館藏板

逢着大會。與聞同志師友發揮。却翻然悟得。只此就是做好人的路徑。柰何不把當數。却去東奔西走。而幾至亡身也哉。從此回頭。將論語再來細讀。真覺字字句句。重於至寶。又看孟子工夫。又看大學中庸。更無一字一句。不相照映。由是却想孔孟極口稱頌堯舜。而說其道孝弟而已矣。豈非也是學得沒柰何。然後遇此機竅。故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其時孔孟一段精神。似覺渾融在中。一切宗旨。一切工夫。橫穿直貫。處處自相湊合。但有易經一書。却又貫串不來。時又天幸。楚中一友。胡宗正。來從某改舉業。他談易經。與諸家甚是不同。後因科舉辭別。及在京得第。殊悔當面錯過。皇皇無策。乃告病歸侍老親。因遣人請至山中。細細叩問。始言渠得異傳。不敢輕授。其復以師事之。閉戶三月。亦幾亡生。方蒙見許。反而求之。又不外前時孝弟之良寃。本源源而已。從此一切經書。皆必會歸孔孟。孔孟之言。皆必歸孝弟。以之而學。學

五〇七

果不厭以之而教。教果不倦。以之而仁。仁果萬物一體而萬世一心也。已竊觀今時同志極是衆多。但每談心性者。便不肯小心看書。間一二肯讀者。又泛觀博覽。於子史諸家。便着精神。於論語孟子。反枯淡冷落。叩之。則曰此個章句。我已久曉了。何待今日贅贅耶。噫。五穀之味。固難比海錯珍羞。而要延軀命。則舍此不能。偶因吾子之問。而敬陳之。亦思軀命是人之所同受用。此味穀食亦未必不是人之所共食也。至若謂悟于聖宗旨與否。則非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三

長松館藏板

四

長松館藏板

某之所敢知也已。
子羅子曰。易者。聖聖傳心之典。而天人性命之宗也。是故塞乎兩間。徹乎萬世。夫孰非一氣之妙運乎。則乾始之而坤成之。形象之森列。是天地人之所。以為命而流行不息者也。兩間之塞。萬世之徹。夫孰非妙運以一氣乎。則乾實統乎坤。坤總歸乎乾。變見之渾融。是天地人之所以為性。而發育無疆者也。然命以流行於兩間。萬世也。生生而自不容於或已焉。孰不已之也。性以發育於兩間。萬世也。

化化而自不容於或遺焉。孰不遺之也。是則乾之大始。剛健中正。純粹至精。不遺於兩間。而超乎兩間之外。不已於萬世。而出乎萬古之先。浩浩其天了。無聲臭。伏羲畫之一。以專其統。文王象之元。以大其生。然皆不若夫子之名之。惟以乾知太始。而獨得乎天地人之所以為心者也。夫始曰太始。是至虛而未見乎氣。至神而獨妙其靈。徹天徹地。貫古貫今。要皆一知以顯發而明通之者也。夫惟其顯發也。而心之外。無性矣。夫惟其明通也。而心之外。無命矣。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又曰復以自知也。夫天地之心也。非復固莫之可見。然天地之心之見也。非復亦奚能以自知也耶。蓋純坤之初。動微陽。是正乾之太始。而天地之真心也。亦太始之知。而天心之神發也。惟聖人迎其機。而默識之。是能以虛靈之獨覺。妙契太始之精微。純亦不已。而命天命也。生化無方。而性天性也。終焉神明不測。而心固天心。人亦天人矣。
問自強不息。乃是乾乾。此乾乾。可是常知覺否。羅子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四

長松館藏板

既得而樂不患不能守予今也信得只要得處真的其後次第果儘在由得自家也

問易謂終日乾乾夕惕若不知乾乾二字與性性亦有分別否羅子曰乾乾性性此語泛看亦似相同但古之聖賢立言製字必是各有着落即如古人云乾坤二卦本是陰陽作易者不曰陰陽而曰乾坤蓋指其性情而言之也以此觀之則先儒謂性性為能存神明白就其體段疑定處說至易謂終日乾乾夕惕若明白就其工夫奮發處說但乾乾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七 長松館藏板

雖說工夫而不知順性之體則把捉操持或犯助長之病性性雖說體段而不知法乾之用則散漫精神又至勿忘之失若善理會性命而能使骨肉俱為渾化則其體用亦自相停妥矣

問羣龍無首乃見天則敢問天則必如何乃可得見也羅子曰據汝之問果欲見天則耶曰然曰若天則可以見而求可以問而得則言語耳目各各用羣羣龍皆有首矣寧不愈求而愈不可得也耶蓋易之象原出自文王詩之頌文王者必曰不識不

知順帝之則又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其所謂畔援歆羨者豈皆如世之富貴外物哉即汝今日欲求見天則之心是也故道岸之登不難而歆羨之忘實難帝則之順不難而知識之混實難曰若然則吾將言語知識俱不用之可乎曰即此不用之心與求見之心又何所分別也耶

問乃見天則與發兩皆中節羅子曰喜怒哀樂發皆中節此天則也但物感之來其應甚速苟毫髮踰節即其則不中此豈一時思慮所能防範而一念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八 長松館藏板

擬議所可矯強也耶即使思慮而出之矯強而合之於天則二字亦相去徑庭矣故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吾輩於斯語不可看太高遠禮記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夫赤子之心純然而無雜渾然而無為形質雖有矢人之分本體實無彼此之異故生人之初如赤子時與天甚是相近奈何人生而靜後却感物而動動則欲已隨之少為欲間則天不能不變而為人久為欲別則人不能不化而

爲物甚而爲欲所迷且蔽焉。則物不能不終而爲鬼魅妖孽矣。此等田地其喜怒哀樂豈徒失天之則亦且拂人之性。豈惟拂人之性亦且造物之殃。此處又何可着力也。耶。今日果欲天則本然。一一於感發處節節皆中得恰好。更無毫釐之過亦無毫釐之不及。停停當當成個中和。此卽後天而奉天時。順而循之而非勉強之能與卒而應之而非意見之能及。善學者於此處識得難以用功。決須猛省。逆將回轉。說道吾人與天原初是一體。天則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九

長松館藏板

與我的性情原初亦相貫通。驗之赤子乍生之時。一念知覺未萌。然後愛好骨肉熙熙恬恬無有感而不應。無有應而不妙。是何等景象。何等快活。奈何後因耳目口體之欲隨年而長。隨地而增。一段性情初焉偏向自私。已與父母兄弟相違。及少及壯則天翻地覆。不近人情者十人而九矣。今日既賴師友喚醒。不肯甘心爲物類妖孽。又不肯作人中禽獸。便當尋繹我初起做孩子時。已曾有一個至靜的天體。又已曾發露出許多愛親敬長。幾食高

飲停當至妙。的天則。豈如今年長便都失去。而不可復見也。耶。要之物感有時而息。則天體隨時而呈。不惟夜氣清明方纔發動。卽當下反求。若人言我是好人。便生喜樂。言我是禽獸。便生哀怒。明明白白停停當當。原不求毫髮分釐也。既是天體依舊還在。却須卽時發一個大大的志願。如何志願要大。蓋天的體段原無一物不容。原無一息不貫。若有外之心。便不可合天心也。此心如要萬物皆爲吾體。萬年皆爲吾脉。則須將前時許多俗情世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十

長松館藏板

念務於奉承耳目口體。徇物肆情。一付家備。汚濁雜擾。會轉移室塞。此心之虛靈洞達的東西。痛恨疾仇。惟恐其去之不速。而決之不爭焉。然後收拾一片真正精神。揀擇一條直截路徑。安頓一處寬舒地步。共好朋友。涵味優游。忘年忘世。俾吾心體段與天地爲徒。吾心意況共爲魚活潑。其形雖止七尺。而其量實包太虛。其齒雖近壯衰。而其真不減童稚。到此境界。却是廓然太公。却是寂然不動。其喜怒哀樂安得不感。而遂通。又安得不物來順

應也耶。如此喜怒哀樂以應天不國家又安得不位天地不育萬物而成聖神功化也。故細細反觀今日不患天則之不中。惟患天心之不腹。不患天心之不復。惟患所見之不真。其見既真則本來赤子之心。完養即是大人之聖人至大聖。便自然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矣。許大受用。原是生下帶來。至實又豈肯甘心於耳目口體之欲。致墮落禽獸妖孽之歸。其猛省勇往。固有挽之。而不容自己者矣。

近溪先生一貫編

長松館藏板

問大易君子體仁之意何如。羅子曰。聖賢語仁多矣。最切要者。莫踰體之一言。蓋吾身軀殼原止血肉。能視聽而言動者。仁之生機為之體也。推之而天地萬物。極廣且繁。亦皆軀殼類也。潛通默運。安知我體之非物。而物體之非我耶。譬則巨釜盛水。泉泡競出。人見其泡之殊。而忘其水之同耳。孺子入井。境界却是一泡。方擊而衆泡咸動。非泡之動也。其釜同水一機。固不能以自已也。

問體仁是渾然同體。與兼愛何別。羅子曰。體之言。

最可玩味。夫體卽身也。頭目居上。四肢居下。形骸外勞。心腹內運。而身乃成焉。愛豈無差等也哉。羅子曰。易之乾二。惟稱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蓋非此日用平常。則天命之生化。何自而顯著。人心之活潑。何自而因依。故卽此便是真誠。而天下萬世所當共為存主。外此便是邪妄。而天下萬世所當共作防閑。

羅子曰。易言脩辭立誠是學者工夫第一。

羅子曰。天地惟有是德。則日月自明。四時自序。鬼神自行。大人亦惟是德能合。則其明自生。其序自順。而其行自無不吉。誠神之幾。忽通乎微妙。化育之盛。頃塞乎寰穹。心精但自有以入。無神氣卽從無而出有矣。此無他。其聯諸根脉者。渾而融。故形諸象數者。迅而妙也。但今日訓釋合字。輒云聖人之德盛大。與天地一樣。把一個聖人來比對一個天地。豈不是兩個。就是兩個。豈不是開說也哉。聖人於此處。須知天地日月四時鬼神以及萬民萬物。萬事萬行。都總生化於一個德中。生天地鬼神卽

近溪先生一貫編

長松館藏板

是生我的生他。生民物事為。亦即是生他的生我。故他是如此而生。我亦如此而生。我是如此而化。他亦是如此而化。盡日盡夜。亘古亘今。其用克然徧滿。而了無縫罅之缺略。其理確乎真的。而絕無毫髮之增損。但吾學者。往往心粗而不克入細氣。浮而難於就裏。即其無為而無所不為也。但難謂其無。即其無不在而實無在也。又難謂其有。疑情滿腹。眩惑盈前。豈惟於大人之所以合德者。二之而不是。抑且於天地之所以為德者。漠然而不求。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三

長松館藏板

何不反而思之。大道生乎天地。天地生乎民物。民物是其生化之末。猶且身心靈妙。莫可窮詰。天地乃其生化之原。則所為凝結稀奇。又不可類推而知也耶。故知人物之身心既靈。則天地之凝成者。自當益極其靈。民物之世界且妙。則天地之凝成者。自當益極其妙。人能於是而昭然生此信心。則由信而生畏。由畏而生敬。戒謹恐懼於視聽言動之間。謙卑慈惠於接物待人之際。善則恒順天明。而克拓。不善則恒嚴天鑒而消沮。我惟天以作依。

飯。天惟我而加呵護。內之敬信愈深。則外之操持益力。我之脩為愈切。則天之注照益親。我既心天之心。而神靈漸次洞徹。天將身吾之身。而變化倏忽。融通堅如金石。精誠可貫。微若塵沙。踪跡能潛。所謂飛躍由心。而形神俱妙。固非法術之可私。而亦非思慮之能測矣。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四

長松館藏板

羅子曰。易詞原明白順暢。而說者反牽強晦之。今觀直方大為六二爻詞。且與六五相應。豈皆只從既熟之後說耶。大抵學者說經。不免心粗氣浮。故每在言句執着。而未向根源理會。故其見弗徹。而其旨弗融也。其竊謂易有乾坤。而乾則又統乎坤也。若味坤之詞而不本之乾。則其德非順。而事亦不謂之代終矣。故他爻或少參差。若二五中位。正全坤體。而默應乎乾。比於磁之吸鐵。硝之爆鏡。潛通迅速。大有甚焉。此今諸君要識直方而大之意。

只把葭灰候氣來看。其時至灰飛。便是乾出乎坤。所謂生而直也。卽此微竅而約同率土。更無分寸不生。亦無纖毫。不直。便是方而大也。其機不疾。自速。不行。自至。勢且莫之能禦。夫豈待習而始利耶。此與六五黃中通理。暢達四肢。渾然一樣。是雖天地造化之妙。而吾人學問。亦卽此而在。夫子恐人未悟。故舉爻詞而符以學問工夫。若曰。敬非他也。卽坤之直也。生生自內而中正無邪者也。亦卽所謂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也。義非他也。卽坤之方也。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十五

長松館藏板

生生直達。山中及外而方整齊一者也。亦卽所謂根心生色。四體不言而喻也。故此二句文意不宜並看。而總作一串。始可以言敬義立而德不孤。德不孤則直方而大矣。故復舉爻詞。其意又多在不習無不利。止是贊嘆。而非曰敬義至此始純熟自然也。要之世間有志學問者。說着敬義。便去講求道理。着力持守。指之曰是爲用工。說着不習而利。便要等待時候。不卽承當。指之曰是爲習熟自然。却不知自然之妙。豈是習熟之所能到。而工夫不

識性體。性體若昧自然。總是無頭學問。細細推來。則自然却是工夫之最。先處而工夫却是自然之以後處。次第旣已顛倒。道蘊何能完全。故某嘗云。爲學必須通易。通易必在乾坤。若乾坤不知合一。而能學問有成者。萬萬無是理矣。

羅子曰。嗣乾坤而卦者曰屯。易曰屯也。者物之始生也。始生必蒙。屯之文曰利見侯。我求童蒙也。故君子以經綸。又曰童蒙求我。利居貞也。亦曰包蒙吉。于是貴下賤則得民。于是受以需則光亨。世之大不幸。在無學。上下瞶瞶。爲屯爲否。君子者以躬參贊。以極昌耀。傾否亨屯之責寄焉。故曰物不可以終否。受之以同人。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十六

長松館藏板

問六十四彖未嘗言心。惟復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何如羅子曰。宇宙之間。總是乾陽。統運吾之此身。無異於天地萬物。而天地萬物亦無異於吾之此身。其爲心也只一個心。而其爲復也亦只一個復。經云復見天地之心。則此個心卽天心也。此心認得零碎。故言復亦不免分張。殊不知天地無心。以生

物為心。今若獨言心字。則我有心而汝亦有心。人有心而物亦有心。何啻千殊萬異。善言心者。不如把個字來替了。他則在天之日月星辰。在地之山川民物。在吾身之視聽言動。渾然是此生生為機。則同然是此天心為復。故言下着一生字。便心與復即時混合。而天與地。我與物。亦即時貫通。聯屬。而更不容二也已。或曰。如先生言復亦甚簡易。如何本文却又曰復亨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反費許多言說。耶。羅子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七 長松館藏板

是類。他說敦復迷復。我却不知是敦是迷。曰子亦。是復。但顏氏則不遠。而子獨稍遠。爾蓋此之不遠。即道不遠之遠。非是差失不久而遂反正也。蓋天地之氣。原只陽剛健運。健運則須周迴。周迴則成往。返止緣他健甚。故往則舒張溥博。化凝坤厚。然反則輕清快便。自是陽明。故卦辭替復以亨者。因前則往而不利。而此則出入無疾也。出入無疾者。以來爻皆反復陽道。陽道既反來於七日。則其往焉有不利也哉。其象之以剛反。剛長順行。總是其行以乾天剛健。生生不息之心。於此畢露。而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也。中有善治易者曰。甚哉先生之深於言易也。但不止卦辭為然。即爻之為爻。其辭亦無不本於卦象而發揮之也。羅子曰。果然。蓋易之一字。原止乾陽變化而成六十四也。今觀剝復相連。復之下爻。即剝之上爻。引而伸之。而不俟他取。故其復為不遠。而爻辭謂以脩身者。即所謂反求諸身。把柄在手。而樂莫大焉者也。二爻之休吉者。亦言陽行之生長順通。二維陰。不敢為泥。且

能下就于初之仁也。三則進而又進。義氣奮厲。是謂復之頻而無咎也。至於上卦之四。則正應下卦之初。而且居乎四陰之中。故中行獨復。而惟陽道之從矣。至五爻之敦。則卽二之休而安且成焉。以自考之得乎順且中也。夫復至於敦。雖言乎人之善承乎天。而實言乎天之善體乎人也。如是則宜物物之皆春。而人人之皆聖矣。然物可以皆春。而人則難以皆聖。何則。天之體物無不周。而人之奉天多不悟。善哉孟夫子之言曰。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是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夫曰終身由之。則陽明之復。何嘗頃刻離人。然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則人在復中。又何嘗頃刻而不自迷也。耶。故其詞以國譬心。而言天君之失職。以師譬學。而言十年之不克征。要之其凶且災者。非謂其終迷而不復。乃是在復而自迷。不然。豈至終爻而尚有不復者哉。或又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還是實事。亦是取象。羅子曰。是因象以爲事。而實盡人以奉天也。蓋雷潛地中。卽

陽復身內。幾希隱約。固難以情意取必。又豈容以知識伺窺。故商旅行者。欲有所得者也。后省方者。欲有所見者也。不行不省。則情志識泯。情志識泯。則人靜天完。而復將漸純矣。予今切切然。若謂有端可求。皇皇然。若謂有象可覩。是則商旅紛行。而后省。傍午也。復何自而能休且敦。耶。曰。據先生所言。似謂吾身本自有復。但某嘗反觀胸中。固有炯炯之時。乃不久而昏惰。固有循循之時。乃不久而踈妄。豈真陽既復之後。更如其不一耶。曰。君子之學。原自有個頭腦。所謂頭腦者。卽一省之有。臺。而君家合宅之有主人也。將帥登壇。然後卒伍自肅。家翁正位。然後婢僕自馴。若頭腦一差。無怪學問之難成矣。今子不能以天理之自然者爲復。而獨於心識之炯然處求之。則天以人勝。真以妄奪。子試反而思之。豈嘗有胸中炯照。能終日而不忘耶。事爲持守。能終日而不散耶。卽能終日夜則必睡着矣。曰。果是夜間魂夢紛擾。不能禁。當尚望指教。如何。乃得頭腦。曰。頭腦。豈是他人指示得的。

近溪先生二價編 卷一 長松館藏板

近溪先生二價編 卷一 長松館藏板

請子但渾身視聽言動都且信任天機自然而從前所言的胸次之炯炯事務之循循一切不做要緊有也不覺其益無也不覺其損久則天自爲主人自聽命所謂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矣時此友尚未釋然羅子再叩曰子今於復更覺何如曰某在此坐飲食只是惶恐無地羅子曰子今惶恐甚的曰自古賢聖如何便皆能復我輩如何便不能復今須去其不如聖賢以就其如聖賢者而惶恐乃釋也羅子曰子今此意又是遠以求復而非反身近取矣譬則一株樹有枝葉有根本枝葉則愈尋而愈遠根本則愈探而愈近子謂去其不如聖賢以就其如聖賢此則何年乃能得盡何年乃始如得來此之謂愈遠而愈難也若能反身密察今時坐而飲食此個惶恐何自而生豈非天機自動而爲復耶又豈非復自吾身而不遠耶又豈非雷在地中已力莫之能與而已見莫之能窺也耶子若從此直信不疑則持循之力且可放下便是商旅不行而外者不入矣炯然之功亦將無用何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王

長松館藏板

是后不省方而內者不出矣物欲無擾意見不萌子身不渾是個復而子復不渾是個身也耶

或又問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其意何如羅子曰此聖人學問喫緊第一義也切不可輕易而說常見學者每謂陽初生而微豈全未聞虞廷所謂道心惟微矣乎蓋心不微則不得謂之道而幾不微亦不得謂之陽也故曰純粹以精又曰潔淨精微又曰誠神幾曰聖人也故商旅之行欲有所得者也后之省方欲有所見者也今果會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王

長松館藏板

得此心渾然是一太極克天塞地更無一毫聲臭徹表徹裏亦無一毫景象則欲得之心泯而外無所入欲見之心息而內無所出如此則其體自然純粹以精其功自然潔淨而微其人亦自然誠神而幾以優入聖域莫可測識也已

羅子曰易謂兌說爲朋友講習夫朋友以人合之倫也而講習且云至樂若於父子兄弟復志同道合則霄壤之間何物可勝此耶

問易首乾坤而乾坤必先易簡羅子曰乾以易知坤

以簡能今謂易簡為乾坤所先果是有見但細細
看來學問固有先後而其中尤有根原論此二句
則知能又有根原也蓋言易則必有難言簡則必
有煩今世學者每耽靜趣而事為多至脫畧未必

非此誤之殊不思本經云德行恒易以知險恒簡
以知阻險阻則煩難未嘗可畧也又云易簡而天
下之理得理以天下則亦未嘗脫畧乎煩難也惟
是知能則有尾俱皆徹透易而可該難簡而可該
煩所謂一以貫之而為聖學之全者也雖然此知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長松館藏板

能二字本是易經精髓然晦昧不顯將千百年于
茲矣古今惟是孔孟兩人默默打得個照面如曰
不慮而知其知何等易也然赤子孩提孰知之哉
天則知之爾不學而能其能何等簡也然赤子孩
提孰能之哉天則能之爾想當初孟子只是從赤
子孩提此處覷破便洪纖高下動植飛潛自一人
以及萬人自一物以及萬物自一處以及萬方自
一息以及萬載皆是一樣知能皆是一樣不慮不
學豈不皆是一個造化知能之所神明而不測也

哉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今
世學者於赤子之良知良能已久廢置不講於孟
子性善一言則咸疑貳不信又安望其潛通默識
而上達乎乾坤之知能也哉有志者盍圖之

問乾坤知能世人久不講求今欲講求敢請指示個
入處羅子曰天之與人其體原是一個則所知所
能其機亦原是一般今且於人的知能講得明白
便造化知能不愁無入處也曰今世學者童而習
之至老未休何嘗一時不求知不求能哉羅子曰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長松館藏板

予聞此語當為捫心浩嘆夫世之學者童而習之
至老未休何嘗一時得少見所知少見所能哉曰
如此說來豈是人有兩樣知能哉曰知能果有兩
樣曰既有兩樣請明白分別曰若粗淺分別則知
有至大的能亦有至大的今則忘其大而却求其
小矣知有至久的能亦有至久的今則又棄其久
而却求其暫矣曰意想先生之所謂知是良知所
謂能是良能也但良知良能何以見其大且久之
為至極耶曰自中國以及四夷自朝市以及里巷

無人。不有此知。無人。不有此能。何等其大。自晨興。以至夕寢。自孩提。直至老耄。無時不用此知。無時不用此能。何等其久。此個知能。平舖徧在。人間。洋溢。克乎。宇內。性之原。是天命。率之便。作聖功。爭奈他。知則自然。而知。不假些子。思想。能則自然。而能不費些子。學習。故有知之實。無知之名。有能之用。無能之跡。究竟固云。久大。當下却似。枯冷。後世有志之士。捉摸。這個不着。遂從新去。學問。以開明其心。而求個。知從新去。效法。以力作于已。而成個能。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五

長松館藏板

其功夫比之不慮之初。更有許多意趣。比之不學之始。亦更有許多執持。遂的確信。其爲入聖途徑。以更相授受。傳至於今。敷陳訓誥。蔓延解說。豈止汗牛充棟。亦且浹髓淪肌。誰能起孔聖於九原。謂其四書五經之知能。不是如今日之集說講套所云云也哉。曰據先生所言。今之爲學。果是人自爲。聞人自爲。見其知能之纖細。而不可語大。果是着力則存。不着力則失。其知能之間斷。而不足語久。但不識到得純熟之時。亦能成道入聖否。曰世間

各色伎倆。熟極皆可語聖。况以道而爲學乎。予於此處極是判斷分明。故曰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可見聖人萬千不同。天道則難得賂合。所以浩然一章。歷敘今古賢聖。而願學只孔子一人。至表揚孔子。則又只聖之時也。一句。卽中庸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以窺測底裏。卽曰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又曰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則聖人之言行動作。其時之足以世爲天下法。則去處已。是人人所共見。聞人人所共信。順而昭彰莫掩。若乃其時之所由來。究極中藏底裏。如許之大。如許之深。竟不想去討求探索。果是作何境界。作何端倪。能使造化常出此時。以妙應無方。能使聖人常率此時。以泛應曲當。所以世人認識知能。止泥滯知能之跡。而不求知能之蘊也。此今欲得其蘊。說他無知。却明白曉了。毫髮不差。說他無能。却活潑周旋。纖微悉舉。說他有知。却原非思慮。雖分曉而實冥昧。說他有能。却原非勉勉。雖活潑而實渾淪。似有而不容以有執。似無而不至於無忘。將謂幾屬於人。而人力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五

長松館藏板

殆難至是將謂幾屬於天而天心渺不可窮如此
看來果是這個知能言思路絕而難輕以名狀也
曰此在吾輩固是難言不識古先聖人實有諸已
者其言之又當何如也曰聖人之論具在四書五
經吾獨深喜周公之頌文德曰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夫窮索以為知分別以為識皆吾人之作而致
其聰明者也今日不識不知則森列目中者不一
時而俱泯也耶帝固尊高難見則實日監在茲然
皆吾人之忽而委諸茫蕩者也今日順帝之則則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毛 長松館藏板

知能之深遠者不隨處而畢露也耶夫塵念既息
則神理自彰天德出寧則造作俱廢其機固每相
乘除也况吾夫子自言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
夫問於我空空如也孟子自言我善養氣至大至
剛浩然塞乎天地之間此與周公之言文德者不
先後而一揆也哉有志於聖神造化之蘊者其尚
於是而竭才究心也已

羅子曰乾坤之為德也渾涵於穹宇之外而綿密於
纖悉之微至一以神其樞而萬有之咸備至靈以

寂其應而百慮之糾紛是以知至知終固知以該
乎其能而庸言庸德實能以顯乎其知君子之所
以進德者進乎此也所以居業者居乎此也所以
終日自強而不息于誠者不息乎此也至是則乾
乎乾而坤將自統坤且統矣而况於六十有奇之
卦三百有奇之爻耶故善言法天者必曰純陽善
言學聖者必曰通明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天 長松館藏板

問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何分別如是羅子曰乾坤之
德只是知能兩字其實又只是知之一字蓋生天
生地生人生物透體是此神靈為之變化以其純
陽而明故也然陽之所成處即謂之陰而陰陽皆
明以通之所以並舉而言則曰乾以易知坤以簡
能又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及兼統而言於乾則
曰德行恒易以知險於坤則曰德行恒簡以知阻
究竟陽之初動為復而曰復見天地之心是復則
明統乎姤曰復以自知是能則又果屬乎知也已
問精氣為物游魂為變其意何如羅子曰精氣為物
便指此身游魂為變便指此心所謂形狀即指身

也。因魂能游。所以始可以來。終可以返。而有生言死矣。然形有生死。而魂只去來。所以此個良知靈明。可貫通晝夜。變易而無方。神妙而無體也。曰魂之游。既聞命矣。不知其游而去也。果真有天宮地府之說耶。曰。四書五經其說具在。固不必遠求也。論語曰。咨爾舜。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又曰。予小子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敢蔽。又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明乎郊社之禮。治國其如視諸掌乎。則帝天后土。敢謂其無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五

長松館藏板

耶。又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又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又曰。予仁若考。能事鬼神。又曰。乃命于帝庭。用能定爾子孫于地下。又曰。茲殷多先哲。王在天。則魂之游於天宮地府之間。又敢謂其無耶。後世只因認此良知面目不真。便謂形既毀壞。靈亦消滅。遂決言人死不復有知。將謂天地神祇亦只此理。而無復有所謂主宰於其間者。嗚呼。若如此言。則今之祭天享地。奉先祀神。皆只叩拜一個空理。雖人之賢者誠敬。亦無自生。至於愚者。則怠慢欺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三

長松館藏板

侮肆然而無忌矣。其關於世教人倫甚不小。故不敢不冒昧詳說也。知我罪我。其共亮之。曰細領所言。果孔子於鬼神嘆其德盛。體物不遺。洋洋如在上。如左右矣。何他日又曰。敬鬼神而遠也。曰夫子於鬼神深嘆其德之盛。豈有相遠之理。且洋洋在吾上。在吾左右。體物而不遺也。又誰得而遠之。竊意遠字不作去聲。正是幽深玄遠。如中庸引詩所謂神之格思。不可度思之云也。如此則不惟已之敬謹益至。而語事之意亦恐無所施矣。語意更覺安帖。

羅子曰。吾人之生。原陰陽兩端合體而成。其一則父母精氣。妙凝有質。所謂精氣為物者也。其一則宿世靈魂。知識變化。所謂游魂為變者也。精氣之質。涵靈魂而能運動。是則吾人之身也。顯現易見。而屬之於陽。游魂之靈。依精氣而露知識。是則吾人之心也。晦藏難見。而屬之於陰。交媾之時。一齊俱到。胎完十月。出生世間。其赤子之初。則陽盛而陰微。心思雖不無。而專以形用也。故常欣笑。而若陽

和亦常開爽而同朝日又常活潑而類輕風此陽之一端見於有生之後者然也及年以長則陰盛而陽微雖形體如故而運用則專心思矣故愁感而欣笑漸減迷蒙而開爽益稀滯泥而活潑非舊此陰之一端見於有生之後者然也人能以吾之形體而妙用其心知清淡而詳明流動而中適則接應在於現前感通得諸當下生也而可望以入聖歿也而可望以還虛其人將與造化為徒焉已矣若人以已之心思而展轉於軀殼想度而遲疑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三

長松館藏板

曉了而虛泛則理每從於見得幾多涉于力為生也而難望以入聖沒也而難冀以還虛其人將與凡塵為徒焉已矣或曰如君之論是以身為陽而在所先以心為陰而在所後乃古聖賢則謂身止是形心乃是神形不可與神並况可以先之乎曰子惡知所謂神哉夫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亦超萬物而為言者也陰之與陽是曰兩端兩端者即兩物也精氣載心而為身是身也固身也固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而具備焉者也靈知字身而

為心是心也亦身也亦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而具備焉者也精氣之身顯於晝之所為心知之心形於夜之所夢然夢中之身即日中之身但以屬陰散其氣弱其象微雖弱且微而較之日中之舉止毫髮則無殊也日中之身即夢中之身但以屬陽故其氣健其體克雖健且克而較之夢中舉止毫髮亦無殊也是分之固陰陽互異合之則一神所為所以屬陰者則曰陰神屬陽者則曰陽神是神也者渾融乎陰陽之內交際乎身心之間而充溢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三

長松館藏板

瀰漫乎宇宙乾坤之外所謂無在而無不在者也惟聖人與之合德故身不徒身而心以靈乎其身心不徒心而身以妙乎其心是謂陰陽不測而為聖不可知之神人矣或者憬然悟曰孔夫子之從心所欲不踰矩孟夫子之存心養性以事天是誠陰陽合德而神之乎其為心也哉亦神之乎其為身也哉

羅子曰易言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下却繼之以神無方而易無體蓋神易是心知微處微則入裏而所

次渾融。方體是心知顯處。顯則發外而益加昭著。顯微雖均屬心知。而爲用則互相勝負。吾人日中不免應酬事物。事物則必有方體。方體是以顯而彰其微也。故心知在日中。人人有之。而人人亦習見之。所以自夜而通之日也。不難言矣。吾人夜間必須安舒意氣。意氣則神易自然。自然是以微而含其顯也。故心知在夜間。雖人人亦皆有之。而人人却皆忘之。所以自日而通之夜也。實難言矣。今人亦自心麓而不細察。若細察則夜間當更精妙。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三

長松館藏板

問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今欲知此日用。却不也。與仁智之見相似耶。

虛中有應之者曰見之與知。自是兩樣。見原敵知。不過故善學者須要不落見聞。或又辨曰。聖賢道統亦云見而知。易亦云乃見天則。復見天地之心。故道理須當活看。豈可盡謂不落見聞。羅子曰。二子之論。意本相通。而語自矛盾。蓋不落之云。卽所以爲活。而所云活看者。亦卽不落之別名也。若理會得活。則見下是聞。聞亦是知。何有兩樣。何得復爲相敵。若不活而落於一偏。則豈惟見聞有妨於知。卽知亦未嘗不自病自窒也。又豈待見聞而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三

長松館藏板

始相妨也耶。或者又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某謂聖人其初也要知識。久則知識忘而不用也。羅子曰。此理也。須活看。所云不知識而順天則者。非全不用知識。正是不着人力。而任天之便。以知之識之。云爾。蓋心之應感。若非知識。則天則無從而顯。且見也。或者復曰。天則之知。不慮而知。此只本體之知也。若非用思慮工夫。則本體之知。亦安能以擴而克之耶。羅子嘆曰。世俗云驢頭不對馬嘴。言物之各從其類也。夫心體固須擴克。但本體之知。

原出不慮則擴克之工。又豈容閑思而雜慮為哉。大學謂慮而后得。而必先之曰安而后能慮。慮非靜定之慮。而求夫體之得也。其真驢頭而對馬嘴也哉。

或問百姓日用而不知。羅子曰。不著不察耳。譬諸礪石。與銀無別。所爭者火力光彩耳。友曰。某知之矣。曰。不知時是百姓能知時。即聖人矣。羅子曰。知後方可聖也。蓋良知心體神明莫測。原與天通。非思慮所能及。道理所能到者也。吾人一時覺悟。非不

近溪先生一頁編入

長松館藏板

恍然有見。然知之所及。猶自膚淺。比後須是周旋師友。優游歲月。收斂精神。以疑結心思。思者聖功之本也。故思曰。睿者通微之理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方可言通。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方可言微。至此。則首尾貫徹。氣象渾融。覺悟之功。與良知之體。如金。如火。色。煅煉一團。異而非異。同而非同。但工夫難妙。去聖則尤遠也。會眾愕然曰。如何猶不足。以語聖耶。曰。觀於孟子所謂大而能化。神不可知。則聖人地位。亦自可以意會也。

問夫子贊易曰。生生之謂易。夫曰生。則知與能俱備矣。何以於乾則多說知。而坤則否耶。羅子曰。乾坤原是合體。知能亦是互用。但乾則專是陽明。而坤則不免陰晦。乾知便清妙。而足以始乎坤。坤雖厚實而止。是終乎乾。所以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百姓豈全無知識。奈行不著。習不察。能勝而掩其知。陽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則貫總日用皆屬於知。是以知勝而掩其能。故乾坤

近溪先生一頁編入

長松館藏板

皆易也。知與能皆天所以與我也。先事乎知。則日入清妙。而聖神可幾。反是則百姓日用。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適者眾矣。有志於學聖者。其尚慎所先哉。

問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雖似有個體用。恐終分析不得。羅子曰。此心在人。原是天地神理。寂之與感。渾渾。渾具在。言且難以着句。况能指陳而分析之也耶。但其妙用。則每因人互異。故即心而言。其初只是一樣。若即人而論。則世固有知為學。與不知為學。

之分。人之爲學。又有善。月功。與不善用功之別。不知爲學者。姑置勿論矣。卽雖知爲學者。而工夫草率。則亦往往不向本源。求個清空。輒於未流。門之。或當無事之時。而着意張主。或於有感之際。而盡力祛除。然見未透徹。把捉愈難。不惟寂體背馳。卽感應亦未能順安也。已。惟夫明睿過人。資近上智者。則工夫不肯妄用。而汲汲以知性爲先。究悉名言。詢求哲士。體察沉潛。而性命之蘊。能默識心通。便自朝至暮。縱應感紛紜。却直養無害之功。如如自在。靜定不遷之妙。寂照圓通。世人則終身滯泥於感應之偏。而至人則無日無時而不從容於不動之中矣。曰。今世有強執者。雖心體未透。然工夫深久。亦能事變不動。難說其終不能寂也。曰。此心至靈。何所不有。若果強而求之。豈惟事變不動。禪家二乘者流。其坐入靜定。固千百餘歲而一念不起。然自明眼觀之。終是凡夫。而此心真體則毫無相干也。可不慎歟。

問。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何如。羅子曰。易有太極是夫。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長松館藏板

長松館藏板

子贊易之詞。非易也。外又有個太極懸在空中也。卽如周子云無極而太極。又是贊太極之詞。亦非太極之外。又有個無極懸在空中也。曰。然易何以便謂之太極也。耶。曰。竊意此是吾夫子極深之見。極妙之語也。蓋自伏羲文周三聖立畫顯象之後。世之學者。觀看便謂太虛中實實有個乾坤並陳。又實實有個八卦分列。其支離破碎。寧不重爲斯道病耶。故夫子慨然指曰。此易之卦象完全。只是太極之所生化。蓋謂卦象雖多。均成個混沌東西也。若人於此參透。則六十四卦原無卦。三百八十四爻原無爻。而當初伏羲仰觀俯察。近取遠求。只是一點落紙而已。此落紙的一點。却真是黑董董而實明亮亮。真是圓陀陀而實光燦燦也。要之伏羲自無畫而化有畫。自一畫而化千畫。夫子則將千畫而化一畫。又將有畫而化無畫也。已。

或曰。天者羣物之祖。其妙變化而行鬼神。通人心而善應感。亦無足爲異矣。茲欲祈天求命。不識亦有其要乎。否。羅子曰。約哉問乎。蓋天地之大德曰。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長松館藏板

長松館藏板

是生之為德也。脉絡潛行。樞機統運。上則達乎重霄。下則通乎率土。物無一處而不生。生無一時而或息。善學者於所遇也。而能先開。是見於所見也。而能悉顯。是機活潑。滿前歡欣。盈榭於已。固欲其生。然不惟於已已也。而人亦欲其並生焉。於人固欲其生。然不惟於人已也。而物亦欲其同生焉。夫物無不生。天之心也。生無不遂。天之道也。吾心其心。而道其道。是能與天為徒矣。夫既與天為徒。則感應相捷影響。而長生不為我得耶。所謂根苗花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長松館藏板

實。共貫同條。有是真種之投。斯有妙果之結也。或曰。天之與我。三綱五常。百行萬善。而我之事天。乃專在好生之一端。何哉。曰。子獨不觀夫孝弟乎。夫孝弟固綱常之最大者。然子之事親。弟之事長。其無方之養。先意之承。非不悉且備也。然均之乎欲延其生而壽之焉耳。夫壽也者。豈惟子日期諸其親。弟日期諸其長。即親長亦日所冀望於其子弟也。已。夫惟其情之同深。故其念之獨至。而所以為孝且弟者。必歸之矣。豈獨孝弟為然哉。推而君臣

而夫婦而朋友而萬民而庶物。固無一而不在好生之中。亦無一而或出於存心之外。近而即之。若云庸行之常。遠而通之。實稱太上之德。又要其極而言之。則成乎變化之神。而妙乎情識之表。甘泉之味。或湧見枯庭。雙鯉之躍。或日呈水凍。萌竹笋於寒冬。女天姬於凡世。彼愚夫愚婦。且誠感而神應焉。而况於有道之士。至人之授受者乎。子固可以直信而無疑。坦行而無泥也已。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長松館藏板

羅子曰。孔子替易說伏羲。仰以觀天。俯以察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此雖是說伏羲。却即說他自己。你相聖賢用心。是何等周悉。勤學問。頭腦安得而不得。確或曰。道體本自克塞。必如孔子言說。方見其用昭著。羅子曰。言者心之聲也。未有不得其言而能得其心者。今我聽子之言。不止自欠真切。即孔子當日一段精神。亦覺冷淡無味了。豈知聖人老實專至其心。終日終夜。只為此一事也。耶曰。只為何事。曰。其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只為要通神明之德。要類萬物之情。即如神

農平生盡嘗百草。德。將來。靈丹。法。續。本身。慧。一。世。凡。胎。而。共。躋。壽。域。未。享。天。福。也。要。之。靈。丹。之。料。散。在。百。草。學。問。頭。腦。含。藏。造。化。妙。在。善。自。用。心。者。信。三。竟。符。之。既。能。統。萬。為。一。復。能。一。貫。於。萬。豈。似。吾。儕。悠。悠。度。日。而。漫。漫。為。心。也。哉。曰。某。聞。師。言。心。下。覺。得。明。了。曰。明。之。一。言。更。是。難。說。若。有。意。見。曉。了。以。為。明。者。亦。有。心。神。孚。契。而。為。明。者。若。果。神。相。孚。契。則。言。入。汝。心。即。同。金。投。大。冶。火。力。猛。熾。金。質。頓。融。雖。千。片。百。星。項。成。一。團。液。汁。而。光。彩。洞。然。燁。奕。也。若。炭。火。與。金。塊。尚。相。抵。牾。則。其。照。耀。雖。明。而。其。光。精。則。猶。未。徹。也。汝。輩。聞。道。能。常。常。如。是。反。觀。又。何。患。頭。腦。之。不。為。吾。有。也。耶。

問。先。生。復。如。何。見。示。羅。子。曰。今。在。天。日。之。下。正。好。仰。觀。天。文。曰。果。然。都。在。吾。目。中。矣。曰。如。此。便。叫。做。觀。耶。曰。既。說。着。觀。便。即。是。觀。了。又。更。有。何。言。說。曰。如。何。若。是。快。當。曰。弟。子。心。目。原。也。明。見。天。日。今。遇。提。撕。便。自。覺。是。仰。觀。也。已。曰。吾。子。此。語。於。聖。訓。全。在。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長松館藏板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易經

順安也。蓋他文句原說仰觀天文。據汝初說都在目中。是精光之照察廣處。次說觀即觀了。是心日之感應神處。次又說得我師提撕而然。是人己之相通無間然處。其發摠底蘊。總是觀目之文。而非觀天之文也。此無他。蓋由平時習氣已熟。開口多作渾話。却不知聖賢精神不離當下。其稱物如衡星。分厘不至差爽。應響如空谷。洪纖互共低昂。問天便答以天。問人便答以人。念念點水滴凍。而言言擲地金聲也。故易論君子自強不息。只在忠信以進德。脩詞立誠。以居業。二句。然則學者之於言語。而可容一毫苟且乎哉。

問。復。何。以。自。知。哉。羅。子。曰。有。生。而。知。之。者。矣。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者。也。有。學。而。知。之。者。矣。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有。困。而。知。之。者。矣。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而。雖。愚。必。明。者。也。曰。孔。子。何。以。學。而。知。之。也。曰。孔。子。志。於。學。學。乎。大。學。者。也。學。大。學。者。必。先。於。格。物。格。物。者。物。有。本。末。於。本。末。而。先。後。之。是。所。以。格。乎。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長松館藏板

五二七

物者也。曰格物之本末。何以遂能獨復而自解也哉。曰古之平天下者。必先治國。治國必先齊家。齊家必先脩身。是天下本在國。國本在家。家本在身。於是能信之真好之篤而求之極。其敏焉。則此身之中。生生化化。一段精神。必有倏焉。以自動奮。然以自興而廓然。渾然以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而莫知誰之所為者。是則神明之自來。天機之自應。若鏡砲之藥。偶觸星火而轟然雷震乎乾坤矣。至此則七尺之軀。頃刻而同乎天地一息之氣。歛忽而

近溪先生一貫編

長松館藏板

塞乎古今。其餘形骸之念。物欲之私。寧不猶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哉。故大學一書。是孔子平生竭力六經而得的受用。如病人飲藥。已獲奇效。却抄方徧施。以起死回生乎。百千萬眾也。後世切不可只同其他經書看過。當另作一般理會。久久有個獨復自知之時。方信予言為不謬也已。

羅子曰六十四卦。統總三百八十四爻。其爻皆是虛位。故謂之曰六虛。惟大明之終而始也。斯六位時成矣。明謂之知。大明之所始。謂之復。以自知也。復

之一爻。次第成三百八十四爻。而卦氣周。即冬至一日。次第成三百六十日。而歲功成。所以夫子許顏氏庶幾乎復者。以其知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也。天下歸仁。即卦氣周而歲功成矣。

或曰。何卦氣歲功之數不同。豈歲功之外。又有卦氣耶。羅子曰。乾坤主體。坎離主用。然統總只顯出一箇陽之純處。知之明處。則前四卦之二十四爻。皆當主體。而流行化生。亦止三百六十爻。正所謂三百六十日也。

近溪先生一貫編

長松館藏板

羅子曰。明字與易字。皆用日月二字為之。明以日月相並。正顯陰陽之體。而易以日月相函。却顯陰陽流行之用也。故天以日月。時時盡卦爻。而人莫知。聖人以卦爻。時時象日月。而人莫測。卦爻者。日月運行於天上之度數也。十一月中。日在地之極下。處。月在天之最上處。冬至一復。則日從地而漸上。月從天而漸下。日上一百八十遭。而五月中。則陽不得一百八十爻耶。其時月在地之極下處。日在天之最上處。夏至一姤。則月從地而漸上。日從天

而漸下。日上一百八十遭。而又十一月中。則陰不
得一百八十爻耶。

問月是每月周天。恐與日不同。羅子曰。行雖不同。望
則有定。蓋夏至望在地極下處。冬至望在天極上
處。如此定來。方見其與日交相上下也。

問日月卽是陰陽。陰陽卽是日月。然聖人畫卦。不曰
日月。不曰陰陽。而乃名之曰乾坤。何也。羅子曰。此
只看一易字。則卽得乾坤二字之意矣。蓋易是日
月相函而成。且日居上而月居下。函月而居上。則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星

長松館藏板

尊而善於統矣。尊統乎陰。則陽非專陽。而陽不足
以名之也。函日而居下。則卑而善於從矣。卑從乎
陽。則陰非獨陰。而陰亦不足以名之也。故曰天尊
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所以聖人仰
觀俯察之餘。著他一個乾字。則陽德便頃刻極其
尊貴。而其於陰也。更何有不統耶。著他一個坤字。
則陰德便頃刻極其卑賤。而其於陽也。更何有不
從耶。統而從。從而統。則日月雖兩體。而合一體。陰
陽雖二用。而成一用。造化自此而可成。鬼神自此

而可行矣。譬如女在母家。便只叫做女兒。男在父
家。便只叫做男兒。兩下如何成得。若男既婚。則當
叫男作夫。但一叫夫。而男卽可以兼女矣。女既嫁。
則當叫女作婦。但一叫婦。而女卽可以兼男矣。聖
人彌綸天地。出入造化。惟在一命字之間。豈非至
神至妙之道也哉。

羅子曰。性之爲性。乃乾坤神理。無善亦無不善。無不
善而亦無善。所謂上天之載。聲臭俱泯。而爲善之
至焉者也。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中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星

長松館藏板

庸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體物而不可遺。夫惟不
見不聞。而寂然不動。是以能爲天下至無。夫惟體
物不遺。而感通天下之故。是以能爲天下至有。爲
天下至無。則豈惟不善。非其所有。卽善。亦何所得
而有也。爲天下至有。則豈惟善。其所能爲。卽不善。
亦何所不能爲也。但感通其用。固雖千變萬化。而
莫可窮極。然不動其體。實則亘古亘今。而毫髮未
或變遷也。聖人窮理至命。故常存吾性至善之本
原。以御物感參錯之萬用。所以立言垂訓。純粹精

詳可為至善之準則。且轉移化導。舉世甄陶。而又為不善者之再造。依歸也。諸子勿謂性理神化難言。姑就此身形體觀之。夫吾之形體。自有生之初。內而五臟六腑。外而九竅百骸。其精華充滿。而定其充滿之量。其血氣周旋。而莫覩其周旋之跡。是即所謂寂靜之元。而不動之神也。其善於調攝。而順適之。則視聽云為。起居食息。其快活何啻百千萬樣。其妙用也。其不善保護。而乖違之。則口眼從而歪斜。手足或相拘攣。其症候亦何啻百千萬。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長松館藏板

樣其奇怪也。然此等妙用。此等怪狀。則皆初生無量精華之所自克。亦皆其初生無迹血氣之所自運也。故古來名醫之製方治病。咸從無病之處治之。如痿痺在左。則鍼其右。或右則又于其左。而取之。如沉痾在下。則開提其上。或上則又于其下。而通之。是雖其為術之精。然實先於為見之透。蓋的知夫此身之不病者。其全體。而病者。其一節也。此身之無病者。其真常。而病者。其一時也。故長善以救失。則失無乎不救。昭德以塞違。則違無乎不塞。

張世教之善則也。

羅子曰。易以乾為體。乾以復為用。夫乾純粹以精。而天地人之性之至善。至善者也。乾之善。神妙不可見。而幾見於復。大易爻凡三百八十有奇。雖兼閏以成歲。而始諸冬至之一日。冬至元陽一復。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四時行。百物生。斯其稱純粹以精。為性善。善之至也。且也。我夫子五十而學易。繼乾坤資始養生。而昌言曰。大德曰生。又曰。生生之謂易。夫子以易為學。以學為教。易則生生。生生則日新。日新則學不厭。學不厭則教不倦。不厭不倦。則其德曰仁。夫唯仁。斯其人曰聖乎。故夫子示天下萬世求仁之旨。必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夫親親為仁之大。其仁大。則其人亦大。其學斯名大人之學也。已。是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則老老而民興孝。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則長長而民興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則恤孤而民不倍。此之謂仁於家。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長松館藏板

而齊仁於國而治仁於天下而平若運掌而無難者。要之孩提知愛少長知敬未學而嫁知養子是人人能仁者也。人人能仁是乾乎乾而機自不息性乎性而生惡可已。所謂萬物皆備我。可人人可天不越一已而天地人物一以貫。故已能已焉。是謂中行獨復。中行獨復。惟顏氏之子庶幾。夫子所以語之曰克已復禮。又曰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信哉復其見天地之心矣乎。蓋一陽元氣從地中復所謂由乎已。黃中通理正位居體也。由是視聽言動一之於禮。由是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天下國家視諸掌。則美在其中。暢四肢發事業。是美之至。善之極。顏氏之子。真聖於復。復而聖者乎。下是唯孟軻氏可欽之善。信有諸已。夫惟信而後能克。未有克而不始於信者。一信乎已。即而美而大而聖神。斯可言克之全功也已。甚矣哉孟之似吾顏氏也。甚矣哉軻之善學吾夫子也。

問孔子於易言復而未嘗言禮。乃告顏子而必曰復禮者。何也。羅子曰。復者。陽而明者也。黃中通理正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學九

長松館藏板

位居體。是身之陽所自明也。暢於四肢發於事業。是陽之明所必至也。故禮曰天理之節文。而又曰禮時為大。順次之。夫復則天。天則時。時則順而理。順而理則動容周旋四體不言而默中。帝則節而自成乎文矣。復在乎已也。天安得不動之而為禮也耶。是以孔孟立教。每以仁禮並言。蓋仁以根禮。禮以顯仁。則自視聽言動之間。而克之。止久速之際。自將無可無不可。而為聖之時也已。

問復之禮也。固所以為聖之時。然何以曰復陽而明也耶。羅子曰。易之為道。統天徹地。純乎陽也。純乎陽者。統天徹地。神而明者也。人為天地之心。故神而明之。必存乎其人。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者。復見乎天地之心者也。故曰中行獨復。又曰復以自知。夫獨復自知。則能以易而知矣。以易而知。則能知太始而作成物矣。然則復也者。又豈非陽而明也哉。

或又問易為聖之時也。果為有據矣。不知如何將此時習。將此立教也。羅子曰。乾行之健。即時也。自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學九

長松館藏板

不息即習諸已而訓諸人也。初九以至上九。即時也。潛而勿用。以至亢而有悔。即習諸已而訓諸人也。推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時也。皆所謂天之則也。亦皆是習諸已而訓諸人。奉天則以周旋。而時止時行。時動時靜也。推之即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中節之節。亦即大學致知格物之格也。又推之禮樂之損益。春秋之褒貶。詩書之性情政事。更無出於時字之外者矣。先儒曰易其五經之原乎。不明乎易而能通五經者。難且甚矣。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長松館藏板

問虞庭人心道心可與乾坤亦相類乎。羅子曰此言雖屬比擬。然亦有可類推者。即如乾初說個潛龍。龍則何等微妙而難見也。坤則初說履霜堅冰。冰霜則何等重滯而易危也。曰乾坤渾是合體。若人心道心則分明而二之矣。曰人字道字。雖少分別。而心則止是一個心字也。曰既是一個。如何却分作人與道耶。曰此個界限。一言可判。日用不知。則道心而人矣。日用而知。則人心而道矣。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心知覺云為。夫孰非心。亦孰非

道。但寓於耳目形骸之中。動以人勝。而從欲時多。故心以人名而不免於危也。心雖在人中。而道實在心中。但人自不覺知耳。若天贖其衷。而一旦覺悟。則耳目之視聽。形體之運用。皆渾然見得是心。心皆渾然見得是道。愈覺悟則愈渾化。愈渾化則愈微妙。故心以道名。而復贊嘆其微也。曰如此分判。果是明白。但恐非虞庭口氣。曰當時口氣。果然是兩下開說。如曰此心而人。則欲動而多危險。此心而道。則幾神而最微妙。吾人於此不可不研精而致一也。其着力工夫。全在精處。但要精切明透。舍前數語。亦難得便了也。况所以精之者。正所以一之也。今其始初分說處。不犯斧鑿。則精後歸一處。亦自渾融而妙合矣。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易

長松館藏板

問治易者多言精無神。至詰以所謂精神。則謂身之知覺運用是也。何如羅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禮經夫子之言。而一言以蔽易之道者。也是故心以為之根。聖以為之果。而精之與神。則條達於心。而致。聖果而為全株實樹者也。若人此

心。統天及地。貫古迄今。渾融於此身之中。而於此身之外。其精瑩靈明而映照。莫掩者。謂之精。其妙。應員通而變化。莫測者。謂之神。神以達精。而身乃知覺。是知覺。雖精所為。而實未足以盡乎精也。精以顯神。而身乃運用。是運用。雖神所出。而實未足以盡乎神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其心既統貫天地古今以為心。則其精其神亦統貫天地古今以為精為神。故其耳目手足四肢百骸。知覺固與人同。而聰明之精。通而無外者。自與人異。運用固與人同。而舉措之。神應而無方者。自與人異。夫是以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燦然經綸天下之大經。而齊治均平之無不備舉者。端自卓立天下之大本。而格致誠正之無弗純全者。出之也。此之謂人之善。聖之至。學之集大成。而易道無以加焉者也。

問易經於羣聖之學。同歸於覺。而覺有大小。敬聞命矣。然孟氏最尊孔子。願學聖時。則孔子得力易經。隱然言外矣。及敘統帝王之後。却舍易而論。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卷三

長松館藏板

抑更有說也。羅子曰。孔孟兩夫子心事。只有天知。至暗藏春色。於言語文字。不無端緒。可尋。却二千年來。尚未見人說破。芳幸遇人畧會指點。但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亦久蓄疑而未由請正。今諸君興言及此。又敢過自愛耶。蓋孔子一生話頭。獨重兩個字面。一個是仁字。一個是禮字。兩個字常相為一套。却乃各有重處。仁是歸重在易。禮則歸重在春秋。孔子得手。又俱在晚年。觀其自敘五十以學。易可無大過。夫天下之事。有大於治國安民者乎。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卷三

長松館藏板

若用得大而又可無過。非知天命以後不敢許也。至於感奮以答子路。却曰。如有用我。吾其為東周。又嘆已夢久不及於周公。是則破口說周禮。果能盡善而斷然非已。所為乃即魯史春秋來作個禮樂征伐。出自天子的影圖。天下國家社稷臣民盡歸一大統的氣象。其實表出乾德之剛健中正。飛龍卓冠六虛周遊。而統極御天。流形品物。而元和生化之手段。非徒言之。而日可見諸行事也。當時止是顏子一人。中行獨復。意味大約相近。故終日

與言無所不悅。及問仁而一日克復天下歸仁。全部交付大易。及問為邦而舜韶禹正。去滯絕殆。又全部交付春秋。其人可與孟子作對。而擔當大成。一大家備也。惜乎三老去後。春秋戰國漢武秦皇。把人民視為草芥。潤澤變成枯槁。而乾坤生生之造化。孩提戀戀之知能。已是星日久晦。至乎六朝五代之紛爭。遼金大元之混僭。冠履安受其倒置。虎狼貼服其相羣。則又長夜幾難及旦。乃幸天篤我。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五

長松館藏板

太祖高皇帝神武應期。仁明浴日。濁惡與化俱徂。律順協時通泰。孔孟渴想乎千百餘年。而大易春秋竟成故紙。

大明轉移於俄頃呼吸。而大統真脉。皎日當天。况茲聖子神孫。方爾振振繩繩。則我臣庶黎元。亦可皞皞熙熙。芳自弱冠登第。以逮強仕。觀京師近省。其道德之一。風俗之同。不須更論。及部差審錄。而宣大山陝。取道經由。至藩臬屯田。而雲貴川廣。躬親巡歷。不惟東南極至海涯。且西北直臨塞外。每嘆自

有天地以來。惟是我。明疆土宏廓。至尊君親上。孝父從兄。道德雖萬里而無處不一。衣冠文物。廉耻內外。風俗雖頃刻而無時不同。故前謂皇極之世。自堯舜三王以來。惟我。明足稱獨盛。乃今証以孔孟之大易春秋。符之以生平快觀。則直信言有大而非誇。會雖奇而實倖。即今齒已衰殘。思之猶深踴躍。况諸君時當壯銳。其欣喜又復當何如耶。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五

長松館藏板

問孩提之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與今人之逐慮為知。執學為能者。其大小久暫。固彰彰較著矣。但乾坤之易而知也。雖亦似乎不慮。簡而能也。雖亦似乎不學。及細觀世上孩提。各各有身。各各有心。其身心各殊。中。知能已自不可比而同矣。况造化知能。尤去人遠甚。如何却云共成一個。而無分兩般也。羅子默然。徐復嘆曰。此段話頭。非某敢作聰明。妄生杜撰。緣孟子盡心知性則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分明謂天之心。性。即吾之心。性也。孔子易知有親而為賢人。可久之德。勿能有功而為賢人。

大之業。分明謂吾之知能。即天之知能也。大眾愕然曰。聖賢經書。果然說得明曉。吾儕可無惑矣。羅子復曰。爾輩據此幾句言說。便自喜心。性了。是則終無了了之日矣。蓋造化之底蘊。原至精至妙。而吾儕之習氣。至粗至粗。以拙粗之功。當精妙之理。所謂操麻線以透針關也。左亦甚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你看窮到甚麼底裏地方。故欲明造化之微。須講造化之學。今世聖人之學。已被集說等書。妄肆探究。於性則辨析有幾許條件。於心則指陳有若個景光。且無恡心性原屬化機。變見隨時本無實體。求以條件。則似有條件。索以景光。則似有景光。譬則寶珠之照耀。青紅赤綠映物以成味者。指為定色。水銀之活潑。小大針圓因盤以散誤者。謂為旁方。不知此樣工夫。只着在一已見上。此等理。亦只自己見上。生來一見作祟。則萬種皆病。聖學可恨。可憂。根芽全在乎此。有志豪傑。須早覓明眼真師。下翻辛苦氣力。凡從前見解。能盡數。過身剝落到天關。再開不得處。脚步。進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易經

不得處。不計日子。年歲不圖。些小便宜。到那水窮山盡之鄉。自有闖卒。轉頭時候。方信孩提之知能。與造化之知能。欲擬一個也。非一個。欲擬兩樣也。非兩樣。統天統地而為心。盡人盡物以成性。大似混沌而却實伶俐。大似細碎而却實渾全。從此徑途。以躋聖域。則不徒孔孟經書。建設功。且於義軒闢奧。共享逸豫。非斯世斯文。一大快也哉。問先生於天人之際。每敷陳心性。縷縷不已。吾儕願學未能。敢求指示。羅子曰。孔門宗旨。止要求仁。究其所自。原得之易。又只統之以生生一言。夫不止曰生而必曰生生。生生云者。生則惡可已也。生惡可已。則易不徒乾乾而兼之以坤。坤不徒坤坤而統之以乾。蟠天薄地而雷動。滿盈形森。色益而霞蒸。赫緇橫亘直達。遂入旁周。固皆一氣之運化。而竟塞乎兩間。然細觀此氣之流行。順布節序。無不停妙。網緼構結。條理無不分明。則氣也。而實莫非精之所凝矣。精固妙。凝一氣而貫徹羣靈。然深究精氣之浩渺而無涯。妙應而無迹。莫之為而為焉。

五三五

莫之致而至焉。則氣也精也而又莫非神之所
矣。興言至此。則下至九泉。上至九天。中及萬民。及
及萬物。渾是一個生惡可已。渾是一個生惡可已
則渾是一個神不可窮。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
解之者曰。聖也者。通明者也。又曰。聖也者。神明而
不測者也。天下古今。豈有神而不明者哉。抑豈有
神而不通者哉。明則無不知矣。通則無不能矣。明
通皆自神出。則空洞絕無畔岸。微妙迥徹纖毫。藏
用於溥博淵泉。而實昭然聖體。天也而未嘗以人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堯

長松館藏板

興也。顯仁於語。默云為。而實總是天機。人也而未
嘗與天殊也。曰。此等去處。恐是大聖賢。乃足承當。
難以遽望初學。曰。古人論學的有次第。所以本末
始終。知所先後。乃可進道。故脩齊治平。必先正心
誠意。正心誠意。必先格物致知。今不先求知得明
白。乃即胡亂便下手去做。今世上千百萬人。難得
一。二個思為聖賢。及。作聖之方。輒復草草。如
考論幾場事物。貫串幾段經書。便云是明理要。如
執持一點念頭。滯着方寸。曾襟。便云是存心體。至

於威儀行止。以彷彿儒先動履。靜坐端凝。以希圖
聖神境界。及至終無成就。反委咎聖為絕學。却。不
思。起。初。種。子。一。差。未。後。何。有。果。結。今。當。詳。細。為。子
言之。夫不思而得聖人也。其終是神不可測。而其
始則只是不慮而知。不勉而中。聖人也。其終是化
不可為。而其始則只是不學而能。難說吾今此身
不從孩提生長。則難說吾身知能。便非不慮不學。
但。一。縱。觀。天。機。滿。目。如。此。而。視。聽。言。動。如。此。而。食
息起居。人人俱有。個個現成。孟子謂道在邇而求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字一長松館藏板

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又謂行矣而不著。習矣而
不察。是以終身由道而不知為道。聖賢極口傷嘆。
我亦頻年。叫喚。不想吾子今日。猶說此個知能。非
初學可望。豈果先入之言。習熟成性。而終迷不復
也耶。
問程子云。孔子道大難求。學者須學顏子。蓋顏子有
個學眼。觀復卦。聖人親許。顏氏之子庶幾。却只是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可見學須以知
為主。而知又要精明有力。足以出頭。則察惡既精。

去惡又嚴便明足以察幾微足以致決久之純熟則天理全而聖可學矣羅子曰此是諸儒爲學的宗旨而近時名公從而主張發揚云爲深造自得之要予早年未遇真師亦儘是把這工夫去做亦喜其說爲得易經之蘊後弱冠遇人教以講易須先乾坤乾坤須先復乾坤二卦雖不相離而不可相並六十四卦皆是此意故今說復也要乾來應照蓋復之爲候是一年至日於四時則其時爲春首於六氣則其氣爲煖煖乾曰元亨利貞則是元之初初起頭處融和溫煦天下萬事萬物最可喜可愛而爲卦之善者也然孟子形容這個善却云可欲之謂善而孔子指點這個乾元則又云元者善之長是復在六十四卦豈不是第一最善者哉今要解得復卦的確須說復是復個善也其復善又是復善之最長而非可以他卦例言也或曰吾人之性本然皆善復則如興復恢復所謂復吾性物也曰此與興復恢復却又不同蓋彼是失而後復若吾性之善則本然具足原非可以得美言者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卷

長松館藏板

也曰原無得失如何又說來復曰此復字從知處說起所以云復以自知也曰如此則與日望陽回之復却又似有兩樣矣曰復是一個而可兩分雖可兩分而實則總是一個善也但性善則原屬之天而順以出之知善則原屬之人而逆以反之故孩提初生其稟受天地太和真機發越固隨感皆便歡笑若人心神開發於本性之良徹底悟透則天地太和亦即時克滿而真機踴躍視諸孩提又萬萬也或又曰如此則孔子稱顏氏何獨只把知不善說起曰大學言恕是說民好好之民惡惡之及後只說所惡上下左右勿以施焉然所以好的意義自在其中則此言知不善而知善的意義豈又不在其中也耶况所云善豈是徒善而已哉蓋善能知得不善而使之不復行正表其精明靈妙去處非形容顏氏之善復何如哉吾人看書切須把前後首尾通貫成文則其旨乃明如乾曰乾知太始始卽元也元則的確是善矣復曰復以自知自卽已之性也已性又不可確亦是善也哉顏子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卷

長松館藏板

心不違仁。則渾然已是復了。復則昭然已自知了。心上更不能以不善昧之。而且頃刻不能容之也。曰他的爻詞却說不遠復。分明是失之不遠。而尋即改之也。羅子曰。舊時註疏。果是如此作解。殊不知此解。不特學術混淆。而且天機蒙昧。蓋乾陽至健。更無止息。剝之上爻曰碩果不食。茲復之初爻。即剝終過來者。故曰不遠復也。曰既不遠。只是復之卦體。又何以却說以脩身乎。曰身即自也。即所謂道不遠人。近取諸身。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者也。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卷

長松館藏板

然則復之不遠。非脩身如何。曰復則均是個善矣。何以又曰頰復厲。又曰迷復凶也。曰乾不云乎。君子終日乾乾。即頰復皆用力吃緊之象。皆憂勤惕厲之意。雖與在田休復者不同。而實均無咎也。至上爻決無不復之理。其云迷復。正對知復而言。所云終身由之。而不知其為道也。要之復之為卦。學者只一悟透。則此身自內及外。渾是一段聖體。即天地冬至陽回。頑石枯枝。更無一物不是春了。樂正子只緣未過這關。所以美大聖神。竟無他分。

願大眾共勉之。

問先生答友人工夫切實之問。却云今時為學。只從意念上知覺。此似切實而非切實。蓋存想意念。原非本心。而住守覺照。亦異真知也。一友辨云。意念存想。果然未徹本心。然舍覺照。則吾人工夫。無可致力處。羅子曰。心之與知。原自相因。固未有其知不真。而能得本心者。今且姑置此心。勿論吾儕。今日却好趣着大眾佳會。放懷共將知體磨礱一番。到得知真時。則其心方真心。知渾融。而大人能事。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卷

長松館藏板

乃可畢也。或曰此心知體。只是靈明。豈更有別物。羅子曰。虛靈固無別物。而人見則有淺深。若淺泛而觀。則具眾理而應萬事。即童蒙誦習。已於此心。虛靈似無不解。却原來只是影響之見。去真知之體。何啻天淵。蓋吾人為學。云是學聖。聖者通明者也。通明者神明而不測者也。故明可測則不神明。不神明則難通。謂之通者。天地人物原是一個。即如乾知太始。坤作成物。雖乾坤亦是此個知字。今問諸子。乾之與知。果是如何。一友答曰。知即主也。易

之卦爻俱是以乾作主。如吾此心亦是以知作主也。羅子曰：人心既是以知作主，而天心却不是以知作主耶？止因今世認知不真，便只得把主字來替知字。不想天若無知也，做主不成也。易謂極深研幾，又謂窮神知化，俱是因此知體難到圓通，故不得不加許多氣力，不得不用許多精神。今學者纔畧理會，不通便容易把個字眼來替。只圖將就作解，豈料錯過到底也。要之欲明此心，須先見易欲求見易，先在遇人。某至冥頑於世情一無所了。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室

長松館藏板

但心性話頭却是四五十分毫不改。蓋緣起初參得人真，遇得又早，故於天地人物其神理根源直截不留疑惑，所以擡頭舉目渾全只是知體著見。落口容聲，纖悉盡是知體發揮，更無幫湊，更無假借。雖聽者未必允從，而吾言實相通貫也。

問：吾人在世不免身家爲累，所以難於爲學。羅子曰：此言却倒說了。不知吾人在世只因以學爲難，所以累於身家爾。卽如座間纔歌邵子詩云：三十六宮都是春。夫天道必有陰陽，人世必有順逆。今日

三十六宮都是春。則天道可化陰而爲純陽矣。夫天道可化陰而爲陽，人世獨不可化逆而爲順耶？然此非君子不近人情有所勉強於其間也。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君子之學通於天道亦不已也。天命不已，是曰生生。生則變化不測，卽陰而陽固未嘗不在也。純亦不已，是曰仁心。仁則體物不遺，卽逆而順亦未嘗不在也。故能以仁存心，則是與生爲徒，與生爲徒，則是以天自處。夫是之謂學也。吾人只能專力於學，則精神自然出拔，物累自然輕。薄莫說些小得失憂喜毀譽枯榮，卽生死臨前而且結縷易箠杖逍遙，孔會節徒，豈皆作而致其情也耶？要之仁理生生原無死地人，若其中透過真是時時赤子而步步天堂也。雖千年萬載何異瞬息間哉。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室

長松館藏板

問：邵子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其意何如？羅子曰：堯夫先生一生學問得之易經，而其學問根源得之復姤。故曰：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也。此是老耆微言隱語，將一生所自

得者而方便。設詞與人作個悟頭。後人粗心浮氣。把動便看做復。把靜便看做姤。把動靜之間。便看做復姤之際。有個地方時候相似。却不想乾遇巽時。地逢雷處。乾為巽所自出。坤為震所由生。所謂陰陽互為其根。而兩不相離者也。大抵學易先須乾坤二卦。識得明盡。蓋乾以始坤。坤以終乾。乾之始處未嘗無坤。坤之終時未必非乾。二者原合體而成者也。堯夫因諸卦爻象太似分析。故為此詩打合吟味。欲令學者亦自得之。此則其本旨也。或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卷

長松館藏板

曰詩意固然。反之於身。則又何如也。曰吾身只是個神氣。氣則有呼有吸。呼則溫。即復也。吸則冷。即姤也。其實呼即吸。以為呼。吸即呼。以為吸。原只是一氣而往來。有差殊爾。至於心之動靜。則原說合一不測之謂神。又說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有彰彰明甚者也。但此體在人。極是精妙。故動靜之間。有幾存焉。易曰極深而研幾。又曰幾者動之微。知幾其神乎。未有不知其微妙之幾。而能得乎。姤復互根之體。亦未有不得其互根之體。而能通乎陰陽。

不測之神者也。古之善易者。真是自朝至暮。由昏達旦。渾然一致。而體用如如。隱然寸幾。而靈明炯炯。似有而實無。似無而實有。莫可方物探討。莫可言句形容者也。問曰。如此地位。可是閑往閑來也。耶。曰。正是。正是。蓋往來不閑。則有滯碍。一有滯碍。則成陰濁。又安能周三十六宮。都是春。統六十四卦。而為陽也哉。

易經一貫編尾

近溪先生一貫編

易

卷

長松館藏板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門人熊 儋孺夫編次

後學錢啓忠沃心重訂

書詩禮春秋 附

羅子曰先儒謂易為五經祖則書之政事詩之性情禮之大本春秋之大義言言皆自伏羲畫中衍出非易自為易各經自為各經揔之皆自身心意知

通之天下國家目前現在直之上下古今人須會得聖賢此旨不把作一舉業套子便不罔了聖賢

近溪先生一貫編

書

長松館藏板

千辛萬苦遺下這個救性命的本原儒先有謂六經聖人之註脚是為逐心詞章者激而言之也某嘗依孟子誦其詩讀其書學禮玩春秋尚論古人於從姑山房覺來一字一金言言皆救性命之良方非紙上之閑言也竊敢謂詩書禮記春秋皆聖賢之精蘊悟者得之

問堯舜二典乃古今文字之祖其要何如羅子曰欲知二典之要須從孔孟二人討探仲尼祖述堯舜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惟孝弟乃人心和平之德

亦和平天下萬世之德也所以堯只允執其中舜精一允執其中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故堯舜欽明欽明此本濬哲濬哲此本此本一得所執皆中中則無不平矣所以以親九族萬邦之和和於孝弟克諧二親四方之動動於孝弟不然雖堯舜在上臯契在下難致蕩蕩巍巍之化矣

問世之談玄者皆非之書稱舜玄德不幾於玄乎羅子曰舜之玄以有好生之德也天地之大德曰生

近溪先生一貫編

書

長松館藏板

舜日夕以生生之心生乎其親以生生之心生乎其弟又以生親之心生天下人之親而使天下之為父子者定以生弟之心生天下人之弟而使天下之為兄弟者化定而且化即天之維玄維默生不生不已其好生之心玄之又玄也愚亦為之說曰玄莫玄於克諧以孝

羅子曰大禹安汝止止者即至善之謂也文王於君臣父子國人之止穆穆緝熙而敬之方是安汝止此禹幾康之心萬世平治之本明明德之方

有友問鳳凰來儀恐非實事羅子曰子未讀易乎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聖人作而萬物覩自然之理也蓋天地民物本是一乾變化特性命各正耳如手之捫足之隨手此動彼隨也心和天地之和應之心順夷夏之順歸之况鳳凰乎此孔子嘆鳳凰之不至亦有感鳳兮德衰之歌豈可以來儀非實也諸友惟當益振雖雖喑喑之響以來儀於聖庭是願衆皆欣然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學問變化禽獸舞大家當自猛也

近溪先生一貫編

書

三

長松館藏板

會中問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豈有一命令以寵降之哉羅子曰堯舜止言心而性則自湯言也明於性之一字則降之義自明矣蓋性從心生是上帝生生之德也上帝以此而生生即以此而生天下萬世之民天下萬世之民皆其生生之德所生也固其生之為性即帝之性只此一降字湯乃為下民警之其實下民即上帝如子之於父精神血脉皆父所受也大衆惻然

羅子曰伊尹曰習與性成然則習之所係大矣哉易

曰不習無不利孟曰習矣不察可見不習之利不察之習出之於天也孔子習相遠與此習字不可不慎之於人矣

問高宗恭默思道何以即夢帝賚良弼羅子曰語云思之思之思之不得鬼神通之則誠之極也况其所思者道乎思道又恭而默乎蓋道本相通質鬼神而俟後聖者也一能思之思則得之所以高宗之所思者道故上帝賚以學道之人教以學於古訓乃有獲又教以惟教學半念終始典於學則向之思不能學者今時敏學而成其思矣卒之恢復舊物以承湯之緒皆此思道一念始之也思之上通帝天下光海宇如此哉且不惟有補於高宗學之一字言自傳說萬世而下人人知學皆其功也亦神矣哉

近溪先生一貫編

書

四

長松館藏板

羅子曰書云不虞天性夫曰恒性矣復曰天性見性而非天則有不恒試觀父子之間其當孩提之時父之抱子子之戀父其一段欣欣更有何物名狀所以孟子曰形色天性只見人於形色莫知莫覺

自會保愛。則天性又可不虞乎。

或問惟天陰騭下民。其旨何如。羅子曰。子謂陰字之義。乃天之默默然也。曰然。曰然。則帝之震風之烈。鳥獸之喧吼。昆蟲之啣喙。何為不體天之化也。蓋天以一神。神則妙萬物。既妙萬物。雖有聲而無聲也。推之乾不言。天何言。默而識。皆是此意。

或曰。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弟子未嘗不思。何以不長進也。羅子曰。子所謂思。乃用心之思。非心田之思也。夫心之官則思。君子九思。乃出於何思之真體。

近溪先生一貫編

五 長松館藏板

也。以真體而思。則便是聖人。不思而得矣。子其憧憧往來。何以通微而入聖哉。所以箕子述禹範曰。貌言視聽思。孔子教顏復視聽言動禮。皆是一意。皆是先立乎其大。此乃萬古入聖要訣。其實只在勿忘勿助之間。百姓日用不知耳。曰弟子亦知思。非禮勿視。曰孔子見南子。亦以南子為聖耶。如以南子為聖。則孔子忘之矣。如以南子為非。勉強禁之。則助之矣。子若不小心翼翼求。遇至人。則箕之睿顏之復。只成一個空談耳。何益於聖哉。所以今

時學者問以力學何先。皆曰。思曰睿。睿作聖。又曰。只在克己復禮。非禮勿視聽言動。及見人有一毫拂逆於我。即遷於怒矣。復體已剝矣。睿幾已窒矣。子嘗向人提醒。彼皆漫然。子有作聖之志。須於歲月凝神。自有啓其衷者在也。勉之勉之。

羅子曰。克念作聖。罔念作狂。可見念之動處。乃心之精神。能動精神。謂聖不能動精神。即狂。聖可以不作。精神可以不動乎。孔子曰。罔之生也幸而免。哀哉。

近溪先生一貫編

六 長松館藏板

羅子曰。先儒云。欲觀王者皞皞氣象。須讀采芣四五過。則可知皞皞矣。夫皞皞則室家和平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則大家保合太和。太和則無不平。無不平則無事。無事須一草一木。皆是欣欣向榮。易謂天地化草木蕃。况於人乎。此皆由於親親敬長始。所以孟子稱皞皞曰。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善乃良知良能。無不愛親敬長。此采芣之所以皞皞也。

或問聖人順事無情。胡為黍離之悲。羅子曰。此正順

事無情也。夫人情貴於相安。不安不可以為情。人之所好好之。人之所惡惡之。宗室盡為忝離。如此而不動心。豈人情乎。此春秋繼忝離而作也。

或問周公赤鳥几几何如。羅子曰。聖人處事。只是一個無私。無私則心廣。心廣則體胖。雖動容周旋無不安舒。所以服履之間亦自如也。曰。此處周公亦自知否。曰。周公惟知予音。噍噍而已。何有於几几。有歌伐木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羅子曰。某玩此詩。神聽之聽。與他聽不類。曰。何以不類。曰。詩之興義。原

近溪先生一貫編

詩

七

長松館藏板

取諸友聲。聲即言也。言之為德。以和平為貴。如曰友聲和平。則神乃聽之。神既聽之。即可以終和平也。則此聽字。當與聽受相類。而與神其吐之之意相反也。象咸曰然。

或問天保願君福。只在民之質矣。日用飲食。何也。羅子曰。此正太平之全福也。蓋人生天地。只患不能安。安帝果能率其良能。徧為帝德之能。率其良知。徧為帝德之知。人人親親長長。任性質之自然。各安其分。只曉耕而食。鑿而飲。出而作。入而息。日用飲

食而已。更有何事。此孔子惓惓為政以德。只是志大道之公也。試觀我

高皇六諭。普天率地。莫不知日用平常。仰事俯育。此正王道平平。王道蕩蕩也。寧非徧為爾德哉。

或問文王在帝左右。果是實事否。羅子曰。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豈以周公之聖。把父作一恍惚形模。以疑天下萬世也。蓋人之生死。乃一團神理。出於帝天。所以易謂帝出乎震。又謂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既曰帝之出。神之妙

近溪先生一貫編

詩

八

長松館藏板

則文之在帝左右也明矣。但此有個大頭腦。周公後。咏文王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則我之則。即帝之則。帝之則。即我之帝。非有二也。文王一生。無不畔援。無然歆羨。保合此帝。所以生則入聖。死則還虛。新天之命。作人之心。其神與帝一也。子思不能師文王耳。不必以在帝左右為疑也。或曰。孔子教顏子之復。其亦此意否。曰。天下本無二道。亦無二學。易曰。商旅不行。后不省方。皆是教顏子。師文之。穆穆云能如文之穆穆。純亦不已矣。豈但在帝左

右哉其友大悟。

或問詩頌思無邪何也。羅子曰：子必明於思之義。方知思之無邪也。知思之無邪。方知此言之蔽三百篇也。夫人之思出於心田。乃何思何慮之真體所發。若少有涉於思索。便非思矣。安得無邪。

有友問詩頌濬哲維商。復以聖敬日躋言之。何如。羅子曰：敬者。聖學傳心之要。而况契乃商之始祖也。其家學乃是敬敷五教在寬也。既以敬而敷教。又以寬而俾人人得入其教。當時父子皆有親。君臣

近溪先生一貫編

詩

九

長松館藏板

皆有義。夫婦長幼朋友皆有別。有序有信。倘非心之濬以通微。哲以析理。安能如此哉。此湯之所以世守其敬。以至賢聖之君六七作。及後高宗中興。恭默思道。雖至式微。尚有微子箕子比干三仁。皆其敬敷五教在寬之留也。信乎濬哲維商也。

羅子曰：高宗下民有嚴。乃若始終典於學。方知天視民視。天聽民聽。此所以賞不僭刑不濫。見民即天也。非學務時敏者。孰能至此。

問先生治平天下。其禮樂法制多端。今何只以孝弟

慈為言。羅子曰：王者經綸。原只用一個禮。作樂則調達此禮。法制則鋪張此禮。俱難與禮並言。但禮之為禮。有經有曲。經綸天下。在先定其經。而曲則難以備舉。故大學舊是禮記一篇。正禮之大經。然筆自聖心。雖止言大經。而其中精妙圓通。曲亦未嘗不具備也。况曲禮必聖賢方能周旋。而中經禮則凡庸亦可率循而行。故曲禮必待學造。而經禮則可教立。如方圓之規矩。拙工亦可傳之。而巧非心解莫能。我嘗看世間兇暴之夫。亦不為少。然卒之不敢妄動者。只因父母妻子根蒂相維。係焉耳。論語其為人也。孝弟一章。真就是禮記中大學治平。骨子。而與堯舜典謨所載之道。孝弟而已矣。貫通不殊。

羅子曰：禮首云毋不敬。儼若思。是其所思者。豈徒一已已哉。必曰安民安天下。國家之民。方是文王緝熙之敬。所以曰毋不敬。觀毋不二字。則民即該之矣。孔子學教不倦。真是復禮。以一部禮記付之顏子。

近溪先生一貫編

禮

十

長松館藏板

羅子曰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夫行而曰善乃天
行矣天行自健善行自美故君子不息怠須於
可欲之善以求繼善之性則全交而通天下國家
矣。

或問大道之行孔子何以惓惓於大同也羅子曰大
同之世人忘其私天下為公也外戶不閉相游於
天孔子所以東奔西走只為這場所以忘食忘憂
只為這件倘大道不行孔子之憂斷然不已吾輩
須力學以求釋孔子之憂。

近溪先生一貫編 卷一 長松館藏板

問聖人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何其耐煩如是
也羅子曰聖人不是自欺的人只見得人者天地
之德又見人者天地之心我既德天地之德人亦
德天地之德我既心天地之心人亦心天地之心
以天地之德為德即欲人同天地之德以天地之
心為心即欲人同天地之心譬之人家兄弟四五
人皆出一父其中有一賢子必曰我四五人我父
俱是愛如何令我明彼昏我富彼貧所以日夜皇
皇以求安父之心成父之德也故曰中心安仁天

下是一個人又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不得
不耐也亦不忍不耐也噫仁以人之揚子亦言之
不人則不仁不仁則不人未有人而不以天下為
一家以中國為一人也故曰非意之也知人情也
羅子曰予嘗讀禮天下之肥不覺淚下何也肥瘠相
並不肥則瘠子瘠則親心戚天下瘠則聖心憂

或曰春秋褒貶之書否羅子曰儒先嘗有此說以某
細細考究乃是存幾希之性之書也所以孟子歷
敘幾希舜曰由仁義行見得仁義萬世不易之常

近溪先生一貫編 卷一 長松館藏板

道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外此二端別無
法制所以詩亡則孝子之歌忠臣之味不復聽觀
矣而好辨章旨稱說亂賊之慘皆由於仁義之不
明幾希之味也故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觀
此竊取二字正是孔子存幾希之性而由仁義也
後世輒以孔子筆則筆削則削為孔氏之刑書悞
矣。

問天王正月何義也羅子曰孔子一生上律天時者
也故其立言著書毫不違天及顏淵問為邦即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行夏之時。蓋天有歲首。人有元首。天王之繫。不有
統也。皆所以悚動人之良知本體。使人觀制作而
知自悟也。此孔子知我罪我之意。卽此元年春王
正月數字可見矣。

羅子曰。一部春秋。乃孔子負罪而作。把來比擬以奉
合詞章。則其義如何得明。孔子之心如何得知。

一貫書詩禮春秋尾

近溪先生一貫編

長松館藏板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門人熊 儉孺夫編

後學錢啓忠沃心重

四書總論

中國書局

問讀語孟學庸要義。羅子曰。好古以時習聖神。信性
以善克愛敬。運矩以身聯家國。畏命以心一天人。
問大學之首知止。中庸之重知天知人。而論語却言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博觀經書。言知處甚多。而不
識不知。惟詩則一言之。然未有若夫子直言無知

近溪先生一貫編

長松館藏板

之明決者。請問其旨。羅子曰。吾人之學。專在盡心。
而心之爲心。專在明覺。如今日會堂。百十其衆。誰
不曉得相見。曉得坐立。曉得問答。曉得思量。此個
明覺曉得。卽是本心。此個本心。亦只是明覺曉得
而已。事物無小大之分。時候無久暫之間。真是徹
天徹地。而貫古貫今也。但此個明覺曉得。其體之
涵諸心也。最爲精妙。其用之應于感也。又極神靈。
事之既至。則顯諸仁。而昭然若常自知矣。事之未
來。則藏諸用。而茫然渾然。知若全無矣。非知之果

無也。心境漸寂而覺照無自而起也。譬則身之五官口可閉而不言。目可閉而不視。惟鼻孔無閉。香來即知嗅之。其知實常在也。耳孔無閉。聲來即知聽之。其知亦實常在也。然嗅之知也。必須香來始出時。或無香。便無嗅之知矣。聽之知也。必須聲來始出時。或無聲。便無聽之知矣。孔子當鄙夫之未問。却真如音未臨乎耳。香未接乎鼻。安得不謂其空空而無知耶。及鄙夫既問。則其事其物。兩端具在。亦即如音之遠近。從耳聽以區分。香之美惡。從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二

長松館藏板

鼻嗅以辨別。鄙夫之兩端。不亦從吾心之所知。以叩且竭之也哉。但學者須要識得聖人此論。原不為鄙夫之問。而只為明此心之體。蓋吾心之能知。人人皆認得。亦人人皆說得。至心體之無知。則人人皆認不得。人人皆說不得。天下古今之人。只緣此處認不真。便心之知也。常無主宰。而雜擾以至喪真。只緣此處說不出。便言之立也。多無根據。而支離以至畔道。若上智之資。深造之力。一聞此語。則當下知體。即自澄徹。物感亦自融通。所謂無知

而無不知。而天下之真知在我矣。噫。聖人於此。寧非苦心之極也哉。

問讀論語何如。羅子曰。論語一書。直是難讀。芳初讀時。苦其淡。然無味。殊覺厭人。稍長。從事孝弟。乃喜其一。二條契合本心。然往往以近易目之。後養病家居。因究心書易。至堯舜二典。乾坤二卦。間有悟處。乃通身汗浹。始知天生孔孟。為萬世人定魂魄。立性命。從之則生。違之則死也。自此以後。非語孟二書。輒厭人目。以至蒞官中外。隨所施措。自然翕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三

長松館藏板

順愈久而愈益簡要。愈益精純也。若戰國而下。諸公。真是用心徒勞。而去道彌遠。敝至今日。可勝嘆哉。

問先儒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羅子曰。孔顏之樂。雖未易知。而孔顏之言行。則具在也。竊意此樂有自本體而得。則生意忻忻。赤子愛悅親長處是也。有自用功而得。則天機感觸。理義之悅我心是也。曰此樂處。某說要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處方是。曰子之論固是。但先後却欠。分曉。譬如導泉然。須先覓

得源頭着了。方掘去沙泥。以遂其流。不然其沙泥徒掘。泉終無流。又安得樂耶。

問孔門恕以求仁。先生如何致。力羅子曰。芳自知學。卽泛觀。垂魚愛其羣。隊戀如。以及禽鳥之上下。牛羊之出入。形影相依。悲鳴相應。渾融無少間隔。輒惻然思曰。何歎于人。而異之。後偶因遠行。路逢客侶。相見卽忻。忻談笑終日。疲倦俱忘。竟亦不知其姓名。別去。又輒惻然思曰。何獨于親戚骨肉。而異之。噫。是動于利害。私于有我焉耳。從此痛自刻責。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四

長松館藏板

善則歸人。過則歸己。益則歸人。損則歸己。久漸純熟。不惟有我之私。不作間隔。而家國天下。翕然孚通。甚至毫髮不欲自愛。而念念以利濟爲急焉。三十年。覺恕之一字。得力獨多也。

問今日用功。當何下手。羅子曰。孔子十五而志于學。亦自其志之始而言之。其後立與不惑。只是此志真切。而愈精愈純焉耳。故志與學。原非兩事。亦無間歇時也。今日之急務。未立志者。須先嚴辨。已立志者。須更勇猛。若果早夜精進。卽便是至誠無息。

亦卽是孔門求仁。卽是集義有事。不忘。卽是靜卽是敬。卽是致其良知。而聖賢學問。更無不相對。同亦何憂不得手也。

問掃盡浮雲。而見青天白日。與孔孟宗旨同否。羅子曰。語孟具在。如曰苟志于仁矣。無惡也。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克之。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苟能克之。足以保四海。看他受用。渾是青天白日。何等簡易。何等方便也。曰。如是何人人不孔孟耶。曰。此則由於習染太深。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五

長松館藏板

聞見混雜。雖有志向學者。亦莫可下手也。曰。此等習染聞見。難說不是天日的浮雲也。故今日學者。須要如磨鏡子樣。將塵垢決去。方是光明顯現也。曰。觀之孟子。謂知皆擴克。卽一知字。果是要光明顯現。但吾心覺悟的光明。與鏡面光明。却有不同。何則。鏡面光明。與塵垢。原是兩個。吾心先迷。後覺。却是一個。當其覺時。卽迷心爲覺。則當其迷時。亦卽覺心爲迷也。夫除覺之外。更無所謂迷。而除迷之外。亦更無所謂覺也。故浮雲天日。塵埃鏡光。俱

不足為喻。若必欲尋個譬喻。莫如卽個水之與水。猶為近也。若吾人閒居放肆。一切利欲愁苦。卽是心迷。譬則水之遇寒凍而凝結成冰。固滯蒙昧。勢所必至。有時共師友講論。胷次瀟灑。卽是心開朗。譬則水之遇煖氣。消融而解釋成水。清瑩活動。亦勢所必至也。况水雖凝而水體無殊。覺雖迷而心體具在。方是良知宗旨。真是貫古今。徹聖愚。通天地萬物。而無二無息。孔子孟之功。真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而開太平於萬萬世也。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六

長松館藏板

問吾儒之學。其大如此。然必有所以大處。不知何以見得。羅子曰。聖賢之道。原從心上覺悟。故其機自有不容已。否則矯飾而為之。又安能可久可大。而成天下萬世之德業也。耶。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蓋反求此身。本有真體。非意見方所得而限量。潛於天地萬物之中。而超於天地萬物之外。渾然共成一個。千古萬古。更無能間隔之者。却非皆備於我。而何哉。程子謂認得是我。何所不至。若以己合彼。則猶是有二。又安得樂抑。

又安能聯屬天下國家。以成其身也耶。

問吾儕為學。此心常有茫蕩之時。須是有個工夫。作得主張。方好。羅子曰。據汝所云。是要心中常常用一工夫。自早至晚。更不忘記也耶。曰。正是如此。曰。聖賢言學。必有個頭腦。頭腦者。乃吾心性命而得之天者也。若初先不明頭腦。而只任爾我潦草之見。或書本膚淺之言。胡亂便去做工夫。此亦儘為有志。但頭腦未明。則所謂工夫。只是汝我一念意思。爾既為意念。則有時而起。便有時而滅。有時而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七

長松館藏板

聚。便有時而散。有時而明。便有時而昏。縱使專心記想着力。守住。畢竟難以長久。况汝心原是活物。且神物也。持之愈急。則失愈速矣。曰。弟子所用工夫。也是要如大學中庸所謂慎獨。不是學問一大頭腦也。曰。聖人原日教人慎獨。本自有頭腦。而爾輩實未見得。蓋獨是靈明之知。而此心本體也。此心徹首徹尾。徹內徹外。更無他有。只一靈知。故謂之獨也。中庸形容。謂其至隱而至見。至微而至顯。卽天之明命。而日監在茲者也。慎則敬畏周旋。而

常目在之。顧諟天之明命者也。如此用功，則獨便是爲慎的頭腦。慎亦便以獨作主張。慎或有時勤急，獨則長知而無勤怠也。慎或有時作輟，獨則長知而無作輟也。何則？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慎獨之功，原起自人，而獨知之知，原命自天也。况汝輩工夫，當其茫蕩之時，雖說已是怠而忘勤，已是輟而廢作，然反思從前怠時輟時，或應事或動念，一一可以指數，則汝固說心爲茫蕩，而獨之所知，何嘗絲毫茫蕩耶？則是汝輩孤負此心，而此心却未孤負汝輩。天果明嚴，須當敬畏敬畏。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八

長松館藏板

問格致之傳，不必再補，果然否？羅子曰：大學原只是一章書，無所謂經，無所謂傳也。亦無所從缺，無所從補也。蓋其書從頭至尾，只是反覆詳明，以顯大人之學，其初說明明德親民，當止諸至善，如一破題相似，却即接連說，但能知至善所當止，則其意自定，其心自靜，其身自安，以慮家國天下，而自得其平矣。此是一個承題相似，却亦只是反說以見明親當止至善也。於是又申明如何是當止之至

善。蓋明親這個物事，其未終貫徹天下，而其本初却根諸身心。此是一定格，則先知得停當，然後做得停當。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能如是焉。所以身心家國，無不停當，而爲明親之善之至也。又決言自上至下，既皆以身爲本，而後停當。若本亂且薄，則決無停當之理。所以必知本，乃謂知至善也。此却如小講相似，亦不過將明親止至善衍說一遍。至所謂說其意者以下，則如一大講，逐件物事詳細條陳一段，格則而格則最停當處，則俱指示以淇澳等詩、帝典等書，又卽是以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爲至善也。推之如所謂正心修身，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直至此謂國不以利爲利，而以義爲利也。總是每件物事與他一個至善格子，而爲學者所當知者也。則一章之尾原自相應，亦自完全，何容補湊。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九

長松館藏板

或曰：某於師語皆能了悟，獨大學格物猶似泛而不切。羅子曰：何謂不切？曰：至善豈專屬古聖已耶？曰：此近世學者於朱子矯枉過中，更不小心，下氣將

孔子自身得力處。討個入頭。他原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又說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故自十五而志於學。直至五十而學易。孔子一生受用此個學字。所以曰大學之道。蓋言學大人有個道。而其道則在明德親民而止。至善也。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却明白說出規矩者。方圓之至。聖人者人倫之至。此個至字。又是孟子善發孔子信好古聖之一副肝腸。如射之必設正鵠。樂之必始金聲。而曰夷惠伊尹皆古聖人。吾未能有行。乃所願則學孔子。然孟子之學孔。孔子之學堯舜。豈是舍了自己的性善去做。但善則人性之所同。而至善則盡性之所獨。故善雖不出於吾性之外。而至則深藏於性善之中。今一舉謂至善總在吾心。而不專屬聖人。是即謂有脚則必能步。而責扶携之童。以百里之程。有肩則必能荷。而強皆垂之孺。以百觔之擔。豈知中庸初只言誠聖而未後。方言至誠至聖。此聖誠兩個至字。與無聲無臭至矣的至字。正打對同。所以謂聖智不達天德。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十

長松館藏板

不足以知。夫聖智猶且不足知天下之誠之至。况非聖智者乎。曰大學至善。却如何又最初即說知也。曰何必大學。中庸最初亦即說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但雖明白曉得。人不易能。而不可不先求知。此則規矩方圓之至。大匠不敢因拙工而改廢之。况今細細推詳。大學之言至善也。不過親親長長。達之天下。却又與中庸其至的至處。迥貫一理。正如夜明珠。原懸衣帶。必待識寶。回回乃能拈出。予謂至善在己。是就衣帶所懸者言之。予謂至善屬聖訓。是就法眼拈出者言之。雖所指不同。而同歸此個寶珠也。

諸生侍坐。朗誦會語。或嘆曰。我師談道。每當天人合一。與心跡渾融處。真是令人豁然有省。而躍然難已。在我昭代。當特稱一宗。而大事因緣。關係世道民生。非云小可也。大眾聞之。同聲欣慶。羅子因舉格物之論為問。或咲而言曰。此享有個公案。請正。宋時晦菴先生。意似向外。乃於無極太極。再四稱是。象山先生。意似向裏。乃於無極太極。再四相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十一

長松館藏板

非近如我師歸宗性地。却又以至善爲聖訓格言。門下獨不謂然。則又留心經解之最篤者也。豈非古今一異事也哉。曰此處關鍵頗重。故不敢苟從。但爾等蓄疑不放。久當沛決江河也。或靜默久之。曰老師以孝弟慈。喫緊提掇性體。且於諸家講說。非排特甚。故居常謂老師言。固尊信聖謨而已。身不免相背。曰此却兩下各有個意思。須要分別明白。蓋爾將至善看作純全天理之極。謂是人人性體。予則謂此體雖同然。惟至聖乃能先得。今且莫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十三

長松館藏板

說純全極處。衆不能知。卽近易粗淺。如一個孝弟慈。若非大學懇切提撕。誰人曉得從此起手。起手之差。其初不過毫釐。而究竟結果。其終將謬千里。故知爾天理純全。雖似近而反不近。如鄙見所憑。聖訓格則。雖似遠而實不遠。予則只得孟子之道性善一邊。鄙見則并孟子言必稱堯舜。兩邊兼得也。

問中庸之書。原出禮記。今看大哉聖人之道一章。與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又與親親之殺。

禮所生也。果然皆爲禮經而發。羅子曰。何待至此。卽首章中和二字。便開口說出此禮精髓。其後所云。皆禮之膚髮而已。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先儒觀未發氣象。不知當何如觀也。曰予不知如何。謂爲喜怒哀樂未發。又如何知得去觀其氣象也。耶。我且詰子。此時對面相講。有喜怒也。無曰無。有哀樂也。無曰無。曰既謂俱無。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也。此個未發之中。是吾人本心常體。若人識得此個常體。中中平平。無起無作。則物至而知。知而喜。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十三

長松館藏板

怒哀樂出焉。自然與預先有物。橫其中者。天淵不侔矣。豈不中節而和也哉。故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中心常無起作。卽謂忠信之人。如畫之粉地。一樣潔潔淨淨。紅點着便紅。綠點着便綠。明其節不爽。則其文自著。節文既著。而禮道寧復有餘蘊也哉。

問吾儕往時。只說道中庸是本書。今日方曉得中庸是個人也。第吾終日講解。說本中庸。却無一個曉得我自已。卽是中庸。羅子曰。天下古今。豈止自是。

中庸而不肯自認做中庸一端而已哉。即如仁者人也。分明自己是仁。却死殺不肯自認做仁。又如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分明自己是知。却死殺不肯自認做知。靜靜思之。我此半世。孤負天地造化。賦與虛靈之至寶。而甘心輕棄於塵泥。孤負父母劬勞。養成軒昂之丈夫。而甘心同朽於草木。孤負千聖萬賢。作經作傳。撇開天賜之寶藏。打醒降生之元神。而採取不肯伸。手觀玩不肯舉。日甘心歸頑頹惰。將以下愚終此一生。其罪愆積久。直自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西

長松館藏板

追悔無及。但願我有學諸大長者。有志諸大英傑。大家同加警覺。大家爭自濯磨。戰兢以奉若明命。懇切以期報親恩。潛思以睿通聖蘊。則仁知中和。昔在書冊。今皆渾全在我此身。則光岳元神。浩然還復克塞。至寶輝耀。赫爾明照乾坤。不惟鄙人之罪過蠲消。而且諸公之功德無量矣。

問中庸一書。其義理真是涵藏無盡。然非先王善於發揮。則茫蕩無所從入。今覺聞教以來。不止作聖途徑極其簡要。且於世道人心。甚相關切。願不惜

底裡。為諸人詳之。羅子遜謝既久。乃改容嘆曰。芳至不才。然幸生儒家。方就口食。先妣即自授孝經小學論孟諸書。後同先君。遇有端緒。便將自前孝友和平。反覆開導。故尋常於祖父伯叔之前。嬉遊於兄弟姊妹之間。更無人不相愛厚。但其時氣體孱弱。祖父最是憐念不離。年至十五。方讀論語。出就舉業。所遇之師。却是新城張洵水先生。名璣。為人英爽高邁。且事母克孝。每謂人須力追古先。於是一意思以道學自任。却宗習諸儒各樣工夫。屏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五

長松館藏板

私息念。忘寢忘食。奈無人指點。遂成重病。賴先君舊領陽明先生之教。覺兒用功致病。乃示以傳習錄一編。不肯手而讀之。其病頓愈。而文理亦復英發。且遇楚中高士。為說破易經。指陳為玄門造化。予竊心自忻快。此是天地間大道真脉。奚啻玄教而已哉。嗣是科舉省城。縉紳大舉講會。見吉中顏山農先生。名鈞。今改名鐸。芳具述昨邁危疾。而生死能不動心。今失科舉。而得失能不動心。先生俱不見取。問之曰。是制欲非體仁也。芳請克去已私。復還天

理非制欲也能以遽體夫仁哉先生曰予不觀孟氏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克之矣如火之始燃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故子思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生生之或息也時芳大夢忽醒乃知古今道有真脉學有真傳遂師事之比聯第歸家苦格物莫曉乃錯綜前聞互相參訂說殆千百不同每有所見則以請正先君先君亦多首肯然終是不爲釋然三年之後一夕忽悟今說覺心甚痛快中宵直趨卧內聞於先君先君亦躍然起舞曰得之矣得之矣迄今追想一段光景誠爲生平大幸大幸也後遂從大學至善推演到孝弟慈爲天生明德本自一人之身而未及國家天下乃凝頓自己精神沉思數月遐想十五之年從師與聞道學其時目諸章縫俱是汗俗目諸黎庶俱是冥頑而吾儕有志之士必須另開一個蹊徑以去忌念存心別起一個戶牖以去窮經造理餅樣雖盡完全饑飽了無干涉徒爾勞心身幾至喪亡莫救於此不覺驚惶戰慄自幸宿世何緣得脫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六

長松館藏板

等苦趣已又遐思童稚之初方離乳哺以就口食嬉嬉於骨肉之間怡怡於日用之際閑往閑來相憐相愛雖無甚大好處却又也無甚大不好處至於十歲以後先人指點行藏啓迪經傳其意趣每每契合無違每每躬親有得較之後來着力去處難易大相徑庭則孟子孩提愛敬之良不慮不學之妙徵之幼稚以至少長果是自已曾經受用而非虛語也夫初焉安享天和其順適已是如此繼焉勉強工夫苦勞復是如彼精神之凝思愈久而智慮之通達愈多由一身之孝弟慈而觀之一家一家之中未嘗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由一家而觀之一國一國之中未嘗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由一國之孝弟慈而觀之天下天下之大亦未嘗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又由縉紳士夫以推之羣黎百姓縉紳士夫固是要立身行道以顯親揚名光大門戶而盡此孝弟慈矣而羣黎百姓雖職業之高下不同而供養父母撫育子孫其求盡此孝弟慈亦未嘗有不同者也又由孩提少長以推之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七

長松館藏板

壯盛衰老。孩提少長。固是愛親敬長。以能知能行。此孝弟慈矣。便至壯盛之時。未有棄却父母子孫。而不思孝弟慈。豈止壯盛。便至衰老臨終。又誰肯棄却父母子孫。而不思以孝弟慈也哉。又時乘閑暇。縱步街衢。肆覽大衆車馬之交馳。負荷之雜。其間人數。何啻億兆之多。品級亦將千百。其異然。自東徂西。自朝及暮。人人有個歸着。以安其生。步步有個防簡。以全其命。窺覷其中。總是父母妻子之念。固結維係。所以勤謹生涯。保護軀體。而自有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八 長松館藏板

不能已者。其時中庸天命不已。與君子畏敬不忘。又與大學貫通無二。故予自三十登第歸山。中間侍養二親。敦睦九族。入朝而徧友賢良。遠仕而躬禦魍魎。以至年載多深。經歷久遠。乃嘆孔門學庸。全從周易生生一語化將出來。蓋天命不已。方是生而又生。生而又生。方是父母而已身。已身而子。子而又孫。以至會而且玄也。故父母兄弟子孫。是替天命生生不已。顯現個皮膚。天命生生不已。是替孝父母弟兄長慈子孫。通透個骨髓。直豎起來。

便成上下今古橫亘。將去便作家國天下。孔子謂仁者人也。親親之爲大焉。其將中庸六字。已是一句道盡。孟子謂人性皆善。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其將中庸大學。亦是一句道盡。然未有如我太祖高皇帝聖諭數語之簡當。明盡直接唐虞之統。而兼總孔孟之學者也。往時儒先。每謂天下太平。原無景象。又云皇極之世。不可復見。豈知我大明開天千載一日。造化之底蘊。既可旁窺。舉世之心元。亦從直指。盡數九州四夷之地。何地而非道。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九

長松館藏板

盡數朝野蠻貊之人。何人而非道。雖貧富不同。而供養父母。則一。雖智愚不等。而教訓子孫。則一。雖貴賤不均。而勤謹生理。則一。故芳至不才。敢說天下原未嘗不太平。而太平原未嘗無景象。而王道極其蕩平。亦且極其正直。不容作好作惡於其間也。然其皇極世界。舍我大明今日。更從何求也哉。故前時皆謂千載未見善治。又謂千載未見真儒。計此兩段原是一個。但我大明更又奇特。蓋古先多謂善治從真儒而出。

朝。則是真儒從善治而出。蓋我

太祖高皇帝天縱神聖德統君師。只孝弟數語。把
人精髓盡數捧在目前。學問樞機頃刻轉回。脚底
以我所知。知民所知。天下共成一個大知。以我所
能。能民所能。天下共成一個大能。知能盡出天然。
聰明自可不作。此豈非聖治之既善。而儒道之自
真也哉。竊謂論治於今日者。非求太平之為難。而
保太平之為急。談學問於今日者。不須外假乎分
毫。自是充塞乎天地。此棟風光。百千萬年。乃獲一

近溪先生一貫編

卷一 長松館藏板

見而吾儕出世。忽爾遭逢於此。不思仰答天恩。
勉脩人紀。敢謂其非夫也。已。敢謂其非夫也。已。

問中庸比之大學似更深奧。羅子曰。先賢亦云大學
為入道之門。但以鄙見臆度。則義理勿論。而其次
第則當先中庸而後大學。時坐中習禮記者愕然。
曰。先生豈嘗細觀禮經篇目耶。蓋二書雖宋時選
出。而現存篇次。則果中庸先而大學後也。問者曰。
大學係曾子所作。中庸係子思所作。何得世次亦
無序耶。曰。二書所作。果相傳如是。但竊意孟子每

謂願學孔子。而七篇之言。多宗學庸。則此書信非
孔聖親作。不能。而孔聖若非五十以後。或亦難着
筆也。蓋他分明自說五十而知天命。今觀中庸首
尾。渾全是盡性至命。而大學命世規模。以畢大聖
人能事也。故中庸以至誠至聖結尾。而大學以至
善起頭。其脉絡似彰彰明甚。自揣鄙見。或亦千慮
一得。而非敢空杜撰也。試共思之。

近溪先生一貫編

卷一 總論

三 長松館藏板

問大學自有先後之序。如何必先中庸。羅子曰。吾人
此身與天下萬世。原是一個。其料理自身。處便是
料理天下。萬世處。故聖賢最初用功。便須在日用
常行。日用常行。只是性情喜怒。我可以通於人。人
可以通於物。一家可通於天下。天下可通於萬世。
故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此等平正田地。百千萬
人所資。生活却被孟子一口道破。說人性皆善。若
不先認得日用皆是性。人性皆是善。蕩蕩平平。了
無差別。則自己工夫。已先無着落處。又如何去通
得人。通得物。通得家國。而成大學於天下萬世也
哉。

問大學首重格物。如中庸論孟章旨各殊。難說皆格物也。羅子曰。豈止四書。雖盡括五經。同是格物一義。蓋學人工夫。不過是誠意正心。脩齊治平之善。至平天下。而四書五經。是誠正脩齊治平之善之至者。聖人刪述。以為萬世之格。大學則揭其尤簡要者。而約言之。所以謂之曰在格物也。今觀其書。通貫只是孝弟慈。便人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平。孟子謂其道至邇。其事至易。予亦敢謂其格至善也。曰今世學人。誰不在身心家國上用功。其用功亦誰不將聖人方法講求。則人人現成。盡是格物矣。又何必特地拈出。以起一番爭論。曰此是古今一大關鍵。細觀古人。惟是孟子一人。識得其他大賢大儒。總皆忽畧過了。蓋宇宙乾坤。聚精會神。纔生得一個孔子。孔子自十五志學。千辛萬苦。好古敏求。纔成得大學一書。其書乃仁。天下萬世之格。則視其他泛論之言。不同。孟子有見。所以把列聖羣賢一齊推開。而只願學孔子也。故吾人不期學聖。則已。學聖則必宗孔子。而宗孔子則舍大學奚以哉。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三

長松館藏板

此格物所以為古人一大關鍵。不辭罪我。而妄肆言說也。觀者亮之。

問慎獨工夫。羅子曰。慎獨一言。並作於中庸大學。夫吾人生宇宙間。自旦至暮。自少至老。樞紐默運。只此一個虛靈。雖翫奏些子不上。却瞞昧些子不過。所謂已獨知之者也。獨之靈體。通徹於帝天。獨之妙用。昭察於率土。中庸為根極道原。乃的指此知之見於隱。顯於微。而天命臨鑒。無須臾之或離。故嚴恭寅畏。無毫髮之敢忽。是則慎之所自起者也。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三 長松館藏板

大學欲明明德於天下。乃切示以絜矩之方。謂如保赤子。心誠求之。所欲則與聚。所惡則勿施。吾心之知不昧。斯在人之性不拂。辟則將為天下僂矣。有國家者。敢不嚴畏乎哉。是則獨之所由施者也。然大學之云好者。即中庸之所喜而樂者也。大學之云惡者。即中庸之所怒而哀者也。要之忠恕二字。足以盡之。蓋中心守正。則喜怒哀樂。必無妄。如心順應。則隨所好惡。天下均平矣。聖門求仁之法。真是約而不煩。簡而無外。慎獨一言。直

之宗王道之要也。凡存乎人者。豈無是心之良哉。其所以喪失而乖戾者。則以物交之爲引。而喜怒之無節。則天理滅。而違禽獸也不遠矣。嗚呼。平日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知之在於獨者。何其親切而著明哉。慎茲以往。而須臾弗離。則中庸之明命。大學之明德。自可上通乎帝天。而下光乎率土矣。

問學庸二書。會講中論。亦纒纒然。其貫通合一之義。請更詳之。庶便人人從事也。羅子曰。此二書。却是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長松館藏板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二句。足以盡其梗槩。蓋先王立教。本是欲人之皆爲聖人。但不明性善。則無根源。不法先聖。則無規矩。然古先聖人。所以足爲作聖之規矩者。正以其只盡自己之性。只明自己之善。而更無纖毫之或取諸外也。今且不論其他。且說孔子及門之士。動以千百。孟子及門之士。亦動以千百。豈不個個志凌物表。而個個見出人羣。但叫他盡己之性。則肯叫他信己性之善。以爲己之則不肯矣。叫他學爲堯舜。則從。叫他只把孩

之孝弟去學堯舜。則不從矣。及門之士且然。則其他私淑教言。以至後來想望手采者。又將何如。聖人于此也。無可柰何。欲以盡言。而信從者寡。欲遂不言。而學脉未廢。於是筆此二書。其書雖各自爲篇。而貫通只是一意。中庸雖若專言性善。而聖人所以盡性之底蘊具在也。大學雖若專言法聖。而性善所以成聖之脉絡具存也。今且論天下中從何來。乃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也。庸何從名。乃中等平常之人也。今此中等之人。名以庸常之輩者。又豈不謂各隨己性。而易簡率直也哉。此簡易率直以爲知。其知不須人思慮。却是陽明發越。而天命之昭耀也。此簡易率直以爲能。其能不須人學習。却是陽和克盛。而天命之活潑也。故性不徒性。而曰天命之謂性。性不慮之知。既爲天知。則舉千萬人。而可以同知。不學之能。既爲天能。則舉千萬人。而可以同能。故道不徒道。而曰脩道之謂教矣。夫此道根諸命。顯諸性。普諸教。則天與吾人。更無一息之可離。而吾人與天。又可一息之不畏。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五

長松館藏板

也哉。但可惜百姓却日用而不知。故其庸常知能。原雖赤子皆良。後來無所收束。則日逐散誕。加以見物而遷。可好而喜。樂輒至。過甚可惡而哀。怒輒至。過甚貪嗔橫肆。將由惡終矣。惟是君子顧謔天之明命。性靜時惺惺然戒慎。性動時惺惺然恐懼。於潛隱而常若昊天。於微暗而常若上帝。之臨照。慎獨既無須臾之或間。則道體自能恒久而不遷。率其簡易之知以為知。而日夕安常處順。率其簡易之能以為能。而隨處有親有功。既無喜怒哀亦無哀樂。則性善之中。任其優游造化之中。亦從其中出入矣。此則天然自有之定體。而聖賢不二之定守也。然豈惟未發而然哉。就是喜怒哀樂。或因物來而發。其完養保合。亦自有節而和。夫中和合德於君子之身。則命自己立。而教不自己行也哉。蓋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原可合千萬人而歸之一人。和也者。天下之達道。原亦可以一人而公之千萬人也。故君子致其中於天下。而必使人人之皆中。致其和於天下。而必使人人之皆和。要之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三

長松館藏板

惟日用和順其天常。則物感斯安全於心極。天地之大。自中庸而定位乎中。萬物之繁。自中庸而並育於外。蓋不已之命。為繼善之所從出。而無妄之與均成性之所同然。自非君子教道之脩明。又何以下萬世。惟此是個恒性。惟此是個常德。而定不做。聖人的盤子。更不容你高着分毫。亦不容你低着分毫。而為王道之平平。王道之蕩蕩。王道之正直也。初則推本其出於帝天之命。所以表其為純粹之極。故首嘆之曰。中庸其至矣乎。中間將古今許多聖賢。聖賢許多大德業。或從天而體之於已。或從已而贊之於天。雖備稱其為聖神功化之極。而實表顯其為不慮不學之良。終則復嘆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至矣乎。惟是此個中庸。首尾皆嘆其為善之至。所以大學便將此至善。欲人止之。以為明德新民之規矩。格則也。此今細心平。大學一篇。相似只是敷演中庸未盡的意義。如中庸說。肅德肅言。而大學則直指孝弟與慈。為天生明德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三

長松館藏板

也。中庸說脩道以成教，而大學則直指與仁興。爲與民相親也。中庸說身心處，或畧國家說家國處，或畧身心等項。大學則直指本末，只是一物。終始只是一事，而中間更無縫隙也。中庸說脩齊平治，聖人甚樣神化。大學則直指只是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卽是神化，而俱在面前，一曰可了也。要之均言人性之善，亦均言人須學聖人以盡所性之善。中庸多推原古今聖人，由庸常以造極至，而其言渾融合蓄。大學多鋪張古今聖人成德以爲行事，而其言次第詳明。故雖均盡性而工夫不同。雖均法聖，而規格却異。今且將大學首章請正。夫天命流行，於穆不已，畢竟得日用光昭，開朗方顯化工。在人之日用，則良知也。知爲己子，則自以慈相親。知爲己母，則自以孝相親。知爲己兄，則自以敬相親。天德之明，知之無盡，則人心之親亦相通無盡。古今聖人之學，所以爲學之大。聖人大學之善，所以爲善之至。吾人欲學其學之大，而可不求止其善之至乎。於其善之至，能知之。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天

長松館藏板

斯其學之大，自爾得之。定靜安慮四字，是形容知止之止字。本來純一，亦是顯現至善之至字。極其果確也。蓋天下本末只共一物，未有枝葉而不原於根抵，根抵而不貫乎枝葉者也。天下始終只共一事，未有欲如此結束，而不由如此肇端者也。於此用功，而先後分曉，則明德以親民，其道可以善而善亦可以至矣。試觀古之聖人，欲明明德於天下，夫欲明明德於天下，是本末一物，而始終一事也。他却於所先而先之，治國齊家，而及於致知在格物也。於所後而後之，格物知至，而及於天下平也。悉心體認，作大學者，其旨趣要此學學得大而又要大學之道，道得善，善得至，明明德於天下而先之，國家國家而先之，身心原始要終，由天下之本及天下之末，而了天下之大物也。了天下此個大物，不思古今格則以格其物，則本何以舉，末何以歸。本學且未也，而况於善，善且未也，而况於至耶。故緊接以物既得其格，而善斯知其至矣。此個格物二千年來，訓釋多多少少，芳不量力，主張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天

長松館藏板

茲說極知誕妄，但聯絡大勢，頗為貫串。查對石刻古文，亦覺不相背戾。况下文天子以至庶人，一是脩身為本，又自註釋本亂則末難治，蓋本亂則躬不自厚，而所薄又安能以歸厚。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如何本末之格而非善之至也哉。若本之身心，以通乎家國天下，盡天下國家而管之身心，其說在大學，再無詳於誠意一章，却總是稱述六經賢聖之格言，以立本定舉末之主意。卽便是知止而有定心，正則是能靜身，脩則是能安齊治平，則是能慮而得也。至明言盛德至善，而民不能忘，復詳所以沒世不忘，却是親親賢賢，樂樂利利，至後頭將親親賢賢演出許多，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將樂樂利利演出許多，用人理財，要之上下四旁，各得分願，貫天下國家，本末相共為一物，始終相共為一事。學問規模，果然大。所引章句，一一俱出六經所指德業。一一俱是帝王賢聖，序以循之，而條理不紊，會以通之，禮說之可一，學問格別，合於

近溪先生二貫編 總論 三 長松館藏板

人心之公，極夫天然之善而至也。夫孝是孩提而知愛，弟是孩提而知敬，慈是未教而養子，若非中庸推原出于天命之性，標顯率於平常之道，何以使人人信從，而知為古今之學之大也哉。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直至知天地之化育，若非大學指陳為千聖之成法，萬世之的訓，何以使人人奮勵，而必精造身心。大學之善之至也哉。嗚呼，吾夫子在世七十餘年，其心只以仁天下萬世為心，其事只以仁天下萬世為事，故曰我學不厭教不倦。今看二書，其真切懇到，令人人可想見興起而不容已，芳是敢於今日，直述荒謬而漫為之辭，其亦思效治滴於滄海，而益纖埃於崧華也。知我罪我，幸共鑒諸。

近溪先生二貫編 總論 三 長松館藏板

萬曆甲戌季冬，羅子會五華書院，三生講書，初仕而優則學，次顏淵季路侍，又次富與貴，畢眾求為之，啓迪進諸生而前曰，汝曹今日，且須究竟聖賢平生所學者何，所仕者何。大學云格致誠正，脩身是謂學，齊治均平，是謂仕。要之中間貫串一句，只說

明明德於天下。至其實實作用。則只是個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悖。細細說。似有兩件。貫通實爲一事。故孔子言志。獨以老安少懷朋友信爲個話頭。看他所志如此。則學便是學這個。仕便是仕這個。此外更無所學。更無所仕。亦更無所謂志也。夫子此志。從十五歲便曉得。要緊此孝弟慈的矩。至六七十歲。與顏淵季路言志之時。便自許得隨心隨意隨處隨人。皆隨所願。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三

長松館藏板

而不踰此矩也。此矩隨心而絜。則上便上得其所。下便下得其所。左右便左右得其所。上下左右皆得其所。乃謂之仁。聖人之志。常常不違此仁。蓋自終食之間起。以至終日終年。而直至於七十終身。其心心念念。以天下爲一家。而不計自己之家。以中國爲一身。而不顧自己之身。如此而貧。亦如此而富。而無心於去貧處富也。如此而賤。亦如此而貴。而無心於去賤處貴也。漢高祖只是一代英主。止云爲天下者不顧家。况聖人仁天下之志。欲思

老老以及人之老。長長以及人之長。幼幼以及人之幼。其決烈勇猛如火之必熱。如水之必寒。如江河之必於沛然赴海。則其一身之貧賤富貴。又安足係累毫髮也哉。故時常自道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爲天下之志。直是如此其切。爲身家之意。直是如此其輕。所以可仕則仕。而可止則止。可久則久。而可速則速。彼少有警。又安能超絕千古。獨異羣聖。而昭顯時中之心。矩於萬世無疆也哉。諸公咸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三

長松館藏板

相與稱善。命諸生歌南山五章。以頌祝大平云。武定諸生講天論之謂性一章。舜其大知也。與一章。天下國家可均也。一章。既畢。乃進而謂之曰。聖賢置此經書。不是徒資吾輩詞章。而國家立學養士。亦非徒以詞章望於吾輩。須是悉心體認。俾窮則足善其身。達則可善天下也。有問如何體認。曰。此書須要先認中庸二字。蓋中庸二字。卽是平常二字也。故其首章語道。卽曰率性。率者自然而然。不別加意思。是也。又曰不可須臾離。須臾者自朝

慕無時而非率此性也。又曰喜怒哀樂喜怒哀
 者本隨感而見無事而非率此性也。故此個道理
 充滿於日用發舒於性情。聖人與愚人一般。今大
 與古人一般。故善求道者不求諸古。只求諸今。不
 求諸聖。只求諸愚。蓋識得今時愚人所知能的。便
 通得古時聖人所知能的了。夫子以世之學者不
 曉得如此求道。往往慕於高遠而失之。故將大舜
 來做箇則樣。說這天下皆稱大舜。帝是太知而不
 知舜之所好。問而察者。無不稱大舜。近之言。而其所循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孟子 長松館藏板

知良能以孝親敬長而須更不離。便做得好人在
 外。要做得好官。只是循着良知良能以率人孝親敬
 長而須更不離。便做得好官。若人人如此。便中庸
 可能矣。奈何管商之徒。惟以法制把持天下。且個
 個爭効法之。是做好官的。不以中庸做好官矣。長
 沮桀溺以高潔而辭爵祿。荆軻聶政以意氣而蹈
 白刃。且個個爭効法之。是做好人的。不以中庸做
 好人矣。此夫子所以重嘆中庸之不可能。乃是就
 以前數等之人說他不能。非謂中庸之果難能也。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孟子 長松館藏板

夫以前數等之人。原生學問不明之時。委無足怪
 若今表 明聖諭。有先以孝弟慈和為治。而先儒
 陽明諸老。又惓惓以良知良能為教。則諸生視前
 人。已是萬幸。正好趣此發憤。做個真正好人。做個
 真正好官。以光顯此地新闢之學宮。而 副君長
 師友作興之美意也。豈非一大快事耶。勉之勉之。
 彌勒諸生。講為政以德一章。道之以政一章。既畢。羅
 子進講者。問之曰。汝講為政以德的德字。道之以
 德的德字。說許多以內聖為外王。以精神心術為

化導已是詳備可聽，但不曉得個着落，則不會處便不切實。既欠切實，則講貫處便不精神。我且問你爲政以德政字，可就是道之以政的政字否？曰：卽是云此個政字，曰無爲而民自歸的民字，可就是民免而無恥的民字否？曰：卽是此個民字，曰政爲民而立，則政之所云必民。政旣是民間之事，則爲政以德之德道，之以德之德，便須曉得聖人說的，亦就是民間日用常行之德也。民間一家，只有三個人：父母兄弟妻子。民間一日，只有三件事：奉父母、處兄弟、養妻子。家家日日能盡力幹此三場事，以去安頓此三樣人，得個停當，如做子的便與父一般的，做弟的便與哥一般的，做妻的便與丈夫一般的，恭敬和美，此便是民三件好德行。然此三行，却是民生出世帶來的。孟子謂孩提便時，親稍長便曉得敬。凡未學養子而嫁，便曉得誠求中，真是良知良能。而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也。但這民衆無上，人與他說明此是人家第一好事，大家該做，卽說與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三
長松館藏板

他聽叫他去，做又無人做樣子，與他看，便說也不信。所以人家父子兄弟夫妻之間，不免相忤相爭。本來美德，却反成惡俗矣。故聖賢爲政，不徒只開示條款，嚴立法令，教他去孝弟慈，而自己先去孝弟慈。如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久之則爲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便是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悖，果然有耻且格。若北極一旋，而衆星自環拱之，更不待上之人去刑罰他。追究他，自然大順而大化也。若泛然只講個德字，而不本之孝弟慈，則恐於民身不切，而所以感之，所以從之，亦是漫言而無當矣。若論以德爲政，却又有個機括，俗語云：物常聚於所好，又曰：民心至神而不欺。今只爲民上者，實見得此孝弟慈三事，是古今第一件大道，第一件善緣，第一件大功德。在吾身，可以報答天地父母生育之恩；在天下，可以救活萬民萬物萬世之命。現現成成，而不勞分毫，做作順順快快，而不費些子，勉強心，心念念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三
長松館藏板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四書總論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三八 長松館藏板

親母親不喜歡抱養孩兒。誰的哥哥姐姐不喜歡
 看護小弟小妹。人這個生性。這樣良善。官人與與
 人一般。漢人與夷人一般。南人與北人一般。大
 明朝人與唐虞朝人也是一般。但堯舜生來見得
 這個是我的天性。亦是人的同性。既以之自盡。亦
 以之盡人。但人有一句善言入耳。便懽然覺如己。
 的善言。人有一件善行入目。便懽然覺如己。的善
 行。不用去取。而無善不取。不用去樂。而無取不樂。
 所以能底豫克諧。而致天下之善士皆歸。一年成
 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無人無我。而渾然天下皆
 定。皆化會歸於大同也。仲尼祖述堯舜。却指出個
 仁來立教。其自註解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當時
 弟子除顏曾外。更無一個肯信。後來却得一個孟
 子走將出來。便一口道盡說仁之實事。親是也。故
 今細看兩人精神。但有問答言詞。每每貼在各人
 身上。纔說各人自己。便關連着天下人身上。總是
 他見透了那堯舜善與人同的根源。下落。所以纔
 教顏子克己復禮。便曰。一日天下歸仁。纔教仲弓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三八 長松館藏板

所惡勿施。便曰在邦在家無怨。教子路以爲政。卽是躬行孝弟於上。教冉有以富而教之者。卽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也。卽如君子三樂一章。亦是要以首章爲主。蓋父母俱存。是樂於盡孝。兄弟無故。是樂於盡弟。能以孝弟爲樂。方仰無愧於好生之德。所謂在家邦爲孝子。在天地爲仁人也。方俯不作於人。而孩提無不愛親。無不敬長。不失赤子之心。名爲大人也。方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家邦自此而無怨。天下自此而歸仁。家邦天下咸歸夫仁。則可盡得一世明睿之賢才。觀德觀風。踴躍興起。以與人爲善。而歸於大同也。不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而何哉。於是合堂貴賤。凡千百之衆。皆同聲感嘆。謂果然我等人人皆可做得。羅子復申而告曰。此時諸人各各信得極。是古今希有之事。當時孟子一生之言。未曾得一個相信。有個樂正子。雖是見得此個西。可欲可愛。然問他是自己性生的。便不覺有疑。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甲 長松館藏板

夫有諸己之謂信。蓋能信得有諸己也。蓋此信字。對疑字看。是樂子半。疑半。信。所以說他在善信之間。此處既信不透。則隔礙阻滯。決不能得。黃中通。理。黃中所通者。卽一陽真氣。從地中復。所謂克己而復者也。中通而理者。卽陽光而明。所謂復以自知。而文理密察。以視聽言動而有禮者也。故從此而美在其中。從此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便是以可欲而先諸己。施諸人。通諸天下。及諸後世。方可以望乎大而化。化而神也。樂正子以後。則孔孟此路真脈。斷絕不談。及宋時。乃得諸儒興起。中間也不免疑信相半。至有以氣質來補德性。說是有功於孟子。看來還於性善處有未脗合。至我 太祖高皇帝挺生聖神。始把孝順父母六言。以木鐸一世龔。遂至真儒輩出。如白沙陽明諸公。奮然直指人心。固有良知。以爲作聖規矩。英雄豪傑。海內一時興振者。不啻十百千萬。誠爲曠古盛事。今日諸君欲見如何爲顏冉家邦天下之人。只此堂便是。如何爲魯衛先勞教養之政。只此堂便是。如何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甲 長松館藏板

為君子三樂。只此堂便是。如何為唐虞堯舜與人為善。翕然大同。亦只此堂便是。蓋此個性善。平地舖在滿堂。高也高不得。低也低不得。也不許你有餘。也不許你不足。也更不要說先時。也更不要說後日。只各各在於當人。人在於當處。所以謂之曰平常。又謂之曰中庸。以此中平之理。常在於身。便曰平心。易氣。以此中平之理。施之於人。便曰平易。近民。以此平政率民。而民從之。便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太平也。衆忻忻曰。我等各各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聖

長松館藏板

須歡天喜地。以共享我。太祖高皇帝。當今皇

上六平之福。於無疆無盡也已。

在屏諸生講天命之性一章。顏淵問仁一章。君子之道。辟如行遠。一章。畢羅子進講者問之曰。經書註疏。因求理趣明白。故不容不為詳悉分別。中須識得渾融處。方於汝身有個受用。即如中庸首章說。有性有道有教。至行遠登高。却只說個君子之道。是豈無天命與仁在中。至克己復禮。却只說個仁。是又豈無性道與教在中。故善讀書者。既知詳悉。

於章旨。更兼統會於自身。否則如說食者。雖詳明其種藝根苗。而滋味不會入口。說衣者。雖悉曉其織衽絲縷。而和煖未曾着膚。縱讀書萬卷。於子竟何益耶。其生良久對曰。今只能存此心。即可兼通諸書矣。羅子詰之曰。如何是汝之心。又如何存汝之心。生曰。只常時求盡孝弟。便是存心。復詰之曰。孝弟二字。極說得是。但今時汝之父母兄弟。俱未在此。如何去盡孝盡弟。或又只仍前說書相似矣。生良久進曰。此時對太公祖。可是存心否。羅子曰。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聖

長松館藏板

心活潑潑地。東西在家便孝弟。在此便對答。順而循之。便謂之存矣。其生忽然踴躍不勝曰。吾心頓覺開明。羅子指而言曰。此時汝心。他人不及見處。即是隱。即是微。而獨覺光明處。即是莫見乎隱。即是莫顯乎微。此個莫見莫顯之體。雖率汝自家心性。然却是天之明命。而上帝監臨之也。蓋天與人原渾然同體。其命之流行。即已性生生處。已性生。即天命流行處。但一顧認。則見得須臾難離。惕然警覺。恐然悚動。而光輝愈發。越即是火之始。

燃而一陽之氣從中復也。地中卽謂之黃中。中而通者，乾陽之光明，知之所始也。乾知大始處，便名曰復。復也者，卽子心頓覺開明，所謂復以自知者也。子心既自知開明，又日見光輝，愈加發越，則目便分外清朗耳，便分外虛通，應對便分外條暢，手足便分外輕快，卽名中通而理。所謂天視自己視，天聽自己聽，已身代天工，已口代天言也。頃刻之間，暢徧四肢，則視聽言動無非是禮，喜怒哀樂無不中節。天地萬物果然一日而皆歸吾仁，以位之。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畧

長松館藏板

育之。而其脩道立教之機，亦只反觀一己身中，更不俟他求而有餘裕也。故先儒有解克己復禮，作能身復禮，非禮勿視聽言動，作只此禮以視聽言動，更覺順快。然又有說焉，子之反觀身中，雖已見得開明，見得發越，但恐子或謂我是讀了許多經書，做了許久秀才，歷了許大事體，方纔有此知覺，是則只從道之高遠處看，却不道君子之高遠，原自藏在卑近處也。何謂高遠？汝今日光輝發越，是心知之克廣者也。何謂卑近？汝原日赤子出世是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四書總論

心知之萌動者也。然汝初出世做赤子時，孩之則笑，提之則動，見父母便愛，見哥哥便敬，其心知了。視聽雖微也，未嘗不條理，喜怒哀樂雖微也，未嘗不節奏。是則至卑至近之中，而至高至遠的道理，何嘗不悉寓於其內耶？今時解說把父母其順做高遠，據孟子說人之良知與大學說未有學養子而後嫁，則宜兄弟和妻子順父母，正是鄉村愚夫愚婦之所共知共能者，恐只可作卑近而高遠自在方更有味也。由此三章統會看來，則孔門宗旨渾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畧

長松館藏板

然只是一個仁字，此仁字溯其根源，則是乾體純陽，生化萬彙，無一毫之間，無一息之停，無一此子之昏昧，貫徹民物，而名之曰天命之性也。本其發端，則人人不慮而自知，孝不學而自能，弗不教而養子，自心求而中，默順帝則，莫識莫知名之曰率性之道也。究其中間作用，則聖賢以人弘道，敬而脩之，初須直信本心，從中通悟，而陽光內透，天命其在我矣。繼須顧諟天明，愼畏將奉，赤子真心于時保之矣。由是通而可遠，卑而可高，禮與天地而

五六九

同其中樂與天地而同其和萬民賴之以立極。萬物藉之以完生而吾自己一腔之中亦將同體乎萬方萬世而希乎踐形惟肖之歸矣。諸君其共勉之。

迪海諸生講人之所不慮而知者一章君子有三變一章時邑中居民無老幼咸聚觀聽羅子謂之曰讀聖賢之書先要見得聖賢之心事其書說着方有精神衆人聽着亦有滋味聖賢之心何心哉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朱子註得極好曰學大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巽

長松館藏板

學也志大學者欲人明明德於天下也明德只是個良知良知只是個愛親敬長愛親敬長而達之天下只是與仁與義而脩齊治平之事畢矣故此一章全重在無不知愛無不知敬此無不知三字一頭管着自己意知心身一頭管着國家天下只因人人生出世來此條命脉原是兩頭都管着所以大學纔說物之本便連及其末纔說事之始便要及其終堯舜纔克明峻德便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武周纔追王上祀便達之諸侯達之大

夫而及士庶人也達之天下達字要同中庸達孝的達字解達孝達字要同下文達之諸侯的達字解如云親親以盡仁敬長以盡義更無他術只如古先帝王達之天下而已矣若依舊講作申明上文看則前已言無不愛無不敬矣其詞亦不贅耶試看此時對着滿前師生以及父老子弟將數百人那個不曉得要愛親那個不曉得要敬兄那個愛親敬兄不是從出世來即知即能而與我一般耶只因爲此一條真正命脉生來一般所以他衆人也無不忻忻然聽着我講所以我也無不忻忻然要講與他衆人聽此等忻忻而講忻忻而聽又忻忻而傳播鼓舞便可致一家仁而一國興仁一家義而一國興義人人愛親人人敬長而達之天下故必須到天下盡達了孝弟之時方纔慊快孔子志學的初心孟子願學的定見却渾然是造化一團生生之機而天即爲我我即爲天亦嬉然是赤子一般愛敬之良而人亦同己己亦同人如此則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固是大幸聞未然亦終身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巽

長松館藏板

思慕而成大孝。又如孔子只因一本孝經得一個曾子英才。曾子子思傳至孟子。却把大學中庸兄弟慈的家風手段演說成七篇仁義之言。慨然燿與日月爭光彩。與宇宙爭久大。莫說秦漢唐宋之英君。誼辟莫之。或先雖唐虞三代。而寧我且謂其賢之遠矣。故王天下與達之天下。兩個天下字。要粘連同看。方知三樂不與存者。不是虛空較說。乃是作用實事。蓋王天下未必能兼君子三樂。而君子三樂果足以該帝王之天下也。嗚呼。內而聖外而王。盛德大業至矣哉。而不出孩提之愛敬。敬長為諸生。只消以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女句便可作今日所講一章之總破題矣。大眾愈加忻忻而謝。亦愈加忻忻而錄之以傳云。

大理諸生講顏淵問仁一章。司馬牛問仁一章。樊遲問仁一章。子路問政一章。子貢問政一章。也孰愈一章。既畢。羅子顧諸生語曰。適講說許多書。俱是敷陳世間道理。今大眾聚於一堂。如此坐立。如此相問。却是面前實事。諸生各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長松館藏板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四書總論

理與今身子上的行事。打個對同。果渾然相合耶。抑尚不免有所間隔也。諸生默無以應。羅子作而嘆曰。適纔許多書。却與汝等。上一些對同不來。則推之平時。窻下之讀誦。與今日場中之文詞。皆只是一段虛見。一場閑話。而一套空理矣。與汝竟何益耶。故今講孔子的書。便須體察孔子當時提醒門下諸賢的一段精神。蓋當時諸賢。亦有如汝輩。欲理會道理來問者。孔子則句句字字。只打歸各人身上去。求個實落受用。如答顏淵仲弓。以至於子路子貢。莫不同是此段精神。就是後來記者將此議論。作成經書。漢宋諸儒。將此經書。演滅註疏我。國家制令。又將經書註疏。立成科試。與有司歲時進講。亦皆是接續孔子當時一段精神。使天下萬世人人得個實落受用也。時一堂上下。將千百餘衆。咸肅然靜聽。更無一息躁動。羅子亦默坐少頃。謂衆曰。試觀此際意思。何如。衆忻然曰。此時一堂意思。却與孔門當時問答精神。大約相似矣。羅子曰。豈惟精神可與對同。即初講諸書。亦可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長松館藏板

五七一

以一一對面也。蓋此一堂下而與從次而鄉約父老次而吏典次而生儒又上而郡縣僚屬其人品等級誠難一槩。若論此時靜肅敬對一段意氣光景則賤固不殊乎貴上亦無異乎下。地方遠近不能為之分形骸長短不能為之限。譬之蒼洱海水其來或有從瀑而下者亦有從穴而湧者。今則澄灑一泓鏡平百里更無高下可以分別。既無高下可以分別則又孰可以為大過孰可以為不及也哉。既渾然一樣而無過不及則予與府縣以是意而先之勞之諸士諸民亦以是意而順之從之相通相愛在上者真是鼓舞而弗倦在下者亦皆平直而無枉欲求一不仁之事不仁之人於此一堂之前後左右也寧不遠去而莫可復得也耶。吾人能以此段平明之體而養之於中便可以語司馬牛之心存不放能以此段平明之心而推之於眾便可以語仲弓之所惡勿施又擴而克之便可以語顏子之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矣。故孔門宗旨只是教人求仁而吾人工夫只是先須識仁。此

近溪先生一貫錄 總論 至 長松館藏板

此會合堂上下百千其心而共一忻忻愛好之情百千其目而共一明明覲面之視百千其耳而共一靈靈傾向之聽百千其口而共一肅肅無譁之止百千其手足而共一濟濟不動之立。故聖人指點仁體每日仁者人也又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正說此堂我是個人大眾亦是個人我是這般意思大眾亦是這般意思若識得此段意思便識當時所謂天下歸仁者是說天下之人都渾在天地造化一團虛明活潑之中也。此一團虛明活潑之仁從孩提少長便良知良能所謂人之生也直而無或枉也。即愚夫愚婦皆與知與能所謂中於民也。孔門惟顏淵仲弓此段意思能自承當所以於己便復得禮於人便行得恕故一可為邦一可南面直是此個體段承當得來便自無我無人無遠無近而渾融合一。若子張子路諸賢不肯輸心向這裏承當却謂聖賢之學必有個異乎人處所以或見我不如人或見人不如我或見古不如今今不如古或見凡不如聖聖不如凡較短

近溪先生一貫錄 總論 至 長松館藏板

論長是內非外。或失則大過。或失則不及。或失則躁動。或失則倦怠。至如司馬牛樊遲。則聖人雖把目前事指點與他。他却必要生疑。蓋他定說聖人爲學。又有別一種道理。而不應如此。易也。于時滿堂稱快。戀戀不忍別去。因命之歌。則歌南山五章。命再歌。則歌勝日尋芳一首。羅子顧諸生笑曰。汝我之依依戀戀。庶幾乎東風面目。而愷悌樂只矣乎。滿堂上下亦庶幾千紅萬紫。而邦家之基之光矣乎。况天地生機。兄長無盡。自茲方而遍之天下。自此日而引之終古。其萬年而無疆無期也。亦在汝我之勉力何如耳。羅子敬起以稱謝于郡邑僚屬。暨諸師生。師生暨郡邑僚屬亦再四於羅子致感。時方朝霧淨展。杲日空懸。光曜階階。昭融特甚。羅子復揖諸君而申論之曰。大陽有赫。吾明德也。古之人光被四表。卽克明其明德。而天下歸仁也。慎之哉。此際人已相通。心目炯炯。是則海波紅輪。而復以自知處也。顏何人哉。希之則是。永昌諸生講天命之性一章。舜其大知一章。知之者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五

長松館藏板

不如好之者一章。本存陳君進諸生求教。羅子謂講者曰。汝曹者謂知之與好。好在真樂。由精。由積。累工夫。乃能然歟。殊不知適所講三章書內。知與好與樂。都藏其中。而汝曹未知。豈非依着汝曹今日講套。則若知先於好。好先於樂。依着孔門三章書看來。則是樂先於好。好先於知也。夫世之所謂樂者。不過是自然。而然後求快活。便叫做樂也。今細看天命之性。卽是天生自然。率性而行。卽是從容快活也。大學謂不待學養子而後成。孟子謂孩提無不能愛其親。汝試想像人家母親抱着孩兒。孩兒靠着母親。一段嬉嬉融融的意思。天下古今更有何樂可以加此也哉。此便叫做民之秉彝。孔子說詩。謂民有秉彝。故好是懿德。則好實由樂而有也。又曰百好日用而不知。則知又由樂好而有也。故舜稱大知。便是能知。而其知原於好問。好察。然所好者。却是適言所用者。却是庶民之中。淺近庶民。却正是率性自然。而不慮不學者也。又看中庸他章論聖人。却有不知不能。而愚夫愚婦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五

長松館藏板

到可與知可與能。分明說聖賢有不如愚夫婦處。其次又嘆鳶飛魚躍為上下昭察。分明又說人不如鳶魚處。蓋人到愚夫婦之居室。物到鳶魚之飛躍。果然渾是一團樂體。渾是一味天機。一切知識也。來不着一切作為。也用不去。至於汝曹適纒許多講套說話。雖似曉得一般。然究竟率性中和。則實相去天淵之不如矣。故古人善形容樂體者。若陶淵明却云。木忻忻以向榮。周元公却云。庭草一般生意。夫草木無知。豈果能意思忻忻也哉。惟是

近溪先生一貫編 卷一 論 長松館藏板

愚老少共愛自率其性。而自樂其常。一堂渾是春也。以此意而觀之。一家則一家內外無老幼親疎。皆覺自率其性。而自樂其常。一家渾是春也。又遠而觀之。一郡觀之一省。又遠而觀之。天下萬世無不渾然同樂。同春於無盡焉。却即為天下造太平。為萬世開開太平。而無負父母生育一番朝野作養一場道。其在邇而非遠。事其在易而非難。昔人謂太平無象。却不想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便是天下太平。壽世太平也。眾舉手加額曰。今日為聖天子稱賀太平。自此其億萬世無惡也夫。

且海諸生講王者之民一章。人之所不慮而知者一章。君子有三樂一章。既畢。進講者而問之曰。適講王伯伯不必言矣。且汝以何為王道耶。對曰。殺之不怨。三句便是。曰。此是說王者氣象如兩前日之光而非日之體。樹之影而非樹之形也。又對曰。所過者化。亦是曰。此贊王者道大如說日光。這等明樹影。這等長去日體。樹形更愈遠矣。一生前曰。孟子子會說以德行仁者王。此却是直說王道矣。羅子

近溪先生一貫編 卷一 論 長松館藏板

曰是則是矣然又不知汝却以何爲德以何爲仁也對曰若要直指不只是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也乎羅子曰汝既知此則何必遠取卽次講二章書盡之矣蓋以德行仁仁字是王者必世而後仁的仁字也是區家仁一國興仁堯舜帥天下以仁的仁字也故上老老上長長上恤孤卽是王者之德而民興孝民興弟民不悖卽是王者以德而行仁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要之王道之大亦不外乎孩提之良知良能而已汝今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五

長松館藏板

諸生說王道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也須思量其道如此渾化如此神妙畢竟有個來歷如樹木然必下地原是這樣果子方纔未稍結成這樣果子未有始初以荆棘種之却忽然會長出個桃李來也故天下之至妙至巧者莫過於聖人之不思不勉而至妙至巧者亦莫過於孩提之不慮不學二者大小雖殊其神化則不差毫末也况王者所過所存直與上下同流而孩提之所知所能亦云達之天下固未有不達之天下而可謂與上下同流亦

未有既達之天下而不足與上下同流者也以此二章合看恰好渾是一章但過化存神是樹木未稍的果子良知良能是樹木根底的果子根稍分得兩頭果子通貫一脈汝輩於今却須猛省思量人人皆做過孩提赤子來人人皆知得愛敬親長來何故堯舜孔孟却能以這果子花實溥海宇而同流合化至後世諸人却把這個果子枯芽敗種而生意斬然此中間却自有個緣故蓋由古先賢賢生來便會識得輕重孔子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五

長松館藏板

其時志學便卽知歸重孝弟慈也志重於孝弟慈則便一切外物皆不能與他作對生機貫徹勃然克盛絜矩從心更不由他得矣孟子窺見這個意思又重重爲他發嘆說君子有三樂雖王天下不與存也夫一切外物之高火至於王天下處便盡了此王天下不與則其他更何可言是孟子極贊夫子志學之誠之極處其實三樂最先一着只是樂孝樂弟樂孝樂弟到渾化時便天壤之間更無可代以此反之於身便自然無事無作而爲學不

厭矣。以此通之於人。便自然盡得英才。而為教不倦矣。到得不厭不倦去處。則目前良知良能。渾然成個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一段滋味。其過不容以不化。其存不容以不神。其天地不容以不合德矣。故今日吾輩既生聖明之時。又幸得聞聖學之要。只在能辨別得個輕重。能決定得個趨向。果然如吾夫子當時志學。一付肝腸。則樹根之着地者。愈養而愈深。枝幹之參天者。將無疆而無盡。知能神化之果。不惟際上下而同圓。且將極古今而共久矣。願諸君其勉之勉之。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五

長松館藏板

羅子曰。大學一書。總括是明吾明德。其眼法只在知止。知止則意之定。心之靜。身之安。國家天下之慮。不患其能得之難也。知止未能。而求定靜安慮。固不可得。以定靜安慮。與知止並論。亦於明德宗旨。相去遠甚。學何自而能大也耶。今日用力須打將一切精神。於知止處透悟。即所透次第。便分作定靜安慮。至了結處。即謂之能得。而明明德於天下矣。知格工夫。渾淪圓妙。如眼法尚眩。幸汲汲先

心也。

羅子曰。孟子形色天性。真重在一形字。孔子曰。仁者人也。又曰。道不遠人。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我曰身。皆指形而言也。孟子因當時學者。皆知天性為道理之最妙。極神者。不知天性。實落之處。皆知聖人為人品之最高極大者。不知聖人結果之地。故將吾人耳目手足之形。重說一番。如云。此個耳目手足。其生色變化處。即渾然是天下所關最妙極神的天性。故我此個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五

長松館藏板

耳目手足之形。一切世間賢人君子。都辜負空過了。他惟有聖人之最高極大者。乃於此形之妙。方為率履不越也。如此便見得萬物皆備於我。我能誠於反身。即其樂莫大焉者矣。仁德渾是個人。為道而遠人。即道不可以為道矣。曰。如何便不可以為道。羅子曰。天命之謂性。性之謂道也。學者言天。便見得甚大。若言人。便見得甚小。殊不知天人只是一個。如不一個。便不是道也。曰。必是聖人方能代天言。身代天工。如何都說得一個。羅子曰。

經上明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如何不皆是一個聖人。但能知得天視即民視。天聽即民聽。而李循不失。便可以口代天言。身代天工。非別有伎倆也。故不肖嘗作一俚語。對朋友說。某於講道學。則有未能。若說聖人。則若做過許久時也。朋友皆以某為妄言。某引証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大人與天地合德。某固不敢當。至如赤子。我却不是做了許久。來耶。邵康節詩云。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付與不為貧。今日在會諸友。誰不耳目聰明。誰不洪鈞付與。又誰不可承受付與。一個大聖人哉。衆皆忻然。

近溪先生一貫編

總論

李

長松館藏板

一貫編總論尾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門人熊 儼孺夫編次

後學錢啓忠沃心重訂

論語上

仁心流生德。妙應自時時。悅樂以循習。人已一貫之。事親從兄間。孝友胥怡怡。不厭亦不倦。海宇陽春熙。

問學而時習一章。羅子曰。吾夫子生平敏求學古。獨是易經得力。首贊之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上論

一

長松館藏板

坤元萬物資生及透悟將來。却統而言曰。生生之謂易。又曰。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至是天人物我。渾成一個。其根心積慮。固惻隱滿腔。而啓口容聲。亦了無間別。於是其為學也。其為教也。皆是以仁為宗。吾夫子此個宗旨。既原得諸易。而易則原本諸天。天何言哉。極究其體。則止是時行而不息。博觀其用。便是物生而不窮。夫惟其有得於天之時行。而妙乎不息也。故語學則必曰。時習之。習能以時。則心自悅之。蓋天人雖遠。機則時

通故視聽言動食息起居其施諸四體而應乎百感自孩提以至老耄固皆時時變通亦皆時時妙運但非學則日用而不知能學則乘時以習熟夫習熟乘時則其妙運愈見其妙運愈見則其默契愈深而晦菴先生所謂其進自不能已者固足形容其悅懌之機而亦可想像其當可之妙矣吾夫子平生自述其學而不厭者不開卷而卽了了也哉夫學則乃爾而爲教亦然蓋惟其有得於天之物生而妙乎不窮也故朋來必曰自遠方朋自遠來則其心不止於悅而必曰樂矣此意惟孟子最善形容曰獨樂不若與人與少不若與衆蓋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物則何間於人人哉均此視聽言動均此食息起居亦均此施諸四體而應乎百感所以謂之帝則又謂之天則德雖天然自有以時出之乃稱懿德而人之好之也自同一秉彝也已懸想吾夫子初去博學於文遂忽悟易經時習去處極其懽忻踴躍故卽一鄙夫相問已是兩端必竭况人多信從而至於遠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上論

二

長松館藏板

方友朋亦皆畢集晦菴先生所謂德之所被者廣而道之所傳者衆則人固悅樂乎我我尤悅樂乎人盎然宇宙之中渾是一團生意吾夫子自述其誨人不倦者又不可觸類而長也哉夫時習而悅已是可知於人朋來而樂又果是相知者衆此而不厭不倦猶未見其極處其或行脩誘興德高毀來而人不我知却又能不愠始表其爲君子也但不愠二字今之爲說者皆云君子儒爲已故人雖不知而其心漠然無所動於其中如此說不愠雖亦有理而實則不然蓋聖人之所謂已足聯屬天下以成其已豈止天下卽萬世亦欲其相通而無間也故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又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然則所云不愠者只是不敢尤人而不患人之不已知爾又反求諸己以求爲可知則不至天下皆歸萬世皆通必不已矣蓋委咎乎人則自己用功斯緩不愠乎人而自己反求斯切况吾夫子以仁爲宗則時時只見其妙於生物物只見其同於生統天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上論

三

長松館藏板

徹地貫古貫今。譬則身軀脈理。更無尺寸不聯。念慮亦不忍尺寸不愛。且養間或手足痠痺。痛痒不知。決不愠而棄之。而必鍼砭藥餌。淚瀝。皇皇務醒。覺而開通之也。如此方是誨不倦。極處亦是學不厭的極處。不厭不倦。方是仁其身。以任天下萬世的極處。不曰君子之德之成哉。

問學而時習。論語開卷第一義。今以聖時之時為釋。真得夫子達已達人之心。但不知學者用功。即隨現在動靜語默。吾心時出者。而習之乎。亦必如孟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上論

長松館藏板

子所謂願學孔子。經書所載時中。矩則而習之乎。羅子曰。天之生人。蓋無有一理。而不渾涵於其心。吾心之理。亦無有一時。而不順適於所感。蓋自孩提之愛敬而已然矣。但行矣不著。習矣不察。天生斯民。必先知以覺。後知先覺。以覺後覺。今學者為學。其道術亦多端。使非藉先覺經書。啓迪而醒悟之。安能的知聖時之時而習之也哉。然所覺習之時。又何嘗外吾本心之自然順應者。而他有所專也哉。即吾夫子以時而聖。雖自孟子而始表揚。然

先言其所由來。亦曰

絕書編於伏羲文王周

之易。苦心悉力而後

想像當日祖述憲章。上

律下襲。即其已然之

反求於自然之心。復以

所深造而自得者。於古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而印

證之。故能通古今。達變化。而成時中之大聖也。故

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今吾人欲

學時習。則亦求之易而已矣。蓋天道人心。總是

個生理。天以生生而成時。心以生生而習乎其時。

故生生之謂易。易也者。變通以趨時者也。六十四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上論

五

長松館藏板

卦。聖人示人以時習之大綱。三百八十四爻。則其節次也。以大象推之。如曰天行健。則統論其時。君子以自強不息。則統論習乎其時也。以爻象推之。如曰乾之初九。則詳言其時。潛龍勿用。則又詳言習乎其時也。其初則觀天之時。以通吾心之時。其既則以吾心之時。而希天之時。及其終而純且熟也。則天之時。即吾之時。吾之時。即天之時。聖同天。不其深乎。是之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說天之時者。莫辨乎此矣。聖人純於天道。亦不已。說時

莫辨乎此矣。愚嘗謂善學易經者，先明乾之一卦。善學論語者，先時習一章。蓋一明則皆明，一誤則皆誤。凡此皆吾夫子平生精神心髓，盡底吐露，以與後學共透天關而躋聖域。所謂仁天下萬世而無疆無盡者也。

問論語時習之時，舊作時時，而先生必曰因時者，何也。羅子曰：聖人之學，工夫與本體原合一而相成也。時時習之於工夫，似覺緊切，而輕重疾徐終不若因時之為恰好。蓋因時則是工夫合本體，而本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上論

六 長松館藏板

體做工夫，當下即可言悅，更不必再俟習熟而後悅。况朋來而樂，亦只是同此工夫，當心愜意，所以不徒已悅之，而人亦悅之，亦不必俟道得其傳而後樂也。夫子嘗謂默而識之，正是識得這個時的妙處。故愈學而愈悅，如何有厭，愈教而愈樂，如何有倦。故不愠人之不已知，正其不厭而不倦處。蓋緣他識得時的根源真，而執得時的機括定。雖間有一人不知，而未必人人之不知也。雖人有一時不知，而未必久久之不知也。想像其云默而識之

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其當時聲音口氣，真如貧子之遇金窖，自慶終身之受用，饑荒之遇豐年，自慶舉家之救活，鼓舞踴躍，安頓百歲之精神於頃刻，而懽呼告報，吸定八荒之命脉於毫毛也。當時只有一個顏子，氣候與他相似，其告之一日而復天下歸仁，已是全付家當，交與他。故語之不惰，已有不厭之意。門人日親，已有不倦之意。不幸短命，而慟心喪予者，正謂時之一脉之弗延也。豈想後來却得吾孟夫子走來，將他家當盡數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上論

七 長松館藏板

搬出，直至今日，真是徹天徹地，亘古亘今，茫茫宇宙，而蕩蕩乾坤。試問諸人，果是悅不悅，樂不樂也。問學者要本體工夫合一，須是識得時字，而要得時字明顯，則又須從天命之性說來。何如羅子曰：天命之謂性，正孔子所謂默而識之，所謂知天地之化育，又所謂五十而學易，知乎天命者也。蓋伏羲當年，亦儘將造化着力，窺覷所謂仰以觀天，俯以察地，遠求諸物，近取諸身，其初也。同吾儕之見，謂天自為天地，自為地，人自為人物，自為物，爭奈他

志力精專。以致天不愛道。忽然靈光爆破。粉碎虛空。天也無天地也無地。人也無人物也無物。渾作個圓團團。光燦燦的東西。描不成。寫不就。不覺信手禿點一點。元也無名也無字。後來却只得叫他做乾畫。叫他做太極也。此便是性命的根源。三代聖人如文王周公。俱盡心去推衍擬議。及到孔子又加倍辛勤。韋編之堅。三度斷絕。自少而壯。自壯而老。直至五十歲來。依然乾坤混沌。貫通一團。而曰天命之謂性也。居常想像吾夫子此言出口之近溪先生一貫編上論 長松館藏板

曰如此則孔子之教亦六矣。矣此當此不思之不已。知求為可知之同。君子之心。直是要下萬世相通。人有未知。必反已以。為可知而已。於人何敢慍耶。前輩有善說孟子仁禮存心一章。將於禽獸何難難字。不讀去聲。而接下如舜而已。云。鳳凰來儀。百獸率舞。於禽獸且無難也。而況於人乎。如此看來。方見學問無歇手處。問有子其為人章意何如。羅子曰。此有若之言語。所以似孔子也。孔子云。仁者人也。蓋仁是天地生生近溪先生一貫編上論 九 長松館藏板

時。真傾瀉銀漢。盡吸蒼冥。以將潤其津唾。扶搖剛風。迴旋灑氣。以將舒其喘息。而又安知天不為我。而我之不為天。天命不為性。而性之不為命也耶。自此以後。口則悉代天言。而其言自時。身則悉代天工。而其動自時。天視自我之視。天聽自我之聽。而其視其聽。亦自然而無不時也。所以率此性而為道。道則四達不悖。其學也。又安得而或厭脩之。而為教。其教則並育而有成。又安得而或倦也耶。問人不知而不愠。是君子漠然無所動於中者。

的大德。而吾人從父母一體而分。亦只是一團生意。而曰形色天性也。故色容溫。沒有一毫干犯的气象。口容止。沒有一毫干犯的言詞。蓋由他心中有個生生大德。立了天下之大本。自然生可惡已生惡可已。自然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皆是此本。如是則人固以仁而立。仁亦以人而成。在父母則為孝子。在天地則為仁人。方不負父母生我一番。故曰其為人也。然則下之為仁。寧非即仁者人也。意義哉。或曰。既云孝弟本矣。復言道生。豈非本

者、惟是帝堯、則其所祖述、其所憲章、竭精會神、以學之者、非二三聖人而何哉、夫惟道之極其至、道之極其大、則闡域幽遐、境界浩蕩、雖其性靈天縱、而求以主張負荷、卓然屹立于宇宙之中、也須到三十而後能之、卽今大學聖經首言道在明明德、親民止至善、知止而後定、靜安也、定而且安、非志之既立而何哉、自此之後、則於古聖信好愈益、精專、敏求愈益奮勵、意以此而誠、心以此而正、身以此而脩、齊治均平、亦以此而明明德於天下、物則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上論

三

長松館藏板

言可無大過、則又以此學大、至範圍天地、難免無過、今考易經卦象、於大過則曰君子以獨立不懼、却是聖人以天自處之、實際所謂天命於穆不已、聖人亦純而不已、不惟中心安仁、天下一人、而且時乘六龍、統天馭御也、故贊易首言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可見上律下襲、與祖述憲章、純是吾君子一個學、學總是一個大範圍、天地固不過、曲成萬物亦自不遺、而子思子極其形容、則曰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道並行而不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大也、故不惑知命、始是學大學之到家去處、此後耳順從心、則俱學大學之到家的徵驗去處、但耳順是感乎其外、而順以應之、無非此學此大也、從心是動乎其中、而廣以運之、無非此學此大也、蓋大學只是明明德親民、明親之實、只是絜矩上下前後左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惻隱慈愛之真、豁然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上論

三

長松館藏板

於一腔誠感神應之妙。沛然達諸四海。吾夫子學至此時。果是大人赤子。念念了無二體。聖心天德。生生純是一機。隨眾問辨。其所酬答。更無非此。個孝弟慈。隨機感觸。其所好欲。亦無非此。個孝弟慈。即如子路問志。便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子貢問仁。便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要之耳順。只是一個絜矩。欲不踰矩。又豈不只是一个順應也哉。如此以觀吾夫子。其志方為大志。其仁方為純仁。而其聖方為至聖也已。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上論

五

長松館藏板

問孔子自志學。以至心不踰矩。矩是何物。羅子曰。朱子云。學即大學之道。則矩即絜矩也。蓋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明德之本來。明者。即愛親敬長。不虛而知。人皆無不有之者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而莫不與孝。長吾長以及人之長。而莫不與弟。即明德達之天下。而人人親其親。長其長。治且平焉者也。大人之所以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以至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豈復有他道哉。孔子生知安。初年即有此志。但世界浩蕩。常恐主持不去。

羣言淆亂。又慮精一之難。故用力至五十。乃渾然是不慮不學之體。而天命我知矣。以後受用。即孟子所謂樂則生。生則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者也。故此學只孔孟相符。至漢唐以後。俱絕響矣。

問顏子不遠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不知夫子省他甚麼來。羅子曰。此段去處。到須吾人用心體會。不容淺淺看過。若淺淺看過。則今註云。夫子見其日用動靜。汝且試思。夫子所見。止是顏子日用動靜。則何必省於其私。即相對領教之時。莫非日用動靜也。以予度之。則發字是發明之。發正與無問辨對看。即如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子出後。便是會子之私處。夫子之道云云。便是會子之足發處也。豈不更明顯直截也耶。况此段精神。原關係學問。不是小可。蓋吾夫子學主求仁。而其工夫。只是學不厭而教不倦。當時門人止顏氏之子。便合下心事相孚。待夫子不厭不倦處。竭才贊襄。故曰自得。顏子而門。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上論

五

長松館藏板

初年即有此志。但世界浩蕩。常恐主持不去。

人日親其所以能使衆人去親夫子之教者正以其善發明而鼓舞之也。至於顏子不厭不倦精神又只會子知之。故形容嘆息說他不能的人。也去問他一問。少能的人。也去問他一問。莫說少能與不能的。即人有不知而將言語顏色去干犯了他。他也一些不較。而還要去與他問辨而接引之也。即曾子與夫子許顏子處。便見他兩個人是合成一個人。後來短命。則這個人有一截沒一截了。所以夫子說天喪予。天喪予。皆實事。且苦情也。全是近溪先生一貫編上論 六 長松館藏板

他造化好。却得這人來。再傳又得子思。又得孟子。便把此老身命接長。直至我們今日。一堂人集聚。講明道學。則身便皆是替他坐。口便皆是替他聽。顏子之命始不短。而夫子之予終亦可免乎喪嘆也已。聖門求仁之學。須是如此理會。吾儕仁身之功。亦須如此圖謀。只得不厭不倦。一段精神。直與孔子顏曾打得對同。我管保百世諸人。亦又替諸君子。接續壽命於無疆也已。

問知之爲知之一章。羅子曰。吾輩爲學。蓋學聖也。聖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論語上

者明之通而知者明之實也。夫子告子路以知。是即告之以通明之聖也。乃特呼其名。以致其珍重。亦以當時在門高弟。自顏子以下。聰明只有子貢。子貢以下。勇往只有子路。皆是的確要做聖人。漢子柰緣兩個途徑都差。惟曉得要做聖人。而不曉得先去理會聖人之所以爲聖。雖曉得從知處入聖。而不曉得理會知之所以爲知。是本然之知。而非聞見之知也。故夫子直指以示之。曰。由。汝欲從知以入聖乎。吾將誨汝以知之所以爲知也。蓋天下古今事理。有耳目心思到而知之者矣。有耳目心思未到而不知者矣。今汝之意。必曰。盡知其所不知。方謂汝心有知。方謂汝心通曉。而後爲聖耶。如此爲知。則知從外得。而非本心之靈。况事理無窮。雖聖人亦難盡。必其皆知也。要之有不必然者。惜汝不善自理會耳。今只問汝此理此事。知之否耶。曰。吾能知之。是汝心之明。於所知者。即能知之也。又問汝此理此事。能知之否耶。曰。吾不能知之。是汝心之明。於所不知者。又即能知之也。即者即

近溪先生一貫編上論 七 長松館藏板

五八五

之不知者亦知之。則汝心之知。何等光顯。何等透徹。何等簡易直截。又何必盡知其所不知者。而後為知也哉。况如此求知。則其知方可通乎晝夜。而無不知之時。方可等乎賢愚。而無不知之人。真是橫四海。貫古今。而合天人物。我於一點虛靈不昧矣。聖人可學而且易學也。固如是哉。曰如是學聖果然簡易。奈何門人記子路。乃曰有聞未行。惟恐有聞。夫子問子貢。乃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想其學問何等專苦。顧於簡易處錯過。何也。羅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上論

九

長松館藏板

也。夫無不知而作。則所作者皆是知矣。所作皆是知。則此知果通晝夜而無間。酬應而無遺。方纔是不慮而知之真體也。若彼務求多聞而從。多見而識。縱是從得如何勇往。識得如何穎敏。終是人而非天。外而非內。而次於良知數等矣。此二句分分明明。是為二賢而發。而二賢竟未見他悔悟。今欲將此兩章作個對偶。一則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一則曰多聞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令人朝夕諷誦。則此學不患不歸一矣。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上論

九

長松館藏板

或問體仁制欲之辨。羅子曰。好仁者。惡不仁者。孔氏之訓。本並舉之。則一端誠不可偏廢矣。但先言好仁者。後言惡不仁者。亦孔訓也。則二端又可無次序也哉。細玩此章。曰好仁者無以尚之。則不仁之惡。自不待言。曰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加乎其身。則非為仁之外。另去惡不仁。而不仁之惡。好仁故足以該之也。故仁為萬善之長。識仁為學者之先。程伯子得宗孔孟。其最的是此一個先字。蓋仁心之端。原只不忍物。且不忍己身哉。不

親以其身爲不善，便叫做體仁，又叫做制欲，但中間暗藏次序，視之學問無頭者，其難易順逆，萬萬天淵，譬之奕棋，只先一着，便成勝局也。明道伊二先生至親昆季，此意竟不通融，晦庵象山二先生一時豪傑，此辨竟成仇敵，今若再不以的訓準而一之，則衆見紛勝，學脉之亂，將無紀極矣。其友憮然爲問曰：昨聞公論，某以舊聞，謂人欲若不淨，盡天理安得流行，終日終夜，意甚梗塞，後思原憲克伐怨欲，至於不行，人欲可謂淨盡矣。孔子乃曰：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上論

子

長松館藏板

仁則吾不知，又何嘗天理遂流行哉！今聞雅論，始知天下道理，體共海寬，吾儕識見，活當圓轉也。

或問曾子告門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只是渾然。夫子告子貢，却曰：仁者已欲立而立人，云云，又似有些差等。羅子曰：大約聖賢經書道理，只是一個，更無精粗，精粗生於所見之淺深，所造之生熟焉耳。故芻蕘之言，孺子之歌，聖人聞之，卽是至理，若所見尚淺，所造未純，卽精一執中之語，亦作猜疑過也。曾子當時初唯一貫心地洞然，但捻動便全。

體躍然在目，其視忠恕一貫，又更何別？若子貢之問，正在見解之處，孔子只得就他分下階級，方可進步，要之至理，立已立人，達己達人，亦何莫非收譬之方也。

問先生強恕如斯，於一貫何如？羅子曰：一貫非淺可識，但竊意一以貫之者，無所不貫者也。而况於恕乎？是故良知明覺，徧體不遺，必此體在我，然後強恕而行，方能懌切周悉，而感通亦自神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固是悟得一貫之爲妙。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上論

子

長松館藏板

而亦是見得忠恕之不容已也，豈專於教門人之語哉。

問孔子吾未見剛章，羅子曰：世之目剛者，類以廉介狷直，僅得其一端，而負氣好勝者，亦托於剛以自命。果若而言，則行行之山愈如愚之田，而施舍升堂，北宮入室矣。故夫能剛能闔，能煥能寒，能榮能悴，而後爲天地之剛，能屈能伸，能明能晦，能進能退，而後爲君子之剛，方是浩然塞於天地，此孟子所以善養，而願學孔子以慰其見也。

問孔子何只在老安少懷友信。子曰：所論心不踰矩，只是孝弟慈通之天下。夫孔子與二子言志之日，去七十當亦無幾，而所言終不出此。可見道邇而求諸遠，事易而求諸難，在季路顏淵尤所不免。况其他乎？噫！此中庸之道，所以民鮮能久矣。適諸長者聽言，懽喜處，即孔子所謂安老，請我盡心講處，即是信朋友，呼羣子弟近前求教處，即是懷幼。蓋君子愛人以德，而自愛亦必以德，即如諸長者肯好善樂施，少欲知足，則不論貧富貴賤，皆可以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上論

三三 長松館藏板

安。况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不惟安已，且可安人。不惟安人，且可安後世矣。若只以飽煖為安，則謀身家造業，罪將以求安，適以取危矣。推之朋友之信，少者之懷，皆是要人人向學，人人有個安樂受用，而不徒軀殼上動念，方是孔子之志，孔子之學也。問不遷怒，不貳過，可是不違仁否？羅子曰：此心之體，其純乎仁時，圓融洞徹，通而無滯，瑩而無疑，恒人學力未到，則心體不免為怒所遷，為過所貳也。顏子好學純一，其樂體常是不改，樂體不改，則

發難制之怒，安能遷變？其圓融不滯之機，即其明體常時復以自知，明常自知，則過夫嘗行，雖微露於恍惚之中，自隨化於幾微之頃，又安足以疑貳其洞徹靈瑩之精耶？故易經一書，只一復卦，便了却天地間無限的造化。顏子一生，只一庶幾，便了却聖神無限的工夫。蓋復是陽德，陽則生活而樂在其中，陽則光明而知在其中。孔子要形容顏子善學而難為言，故借怒不遷，以顯其樂體，過不貳以顯其知體也。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上論

三三 長松館藏板

問既曰仁即是心，心即仁，如何却說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耶？羅子曰：是因學者心有不仁時說來。乃見顏子心不違仁也。如逐物以放其心，則此心之體已化為物，物則不通不神矣。顏子克己復禮，便心不着物，即流通神妙，心又非仁如何故不違仁者，正心即仁，仁即是心處也。所以孔子於六十四卦，惟於復則言見天地心，於七十數子，惟於回則許之以心意可想也。或問先生道不可離，良知不昧之語，屢屢作疑處，

問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如何夫子復有此嘆羅子曰聖人此語正是形容良知須臾不離處如曰人皆曉得由戶則其終日所行何莫而非道也其友復曰既是人人皆曉得何爲却有歐父母輩也羅子曰此輩固是極惡然難說其心便自家不曉得是惡也曰雖是曉得却算不得羅子曰雖是算不得却終是曉得可見人心良知不昧果是道不可須臾離也

問生而知之者上也說得知字如此尊貴又說知之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上論

三

長松館藏板

者不如好不如樂兩個不如則知亦似未妙也羅子曰不止於知雖好樂亦有生而好且樂者則學與困者亦弗如之矣曰良知在人原無二體乃相去遠甚何也曰此知字乃知覺之知正與大學致知知字相同生知者則所謂先知先覺而學知困知者則所謂覺後知覺後覺者也曰然則又何以見其無二體耶曰生而知之下一之字都無二體者生知者知此者也學知者知此者也困知者亦知此者也及及其知之也

問博約之訓孔門最重而說者往往不同今則願求歸一之旨羅子曰吾儕有生天地之間立志做個人品須要先擴一大胸襟次張一大眼孔雖未即經綸天下大經而經綸規模却該理會雖未即立天下大本而立本着落却要承當雖未即能知天地化育而化育來歷却亦探索吾顏淵問仁夫子教以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子張問十世可知夫子教以殷因夏禮周因殷禮而百世損益可知至已則自云吾學夏禮吾學殷禮吾學周禮而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上論

三

長松館藏板

漢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曰爲國以禮能以禮讓爲國子何有若夫中庸末後其謂大哉聖人之道而歸諸禮之三百三千玉天下三書而歸諸禮禮之制度考文故古今聖帝明王綱維一代之乾坤世界必有禮以綱維之育養一代之民物生靈必有禮以育養之主張一代之教化風俗必有禮以主張之此個禮即天地之所以爲命帝王之所以爲心聖賢之所以爲學天下治亂依分總在禮之立不立而立之善不善與善

至不至也。天生夫子為萬世開太平，只有學庸二書。其二書只重仁禮二端。蓋丈夫有生天地頭，頂脚踏，肩任念存，此身之與乾坤渾然一體。而謂之曰仁者人也，欲完此仁，須是有禮。欲得此禮，到至善去處，則非一己之聰明，所可擬議。一己之力量，所可強為，如擬議強為，出自一己，則所定之禮未必能善。縱或有善，亦恐非其至也。故孔門立教，其初便當信好古。先信好古先，即當敏求言行，誦其詩，讀其書，又尚論其世，是則於文而學之。學而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上論

五

長松館藏板

博之學也者，心解而躬親去其不如帝王賢聖以就其如帝王賢聖，固不徒口說之騰，聞見之資而已也。博也者，考古而證今，雖確守一代之典章，尤徧質百王之建置，耳目固洞燭而不遺，心思亦體察而無外也。此之謂博學於文。然豈徒博而已哉？博也者，將以求其約約也者，惟以崇其禮而已矣。禮也者，統之則為三綱，分之則為五常，而詳之則為百行，會家國天下而反之本焉，則在吾之一身。身則必禮以脩之，而綱常百行，動容周旋，必

節文也。推此本身而聯乎末焉，則通吾之家國天下，家國天下必禮以齊治，一平之而綱常百行，道德一而風俗同也。大丈夫有生天地間，其中心之主持樹立，獨專乎此，而無偏倚，謂之正心。其發念篤切懇到，獨專乎此，而不他適，謂之誠意。此皆孟子所謂射之勇力，樂之玉振，而非其所先者也。若夫開心明目，則惟千古聖神之言，定為事物本末終始之格，至善而毫忽更無差失，知止而纖悉不可悖違，是則孟子所謂射之精巧，樂之金聲，而不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上論

五

長松館藏板

當或後者也。今觀大學一書，自首至尾，總是援引六經格言，而旁加點撥發揮，便是博學於文，而曰致知格物也，其點撥發揮，總是歸宗於內之中正，而無偏外之整飭而不亂，便是約之以禮，而曰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求其一言以蔽之，則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一字以蔽之，則仁而已矣。然夫子言仁，每每先之以知，比其言禮，每每後之於仁。噫，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

其弗時於仁也夫

孟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夫盈天地間。只是一個大生。則渾然亦只是一個仁矣。中間又何有纖毫間隔。又何從而以得地。以得萬物也哉。故孔門宗旨。惟是一個仁字。孔門為仁。惟一個恕字。如云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分明說己欲立。不須在己上去立。只立人。即所以立己也。己欲達。不須在己上去達。只達人。即所以達己也。是以平生功課。學之不厭。誨人不倦。其不厭處。即其所不厭處。其不倦處。即其所不倦處。即今人說好官相似。說官之廉。即其不取民者是也。而不取於民。方是是廉。說官之慈。即其不虐民者是也。而不虐乎民。方見是慈。統天徹地。膠固圓融。自內及外。更無分別。此方是渾然之仁。亦方是孔門宗旨也。已。

問。默而識之一章。羅子曰。此即所謂學者先須識仁也。蓋仁者。渾然與物同體。此體既與物同。則教學又豈容二哉。故教不徒教。而以學。直己陳德。而不敢欺也。學不徒學。而以教。與人為善。而不敢私也。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上論 三六 長松館藏書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論語上

教學相長。人已夾持。以故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而又有對。又安得樂。又曰能存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問。學不厭教不倦。夫子何屢屢自任。羅子曰。聖人一生自道工課。只此二句。其答子路以忘食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亦止形容不厭不倦之景象而已。蓋由其默識此心。真是合萬物為一體。則自己學處。即是誨人學處。誨人學處。即是自己學處。蓋物我原是一體。而學誨原是一事。只如世人好博者。必求角敵。若己之技捷。則敵人之技必捷。人之技捷。則己之技亦捷矣。好奕者。必求對局。若己之着高。則對之者必高。對之者高。則己之着亦高矣。此其機括相緣。固無獨成之理。而精神克長。自有日益之勢。所以學不厭者。必誨不倦。而不倦者。必不厭也。顏子多問寡。能問不能。雖犯不較。何等懇切。欲罷不能。亦何等得力。夫子所以獨許其好學。而曰自得。固令諸友日親也。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上論 三六 長松館藏書

問孔門問答恒以學不厭誨不倦為言何也羅子曰孔門宗旨只在求仁求仁工夫只是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夫欲立欲達便學不厭立人達人便誨不倦不厭不倦如輓着兩輪以載一車要載此個仁車亦不容不輓着兩輪也曰論語不厭不倦之言再出然對公西華却曰可謂云爾已矣若自任甚易及默而識之却曰何有於我哉又若自量甚難敢請其故曰同是孔子一人之言又同載在論語一篇之中豈有一處說得如是之易一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上論 三十 長松館藏板

處又說得如是之難之理往年極力思量孔門宗旨因見吾夫子平生喫緊得力處只求仁一脉而喫緊着力處亦只不厭不倦一路此其安身立命根基豈肯推開說何有於我也耶竊意此二條當作一套說去其初云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云爾及公西華嘆謂非弟子所能則又指示一個入頭說吾人厭學倦教只是未見意趣若果然識得其中妙趣則如知酒味之美者自然喜人共飲知棋着之高者自然好人同下

苟罷而不能矣其於不厭不倦又何有哉何有解作不難正與可謂云爾相合而不相背也况仁為天地之性其理本生化而難已人為天地之心其機尤感觸而易親故曰仁者人也此個仁德與此個人身原渾融膠固打成一片結作一團但一粘動不惟我喜親人而人亦喜親我立必俱立成不獨成真是自然之妙而非有所強也且吾夫子只一念在於吾儕而吾儕遂萬世歸依夫子心心相照終古如生視彼二千年來一切富貴繁華泯滅夢幻更誰可及他毫髮愈味而愈妙也雖欲厭何能厭不能厭而又何可倦也耶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上論 三十 長松館藏板

曰默識在孔子固是能事在顏子亦能默識心通若子貢則疑不言何述而下子貢數等者安得遽言默識况學問有頓有漸不知默識之功屬頓屬漸羅子曰頓漸原是禪家話頭姑置勿論但先儒云顏何人哉希之則是不知此語的確否曰此語安得不的確羅子曰語既的確則子在今日亦當默識以希顏而已更何辭且却耶曰曩諸子請教曰

人人皆可以為聖賢自謂此只可說道有定體而不知學有成法曰此語果然豈惟學有成法即默識亦有成法曰如何是默識的成法曰學是學為孔子則吾人凡事皆當以孔子為法孔子十五而志於學今日便當半夜五更默默靜靜考問自己的心腸果是肯如孔子之一心一意去做聖賢耶或只如世俗之見將成就以圖混過此生也將就混過正是鄉愿的本事孟子罵他做德之賊賊字是害字蓋此個念頭即是鳩毒刀兵害了此一生也以此做個的確規模計至則決要志學三十則決要自立四十則決要不惑方纔謂之學有成法半夜以此去自考自問便又謂之默而識之之成法也況子貢當時說子如不言小子何述而夫子直告之曰天何言哉天何言哉正是斥子貢之不默而欲其默也今子去夫子之所欲者而就夫子之所斥者自予觀之謂能守子貢之學之成法則可謂能守夫子之學之成法則未矣

羅子曰德之不脩由學不講也蓋學則有義可修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上論 長松館藏板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論語上

過可改故四者之憂惟不學為大也其或講之而不於徒義改過是急吾夫子之憂又當何如問孔顏樂處羅子曰聖賢之道原只尋常而學者求善當體會所謂樂者竊意只是個快活而已快活之外復有所謂樂哉活之為言生也快之為言速也活而加快生意活潑了無滯碍即是聖賢之所謂樂却是聖賢之所謂仁蓋此仁字其本源根抵於天地之大德其脈絡分布於品彙之心元故赤子初生孩而弄之則欣笑不休乳而育之則歡愛無盡蓋人之出世本由造物之生機故人之為生自有天然之樂趣故曰仁者人也此則明白開示學者以心體之真亦詳細指引學者以入道之要後世不省仁是人之胚胎人是仁之萌蘖生化渾融純一無二故只思於孔顏樂處竭力追尋顧却忘於自己身中討求着落誠知仁本不遠方識樂不假尋

問大衆每欲發憤不知如何得如孔子之發憤忘食也羅子曰亦在深思之而已夫科第一節亦是大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上論 長松館藏板

事但點簡從前豈無人得之點簡所得之人其所受用大小淺深豈不可以槩見若此以為聖以為賢真是精神粉碎矣今中舉之心人人發憤時時發憤至於講學問為聖賢其受用百倍中舉又不知發憤是尚為能克其類也哉諸子又只知孔子發憤忘食亦未思下文說不知老之將至則是年彌高而憤彌甚也孔子至老猶思發憤而少壯剛強却反悠悠此又不能克類之甚者矣大眾悚然曰不知孔子何為如此發憤不能自己也羅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上論

孟

長松館藏板

子嘆曰此處用得一句渾話蓋孔子是起初走壞了路頭不及諸君有酌量耳大眾復愕然曰此語如何曰孔子十五而志於學學是大學也大人之學必聯家國天下以為一身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也今世上有志之士或是功業則功業成而心亦可了矣或是道德則道德成而心亦可了矣惟孔子以天下人盡明其明德方為自己明明德此則竭盡平生心思費盡平生精力事必竟成不得事竟不成則心竟不了心竟不了則發憤忘食亦

竟至老而發憤忘食不了也

歌詩因論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此反字不專講使之復歌諦觀傳記古之士大夫相與議論因其事則歌某詩反之云者欲反求而身有之云也即如吾儕適歌萬紫千紅總是春便嘆曰果然滿座皆春也適又歌男兒到此是英雄亦復嘆曰果然是英雄也即此嘆處便可見當時反之之氣象而感發善心懲創逸志固有勃然以興而莫奪自己者矣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上論

孟

長松館藏板

羅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然二者亦交相為用蓋學者立得地步大則存駐可久積得歲月深則收蓄難方所計限也要之其初亦只於吾人本分上見得了了便自有不容已處蓋人即是仁仁天地生德也大孰加焉久孰伴焉不能以仁觀人。以人體仁而求以弘且毅者吾未之信也羅子曰孔子之所絕者四。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四者俱沒有的。蓋一有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便非空。空本體。况此毋字。有禁止意。如何解。曰孔子毋意

必固我也哉。

問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果是無知。還是謙詞。羅子曰。此是聖人實說已。分上事。蓋曰。心本無知。如廣谷空空。鄙夫來問。其說定有兩端。我即叩而竭之。隨響應聲。則實無所不知也。故周子論思云。無思本也。思通用也。無思而無不通。曰聖人。故學者致知。便當以聖人生知的。知作個格子。所知不如聖人。其知非至善也。學者致思。便當以聖人睿思的。思作個格子。所思不如聖人。其思非至善也。立則參。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上論

三

長松館藏板

前與則倚衡。久久不息。便叫做其成功一也。否則只隨己意爲之。則好知者其蔽蕩。好仁者其蔽愚。皆弗學使之然也。可不猛省而恐懼也哉。

羅子曰。顏淵喟然嘆章。須與爲仁。由己章。樂正子善信章。參看其旨始得。蓋見善可欲。正是從聖人身上去求。所以或仰或鑽。而有高矣美矣之嘆也。信其有諸已。却是反求諸身。所以文博我之文。禮約我之禮。而爲仁由己之謂也。既知由己。故竭吾之才。不能自己。而至於立。豈有立焉。此即孔子所

三十而立之立也。此時方悟道。本不待外求。而謂欲從前而仰且瞻也。必不可得矣。蓋孔子點化顏子。只是復禮一個復字。而復字又只是由己一個已字。故其贊易。直許顏氏庶幾於復。而曰中行。獨復。又曰復以自知。嗚呼。觀獨與自己也。而復之由已也。彰彰矣。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上論

三

長松館藏板

問顏氏博約。還分知行否。羅子曰。博約皆須知行並進。切不可分先後也。看他兩個我字。最是顏子得力處。蓋顏子氣魄甚大。當初用功。即仰鑽瞻忽處。處要到。却不知得處處皆我。知體貫徹。故曰萬物皆備於我。則文禮自可克塞天地矣。我體何如其博耶。然反身而誠。則便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矣。我體何如其約耶。博是我之文。博處約是我之禮。約處便自欲罷不能。而樂莫大焉者矣。至此。則不必於仰而至。高在我。不必於鑽而至。通在我。不必於瞻察而全體呈露於我矣。故卓然精明。而良知之致。自將神化不測矣。顏氏之子。所以其庶幾乎。羅子曰。無方體。則自然無窮盡。無窮盡。纔是無方體。

也。故此段家風再無容你着口着脚處。即說虛時已是實了。說無時已是有了。而况執象狗形說有說實者哉。

問孔子以可與立未可與權。程子謂漢儒不識經合道為權。不識權字。是否。羅子曰。非是。漢儒不識權字。乃不識經字也。蓋經即道也。徹天徹地。貫古貫今。不可須臾離。不可毫髮爽。萬物萬事無一可出其外。豈有行權乃獨與之相反也耶。但權非聖人不能用。蓋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經常之道。纖微透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上論

三八 長松館藏板

露。妙應不拘。所謂精義入神。以致用也。雖是人所同得。却獨能先得。以其得之獨先。而過疑其非經常之見。遂謂及經合道。正不識經字之誤也。然此須是善用功者。默而識之。而難以口說盡者。

羅子曰。儒先謂鄉黨一篇。分明畫出一個聖人。不知分明寫盡一個時字。此正見孔子動容周旋中禮。衣服飲食皆道。聖之時也。學而時習也。未記時哉。之語。厥旨微哉。

一貫編上論尾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門人熊 儋孺夫編次

後學錢啟忠沃心重訂

論語下

羅子曰。顏子於言無所不說。終日不違。非是他能心解。緣他見頭頭是道。言言皆與。故不覺心中自然恰好。即曾之唯若由賜不免作疑。所以無所不說。顏之非助我也。

問季路問鬼與死。而夫子未答。何也。羅子曰。聖人詞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論

一 長松館藏板

婉而盡。皆深答之。而子不察耳。其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欲其以事人者。事乎鬼。蓋以鬼即人也。所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者也。其曰。未知生。焉知死。欲其以知生者。知乎死。蓋以死猶生也。所謂發揚昭明。君高悽愴。百物之精。而神之著者也。當時子路亦已了了。故不復問。羅子曰。昔夫子告季路以生死。美第曰。知生。告季路以人鬼矣。第曰。事人。蓋謂死無非生。而鬼無非人也。夫知死無非生。則古即今。今即古。而萬世

矣。鬼無非人。則明亦幽。幽亦明。而三才始統。人能以最貴之靈。生生之德。而統三才。一萬世。則盈天地間。固皆我之心神。亦皆我之形骸也。已。

問。夫子謂善人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謂子路升堂而未入室。其所謂室。固皆聖人之室矣。乃今子路之未入室。同乎善人。則善人之既升堂。亦必同乎子路。但善人質美未學。子路學於聖門。豈室則必學方可入。而堂則未學。可升耶。羅子曰。論語之於善人。再三稱許。總是夫子愛他資質之美。故惓惓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論

二

長松館藏板

致意。然憐才之惜。每寓於中。至答子張。則明白說出。其曰不踐迹。正是他善處。其曰亦不入室。却又足惜。他徒有善處。觀孟子之評樂正子一段。便可見矣。若以他因不踐迹。故不入室。則聖門學者無限。皆是踐跡。豈便皆可入室耶。要之。夫子之取善人。真為其可以入聖而然。觀其嘆聖不可見。而及於善人。則善人原非不可以入室者。乃卒善而不聖。則夫子安得不以亦不入室惜之也哉。細味亦之一言。則致警于張諸人之意。具見詞外。蓋子張

原因夫子再三致意善人。故特來質問。是有欣仰善人之意。夫子却揚而抑之。曰。豈惟現前諸人不入室。即善人雖能不跡。而善人亦不入室也。今竊與商之。吾夫子所居之室。原是甚麼去處。果是甚等風光。如何及門之徒。舉一時賢士。竟無一個可以入選。其最當意。則是顏子。然以不見其止為惜。則他又更何說哉。其每論德行分科。謂為英才之盛。殊覺其為人品之衰。後參對朝氏願學去處。把來一齊推倒。乃知所見不甚差。且知夷惠再閱諸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論

三

長松館藏板

公慙來跳出善人。窠臼中也。今想要求跳出。則須是先過信人一關。蓋善則即為聖。堂廣大無邊。貫通不隔。以物皆備于載。同然中間。却有一個門限。所謂善有諸已也。夫善而固有諸已。即孟子所言性善。只到此關。則人人生疑。信者萬無一二。既信關難過。則美大聖神。其深宮密室。又安望能窺其邃奧。而享其榮華也哉。敢因論善人而為吾儕共致勗云。

問顏子復禮之復。因易經復卦之復矣。但本文復不

徒復而必曰復禮不徒曰復禮而必曰克已者何也羅子曰復本諸易則訓釋亦必取諸易也易曰中行獨復又曰復以自知獨與自即已也中行而知即禮也惟獨而自則聚天地民物之精神而歸之一身矣已安得而不復耶惟中而知則散一已之精神而通之天地民物矣復安得而不禮耶故觀一日天下歸仁則可見禮自復而克周也觀為仁由已而不由人則可見復必自己而徒行也是即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論 四 長松館藏板

者也宋時儒者如明道說認得為已何所不至又說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似得顏于此段精神象山解克已復禮作能以身復乎禮似得孔子當時口氣曰克去已私漢儒皆作此訓今遠不從何也曰亦知其訓有自但本文由已之已亦克已已字也如何作得做由私大學克明德克明峻德亦克已克字也如何作得做去明德去峻德耶况克字正解只是作勝作能未嘗作去今細玩易謂中行獨復復以自知渾然是已之能與

勝處難說論語所言不與易經相通也曰顏子請問其目而孔子歷指四個非禮非禮不是私如何曰此條却是象山所謂能以身復乎禮者也蓋視聽言動皆身也視聽孰為聽言動孰為言動皆禮也視以禮視聽以禮聽非禮則勿視聽言以禮言動以禮動非禮則勿言動是則渾身而復乎禮矣此即非禮以見復禮即如恕之以不欲勿施而見所欲與施也皆反言以見正意大約孔門宗旨專在求仁而直指體仁學脈只說仁者人也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論 五 長松館藏板

此人不透決難語仁故為仁由已即人而仁矣此意惟孟子得之最真故口口聲聲只說個性善今以已私來對性善可能合否此處是孔顏孟三夫子生死關頭亦是百千萬世人的生死關頭故不得不冒昧陳說若謂眾皆莫肯信從而且遷就則當時子貢諸人已嘗疑孔子是求之於外樂正子已不信孟子為實有諸已况七十之與三千又况漢晉宋而失傳以至今日幾乎無人家各其反求以仁其身而仁天下仁萬世於無疆也已

問孔子以復禮答顏氏問仁。則所謂學易者。即所以求仁矣乎。孔子曰。易所以求仁也。蓋非易無以見天地之仁。故曰。生生之謂易。而非復無以見天地之心。故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夫大哉乾元。生天生地。生人生物。渾融透徹。只是一團生理。吾人此身。自幼至老。無有其中。知覺云爲。莫停一息。本與乾元合體。衆却日用不著不察。是之謂道不能弘人也。必待先覺聖賢的明訓格言。呼而覺之。則耳目聰明。頓增靈亮。心思智慧。豁然開發。真是黃中通理。而寒谷春回。此個機括。卽時塞滿世界了。結萬世。所謂天下歸仁。而爲仁由已也。其根器深厚。志力堅苦的漢子。際此境界。便心寒膽落。恭敬捧持。如執玉。如捧盈。毫忽不能昧。叫做研幾。斯須不敢瞞。叫做慎獨。不落聲臭。不涉靚聞。淵淵浩浩。叫做極深。坦坦平平。好惡不作。叫做君子依中庸也。蓋此個天心。原賴耳目四肢顯露。雖其機不會滅息。而血肉都是重滯。若根器淺薄。志力怠緩者。則呼處或亦有覺。而受用却是天淵。反致輕視。此理。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論 六 長松館藏板

而無所忌憚。不覺游氣褻擾。而成小人之中庸矣。孔門自顏子而後。鮮有不在此處作疑。故仁者人也。縱口說不爲。未有人聽。從心所欲。縱身體不厭。而無有人喜。東走西。只是要依各人亂做。况無聖人親自喚呼。又可奈何。其後却虧了孟子是個豪傑。他只見着孔子幾句話頭。便耳目爽朗。親見如聖人在前。心思豁順。生就與聖人脗合。一氣呵出。說出人性皆善。至點撥善處。惟是孩提之愛敬。達之天下。則曰道在邇。事在易。親親長長。而天下平也。憑他在門高弟。如何諍論。也不改一字。憑他列國君臣。如何忿惡。也不動一毫。只是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看他直養無害。卽浩然塞乎天地。萬物皆備。而反身樂莫大焉。其氣象較之顏子。又不知何如。予嘗竊謂孔子渾然是易。顏氏庶幾乎復。而孟氏庶幾乎乾。若求仁而不于易。學易而不于乾。且復焉。乃欲妄意以同歸於孔顏孟也。亦悞矣哉。亦難矣哉。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論 七 長松館藏板

專作勝也。羅子曰：回之與憲，均稱孔門高弟，亦均意在求仁，但途經却分兩樣。今若要作解釋，則克字似當一樣看，皆是能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心之在人體，與天通，而用與物雜，總是生之，而不容已。混之，而不可二者也。故善觀者，生不可已，心即是天，而神靈不測，可愛莫甚焉，不善觀者，生不可二，心即是物，而紛擾不勝，可厭莫甚焉。然見心為可愛者，則古今人無一二，而見心為可厭者，則古今十百千萬，而人人皆然矣。蓋自虞庭便說道心，惟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下論

八 長松館藏板

微，果是心，極道體神妙之難窺，人心惟危，亦果是心，屬人身，形迹之易滯，危而易滯，所以形跡在前者，滿眼渾是物欲，微而難窺，所以神妙在中者，終身更鮮端倪。幸天生我夫子，聖出天縱，自來信好易經，於乾之大生，坤之廣生，潛孚默契，會得人人物物，都在生生不已之中，引線之星，火纖燃，鏡砲之剛中爆發，一以貫之，不覺頃刻之間，仁體克塞乎天地人物，而無間矣。故平生所以為學，所以為教，只是以仁為宗，期以號呼羣生之醉夢。

無奈及門之徒，亦往往互相抵牾，惟顏子於其言語無所不說，故來問仁，即告以能己復禮，則天下歸仁，能復即其生，生所由來，歸仁即其生生所究竟也。原憲却也久在求仁，然心尚滯於形迹，自思心之不仁，只為怨欲二端紛擾，作崇於盡力斬伐，已到二端俱不敢行，去處乃欣欣相問，人能伐治，怨欲到得不行，仁將不庶幾乎。吾夫子聞知此語，頗覺傷感，漫付之一嘆，曰：可以為難矣。蓋怨欲是人性生，今伐治不行，豈是容易。至說仁則吾不知之，却甚是外之之辭，亦深致惜之之意。憲竟付之不問，豈是其心猶疑聖言之不如已見也耶。噫，原憲且然而樊遲諸子，更復何望。及門者且然而漢唐諸儒，又復何望。誠哉道心之微，而難窺，生德之妙，而鮮識也。比至有宋，乃得程伯子渾然與物同體之說，倡之於先，陸象山宇宙一心無外之語，繼之於後，入我皇明，尊崇孔顏曾孟，大闡求仁正宗，近得陽明先生發良知真體，單提顯設，以化日中天焉。寧非斯文之幸，而千載一時也哉。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下論

九 長松館藏板

日中天焉。寧非斯文之幸，而千載一時也哉。

問顏子克己復禮合解作復卦之復則禮從中出其節文皆天機妙用所謂神無方而無體者也乃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聖人定以禮經傳之今古又若一成而不易者何也羅子曰子未觀之制曆者乎夫語神妙無方至天道極矣然其寒暑之往來朔望之盈虛晝夜之長短聖人一切可以曆數紀之至期脗合而無差焉初不謂天道之神化而節序即不可以預期也此無他蓋聖人於上古曆元鉤深致遠有以洞見其根抵而悉達其幾微故於其運行纏度可以千載而必之今日亦可以此時而竢之百世此其盡性至命之妙而實脩道立教之準也我夫子成身造士一以求仁爲宗正千歲日至其所洞見而悉達者也故復以自知而天之根即禮之源也所謂乾知大始統天時出者乎黃中通理暢達四肢而禮之出即天之運也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者乎顏氏博文約禮感夫子之循循善誘是則三百三千而著之經曲之常者也如有立卓嘆夫子之瞻忽未由是則天根自復而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論

長松館藏板

化不可爲者也夫子之爲教與顏子之爲學要皆不出仁禮兩端而仁禮兩端要皆本諸天心一脈吾人用志浮淺便安習氣其則古稱先者稍知崇尚聖經然於根源所自茫昧弗辨不知人而不仁其如禮何是拙匠之徒執規矩而不思心巧者也其直信良心者稍知道本自然於聖賢成法忽畧弗講不知人不學禮其何以立是巧匠之徒竭目力而不以規矩者也善學孔顏以求仁者務須執禮以律躬而充純心以敦復敦復崇禮又此考究百王會通典禮直至脗合聖神歸于至善而後已焉是大匠之爲方圓也巧不徒巧而規矩以則之規矩不徒規矩而巧以精之則其棟明堂而覆廣廈不將柱立乾坤而永奠邦家於萬世無疆也哉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論

長松館藏板

羅子曰孔氏之學學仁也仁則焉學哉夫仁者人也

能仁夫人斯人而仁矣是故我與物皆人也皆人則皆仁也皆仁則我可以爲物物可以爲我是通天下萬世而爲一人者也通天下萬世而爲一人

是人而仁矣。

羅子曰：仁心體也。克復便是仁。仁者完得吾心體，便合着人心體。合着處便是歸。此只在我心體上論，不是說天下皆歸吾仁。

羅子曰：歸之一字，乃是天下大衆本心。第人不能復，則天下不歸，所以保合太和全在自已能復。已立人立，已達人達，各各有所歸也。所以曾亦曰：歸厚。

羅子曰：宇宙間其一心矣乎？夫心生德也。活潑靈瑩，融液乎通。天此生地亦此生也。古此生今亦此生。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論

十一

長松館藏板

也。無天地，無古今，而渾然一之者也。生之謂仁。生而一之之謂心。心一則仁，一仁一則生，無弗一也。

是故一則無間矣。無間者，此心之仁之所以純乎其運也。一則無外矣。無外者，此心之仁之所以溥乎其施也。會而通之，吾茲有取於易之乾坤矣。夫

易生生者也。夫乾之與坤，易之生生所由以合德者也。乾一坤也，坤一乾也。未有坤而不始於乾，亦

未有乾而不終於坤者也。乾之象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坤之象曰：君子以厚德載物。夫自以言乎其

已也。物以言乎其人也。人己之間，以言乎強以言

行而厚以持載也。善夫吾夫子之語仲弓也。日出

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強以健行而乾之

所以始乎坤也。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厚以持

載而坤之所以終乎乾也。是故君子之出門使民

而就業不忽，其必有所為矣。不欲於已，勿施於人

其必有所主矣。說者以其不忽者而名之曰敬，以

其勿施者而名之曰恕。予意敬不徒敬而舍恕則

無所於為也。恕不徒恕而舍敬則無所於主也。名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論

十二

長松館藏板

之曰：乾坤合德而莫非吾心生之仁，貫徹乎人己之間，至一而匪二，渾合而弗殊者也。

座中因論孔子答仲弓與顏淵問仁，說者似謂相去

遠甚。羅子謂：看其所謂勿視聽言動，與勿施於

人，其勉強着力處，亦大相類也。已而大衆互相詰

難，至不可解。羅子曰：孔門以求仁為宗，諸君且說

如何方始是仁，辨者紛紛不一，中有應之者曰：聖

人自解曰：仁者人也，何等簡便明快。曰：子謂仁者

人也，果如俗語是個人，即是個仁耶。此却枯淡無

味猶禪家所謂自了漢也。試觀聖人口氣說克己復禮。只已字未了。便云天下歸仁。說已所不欲。已字未了。便云勿施於人。真是溥天溥地。渾一個仁理生生。便渾天渾地合成一個大。人而更無彼此也。且如目前在會。亦數十輩。人人共聽辨論。却是數十輩而共一耳也。人人共看辨論。却是數十輩而共一目也。又人人心中記憶吟哦許多辨論。却是數十輩而共一心共一口也。天體貫徹而不容二。天機踴躍而惡可已。仁者人也。豈不真名言也哉。曰此等論仁。果然明通。但不知學者却如何下手。曰仁既是人。便從人去求仁矣。故夫子說仁者人也。下。卽繼以親親爲大。謂之曰爲大。蓋云親其親。不獨親其親。直至天下國家。親親長長。幼幼而齊治均平也。此則所謂人上求仁。又所謂中心安仁。盡天下而爲一人者也。問浸潤不行。可謂明遠。不知從前如何用功。乃能致之。羅子曰。周子云。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無疑則不行而明矣。久久不行。卽明而遠矣。然周子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論

十四

長松館藏板

明必先以公。曰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者也。則公又是明遠之所自來處。曰浸潤不行。果是能公於人。但不知如何是公於己也。曰豈惟人有浸潤之諧。膚受之想也哉。於己亦有之也。今人爲學。立志向道。其習心未除時。復往來於中。幾微隱約。不斷其根。久將發作。又或想像毀譽之難當。得失之難堪。令人不覺寒心動念。卽吾心之浸潤。膚受也。苟非至明至健。一刀兩斷。幾何不爲。所諧所想。而奪我定志也耶。如此不行。方是廓然大公。既是廓然大公。則物來自能順應矣。何明遠之難到也。問中行與狂狷。體段何如。羅子曰。其體段本是一樣。觀易謂中行獨復。則其特立徑造。與動稱古人而踴涼卓越。氣槩正同。但其復自中通。美體暢發。視行之不掩者。則有間耳。孔子謂顏氏爲庶幾。而告以克己復禮。一日而天下歸仁。至四代制作。直許其上下千古焉。此正獨復之能事。而中行之實德也。後世欲慕中行。而不從狂狷之志行求之。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論

十五

長松館藏板

見中行之不可復識也已

問古來言人品有曰大人聖人賢人哲人者矣子路則問一個成人似覺十分緊切蓋戒對不成而言也夫子見替者謂於不成人然則不成人則有目即如無目有耳即如無耳有四肢即如無四肢矣誠可憐憫當時夫子告以兩段不識此外更有可以着力否羅子曰今世有相惡者曰某則不成個人又曰某則全不是人汝能終身免此二句便也做得個人成矣曰今思做人路頭極是多端而慎

近溪先生實編

下論

六

長松館藏板

獨二字聖賢尤加意焉蓋人到獨知縱外邊千萬彌縫中心再躲閃不過慎獨或可以為成人切實工夫曰獨固當慎然而大端則只二道仁與不仁而已矣仁之現於獨者謂何念頭之思愛慈祥者是也不仁之現於獨者謂何念頭之嚴刻峻厲者是也曰獨者無過是知既知則是非善惡自然分別明白念頭又豈容混曰此亦不是混蓋天地以生為德吾人以生為心其善善明白該長慈惡明白該短其培養元和以完化育明白該思愛過於

嚴刻而慈祥過於峻厲也况嫌隙之易開即骨肉所不免妻非之易張雖明哲所莫料故記憶睡皆計較毫髮每每往來曾襟遣之莫去而釋之不能慎獨者不先此防閑是則不喪三年而總且小功也况望其能成人而入聖耶古人以好字去聲呼作好惡字去聲呼作惡今汝欲獨處思慎則請先自查考從朝至暮從暮達旦曾次念頭果是好善之意多果是惡惡之意多亦果是好善惡惡之心般多若般多只扯得平過謂之常人萬一惡多於好則腦怒填骨將近於惡人若果好多於惡則生意滿腔方叫得做好人矣獨能如此而知自此而慎則人將不自此而成也耶

近溪先生實編

下論

七

長松館藏板

問夫子語子貢自謂非多學而一貫豈一貫則學且識俱可廢耶羅子曰吾子平日訓學之言為何曰學也者所以學為聖人也曰聖人則如何以學也曰不從聞見而以身體之譬則作字然注硯敷楮運毫灑墨乃言學字也曰茲謂作字則可謂學字則不可蓋必具法帖而或揭或臨字始可言學也

又或衆論筆法而因自試之則亦可言學也夫論筆法則聞也其法帖則見也非事聞見而徒手之爲以言乎書之藝概且時也况聖人耶夫言聖莫盛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矣然孟子云見而知聞而知以聖學聖亦必聞且見也則聞見備能廢也哉曰學固在聞見矣而子貢聞見每終於多然則孔子之病之也亦或以其多之故耶曰學以聚之博學而審問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是皆孔子之言也亦何嘗以多學多識爲病耶曰然則夫子之於子貢又奚病也曰病其徒事多學而不能一貫以多學焉耳曰博學詳說始能反約而歸諸一也若曰以一貫而多學弟子則未之前聞矣曰多學乃始能一則孔子不應盡非之矣其非之者正以徒知多學以學而不知一貫以學也故謂之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曰然則一貫多學果二事耶曰亦非二事也蓋學之爲學聖學也聖之爲理神理也善會之則二而爲一不善會之則一而爲二矣夫自漢唐以來乾而一之體立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論

六

長松館藏板

之義彰遐想孔子十五學聖則必先學一矣然近而禹臯伯益稷夔龍遠而商湯文武伊傅周召無非所以學堯舜之學則亦莫非所以一堯舜之一也故孔子平生自堯舜以及列聖凡所以誠意正心脩身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經綸大經參贊大化而文獻足徵者信之極其篤好之極其深而求之極其敏無非求夫此一之精微透徹而無內渾淪統會而無外功之專切時之積久不知到了何年月日天牖神通忽然開口吐個仁字出來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論

九

長松館藏板

光岳凝結既久則孔子必不容以不生孔子既生則吾人必不容以不學其所謂先天地而無始後天地而無終人謂孔子者聖之一貫者也予則曰非也其聖於多學而識之者乎其聖於多學而識之者乎

羅子曰吾儕之學學孔氏也孔門賜稱穎悟乃多識致問應遽中響一貫諄示聽若藐然他則更奚尤哉夫理一而已矣夫一亦理而已矣是故巨匠香壤孰從而一之則理以一之也亦孰從而理之則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論

子

長松館藏板

一以理之也蓋然克盛而浩然流通一也而莫非理也森然具布而渾然化生理也而莫非一也是故天地人之所以為心也是則天地人之心之所以為神且靈也夫神則無方矣靈則無眩矣無眩無方而謂其心之有弗理理之有弗一也哉故以吾而等諸天地萬物也則謂天地萬物之心而悉統乎吾之理無不可也天地萬物而等諸吾也則謂吾心之中而悉統乎天地萬物之理亦無不可也何也天地物我形有不一而心之所以神

以靈無不一也吾心之神靈而天地萬物焉可以統而一之則吾心之神靈而天地萬物焉自足以貫而通之也一以貫之是不惟善求夫吾心而所以善求夫天地萬物之心也不惟善求夫吾心即所以善盡夫天地萬物之心也否則不以我體乎物而為物所體不以我用乎我而為物所用將何以尊崇德性柄運經綸而立本知化也哉易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論

子

長松館藏板

問子貢問終身一言可行夫子告以恕乎即會子所謂夫子之道忠恕矣俱是一貫傳心之法不知其意何如羅子曰孔門立教只是求仁而求之之功只是一個恕字大抵聖人遇事遇物終身終年長長把他提醒門下諸人以去貫通君臣父子兄弟朋友而成其仁於家國天下也但門下諸人資質學力各有不同故疑信相半如會子則說着便知所謂一者只是此個恕字也故不止唯然自足而且决言以起門人同信也若子貢則須是聖人

已說破觀發問時先問學果多乎哉不多也一以貫之而已矣即他把多字與一字相對則知一者果是一言而通之家國天下便是終身行之而子貢又恐一言未必能貫通而無外也乃夫子亦只直說施諸已而不願亦勿以施之於人如此而恕則未有不可通之家國天下而終身行之者矣夫聖人以恕答子貢一言終身之問與曾子以恕答門人一貫何謂之問寧不脗合而明盡也哉

羅子曰知及之仁守之仁即其知體生生而不已者

也學能不已則內外融通人已聯合家國天下

以貫之故有恒者可學聖人問終日不食章意頗難理會羅子時隱几而坐因指而詢之此桌子方整可觀使精巧工匠竭日力即能成乎亦必用角尺格之而後能也魯曰若非格以角尺縱精目巧匠此桌決難得如是方整羅子曰聖賢出自天縱夫子之精巧更何加焉但規矩為方圓之至聖人為倫之至非考古博文契悟法則縱心思力竭而終非其至故曰我非生而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論 王 長松館藏板

之好古敏以求之其所謂求即學夫古也其所以學即求其至也曰然則思果可廢耶彼謂心之官則思思曰庸庸作聖者豈非耶曰他明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故思學俱工夫要緊而學則又所以善其思者也今規矩一也用之制器亦一也然以拙匠所為較之於巧則精粗相何啻霄壤是學之功而入微者即所謂思思之精而不易者即所謂學故非思則學無以成故而非學則思無以成終也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論 王 長松館藏板

微問吾侪性體洞達無奈氣質重滯開悟實難羅子無然浩嘆良久曰天下古今有場極情冤枉無從訴辨無窮斷也或改容起曰胡不少示端倪曰諸子務宜細心俯察吾先為指示一個證佐試觀通衢與藥肆下官馬往來頃時即有數百其強壯富貴者結轡移步甚是多然而急先後衝撞躲閃百千萬樣生靈百千出種方便既不至於妨礙亦不及於傾危此等

不精微又敢說吾人德性不個個皆善此則孔子所謂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而曰性相近也生此德性用於目而為視視則色色不同用於耳而為聽聽則聲聲不同用於鼻口而為嗅為食嗅與食則品品不同用於心智而為思為行思與行則又事善不同此後則看其人幸與不幸幸則生好家人好地方不幸則生不好人家不好地方人家地方俱好則其人生來耳目心智自然習得漸好人家地方俱不好則其人生來耳目心智自然習得漸不好此孔子所以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然則相遠原起於習習則原出於之今却以不善委為氣質之性則不善之過天當任之矣豈非古今一大冤枉也哉

或問善與不善固由於習矣然孩提少長習猶未親却亦有善不善者難道均不由性生也羅子曰聖人之言本自周匝蓋相遠則凡善不善之不同者皆足以言之也若要其極則人幸生好人家好地方者不惟一事習好且事事習好而其人號稱善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論 孟 長松館藏板

人矣不幸生不好人家不好地方者不惟一事習不好且事事習不好而其人號稱不善人矣比其極至號稱善人者則先儒云善斯成性矣帝一時善而將時時皆善世世皆善矣號稱不善人者則先儒云習慣成自然矣帝一時不善而將時時皆不善世世皆不善矣究竟人到世世皆為善便謂之上智不移人到世世皆為不善便謂之下愚不移是則皆習之使然而遠之極至也惟先儒論下愚不移而歸諸人不肯移至論人不肯移則又歸

諸拒而不信絕而不為此其聰明強力之偏視之聲色貨利之染雖清濁高下不同其為害之大則一而已矣然是兩種習氣自古迄今充天塞地畢竟於前所論通衢一段其德性之真而廣大精微之妙大家日用却毫厘也損動他不得頃刻也隱瞞他不過此所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也夫不善果出於性則天地之大若可奈何今辨別分曉的確只係習成則轉移化導儘得以自由矣先儒謂治平本諸教化教化始諸風俗最為根極要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論 孟 長松館藏板

領之談。但予又敢謂教化風俗。祿于講求學術。講求學術。急須明正經書。卽如孔門教主。求仁軻氏。每道性善傳來二千年矣。乃於仁者以克治於性。補以氣質。講解漫傳。本旨弗顯。俗沿習而愈趨。症因藥而益病。予幸此生躬逢聖世。取士設科。而聿專經術。諭民列款。而式重孝慈。敷言信千載之一時。振德可事半而功倍。伏願廟堂加意。更祈館閣同心。語道務以德性爲先。而知能愛敬。不失赤子孩提之素。造道以中庸爲至。而聖神功化。成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論 五 長松館藏板

和將人人以同長長親親。且世世而常熙熙皞皞。蓋樞機上幹。則繫星。誰能北外。氣勢內旋。則庶草靡不風從。所習寧有不善者哉。問君子三戒。色不專是。女色如目。遇成色是也。鬪不。是。曩聞如其爭也。君子是也。得亦不專是。貨利如。年來了無寸欲是也。羅子曰。君子生平。心心在道。但有損於道。卽心必思以絕去。一切豈不專在所戒。但驗以身所經歷。則某幼年多病。長去獨宿。男女之欲。夢寐多迷。中年講學。幾廢舉業。而考較落等。則終夕廢寢。平素最其淡泊。樂施與。財利惟去已之快。及今年衰產費。稱貸日艱。悅色好勝。果是消歇。而此則獨爲所苦。以是言之。一切固所當戒。而舊說三事。果尤爲重且專也。有志學道。信不可不知矣。且戒之爲言。最爲入道之首。而進德之先。其所持守。雖至道明德。立亦不可緩。如口惡人齋戒。可祀上帝。是則學之始。必戒也。如曰齋戒以神明其德。則學之終。亦必戒也。况其功效。捷於影響。如中庸論君子戒慎恐懼。皆功也。而戒則先言之。

論君子中和位育皆効也。而節則先言之。未有其初不戒而發時能節。亦未有戒之既慎而節之不中者也。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文之翼翼。無非此戒而欽明允塞。純亦不已。則即戒之到極處也。嗚呼。暗室屋漏。上帝照臨。不自戒嚴。神且陰殛。縱不為善謀。將不為禍恐耶。一息尚存。戒之哉。戒之哉。其毋忽也已。

問君子有三畏。羅子曰。此三事。只孟子一言該之。蓋

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則赤子之心。即天命。而訓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論 天 長松館藏板

人以此即聖言也。若謂福善禍淫。脩吉悖凶。人於天命。豈有不知。德位隆重。威望巍巍。人何敢狎。登山觀海。彌高彌遠。又何嘗敢侮。惟是孩提愛敬。其知能之良。雖渾全天界。而不慮不學。則禮極希微。莫說常人難知。即豪傑才智之士。亦無從理會。知之不能。况望其恭敬奉持。而兢業承順之不違耶。惟如是。則大人必在所狎。而聖言必在所侮矣。蓋其人是不失赤子之心之人。而其言是不失赤子之心之言也。觀之孔門。勇於從善。莫如子路。然破

口道夫子有是之迂。敏於悟道。莫如子貢。然順口而道夫子亦是多學。而然故夫子當面發嘆。於由則曰。知德者鮮矣。於賜則曰。莫我知也夫。此豈不知天命之驗耶。至孟子一言性善。門下諸人紛紜辨駁。就如樂正子雖稱好善。至性有諸已。亦在疑信相半之間。况於其他耶。如是而不謂之狎且侮也。吾安能為諸賢諦耶。

羅子曰。嘒嘒者易缺。堅而磷者也。皎皎者易污。白而

緇者也。孔子則不然。不曰堅。失我無以受磨。而奚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論 天 長松館藏板

磷。不曰白矣。我無以受涅。而奚緇。此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若謂堅不磷。白不淄。非物理也。非物理。何以喻大。羅子曰。無可無不可。非是聖人說我也。無可我也。無不可。這便非聖人本體。至虛處矣。只云我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耳。正是聖人空空真體。羅子曰。君子一心備中和之理。其容貌詞氣之常。皆是心體流行。自觀者各中其節。故言變。其實君子只是不失吾常而已。非因時而轉變也。

問仕優則學學優則仕其義何如羅子曰仕學原是
一事但自成已處言則謂之學自成物處言則謂
之仕故人之仕學患不優耳優字即優而游之之
優乃善致其知而復於自然之良處也故仕而不
善致其知則格於事勢以滯其機垂於毀譽以感
其意便是仕不能優矣學而不善致其知則拘成
迹而不足以達天下之變局形骸而不足以通天
下之志便是學不能優矣故學者須是識認知體
透徹使圓融活潑之機不離吾身心應用之處則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論

三

長松館藏板

一段意思長是優游克裕見大心泰無所不足雖
蒞官臨民而自已受用不失平生無意於學而自
有其學也雖在窮居陋巷而感通乎化孝友家邦
無意於仕而自有其仕也非謂仕必優然後去學
學必優然後去仕分作兩段工夫也

問先儒謂子貢晚年進德今觀日月階天之喻直是
尊信孔子之至處羅子曰此是子貢到老不信夫
子處如何却說他進德蓋孔子一生學問只求仁
一以貫通只是行恕吾夫子此德仁恕即一時

天下後世俱貫徹了盡子貢不知只管望夫子得
邦家至後仲尼以萬世爲了土爲萬民立了命
貢也不知只管追恨未得邦家所以不見綏來動
和之化生榮死哀之報想其築室六年多是此念
耿耿則子貢不惟當面錯過夫子至身後尤錯過
無盡也當時只虧了封人一見夫子便說夫子不
會失位只其位與人不正本鐸天下後世之位
也朱子以將字作將來之將不知當作殆將之將
所以把封人獨得之見與子貢類看了今非敢爲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論

三

長松館藏板

異說蓋此是聖門學問一段大頭腦吾人學聖一
段大眼目此處放過他無足論矣

一貫編下論尾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門人能

儼孺

後學錢啓忠沃心重訂

大學

天性人最貴。學稱大丈夫。為父子兄弟家邦咸作孚。始本終及末。物格信非徒。明德於天下。至善古人符。

問古本大學其義何如。羅子曰。大人者。以天下為一

人者也。以天下為一人者。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

近溪先生一貫編

大學

長松館藏版

也。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由本以及末。而善斯至焉者也。故學大人以明明德以親民者。其道必在止於至善焉。若為員必以規。為方必以矩。規矩者方員之至者也。學者於明親之至。而能知所止焉。則有定向而意誠。不妄動而心正。所處安而身脩。由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自可慮之明而得其當矣。一知止而大學之道得焉。是以明德親民者。必貴知止於至善。然至善之所當知者。謂何物有本末。是意心身為天下國家之本也。事有終始。是齊

治平之始。誠正脩也。是有物必有則。有事必有武。一定之格。而為明德親民之善之至者也。故知所先後。即知止矣。道其不庶幾乎。觀古人之欲平天下。治國齊家。以明明德於民者。固必先脩身正心。誠意以明明德於己焉。欲人己之間。悉得其當者。又貴先明諸心。知所往焉。致所往之知。果何在。在於誠意正心。脩身之如何。而為本之始。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如何。而為末之終。若下文所言。毋自欺。以至於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物皆當其則。

近溪先生一貫編

大學

長松館藏版

事皆合其式。而格之必止于至善之極焉耳。誠格之而知至善之所正焉。則意可誠。心可正。身可脩。家可齊。國可治。而天下可平矣。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天下國家之本。本亂則末不能治。何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所厚既薄。無所不薄矣。夫知亂本末者之非善。則知格本末者之為至善。故申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自大學之道至此。凡言知者。八。初言知止。次言知所先後。可見知所先後。即知所止也。次言致知在格物。

又次言物格而後知至。末則復言知本則知至。然則至善之爲本末。而本末之爲格物也。又不彰彰者明也哉。所謂誠其意者。以後則皆格物以致其知者也。蓋所謂誠其意者。卽大學之本之始事也。毋自欺。以至歷引淇澳諸詩。康誥諸書。而及夫無訟之說者。皆求知夫誠意之所以爲物之本。所以爲事之始。而一一須合夫至善之格。如是則誠意爲合格。否則爲出格。或曰。人能誠意則善矣。何必復求合格也哉。曰。程子不云乎。用意懇切。固是意誠。然着力把持。反成私意。是則誠意而出格者也。例之脩齊治平。節節爲格物致知也。明矣。但誠意緊接着知本。知至說來。卽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蓋學大人者。只患不曉得通天下爲一身。而其本之重大如此。若曉得如此重大之本在我。則家國天下。攢湊將來。雖狹小者。志意也着弘大。雖浮泛者。志意也着篤實。怠緩者。志意也着緊切。自然欺不過自欺。不過便自然已。不注如好色惡臭。又自然滿假不得。而謙虛受光。其凝聚一段精神於幽

近溪先生一貫編

大學

三

長松館藏板

獨之中者。又以其勢之所必至也。哉。幽獨者是未接國家之先。慎則是知得本立於此。而敬謹嚴切。卽前定其志意之謂也。此言君子之孜孜於至善者。惟日不足。下言小人之孜孜於不善者。亦惟日不足。但其中旣誠。則其外必形。如財富者必潤其屋。涵養者必潤其身。君子明德之意。旣已誠切。則自然明明德於天下矣。故引淇澳。引烈文二詩。以見有切磋琢磨之盛德。至善則民自不忘。而民不能忘者。正以其盛德之有可賢可親。可樂可利也。

近溪先生一貫編

大學

四

長松館藏板

身家國天下之變化者也。正心則即接着定而后能靜說。蓋其見已明透，其志已堅定，則自然外誘不動，內念不生。又安有聽念、憶、恐、懼、憂、患、好、樂、而為中心之累也哉？意誠心正，則安其身而動，自足以端本善則與不知立本而徇好惡於偏物之間者萬萬不同。故其孝則足以事君，其弟則足以事長，其慈則足以使衆。是又將仁、敬、孝、慈、信、而約言之。且引康誥以推極於不學而能見孝弟慈悉出於良心自然。君子立本之功，至是愈精而愈微矣。

近溪先生二貫編 大學 五 長松館藏板

則國之興仁興讓，天下之興孝興弟，應之其速而至大者，又豈不愈神而愈妙也耶？故絜矩以下，即是老者思所以安，朋友思所以信，少者思所以懷，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而為用人者用乎安養之人，行政者行乎安養之政。孔子七十從心而不踰者，不踰此絜矩，而十五所志於學者，志此大學而已矣。是道也，惟堯舜實始之，故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光於四表格於上下，是非明

明德於天下也。耶惟孟子實繼之。故道在通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曰七十衣帛食肉，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黎民不饑不寒。又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諸掌。是非用行政以盡絜矩之義也耶？嗚呼！孔子一生求仁，而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者也。其心將以仁其身者，仁萬世人人之身，而恐無憑據，故既竭心思而繼以先王之道，於是取夫六經之中，至善之旨，集為大學一章，以為脩齊治平規矩，所謂格也。其旨趣自孟子以後，知者甚少。宋有晦菴先生，見得當求諸六經而未專以孝弟慈為本。明有陽明先生，見得當求諸良心，亦未先以古聖賢為法。芳自幼學即有所疑，久久乃稍有見。龜勉家庭，已數十年，未敢著之於篇，惟居鄉居官，常經誦我

近溪先生二貫編 大學 六 長松館藏板

高皇帝聖諭，衍為鄉約，以作會規，而士民見聞處處興起者，輒覺響應。乃知大學之道，在我朝果當大明，而

高皇帝真是挺生聖神。承堯舜之統。契孔孟之傳。而
開太平於茲天下。萬萬世無疆者也。

問大學宗旨。羅子曰。孔子此書。却被孟子一句道盡。
所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夫孩提之愛
親是孝。孩提之敬兄是弟。未有學養子而嫁。是慈
保赤子。又孩提愛敬之所自生者也。此個孝弟慈。
原人人不慮而自知。人人不學而自能。亦天下萬
世人。人不約而自同者也。今只以所自知。習而為
知。以所自能者。而為能。則為父子兄弟足法。而人
自法之。便叫做明明德於天下。又叫做人人親其
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也。此三件事。從造化中流出。
從母胎中帶來。遍天遍地。亘古亘今。試看此時薄
海內外。風俗氣候。萬萬不齊。而家家戶戶。誰不是
以此三件事。過日子也。只堯舜禹湯文武。便皆曉
得此三件事。脩諸己而率乎人。以後却盡亂做。不
曉得以此脩己率人。故縱有作為。亦是小道。縱有
治平。亦是小康。却不知天下原有此三件大道理。
而古先帝王。原有此三件大學術也。故孔子將帝

近溪先生一貫編 大學 長松館藏板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大學

王脩己率人的道理學術。既定為六經。又將六經
中至善的格言。定為脩己率人規矩。而使後世之
學者。格著物之本末始終。知皆擴而克之。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幼吾幼以及人
之幼。使家家戶戶。共相愛敬。共相慈和。而共相安
樂。雖百歲老翁。皆嬉嬉都如赤子一般。便叫做雍
熙太和。而為太順大化。總而名之曰大學也已。

問大學一書。吾人入道之功。最當急於講求者也。乞
詳言之。羅子曰。孔門之學。在於求仁。而大學便是
孔門求仁全書也。蓋仁者。渾然與萬物同體。故大
人聯屬家國天下。以成其身。今看明明德。而必曰
於天下則通。天下皆在吾明德中也。其精神血脉。
何等相親。說做明明德於天下。而必曰古之人。則
我之明德親民。考之帝王而不謬也。其本末先後。
尚何患其不至善也哉。細玩首尾。只此一意。故此
書一明。不惟學者。真一身遊聖神堂奧。而天下萬
世。真可使之物物各得其所也。大哉仁乎。斯其
矣。

近溪先生一貫編 大學 長松館藏板

六一五

問大學明德親民。還易訓解。惟至善之止。解者紛紜。竟未愜人意。何也。羅子曰。規矩者方圓之至也。聖人者人倫之至也。只識得古聖為明親之善之至。而明德親民者所必法焉。則大學一書。從首貫尾。自然簡易條直。而不費言說也。已。

問大學首先明明德。羅子曰。明字從日從月。天之所以為天者。為其有日月也。如非日月。則天之功用廢矣。人之心則天也。心之知則日月也。故心之在人。自朝至暮。自幼至老。無非此知。以為功用。舍知

近溪先生一貫編 大學 九 長松館藏板

以言心。是無日月而能成天也。有是理哉。天無二日。人一明德焉足矣。乃云明明德者。何曰知一也。有自生而言者。天之良知也。所謂明德也。有自學而言者。人知己之有良知也。所謂明明德也。故有姓日用而不知。惟聖賢則能顧諟天之明命也。惟顧諟則命益顯。知益妙。自然明明德於天下。學則成大學。而人則為大人也。已。

羅子曰。人不可以不學。而學不可以不大。學之所以為大者。明德以親乎民。而親民以明其德。

今夫天至高矣。日月星辰至遠矣。手徑寸之鑑。而臨之。毫髮畢照焉。何哉。其明無礙。則其入無間。其入無間。則其溷無方。夫其入無間。則內外一體。而親足徵矣。其溷無方。則遠近一體。而大莫尚矣。故徑寸之照。而有大于天地。在鑑且有然者。何獨至於吾心之德而疑之。夫吾之心。靈澄照曠。圓應虛通。故可上友千古。而親於無前也。俟聖不惑。而親於無後也。質鬼神弗疑。而親於無間也。而况父子兄弟。其倫固不類。而其聯固甚切。是故未有德而

近溪先生一貫編 大學 十 長松館藏板

不明。未有明而不親。未有親而不大。大學也者。固將學乎其大者也。學乎其大。而不知明德親民。移之合一焉。則非惟身心之用。窒滯弗融。而天下國家。又何所依。屬以全其化也哉。

羅子曰。明德親民。必止於善。至善也者。聖之純。倫之盡。而古之極也。其惟放勳乎。克明峻德。以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是明明德於天下矣。故知此者之謂止。而學此者之謂大學。

羅子曰。學天下而舉之。大物也。舉天下之物而身之。

大本也。身本天下之物而先之。大學也。故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而欲致其知者。在格物也。是以學必知物。不知夫物。非知學也。物必知格。不知夫格。非知物也。格必知本末。本末必知先後。不知夫本末。先后非知格也。斯格也。物之則也。亦古之制也。

論大學如何。羅子曰。大學者。學爲大人者也。大人者。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大明當空。容光必照。日月者。天地之所以成其大也。良知虛靈。森然萬象。明德者。吾心之日月。萬物一體。與天地同其

近溪先生一貫編

大學

十一

長松館藏板

大者也。明德既是萬物一體。明明德者。亦當一體乎萬物矣。如欲明孝之德。便須體親之心。以盡其愛。欲明弟之德。便須體兄之心。以行其敬。欲明忠信之德。便須體朋友之心。以盡先施之義。推之天下之人。皆一體相親。便是明明德於天下。明德是主意。親民是工夫。而止至善。則又其樞要也。止至善如何。是明德親民的樞要。宋周子曰。曷爲天下師曰。善。故師位者。善之至。立人之極者也。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敬學敬師。而明德通

天下矣。故學大人者。必立師位。立師位者。必先知止。知止者。卽下文格物之本末。而知先立乎本。爲天下之至善。故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知立本者。則其意在天下。國家自是誠切。而不容已。所謂定也。能誠意者。其心中正。無所偏倚。無所障礙。屹然天地之間。更不搖動。所謂靜也。意有定向。心已靜正。則安身立命。以立天下之大本。慮善以動。以達天下之大道。而脩齊治平兼舉。而無爲矣。爲天子者。必如是。而後可成堯舜之治。爲庶人者。必如是。而後可繼孔孟之宗。然其功用之實。則又不過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而天下可運諸掌矣。則古之欲明明於天下者。可卽是至善否。羅子曰。此古者有所指。卽堯舜是也。故曰克明峻德。以親睦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此卽是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物之本末。事之終始。知所先後。而不亂者也。是爲明明德親民之至善。足爲萬世之格。而萬

近溪先生一貫編

大學

十二

長松館藏板

世誠正脩齊治平者之所必法之者也。

問慈湖謂誠意正心大學原節太多似非孔子之書。

何如羅子曰心意知物等字原非始於大學六經

中亦往往言之亦非止六經言之反之。曾中實是

有個虛涵之體而虛涵應感自意思有個擬議之

端而其虛涵應感又莫非知體靈明貫徹也此雖

一切世人皆然况聖人乎曰既一切世人皆然則

大學又何必許多功夫也曰知意與心原與天同

體人累於物不免私小今教之以大學正是欲其

學乎大也學大則必加意天下國家方為誠切心

統乎天下國家方為中正如此方是能知天下之

大本而為物格乃是能立天下之大本而為身脩

慈湖是欲人一處用功故約而言之非便謂等節

可廢也。

問大學格物其詳如何羅子曰知大學之道一旬便

知所以格物矣蓋天下古今人孰無學但所學多

於其小而未能大焉耳若欲學為大人學則大矣

必有道然道亦有善有未善而善又有至

有未至惟此大學一書則孔會師弟信好

求直述自首至尾皆是明言如此為學方是為學

之大如此為道方是為善之至也今日細看來真

是字字句句為天理之極盡而無憾芥之或遺為

人情之極公而無毫髮之或私而為千古聖賢垂

世立教之格言也學者能依此聖言講求討論審

度思惟乎吾此意心身家國天下如何為本為末

吾今誠正脩齊治平如何而成始成終是則即名

格物也若格之之功到明白透徹曉得意心身之

所以能為本而果足以該乎國家天下之末又明

白透徹曉得誠正脩之所以當為然而可及乎齊

治均平之終先後一貫為天下國家近大學之道

而知止乎至善也由是所當意可誠心可正身可

脩家可齊國可治天下可平視諸古先之明明德

於天下者其精蘊其規模分寸不爽乃為定靜安

慮能得至善以止焉而後大學之事畢矣究竟其

明明德於天下原非他物只是孝弟慈三者感孚

聯屬軍融乎千萬人為一人貫通乎千萬世為一

近溪先生一貫編

大學

長松館藏板

近溪先生一貫編

大學

長松館藏板

世已爾。觀其於誠意章，自穆穆說到前王所以不
忘，已是統總本末始終，而歸極至善矣。後來正心
脩身，及於篇終，雖各分章，而詞却只是一意。不過
敷演詠嘆乎此而已。故予嘗謂大人者，不失其赤
子之心者也。此句便足以盡發大學之精蘊。大人
者，已正而物正者也。此句便足以盡槩大學之規
模。然則聖賢是書，固爲千古帝王盡心民物之矩
格。又寧非孔曾思孟學脉傳心之公案矣乎。

坐中因論致知格物，有謂聖賢之學，必考古証今，講
近溪先生一貫編 大學 五 長松館藏板

習經書，以格物理。然後吾之良知，乃得中正。有謂
格之與知，原非兩件。知卽格之靈曉處。格卽知之
條理處。卽二說以詰問者。羅子曰：皆是也。觀之古
語，謂言出由衷之謂信。又曰：矢口而成章，吐詞而
爲經，則格果不出於言之外也。又觀古語，謂言亮
之言，又曰：非法言不敢道，必則古昔。稱先生似考
証講習，亦有出於言之外者。故曰：二說皆是也。詰
者曰：如先生之論，果終無合一之歸乎。曰：有古語
謂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象。

既曰擬議，則豈徒用一己之意見哉。始必近
心，遠取諸物，雖凡蕪莠之言，狂夫之語，亦所必察。
亦所必采，而况聖經賢傳，言而世爲天下法者，可
不悉心點簡也哉。如此，則準憑有在，既非自作聰
明，而根本於心，亦非徒取諸外，斯爲合一也已。

問：大學以脩身爲天下國家之本，如何方是脩身。羅
子曰：致良知，則其身矣。曰：如斯而已乎。曰：致良
知，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夫良知者，不慮不學
而能愛其親，能敬其長也。故大學雖有許多工夫，

近溪先生一貫編 大學 六 長松館藏板

然實落處，只是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
弟，故上老老，上長長，便是脩身以立天下之本。民
興孝，民興弟，便是齊治平而畢脩身之用也。天德
王道，一併打合，便是孔子平生所志之學，其從心
不踰之矩，卽此個絜矩之道是也。却不只是一個
致良知耶。故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大學之道
備矣。

問：大學傳誠意正心脩身，全不見詳細指點工夫，却
都只在應物之跡上形容，何也。羅子曰：大人者，以

天下爲一人者也。身心卽是天下國家。而國家天下卽是身心。故自誠意以下，總是敷衍物之本末。事之終始，又總是貫串本末。原止一物，終始原止一事，渾淪聯合了。無縫罅。此是大學之大章旨也。故其間非無工夫，但工夫自別，如身心意，便要說天下國家，蓋是天下國家之外，別無身心意也。齊治平，便要說誠正脩，蓋誠正脩之外，別無齊治平也。要之其立言者，只是要打合而誤聽。泛觀者，只是要打開，却不知打合則十分簡易，蓋其理其機，原出天然也。打開則十分艱難，蓋其理其機，原出臆想也。故某嘗妄議此書，既名大學，則看之者，須要大眼孔。受之者，須要大襟懷。讀之者，亦須大口氣。而爲之者，亦須大手段也。

近溪先生一貫編

大學

七

長松館藏板

羅子曰：爲人君，止於仁；雖列之以五，至孝弟慈，則括之以三，及云未有學養子而後嫁，則慈又孝弟所從生，而渾然良知之自有者也。仁讓之興，彌廣而感通之本，益微，非古至善其孰能與於斯。羅子曰：所誠其意者，卽物也。毋自欺至此，以沒世不

忘者，卽誠意之物之格也。格如帝典康誥湯銘周詩具陳者，斯善之極至而止之所當先知者也。例之於脩齊治平焉，均是格致之義也已。

問人心之知，本然常明，此大學所以首重明德。何如羅子曰：聖人之言，原是一字不容增減，其謂明德則德只是個明，更說個有時而昏不得，如謂顧天之明命，亦添個有時而昏不得也。曰明德如何，何以必學以明之也。耶曰：大學之謂明明，卽大易之乾乾也。天行自乾，吾乾乾而已。天德本明，吾

近溪先生一貫編

大學

六

長松館藏板

明明而已。故知必知之，不知必知之，是知此心之常知，而夫子誨子路以知只是知其知也。若謂由此求之，又有可知之理，則當時已謂是知也，而却猶有所未知，恐非夫子確然不易之辭矣。今將本文誦之自見，曰從來見孟子說性善，而中庸說率性之謂道，孟子說直養，而孔子說人之生也直，常自未能解了。蓋謂性必全善，方纔率得，生必通明，方纔以直養得，奈何諸家皆云性有氣質之雜，心有物欲之蔽，夫既有雜，則善可率得，惡將如何率

得夫既有蔽則明便直得此則如無直得此乃白
心疑忌不定將聖賢之言作做上智邊事只得去
為善去惡而性且不敢率只得去存明去昏而養
且不得直卒之愈去而惡與昏愈甚愈存而善與
明愈遠今日何幸得見此心知體便自頭頭是道
而了了皆通也耶曰雖然如是然却不可遂謂無
善惡之雜無昏明之殊只能殼得此個知體到手
則便憑我為善去惡而總叫做率性儘我存明去
昏而總叫做直養無害也已

近溪先生一貫編

大學

九

長松館藏板

問致知與慎獨何別羅子曰不同曰何為不同曰其
工夫有先後也曰獨是獨知既是獨知原是一個
知則慎獨與致知又豈容有先後也曰學者未詳
耳大學分明說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今
觀慎獨是誠意時事則致知當在誠意先也曰然
則獨非獨知乎曰獨是虞庭一字亦即孔子所謂
一貫的一字也問者躍然曰把一字作獨字看甚
是痛快則致知可即是惟精否曰豈止如此若以
以齊治平亦即是允執其中也若在中

明

自如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却是惟精慎獨却是
惟一下文中者天下之大本却是執中虞庭宗古
至孔子發盡無餘何可輕易分言也哉

言聖至善亦只是父子兄弟足法則孩提愛親敬
長恐人人原自具足何必切切謂當求諸古聖羅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夫至本中庸即
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與能者也至久鮮能却是聖
人亦有所不知不能而必俟聰明聖智達天德者
也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夫此中庸之至

近溪先生一貫編

大學

十

長松館藏板

能於下愚而又神於天載神於天載而亦能於下
愚則此時心體果是四端現在然非聖脩作則便
終擴克不去守規矩而為方圓夫豈不易簡也哉
若只徒求書中陳跡而以知能之良培植根苗則
支離無成與徑信本心者其弊固無殊也矣

問大學篇名現存禮記不知篇與禮何關羅子曰禮
有經有曲世人輒指一事一時言禮者皆曲而非
經也若論經禮則真是天之經地之義綱紀乎人
物彌綸乎造化必如大學規模廣大矩度森列而

血脉精神周流貫徹乃始足以當之其間字字句句雖筆之孔子而非始於孔子蓋孔子一生要仁天下仁萬世既竭心思於是必繼之以先王之道而仁始足以覆天下萬世矣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六經皆是此意而大學獨曰善之至白物之格者則尤是六經之精髓而為禮之大經仁之全體也學者漫謂本心自足而輒以意見彷彿為之國家天下得其平焉者寡矣

一貫編大學尾

近溪先生一貫編

大學

三

長松館藏板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門人熊 儋孺夫編次

後學錢啓忠沃心重訂

中庸

天命默流布生生性渾全鳶魚顯飛躍凡庸體自然日監茲不離嚴畏相周旋至敬純於穆聖躋象帝先

問中庸亦如古本可否羅子曰天命之謂性一語孔子得之五十以後以自家立命微言而肫肫仁憫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中庸

長松館藏板

以復立生民之命於萬萬世者也蓋人能默識得此心此身生生化化皆是天機天理發越克周則一顧諟之而明命在我上帝時時臨臨無須臾或離自然其嚴其慎見於隱顯於微率之於喜怒則其靜虛而其動直道可回達而不悖致之於天下則典要脩而化育彰之可未垂而無悖矣故易曰君子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極說命之難知而所中庸其至之至字正至命之至也斷然說民鮮能已久正見其難也豈惟民哉斯道費而隱雖人至

於聖而至命之處亦有所不知有所不
 讀得活蓋聖人之於天道有脗合與否不知不
 能即指夷惠伊尹等聖人徒窮得一端之理有方
 有體而吾員融生化之性尚未可率達而况於穆
 不已之命之至耶此後節舉聖賢道德之盛而至
 字竟未直指至哀公問政纔說誠者天之道而始
 繼之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此下却多是發
 揮盡性至命之道而統總歸之仲尼一人其言堯
 舜是他祖述則知他不止是堯舜文武是他憲章
 則知他不止是文武天地是他上律下襲則知他
 不止是天地蓋羣聖天地皆有民所憾處皆有相
 害相悖處若仲尼之敦化川流此其天地則絕形
 象而尤為大也是以其道為至聖之道其德
 為至誠之德而統括之曰此其仁之肫肫蓋孔
 平生心法也其深則淵淵其遠則浩浩夫豈一
 羣聖之所能知也哉所以不能知者以其聰明
 造聖智而其聖智未達乎天德故也下則復言
 智君子必如何而天德乃可入而達之也耶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中庸 長松館藏板

道維玄維默維於穆則的然文著者斯與天不相
 似矣故闇然之闇字從門從暗乃室中之一無所
 見者復狀之以淡淡則白水未和而了無滋味者
 也狀之以簡簡則竹簡方素而瑩無點畫者也狀
 之以溫溫則絲璽方燁而渾無端緒者也君子於
 此而獨不厭文且理焉則知遠本諸近風出諸自
 微秘乎顯而於穆玄默之天不潛入而靡間也哉
 何謂微之顯潛伏而人所不見者是也何謂風之
 自敬信不待言動者是也何謂遠之近民勸民威
 而不事實且怒者是也如此而後其德始闇然不
 顯天下自日章而平矣遂形容之極以及於天載
 之無聲無臭乃確然嘆曰此即所以為聖之至為
 誠之至矣夫豈尋常羣聖之可得而與可得而知
 也哉究竟中庸一篇是孔子以生平自仁其身者
 以仁天下萬世字字句句皆從五十知天命中發
 出奈何聖遠言湮學者往往滯於事理之末而鮮
 達乎性命之源以想度為探求而欲至乎不思而
 得之微以方所為操持而欲造乎不勉而中之妙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中庸 長松館藏板

是皆擬聖太高，覓道太遠，而謂必如何而清，如何而任，如何而和，如何而多學而識，如何而克伐怨欲不行，如何而博施於民而能濟衆，而後聖可學也。顧不知仁不遠人，道不下帶，至聖優域，不出跬步間也。故是書極言至命之難，而首發以中庸其至一句，蓋曰：聖人盡性以至天命，乃中庸以至之也。中庸者，民生日用而良知良能者也。故不慮而知，卽所以爲不思而得也；不學而能，卽所以爲不勉而中也。不慮不學，不思不勉，則卽無聲臭而聞然以淡簡溫矣。大哉中庸，斯其至矣夫。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中庸 四 長松館藏板

問天命之謂性是說道之本源，率性之謂道是聖人分上事，脩道之謂教是賢人分上事，是否羅子曰：古人著書都是直述目前實事，只論吾輩相聚在此爲着甚的，豈非講究身心靈明，原日天地爲何均賦，人物如何同體，今日身心靈明，如何方與天地相通，如何方與人物爲一精光透露，神氣照臨，使身心之靈者不失其爲靈，明者不失其爲明，所以說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不見不聞之地，無非

戒謹恐懼之功，此無他，蓋天地之靈明洞徹，則身心之敬畏自嚴，賢人固以是而入，聖人亦以是而純分位稍有不同，工夫實無二致。雖中庸言意不可妄爲分析，要之天命率性一句，似啓乎脩道之端，而脩道一句，似卒乎天命。性之蘊，不分聖賢以至吾人，均以知性爲先，所謂智之事，均以盡性爲後，所謂聖之事，先後二字，亦只強言其實，初先知時自然已不住脩，末後盡時自然更妙於知，試觀中庸一書，前頭條分縷悉何等精詳，後面窮神知化何等融液，分明天命三句，只是一直說下，而不至盡性不足以成教也耶。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中庸 五 長松館藏板

問天命之謂性何如，羅子曰：諸君於性命姑置勿談，試舉目前天果安在，論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四時百物夫孰而非天也。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往，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則出往游衍夫孰而非天也。夫四時百物皆天矣，奚復於吾人而外之，出往游衍皆天矣，又奚復於此心而遺之，故中庸天命謂性，分明是以天之命而爲人之性。

謂人之性卽天之命而合一莫測者也。諦觀今人意態天將風霾則懊惱悶甚天將開霽則快樂殊常至形氣亦然遇曉則天下之耳目與日而俱張際暝則天下之耳目與日而俱翳雖欲二之孰得而二之也哉。夫天道幽眇其不已不離原不假言說乃茲首先發明以作中庸張本者蓋欲吾儕識知天不離入則一切謀慮一切云爲儼然上帝臨之卽隱而見微而顯恐思驚相而莫敢邪妄庶感人心而和平風世俗以淳厚而王道湯湯平平之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中庸

六

長松館藏板

化可以歸其有極而會其極也已。噫聖賢之慈憫吾人也意亦至矣。學者其可忽諸。

羅子曰天命之謂性此是聖賢點化人處吾人終日視聽言動起居食息總是此性而不知此性總是天之命也。若知性是天命則天本莫之爲而爲命本莫之致而致我終日視聽言動起居食息更無可方所無能窮盡而渾然怡然靜與天俱動與天游矣。率之身而爲道同諸人而爲教也。自不期然而然矣。故天命之性便直貫天載之神真平地而

與天爲徒也。

或問曰天命之性原吾本有夫子何須纓纓講說羅子曰正謂是我本有故須大家講求恐其遺失也。譬之貧人原有祖爵乃不自知一旦因人指示則頃刻便可公侯不然將貧窶終身矣。天性在我明則聖昧則凡其貴賤視祖爵之得失又不啻萬萬可不講求而必得之耶。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中庸

七

長松館藏板

羅子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人於是處徹却則此身在天地間從作孩提直至皓首與造化消息渾成大片道家者流所謂呼接天根吸通月窟更無可着揀擇可容迴避之地之時也。故詩云昊天曰明及爾出往。吳天曰旦及爾游衍。所以君子必戒慎必恐懼毋敢或貳其心焉耳。不知乎此而悞於事爲應迹比擬思量縱有合處亦謂遠人爲道難語純天之造也已。

問戒謹恐懼說是敬慎工夫但恐懼二字似太着重也。羅子曰汝不聞論語所謂畏天命乎。凡人奉君父之命猶然悚息不寧况吾人此性卽是天命則

帝天之威莫之能測。明命昭察，誰可隱藏。故雖不覩，不聞而實莫見。莫顯其几，愈幽獨則其照愈精明。其照愈精明，則其畏愈兢惕。又安敢頃刻放逸也耶。蓋由所見既已親切，則為愈自不可已。固非作而致其情也。

問：平日在慎獨上用工，頗為專篤，然雜念紛擾，終難止息，如何乃可。羅子曰：學問之功，先須辨別源頭分曉。方有次第。且言如何為獨。曰：獨者，吾心獨知之地也。又如何為慎獨。曰：吾心中念慮紛雜，或有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中庸

八

長松館藏板

時而明，或有時而昏，或有時而定，或有時而亂，須詳察而嚴治之，則慎也。曰：即子之言，則慎雜非慎獨也。蓋獨以自知者，心之體也。一而弗二者也。雜其所知者，心之照也。二而弗一者也。君子於此，因其悟得心體在我，至隱至微，莫見莫顯，精神歸一，無須史之散離，故謂之慎獨也。曰：所謂慎者，蓋如治其昏而後獨可得而明也。治其亂而後獨可得而定也。若非慎其雜，又安能慎其獨也耶。曰：明之可昏，定之可亂，皆二而非一也。二而非一，則皆

念而非所謂獨知也。獨知也者，吾心之良知。天之明命而於穆不已者也。明固知明，昏亦知昏，昏明二而其知則一也。定固知定，而亂亦知亂，定亂二而其知則一也。古今聖賢，惓惓切切，只為這些子費却其精神，珍之重之，存之養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總在此一處致慎也。曰：然則雜念俱置之而不問耶。曰：隸胥之在於官府，兵卒之在於營伍，雜念之類也。憲使升堂而隸胥自肅，大將登壇而兵卒自嚴，則慎獨之與雜念之類也。今不思自作憲使主將，而惟隸胥兵卒之求焉，不亦悖且難也哉。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中庸

九

長松館藏板

問：喜怒哀樂之謂中，陽明謂從涵養後始然，而先儒又謂須善觀未發氣象，其意何如。羅子曰：二說俱有大益於學人，但本旨却尚有說。蓋中庸名篇，原是平常而可通達者也。今論人情性之平常，應用者是喜怒哀樂，而其最平且常者，則又是喜怒哀樂之未發也。曰：先儒謂心惟寂靜之時，方是未發，難說平常即是也。曰：中庸原先說定，喜怒哀樂

後分未發與發。豈不明白有兩段時候也耶。况細觀人終日喜怒哀樂。必待物感乃發。而其不發時則更多也。感物則欲動情勝。將或不免而未發時。則任天之便更多也。中庸欲學者得見天命性真。以為中正平常的極則。而恐其不知喫緊。帖體也。乃指着喜怒哀樂未發處。使其反觀而自得之。則此段性情。便可中正平常。便可平常中正。亦便可立大本。而其出無窮。達大道。而其應無方矣。曰人之情欲多端。雖喜怒哀樂未發。而憧憧往來。亦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中庸

十

長松館藏板

多安能即許以反觀自得耶。曰爾於上下文意欠理會。蓋其初道不可離。是見道已徹。其次戒謹恐懼。是衛道已嚴。再加喜怒哀樂一無所感。此時天性渾然大。可想見不於此覓中。更從何處覓中耶。予每嘗於此重嘆聖人苦心。亦嘗於此而深感聖人厚恩也。

問喜怒哀樂未發。是何等時候。亦何等氣象耶。羅子曰。此是先儒看道太深。把聖言憶想。便說有何氣象可觀也。蓋此書原叫做中庸。予常

解釋。便自妥帖。且更明快。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命不已。則性不已。性不已。則率之為道。亦不已。而無須臾之或離也。此個性道體段。原長是渾渾淪淪。而中亦長是順順暢暢。而和我今與爾終日。語默動靜。出入起居。雖是人意周旋。却自日然然。莫非天機活潑也。即於今日。直到老死。更無二樣。所謂人性皆善。而愚婦愚夫。可與知與能者也。中間只恐怕喜怒哀樂。或至拂性違和。若時時畏天奉命。不過其節。即喜怒哀樂。總是一團和氣。天地無不感通。民物無不歸順。相安相慈。而太和在我。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中庸

十一

長松館藏板

大明宇宙間矣。此只是人情。纔到極平易處。而不覺功化。却到極神聖處也。噫。人亦何苦而不把中庸解釋。中庸亦又何苦而不把中庸服行。中庸也哉。問以喜怒為言。何如。羅子曰。吾人日用。總是好惡。而喜怒則好惡之成者也。好惡之端。極微而喜怒之用。甚大。聖人誠意正心。只從此處用力。便推之家國天下。裕如。故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而僻則為天下僂焉。以是知此學之講。

直闢世道。欲一體平。萬物者。主張之功。誠不可不汲汲也。

問中以立本和以達道矣。如何却又致。羅子曰。致字。是致物與人之致。推開一步說。雖義兼極致。而實在天地萬物上着力也。蓋聖人作中庸。是五十年學易之後。直見乾坤之體。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有親可久。有功可大。認定個天命流行。人性皆善。無反無側。蕩蕩平平也。故從喜怒哀樂未發處。指出為天下之大本。從喜怒哀樂中節處。指出為天下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中庸 三 長松館藏板

之達道。夫中和既大。同乎天下。則聖人必天地萬物皆中。其中方是為其大中。必天地萬物皆和。其和方是達其大和。故德曰達德。道曰達道。統之以三重。率之以九經。品節斯。斯謂之禮。鼓舞斯。斯之謂樂。相安相忘。斯斯之大順大化。而至誠至聖之。所以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以贊天地造化育而與參也。

問致中和。其義何如。子曰。聖賢學術。須先見得大處。故大學中庸開說。說個天下正欲。恢擴音

器局。聯屬天下。以成其身。中則大中。和則為大和。非是尋常小小家數。蓋其根原。乃自慎獨中來。所謂慎獨者。正是出類拔萃。頂天立地。卓然一身於天地間也。如此志願。以為工夫。如此工夫。以畢志願。則天地萬物。渾為一已。當其喜怒哀樂未施設作用時。其體段精神。已包涵無外。天下事。凡皆從其中妙應。而為天下大本也。當發用施設時。則一怒。或可以安天下之民。一喜。或可以造天下之福。中間節目。皆足以和平天下。而為天下之達道也。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中庸 三 長松館藏板

故以天下大本。形容慎獨聖人。其中藏原。非小可。以天下達道。形容慎獨聖人。其發用。無不貫通也。中和致極如此。果是包含遍覆。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矣。

羅子曰。致中和之意。雖云喜怒哀樂皆中。其節然大旨。則於怒居多。蓋喜與和同流。則致之也。易怒與和相反。則致之甚難也。故定性亦曰七情之發。惟怒為難制。意與中庸之旨。共一諄切。學者遽忘。吾怒以觀是非。其功最難。但天地萬物之位育。於此關係。

苟怒不中節。則天翻地覆。而物我失所。其究有不可言者。故君子戒謹恐懼。非爲天地萬物。只怕此生得罪天地。作孽萬物。不能一日自安耳。

問近聞先生所論。頗有所得。羅子曰。其見維何。曰。聞論天命之性。見得我此身隨時隨處。皆是天矣。豈不快暢。又何所不順適也哉。羅子曰。子若如此理。會天命之性。是之謂失。而非所謂得也。曰。如何。却反是失。羅子曰。爾旣曉得無時無處。不是天命。則天命之所在。卽死生禍福之所在也。不知悚然。生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中庸

古

長松館藏板

些惧怕。却更侈然。謂可順適。則天命一言。反作教之狂藥矣。曰。弟子聞言。不覺渾身促局。不能自安。曰。卽此便是戒慎。恐懼而上君子之路矣。所以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曰。小人而無忌憚。如何。又說小人之中庸耶。曰。此正見天命無所不在。故本惟中庸。無分君子小人。但君子知畏天命之嚴。而小人則器量褊淺。便欲任天之便。而過於自恣。不覺流於忌憚。亦曰。君子小人。俱一樣中庸。如何。又曰。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中庸

五

長松館藏板

而時中。則中庸與時中。豈亦有分別也耶。曰。觀聖賢之言。極是縝密。如曰。率性謂道。道無須臾可離。便是人人公共。曰。喜怒哀樂未發爲中。發而中節爲和。便自有個分別。中庸二字。可以槩言。亦可分言。槩言則皆天命之性也。分言則必喜怒哀樂。更無妄發。或感而發。又無踰節。方始是中。四者或過。雖亦平常之人。而中體未免傷而不和矣。細細看來。吾人情性。俱是天命。庸則言其平平徧滿。常常具在也。中則言其徹底皆天。入微皆命也。故其外之日用。渾渾平平。而其中之天體。時時敬順。乃爲慎獨。乃成君子。是中者庸之精髓。庸者中之膚皮。而戒謹恐懼者。則君子之事天養性。以完固精華。而充潤膚體也。故前此諸大儒先。其論主敬工夫。極其嚴密。而性體平常處。未先提掇。似中而欠。庸故學之。往往至於拘迫。近時同志先達。其論良知學脉。果爲的確。而敬畏天命處。未加緊切。似庸而未中。故學之。往往無所持循。甚至不肖。幸父師教詔。每責令理會經書。一字一句。不輕放過。故遵奉

久久不覺於孔聖心源稍有契悟。

問君子之道費而隱。舊說另作中庸一大枝看。是否願聞。羅子曰。試看六經中語道之文。會有如此費字之奇特者乎。蓋是吾夫子學易到廣生大生去處。滿眼乾坤。如百萬富翁。日用奢費。浩蕩無涯。乃說出這個字面。善體聖心者。便從費字以求隱字。則富翁之百萬寶藏。一時具見矣。故費用是說乾坤生化之廣大。而隱藏是說生不徒生。而存諸中者。生生而莫量。化不徒化。而蘊諸內者。化化而無方。若孟夫子所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老子所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蘇子所謂取之無窮。用之不竭。而為造物者之無盡藏也。故費字之奇。不如隱字之尤奇。費字之重。又不如隱字之尤重。費則只見其生化之無疆去處。而隱則方表其不止無疆。而且無盡去處。要之總是顯仁藏用。而極力形容天命之不已也。下面一篇。其論說雖多。總是詳言此道神化。無疆而無盡也。如云我君子這個妙道。極其浩費。而又極其藏蓄。四海九州。萬萬生靈。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中庸

六

長松館藏板

說他是夫婦之愚不肖。而其實個個可以與知能。愚不肖的夫婦。可與知能。而聖人却又不可。知能。莫說聖人只是個人。即如天地一團神氣。要載也。載他不得。要破也。破他不得。而災祥順逆。且往往有不當恰好處。到是鳶魚微物。有又能顯見造化處。君子之妙道。如此其浩費無邊。如此其隱藏無盡。故其用功。須是造端乎夫婦。以愚不肖之知能。來作日用。又當昭察乎天地。盡知聖人之所不知。盡能聖人之所不能。位天地。育萬物。而盡釋天地之憾。而後已也。上一段。是易經所謂天行健。後一段。便是君子以自強不息處也。上一段。是詩經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後一段。便是聖人純於天道亦不已也。大約中庸只天命之謂性一句。把天地人的精髓。一口道盡。繼之曰率性之謂道。則見得萬民萬物。各循其性之自然。無處不是道。而此體遂克塞乎兩間矣。又繼之曰道不須史離。則見得萬民萬物。各安其性之本然。無時不是道。而此體不止克塞兩間。而且貫徹千古矣。想像吾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中庸

七

長松館藏板

夫子當時仰觀俯察，遠取近求，到得生生謂易去處，其靈爽暢發，心日躍然，遂思作此中庸，昭布王道之蕩蕩平平，完全活潑於民生日用之間，形骸雖殊，而此子了無隔礙，風氣雖別，而毫髮總可融通。君子只知得這個天命，便嚴恭寅畏，時中以成君子；小人只不知得這個天命，便無所忌憚，反中庸以成小人。君子小人兩種學術，其根原皆分自此。但今人說君子時中，說得淺陋，說小人無忌憚，也說得淺陋，無怪乎中庸一篇大旨埋沒千載而逝。近溪先生貫編中庸

近溪先生貫編

中庸

六

長松館藏板

直至今日也。要之聖人他的確見得時中分明，發得時中透徹，不過只在此個費隱，你試看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繼而又說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夫時中即是時出時中，即是浩費無疆，實藏無盡，平鋪於日用之間，而無我無人，常在日晷之下，而無古無今，果真如鉅富之家，隨眾穿也穿不了，隨眾吃也吃不了，隨眾受用，更也受用不了。降古聖神序之以六十四卦，分之以三百八十四爻，演之以係詞十翼，布之以洪範九疇，至於極力顯著，則

又是中庸此書，君子之所以尊德性者，是尊此個德性，敬畏天命者，是敬畏此個天命，樂其日用之常者，是樂此個日用之常。大人之所以不失赤子良心者，是不失此個赤子良心。後世道術無傳於天命之性，漫然無知，不知人之有生，原是稟受天命而生，便把吾儕日用恒性，全看不上，在眼界全不着在心，曾或疑其為惡，或猜其為混，或妄第其為性有三品，遂至肆無忌憚，而不加尊奉畏敬，敗則卒至於索然行怪，而反中庸矣。蓋由其不見大用顯行，徧濤衰穹，便思於靜僻幽隱，謂就小須養出有個端倪，又謂看喜怒哀樂以前，作何氣象，不見孩提愛敬，與夫婦知能，渾是天然大道，便思生今反古，刻意尚行，而做出一翻奇端險怪，驚今以駭俗焉。此豈不是不知天命，而不畏，遂至反中庸而逆真常也哉。不肖每談中庸，至於費隱，真覺痛心切慮，感激不能自己。竊謂人一綫道脉，故是無多，而其關係天地造化，人物生靈，呼吸盛衰，大捷於桴鼓，而影響也。卽此費而隱，隱而費，若合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中庸

九

長松館藏板

捷於桴鼓而影響也。卽此費而隱，隱而費，若合

其妙趣神機。以來彰顯天命。點撥人心。則頃刻之間。宇宙之內。生生化化。皞皞熙熙。寸土盡是黃

織塵。皆成法界。而吾儕出世一場。也不負為聖世之遭逢矣。若不務明張道目。朗擴胸襟。以領純天錫元和。而只拘泥舊聞。人私其身。已私其學。一。念以為天真。任猜求以還性地。豈惟端倪竟不可圖。聖脩竟不可得。而眼前錦繡乾坤。徧界總處。凄楚苦趣矣。語傷大激。寔切田衷。惟至仁長者。其共憐之憐之。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中庸

子

長松館藏板

昨聞論費隱。謂盡知聖人之所不知。盡能聖人之所不能。盡釋人民之所憾於天地。乃為察乎天地之功夫。不知從何處下手。羅子曰。此去處也有些難言。且為諸生說一笑話。俗諺云。早知燈是火。飯熟幾多時。不意諸生今下此問。却是手執燈光。以徧求火種也。蓋愚不肖夫婦之知能。便是聖神之所以察天地。而聖神之所以察天地。却不外造端於愚不肖夫婦之知能也。此乃中庸之所以為至處。又是從古及今之民。所以鮮能處。今日說民之所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中庸

子

長松館藏板

以鮮能中庸。而中庸為德之至。自見矣。大要自以以來。人皆曉得去做聖人。而不曉得聖人即是自己。故凡說着聖人。便去尋作聖一個門路。殊不知門路一尋。即去聖萬里。吾夫子竭盡平生精神。倒翻宇宙乾坤。看見古今有無限聖賢。聖賢有無限等級。道理既有千百般多。門路亦有千百般樣。然竟未有如此中庸之至者。故從天命之性發揮。直到上天之載。以成此中庸一書。然只此造端三句。足以該之。故鄙見常謂中庸是大本中庸。此三句是本小中庸。非三句無以見中庸所蘊之精。非中庸無以見三句所該之廣。且泛觀天地之間。其地有百千萬方。每方有百千萬人。然耳目之聰明。知能之活潑。孩提則均。一愛敬。爹娘則均。一撫抱。穿衣吃飯。日用往來。直至老死。則均。一更無少欠。真是王道平平。而不費些子尋思。王道蕩蕩。而不費些子氣力。若要通天。只此天便可通。若要徹地。只此便地可徹。若要統人統物。只此便人物統一。所以夷惠伊尹。只管努力。而只管徧有不能。孔子

管隨時不費些力。而只管能不可及。所以天地之道再並行不得。並行便要悖。惟孔子則並行而不悖。天地之物再並育不得。並育便要相害。惟孔子則並育而不相害。故敢妄說從愚不肖夫婦知能以察天地。乃可盡知聖人所不知。盡能聖人所不能。而盡釋天地之有憾於人處也。又方見中庸之自率性以致中和。從育萬物以位天地。皆是的確實事。而非虛談也。此個中庸道理。夫子全在易經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中庸

三

長松館藏板

而來。但想古今聖人。豈止夫子讀之。蓋未有聖人而不讀易者。却未能如夫子之肯小心焉耳。卽如中庸其至矣的至字。原是從易經上來。蓋乾坤原是一氣磅礴。然乾則只可言他大。言他始。此則便是大家門路所共的去處。不想好看好聽。而却少受用。入去便皆茫蕩。無歸着結果。惟是此氣一到坤處。便自平順安妥。生息冲和。方是羣品受用一片田地。孔子到此嘆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初則取之以爲自己時中。後則編來以爲此本中庸。而作于聖萬賢求道之極則也。當時及門諸弟子。惟

是顏淵一個。曉得去擇中庸。又曉得易經復見天地之心。所以許其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其次則如曾點之春風童冠浴沂。詠歸。看見眼前一片錦繡乾坤。行來作個家惱。而未能成章。所以孔子思之不輟。此是吾夫子仁者人也。道不遠人。中庸真正一脉。後世擬顏子爲深潛純粹。曾點爲脫略世故。摠是見夫子中庸不真。便與諸賢亦妄肆猜度也。今中庸具在。請諸友詳之。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中庸

三

長松館藏板

問先生以費隱指點中庸。聽者皆喜。然則從前謂道有體有用。兩端不容偏廢。非與羅子曰。分體用析顯微。以求道語道。此是孔孟過後。宇宙中二千年來一個大夢酣睡。至今而呼喚未醒者也。蓋統天徹地。盡人盡物。摠是一個大道。此個大道。就叫做中庸。中庸者。平平常常。徧滿乎寰宇。接連乎今古。良知以爲知。而不假思慮。良能以爲能。而絕無勉強。無晝無夜。其靈妙從虛空湧將出來。乃爲天命之性。無晝無夜。其條理就事務鋪張出去。乃爲率性之道。此則三才萬物。實實地存這個道體。安得

謂無乃間亦言無者則是嘆羨其有不徒有而有得員融了無滯着焉耳非謂可以有無而分割之也兩間萬世昭昭地見這個顯布安得謂微乃間亦言微者則亦表著也顯不徒顯而顯得精妙了不容窺測焉耳非謂有顯微而各主之也所以曰君子之道費而隱以費為大設施而隱則其費之所出中藏無盡而敷演不竭也故首章率性謂道而即說道無須更或離便是定下道之體段而下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不過極言天命之靈明而須臾之不可或忽也曰微之與顯固非二體但看鬼神章分明說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却不是體物不遺之外別有一去處也况後章畢竟謂不顯惟德乃為天載則微之視顯似更重也曰語道至於此處句字也難着豈又容以輕重而分別也哉即前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總是聖智而未達天德者也若盡性至命而為天下之至誠至聖則道即是他他即是道但明顯顯纔現目前而中則更無隱藏明顯顯纔話口頭而外則又何餘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中庸

論語

長松館藏板

刺是則日擊而道存言出而蘊盡人之極而天之徒也今若欲計重輕較長短一段以言用又一段以言體一段以言顯又一段以言微此則總是若藤不了子亦不敢以願於諸生矣而况於其他乎問此理在天地間原自活潑原自恒久無欠缺無間歇何如羅子曰子覺理在天地之間則然矣不識反之於身則又何如曰某觀天地之間這等反諸身心便自茫然曰子見天地間道理如是豈獨子之身心却在天地外耶曰吾身固不在天地外但覺得天地自天地吾身自吾身未渾成一個也曰子身與天地固非一個但為魚與天地亦非一個也何中庸却說為魚與天地相昭察也耶曰為魚是物類於天地之性不會斷喪若吾人不免氣質染壞似難並論也曰氣質染壞雖則難免但請問子當應答之時手便翌然端拱足便竦然起立可曾染壞否曰此正由平日習得好子曰子於拱立之時目便炯然相視耳便卓然相聽可曾出得習否曰此却非由習而後能曰既子之手也是進足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中庸

論語

長松館藏板

也是道耳。目又也是道。如何却謂身不及乎。鳶魚而難以同乎天地也哉。豈惟爾身。卽今一堂上下。貴賤老幼。奚止千人。看其手足拱立。耳目視聽。伶難說不活潑於鳶魚。不昭察於天地也。一生詰也。孟子云。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若曰渾然俱是個。則中庸謂裁者培之。傾者覆之。皆非耶。曰。讀書須將上下文氣理會。此條有言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註謂篤爲加厚。若如。則培是加厚。裁他覆是加厚。傾他。夫豈天地生物之本心哉。當照近溪先生一貫編。中庸。長松館藏板。

中庸他章說天地無不覆。見其生生不已之心。蓋天地之視物。猶父母之視子。物之或裁或傾。在人能分別之。而父母則難分也。故曰人莫知其子之惡。父母莫能知其子之惡。而天地顧肯覆物之傾也。耶。此段精神。古今獨我夫子一人得之。故其學只是求仁。其術只是行個恕。其志只是要個老便安。少便懷。朋友便信。其行。南子也。去見佛。胎也。應召。公山弗擾也。欲往。楚狂雖離之也。去尋他。荷蕢雖避之也。去追他。真是個個入於善而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中庸

後已。更不知二毫吝惜於人。亦更不知一毫分別。故其自言曰。有教無類。而後世形容之者。亦曰天地無弃物。聖人無弃人。推其在在精神。將我天下萬物之人。盡欲納之懷抱之中。所以至今天下萬世之人。個個親之如父。愛之如母。尊敬之如天地。如磁之叶鐵。如漆之投膠。析之不離。遠之不去。非夫子有求於吾人。亦非吾人有求於夫子。皆莫知其然。却真是渾成一團太和。一片天機也。諸生謝曰。仁哉夫子之教乎。幸哉吾儕之遇乎。願共生生。近溪先生一貫編。中庸。長松館藏板。

無負持載覆幬之恩也已。羅子曰。孔子憲章文武。宗旨在於求仁。仁者人也。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其中親親爲大人。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則人而大矣。孔子志學。聯屬家國天下。以成其身。所以學其大者也。亦欲行其大也。仁者孩提之不學不慮。良知良能也。聖人之不勉不思。卽不失其赤子之心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而家國天下。運之掌矣。故其告君只是此語。以敏文武之政。

六三五

人資稟有生而知之。有學而知之。又有困而知之。今說不待培養而自生。此恐生知乃能。若吾人則雖困學猶未得也。敢謂不待培養自生發耶。羅子曰。知有兩樣。有本諸德性者。有出諸覺悟者。此三個知字。當屬覺悟上看。至於三個知之的之字。却當屬之德性也。蓋論德性之良知良能。原是通古今。一聖愚。人人具足。而個個圓成者也。然雖聖人亦必待感觸覺悟。方纔受用得。即如帝舜亦謂明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而不能禦。可見也是從感觸而後覺悟。但以其覺悟之速。便象生成使然。其次則稍遲緩。故有三等不同。至謂及其知之一也。則所知的德性。皆是不待學而能。不待慮而後知。即困知之所知者。亦與生知之所知者。更無毫髮不同。後世因此知字。看不明白。遂於德性也疑。說有氣質之雜。而孟氏性善之言。更無人信得過。是以縱云學問。亦如蓮泉。而無其源。如樹而無其根。徒勞心方。而終難望其流通。充長已。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中庸

天

長松館藏板

有友見先生終日終夜勤懇。問曰。先生何以能是。羅子曰。天下之事。只在於習。習慣自然。雖欲倦寂不能也。曰。某等如何用功學習。曰。人心知體。原無界限。廣大是其本然也。故一見人善。即能知好。好處即是學處。學處即是真知處。故曰好學近乎知也。學而習。習而時時懇切。便知體生生。覺得好處。益不容已。方是力行近仁。非曰其初知之。而今始行之也。然行雖懇切。而於所好之善。未能一般。則其知體豈甘自安。即是其羞惡處也。順此知體。益加羞耻。則奮迅激昂。其行益力。學習純熟。自覺與聖賢一般。便悅懌和樂。而良知廣大之體。快然而自足矣。非是知耻近乎勇耶。勇以熟仁。仁以致知。以言乎身。則謂之脩。以言乎天下國家。則謂之齊。治平矣。更無兩段工夫。亦無兩般時候。中庸大學。合而一之者也。

問誠與明如何分別。羅子曰。近來用工。却全不在此等去處。曰。不在此處。却在何處。時方食點心。乃指而言曰。只在此處。蓋此食點心時。叫做明也得。叫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中庸

天

長松館藏板

做誠也得。然只是吃點心也。叫不得做明也。叫不得做誠也。但點心已是食了。亦不消再叫明。叫誠也。以此推之。則四書五經百樣萬樣。諸般道理。諸般名色。都可以從吃點心一處起。亦都可以從吃點心一處空也。

問誠者自成一章。可能訓解直截。不至如今時講說纏繞。願聞羅子曰。此章所重在一成字。蓋天下之所最貴者。惟成全之難能爾。若誠之爲誠。克實完美。則隨時隨處無所不有。無所不通。而道則自爲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中庸

三

長松館藏板

達道也。已又復申言之曰。誠果何如其自成也。夫物皆有終始。所由以成始。所由以成終。誠則爲之。非誠則物何以能始且終也哉。此誠之所以可貴。而君子必貴之。正以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然不惟己之完美有成已也。且克實光輝。明著動變。民物之感化而成者。亦皆自然。而然矣。然誠卽道也。道亦誠也。誠既能以自成。則道豈不能以自道也哉。蓋道體莫大仁智。而其用莫妙于時措也。茲成已則純然而可言仁。成物則顯然而可言智。仁且

則德率諸性矣。德率諸性。而道合乎內外矣。性機生活。道妙圓通。則舉而措之。與時宜之。推之四海而皆準。垂之萬世而無弊矣。然則君子所貴乎誠者。豈徒以其能自成也哉。亦以其能自道也。學者勗諸。

尊德性而道問學。議論不一。何如。羅子曰。前在京中。會說此條全章。諸老皆以爲然。請爲子誦之。大哉。聖人之道。不作空說。卽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也。發育峻極。是說聖人位育的功化。禮儀威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中庸

三

長松館藏板

儀。卽致中和的實事。而功化之所由成者也。優優克足。蓋經禮曲禮。周詳備密。更無欠缺。使萬物各得其所。所以能發育如是也。卽此便是聖人至道。然聖人却從何處得來。蓋盛德之至。自然動容周旋中禮也。人若苟無聖人至德。而徒慕聖人至道。則人而不仁。如禮何。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至道終不爲我凝矣。夫至道以至德而凝。此德性之所以當尊也。尊之功。則必學于古訓。問于師友。如德性本自廣大。則用學問以致之。而不失其廣

大也。德性本自精微，則用學問以盡之，而不失其精微也。德性本自高明中庸，則用學問以致之道之，而不失其高明中庸也。以上皆謂之溫故。故溫則德性之知日新，而於三千三百體察無所不明，且德性之厚日敦，而於禮儀威儀忠信無所不貫。禮豈有不崇而道豈有不凝哉。上面都用而字，至此却下一以字，可見許多工夫皆為崇禮而言也。禮既能崇，則居上時禮以居上，安得而驕為下時禮以為下，安得而倍語以禮語默以禮默，又安得不與而不容耶。故明哲保身之詩，其斯溫故知新之明，保吾動容周旋中禮之身也。而天地萬物皆吾度內矣。聖人之道之大也，固如是哉。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中庸

三

長松館藏板

羅子謂諸生曰：近日得力何如？曰：某於此學發志頗蚤，奈先達見教，務在操持，更須覺察，用功苦難，每多歇手。今聞性善求仁之宗，體驗身心日用之際，始識天機活潑，受不勝廣大於順應一步，儘在信從。但活潑時須少作主持，於廣大中更略加防簡，合前工夫兼用之，乃善也。曰：此語於性學雖非

甚遠，却未甚透。試觀中庸之道問學，必先之尊德性，尊之為言，即尊信也。故德性不尊，則所學將徒學矣。然尊而非信，則其尊又豈實尊也哉。繼之曰：致廣大而盡精微，便是第一道問學處。即是第一尊德性處也。蓋廣大精微俱性體妙用，非精微安能主持廣大，非廣大何以呈顯精微。二妙圓融，方成日用。且看一切人家，遇有非常喜慶，意外急迫，其男婦主僕，無論老幼賢愚，倉皇奔突，各逞其能，果是活潑廣大矣。畢竟步趨不至顛蹶，視聽不至錯亂，可謂全無主持防簡於其間哉。此等廣大精微，推而至於處處人家皆然，則德性便遍了。四海推而至於時時人家皆然，則德性便通了。萬世奈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蓋由之是化育流布，其機順而屬之天，知之是反觀內照，其機逆而本之學。此個學脈自孔子仁者人也，孟子形色天性也，二聖賢以後埋沒，直至乎今，子間有志豪傑，多不務根本，只貪圖枝葉，甚者謂德性蔽于氣質，全藉人力主張，稍求質任自然，詎為猖狂失據，如子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中庸

三

長松館藏板

於性善遂肯信從已最難得然於專爲順應處信却廣大一邊於主持茫昧處尚疑精微一段此則病在心麓不克入細見淺不識研幾故廣大則見得而信之也易精微則見不得而信之也難殊不思德性雖賦諸天擴充全資乎已今子信從廣大則便活潑受用苟因此而窺測則精微於底裏自明受用視廣大何異乃若不善探討只把往日工夫參和湊泊則方寸虛明之中靈妙翻增梗塞非徒無光血而又害之矣故程伯子云學者先須識仁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中庸

語

長松館藏板

仁能先識則廣大精微一齊悟透其體段人而實天以言乎至變而莫可拘矣其應感物而惟我以言乎至曠而不容紊矣觸目皆帝則森嚴舉念悉神明對越境界新美趣味悠長熟習萬千總無足道所以孔子極其形容既曰徙義崇德又曰遷善改過孟子極其形容既曰天下廣居又曰人之安宅夫居遷而不廣更說甚活潑宏舒宅徙而不安又說甚主持穩妥此今請子只擇吉移新更莫莫情戀舊卽謂之白日昇天人寰洞府又何不了

哉

羅子曰士人有志向往者將欲從事於問學之道宜先歸宗於德性之尊未有德性之不尊而問學之能道者也如致廣大而盡精微則須理會自己當下視聽云爲起居食息之德性果是廣大否也果是精微否也若果真見廣大之無不該精微之無不妙吾知其致之盡之工夫自有莫可已焉者矣如極高明而道中庸則其理會亦然其真見亦然吾知其極之道之工夫亦自有莫可已焉者矣故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中庸

語

長松館藏板

四書五經非不專攻然不外吾當下之顯露者以專而攻之也諸子百家非不博習然不外吾當下之現在者以博而習之也其致力固勞而力有其端則勞未幾而逸倍之役志亦苦而志得其功則苦不甚而甘隨之譬諸善於農者須覓腴田善於圃者必求熟地則以培嘉植而枝葉易於暢茂以祛惡草而根株易於拔除予習慨夫近世爲學者矣惟欲習善而善乃未之先明每思成道而道阻

也哉

問廣大精微信如所言矣。但性體原不相離。今日時
廣大則以廣大應事。時精微則以精微應事。某所
未解也。羅子曰：人性不能不現乎情。人情不能不
成乎境。情以境圓。性以情遷。即如喜怒哀樂。各各
情狀不同。然却總是此心。故曰一致而百慮。殊途
而同歸也。事之接於已者。時時不斷。而情之在於
已者。時時不同。事有當喜時來者。有當怒時來者。
亦只得隨彼時之心而應之也。故曰時廣人則以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中庸

美

長松館藏板

廣大應事。時精微則以精微應事。正與喜怒之應
事相類。皆以其時言之也。曰喜怒與廣大精微似
亦不同。曰細論果有不同。然皆屬乎情境。情境之
現。有自外之物感而生者。有自內之思想而生者。
思想在心。有時清朗朗朗。而無遠弗屆。無物不備。
此則其廣大時也。思想在心。亦有時渾渾噩噩。而
內外俱忘。物我無跡。此則其精微時也。雖其情境
相殊。而心體則一。若工夫熟時。遇着事來。便隨答
應。有何不可。若再回頭轉念。或去疑貳昏明。或去

此量濶隘。則中藏冰炭。先自不寧。安能外得和平。
而事順無情也哉。

問中庸論時出。而曰溥博淵泉。今先生欲人探索底
裏。中夜單思。見聖人易經之造化。必曰神。曰精。曰
氣。即此三言。於造化之蘊。似過半矣。羅子曰：易經
指示造化。實常用此三言。然在人善自理會。何如
爾。若理會不善。少落方所。則世之俗學異教。多有
指思慮以為神。執靈明以為精。運動作為氣。體
既妄與支分。用亦誤相錯雜。言愈多而道愈遠矣。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中庸

美

長松館藏板

殊不知古先聖人之言造化。皆是強名。原無實物。
言下似若有三。就裏了難取。一神可以該精氣。而
精氣實可化神。氣亦可以該神。而精神亦原附氣。
渾淪圓妙。一粒而九有。盡含推移迅疾。一息而萬
年。莫竟惟是邃古至聖。特立宇宙之中。超拔乾坤
之表。洞徹空澄。即海岳之弘鉅。而迥無隔礙。靈明
朗曜。即本石之頑朴。而畢露新奇。故能會古今民
物之英華。而宣昭以張隻眼。鏡古今民物之窳妙。
而顯發以宰一心。是以目惟不觀。觀則無所不透。

心惟不運。運則靡所不通。固不殊合。知能以一之。而實難岐。天人而二之也已。

問仲尼祖述堯舜一章。羅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則祖述者。卽祖述其孝弟之道也。汝諦觀本章。前面說舜。只說舜其大孝也。歟。說孝而弟在其中。說舜而堯在其中矣。就是說文王處也。只說父作之子述之。說武王處也。只說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可見不惟祖述是祖述孝弟。而憲章亦是憲章孝弟也。至於四時之行。水土之化。無一物不有所。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中庸

卷

長松館藏板

自生。則無一物而不好生。便謂之曰天命之謂性也。夫惟好生爲天命之性。故大和綱縕。凝結此身。其始之生也。以孝弟慈而生。是以其終之成也。必以孝弟慈而成也。人徒見聖人之成處。其知則不思而得。其行則不勉而中。而不知皆從孝弟慈之不慮而知。不學而能中來也。此個道理。果是愚夫愚婦。鳶飛魚躍。皆可與知與能。而聖人天地有所不能盡也。惟孔子天縱聰明。其見獨超拔一世。故將自己身心。總放入此個天命性中。保合初生一。

點太和。更不喪失。憑其自然之知。以爲知。憑其自。然之能以爲能。怡油於父子兄弟之間。淫淪於日用常行之內。凡所思惟。凡所作用。凡所視聽言動。無晝無夜。無少無老。看着雖是個人身。其實都是天體。看着雖是個尋常。其實都是神化。所以下而極形容其物並育道並行。敦化川流。而曰此個天地。比之有形天地。尤爲大也。不然。此書說聖神功化。已是極其玄妙。若干變萬化。而不可方物。何爲却總名之曰中庸也。耶。學者但將其名書之意。細去玩味。便知孔子之學。原冇根源。而今日之論。或亦愚者于慮之一得也已。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中庸

卷

長松館藏板

或問淡而不厭。是下學立心始事否。羅子曰。論下學立心。固當淡。孔明所謂非此無以明志是也。但此章宗旨。却是接上文固聰明。達天德說來。若曰必耳目不用。然後天德可達。天德能達。方是至道可知。蓋道之至處。是聲臭俱無。聲臭俱無。須淡簡溫以入之也。淡者。水之清白而無味者也。簡者。竹之潔淨而無痕者也。溫者。燐燭未抽。而融液無緒。

也。此等境界，耳目聰明，何所用之。耳目不用，精凝於神。神知自明，則無遠近風自微顯，而一以貫之矣。天之至德，人之至道，不相入而靡間也。耶。下文人所不見，以至篤恭天下平，皆是極其形容，以歸于無聲無臭之至，非果許多層工夫也。

一貫編中庸尾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中庸

早

長松館藏板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門人熊 儼孺夫編次

後學錢啓忠沃心重訂

孟子上

軻氏願學孔，性善其所宗，知能出孩提，仁義從擴充，經德息邪慝，浩氣藐王公，進退裕綽綽，仕止歸時中。

問孟子謂告子先已而不動心，如何他却更比孟子

得之蚤也。羅子曰：不動心是個效驗，而為之必有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上孟

一

長松館藏板

其道。此個道字，包含最廣，今人只曉得告子不動之道，出諸強制，與孟子不同。不知告子之所謂心，與孟子之所謂心，渾是兩樣。如黑白米炭之異，相去遠甚也。曰：若論工夫，則告子孟子謂之不同，則可。至於心之在人，從來只是一個，如何却有兩樣。曰：吾儕讀書，多是潦草，更不肯把聖賢言語，細細滋味。丑問孟子所長，他說出兩句話頭，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吾儕若肯就在此二句中，討他一個消息，便見不動心的工夫，非告子可同，而

心不動之根源，尤非告子所可彷彿矣。至於孟子此章，脫去言詮，探他底蘊，所謂知言者，不是知其他的言，只是在孔子一人身上，知其言極精極純，而爲至善也，只是將孔子之言，去盡知天下古今羣聖羣賢之言，皆不如孔子一人之言之爲至善也。孔子至善，只是個時，孔子時中，只是個易，孔子之易，只是個乾坤，孟子翻出，便叫做浩然之氣，夫浩然其至大，浩然其至剛，浩然其配道義，而塞乎天地，正是畫出此個心的氣象，以顯出古今不動的根源，所以只言氣而不更言心也。又翻出不動的工夫，叫做以直養而無害，夫人生而直，乾動而直，人生而直，則生生不已，便無害其爲直矣。乾動而直，則乾乾不息，亦無害其爲直矣。豈又不從心體不動，描出一個分毫不動的工夫，增也增不得，減也減不得，不增便不助，不減便不忘，渾是一團妙理，又渾是一團生機，而叫做集義所生，孟子之所以爲心，孟子心之所以爲不動，是如此入頭，是如此着落，是如此以願學孔子，則將說是不動，而

近溪先生貫編

上孟

二

長松館藏板

未嘗不動，將說是動，而未嘗或動，如泛巨海之汪洋，而莫究津涯，如遊大荒之渺漠，而無從底止，此只可以自知，那肯把向人說。矧對公孫之徒，則只勉強名狀，以相應酬，竢其三復自得，而云告子之不動心，比我更易易也。

問告子之心，其不同處，可得聞與。羅子曰：告子自己的話頭現在，有甚麼難見。夫孟子之不動心，以知言得之，是言與心無二體也。而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把心在言外，另作一件物事也。孟子之不動心，以養氣得之，是心與氣無二體也。而告子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又把心在氣外，而另覓一個去處也。夫有個去處，便好尋覓，有件事物，便好把捉，去處以安頓之，視諸浩然茫蕩者，孰爲難易。把捉以持守之，視諸卒然剛直者，孰爲安危。加以好逸惡勞，人之故態，見小欲速，世有常情，安得不舍彼而取此也哉。况此心真體，原本乎天，天心何有，原宰于神，其布護雖顯諸仁，而幾微則藏諸用，莫說耳目見聞，到此俱廢，卽思慮之精巧，自是

近溪先生貫編

上孟

三

長松館藏板

難容真個千層鐵壁。莫喻其堅。萬里霄雲。易盡其
 遠。必遇至人。方纔有個入路。故戰國如告子也。是
 人豪。然終是輸與孟子。何啻霄壤。此後直至秦漢
 晉唐。數百千載。尋個可與孟子照面的。杳然絕斷。
 却是總諸大儒。先初起志。愛好便宜。於日用尋常
 中。妄作情識。既作情識。強生見解。視燈影而忽多
 紅黃。聽日而遽增光耀。遂指浮游之念。謂是心
 源。且執計較之端。名為靈竅。視諸塵景。遂歛之徒
 仕路希龍之輩。便為學好。無奈竟真不着。乃就假
 而不疑。入室無從。乃傍門而遽止。去聖愈遠。離道
 愈深。間一二明眼者。痛心相呼。期圖共濟。反詆為
 狂妄而疾之。茲幸斯世。忽膺大明。吾道已逢昌運。
 有志孔孟之學者。惟及時勉之。

問孟子知言養氣。並舉為言。乃於養氣處。說出許多
 工夫。至知言。只畧說效驗。更不及工夫。豈知言便
 如是簡易。與養氣全不類耶。一友曰。知言養氣。原
 是一理。亦俱簡易。即如象山指敬。仲剖扇。訟為是
 非之端。敬。仲即一時悟徹。本心便渾然與天地同

體。知言養氣。何嘗有二理哉。一友云。不必別求。但
 細看孟子論養氣。於孔子則欲願學。於夷惠伊尹
 則云不同道。於告子勿求諸心之論。則斥為義外。
 是氣無不養者。即是言無不知也。一友又云。以某
 觀之。却似微有先後。或曰。孰先孰後。曰。知得方能
 養。氣是工夫入手處。養成方能知。言是工夫得手
 處。羅子曰。必如是乃完全也。

羅子曰。大丈夫之生。其力足以勝天下之重寄。而不
 見其為勤。其思足以審天下之微幾。而不覺其為
 慮。悠然於萬有之中。而超於何有之外。此其積之
 也。誠預而其蘊之也。亦誠宏且遠矣。孟子曰。我知
 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夫氣吾氣也。而其氣之所
 自出。與所攸同。則非所私焉者也。人顧其所自知
 者。何如耳。誠使虛中洞啓。靈竅膈通。若久藏。靜屋
 忽。馭崇臺。天何蒼蒼。地何茫茫。則吾氣之所自出。
 與氣之所自出。固將一眸而可以盡收。一念而可
 以全攝。冥契融了。無隔礙矣。夫融了無隔礙之知。
 廓了無隔礙之才。涵了無隔礙之秉。應了無隔礙

近溪先生貫編

上孟

四

長松館藏板

近溪先生貫編

上孟

五

長松館藏板

之感則太阿出匣。毫忽奚容。寶鑿懸空。幽微畢燭。此孔孟經綸之術。所以獨異于義襲之小道。而久假之伯功也。

羅子曰。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孟軻氏得之。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夫天地是乾坤之德。久且大。而所由以著見者也。吾夫子贊易曰。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夫易廣矣大矣。資始萬物。而靡一之。或遺焉。博矣厚矣。資生萬物。而靡一之。弗成焉。要之實一元。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上孟

六

長松館藏板

之氣。渾淪磅礴。浩渺無垠焉。爾是氣也。名之爲天。則天矣。天固乾之所以始乎坤者也。名之爲地。則地矣。地固坤之所以成乎乾者也。名之爲我。則我矣。我固天地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夫合天地萬物。而知其爲一氣也。又合天地萬物之氣。而知其爲一我也。如是而謂浩然克塞乎其間也。固宜。如是而謂大之至而弘足以任重。剛之至而毅足以道遠也。亦宜。是故君子由一氣以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直達順施。而莫或益之也。本諸其自然而

已也。乘天地人物。以敷宣一氣也。克長成全。而莫或損之也。亦本諸其自然而已也。

問學者將天地萬物一體處。理會得明盡。則仁便可識。其功是否。羅子曰。程子欲人先識者。識此仁也。仁者天之生德。活潑潑地。昭著心目。苟一加察。卽真機見前。仁識而天地萬物自在其中矣。如入井一段。既是怵惕惻隱。則我與孺子原如手之捫足唇之護舌。又焉有二體。我若先行理會。方可言仁。則孺子之救途人同之。非惟不必理會。而亦不暇理會矣。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上孟

長松館藏板

羅子曰。乍見孺子入井。而發怵惕惻隱之心。是無所爲而爲也。若生於惡聲。納交要譽。則是有所爲而爲矣。有所爲而爲。卽人欲。非天理也。

問仲由大禹好善之誠。與人之益。似與大舜無異。乃謂舜有大焉。何也。羅子曰。孟子所謂大小。蓋自聖賢氣象言之。如或告已過。或聞人善。明明有個端倪。有個方所。若舜只以此善同乎天下。盡通天下而歸於此善。更無端倪。亦無方所。觀其所居一年。

成聚三年成邑，二年成都，何待有過可告，又何必
 聞善再拜也哉。因言舜事，羅子顧在會諸友，嘆曰：
 聖人所以異於吾人者，蓋以所開眼目不同。故隨
 寓隨處，皆是此體流動充塞，一切百姓，則曰莫不
 日用，鳶飛魚躍，則曰察于上下，庭前草色，則曰生
 意一般，更不見有一毫分別，所以謂人皆可以為
 堯舜，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也。我輩與同類之
 人，親踈美惡，已自不勝隔越，又安望其察道妙於
 鳶飛通意思于庭草哉。且出門即有碍，胞次多水
 炭，徒亦自苦平生焉耳。豈若聖賢坦坦蕩蕩，何等
 受用，何等快活也。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上孟

八 長松館藏板

問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原自宋儒立說，是亦性有
 三品，善惡混之類也。今吾儕只宜以孟子性善為
 宗，一切氣質屏而去之，作聖工夫，乃始純一也。羅
 子曰：性命在人，原是神理，看子於言下，執滯不通。
 一至於此，豈亦氣質之為病，而子未之覺也乎。請
 為子詳之。夫性善之宗，道之孟子，兩非始于孟子
 也。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孔子固先言之也。

質之說，主於諸儒，而非始於諸儒也。形色天性也，
 孟子固亦先言之也。且氣質之在人身，呼吸往來，
 而周流活潑者，氣則為之。子今欲屏而去之，非惟
 不可屏，而實不能屏也。况天命之性，固專謂仁義
 禮智也。已然非氣質生化，呈露發揮，則五性何從
 而感通，四端何自而出見也耶。故維天之命，克塞
 流行，妙凝氣質，誠不可掩。斯之謂天命之性，合虛
 與氣而言之者也。是則無善而無不善，無不善而
 實無善，所謂赤子之心，渾乎其天者也。孟子之道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上孟

九 長松館藏板

性善則自其性，無不善者言之，故知能愛敬，藹然
 四端，而曰乃若其情，則可為善。蓋謂性雖無善而
 實無不善也。告子則自性之無善者言之，故杞柳
 湍水，柔順活潑，而曰生之謂性，了無分別。若謂性
 雖無不善，而實無善也，要之聖賢垂世立教，貴在
 平等中庸，使上智者可以悟而入，中才者可以率
 而由。若如告子云性，則太落虛玄，何以率物。故孔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
 天下惟中人若多，告子獨不思覺人耶。何乃使一

世人多不可語也。此孟子所以深辨而力挽之。夫固未盡非之也。曰然則諸儒之說皆是矣。論者又謂其非性善之宗。何耶。曰儒先立說原有深意。而近世諸家講套。漸漸失真。既將天性氣質兩平分。又將善惡二分。各自分屬。殊不知理至性命極是精微。聖賢猶且難言。而集說諸家妄生分解。其粗浮淺陋亦甚矣。又安望其妙契儒先之旨。而上泝孔孟之宗也哉。曰然則世之人敢謂其無善惡耶。善惡之分敢謂其無所自生耶。曰善惡之分亦有所自。而不可專執其爲性也。又請爲吾子詳之。今堂中聚講人不下百十。堂外往來人亦不下百十。余今分作兩截。我輩在堂中者皆天命之性。而諸人在堂外則皆氣質之性也。何則。人無貴賤賢愚皆以形色天性而爲日用。但百姓則不知。而吾輩則能知之也。今執途人詢之。汝何以能視耶。必應以目矣。而吾輩則必謂非目也。心也。執途人詢之。汝何以能聽耶。必應以耳矣。而吾輩則必謂非耳也。心也。執途人而詢之。汝何以能食。何以能動。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上孟

十

長松館藏板

耶。必應以目與身矣。而吾輩則必謂非口與身也。心也。識其心以宰身。則氣質不皆化而爲天命耶。味其心以從身。則天命不皆化而爲氣質耶。心以宰身。則萬善皆從心生。雖謂天命皆善無不可也。心以從身。則衆惡皆從身造。雖謂氣質乃有不皆善亦無不可也。故天地能生人以氣質。而不能使氣質之必歸天命。然同界人以天命而不能保天命之純全萬善。若夫化氣質以爲天命。率天性以爲萬善。其惟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也。夫故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問人性之善。是其本然。而聖人立教。又必要許多工夫。以盡其性。何也。羅子曰。盡性工夫。且勿論。但云人性之善。是其本然。此語果從心而發乎。抑聽得他人之言。而謾爾云云也。曰此豈從人言。實是自已見得。羅子曰。孟子當時一說性善。其在門高弟。如公都萬章。俱紛紛諍辨。雖樂正子名爲好善。而信有諸已。在疑悟之間。至於宋時諸儒先。則直謂孟子只說得一邊。須補以氣質方備。然則吾子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上孟

十

長松館藏板

聰明豈能獨超乎古今也耶。曰：性字原從心從生，則性本是心中生出來的，安得不善？但人自家不能保守，便惡了。曰：如子所言，分明在字義上看，此性當作善。至在人身上看，此性却不免是惡了。子何曾見得性果善？要之性善一着，是聖凡之關，只一見性善，便凡夫立地成聖。孔子以後，惟是孟子一人直截透露，其他混帳，則十人而九矣。此不是他肯自放過，蓋此處千重鐵壁，若非真正舍死拚生一段精神，決未許草率透過也。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上孟

長松館藏板

有問居天下之廣居一條，羅子曰：大丈夫亦人而已矣。丈夫之所以為大者，亦自識其人而已矣。孔子曰：仁者人也。程子曰：學者先須識仁。仁者天地萬物渾然同體，非天下之廣居如何？又曰：義禮皆仁也。則即人之欲廣其居者，其門路自然開闢，聽事自然嚴整，機之不可已焉者也。所居既廣，則可以容宿旅，庇寒士，而與民由之，其餘事矣。否則居第亦足以傳子孫，如所謂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安往而不自得耶？何富貴之能加，而貧賤戚武

之能以損滅也哉。作人至此，果是出類拔萃，軒軒昂昂，所謂中心安仁，天下一人者也。

或問好辨大意何如？羅子曰：孟子之辨，只是辨個天下之生，而生尤莫重生於其心也。故洪水溺人，未便溺心；夷狄猛獸害人，未便害心。一至春秋，弑逆漸起，人心大壞。孔子繼禹周而作春秋，全是救天下之生，然猶是顯惡，可得誅討。及至楊墨之言，一生於心，則其生生之心，已被遮掩，安得而不閉之。某嘗謂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上孟

長松館藏板

高皇六諭，真是直接孔子春秋之旨。聳動忠孝之心，不必言距楊墨，人人知君父之恩之罔極也。寧非世道一大治，而天下後世獲甦生也哉。

一貫編上孟尾

門人熊 侗孺夫編次

後學錢啓忠沃心重訂

孟子下

問仁之實一章羅子曰此章書與論語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一處是孟子自述其平生始初着力處與末後得力處所以願學孔子的實事也蓋天下最大的道理只是仁義殊不知仁義是個虛名而孝弟乃是其名之實也今看人從母胎中來百無一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孟

一

長松館藏板

有止曉得愛個母親過幾時止曉得愛個哥子聖賢即此個事親的心叫他做仁即此個名而已三代以後名盛實衰學者往往知慕仁義之美而忘其根源所在孟子生來得賢母養之學宮之傍而本心不失又遇子思之徒從之而正學蚤聞故其見超出一世獨知得此是生人的性命自幼而少自少而壯一刻也離不得又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一人也離不得故知而弗去不是要他不去只知得真時便原自不會去也久久

弗去則細細密密自然有許多節次從從容容亦自然有許多文彩其事親從兄之間可度可觀亦非是有意要節文之也節文既熟則子愛其親而親亦慈其子弟敬其兄而兄亦友其弟父母昆弟和美一團而宗族家邦也感通翕順雖欲不樂不容於不樂雖欲不生長暢茂不容於不生長暢茂以至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焉則事親從兄之間無非聲容之盛而樂樂之極也已要之此雖是說樂之極其實是形容聖之至也故從心所欲不踰矩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孟

一

長松館藏板

是潔矩孝弟而不踰也聖不可知之神是孝弟之手舞足蹈而不可自知也然此皆其末後得力處功夫只是知得透徹而久久弗去耳今即孟子七篇看來那一句話離了孝弟那一場事會離了孝弟陳王道則以孝弟而為王道明聖學則以孝弟而為聖學管晏事功則以孝弟而離之楊墨仁義則以孝弟而闢之王公氣勢則以孝弟而勝之只弗去二字所以能純全孝弟之妙只孝弟二字所以能成就亞聖之名而生平願學孔子果下

言也已。

羅子曰：世俗恒言天下太平，似是異事，故或曰：有象，或曰：無象。若孔孟言之，則只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便天下平也。今若以麒麟生，鳳凰至，說作太平，便是難事。如親親長長，則誰家無父母？誰家無兄弟？亦誰不能孝？誰不能弟也。可見太平之福，只在目前。但人家子弟，却多不能受用，往往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不敬其兄而敬他人，愛他人又不曾愛得好的，敬他人又不曾敬得好的，所以更相染習。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下孟

三

長松館藏板

驕傲成風，爭鬪所由起，而訟獄所由生也。要之亦自其為祖父兄長者，與有責焉。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今之縉紳，遠來相聚，須責備為父兄者，以積善為事，為子孫者，以孝弟為心，則便保合太和，乃利貞也。夫大和者，非保則不能久，然非合亦未能久，保者，故祖宗積善數千百輩，而敗在一子孫風俗孝弟亦壞在一個，皆非所謂合也。今要保合，却在利貞貞者，正而固也。今為父兄者，果能以正自持，而不

偏其心，則財產物業，視人猶已，待疎若親，必不肯侵損鄉族，以獨肥己身。為子孫者，亦能以正自持，而不邪其思，則必以父母之心為心，以兄長之心為心，又肯反道悖德，以薄其所厚，而厚其所薄耶？况此段意思，不止於家道有益，如孟子所謂：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何等大事，亦不過曰：入則孝，出則弟，孔子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亦何等大事，然亦不過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則為聖為賢，亦在日前，人亦苦自不能受用耳。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下孟

四

長松館藏板

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其說維何？羅子曰：凡看經書，須先得聖賢口氣，如此條口氣，則孟夫子非是稱述大人之能，乃是贊嘆人性之善也。蓋今世學者，往往信不過孟子性善之說，皆由識見之不精，其識見之不精，又皆由推致之不妙。觀孟子他章論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夫根本者，枝葉之所由生者也。不究其所由生之根本，又安能透得夫枝葉之所以為善也哉？曰：解者謂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赤子則一無所知，一無所能，果得根

本乎亦還在枝葉而已也曰心性是一個神理雖不可打混然實不容分開如曰知得某事善能得某事善此卽落在知能上說善所謂善之枝葉也如曰雖未見其知得某事善却生而卽善知雖未見其能得某事善却生而卽善能此則不落知能說善而亦不離知能說善實所謂善之根本也人之心性但愁其不善知不愁其不知某善某善也但愁其不善能不愁其不能某事某事也類觀夫赤子之目止是明而能視然未必其視之能辨也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孟

五

長松館藏板

赤子之耳止是聰而能聽然未必其聽之能別也今解者只落在能辨能別處說耳目而不從聰明上說起所以赤子大人不惟說將兩開而且將兩無歸着也嗚呼人之學問止能到得心上方纔有個入頭據我看孟子此條不是說大人方能不失赤子之心却是說赤子之心自能做得大人若赤子之心止大人不失則全不識心者也且問天下之人誰人無心誰人之心不是赤子原日的心子如不信則請徧觀天下之耳目天下之目誰人曾

過赤子之耳以爲耳換過赤子之目爲目也哉今人言心不曉從頭說心却說後來心之所知所能是不認得原日之耳目而徒指後來耳之所聽目之所視者也此豈善說耳目者噫耳目且然心無異矣

問由良知而克之以至無所不知由良能而克之以至無所不能方是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此意何如羅子曰若有不知豈得謂之良知若有不能豈得謂之良能故自赤子卽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也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孟

六

長松館藏板

時坐中競求所謂赤子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也竟莫得其實乃命靜坐歌詩偶及於萬紫千紅總是春之句羅子因憮然嘆曰諸君知紅紫之皆春則知赤子之皆知能矣蓋天之春見於花草之間而人之性見於視聽之際今試抱赤子而弄之人從左呼則目卽盼左人從右呼則目卽盼右其耳蓋無時無處而不聽其目蓋無時無處而不盼其聽其盼蓋無時無處而不轉展則豈非無時無處而無所不知能也哉衆皆躍然曰先生其識得東風

面者矣。何俄頃之際，而使萬紫千紅之皆春也。問君子深造以道，其道即率性之道否。羅子曰：近世諸儒亦有如此作解者，但未的確，須要從頭說起。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則人之所性皆可率而為道，然而非其至者，必脩道成全，而為大聖人，然後性命之學可以立教，而曰大人之學之道也。蓋隆古神聖，自克明峻德，以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而為人倫之至，故大學之道，在明德親民止至善也。今時為學者，皆以意為學，而說學者，亦皆以意為說，故雖有可觀，而道實小道，達之天下，通之萬世，而致遠則泥也。是以孔夫子之志學，孟夫子之願學，所學則皆大學之道，以此深造，則雖忘食忘憂，却信古好古，以直探性命之微，而悉憑至善之矩，着力固極其奮銳，辨擇尤極其精詳，久之渙然水釋，怡然理順，則我即聖心，聖即我體，豈不渾渾融融，聯屬中國為一身，統會萬古為一息哉。如是而自得之妙，居安資深之益，以至左右逢源之歸，固不待辨說，而其理自見矣。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下孟

七

長松館藏板

問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者，幾希，今註疏皆主偏全分別，不識此外更有他說，而可相發明否也。羅子曰：孟子此個幾希二字，類之他章，舜之異於深山野人，夜氣之好惡與人相近，皆是指乎性體，而所指性體亦且最是微妙，况存之則入聖賢，去之則同禽獸，其關係亮非小可，安得遽以眼前形氣麤迹而輕易言之也。或竊謂此章歷論羣聖其意，主在憂勤惕勵，然憂勤惕勵，生於覺悟，警醒，今承下問，敢以此覺字為人之異於禽獸處也。蓋天命流行，物與無妄，萬民萬物，並育於霄壤之中，其靈性生生渾然一體，而無二樣，然其性雖同，一生生其生，雖出一靈妙，皆知不待慮，能不待學，總自造化窟中順便布護，從早至曉，從古至今，流行而了無停機，直達而了無轉識也。惟是人在萬物之中，其靈明稟得猶多，而聖生吾人之內，其神明尤為獨至，故其知能雖普地而同，然而其覺悟則超羣而先得，百姓雖日用而不知，較之物類頑冥，猶堪呼喚而提命之也。此則天地間人物一個大限，而君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下孟

八

長松館藏板

子小人或存或去猶似便有憑據也孟子云堯舜性之湯武反之皆從覺處形容其大小難易之不同焉爾至其根源則又皆從易經透將出來其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然則聖人性反之覺又不總是大易之逆知也耶曰憂勤惕勵生於覺悟此人物之爲大異君子庶民之所爲不同果是一言而極其分曉矣但謂聖賢逆之知覺又有大小難易之分否也曰觀之其論大舜禹湯亦自可見蓋聖賢存此憂勤惕勵原是以完全已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孟

九

長松館藏板

性而性則惟是生化之仁合宜之義其所統宗也大舜之庶物彰明人倫昭察而性無不盡者原不着些子意思亦不費些子工夫止係其覺處精通故其生處順適因性之仁而由之爲仁初不知其爲仁而乃行乎仁因性之義而由之爲義初不知其爲義而乃行乎義也以後去全體仁義豈不大小難易畧有差殊憂勤惕勵固是一般而覺之初起恐未可同日語也已

問昨聞先生論人異禽獸幾希而及於易經其性及覺

悟大畧已詳而易之逆數今則敢請爲諸人一盡言之羅子曰夫道一而已矣道一則學亦一而已矣豈有聖人盡性只是一覺而聖人通易又不止是一覺也哉蓋語道而至大易則天地民物五倫萬善極其具備純全了無纖毫欠缺惟是聰明神聖方能與之脗合符同則大易可語道之全而聖心可語易之全矣然究竟其所以脗合所以符同則惟此覺字稍足以擬諸形容而學者亦可由圖入頭處也請爲諸君詳之蓋易之爲易其克塞寰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孟

十

長松館藏板

穹樞機造化惟是一神以靈妙而通顯之在天則萬萬而成象在地則萬萬而成形凡所成形象萬萬皆乘其元化之靈妙通顯而爲知能是以周徧活潑體段若可區分而真精了無間隔昭彰謂之帝則繼承謂之已性而實則渾全是爲易理也此個易理本神明不測本靈顯無邊故物至則知之知之則幾動幾動則吉先帝則固靈其端倪心神亦順其應感象也者像乎此者也以其稍著故以爻言而實則皆其先幾之微渺而妙覺之員也

故自天行之健象而即象之以不息之自強自乾龍之初爻而即效之以潛藏而勿用推而至於六十四象推而至於三百八十四爻又不總是贊聖神妙覺以開其先而啓吾人純心以慎其動也哉然其中每以卜筮而爲言者蓋聖人欲示人幾先之爲靈而以龜著之出於無心者証之而其靈乃益顯矣欲示人以聖覺之爲妙而以玩占之周於萬變者証之而其妙乃益神矣要之言在卜筮而意主於知幾似未可以拘方而執泥之也問曰聖人之神幾善易幸已聞其梗槩至吾儕欲從覺而希聖者則當何如而用力也曰此則如前大小難易之說似又不可不預講已蓋之卦雖六十有四而統之則獨在乾坤乾坤雖云並列而先之則又在於乾故學者之於大易欲以了達全經則須是開通覺性欲以開通覺性則乾之一卦最初宜先講者也夫天也者乾之形體而乾也者天之性情故乾即是天而純粹以精無時而不運也天即是乾而廣生並生無處而不包也無處不包則天體無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孟

十一

長松館藏板

外矣天不外乎我而我獨能外乎天哉無時不運則乾行不已矣乾不能已乎我而我獨能已乎乾哉是則大明乎乾之始而全經之始實無所不明大明乎乾之終而全經之終實無所不明蓋陰陽之內外遠近大小高下不過六位時成而天之體一盡乎此矣陰陽之消長進退順逆吉凶不過六虛周流而乾之健一盡乎此矣譬則規一設而天下更無餘圓矩一立而天下更無餘方然則乾卦之位定行周而六十四之外復有餘卦三百八十四之外復有餘爻也與哉其視大舜之由行仁義以明乎庶物而察乎人倫沛然決江河而之四海其於羣聖之大小難易不昭昭乎而指諸吾掌也哉敢因幾希之論而併及焉幸不罪狂瞽而終教之問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是贊大舜能事若吾學者必須從行仁義處起手乃可語由仁義行何如羅子曰此是兩種學問如商旅路途一往南行一往北走難說出門時且先向南然後又回轉向北也曰吾人爲學須是由勉而安今舍却行仁義即要由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孟

十一

長松館藏板

仁義行，是不勞勉強而安然自得也。恐人非生而難遽語此矣。曰：彼世學術不明，只是此處混帳，蓋行仁義與由仁義行，是南北分岐處。由勉而安，是程途遠近處。行仁義有行仁義的安勉，由仁義行亦有由仁義行的安勉也。曰：行仁義而習熟久久，以至於安，卽所謂習慣成自然也。吾人皆能曉得。若說由仁義行，又從強勉處起手，此段意思却是難解也。曰：此個宗旨，語孟篇篇皆然。吾輩只是不察，今舉其最明白的一章來看。如孟子謂仁義之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孟 三 長松館藏板

實，只是愛親從兄。夫愛親從兄，吾人不慮而知之。良知不學而能之，良能也。今人識得此體者甚少。若知得透徹，而又久久弗去者，尤少矣。故知而弗去，已是十分難事。况又能盡其節文，詳細精密，一無滲漏，得多少工夫，方能至此。然又非惟智禮之實，有許多龜勉着力，卽樂斯二者，亦須一切世情嗜欲，休歇解脫，方能打併精神，優游涵泳，以圓活長養，乃得生惡可已。而至於手舞足蹈，不自知之境界也。故今日出門一步，卽從不慮不學處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孟子下

脚趨向，尚且頭頭都是難事。節節都要精熟。端坐生平方得渾化。若更從外面比做修為，狗彘軌跡出門一步已與不慮不學之體不啻米之與炭。做得開熟一分，則去真心日遠一分。做得成了家備，則去真心卽如天淵之不相及矣。將以學聖而反至背聖，將以盡心而反至違心，孤負一生志願，虛費終身氣力，總只爲出門一步差，却豈不大可憫恨也哉。又豈可不警省而早辨之也哉。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孟 四 長松館藏板

問夷惠理理而去，由由不舍，不免有失已失人處。何孔子卽人已俱得，羅子曰：二聖人與孔子俱是成已成物之心，但二聖人覺得費力，孔子則分外輕省，乃是不專求形迹，而惟在我知體上圓徹，自然可以仕止久速，而非仕止久速所能滯限也。故智之事也。

問孔子聖之時，似多得之學易而然。羅子曰：易象之贊，必曰時。義大矣哉。又曰：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所以君子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而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吾夫子平生得力全在於此。惟孟

六五五

氏獨能知之。乃特稱之曰。孔子聖之時者也。是以其立教乎人也。則曰當其可之謂時。其悅諸乎心也。則曰學而時習之。惟其教之當可也。故自不覺其倦。惟其習之以時也。故自不覺其厭。論語開卷。便將一生精神。全付打出。可見渾然一團仁體。頃刻便克塞天地。而貫徹古今。是何等家風。何等滋味也。吾人可漫漫輕看哉。

問孔子之時。與顏子之復。同異何如。羅子曰。顏子之一日復禮。只復自一日始也。自一日而二日三日。以至十百千日。渾然太和元氣之流行。而融液周遍焉。即時而聖矣。故復而引之純也。則為時。時而動之天也。則為復。時其復之所由成。而復其時之所自來也歟。

問告子謂生之謂性。與食色性也。何為孟子不取。且極辨其非耶。羅子曰。學者讀書。多心粗氣浮。未會詳細理會。往往於聖賢語意。不覺錯過。即如告子此人。孟子極為愛敬。謂能先我不動心。夫不動心。是何等難事。况又先於孟子也耶。想其見性之學。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孟

五

長松館藏板

與孟子未達一間。止語意上少圓融。而非公都諸子之可樂論也。今且道生為之言。在古先謂太上其德好生。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謂易。而乾則大生。坤則廣生。人之生也。直生則何嫌於言哉。至孟子自道。則曰日夜所息。雨露之養。豈無萌孽之生。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是皆以生言性也。嗜則期易牙。美則期子都。為人心之所同然。目之於色。口之於味。性也有命焉。是亦以食色言性也。豈生之為言。在古則可道。在今則不可道耶。生與食色在已。則可以語性。在人則不可以語性。耶。要之食色一句。不差而差在仁義分內外。故辨亦止辨其義外。而未辨其謂食色也。若夫生之一言。則又告子最為透悟處。孟子心亦喜之。而猶恐其未徹也。故以白喻之。而以人物相混探之。告子至此。不免自疑。而不敢曰然矣。於此之際。若能嚮應承當。則性幾神理。頓爾圓通。天地萬物。渾然同體。善信兩關。不超樂正而上之也。耶。惜其不然而孟子遂終計一默也。已。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孟

六

長松館藏板

夜坐誦牛山一章，衆覺蕭然。羅子乃爲浩嘆曰：聖賢警人，每切而未思耳。卽桎亡二字，今看只作尋常。某提獄刑曹，親見桎之苦，上至於頂，下至於足，更無寸膚可動活，輒爲涕下。中有悟者，曰：然則從軀殼上起念，皆桎亡之類也。夫曰得之矣，蓋良心寓形體，形體既私，良心安得動活？直至中夜，非惟手足休歇，耳目廢置，雖心思亦皆斂藏，然後身中神氣乃稍稍得以出寧，逮及天曉，端倪自然萌動，而良心乃復見矣。回思日間形役之苦，又何異以良心爲罪人，而桎桎無所從告也哉？有友人復問曰：夜氣如何可存？羅子曰：言夜氣存，良心則可。言心存，夜氣則不可。蓋有氣可存，則晝而非夜矣。問仁人心也。一章羅子曰：此是孟子極言心字，在人最爲要緊處。如曰：天下恒言仁義之大，殊不知仁只是吾人身中，有此主宰虛明之心，而其視聽言動，應酬萬變，事事皆天則處。卽所由之路，而爲義也。故下文繼嘆曰：人之所以終身履錯，陷於凶谷，而不由乎正路者，正因放其心而不求焉耳。此其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五

十七

長松館藏板

所以陷溺而可哀也。然良知在人，明白不昧，雖窮大至輕，皆知求之。豈有人心至重如此，反不知求耶？弗學弗問焉耳矣。故曰：學問之道無他，只爲求其放心。蓋心以不知而放，則可以學問而求。如曰：博學而篤志，是能學矣。切問而近思，是能問矣。則自然仁在其中，仁在其中，則心便不放矣。問曰：如何仁在其中，便是其心不放？曰：人心放時，非是無有此心，只因逐物有方着在一處，如放於有瘠之放，便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而心不在矣。若能得其真體，使良知活潑，便心卽是仁，仁卽是心，內則爲主宰，而發則爲正路矣。人心在人，果所係不爲輕也。慎之慎之。

問仁人心也。一章以後，何爲只說放心，而不說入路？學問必如何而後可求放心？羅子曰：孔子云：仁者人也。孟子則直指以示曰：仁何以是？人蓋人身耳。目口鼻皆以此心在其中，乃生活妙應，生活妙應，非仁如何？其生活應妙，必有節次分辨，卽是心之義而所由以發用之路也。惟人心在人身，如此要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五

六

長松館藏板

緊則心失而身即死人矣。此所以為可哀也。人身與仁心原不相離，則人能從事於學問，而心即不違仁矣。此求放心所以無他道也。

問求放心，即是致良知否？羅子曰：雖是一個工夫，然用處稍有不同。如求放心，是未嘗知學之人，須要發憤操持，以立其志，相似故曰將已放之心，使反復入身來，則知體精明，方可下手致去，即所謂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也。太約求放心，是外以約之於中，致良知，是中以出之於外也。其中愈精明，則其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孟 九 長松館藏板

發愈詳密，其發愈詳密，則其中益精明矣。口如此用功，與博約不亦相類耶？曰：博約亦離不得，故曰：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今於天地萬物，而責備在我，使此志卓然精明者，即約以守其身也。由吾身以統率天地萬物，而立必俱立，成不獨成，發用克周者，即守其身而天下平也。此個工夫，從古至今，原無兩用，惟孔孟乃集其大成也。

問或為大人，或為小人，章何如？羅子曰：天地間人是一團生理，故其機不容自己。上至公卿大夫，下及

農工商賈，誰不求做個好人。又誰不有做人的路徑，但發足處，却要詳審發足處，只爭毫末，而在我的道路，蓋人之為人，其體實有兩件，一件是吾人此個身子，有耳有目，有鼻有口，有手有足，此都從父精母血凝聚而成，自內及外，只是一具骨肉而已。殊不知其中原有一件靈物，圓融活潑，變化妙用，在耳知聽，在目知視，在鼻知臭，在口知味，在手足知持行，而統會於方寸，空空洞洞，明明曉曉，名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孟 十 長松館藏板

之為心也。心則孟子謂之曰大體，蓋體中之大者也。耳目口鼻四肢，孟子謂之曰小體，蓋體中之小者也。顧人從之何如耳？從其小則為小人，從其大則為大人。心止方寸，如何却為大身，長七尺，如何却為小。蓋目只管看色，耳只管聽聲，鼻只管嗅味，四肢只管安逸，所欲所嗜所求，不過而前受用，不能相通，更不知有其他。其體段原已纖細，做人者若在此等處，去尋路行走，行得最好，便是今之鄉人出色者。田地足以克腹，廬舍足以安居，世業足

以貽傳子孫。其一身口耳四肢也。安頓停當。不論出仕在家。却都成得個人。但規模小小。此雖是一徑路。然聖人說道。從欲惟危。蓋其發端。既從口耳四肢之欲。着了脚。此欲原是無厭足的東西。若稍放一步。便貪求所當得。外面雖圖掩覆。而其中未必光明。其做人卽落邪徑。而成個小人中之儉邪者。再若行險。機熟門面不顧。耳淫於聲。目亂於色。口體饕食。四肢狠縱。便墮坑塹。荆棘反自戕其身。而爲克人惡人。以致於禽獸異類。而莫可紀極者矣。究其根源也。皆是各要出做人。但起初由身家一念嗜欲中來。未流遂不可救藥。此可見小體之必不可從。而小人一路。決不可不審擇防閑也。若吾心體段。則藏之方寸之間。而通之六合之外。其虛本自無疆界。其靈本自無障礙。能主耳目而不爲所昏。能運四肢而不爲所局。故聖人於其脫胎初生之際。人教不得物。強不得時。節渾然冥然之中。却指示一條平平正正。足以自了此生的大路。說道大人者。要不失這一點赤子時。曉知愛爺曉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孟

三

長松館藏板

知愛娘伶伶俐。不消慮。不消學的。天地生成真心也。此個真心。若父母能胎教。姆教。常示母誼。如古之三遷善養。又遇着地方風俗淳美。又再有明師爲之開發。良友爲之夾持。稍長便導以遜讓。食息便引以禮節。良知良能。生生不已。知好色而不奪於少艾。有妻子而不移於恩私。則一舉足而不致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將爲善。思胎父母。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胎父母。羞辱。必不果。一生爲人。若果千緣萬幸。上得這條程途。方可做人的大路。禮謂置之塞乎天地。通乎民物。推之東海而準。推之南海而準。推之西北海而準。推之前千古。後百世而準。是聯天下國家爲一身。聯千年萬載爲一息。視彼七尺之軀。而且夕延命者。何如耶。故只不失赤子之心。便可以名大人。而大人者。便可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而鬼神合吉凶也。孟氏從其大體爲大人。真是格言至訓。簡易直截。惟在乎審所從而已矣。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孟

三

長松館藏板

問。今若全放下。則與常人何異。羅子曰。無以異也。曰。

既無異何以謂之聖學。曰聖人者常人而肯安心者也。常人者聖人而不肯安心者也。故聖人即是常人。以其自明。故即常人而名為聖人矣。常人本是聖人。因其自昧。故本聖人而卒為常人矣。

諸生請訓。迪羅子曰。聖賢惓惓垂教天下。後世有許多經傳。不為其他。只為吾儕此身。故曰道不遠人。且不在其他。而在於此一時。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夫此身此時。立談相對。既渾然皆道。則聖賢許多經傳。亦皆可以會而通之。如論語所謂時習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下五

三

長松館藏板

而悅。朋來而樂。中庸所謂率性為道。脩道為教。大學所謂在明明德。在親民。孟子所謂人性皆善。而浩然塞乎天地之間。字字句句。無一不於此身此時相對立談。而明白顯現。兼總條貫矣。由此觀之。天下之人。只為無聖賢經傳喚醒。便各各昏睡。雖在大道之中。而忘其為道。所以謂百姓日用而不知。及至知之。則許多道妙。許大快樂。却即是相對立談之身。即在相對立談之頃。現成完備。而無欠無餘。如昏睡得喚之人。雖耳目醒然爽快。然其身

亦只是前時昏睡之身。而非有他也。故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諸生能趁此一刻之覺。而延之刻刻。積刻成時。又延一時。以至時時。積時成日。又延一日。以至日日。久之。以至終身。歲月皆如此。會相對立談。而不異焉。則原泉涓滴。到海有期。核種織芽。結果可待。生意既真。便自久久不息。而至誠純一之境。只在此時一覺之功。以得之。而無事旁求已也。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下五

四

長松館藏板

此言舜之心則可。若謂真如此處。殆未盡也。舜受堯之天下。必有可以受者。而後可以棄。遽從而散徒之乎。吾意聖人所過者化。是無不可化之父也。書曰。瞽瞍亦允若。則必無殺人事矣。不幸而有之。如周世宗可也。柴守禮世宗父也。殺人于市。有司以聞。世宗不問也。古有之。議公法。首曰議親。况父乎。或謂不問。必不悛。又殺人也。則如之何。無已。則制之而已。文姜之淫。制其從者。夫人徒往。手守禮之暴。制其從者。司空徒搏。乎。此莊公世宗責也。嗚

呼。子之處此亦難矣。

問盡心一章。羅子曰。此章書是孟夫子自述其生平之所得。且以警悟及門諸賢也。蓋孟子學問受之于思天命之性。故於天也。命也。性也。皆究極根源。了無疑貳。良由他既竭心思。而天聰明之盡。所以翻成性善一段話頭。來立個宗旨。開示後學。不想春秋戰國。異言喧。人性雜擾。習染已久。此言一出。不徒世情拂逆。即在門之士。亦皆紛爭強辨。更不服從。雖以樂正之質。美好善。亦在疑信之間。孟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孟

語

長松館藏板

子憶想諸人。皆以性在。而前漫多自許。能知而本心聰明。殊未竭盡。所以浮浪言辭。先入作主。真正道脉。反作尋常。故昌言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意以人情好逸而惡勞。此心易私而難公。誰人肯於自性盡力。去心上求之。心上既未盡力。而自性底蘊。又何怪其不能精透。而漫隨世俗。以為惡為混。為三品。而善則反疑貳不信也。夫心性固是相因。而天人原無二致。自性若能真知。則天便即無間隔。夫孔子用功五十。方知天命。

今知性遂已知天。則知性果然非易事矣。人其可不盡心耶。至於存心一條。亦未必別有一段工夫。蓋心到盡處。已是極至之辭。今但常時盡而不間。

即謂之存。性者心之生理。心存則性自條暢明。而謂之養。存而且養。便於天體顧諟。周旋順事。而無所拂矣。然事天而周旋不舍。雖比之知天。更為純密。但我去事天。終是兩個而非一也。兩而未一。則壽夭終屬於天。而我猶不免聽命。即是以語聖神之理。恐亦難矣。惟天壽不貳。至迹化而齊。終身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孟

天

長松館藏板

以俟命。至情忘而一。則我命在我。而我即天矣。譬之舜之與堯。始而受其明。揚側陋。即知之真處。繼而蒙其館甥貳室。即事之密處。若論歷數在躬。而萬幾統一。則須是禪位稱帝。乃其極至處也。但此章旨趣。歸宿雖在性命。而於人。則屬心知。蓋心者身之神明。則主宰於一。而貫徹於八荒之外。自其流通不已者。則為命。自其生化無遺者。則為性。自其統攝無端者。則為天。人惟心知不妙。則神明不顯。於是形與天隔。性與命離。而聖不可希。

矣。故善觀此章者，只專在盡心字。便頭頭盡理，善體此章者，只專在盡心二字。便時時得力。信哉學問之當講，而機竅之當求也已。

問盡心存心，知天事天。孟子原並舉以言，而先生却謂存心不必別用工夫何也。羅子曰：天下道理，自具本源，而聖賢工夫，亦自有頭腦。全言心也。性也。天也。命也。一理也。雖意思揮融得好，然沒個頭腦，却教學者如何用工。今精神最吃緊者，又是盡其心者一句，只一句認得真的，則一章首尾貫徹，迎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孟

毛

長松館藏板

刃更無難事。如中庸論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則直至參天贊化，總是盡此性，而直窮到底也。蓋吾心分量，即天地之廣遠，皆其併包。民物之衆盛，亦相融液。其併包融液之體，又皆玲瓏剔透，潔淨微妙。總是一團神明也。所以盡之功，最是為先，亦最是為大。然却最是為難也。所喜人有恒言，隨事觀人，皆為盡心。盡心而况此學，獨不當先盡其心乎。故古之善言聖人者，惟曰天聰明之盡者也。心之聰明，果能不憚劬勞，不計歲月，到得心思既竭，

明自來。那時許大乾坤，俱作水晶宮闕，即是說說說天，已是強為區別。如何存之與養，知之與事，又豈不一齊俱到也哉。奚止曰知曰事，就是最後立命一着。雖云神聖之所極難，只是他年深歲久，欣淡洽，我即是天，天即是我，而天人之間，別覓之了不可得。天人已是兩忘，壽夭又更何有。故初則必言盡心，而終則果然心盡而已。

或又問盡心一章，說有不同。何如羅子曰：此章之說，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孟

天

長松館藏板

如陽明先生極於初學，助長精神，然孟夫子口氣似覺未妥。如晦菴先生雖得孟夫子口氣，然分析又覺稍多層節。某竊敢作一譬喻，謂其初二條，似一泓春水，其終條則似一片寒冰也。蓋心性密藏，微妙深遠，其研窮精緻，而知之真者，則是水影天光空澄浩渺，而了無底止也。至於心性涵育，生化圓通，其因依順適，而養之完者，則又是波流畔岸，宛曲縈迴，而了無窒滯也。如此以知，如此以養，則心之與性，人之與天，極是活潑潑發，渾渾融融，然知徹於天，則愈深而愈微，養徹於天，則愈純而

蓋泯是卽性之浮游沙漠。不至寒冰。何從堅定。故吾此身。卽心性之堅冰也。若善知善養。以顯著脩爲。使心運乎身。身體乎性。亦卽沍寒其水。而凝成乎冰也。蓋知以通天。而養以奉天。久之而身斯可以同天。同天則無始無終。我命在我。而壽夭更何足言也哉。一友從旁贊曰。孟夫子他章言萬物皆備。豈非專指心性。及樂莫大焉。則必反求諸身。信是亦同此義。曰卽此章書旨。今特請友理會。亦未透妙義。蓋反求諸己。卽謂之恕。恕得快便。卽謂之仁。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者也。學者其心未公。則於恕必須強耳。故強之與安。少有差別。而恕則原非有二也。諸君喜曰。問盡心而知行。恕豈非因此而識彼也耶。

羅子在會。講盡心章畢。因詰諸友曰。孟子說心說性說天。何等精微。未復言身。不其淺乎。爲言也。衆皆默然。羅子曰。人作學問。發於四支。方爲真學。問動容中禮。舞蹈不知。四體不言而喻。纔叫做黃中通理。美之至也。衆皆有醒。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下孟

无

長松館藏板

問萬物皆備。其說何如。羅子曰。有宋大儒。莫過明道。而明道先生入手。則全在學者先須識仁。而識仁之說。則全是萬物皆備於我一章。今學者於孔門求仁宗旨。明了。則看孟氏此章之說。其意便活潑難窮矣。蓋天本無心。以生物而爲心。心本不生。以靈妙而自生。故天地之間。萬萬其物也。而萬萬之物。莫非天地生物之心之所由生也。天地間之物。萬萬其生也。而萬萬之生。亦莫非天地之心之靈妙所由顯也。謂之曰萬物皆備於我。則我之爲我也。固盡品彙之生。以爲生。亦盡造化之靈。以爲靈。此無他。蓋其生其靈。渾涵一心。則我之與天。原無二體。而物之與我。又奚有殊致也哉。是爲天地之大德。而實物我之同仁也。反而求之。則我身之目。誠善萬物之色。我身之耳。誠善萬物之音。我身之口。誠善萬物之味。至於我身之心。不誠善萬物之情也哉。故我身以萬物而爲體。萬物以我身而爲用。其初也。身不自身。而備物。乃所以身其身。其既也。物不徒物。而反身。所以物其物。是惟不立而身。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下孟

无

長松館藏板

立則物無不立。是惟不達而身達則物無不達。蓋其為體也誠一則其為用也自周。此之謂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亦所謂仁人順事而恕施也。豈不易簡。豈非大樂也哉。其有未誠者。事在強勉而已。勉強云者。強求諸其身也。反求諸身。強識乎萬物之所以皆備焉爾也。果能此道。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物我相通之幾。既體之信而無疑。則生化圓融之妙。自達之順而靡滯者。尚何怨之不可行。又奚仁之不可近也哉。故欲思近仁。唯在強恕。將圖行恕。必務反身。然反身莫要於體物。而體物尤貴于達天。非天。仁之至蘊。而軻氏願學之的矩也。與哉。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孟

三

長松館藏板

問反身而誠。即是識得仁否。羅子曰。仁者人也。天地之心也。故學者既識萬物。我同體。便反之於身。以體乎萬物。天則首之。地則足之。我則心其間。而清且寧之。以致中和之極。以臻位育之化。其序不可亂。而其功不可已者歟。

問陽明先生。莫謂天機非嗜慾。須知萬物是吾身。其

旨何如。羅子曰。萬物皆是吾身。則嗜慾豈出天機外耶。曰。如此作解。恐非所以立教。曰。形色天性。孟子已先言之。今日學者。直須源頭清潔。若其初志氣。在心性上透徹安頓。則天機以發。嗜慾莫非天機也。若志氣少差。未免軀殼着脚。雖強從嗜慾。以認天機。而天機莫非嗜慾矣。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孟

三

長松館藏板

問孟子說不慮而知。不學而能。知能並言。後却只言知何也。羅子曰。知者吾心之體。屬之乾。故乾以易知。能者心知之用。屬之坤。故坤以簡能。乾足統坤。言乾而坤自在其中。知足該能。言知則能自在其中。如下文孩提知愛其親。知敬其兄。既說知愛親。知敬兄。則能愛親。能敬兄。不待言矣。矧心體之妙如此。乃今於陽明良知之宗。紛紛起議。何也。曰。陽明先生乘宋儒窮致事物之後。直指心體。說個良知。極是有功不小。但其時止解釋大學。而於孟子所言良知。却未暇照管。故只單說個良知。而此說良知。則即人之愛親敬長處言之。其理便有實落。而其工夫便好下手。且於孔子仁者人也。親親為

大的宗旨毫髮不差。始是傳心真脈也。曰陽明說要致良知，則其意專重致字。原亦不止單說良知已也。曰即良知本章，孟子亦自有說致的工夫處。原非格其不正以歸於正也。曰如何見得致的工夫。曰致也者，直而養之，順而推之，所謂致其愛而愛焉，而事親極其孝，致其敬而敬焉，而事長極其弟，則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是親親以達孝，一家仁而一國皆興仁也。敬長以達弟，一家義而一國皆興義也。非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耶。或曰註謂達之天下，是証人所同有。曰上言無不知愛敬矣，此又何必再証也哉。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孟

三

長松館藏板

問良知是不慮而知，此只可在孩提時說。若年紀長成，自有許多事物，如何容得不慮。即孔子亦問禮問官而後能得無不通也。羅子曰：不慮而知，是學問宗旨。此個宗旨，要看得活。若不活時，便說是人全不思慮也。豈是道理。蓋人生一世，徹首徹尾，只是此個知，則其擬議思量，何啻有千萬種也。但此個知原屬天命之性，天則莫之爲而爲，命則莫之

致而至，所以謂之不學不慮而良也。聖人立教，蓋見得世上人知處太散漫，而慮處太紛擾，故其知愈不精通，而其慮愈不停當。所以指示以知的源頭，說知本是天生之良，而不必雜以人爲。知本不慮而明，而不必起以思索。如此則不惟從前散漫紛擾之病可以盡消，而天聰天明之用亦將旁燭而無疆矣。細推其立教之意，不是禁人之慮，却正是發人之慮也已。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孟

三

長松館藏板

問孩提良知原是不學不慮，而大學致知格物却又不能免於慮且學也。羅子曰：學亦只是學其不學慮亦只是慮其不慮，以不學爲學，乃是大學以不慮爲慮，乃是慮而能得也。今觀天下是個大物，了結天下大事，却有個發端，有個完成。自其發端處，叫做天下之本，自其完成處，叫做天下之末。天下國家從我身發端，我身却以家國天下爲完成。其實這場物事，究竟言之，只是個父子兄弟足法，其爲父子兄弟足法，便是發端之本，而人之父子兄弟自然法之，便是末無不完成矣。故物有本末，是發

之格也。先本後末，是格物以致其知也。雖似有個工夫，然必是孩提不慮而愛，方為父子足法；不慮而敬，方為兄弟足法；則其格致工夫，却又須從不學不慮上用也。然則謂不學為學，不慮為慮，何不可也。

問會語中有謂不慮不學，可同於聖。今我輩此體已失，須學且慮，不然聖不可望矣。羅子曰：子只學且慮，則聖終不可望矣。曰：某輩溺於時說，入於其心，不能不疑，何以解之。羅子良久曰：子聞予言，乃遽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孟

孟

長松館藏板

生疑耶。曰：然。羅子曰：此果吾子欲使之疑耶。曰：非欲之，但不能不疑也。羅子嘆曰：是即為不學而能矣。其友亦欣然曰：誠然誠然。羅子復呼之曰：吾子心中此時覺爛爛否。曰：甚是爛爛。曰：即欲不爛爛得乎。曰：不能也。曰：是非不慮而知也耶。子何謂赤子之心不在，而與聖人不同體乎。其友再拜以謝。羅子曰：今日為學第一要得種子。禮云：人情者聖王之田也。必本仁以種之。孔門教人求仁，正謂此真種子也。然其正經註脚，則却曰：仁者人也。人即

赤子而其心之最先初生者，即是愛親，故曰親親為大。至義禮智信，總是培養種子，使其成熟耳。其友復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孟氏果已說定，但今日却如何下手。曰：知而弗去是也。曰：知之似亦不難。羅子曰：知固不難，然人因其不難，故多忽之，便去多。其聞見務為執守，久之只覺外求者得力，而自然良知愈不顯露。即子貢原憲輩，且信不及，况其他耶。所以賢知者，俱各過求，惟百姓則在日用，却又不能知，所以君子之道鮮耳。學者果有作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孟

孟

長松館藏板

聖真志切，須回頭在目前言動舉止之間，覺得沛然與萬物同一天機鼓動，克塞兩間，活潑潑地，真是不待慮而自知，不必學而自能，真是可以完養而直至於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境界，如人舊有至寶，一向忘記，忽然認得取出受用，是何等快活何等便宜。縱是平常名利貨色昏迷到此，自然不肯換去，所以曰好仁者無以尚之。又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真是簡易明快，所以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也。其友復曰：居今之世，如何都得他人人親親長長也？耶羅子曰：此却不要苛責於人。今天下家家戶戶，誰無親長之道，但上之人不曉諭他，說即此便是大道，而下之人亦不曉得安心在此處了結一生，故每每多事，正謂行矣不著，習矣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惟我

太祖卽真是見得透徹，故教諭數言，卽唐虞三代之治道盡矣。惜當時無孔孟其人佐之，亦是吾人無緣卽見隆古太平也。其友感悟。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孟

三

長松館藏板

問心性分別何如？羅子曰：孟子云：仁義禮智根於心，則心之爲心，視仁義禮智而深且宏也。具見矣。學之求心，視仁義禮智而尤先且急也。亦具見矣。是故超然而神於萬感之先，湛然而靈於百慮之表，淵淵乎其淵，浩浩乎其天，蓋言心之深且宏者，從古則爲然矣。世之學者，以其體之至隱，機之至微，遂謂冥昧而莫可端倪，渺茫而無從實際，非覩其難而阻，則詆其幻而棄焉者，十夫而九矣。殊不知既名爲隱，則必有所藏，既稱爲微，則必有所具。端

倪固睿可相通，實際亦誠所由契也。茲不咎其庸與誠之未至，而徒歸於隱微之難入焉。于是窮理事物將散殊以遯本原，克私意念欲其矯強以還純一，噫！見亦左矣。不觀老圃之種樹乎？枝柯則顯而見於外，根本則微而隱於內也。乃擁培灌溉，獨於根本先之，誠知外焉者之暢茂實其內焉者所由來也。學者於此心之體之幾，果能默會潛求，研精入妙，天人合而造化爲徒，物我通而形神互用，則淵泉溥博，時出無窮，不惟仁昭義立之可期，禮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孟

三

長松館藏板

陳智燭之獨至，大用顯行，生惡可已。卽其深究事理之功，操存意念之力，從前窒塞於見解者，自將觸類而融通，方物於矜持者，亦必順時而調達，豈非聖學之要圖，而志學之首務也哉！惟吾儕共勉之。

問形色何以謂之天性？羅子曰：目視耳聽，口言身動，此形色也。其孰使之然哉？天命流行，而生生不息焉耳。坐中偶有歌人，心若道無通塞，明暗如何，去來之句，因詰之曰：予謂明暗果有去來否也？

是諸友、或謂本無去來而今則不見或謂終
 暫去來而本體終會自復各各不同久之乃進一
 新生問曰目視耳聽果即汝天性耶曰即天性也
 曰爾目果常明耶抑有時而不明耶曰無時而不
 明曰汝之目常無不明而汝心之明却有去來是
 天性離形色而形色非天性矣衆皆恍然有省已
 乃復告之曰目之明亦有去來時也今世俗至晚
 則呼曰眼盡黑矣其實則眼前日光之黑與眼無
 與而見日之黑正眼之不黑處也故孔子曰知之
 為知之即光而見其光也不知為不知即日黑而
 見其黑也光與黑任其去來而心目之明何常增
 減分毫也耶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下孟

卷

長松館藏板

問先生論形色天性一章聞與衆不同何如羅子曰
 其說也無甚異但此語要得孟子口氣若論口氣
 則似於形色稍重而今說者多詳性而略形更覺
 無意味也大要亦自世俗同情皆云此身是血肉
 之軀不以爲重及譚性命便更索之玄虛以爲奇
 崛軻氏惜之故曰吾此形色豈容輕視也哉即所

以爲天性也惟是生知安行造位天德如聖人者
 於此形色方能實踐實踐云者謂行到底裏畢其
 能事如天聽天明之盡耳目方纔到家動容周旋
 中禮四體方纔到家只完全一個形軀便渾然是
 個聖人心渾然是個聖人始可全體此個形色若
 稍稍勉而未能安守而未能化則耳必未盡天聰
 目必未盡天明四體動容未必盡能任天之便不
 惟有愧於天實是有忝於人也故邵子天根月窟
 之詠始之以耳目男子之身而終之曰三十六宮
 都是春蓋形軀本是屬陰若天根月窟既相往來
 則乾爻十八總爲乾爻之所統一似悉該四季以
 作長春所以脩心練性者亦必名之曰純陽也
 問良知宗旨固重在覺悟但不識如何起手後却如
 何結果羅子曰孟子云可欲之謂善只此一語起
 手也在是結果也在是曰此語謂之起手則可知
 何却便謂之結果也曰人若不認得結果東西明
 白分曉了則起手亦必潦草混帳所用工夫亦必
 不能精采奮勵而勇往無疑也即如說一個善可

近溪先生二貫編

下孟

早

長松館藏板

欲便須審實如何為可欲也。其可欲之實審見一分則其欲之之念自切一分。其可欲之實審見十分則其欲之之念又自切十分也。故聖神之學於起手處便即可結果。若不可結果的東西必不與他起手也。蓋此善字即是性善善字。性為固有使是信有諸已。性本具足便是美可克實。性自生惡可已。便是大有光輝。性原不慮不學而應用無方便是化不可為神不可測也。只此些子善中包舍無限造化。所以雖求不欲自不能不欲也。故隨有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孟

聖

長松館藏板

所欲之淺深而名其善之大小。信是以吾欲之而成其信。美是以吾欲之而成其美。大是以吾欲之而成其大。神化是吾欲之之極而成其神化也。到底只是這性善以為種子而生成之。別無一毫道理增益亦到底只是這可欲以向往而培植之。別無一毫心力助長也。譬則今人初產一個赤子。視諸成人的固有大小強弱之異。然耳目口鼻四肢百骸渾身全備。比成人不減分毫。順而養之。則日異一日。歲長一歲。及其成人亦即原先赤子成之。

但人父母見得分明。信得透徹。便肯歡喜擁抱。而奈煩等待也。

問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一章前兼仁義。後只說義。何如。羅子曰。達字即泉之始達之達。其克字方達到盡處。然仁自體言。義主用言。亦有漸達而克之之意。即如無欲害人。是心之仁處。而穿窬即害人之事之一也。既無欲害人之心。已達之穿窬之事。又豈其所忍為也哉。是亦其勢之所必克者也。克之無受爾汝。是不忍薄待乎已。不以言信。是不忍欺陷乎人。可見必心不忍而後事可不為也。故仁者統兼萬善。而義禮智信皆仁也。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孟

聖

長松館藏板

羅子曰。今天下之言道者亦衆矣。道而不知所以學。與學而不知所以用其學者皆非言之善者也。孟軻氏嘗述夫善言矣。曰。言近而指遠。又嘗述夫善道矣。曰。守約而施博。然究其所以近而可遠。約而能博。則惟在君子守其身而天下平焉。夫今君子以道為學。學而思善其用於不窮也。非齊家治國以及於平天下焉。則奚貴哉。然國家天下也。信廉

遠而博大矣。其實則人焉盡之。家國天下之人亦信衆多而莫之紀極矣。其實則身焉盡之。是身之爲身也。近而卽之則爲一。推而遠之則爲萬。一之而可萬焉。則爲博。萬之而可一焉。則爲約。蓋人之身。莫不猶吾之身。而吾之守。未有不可以爲人之守也。故君子之於天下也。不求平於天下。而求平於吾之一身。則學不徒學。而有以爲用。用不徒用。而且足以善之於不窮矣。譬則大匠以爲方而執之。矩焉。雖不求物之方。而其方不可勝用也。爲圓而執之。規焉。雖不求物之圓。而其圓不可勝用也。夫言學而至於平天下。言學之於平天下。而至於其身之守。是固執矩以爲方。而執規以爲圓也。故曰。雖小道。亦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夫道則奚有大小哉。操之約而及之廣。與近則觀而遠則泥之。間焉而已矣。

問孟子要關楊墨其法度不違曰君子反經而已矣。今請示其反經之旨何如。羅子曰。經是何物。卽今織機絲線。周迴百十千遭。却只一條引去。卽世界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五

長松館藏板

有個唐虞三代。有個秦漢唐宋。有個元朝。乃至今日。亦數十遭。周迴世界。所以爲世界者。不過君臣父子。長幼朋友。夫婦而成之者。則吾仁義禮智信之性。主之者。則吾神明不測之心也。世界雖有周迴。此道則恒久不變。故謂之曰經也。曰經是。如此反之。則又何如。曰反之者。反而求之。汝輩之身也。汝輩與我對坐。舉動過目。其目自見。聲音到耳。其耳自聞。坐間數十百人。耳目聰明。却只一般。是則虛靈不測之心也。此個虛靈。遇父母便生孝順。遇兄長便生愛敬。遇現在師友。便生恭遜。是則所謂性也。認得是心。便當存之。而不至昏昧放逸。認得是性。便當養之。而不至拂逆傷殘。如此用功。久久不變。以至入微通妙。便是聖人人倫之至。雖諸童子亦皆可學。便是經綸天下之大經也。能經綸大經。則爾等一身。便是天下國家極則。所謂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非天下之大本如何。經綸立本。則中和我致。位育我成。雖天地之化。亦可默契。而無疑。到此地位。楊墨之不經者。自化而歸于經。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五

長松館藏板

綸中矣又何足辨也耶

一貫編下孟尾

近溪先生一貫編

下孟

聖

長松館藏板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門人熊 儋孺夫編

後學錢啓忠沃心重

心性上

問先生於心性如何用工羅子曰予初年也將自己
本心勉力探討於生來氣性亦強力調攝及弱冠
乃覺心地頗得光明性質漸次和順日用欣欣也
想聖賢或可符分久之乃遇高人相見痛加呵斥
謂實重為學儘在辛勤但此所認者不是心體所
用者不是真功乃妄意欲希聖賢此何異吹噓螢
火以燃燈燭滿蓄汞銀以供灌溉徒竭心神而後
悔莫免也予時聞言亦為稱謝然以其來自外道
甚不甘心因思聖賢去我雖遠而所作經書則於
今見在於是搜索簡編繼日以夜見我孔子之言
心則曰心之精神之謂聖孟子之言性則曰知其
性則知天夫吾人尋常說聖是何等神妙說天是
甚麼高遠乃茲謂心則即便是聖謂性則即便是
天其神妙高遠原是何物而輒敢以粗浮之氣淺

露之裛妄自比擬。其痴愚罪譴永世何從消滅。驚
惕慙惶。汗流浹背。從是迷悶。鬼神瞑漠。若無可出
活然者。專切久久。始幸天不我棄。忽爾一時透脫。
遂覺六合之中。上也不見有天。下也不見有地。中
也不見有人。有物而蕩然成一大海。其海亦不見
有滴水。纖波而茫然。只是一團大氣。其氣雖廣濶
無涯。而活潑洋溢。覺未嘗一處或纖毫而不生化。
其生化雖混湧無停。而幾微精密。又未嘗一處或
有纖毫而不靈妙。然此生化靈妙。默而會之。似若

近溪先生全一貫編 心性上

長松館藏板

影響可言。乃即而求之。實是端倪莫得。則此一團
神氣。克運海中。且尤未嘗一處或有纖毫而不玄
洞虛通也。其時身家境界。果然換過一番。稍稍輕
安自在。不負平生此心。既而憬然。又覺聖人立教
原有自來。乃是即此一個神化實體諸心。而名做
一個學術。如至靈至虛。天地原有此心。則心其心。
以為吾心。又使人人物物皆心。吾心以同全天地
之心也。如生生化化。天地原有此性。則性其性。以
為吾性。又使人人物物皆性。吾性以同全天地之

性也。如剛大克塞天地。原有此氣。則氣其氣。以為
吾氣。又使人人物物皆氣。吾氣以同全天地之氣
也。則是合天地人物而完成一體。通始終本末。而
貫徹一機。憑諸君。看。作。致。知。而。力。行。未。嘗。不。在。其
中。看。作。涵。養。而。發。用。未。嘗。不。在。其。內。說。是。心。知。而
心。知。該。意。氣。說。是。意。氣。而。意。氣。兼。統。性。情。惟。在。諸
君。堅。立。個。作。聖。之。志。則。天。地。神。明。終。不。汝。負。矣。

近溪先生全一貫編 心性上

長松館藏板

羅子曰。吾人心神。取象於離。其體原生發虛明。大類
於火也。世人於名利酒色。觸處動搖。及至學問。不
善用工者。或着見着力。動搖又加甚焉。是皆火而
益之薪也。其喜怒哀樂。躁妄失常。夫何足怪耶。今
即有志之士。外離塵欲。內息意見。亦須二三十年。
而後神明之體。方得圓通。若復悠悠。則百千萬載。
終無見得本心之日矣。

羅子曰。學者斯須不莊不敬。便慢易之。私入之。斯須
不和不樂。便鄙詐之心入之。此方是時習的實功。
興於詩而歌咏。立於禮而周旋。成於樂而歡欣。鼓
舞。方。是。以。文。會。友。的。實。功。此。所。以。能。說。能。輔。仁。也。

問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萬事衆矣何以能一一順
之而無情耶羅子曰聖人之常真是如此不如此
不足謂之聖但其初亦由於渾然同體處識得親
切則情之外無事事之外無情或心思默會即可
了事或事為操練亦足了事孔子耳順從欲亦只
仁體熟到極處便是過化存神後世學術支離於
下手處已先受病愈久愈覺費力如入聖何

一友閉目默神以求寂體羅子曰此非聖功也蓋維
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命不已則寂體帝則亦當不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上

四

長松館藏板

已既寂體不已又何間乎應感既帝則不已又何
分於知識若必待瞑目沉思方為歸寂則不惟於
聖訓不能融通亦且於天命全來未透徹要之聖
人工夫至微至妙雖遍考格言廣詢達士猶恐下
手有差入門或錯若只用一己力量一時見解遂
去輕易下功其不枉費時光虛度此生者無幾矣
問定性識仁二書宗旨同否羅子曰孔門之教主於
求仁程伯子以識仁為學者所先最為的確然
大公順應方是克己全功則二書亦互相發也

看二書工夫何如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以至內外
相忘多就成功處說誠敬存之與存久自明心苟
不懈多就用功處說有問忘怒觀理亦着力之意
口怒而能忘忘而曰遠初學之士恐難語此

問誠敬存之如何用功羅子曰主一之謂敬純一之
謂誠心誠於敬即無有懈而不存者矣若就事而
言則如日用紛紛推而至於子臣弟友敬以相接
誠以相與斯為一體之仁周流不息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上

五

長松館藏板

問性何以不定羅子曰人已相形利害相攻而好惡
生焉自非聖人鮮有不私其身者甚至好人之所
惡惡人之所好於性且拂而反常豈止於動而已
哉孔門家法以恕求仁正不自私其身而以萬物
為體以身之疾痛而譬諸人以人之疾痛而反諸
己真是惻然關切心安能而不公應安得而不順
耶

羅子曰仁體不易識識之有要惟在直信良知原自
明白雖欲動情勝亦有枉其是非以作好作惡者
然其知毫髮不能自瞞可見性之發用雖為物遷

而明覺真體。畢竟廓然無累。徹天徹地。貫古貫今。形氣雖分。虛靈何隔。人即是我。我即是人。動固如靜。靜亦如動。真是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或曰。如此。即是何必誠敬存之。曰。如此方。是何可無誠敬存之。耶。蓋知最顯。而體用最神。故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又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學者氣浮。或言下有識。原本粗淺。宿習深重。旋復奪之。其有存焉者寡矣。往往襲天喪志。百無一成。非誠敬不存。而誰咎耶。

近溪先生二貫編 心性上 六 長松館藏板

問先儒有謂忘怒觀理。為定性工夫。然否。羅子曰。定性一書。原是破張子惡外之意。欲其見大忘私。故備性體。合內外。貫動靜。而聖之所以為聖。能體其真體。便內外動靜。渾淪無跡。學者善觀。則工夫自在其中。而未嘗顯言之也。其忘怒一節。亦是形容怒而當理。外物不足為惡之意。與前段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同旨。原非以此為用功也。蓋伯子立論。主於默識性體。性體默識而定。自隨之。橫渠外物云云。正是此處欠透也。

問不須窮索。不須防簡。說得大易。初學工夫。似難着。力。羅子曰。程子此語。其用功全在識仁。仁既能識。則其體可備萬物。其德可統萬善。故曰。義禮智信。皆仁也。禮則齊莊中正而可守。智則文理密察。而有別。暢於四肢。發於事業。而安有不明不存者哉。彼不務識仁。而防簡以為存。窮索以為明者。亦可以深長思矣。

近溪先生二貫編 心性上 七 長松館藏板

問反身未誠。猶是有二。何如。羅子曰。誠者天之道也。天無二。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直是此體渾融無外。徹天徹地。貫古貫今。今我不能外乎萬物。萬物不能外乎我。如一水以兼眾泡。眾泡不離一水。故曰。此道無對。大不足以名之。是為孔子出類拔萃家法。而非羣聖可同日語者耶。

有友怪自心反覆。問曰。心一而已矣。何先後不同。羅子曰。豈止先後。即今亦自作商量。或依或違。曰。如此。又是兩心矣。羅子嘆曰。豈止於兩。自作商量時。良知天則。耿耿在中。還是有三也。曰。此果心之本。

然耶曰習使之然也。用心剛果脫去習染直心直
養一以貫之乃是聖人乃是純亦不已。

因歌東風面句或問良知之知與知識之知同否羅
子曰此等去處亦須識得東風面也夫良知與知
識猶水之與冰也良知妙應不慮即水之沃潤無
滯一有所着物而不化則天氣沍寒而水凝莫釋
也故曰溫故而知新又曰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
有能生者也一暴十寒未有能生良知安得而不
為情識和樂溫養知雖故而新矣情識安得而不
為良知耶。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上

長松館藏板

問孩提良知良能愛親敬長觀孟子口氣似說愛敬
處便覺渾然是否羅子曰是也孟子此段主意亦
自形色天性中來如云吾人年長習壞則形色雖
然一般却有天性不存的說個形色天性或未肯
盡信也若孩提初生思慮未起人也教不得他他
也學不得人却渾然只靠他耳目知能便自愛念
父母頃刻難離何等的善良又何等的昭合聖人
只從此識破此個形體即原日形體也知孩提時

尚如此今時又何難之有愛親敬長既不學自良
則推之百行又豈有異於孝弟耶故吾輩此時不
如聖人不是形性不如聖人只是聖人知形性之
妙肯安心定志以反求吾身吾人却信不過自己
更馳逐見聞拘沉成迹將欲模彷彿聖人好處以為
依歸忘却自家的根本原與聖人一般只肯歸心
根本則花藥不愁不如聖人也故聖人教顏子克
己復禮象山先生解作能身復禮而復即一陽初
復之復謂用全力之能於自己身中便天機生發
而禮自中復也曰如何是天下歸仁曰一陽之氣
雖微而天地萬物生機皆從是發此禮之復雖在
一己而陽和發育天下萬世又豈有一人不生化
者哉觀之古今人人皆學顏子之學則古今人人
皆歸顏子一復禮中矣古今人人皆歸於一復禮
之中則吾輩願作聖人又何必求於一己之形性
外耶。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上

九

長松館藏板

問動靜原是一體某日中體認覺得應事愜意處常
多及至靜坐則妄念擾擾如何求靜以應動

曰天地生機原自流通原自停當處多吾人用工不善却反有礙看孟子論宋人處苗在田中縱不耘灌亦有些收成若堰而助之則生意篋如矣然則吾子動時愜意或是相忘之益而靜中擾擾寧非助長之害耶

或曰今時用工最難非失之志則失之助縱欲不忘便覺是助纒欲勿助便即入忘奈何羅子曰此古人所以必曰勿忘勿助之間也曰忘的景象我也理會得助的景象我也理會得至於勿忘勿助之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上

十

長松館藏板

問又不知如何笑曰這個却替你形容不出也一友從旁贊曰必以形容不得形容之即真形容也已

問吾儕欲身遊羲皇何術羅子曰只內不見已外不見人合志同方互相切磋琢磨研精入微鼓舞奮迅猶如羣兒嬉嬉百戲競歡夜不知曉而晝且忘瞑不知老之將至雖孔子從心所欲之聖神境界在茲也或又不帝羲皇之遊之慕矣
子在會進少長曰汝輩各各自加珍重自知保中

將平素心上垢穢痛自洗濯將平素身上好事盡力發揮乾淨者愈益乾淨又不止自家且勸勉大家乾淨敦厚者愈益敦厚又不止自家且勸勉大家敦厚則人之過我告之我之過人亦樂告之入之美我成之我之美人亦成之矣則是合一會數百入之心而為一心亦將合一會數百入之善而為一善矣如此方不負今日之盛否則不惟人事難保其終將天地鬼神譴責不免也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上

二

長松館藏板

羅子曰時俗每外事為以求心體至求心體則不一悟真幾而落景象更不思天體物而不違仁體事而無不在故流俗外事觀心則所觀皆成見所見皆着迹如云事去事來又云無疑無滯理雖似妙說雖可聽然畢竟生於想望一段意思原於吾心神明變化當下已自錯過而起初亦未透亮也噫孟子言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今只將不慮不學認為真心又將自己日用飲食認非學慮從是引伸觸類不拘巨細公私無非是事則無非是心無非是心則無非是慮則亦無非不慮以為慮無非是

學則亦無非不學以爲學。久久則景象自將超脫而真幾自將契會。又何難於大人之神化。而又何異於赤子之心體也哉。問嘗靜思古聖不云心體事乃曰仁體事。蓋心者天地之生理。卽心卽事。生生不息。其幾旣生。則其體自仁。故渾厚每從生出而劣薄多由念起。此皆涵養之妙諦也。

問此心日覺善念多爲雜念勝。且長生忿嫉從容尚可調停。若倉卒必暴發。及事已又悔。何以對治。羅子曰。心是活物。應感無定。而出入無常。卽聖賢未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上

三

長松館藏板

至純一處。其念頭亦不免動。定性書中所云。惟怒最爲難制。則人情大抵然也。譬之天下路徑。不免石塊高低。天下河道。不免灘瀨縱橫。惟善推車者。其輪輾迅發。則塊磊不能爲碍。善操舟者。其槳篙方便。則灘瀨不能爲阻。云念頭之雜。忿嫉之形。亦皆是說前事也。孔子謂不追既往。不逆將來。工夫緊要。只論目前。今且說此時相對。中心念頭。果是何如。曰。若論此時。則心已恭敬安和。專志聽教。一毫雜念也。自不生。曰。吾子旣已見得。

此時心體。有如此好處。却果信得透徹否。大眾忻然起曰。據此時心體的確。可以爲聖爲賢。甚無難事。曰。諸君目前各各奮躍。此正是車輪轉處。亦是槳弩快處。更愁有甚麼崎嶇。可以阻得你。有甚麼灘瀨。可以滯得你。況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則此個輪極。是易轉。此個槳極。是易推。而王道蕩蕩。王道平平。終身由之。而絕無崎嶇灘瀨也。較易經自黃中通理。便到暢四肢。發事業。孟子自可欲之善。便到大而化聖而神。古今一路學脉。真是易簡直截。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上

三

長松館藏板

真是快活方便。奈何天下推車者。日數千百人。未聞以崎嶇而回轍。行舟者。日數千百人。未聞以灘瀨而停棹。而吾學聖賢者。則車未曾推。而預愁崎嶇之阻。舟未曾發。而先懼灘瀨之橫。此豈途路之扼於吾哉。亦果吾人之自扼也哉。誠不可不自省也。

問古今言心。未有如先生親切者。羅子詰曰。子何以知其言之爲親切耶。曰。每嘗言心。多只從己身。分上說起。不見萬物一體之妙。今聽教。覺無天無地。

無人無物。渾然共個虛靈。至各人身中所謂心者。不過是此虛靈發竅而已。惡得以物我異之。羅子默然良久曰。如此言心。恐猶然未見親切也。蓋心之精神是謂聖。聖者神明而不測者也。故善觀天地之所以生化人物。人物之所以通徹天地。總然是此神靈以克周妙用。毫髮也無間。瞬息也不遺。強名之曰心。而人物天地渾淪一體者也。子果於此體見得親切。則言下便自潔淨精微。若要語意精潔。須如精神謂聖。又須如神明不測。方是尊。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上 函 長松館藏板

主靈知而直達。心體也。至若靈而謂之虛者。不過是形容其體之浩渺無垠。又靈而謂之竅者。不過是形容其用之感通不窒。實在心之為心也。原天壤克塞。似虛而實則非虛。神明有密。似竅而實則無竅。今合虛靈與竅而並言之。則語非潔淨。理欠精微。所以知子之所見。猶未為親切也。

問靜工固在中心。體認亦有要否。羅子曰。周子謂無欲而靜。則無欲為要。但所謂欲者。只動念在軀殼上。取足求全者。皆是。雖不比為俗情。又用然視之。

冲淡自得。坦坦平平。相去天淵也。曰孔子疏水。顏子簞瓢。皆自有其樂者。恐正是此處得力否。曰豈惟孔顏哉。從古聖賢。未有不在此中安身立命者。問教言在心。終不能了得。何如。羅子曰。吾心良知妙應。圓通其體。極是潔淨。如空谷聲響。一呼即應。一應即止。前無自來。後無從去。徹古徹今。無晝無夜。更無一毫不了處。但因汝我不識本真。自生疑畏。却去見解以釋其疑。而其疑愈不可釋。支持以消其畏。而其畏愈覺難消。故工夫用得日勤。知體去得日遠。今日須是回轉。貪痴牙跟咬定。斬釘截鉄。更不容情。汝我言下一句。即是一句。條條朗朗。直是空谷應聲。更無沾滯。豈非人生一大快事耶。

問學問難說。不要着力。羅子曰。着力自當着力。然却不是要得。曰我今儘力去要。尚多不得。若不去要。如何可得。曰若不去要。便可得。止因子去要。所以多不得也。曰孟子謂強恕。強比要不益甚耶。曰子未會全文。蓋孟子之所強者。恕也。如心為恕。心體渾然無思無為。如之最難。况吾人平素千百般去。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上 圭 長松館藏板

思千百般去爲已。是習慣成性矣。非用強力。不能以如之也耶。

問意思與心不同。何如。羅子曰。意思要心不動。只此要不動的意思。已是事未來而自已先動矣。安有事來而又不動耶。曰。心之不動。其景象却又如何。曰。無動而無所不動。無所不動而實無所動也。大約此處是用意思不得。只能常不用意思。便不動之本心。自然可見。亦自然得力也。

問臨事倉皇。心中不得靜定。此是養之未至否。羅子曰。此固養之未至。然或是養之未得法。使然也。曰。如何未得法。曰。是因你先時預有個要靜定的主意。後面事來多合他不着。以致相違相競。故臨時亦覺衝動不寧也。曰。靜定之意。如何不要。孟子當齊亦云不動心也。曰。心便動。若只意思作主。如何能得不動。故孟子是以心當事。今却是以主意去當事。以主意爲心。則雖養之百千萬年。却終是變動也。

得心地快樂。羅子曰。心地原只平等。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上

亦須輕省。蓋此理在人。雖是本自具足。然非形象可拘。所謂樂者。只無愁是也。若以所喜爲樂。則必不可久而不樂隨之矣。所謂得者。只無失是也。若以境界爲得。則必不可久而不得隨之矣。故中庸曰。君子之道。淡而不厭。則今人每每學而至於厭者。豈非不淡使然哉。

問某聞道從悟入。常觀前輩談良知本體。玄微超脫。及觀作用。殊不得力。何也。羅子曰。孔孟經書。具在。原未嘗專以玄微超脫爲訓。然其謹言慎行。明物

察倫。自能不滯形迹。妙入聖神者。原自大學之格致。中庸之性道中來也。蓋格物以致其知。知方實落。達道以顯其性。性乃平常。故某嘗觀聖賢其道。雖從悟入。其悟却有不同。有從有而入於無者。則漸向虛玄。其妙味愈深。則其去人事日遠。甚至終身不肯回頭。自謂受用無窮也。有從無而入於有者。則漸次入於渾融。其操持愈久。則其天機愈顯。所以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也。此個關頭。最是聖狂要緊。學者早鑒而敬。

擇之、

問爲子莫先立身行道吾儕求道雖切無奈長時間斷羅子曰試說是如何間斷曰某志願常欲照管學問忽然忘記此便是間斷處曰此汝學問頭腦欠真莫怪工夫不純也蓋學是學聖則其理必妙子今只去照管持守却把物件物事相看既是物事便有方所而不圓妙縱時時照見時時守住亦有何用今勸汝且把此等物事放下待夜半五更自在醒覺時節必然思想要去如何學問又必

近溪先生遺稿

心性上

九

長松館藏板

思想更去如何照管持守我的學問當此之際輕輕快快轉個念頭以自審問說道學問此時雖不現前而要求學問的心腸則即現前也照管持守工夫雖不得力而要去照管持守一段精神却甚得力也當此之際又輕輕快快轉個念頭以自慶喜說道我何不把現前思想心腸來做個學問把此段緊切的精神來當個工夫則但要時便無不得隨處去更無不有所謂身在是而學即在是天不變而道亦不變安心樂意豈止免得間斷且綿

綿密密直至聖神地位而亦無難也已故必如此方是仁人亦必如此方是孝子也

問中人所同有今日之論與古聖之言無異至反而求之不惟衆人不得即聰明才辨者亦難之何哉羅子曰學至心性已是精微而况中之爲理又其至者乎故雖聰明而不能爲思雖才辨而莫可爲言以其神妙而無方爾但自某看來到喜得他神妙無方乃更有端倪可求也蓋謂曰無方則精不住於精而粗亦無不有也微不專於微而顯亦無

近溪先生遺稿

心性上

九

長松館藏板

不在也善於思且求者能因其理而說心其心亦廣大周遍而不滯於一隅隨其機而致力其力亦活潑流動而不拘於一切可微也而未嘗不可以顯可精也而未嘗不可以粗則人力天機和平順適不求中而自無不中矣譬則北人言其人之可用者曰中用言其物之可喫者曰中喫亦以其人與事其物與口恰好相當而遂以中形容之也大衆曰先生論中之言亦甚中聽也哉

問天地之性人爲貴夫天地萬物性原一體如何只

說人爲貴耶。羅子曰。譬如。不。然。同是進士。而。却。有。不。同。外。補。見。在。內。者。爲。內。補。又。見。翰。林。中。書。者。貴。此。則。因。所。居。衙。門。而。分。難。道。進。士。有。殊。也。知。此。則。知。天。性。矣。曰。如。此。恐。人。物。太。無。分。別。曰。也。有。分。別。處。但。分。別。則。不。在。性。而。在。性。之。能。覺。與。不。覺。益。人。則。氣。清。能。覺。者。多。物。則。氣。濁。而。能。覺。者。少。也。譬。則。進。士。選。官。以。作。縣。爲。最。末。然。作。縣。行。取。多。入。吏。部。科。道。是。又。反。超。越。一。切。衙。門。矣。此。無。他。其。地。步。本。高。而。科。第。無。殊。也。世。言。物。類。莫。賤。於。蛇。然。蛇。能。潛。脩。多。成。蛟。龍。其。變。化。飛。騰。又。萬。夫。莫。及。矣。此。無。他。其。性。天。本。靈。而。與。人。同。貴。也。故。知。悟。覺。在。人。不。爲。至。要。能。覺。則。蛇。而。可。能。不。覺。則。人。將。化。物。甚。哉。其。可。懼。也。已。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上

子

長松館藏板

羅子曰。道。心。惟。微。必。睿。乃。足。以。通。之。故。思。曰。睿。睿。作。聖。也。吾。人。輒。以。浮。氣。強。探。膚。詞。設。道。往。往。自。謂。其。能。致。力。於。學。誠。俗。所。謂。粗。麻。線。透。針。關。也。噫。見。之。左。也。亦。甚。矣。

羅子謂諸生曰。近來意思何如。曰。先已見得知體。

慮不學而自能應用。今我只隨着他便是也。曰。此。個。意。思。自。汝。看。來。已。覺。得。力。但。細。味。汝。語。尚。微。有。病。然。其。病。雖。微。却。是。學。問。一。大。關。健。也。中。庸。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今。云。我。只。隨。着。他。分。明。以。良。知。爲。他。隨。着。的。爲。我。其。爲。貳。也。亦。甚。矣。如。是。而。求。以。生。物。且。難。焉。况。能。生。物。而。不。測。也。哉。曰。然。則。當。何。如。用。工。羅。子。嘆。曰。天。下。之。道。安。有。其。用。不。測。而。其。體。可。以。言。說。得。之。哉。其。生。耿。然。有。省。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上

至

長松館藏板

靜。皆。未。許。然。則。誰。人。方。可。言。道。耶。羅。子。曰。此。捧。茶。童子。却是道也。一友率爾曰。此小僕也能戒慎。恐。懼。耶。羅。子。不。暇。答。但。徐。徐。云。茶。房。到。此。有。幾。層。廳。事。衆。曰。有。三。層。羅。子。嘆。曰。此。化。過。許。多。門。限。階。級。幸。未。打。破。一。個。鍾。子。其。友。畧。悟。曰。小。僕。於。此。果。也。似。解。戒。懼。但。奈。何。他。却。日。用。不。知。羅。子。又。難。之。曰。他。若。不。是。知。如。何。會。捧。茶。又。會。戒。懼。其。友。語。塞。徐。爲。之。解。曰。汝。輩。只。曉。得。說。知。而。不。曉。得。知。有。兩。樣。故。童。子。日。用。捧。茶。是。一。個。知。此。則。不。慮。而。知。其。

知屬之天也。覺得是知能捧茶。又是一個知。此則以慮而知。其知屬之人也。天之知。只是順而出之。所謂順則成人成物也。人之知。却是反而求之。所謂逆則成聖成神也。故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也。人能以覺悟之竅。而妙合不慮之良。使渾然為一。而純然無間。方是睿以通微。又曰神明不測也。噫亦難矣哉。亦罕矣哉。

問良知即是本來面目。今說良知足矣。何復名以本

來面目耶。羅子曰。良知固是良知。然良知却實有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上

三

長松館藏板

個面目。非杜撰而強名之也。曰何以見之。曰吾子將問何以見之。此時此語。亦先胸中擬議否。曰亦先擬議。曰擬議則良知未嘗無口矣。擬議則自見擬議。則良知未嘗無目矣。口目宛然。則良知未嘗無頭面四肢矣。豈惟擬議然哉。予試問子以家相去蓋千里也。此時身即在家。而庭院堂室無不朗朗。目中也。又試問子以國相去蓋萬里也。此時身即在國。而朝市班行無不朗朗。目中也。故只說良知。不說面目。則便不見其體。如此實落。其用如此。

神妙亦不見得其本來。原有所自。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而現前相對面目。止其發竅之所。而滯隔近小。原非可與吾良知面目相並相等也。

羅子曰。世人要榮顯誇好的念頭。俱不可留在心中。問弟子用王何先。羅子曰。汝輩昨來夜坐。縱談直更更深。某曰。此皆是學。爾若當其時。即慨然直任。則工夫便為得力矣。但此非大度量。大氣魄。又更大大聰明。莫能也。若我看汝輩時。則不免精神少少。歛索。此便不是善用工夫者也。曰弟子已覺有些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上

三

長松館藏板

歛索。但皆倏然而來。何暇用工。曰此處安能着功。蓋推求歛索。皆從前時疑根未斷。故到此不免倏而來也。曰鄙非不欲直任。但每每言動。多過。以故疑卒不免。疑不免。反觀歛索。亦卒不免也。曰顏子之過。却也不免。而顏子則能於學而好。惟好學則過不貳也。蓋貳不解作先後相重。正解疑貳。即是汝輩歛索處也。曰弟子輩言動。現在多過。若再不歛索。過不益多耶。曰人之過有所從。生心不知。則過生也。心之知有所由。昧疑不化。則知斯昧也。今

不思信心作主。而只從過處。欲索是卽千金之子。不威坐中堂。而竟日躬追狂僕。則所追者一。而堂中狂肆者。不將千百耶。汝輩只細心講求。顏子所好之學。果是何學。到工力精專。然後必有個悟處。悟則疑消。消則信透。透則心神定。而光明顯。卽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其於過也。信哉。紅爐之點雪矣。而又何貳之有也哉。

羅子曰。吾人居常日用間。此心本無他故。乃忽爾躁動。覺百事俱無當意。又忽爾悽愴。覺一身俱無聊賴。古語所謂不火而自熱。不水而自寒也。究其根源。蓋心之精神。本來虛澄靜潔。今塵欲紛擾於外。思慮經營於內。自早至晚。不能頃刻歸復常體。如亡子之在迷途。其惶惶戚戚。理自宜然。愚者不知。却去苦求世上名利嗜慾。謂可以解其煩躁。而慰其淒涼。及至各項俱到。而此心之煩躁淒涼。依然如舊。不惟不減。而且更加甚。若病渴而縱飲鹽漿。其飲益多。而其渴益熾。卒至顛迷。輾轉於苦海之中。而莫悟焉。噫。惑也久矣。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上

五

長松館藏板

問學爲聖賢。極是好事。然極是難事。况一切身家之累。又其所不能免者。如何直遂得耶。羅子曰。人居世界。名爲苦海。豈止秀才們事多爲累。若至做官。其累又爲甚焉。故明眼的人。先須分曉。從學問要緊處着力。爲之。則受累勞苦。雖與世界相同。而到頭收拾算帳。則迥出世界。而與一切混累過日者。萬萬不侔矣。

羅子曰。此心之體。極是微細。輕清纖塵也。容不得世人苦不曉事。却便着許多。極重手脚。要去把捉。摸索。譬如一泓定水。本可鑒天徹地。纔一動手。便波起明昏。世人惟怪水體難澄。而不知原是自家亂去動手也。

問白沙云。靜中養出端倪。又云。此心虛明。炯然在中。炯然可知。是端倪否。羅子曰。是也。曰。某用工已久。炯然端倪。尚未有見。曰。此個工夫。亦是現在。且從粗淺處。指與汝看。乃遍呼在坐。曰。汝等此時。去家已遠。試反觀其門戶。堂室。人物器用。各炯然在心。否。衆曰。炯然在心。良久。忽報貴客至。復徧呼在座。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上

五

長松館藏板

曰汝等此時皆覺得貴客來否衆曰皆覺得曰亦待反觀否衆曰未嘗反觀却自覺得羅子乃又回顧問者曰此兩個惘然各有不同其不待反觀者乃本體自生所謂知也其待反觀者乃工夫所生所謂覺也今須以兩個惘然合成一個便是以先知覺後知而知乃常知矣是以先覺覺後覺而覺乃常覺矣常知常覺是為聖人而天下萬世皆在其惘然中矣

問吾儕深夜冀聞教羅子曰亦願請益試述平時所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上

五

長松館藏板

蘊為何曰鄙性過方一切是非必欲分別不混曰君果以此存心制行亦自成家數未為不好也曰近覺人情落落難合心頗不安曰此所謂行有不得反求諸已也隨處落落豈人情盡皆非哉或亦已欠和平爾曰今亦教思和平却又不能奈何曰但將往日喜好翻作則和平日進心志日安矣曰某聞禪家有遠離顛想某以心志不安此病殊多不識離遠亦有法耶曰古人云處世若大夢恐此一夢尤離遠之所最急而亦離遠之所最

者君不此之圖而夜夢之惡豈非所謂夢中說夢耶况夜之所夢不待君遠離乎夢而夢自遠離乎君也世之人固有夢中被鬼傷歐而遭寇劫掠者矣縱是痴兒亦何嘗被歐而訟諸官遭掠而索諸途耶此則自解遠離之徵也曰某自切思將世界整頓一番今覺心中空自錯亂果大夢也然卒難擺脫爾曰此豈是夢象山所謂宇宙事皆吾職內事也但整頓有大有小恐君所思只圖其小而未及其大爾曰匹夫之力莫制三人某今困頓備冠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上

五

長松館藏板

即些小整頓分也况望圖其大耶曰大小不在於事而在於機其機在我則小而可大其機在人則雖大亦小也若試思世間功德有大於學術者乎機括方便有捷於已之務學者乎君肯日夜務學其孰得而禦之學既足法今傳後天下後世其孰能以外之即如我

太祖人徒知其掃蕩驅除為整頓一世乾坤而不知孝順父母尊敬長上數言直接堯舜之統發揚孔孟之蘊却是整頓萬世乾坤也大學謂自天子至

於庶人而壹是無別豈非專以學術言耶况余接人亦多求如公之氣力剛銳心志弘遠者實不易得但困而莫振雜而無序我願于欲整頓世界請自今之學術始欲整頓學術請自己身之精神始問此學之妙可以點石爲金羅子曰此喻尚與聖學不切蓋石與金原不相同若謂人之學聖似石化金則視聖太高而視吾人過卑矣不如譬之煉鑛則渾然更無分別但鑛則體質硬脆色不明潤不能成用金則體質柔滑精彩光瑩隨人日用可使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上

天

長松館藏板

此其間只爭鍛煉之功而已若論吾人天命之性其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渾然與聖人不思而得不懈而中之體如金在鑛何嘗少他分毫蓋自爲孩提時直至今日親長之愛敬耳目之聰明饑寒之衣食隨感而應良知良能明白圓妙真是人人具足各各完全但天生聖神則能就中先覺先悟於天命此個聖體直下承當受用正如鑛之過火便自融化透徹更無毫髮窒礙間隔却卽叫做聖人然究其所覺悟東西則只是吾人現在不慮不學

之良知良能而已吾人只少了聖人此一覺悟則便如一片精金空只藏在鑛中而不成受用雖是時時習之而却不著雖是日日行之而却不察卽終身去愛親敬長食飯穿衣與聖賢原無兩樣而甘心做個凡夫而不得名爲知道也故聖人之教天下不是能令吾人於良知良能之外別有增益只是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如用火鍛鑛則鑛一過火便卽是金吾人既覺則卽我本性便卽是聖故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又曰我欲仁斯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上

天

長松館藏板

仁至矣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孔孟口口聲聲只好如此懇切其教其學只好如此方便故嘗謂吾輩若要做作脩爲則此學可以不講又要費力窮思索亦可以不講今受用的卽是現在良知而聖體具足其覺悟工夫又只頃刻立談便能明白洞達却乃何苦而不向前况此個體段但能一覺則日用間可以轉凡夫而爲聖人若不能一覺則終此身棄聖體而甘爲凡夫矣况吾輩一生辛苦何處不求向前如讀書中舉做官立業亦非易事

今能轉凡為聖，則讀書便是聖賢讀書，用世便是聖賢用世。到老也有個歸着，不虛費了精神。今若當下甘心棄聖為凡，則雖讀書萬卷，功名極品也，只與浮雲飄泊，草木朽腐而已。勿以予言過甚，但考之古今人品，自然明白。誠不可不發奮向前，以求入聖途路也。

諸友靜坐有欲問難者，羅子乃止令復坐。徐徐語曰：諸君當此靜默之境，能澄慮反求，如平時躁動，今覺疑定，平時昏昧，今覺虛明，平時怠散，今覺整肅。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上

子

長松館藏板

使此心良知炯炯光徹，則人人坐間各各抱一明鏡，在於懷中，却請諸君將自己頭面對鏡觀照。若心事端莊，則則如冠裳濟楚，意態自然，精神若念頭不免塵俗，則蓬頭垢面，不特旁觀者耻笑，而自心惶恐，又何能頃刻安耶？或問孟子三自反，可是照鏡否？曰：此個鏡子，原得於造化爐中，與生俱生，不待人照，而常自照。豈瞞他不過，故不仁不忠，亦是當初自己放過，故自反者，反其不應放過，而然非曰其始不知，後因反已乃知也。曰：吾儕安

常不放過，羅子嘆曰：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誰肯蓬頭垢面以度朝夕也耶？

問：體雖是明白，然學者常苦隨知隨蔽。羅子曰：試說汝心，如何却謂隨知如何却謂隨蔽耶？有應者曰：如于路強不知以為知，即是蔽處。又有應者曰：此亦是知得不真，便會蔽。曰：諸友若要做孔孟門中人品，先要曉得孔孟之書之言，與今時講套不同。如時說，說到志氣的確要去為善，而一切私欲不能蔽之，其善是何等的好。汝獨不思汝心之知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上

子

長松館藏板

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其光明本體，豈是待汝的確志氣去為出來耶？又豈容汝的確志氣去為得來耶？其友良久曰：誠然，此知非從為中出來，亦非可容人為得來也。曰：此心之知，既果不容人去為得，則類而推之，亦恐不容人去蔽得。既果不容人去蔽得，則于路雖強所不知以為知，其本心之知，亦恐不能便蔽也。其友又良久曰：誠然，此知非一切所得而蔽之也。於是滿座皆慨嘆曰：吾儕原有至寶，為又為不得，蔽又蔽不得，神妙圓明，極其受

用乃自孔孟去後埋沒千百餘年。隨着諸家以迷
導迷於不容爲處。妄肆其爲。於不容蔽處。妄疑其
蔽。顛倒夢幻之中。終生卒歲。顧於孔孟真實境界。
純粹底裏。却將求乎善。而日遠乎善。將去乎蔽。而
日增其蔽。徒受苦楚。不能脫離。豈知只在一言而
頓皆超拔也耶。

問陽明學問似微與諸儒不同。羅子曰。豈惟陽明爲
然。卽宋時諸儒學問亦難盡同。周子則學在主靜。
程子則學在主敬。朱子則學在窮致事物之理。至我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上

三

長松館藏板

朝陽明先生則又獨謂學在致其良知。此雖各有所
見。然究其宗旨則皆志於學聖。故少有不同。而不
失其爲同也。蓋聖之爲聖。釋作通明。如周子說無
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顯。是主於通明
也。程子說主敬則聰明。睿知皆由此出。是亦主於
通明也。朱子說窮致則全體大用無不明。是亦主
於通明也。是三先生之學皆主於通明。但其理必
得之功效。而其時必俟。諸持久。若陽明先生之致
其良知。雖是亦主於通明。然良知却卽是明。不屬

效驗。良知却原自通。又不必等待。况從良知之不
慮而知而通之。聖人不思而得。從良知之不學而
能而通之。聖人不勉而中。渾然天成。更無斧鑿。恐
三先生如在。亦必當爲此公首肯而心契也已。

問知得良知却是誰。今欲知良知從何下手。羅子曰。
朱子云。明德者。虛靈不昧。虛靈雖是一言。却有二
義。今若說良知是個靈的。便苦苦地去求他精明。
殊不知要他精則愈不精。要他明則愈不明。豈惟
不得精明。且反致坐下昏睡沉沉。更支持不過了。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上

三

長松館藏板

若肯反轉頭來。將一切都且放下。到得坦然蕩蕩。
更無戚戚之懷也。無憧憧之擾。此却是能從虛上
用工了。世豈有其體既虛而其用不靈者哉。但此
段道妙。最要力量大。亦要識見高。稍稍不如。難以
聚語。

坐中歌坐起咏歌皆實學。毫釐須遺。認教真。眾皆爭
相詰難。羅子曰。工夫在日用。最要善用。卽如昨日
諸友欲畫出勿忘勿助之間景象。此時便是真面
目也。以此作爲日用。則坐起實學。不認而自認。非

真而無不真矣。若如諸君適來互相詰辨，則一團虛氣相乘，雖終日終年，萬無可認之理也。衆大有悟。

問：會忻忻可愛，何以能使常如今日？羅子曰：人心惟危，差毫釐而謬千里，故此會以百人成之而不足，以一人壞之而有餘，終身以百行成之而不足以

一念壞之而有餘，故此一念善所兢兢而舞所業業者也。譬如行路千里，萬里只是出門一步趨去，千年萬年亦只是當下。一念積成，甚哉其機之可

近溪先生二貫編 心性上

長松館藏板

幾而其發之當慎也。故聖賢不放逸而必敬，不率易而必慎，是以愈久而愈盛矣。

羅子曰：予初學道時，家事雖貧，困難禁，然堅持所志，卽死亡饑寒，殊不動心也。

問：靜而存養本心，動而體察成法，如此用工，可不偏廢否？羅子曰：不可如此分別。蓋隨靜隨動，皆是本心，皆當完養。但完養之法，可不只任己意，須時時刻刻警醒，必求無愧怍之至聖。如孟子姑舍羣賢三聖，以願學孔夫子，豈能親見孔子面耶？只是時

時刻刻將自己肝腸與經書遺言精詳查對，用功堅久，則或見自己本心。偶合古聖賢同然處，往往常多。然細微曲折，必須印証過後，乃更無敵。若初學下手，則必須一一遵守，就是覺得古聖經書於自己未穩，且常謙虛，質正先覺，決不可率意斷判，以流猖狂自恣之歸也。

或問窮理。羅子曰：窮理不是向書冊上盜得些兒話頭，便是必要反身究竟，直窮自己生身立命之原。如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方是。

近溪先生二貫編 心性上

長松館藏板

羅子曰：醒眼人，決不做夢。夢中人，安能語醒眼事。

羅子曰：人之一生，切勿於富貴中立脚。蓋富貴原起於想念，而想念原屬於懸浮。卽今之年少，想欲登科而科第者，想欲臺省，臺省者，想欲卿相，望望然逐日追風，更無底止。反問自心，將欲何為，亦竟莫知其故。况禍福相倚，往往以忻入者，以悲出焉。皆初之一念不自心性上求明白而然也。

問：人心本與天地通，只隔于有我之私，便不合德。羅子曰：此警戒夫人則可。若論天地之德，則雖有我

亦隔他不得。曰如何隔不得。曰卽有我之中。亦莫非天地生機之所貫徹。但謂其自家愚蠢而不知之。則可。若謂他曾隔斷得天地之生機。則不可也。曰今有惡人雷奮擊之。難說與天不隔。曰雷擊之時。其人驚否。曰安得不驚。被擊之時。其人痛否。曰安得不痛。曰驚是孰爲之。驚痛是孰爲之。痛然則雷能擊死其人。而不能擊死其人之驚與痛之天也。

問工夫常苦間斷。奈何。羅子曰。工夫得不間斷。方是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上 三六 長松館藏板

聖體。若稍覺有間。縱是平日說有工夫。亦還在几境展轉。算帳不得。故學者欲知聖凡之分。只在自己工夫間斷不間斷耳。曰工夫不能超凡入聖。恐是不熟。曰几境與聖體相去如天淵之隔。相異猶水火之反。几境工夫縱熟。亦終是几。卽水縱熟。亦只是水。不可謂水熱極便成火也。

問几境工夫縱熟無用。不知聖體工夫亦有生熟否。羅子曰。有生熟而體段不同耳。此處極微。須譬喻方得。今人家種果木者。其核生土中。卽根株。

一時具足。難說其非樹也。及至成熟。却得多少歲月滋培。又難說其卽成樹也。但雖至成樹。而根株枝葉與始初不爭。一些言下有悟者曰。果核致成大樹。只爲他生意津津。聖體工夫誠然在不間斷處。見真消息也。曰工夫間斷與不間斷。果是聖凡分處。然聖凡相去不遠。亦惟在其見之善自方便焉耳。彼今人懇切用工者。往往只要心地明白。與意氣快活。及至纔得明白快活時。俄頃之間。又倏爾變幻。極其苦惱。不能自勝。若人于其變幻之際。急急回頭。細看前時明白者。今固恍惚矣。前時快活者。今固冷落矣。然其能俄頃變明白而爲恍惚。變快活而爲冷落。至神至速。此却是個甚麼東西。此個東西。既時時在我。又何愁其不能變恍惚而爲明白。變冷落而爲快活也。耶。故凡夫每以變幻而爲此。心憂。聖人每以變幻而爲此。心喜。

一友告別。求囑付。羅子曰。學問與做人一般。須要平易。近情。不可着手太重。如粗茶淡飯。隨時遣日。心旣不勞。事亦了當。久久成熟。不覺自然有個悟處。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上

三六

長松館藏板

蓋此理在日用間。原非深遠。而工夫次第。亦難以急迫而成。學能如是。雖無速化之妙。却有禹水之味也。

問尋常如何用工。羅子曰。工夫豈有定法。芳昨夜靜思。此身百年。今已過多半。中間履歷。或憂戚苦惱。或順適忻喜。今皆宵如一大夢。當時通身汗出。覺得苦者。不必去苦。忻者。不必去忻。終是同歸于夢。盡翻然再思過去多半。只是如此。則將來一半。亦只如此。通總百年。都只如此。却成一片好寬平世界也。或曰。聖人常言。君子坦蕩蕩。恐亦於此處見得。而然曰。果然果然。問者詰曰。然則喜怒哀樂。皆可無耶。曰。喜怒哀樂。原因感觸而形。心如空谷。呼之則響。原非其所本有也。今只慮了心。未必能坦蕩耳。若果坦蕩。到得極處。方可言未發之中。既全未發之中。又何患無中節之和耶。君子戒謹恐懼。正怕失了此個受用。無以爲天地位。萬物育本源也。

問某用工。儘去致知力行。如何不見長進。羅子曰。子

致知是知個甚的。力行是行個甚的。曰。是要此理親切。曰。既主意如是。便當先求此理矣。豈有此理不求。而能得親切。理不親切。而能致知力行。又能學問長進也哉。曰。某平日說理。只事物之當然。便是。曰。汝初要求此理親切。今却舍了此時。而言平日。便不親切。舍了此時。問答。而言事物當然。又不親切。曰。此時問答。如何是理親切處。曰。汝把問答與理。看作兩件。却求理於問答之外。故不親切。不曉我在言說之時。汝耳凝然聽着。汝心惘然想着。則汝之耳。汝之心。何等條理明白也。言未透徹。則默然不答。言纔透徹。便隨衆欣然。如是。則汝之心。汝之口。又何等條理明白也。曰。果是親切。曰。豈止道理爲親切哉。如此明辨到底。如此請教不息。又是致知力行而親切處矣。衆皆醒然。

問師道立。善人多。則天下治。師嚴則道尊。而民知敬。學人不可無師。却曰。歸求有餘師。心爲嚴師。然則師豈在人哉。羅子曰。道固當反求諸心。非人指示。安知所謂心。又安知所以反而求之也耶。故曰。只

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合人與已而師始得之矣。但觀聖賢之言則有不容合者。如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又曰當仁不讓於師。是已與人不覺互相牴牾也耶。曰童蒙求我非我求童蒙。故三人必有我師。知新可以爲師。皆自師之者言。蓋謂樂師諸人則可好師。夫人則不可曰好師。夫人固皆知不可矣。然記又謂學也者所以學爲師也。是則方專於學。卽志於師。亦似好爲人師焉者。殊不知人之爲學。雖同求諸心。而此心之體。有見其全者。有見其偏者。若舉其全。則家國天下渾然無外。不能爲法天下。可傳後世。而足以言學哉。以是爲學。固卽所以學爲師矣。彼能反諸心。而真識其全。亦自許以心學者。是雖小道。可謂是善乎。一身一物。然舉而通之天下。後世。豈遠恐泥矣。故曰曷爲天下善。曰師。夫能善天下。萬世始可以言師。能師天下萬世。始可以言學。師也者。固學之實則。而不容外焉者也。夫豈作而致其好哉。昔朱子註十五志學。曰其所謂學。卽大學也。大學也者。乃合家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上

早

長松館藏板

國天下而兼善之者也。甚嘗謂此一言。我晦翁洞徹聖人心髓。攝回叔世精靈。而天下萬古始有賴藉以準的。依歸。彼昏而不知。漫漫以爲學。草草以圖功。者。庶幾有省。而發乎深長之思也。已。其時惟象山一人。比之晦翁。則尤爲難事。蓋年未數歲。卽竊九單。思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日宙。宇宙中理皆吾性。分中理。宇宙內事皆吾職。分內事。東海有聖人出。而此理同。此心同。西海有聖人出。而此理同。此心同。南海北海有聖人出。而此理同。此心同。千古以上。千古以下。有聖人出。而此理此心亦無不同也。噫。以是言心。始爲心之全。以是言道。始爲道之天。以是言學。始足以爲天下後世之師也。已矣。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上

早

長松館藏板

一觀也已。

友譚有素共講學而耻擔當者羅子曰何耻也民之秉彜好是懿德細細究之此乃何等心腸却是陷在鄉原窠臼中孔孟防之所以曰闒然媚于世者德之賊也蓋吾心之德原與天地同量與萬物一體故欲明明德於天下而一是皆以脩身為本者正恐自賊云耳故曰謂其身不能者賊其身者也夫父母全而生子全而歸孔子東西南北於封墓之後孟子反齊止贏于敦匠之餘固為天下生民

近溪先生買編 心性上 聖 長松館藏板

亦為父母此身蓋此身與天下原是一物物之大本只是一個講學招牌此等去處須是全付精神透徹理會直下承當方知孔孟學術如寒之衣如饑之食性命所關不容自己否則將以自愛適以自賊故大學之道必先致知致知在格物也

問陽明所指良知在人心從何所發羅子曰良知無從而發有所發則非良知也然則良知果何所歸曰在天為天在地為地在人為人無歸無所不歸也曰然則亦有動靜之時否曰無動靜曰若無動

靜則起居食息都無分別乎曰起居食息不過是人之事既曰在人為人則人已渾然是個良知其事之應用又可得而分別也耶曰良知完具於人又有見與昧何也曰見是覺處知常而覺暫覺之現於知猶泡之現於水也泡莫非水而現則有時中庸見乎隱是言覺顯乎微是言知孟子亦云先覺後覺先知後知也

近溪先生買編 心性上 聖 長松館藏板

問為學如何乃能上進羅子曰白沙先生云大道本無階級以疑為階級故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子能善於作疑則工夫不患其無進矣曰某日中亦嘗作疑曰吾子如何作疑曰某日中承教多能妥帖然就中不慊意處故嘗不免作疑曰疑與明對如謂意有不慊而思加工則正是明處安得謂疑若常慊意處能求進步方始是疑此則無中生有唯志之廣大而見之深遠者為然否則小疑且莫能作况大疑乎

歌詩少間眾覺溫和曰此與學者涵養之大助也羅子曰涵養和氣在士人固不可緩而作官董尤時

刻不可已也。蓋居官之事，近俗而冗，冗生厭，厭生躁，厭躁相乘，則刑罰不中，而民將無所措手足矣。故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正所以預致中和而為位育之本也。羅子因而嘆曰：吾夫子未訣前日，猶曳杖逍遙，則平時無不歌也，可知矣。然則吾儕與早知涵養，庶為他日逍遙地耶。

問：夫子逍遙氣象，不惟先能知得，而其歸止去向似極安樂，可聞其槩否？羅子曰：諸君遠志，所謂本來面目也。耶夫形骸雖顯，而其體滯礙，本心雖隱，而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上

卷

長松館藏板

其用圓通，故小人長戚戚者，務活其形者也。君子坦蕩蕩者，務活其心者也。形當活時，尚苦滯礙，况其疆仆而死，耶心在軀殼，尚能圓通，况離形超脫，則乘化御天，周流六虛，無埃推測，即諸君此時對面，而其理固明白現前也。又何疑哉？又何疑哉？問：長生之事，孔孟似未嘗言。羅子曰：孔孟未嘗言，而實未嘗不言也。觀其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謂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夫曰夕死曰天壽，則死固死矣。曰聞道而可曰脩身以立命，則死固

不死矣。未嘗不死，而實未嘗死。未嘗不生，而亦未嘗生。孔孟之言，所以為平易中之神奇，深遠中之淺近，非若後人之拘方執見，物而莫化也。

今聞本來面目，即是長生。未知如何脩煉。羅子曰：本來神妙，不以脩煉而增，亦不以不脩煉而減。其最先只在自已能悟。悟後又在自已能好。能樂。至於天下更無以尚，則打成一片，而形神俱妙，與道合真矣。若悟處不透，與好處不真，則面目雖露，而隨物有遷，驗之心思，夢寐之間，倏然而水，倏然而火，倏然而妖，倏然而狗馬人化物，而天真之本來者，將變滅無幾矣。噫，可畏也。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上

卷

長松館藏板

問：早久遇雨，未苗勃興，與吾人意思一般否？羅子曰：雖似一般，其實不一般也。蓋禾必待養而生，吾心則無時而不生，禾以遇旱而枯，吾心則無時而可枯也。故窮天極地，萬萬其物，而畢竟無一物可以象吾此心。亘古亘今，萬萬其事，而畢竟無一事可以象吾此學。此心此學，真是只可默識，而不可言。象只可意會，而不可形索。至簡而至妙，至易而至

神者也。吾儕與茲勝會，而聞茲神理，寧非百千萬載一大快也耶。

一友別羅子濶甚，共榻寤言曰：某昔年相待從事，良知之教及歷任中外，以此應用似無可疑，但終屬照用，未透心體。願先生盡心教之。羅子時為把臂示之曰：君能信此渾身，自頭至足，卽一毫一髮，無不是此靈體貫徹否？友曰：佛家固有芥子納須彌之說，我輩管譽未透。先生旣云一毫一髮渾是靈體，使我當下卽透。羅子時於友背力抽一髮。

近溪先生二貫編

心性上

巽

長松館藏板

此友連聲呼痛手足戰動。羅子曰：心果覺痛否？曰：旣痛爲何不覺？曰：君之心神微妙，如何毫髮便能通得手足疎散，如何毫髮便能收得聲音寂靜，如何毫髮便能發得細細看來不止一身，卽床榻亦因震撼蒼頭俱爲驚怖，推之風雲互入霄壤，相聞卽外窺中可見，頭不聞足心不聞身，我不聞物，天不聞人，滿腔一片精靈精靈，百般神妙，從前在心而爲君之知在身而爲君之事，在生而爲君之少而壯壯而老，莫非此個靈物，乃一面閃睛，莫測。

裏譬則寄養，童親生父母，偶遇人言說破，則識認歡欣，其情不可想耶。此友躍然。

羅子語諸孫曰：予廿年來，此道自關心，夜分方合眼，旋惺惺耳，竟難睡，未如何日得安枕席。

羅子曰：予初學道時，每清晝畏夜，只揮淚自苦。此等境界，予固難與人言，人亦莫之能知也。

羅子曰：人性皆善，這性各天地人物而一之者也。所以孔子明明德於天下，方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盡天地之性了，得性，義也。若少有所憾，不得其平。

近溪先生二貫編

心性上

巽

長松館藏板

便非繼之者善，而有諸已也。吾儕須以大人自期，日用平常，俾其爲父子兄弟足法，止於至善。羅子見講堂童子歌詩，雍肅可愛，顧謂仕途諸君曰：天下之善，貴在擴克，吾人能因一念忻喜諸生之心，推之必欲其由壯而老，以無異今日，又推之必欲四海九州，以無異一堂，則教化興，風俗美，其容頃刻怠緩耶。旣而漢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大舜好善之遠，亦只是不昧其眼下本心焉耳。吾人不失之昧，便失之遲也。如希聖何。

會中誦渺哉勺水積累成川洋洋一堂曰先生何術
令人若此羅子嘆曰昔顏子喟嘆謂夫子善誘人
甚至欲罷不能諸君亦慎自防毋爲人所誘去也
有悟者曰魚遊於水鳥翔於空豈水之有期於魚
空之有期於鳥哉人之於道也機固一而已矣羅
子復歌曰便將天作一張紙難畫慈湖三月春大
衆忻然

坐中歌斷除嗜慾想永撤天機障或曰若將嗜慾之
想斷除則天機之障永撤矣羅子曰二句自是兩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上 長松館藏板

項似不當一直讀或曰果然天機豈遂無障哉如
天機原自流通自在或工夫過苦卽天機被障矣
曰如此則合云障天機非天機障也衆起問曰不
滅天機亦會作障耶曰天機本自流通自在工夫
却有過苦是過苦果作障矣獨不曰流通自在亦
有時作障乎故孟子於夷惠俱爲君子不由然則
夷之隘是過苦之障而惠之不恭豈非流通自在
作障而何

問識仁必資講習陽明乃有聞見遮迷之味何哉羅

子曰聖人憲天聰明良知與聞見原無二體學者
於此體未透却逐事逐物以求古今成法殊不知
揖讓征誅堯舜湯武之前誰曾幹過數聖人不過
精明此心之體如鏡在懸中無纖毫樣子物象隨
時各各呈露若執成法以爲知則中藏不虛所應
却與天則違悖謂之遮迷亦宜曰然則孔子多聞
而擇多見而識可處此曰能擇能識良知也若良
知作主則古今事變無不自由轉信將兵多多益
善也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上

聖九

長松館藏板

羅子曰汝等若肯着實用功則處處受益雖人之毀
謗欺慢皆是進德之資若不着實用功只是口耳
之學終不長進

因歌等閑識得東風面之句復賡以人心莫道無通
塞明暗如何有去來羅子隨申之口通之時義大
矣哉卽天地變化草木蕃機括亦只在是故吾人
應事之際若心志坦夷人已不隔卽上可以代下
下亦可以代上左右前後相資相應而百務非非
宇宙廓如否則一夫向隅雖清室無幾與夷

象何啻千里一體君子其善通而運也哉

問東風面如何識得羅子顧會衆嘆曰東風之面今日畢露於此矣夫東風者天地之和氣也萬物以和而生以肅而斂人情亦以和而通以不和而隔機發隱微效分天壤故識得而曰等閑者極言其力之不勞紅紫而曰千萬者極言其應之甚速而至大也

童子秩敘歌詩長者請曰先生其教之羅子曰是皆

所以教我者也諸英俊其知之乎夫教且學以明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上

五

長松館藏板

人倫而已明有二義如講求以致其精則明白之明也秩敘以盡其分則明顯之明也今一堂之中或坐而聽或立而誦坐者又辨上下前後誦者又互相唱和疾徐中節則父子叔姪兄弟賓朋昭然若發蒙矣其為明白顯設不亦多乎其為敦睦恭敬不亦至乎長者謝曰某等今日益信致良知之學乃知行合一之功

羅子曰為山掘井者至九仞雖勞且難而往往能之至於一簣及泉甚是易成乃多虧廢故古人云百

里程途九十方半蓋前時是全付精神雖勞而功時久力疲故雖少而難矣吾人須是努力以收全功

問均一言教何看書與面命所得不同羅子曰當其可之謂時吾儕相對論心則彼此機宜自然適中如渴與之飲饑與之食滋味何等甘美若持書漫讀是原未饑渴與以飲食雖津液珍羞將蔡藿等矣

羅子曰人之為惡二有形無形而已有形者殺人者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上

五

長松館藏板

也無形者害人者也殺人之惡小害人之惡大羅子曰舜之兢兢業業禹之祗台德先湯之慄慄危懼文之小心翼翼皆畏天命也畏天命則自無不敬矣

問士子狗習兒聞讀書無根何道可反羅子曰杖葉與根本豈是兩段觀之草木微首微尾原一氣貫通若首尾分斷則便是死的雖云根本堪作何用要之還看吾輩用功志意何如若是切切要求根本則凡所見所聞皆歸之根本雖解牛斲輪之賤

後焉魚庭草之微物，古人俱得以明心見道，而况五經四書，尤聖賢精蘊所寄者乎？若是尋枝覓葉的肚腸，則今日儘有玄談至論，亦將作舉業套子矣。

一友執持過苦求一脫解工夫，羅子止之曰：汝且莫求工夫，某亦無暇與汝說，但隨衆講會，隨時臥食，待數日有暇，再共商量。旬日，友濯然曰：近覺中心生意勃勃，雖未嘗用工，而明白洞達，自可愛樂，曰：汝信得當下，卽是功夫，否？曰：承教亦能信，不知如何方弗失？曰：忘原與助對，爾欲不忘，卽必有助，所謂引寇入屋者也。故孔孟設科，不追其既往不遑其將來，豈止以此時人亦常以此自待，看他寬洪活潑，涵蓄薰陶，真是水流物生，任天機之自然而克之，以至於烜久不息而無難矣。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上

卷一

長松館藏板

羅子因子姓聽講，有問：應語之曰：此處有段學問，吃緊工夫。道德經云：谷神不死，何謂谷神不死？卽汝輩應聲處也。夫有聲，則應途人不殊於聖賢，此時無異於太古，故曉得谷神不死，便曉得虛靈不

昧，亦便曉得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推之四書五經，只是此個道理。推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只是不失此個體段。故聖賢之道，原非高遠，不能反求，便覺得高遠耳。學問之事，亦無重難，但離却當下，便覺重難耳。

或曰：學貴靜乎？羅子曰：不宜離動，在動處着力乎？曰：宜不失靜體，功竟何着乎？曰：心兮本虛，致虛要矣。何着？或以寂爲疑，曰：性中萬象森然，何寂之憂？然則何如而爲得力處？曰：知得得力處，便是。是不得力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上

卷一

長松館藏板

不知得力處，便是得力。大都道具吾心，而吾身卽道，真機隨處洋溢，工夫原無窮際。一念不通之人者，非道也。一息有間於道者，非功也。

羅子曰：炯然而精光，旁燭軒然而氣宇高翔，心游象數之先，目絕剛風之上。

羅子曰：枝葉芟除，則碩果不熟，行潦既涸，則寒潭自澄，勿忘勿助，與鳶飛魚躍同一活潑，此意却須互見。今時學人，任情執是，已大非集義家法，乃遽以活潑自處，豈于茲訓未加理會也耶？

羅子適聞或問曰此土雖文公故鄉但儒先舊學忘
 矣已多須先生講究乃可望心知開明也羅子曰
 據所云儒先舊學與諸士心知言下不無兩端而
 兩端各有着落故儒先之學可以舊言舊則未必
 其長新也諸士心知則可以新言新則時時且在
 難將以舊目之也今且試看我與公互相駁論其
 駁論皆莫非心知也諸士環坐而應聽聽而且思
 思聽皆莫非心知也自茲時而反求之天早又自
 天早而推之昨日其言論思聽亦皆莫非此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上 五五 長松館藏板

心知而未嘗異也自茲時而順求之下午又自下
 午而推之明日後日其言論思聽亦皆莫非此心
 知而未嘗或變也中有悟者曰道果在邇非遠事
 果在易非難曰豈惟道與事之為然哉即茲對答
 聽思莫非親親長長而亦莫非天下太平也中又
 有悟者曰吾儕果是行不著習不察也曰即此著
 察叫做是學吾儕豈獨終身由道而不知其為道
 亦終身由學而不知其為學也今諸君果能學術
 心知合而一之庶於儒先不相負矣或乃歌個個

人心有仲尼一絕諸士踴躍
 因歌心齊入室須先升此堂詩句羅子曰心齊先生
 詩提醒學人甚切所言工夫極明但論為學則有
 從覺悟者有從實踐者陽明心齋二先生的親師
 徒然陽明多得之覺悟心齋多得之實踐要之覺
 悟透則所行自純踐履熟則所知自妙故二先生
 俱稱聖賢但以孔子之言仁必先以智孟子之言
 力必先以巧則覺悟實踐功固不缺而序實不容
 紊如此詩念頭動當謹然動念處從何來則未謹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上 五五 長松館藏板

之先不可不探求也舉足之間必慎然舉足將何
 之則未慎之先不可不商訂也若能依得孔孟之
 仁而先智力而先巧則源頭既濬流出自清而念
 之謹也何等順快指南定向適國坦途而足之舉
 也何等安穩故某謂我
 明幸生陽明真是電掣雷轟星輝日耀不惟及門高
 弟藉以超凡入聖而聞風興起者亦自可以化頑
 鉄而作精金也已
 癸丑羅子過臨清遊重疾恍若一翁曰君身病稍康

矣。心病則復何如。羅子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氣每不動，當劬而目輒不冥，擾攘而意自不分，夢寐而境悉不忘，此皆君心錮疾，可不函圖。疹耶。羅子愕然曰：是予心得，曷言病。翁曰：人之身心，體出天常，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強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結習。日中固無紛擾，夢裏亦自昭然。君今謾喜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不能久延矣。蓋人之志意，長在目前，蕩蕩平平，與天口相交，此則陽光宣朗，是為神境。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上

五

長松館藏板

令人血氣精爽，內外調暢，或如志意沉滯，胃臆隱隱約約，如水鑑相涵，此則陰靈存想，是為鬼界。令人脉絡糾纏，內外膠泥，君今陰陽莫辨，境界妄縻，是尚得為善學者乎。羅子驚謝，汗下如雨，從是執念潛消，血脉循軌。

有言講學起謗，如宋事紛紛可悲。羅子曰：此閒係世道，非小小也。吾儕幸。

聖明敬一之訓，化日昭揭中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今日涵泳治化，雖童稚小子，皆能言學，况

大人君子，孰不知從事於此哉。但須更以所學者，衆共商計，棄短取長，歸於大中至正，方為超絕。古今以解孔子之憂，一大快事也。其視前代教化未行，道德未一，而徒以言說求同異，意氣相排擠者，不同矣。然則前代之憂，在講而不學，今日之憂，在學而不講。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上

五

長松館藏板

向朱陸論學不合，何也。羅子曰：二先生氣稟不同，以己律人，各有持也。如晦翁原是渾厚之質，便要天下人皆從聞見鑽研而入。象山原是英敏之資，便要天下人皆從德性超悟而入。豈知人各所稟不一，有不可盡以己律之者。曰：然則何如。令一也。曰：學于古訓，晦菴所以開萬世君蒙，先立乎大。象山所以善讀孟子也，且與孔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相合。

一友嘆曰：先生學在孝弟，某有繼母，事之稍得歡心，至有一弟，屢教終不化，何如。羅子曰：君曾擇好友與處否。曰：未也。曰：即此便見汝愛弟未至處。夫兄弟手足也，若汝手傷血流，則呻吟號呼，求人問藥，

肯少停時刻哉。此友感泣深悔。羅子因徧呼仕途諸君曰：手足且然，至君父則吾元首心腹也。吾輩有志明時，顧乃優游卒歲，護持少呻吟之痛，而調理無號呼之切，徒悼嘆於堯舜君民之難，而治平之不可親見也。罪將何所逃哉！眾共誓之曰：如復不切于心者，鬼神將陰擊之。

父子天性，如子尚廉潔，父忿戾之，違則傷恩，順則損名。奈何！羅子曰：須要假貸曲處，不拂親意，而亦不失所守也。則善矣。曰：父有餘蓄，子必取之，以為不肖，亦可從否？曰：是須教之以正，必不可從也。曰：子之不肖，出於天性，又止生一子，過責恐天沒付之於命，可否？曰：父子主恩，決無可忍之心，亦無可棄之理。大凡天下鳥獸虫魚，皆可以感而移，况於人乎？但教亦多術，須悉心盡力，乃得奇中而妙運也。曰：畢竟不能感，非命而何？曰：此命字不當就己說。若說我命，該當為子孫苦，則生意已自本身斬了。是自已先不肖矣。又安能貫通於不肖子孫也耶？故人生不幸遭此，必須與之同生死患難，感通

化導，力有時而盡，心無時而解，乃是慈道之極也。嗚呼！已慈既極，則子孫又安有不可移之理哉！大慈世人論理，皆是責人厚而責己薄處失之。故程子云：細思吾身在天地間，有多少不盡分處，正此謂也。

羅子以太夫人目病，禱於華蓋山，縉紳率子弟誦詩立迎于道。羅子進曰：汝知孔子之所以訓其子者乎？亦不過學詩學禮而已矣。但孔鯉既退，即能不忘。諸子姓亦能相見之後，常時如此，由詩歌便可

以和平心氣，由禮立，便可以堅定德性，在父母前不改，便成孝。在兄長前不改，便成弟。能孝能弟，終身不改，便叫聖人矣。

羅子曰：母之育子也，以慈；子之事母也，以孝。常分也。分而曰常，言天彝民秉根乎心，見乎情，而必不可已者也。本必不可已之心之情，而慈以啓孝，孝以答慈，已為常分。况慈不徒慈，而時之所遭，且節以慈焉，是則慈之常而變者也。古今天下，凡為人母焉者，孰不期子之育也。然時其常，則為慈也。易時

近溪先生二貫編 心性上 五九 長松館藏板

其變則為慈也。難夫慈以啟孝，孝者既極其至矣，則孝以答慈者，又奚容以易易為之哉。

羅子曰：仁，天地之生德也；天地之德也，生為大，天地之生也，人為大，是人之有生於天地也，必合天地之生以為生，其生乃仁也，亦必合天地之仁以為仁，其仁乃壽也，必曰無期，必曰無疆，夫無期云者，所引之恒久則爾也，是仁之生生而不息焉者也，無疆云者，所被之廣博則爾也，是仁之生生而無外焉者也，是以夫君子之生也，生吾之身，以及吾家，以及吾國，以及吾天下，而其生無外焉，而吾此身之生始仁也，生茲一日，以至於百年，以至於千年，以至於萬年，而其生不息焉，而吾此日之生始仁也，如是而仁焉，而謂仁之不足以為壽也，吾弗之然也，如是而壽焉，而謂壽之不本於仁也，吾弗之然也。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上

卷二 長松館藏板

貫編心性上尾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門人能 俯稽夫編次

後學錢啓忠沃心重訂

心性下

近時用工，覺心思起，滅不寧，奈何。羅子曰：天下事理，當先本根，本根既正，則末節無難矣。今度所用工夫，原非思慮之不寧，是由心體之未透也。蓋吾人日用思慮，雖有萬端，而心神止是一個，遇萬念以滯思慮，則滿腔渾是起滅，其功似屬煩苦，就一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一

長松館藏板

心以宰運化，則眾動更無分別，又何起滅之可言也。與哉。譬之庭樹，如許紛亂，然生意則皆根幹之所敷榮，世固未有外根幹而為枝葉者。譬之長江波浪，亦如許紛亂，然洋溢則皆水性之所流動，世亦未有外水性而為波浪者。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夫慮以百言，此心非果無思慮也。惟一致而統之，則還殊而為同化，感而為寂，渾是妙體，更無他物，欲求纖毫之思慮，亦了不可得也。已。眾共快然，以為疑念頓釋，可

又曰、此時此心、果是起滅無從、渾然妙體、但不肖邪思、安保終無竊發、曰君子兢業以過一生、此意豈容暫忘、但太陽出而魍魎消、聖人作而萬物覩、乾剛獨善操持、八荒孰非統內、不思務此而角力爭雄、以希掃蕩、則戰國春秋更無寧日矣。

問昨來論心、雖極懇切、退思聖學廣大精微、如何養出端倪、羅子曰、吾人為學、本以學聖、而聖神學脉非易也、故百工居肆成其事、君子學教其道、即孟子離母從師、顏氏依依陳蔡、孔子天縱亦常編三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二 長松館藏板

絕、今欲學聖人、而非特立堅志、親就良朋、且却脫塵煩、專居靜地、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其能有成者、蓋百無一二矣、曰請教公之靜養、欲求端倪、意向、又是何如、羅子慨然改容起曰、明公志氣、誠是天挺人豪、但學脉如所云、不免無幾、快乃公矣、雖然、何帝明公、即漢儒以來、千有餘年、未有不是如此會心、以快却生平者、殊不知天地生人、原是一團靈物、萬感萬應、而莫究根源、渾渾淪淪、而初無名色、只一心字、亦是強立、后人不省、緣此起個念

頭就會生個識見、因識露個光景、便謂吾心實有如是自在寬舒、不知此段光景、原從妄起、必隨妄滅、及來應事接物、還是用着天生靈妙渾淪的心、儘在為他作主、幹事、他只嫌其不見光景、形色、回頭、只去想念前段、心體、甚至欲把促終身、以為純亦不已、望顯發靈通、泰宇天光、用力愈勞、違心愈遠、與言及此、情甚為之哀惻、奚忍明公而復蹈此弊也哉、曰某亦惕然、不作前想、但要如何用工、曰孔門學習、只一時字、天之心以時而顯、人之心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三

長松館藏板

以時而用、時則平平、而了無造作、時則常常、而無分別、入居靜室、而不具廣庭、出守事為、而即具經史、煩囂既遠、趣味漸深、如是則坐愈靜、而意愈閑、靜愈久而神愈會、尚何心之不真、道之不凝、而聖之不可學哉、一友外至、素共仰慕者、大眾欣然、羅子嘆曰、今日此坐、信良會哉、友曰、某平生坐講會、而稱良、往往虛過、願詳示、不更至虛此會之良也、曰人之恒言、事務遇有善處、便多稱良、則良亦似只是善處、

亦似只是良無大分別然經傳中又多以二字並言之則又似不能無分別於其間者卽今想像而言善則博大於良良則真實於善要之善是成就得自人爲處多而良是根源出自天然處多故凡事務以善稱者皆形迹顯著而可指數凡事務以良稱者皆端倪渺漠而費形容卽如此會長幼秩序坐立而少動作師友從容問辨而多簡默旁人觀之未見有甚好處然情思欣欣泱泱氣味藹藹和平又難說有甚不好處所謂無善而無不善者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四

長松館藏板

也良知面目大都若此而茲會之爲良會也亦可以類推矣坐間各各快意羅子復更囑曰諸君母將此良字只當解說昔子貢贊孔子盛德而曰溫良恭儉孟子指孩提知能而曰不慮不學卽是而觀則吾人學問始固由良以出終亦由良以盛此良此身渾然一體者也故今更以人良乎會慎勿以會良乎人把柄一差則功效迥別矣

外至之友平素脩行持心而學問根源未悟聞前善良言方切擬議時聽廣人衆不便聽聞多就羅子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主席前後友遽然曰學務時習今坐立維奮恐非善良羅子曰此等去處語之以善果是動容草率然語之以良則實爲意念真純故雖未足以語其善而亦可以言其良也蓋良訓作易直易也者其感而遂通之輕妙處也原不出於思量直也者其發而卽至之迅速處也原難與以人力所以良知謂之不慮良能謂之不學却是慮與學到不得的去處也如今一時間辨親切况復新美殊常後進聞所未聞卽踴躍而前急圖聽受坐立少有參差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五

長松館藏板

亦照料之不及正與孩提之不慮不學稍稍相類故不避忌諱而輒許其近於良也友又遽然曰此在孩提則可若我輩年長則不可知能日壞其良無幾此友時方司訓隣邑羅子起謝曰君言及此果是一方斯文之幸但人皆知學問之難而不知立教之尤難也蓋學問善否所係只在一已而教則及諸大衆毫釐或差謬將千里請爲君喻夫琢玉以求文章追金以作器用其文章之精美器用之整飾則類夫學而求善者也若玉先辨其體金

七〇三

先等其質。則教而求良之類也。今執砭砭而漫琢之。範銅錫而漫追之。惟曰吾取其文章器用而已矣。是尚得爲良工也哉。試觀今時章縫之游庠序。胥徒之侍臺司。儼恪端莊。非不禮文。絜然窺其底裏。可以語良者。則千百而鮮一一也。故忠信之人。始可學禮。粉地之弊。始可繪畫。學者不思希聖希賢則已。若萌此個真志。便須把孔子之仁者人也。孟子之形色天性。細細體認。我此個人。如何却是個仁。我此形色。如何却是個天性。次則將孔子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六

長松館藏板

率性之謂道。道不可須臾離。孟子之良知不慮而自知。良能不學而自能。又細細體認。道原不會離我。我今何會離道。良知原不待思慮。良能原不待學習。我今縱不會思慮。而知便豈卽非良知。縱不會學習。而能便豈卽非良能哉。久久反躬。尋討事。事隨處觀察。冷灰星爆。火現光晶。赤子天性。恍然具在于時覺悟。別開途徑。而意味另顯家風。孔子所謂道不遠人。孟子所謂形色天性。了然親見面。目而非憶想遙度。由是凡從前聞夫古聖之言論。

見夫古聖之行履。備載於四書五經之中者。或相爲感通。而其幾愈顯。或互爲對証。而其益無方。如覺已所知能。輕忽而失之。大過。則以聖賢之成法。而裁抑之。如覺已所知能。卑弱而失之。不及。則以聖賢之成法。而引伸之。務使五倫之綱常。百行之酬應。皆歸純粹之中。而無偏駁之累。則良不徒良。而可以言善。且善不徒善。而可以言至善矣。竊謂中庸之庸。德庸言。多就知能之本良處說。大學之至善。物格多就聖賢之成法處說。論語之知及仁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七

長松館藏板

守莊以蒞之。而動禮爲善。則多就聖賢之學。必求其至極處說。良是以爲善之張本。善實以爲良之歸宿。若知能本良。格則尤善。而學又必求造其至極。則是崑山粹玉。而加以追琢之功。麗水精金。而資以文章之妙。其薦於明廷。升諸清廟。不人人共羨奇珍。世世永爲大寶也哉。

前論已畢。此友復曰。某平生點簡心性。自謂有知。羅子卽請曰。君於此時。可云與聖人一般否。曰不敢。曰。旣是知性。豈又與聖人一般也。曰。吾性與聖

人一般此從赤子時說也。今則答只合時時照管本心事歸依本性也。時方遜讓恭恭羅于執茶。既問曰君言照管歸依俱是恭敬持既之事。今且未見既面安得遽論持既恭敬也。曰我於既子也會見來也。會者來。但有時見有時不見有時持有時不持也。不能如聖人恒久勿失耳。曰此個只冷把既子不即是既也。故既子有見有不見而性則無不見也。既子則有持有不持而性則原無不持也。不觀中庸說率性之謂道。道不可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八

長松館藏板

須臾離。君今既云見持不得恒常。則是須臾離矣。可離則所見所持原非是性。而君只認假爲真。不自覺耳。曰此性各在當人。稍有識者知之。况其辨意於此者乎。曰君言知性如是而容易。此性之所以難知也。大約吾人用功須以格言爲主。不規孟子之論知性。必先之以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苟心不能盡。則性不可知也。又謂知其性則知天矣。故天未深知。則性亦不可爲知也。君反思果會如古聖賢既竭心思。而天之聰明之盡矣乎。今時

受用果許得如中庸天下至誠爲能知天地之化育矣乎。卽不論心思聰明之難盡。天地化育之難知。且如陸象山接見傳生時。驚嘆其面目殊常。神采煥發。問之果夜來於仁體有悟。故此性惟不能知。若果知時。便骨肉皮毛。渾身透亮。山河草樹大地回春。如人驟入寶所。則色色可珍。隨取隨足。或爲夜光而無所不照。或爲如意而無所不生。安有見不能常持不能久之嘆。苟仍前只是舊日境界。我知其必然未嘗有知也。已。今我替君想像果然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九

長松館藏板

平日有個知處。却是從赤子胞胎方離知識未顯。那時渾全一個天命的確決。謂其爲善。若少長以至今日。則滿眼無非紛華滿腔多是情欲。一任防閑掃除。方纔少得光明妥帖。以見真體。若意思忽則。便似仍前矣。曰如此工夫。某亦未能。但堯云兢兢。舜云業業。恐未有不如此者。曰予未詳堯舜聖賢。但據君於己所性。真決其爲善。則是初生之時。君已受用不着。真決其要用力方善。則自孩提至今。皆然是君於性。正疑信未定之時。周子

云。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此友未應。旁一友曰。連日承教。覺身心果無大失錯。即童僕輩相聚言動。亦時時自在。夜想甚快。覺從前差迷也。時二三童子。捧茶方至。羅子指而嘆之曰。君視家中盛僕。與視捧茶童子何如。曰。更無兩樣。頃之。羅子復問曰。不知君此時何用工。曰。此時覺心中光光精精。更無滯滯。曰。君前云與捧茶童子一般。說得儘是。至曰。心中覺光光精精。無有滯滯。說得又自翻帳也。友曰。我看並未翻帳。曰。童子現在請君問他心中。有。此。光。景。否。若。無。此。光。景。則。分。明。與。君。兩。樣。矣。曰。此。吾。果。差。不。識。先。生。心。中。工。夫。何。如。曰。我。的。心。也。無。個。中。也。無。個。外。所。用。工。夫。也。不。在。心。中。也。不。在。心。外。只。說。童。子。獻。茶。來。時。隨。眾。起。而。受。之。已。而。從。容。啜。畢。童。子。來。接。時。又。隨。眾。付。而。與。之。君。必。以。心。相。求。則。此。無。非。是。心。以。工。夫。相。求。則。此。無。非。是。工。夫。若。以。聖。賢。相。求。則。此。亦。可。說。動。靜。不。失。其。時。而。其。道。光。明。也。友。謝。曰。吾。輩。平。日。用。工。全。未。的。確。今。不。敢。不。勉。矣。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十

長松館藏板

前友再越旬日。復訪向羅子。欣然謂近復得個悟頭。甚是徹透。羅子請其詳。友曰。向時見有未真。每云自己心性。有時而得。有時而失。顛倒錯亂。中無定主。工夫安能純一。殊不知耳目口鼻心思。天生五官。職司一樣。試說吾此耳目。終日應接事物。誰會一時無耳目哉。耳目既然。則終日應接事物。又誰會一時無心思哉。耳目心思。既皆常在。則內外主宰已定。而自己工夫。豈不漸漸純熟而安全也哉。羅子嘆曰。君此悟雖妙。然終久還會自生疑障也。其友甚不服。從曰。孔孟性宗。同歸於善。今于悟性固常在矣。獨不思善則性在時為之。而不善則亦性在時為之也。吾子以常在而主性宗。是又安得為全善也耶。其友恍然。自失曰。將奈何。曰。是不難。蓋常在性之真體。而為善為不善者。性之浮用。體則足以運用。而用不能以遷體也。試思耳之於聲。目之於色。其千變萬化於前者。能保其美惡哉。是則心思之善不善也。然均聽之。均視之。一更均明曉而辨別之。是則心思之能事。性天之至善。而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十一

長松館藏板

終日終身更非物感之可變遷者也。此友快然。去數月重來。大眾具在。向羅子謝曰。人言得悟如醉夢復醒。若先生之悟小子也。則是死而生之矣。友每坐。閉目觀心。羅子恐其門路或差。乃問之曰。君今相對。見得心中何如。曰。炯炯然也。但常恐不能保守。柰何。曰。且莫說保守。只恐或未是爾。曰。此處更無虛假。安得不是。且大眾俱在此坐。而心中炯炯。至此未改。曰。可知。炯炯有個落處。其友頗不豫。羅子乃遍詢。又舉心性之說申之。若謂天性之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十二

長松館藏板

知原不容昧。但能盡心求之。明覺通透。其機自顯。而無蔽矣。大眾聞之。欣喜。其友又詳道先生父母之孝友樂善。羅子泣下。其友又復解以他事。隨歌詩一首。羅子感痛。乃徐徐曰。君纔叙美先人。安慰小子。自我觀之。儘是明覺不爽。何必以炯炯在心為也。况聖賢之學。本之赤子之心。以為根源。又徵諸庶人之心。以為日用。君纔言當時是合得。若坐下心中炯炯。却亦原未帶來。而與大眾亦不一。般也。其友顏色少解。曰。但由工夫得力已久。至此難

教棄去。曰。感君垂念先人。欲直言相報。若果直言。君恨棄去不早矣。蓋吾人有生有死。與老丈俱存。日無多。適纔炯炯。渾非天性。而出自人為。今日天人之分。便是將來神鬼之關也。今在生前。能以天明為明。則言動條暢。意氣舒展。比後至沒身。不為神者無幾。若今不以天明為明。只沉滯襟膈。留戀光景幽陰。既久。歿則不為鬼者亦無幾矣。老丈方謂得力。豈知此一念頭。翻為鬼種。其中乃鬼窟也。其友遽起曰。怪得近來用工。若日中放過處多。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十三

長松館藏板

則夜卧夢魂自在。若其日中光顯大盛。則夢魂紛亂顛倒。令人至不堪也。非遇先生。幾在此生矣。大眾惕然而此友向羅子謝。且懇曰。學人茲病。殆過寰穹。安能明公手挽天河。為舉世淨滌塵垢也。問連日領教亦多。不識更有可加益否。羅子曰。諸君各陳坐間所用工夫。果與昨日所論天人之關。對證何如。或曰。質魯難。曰。吾儒之學。本之心性。人性皆善。難說一無所知。如汝念我通家。遠來相看。及至坐下。恭敬溫和。諄然可掬。此非道如何。非學

如何。顧在爾自擔當。若能擔當。莫說是爾。卽途人皆可以爲聖賢。若不擔當。莫說是汝。卽是聖賢。亦不知所終矣。曰：不知作聖何先。曰：以信爲先。蓋聖賢垂世。決非相誕。若人性與聖賢有二。孟氏肯自昧本體。而斷然謂其皆善也哉。今世間事多少。未見影響。只憑人傳言。便也。往往向前去。做及去。做時。亦往往得個成就。何乃生來本性。原日稟自天衷。孩提知能。善良又皆可指。反只遲疑不決。以致虛過終身。不大可嘆惜也哉。今惟出門一步。斷然

近溪先生二貫編

心性下

古

長松館藏板

謂吾性爲皆善。又斷然謂聖賢爲可學。便精神意氣。忻喜奮揚。所性善端。如奇花瑞草。潤逢甘露。芬芳一時。競發。雖欲罷而不能矣。於聖賢也。其何有哉。或曰：人性固善。然必戒慎恐懼。方有存主。執持纔是。曰：如兄之言。果爲有見。若末後二語。學問兩路。彼以用功爲先者。意念有個存主。言動有所執持。不惟已可自考。亦且衆共見聞。若性地爲先。則言動卽是。現在且須更加平淡。意念亦尚安閑。猶忌有所做作。豈獨人難測其淺深。卽已亦無從

長縱是有志之士。亦不免舍此而之彼矣。然明眼見之。則真假易辨。而有進無進。非所論矣。就如兄所舉戒慎恐懼。豈是憑此四字。便卽可去戰慄而漫爲之耶。也須小心查考。立言根脚。蓋其言原自道。不可離來。今舉業講貫也。曉得非我不離道。乃是道不離我。所以然者。又是道非自道。只是率性性非自性。只是天命故道之所在。性之所在也。性之所在。天命之所在也。旣天命常在。則一有意念。一有言動。皆天則之畢察。上帝之監臨。又豈敢不

近溪先生二貫編

心性下

古

長松館藏板

蕪業捧持。而肆無忌憚也哉。如此則戒慎恐懼。原畏天命。天命之體。極是玄微。然則所畏工夫。又豈容草率。今只管去用工夫。而不思究其端緒。卽如勤力園丁。以各色膏腴。堆積之。蘭自託壅培之厚。而秀茁纖芽。且將消沮。無餘矣。要而論之。務求速效者。必功不細。認理無根者。必事易弛。噫。愛惜身命。珍重機緣。千生萬生。總在今日。

羅子曰：孔子大聖人也。萬世無及焉。然其實非孔子之異於萬世。乃萬世之人。自忘其所同於孔子焉。

耳。孟子云：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夫赤子之不學不慮，與孔子之不勉不思，渾是一個。吾人由赤子而生長，則其時已久。在孔子地位過來，今日偶自忘之，豈惟赤子然哉？孔子曰：仁者人也，彼自異於孔子者，或亦自忘其爲人也。耶？省之省之。

羅子曰：此學玄妙入微，不是說了便罷，須要發個不惜身命心，無一毫爲世塵念，時刻不放，後方有成。

問談學皆有宗旨，而先生獨無，自我細看，則似無而有，似有而無也。羅子曰：孔孟門庭風光果別，吾子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上六

長松館藏板

以似在有無之間言之，却亦善於形容矣。其實不然。我今問子原日初生，亦長赤子否？曰：是。曰：初生既爲赤子，難說今日此身不是赤子。長成曰：今我此身果是赤子。長成曰：此時我問子答，是知能之良否？曰：是知能之良也。曰：此個問答，要學慮否？曰：不要學，不要慮也。曰：如此以爲宗旨，儘是的確爲有矣。安得猶言似有而無也？曰：學貴宗旨，令有焉。準好去執持用工，若只如我問你答，隨聲應口，人皆然。時時如是，雖至皓首，終同凡夫。又安望有

道可得，有聖可成也。耶？曰：吾子此疑，果是千古不

決之公案。然却是千聖同歸之要轍也。其端只在

能自信從，而其機則始於善自覺。當如其覺悟不

妙，難望信從而同歸矣。蓋虞廷言道，原說其心惟

微，而所云工夫，却要惟精惟一。有精妙的工夫，方

入得微妙的心體。孔子統括，却言不止精微而言

絜淨精微，則是精微而更精微，卽所謂玄之又玄

也。若如書舍所刊講說，膚淺甚矣。世人無識，翻喜

他有個宗旨，依循好去研窮踐履，謂能到純熟，卽

便是聖賢。此正俗語粗大。麻線而求透針，關壅灌

穉穉而望食佳餐也。惡可得哉？曰：請教赤子如何

用工？曰：心爲身主，身爲神舍，身心二端，原樂於會

合。苦於支離，故赤子提孩欣欣，長是歡笑。蓋其時

身心尤相凝聚，而少少長成，心思離亂，便愁苦難

當了。世人於此，隨俗習非，往往馳求外物，以圖得

遂安樂，不想外求愈多，中懷愈苦。甚至老死不克

回頭，惟是善根宿植，慧目素清，人他却自然會轉

轉路頭。曉夜皇皇，如饑孳想食，凍露索衣，悲悲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七

長松館藏板

切於欲轉難轉之間。或聽好人半句言說。或見古先一段訓詞。時則憬然有悟處。所謂皇天不負苦心人。到此方信大道只在此身。此身渾是赤子。又信赤子原解知能。知能本非學慮。至是精神自來。帖體方寸。頓覺虛明。如男女媾精。以為胎果。仁沾土而成種。生意津津。靈機隱隱。云是造化。而造化不以為功。認為人力。而人力殆難至是。此則天心道脉。信為潔淨精微也。曰此後却又如何用工。曰吾子只慮不到此處。莫患此後用工。子若不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六

長松館藏板

信。請看慈母之字。嬰兒場師之培。寶樹其愛。養滋扶。意思何等切至。而調停斟酌。機括何等神妙。子固莫能為問。我亦莫能為答也。已。

羅子曰。懋哉子。朱子之有功聖門也。學固得其大方矣。孟子曰。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又曰。大匠不能使人巧。夫匠立成器。士志聖神。其精至於無跡。妙入於難窮。取諸智巧焉。則均也。然器非規矩。巧將安施。適非六經。智將奚措。朱子之於學。余固未能悉其善巧何如。至所為言。必先之讀書。讀書必先之

六經。則真吾聖門之大匠也。其功願不宏且遠耶。故規矩誠立。而巧之不精。學之咎也。平素以巧而規矩弗先教之。訛也。

羅子曰。醫。仁術也。仁莫切於愛親。由親之愛。而通於醫焉。則其術之仁也。自將根乎中。而達乎其外。推愛親之心。以愛乎人人。疲癯者起之。痿痺者作之。則生意克盡。莫可禦也。已矣。

大守請觀鄉約。老幼羣聽。羅子進而謂曰。汝等聽此聖諭也。覺得心動否。咸曰。豈止心動。均欲泣下。蓋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十九

長松館藏板

此土原是夷地。而其守又是女官。以殺戮戰鬥為事。吾民無老無幼。若蹈水火。乃今變夷為華。已矣。危而即安矣。况復得沾

聖明之化。而共享大平之福耶。羅子因顧大守曰。此方人民。其胥而為夷者。不知其幾千年矣。今觀老幼之忻忻向善。其良心感發。比之他郡。更為加切。雖是饑渴之人。易為飲食。而良心同然。則固不容以地之中外。而有毫髮之間也。然則鼓舞振作。以全其興起之美者。固汝郡之責。而善推所為。使全

滇之華夷而共歸於大同之化者尤吾臺司之功而不容自諉也已。

友于遷蒞州守請視學舉行鄉約于海春書院院乃署州事即舊學基而爲之者羅子以治海經是咸苦水勢橫溢居民田溺爲巨浸今下流既導田苗青綠髦倪頌樂羅子謝職事勸績客有指庭樹告曰前遷學議伐宮牆多樹以充梓材樹栖羣鳥徙巢他林及議勿伐歸巢如故言訖翎羽翩紛音聲鼓噪與老幼樂意若相關然羅子因憶夏子向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子

長松館藏板

以事至省相延談性夏子堅以性命非下學可與羅子詳爲辨析別後數月來遊泮林聽鳥觀魚夷猶靜止似與疇昔之時試語迥異乃訝詢所得夏子忻然對之曰往以俗習牯我天良恒謂聖賢非人可及故究情考索去道益遠豈知性命諸天本吾固有其於日用言動事爲停當雖古聖哲難以殊論近來覺不爲拘迫矣意將進謝羅子止而謂曰子近得比前果大徑庭但停當二字尚恐或未盡停當也夏子矍然曰言動事爲可不要停當耶

曰可知言動事爲方纔可說停當則子之停當有時而不要矣獨不觀茲栢林之禽鳥乎其飛鳴之相關何如也又不觀海疇之青苗乎其生機之萌茁何如也子若拘拘以停當求之則此鳥此苗何時而爲停當何時而爲不停當耶故曰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造化之妙原是貫徹渾融吾子蚤作而夜寐笑嬉而偃息無往莫非此體豈待言動事爲方思量得個停當又豈直待言動事爲停當方始說道與聖哲不殊若如是用功如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子

長松館藏板

是作見則未臨言動事爲固是錯過而既臨言動事爲亦總是錯過矣夏子憬然興曰子在川上謂不舍晝夜吾人心體決不可一息有間况今當下生意津津真不殊於禽鳥新苗往時萬物一體之仁果覺渾淪成片矣翻思前此欲求停當豈不是個善念但善則便落一邊既有一邊善便有一邊不善如何得晝夜相通萬物一體故知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亦因得此不息之體非在安貧上也曰子之所見果於所執而將渾化但願子今以

後日同諸士將此生生之機暢達款款一

邑父老子弟俱忻忻以異孝與弟相養相安共

林禽鳥而和鳴並茲嘉禾而秀穎則萬物並育之

風六合同春之象行自昆陽而肇端莫可涯量矣

楚雄分巡邀會龍泉書院老幼羣集聲歌鼓鍾上下

雍如羅子共感頌我

祖宗德化勸士人奮興一生請問天命之性章甫羅

子詰以時講已悉子果何問生曰因戒慎恐懼不

免為吾心寧靜之累曰戒慎恐懼姑置之且言子

近溪先生二貫編

心性下

三

長松館藏板

心之寧靜何狀耶其生漫應以天命本然原是大

虛無物又歷引夜氣清明及觀未發以前氣象羅

子謂此皆說汝原來抄書常套與今時心體不切

生默然適執事烹茶循序無差羅子目以告生曰

諦觀羣昏此際供事心則寧靜否此生意未解傍

諸士忻然起曰羣昏進退恭肅內固不出而外亦

不入雖欲不謂其寧靜不可得也曰如是寧靜正

與戒懼相合而又何相妨耶今業舉者多安意於

讀書作文居則理家出則應務自以為日用常行

至論講學做聖賢却當別項道路且須異特工夫

故每每以閉戶靜坐為寧靜以矜持把作為戒懼

欲得乎此恐失乎彼者殆將十人而九矣曾不思

天命率性道本是個中庸中庸解作平常固平常

之人所共由也且須更不可離須更不離固尋常

時刻所常在也諸生試聽適纔童子擊鼓敲鍾一

音一響鏗鏗朗朗諸鄉老拱立而聽亦一字一

曉曉了了以至諸吏胥執事供茶亦一步一趨明

明白白一堂何外却一人一人何外却一刻而不

近溪先生二貫編

心性下

三

長松館藏板

是此心之運用此道之現前也耶生日戒懼似用

工之意不應如是現成曰諸生可言適纔童冠歌

詩之時與吏胥進茶之時全不戒懼耶其戒懼又

全不用工耶蓋說做工夫是指道體之精詳處說

做工體是工夫之貫徹處道體既人人具足則豈

有全無工夫之人道體既時時不離則豈有全無

工夫之時故孟子云行矣不著習矣不察所以終

身在於道體工夫之中儘是寧靜而不自知其為

寧靜儘是戒懼而不自知其為戒懼天下古今蓋

莫不皆然也。伊尹謂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吾輩安敢謂有所知覺，但汝公祖郡師，聯此嘉會，非是講說章句，期望利達，止因為汝諸子身心，具有此個光明至寶，通晝徹夜，照地燭天，隨以諸士居家出外，而不舍替汝諸士穿衣喫飯，而不差相似。寧靜而又戒懼，似戒懼而又寧靜，常常在於道學門中，亦久久在於聖賢路上，却個個不肯體認承當，以混混沌沌，在過一生，從今只好堅起脊梁，肩起擔承，將聖賢學問，只當家常茶飯，實實受用，以無負。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五

長松館藏板

朝廷作養之功，不忝父母生育之德，不必別立門戶，不必更做工夫，惟即汝諸士之今日讀書，他日之中舉登仕，管保可以上同孔孟，伊周結果也。勉之勉之。

丁祭畢，永昌兩庠生儒，請書院會講，羅子嘆曰：人生世間，惟有此一件事，最為緊要，然人於百年之中，未嘗時刻休歇，看他何等勤惕，何等周詳，獨於此處，却寬懷放意，不來說着理着，要之總是不肯。

量若思量時，則孔孟去後，至於今日，其間功名富貴，豪傑英雄，皆是如我等之勤惕，而周詳者也。畢竟灰飛烟散，香無歸着，使當時若移其勤惕之心，以求勤惕志氣，移其周詳之心，以求周詳問學，豈不得入于聖人宮牆，而萬年一日也耶？况每年設立春秋二祭，每月設立朔望兩拜，俱是為吾輩樹立表儀，使人人有所觀感，此而不興，則非夫矣。諸生日：聖賢好作，雖愚夫當知，往往求而弗得，請示以方。曰：聖賢去我已遠，其方從何而覓？所立五經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五

長松館藏板

四書，即其方也。但今看經書者，多只草率將一切舊說，信是聖賢宗旨，所以終身老於估僻，而自已性命了無相干，與草木朽腐，又何足怪？曰：不知性命要如何理會？曰：若依舊說理會，莫說老成，即喚百十童生，命以天命，謂性一題，各各成章，其於性命，亦似了了，但就聖人分上，自言五十方知天命，則聖人理會性命，如是之難，吾人理會性命，如是之易，此豈聖人之質，鈍于吾輩哉？要之吾輩之理會，非聖人之理會也。曰：吾輩同差，不知聖人如何

理會。曰若危病之家之求醫乎。倉皇急遽。西走東奔。旁詢其故。則曰為救性命也。夫性命二字。生死係焉。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孟子曰。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哀哉。為言蓋弔其雖生而已。死也。今須持畏死求生之心。以去理會性命。便自精神百倍。而聖人地位。方有望矣。故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又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看他此段精神。方是與危病求醫者。同其汲汲。所以能起死回生。而續延性命。亘萬古而長存也。不是如此懇切。而漫欲理會。吾知其決不可得也。已。

近溪先生二言編

心性下

五

長松館藏板

至騰越。鄉縉紳邀會來鳳山房。方坐。捷音疊至。乃賡歌相慶。諸縉紳因顧州守曰。吾騰文事武備。一時濟美。則萬世無疆之休。誠于茲會卜之矣。今茲會堂以默識名扁。而羅公祖五華會語。謂孔子默識之識。即明道學者先須識仁之識。果然仁字識得。則痛癢乃身。暨文事之修。武事之備。俱是不厭不倦。實地工夫。處處矣。容有謂曰。此章謂學不厭。教不

倦。何有於我。公祖會語謂為不難。不知他章入事父兄。出事公卿。何有於我。亦可作不難看否。曰此亦從默識中來也。蓋既認得父兄是我之親。公卿是與之尊。則自然推不開脫不去。其敬事勉力。亦已不待如無所解于其心。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莊子豈能言之。而孔子却肯說此事何有於我身也。魯哀公曰。子貢說夫子不言何述。却是推開自身而置之於外。天何言哉。夫子正為方便指以默的。顯而今若曉得四時之行。不得不行。便見夫子不厭是百物之生。不得不生。便是夫子不倦處。州守喜曰。此豈惟可以知夫子之默識。且可以知程子之識仁。蓋我與人。原是一個。四時百物。亦原是一。顯豈有學不厭而教不倦。亦豈有四時常行。而百物不生者哉。看來昌黎博愛謂仁亦是。曰昌黎之學。甚不易及。如原人滿。舉草木鳥獸。而總名之曰山。舉蛟龍魚鱉。而總名之曰海。舉家國天下。而總名之曰人。此與孔子大學之旨。一毫不差。州守曰。看來孔子仁字。只是個一字。所以先正有欲把易

近溪先生二言編

心性下

五

長松館藏板

有太極的易字，作一字讀，然則所謂識乎仁者，總只是見乎一也。諸生復質問曰：曾子謂一貫，卽忠恕，却不知一貫與忠恕，又何分別？曰：分別卽不是。纔汝父母云，人與己是一個，四時與百物是一個，知得此個一處，便知得孔子仁與恕矣。諸若浩然嘆曰：今天下國家，若都曉得此個意思透徹，則諸宜撫雖遠，亦可聯之；几席莽澁，喇雖夷，亦可服之；華教而况目前生民，有不如保子，如切體膚也哉？曰：此個責任，原人人本有的，亦人人本該的。孔子說仁者人也，今出世既爲人，便出世來當盡仁也。盡這個仁以爲這個人，則其仁又何所不該括耶？卽如今時鄉村俚語，說某人是個人，又曰某人不是個人，其曰是人也者，豈獨謂其能梳頭洗面而穿衣吃飯耶？其曰不是人也者，亦豈獨謂其頭面不整而巾屐不備也耶？要必舉其所以處事，所以處人，所以處家處國而言之也。故此意只患不能默識，若默識得時，自便不容辭，亦不容已。如我今識得是屯道，則屯政敢自諉耶？我今識得是州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天

長松解藏板

州事敢諉耶？故屯曰：寧州中事，諸公大衆，卽問之，亦多不應。若我與君，則身雖在是，而心則往來四境，几幾番矣。諸若嘆曰：身在此，而心每往來四境，則可以言默而識。公祖與父母同此心，則是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矣。

前講畢，客有曰：公祖父母，則可謂純乎天理矣，但不知人欲雜時，又作何方也？羅子曰：几言善惡者，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者，皆先吉而後凶。今盈宇宙中，只是個天，只是個天，便只是個理，惟不知是天是理者，方始化作欲去。如今天日之下，原只個光亮，惟瞽了目者，方始化作暗去了也。客憬然悟曰：幸矣幸矣，我公祖未說破時，只覺人欲紛擾，今一提醒，則我自晨起梳頭冠束，清茶淡飯，繼而踴躍赴會，迎我公祖聽講，耳目聰明，心志輕快，卽頃刻間，俱化作一團天理，果然天日常明，而人自雙惜也。學之有頭腦也如是哉。有復問曰：學以默識爲頭腦，請試言之。曰：孔子云：默識，是着不得句處，或復日堂中柱有靜定之聯句，曰：學之有取於默也。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天

長松解藏板

如是所以君子用功不可不靜且定也。曰默識是定。靜的頭定。靜是默識的尾。不觀大學之定靜必先之以知止也耶。或再拜曰。學難乎有得。某今近于慮而得矣。先生之賜教大焉。

翼日復會鳳山書屋。一時老幼駢集。客曰。俗云人各有心。竊謂不然。蓋秉彝好德。原有本心。如今日堂上堂下。人雖千百。心心相通。渾然一個也。羅子嘆曰。豈惟茲堂之人哉。即昨隴川頭目辭去。因今通士引之。以觀城中元夕燈火。諸頭目有感于士民。惟慶上下安和。平生所未及見。今早復于門官求進見甚切。子令譯所欲言。譯者曰。渠見州衛軍民心。竊不分。說金騰與三宣。譬則均是。

天朝一段土田中間只隔着一條埂塍。今埂塍內都是茂盛禾苗。埂塍外都變做稗子蒿草。願上司也發大慈悲。着眼一同看看。言訖。涕泪交下。子時亦大為所動。大衆曰。公祖之感夷人。真以萬物為一體矣。一生問曰。萬物一體。誠仁者之心矣。然孟子却云。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不知仁與道又不可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三十一 長松館藏板

分別耶。曰。孟子此言。即中庸率性之謂道一句也。蓋原仁之一言。乃其生生之德。普天普地。無日無時。不是這個生機。山得之而為山水。水得之而為水禽獸。得之而為禽獸。草木得之而為草木。天命流行。物與無妄。總曰天命之謂性也。然禮經云。天命之性。人為貴。人之所以獨貴者。則以其能率此天命之性而成道也。如山水雖得天性生機。然只成得個山水。禽獸雖得天性生機。然只成得個禽獸。草木雖得天性生機。然只成得個草木。惟幸天命

流行之中。忽然生出汝我這個人來。却便心虛意妙。頭圓足方。耳聰目明。手恭口止。生性雖亦同乎山水禽獸。草木。而能鋪張顯設。平成乎山川。調用乎禽獸。制乎草木。絲是限分尊卑。以為君臣之道。聯合恩愛。以為父子之道。差等次序。以為長幼之道。辨別嫌疑。以為夫婦之道。篤投信義。以為朋友之道。此則是因天命之生性。而率以最貴之人身。以有覺之人心。而弘夫無為之道。體使普天普地。俾變做條條理。理之世界。而不成混混沌沌之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三十一 長松館藏板

乾坤矣。衆贊曰：公祖之言，正所謂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設位，而聖人成能也。曰：此個心字，與尋常心字不同，須用一個譬喻纔明。蓋人叫做天地心，則天地當叫做人的身。如天地沒人為主，就像人睡着了，身子完全現在，却一些無用。天地間一得個堯舜孔孟，主張使像個人睡醒了，一般耳目却何等伶俐，身體却何等快活，而家庭內外，却何等齊整也。耶東嘆曰：聖人，不生萬古如長夜，今我此身，本可為堯舜，本可為孔孟，而自甘于禽獸草木也。

道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三五 長松館藏板

顧其機，誠在醒與不醒。願今我公祖以先知覺後知，使騰騰內外，常惺惺也。一生曰：睡貴能醒，但孟子鷄鳴而起，蓬華為善，草華為利，雖均一醒，而所為不同。奈何曰：醒與睡，是將他來作個譬喻。睡醒之醒，止從眼開處說醒，覺醒之醒，則從心開明處說醒。若以眼開之醒，而即當心開之醒，則自堯舜孔孟之外，而比比自甘同禽獸草木者，豈盡閉眉合眼之人邪。惟須得如今日一堂上下，人人出見本心，則人與仁合，即上司便成上司，僚屬便成僚

屬。鄉士夫便成鄉士夫，郡子弟便成郡子弟，豈不人道昭布於一堂也耶。生又曰：合而言之道，與本立道生之道，同否。曰：論語首言學而時習，即繼以其為人也。孝弟，蓋孔子之學，只是教人為入。孔子教人為入，只要人孝弟，所以又說仁者入也。親親為大，親親即仁，以孝弟之仁，而合于為入之人，則孝可以事君，弟可以事長，近可以仁民，遠可以愛物，齊治均平之道，沛然四達於天下國家，而無疆無盡矣。合而言之，則道豈有不生也哉。大眾賀曰：今日滿堂，真是個個心目醒然，因未有一家之人皆醒，而盜賊敢窺竊者，莽酋不自此而遠避萬里也耶。

道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三五 長松館藏板

州衛及諸士夫，復請大舉鄉約，講罪父老各率子弟，以萬計，咸依依戀戀，不能舍去。羅子因進講生而問曰：適纔汝為諸人講演鄉約，則善矣，不知汝所自受用者，復是何如。生曰：自領教來，常持此心，不敢放。羅子曰：諸士夫嘆曰：只恐此生持者，未必是心也。生悚然曰：不是心，是何物。羅子曰：乃遍指面

前所有而示曰汝看此時環侍老少林林總總個個反着足而立傾着耳而聽睜着目而視一段精神果待汝去持否豈惟人哉兩邊車馬之旁列上下禽鳥之交飛遠近園花之芬馥亦共此段精神果待他去持否豈惟物哉方今高如天日之明熙和如風氣之暄烈藹如雲烟之霏密亦共此段精神果待他去持否生未及對諸老幼咸躍然前曰我百姓們此時懽忻的意思真覺得同鳥兒一般活動花兒一般開發風兒日兒一般和暢也不曉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三

長松館藏板

得要怎麼去持也不曉得怎麼去放但只恨不曾早來聽得又只怕上司去後無繇再來聽得也曰汝諸人所言者就是汝諸人的本心果是就同着萬物的心諸人與萬物的心亦果是就同着天地的心蓋天地以生物爲心今日風暄氣煖鳥鳴花發宇宙之間渾然是一團和氣今日

太祖教汝等孝順和睦安生守分閭閻之間亦渾然是一團和氣和則自然致祥如春天一和則禽畜自然生育樹木自然滋榮禾稼自然秀穎而萬寶

美利無一不生矣况人家一和而其興旺繁昌所有利益又何可盡言耶故適來童子歌詩謂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樂只二字亦正是一團和氣之意汝輩學者已不必言若許多後生小子肯時時恐一便性氣于親長之前不好爭鬪于隣里之間不多殺害于六畜之類以去斷喪這一團和樂之意則千年萬載長時我在汝騰越地方矣又何恨其來之遲而怕其去之速耶言訖皆淫淫涕下羅子因強止散去生復再四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三

長松館藏板

進曰公祖謂老幼所言既皆渾是本心則某所言者又何獨不是心耶羅子嘆曰謂之是心亦可謂之不是心亦可蓋天下無心外之事何處所持而

不是心但既有所持則必有一物矣試看許多老幼在此講談一段精神千千萬萬變化化倏然而聚倏然而散倏然而喜倏然而悲彼既不可得而知我亦不可得而測非惟無待于持而亦無所容其持也子于此心渾淪圓活處曾未見得而遽云持守而不放下則其所執者或是意念之端但

或只見聞之想像。持守益堅。而去心益遠矣。故謂之不是心亦可也。生日。生平日謂心與意若不相遠。今公祖謂所持。只可是意念。而不可曰心。心與意如何相爭如是之遠。羅子浩然嘆曰。以意念爲心。自孔孟以後。大抵皆然矣。又何怪諸君之錯認也耶。但此個却是學問大關。此處不清。而漫謂有志學問。是猶煮沙而求作粥。縱水乾柴盡。而粥終不可入口也。諸縉紳曰。意念與心既不同。須爲諸生指破。曰。若使某可得用言指破。則生亦可得以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三

長松館藏板

用力執持也。諸生聞而嘆曰。然則不可着力指破處便是心。而稍可着力執持處。便是意念矣。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欲得天地之心。而持循之。其當復以自知。始於是復連會數日。有因羅子論書不費力。嘆曰。程子見張子正蒙云。片片赤心流出。朱子見周子太極云。分更分漏。先生苦心。今諸生止覺公祖之流出者。赤心片片。而未知公祖之分更分漏。曾經無限苦心來也。羅子感其言。將備述先大夫先夫人教育之勞。與從前愚

頑之狀。真是萬苦盡嘗。而猶未免于不肖之歸者。情亦悽切。諸公曰。古今人品。獲有成立。未有不本諸學習。古今學習。未有不經乎苦楚。固不止我公祖一人也。曰。學必以習。習必以苦。果如諸公所云。但世間百樣難事。皆有人百般苦習。某旁觀極險之地。如過海通番。極危之技。如走索飛鈴。極微之術。如占角識驗。最艱最妙。而世上諸人。處處時時。未免乏絕。此何故哉。亦只緣其初一念。精專。便自然。各各會到家矣。奈何眼前有兩場事。較之以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三

長松館藏板

上諸般。更是平常簡易。却乃未見一人肯上心者。衆皆訝然。問曰。是那兩場事。曰。爲學而做聖人。爲治而開太平也。夫以上諸般艱難。只因一人有個念頭要做。便就諸般皆會。此兩場簡易。直截比之諸般。尤爲百倍。若人果肯上心注意。則豈有堯舜以後。更無善治。而孔孟以後。更無真儒也哉。此決非聖人之難做。太平之難開。但只緣人一念之未切耳。于是諸君惻然興懷。命書爲立志之盟約云。有以中相詰難者。羅子解曰。二子之言。各有攸當。但

中之為理，卽此時一堂上下，人將百計，其耳目心志，亦豈不有百樣，却于二子所言一字一句，無有一人不入于耳，亦無有一人不想于心者，何哉？蓋因各人于此坐立之時，一切市喧，俱不亂聞，凡百世事，俱已忘記，個個傾着耳孔而耳孔已虛，個個開着心竅而心竅亦虛，其虛既百人如一，故其視聽心思，卽百樣人亦如一也。然則人生均受天中，而天中必以虛為道，豈不各有攸當哉？曰如何允執，曰諸君將謂有個一定，而可用力執持，為允執耶？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三五 長松館藏板

是則子莫之所謂執，而豈虞廷之所謂中也哉？適纔所論中卽人，人卽中，人與中固無二體，又曰中必虛，虛必中，虛與中亦無二用也。故易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夫既寂然，將何所執？夫既遂通，又何所執？若吾儕有志而善用功者，亦在慎所感通而已。欲慎感通，則在不離師友而已。使一生長在會中，每會長若此際，是卽可云時習而悅，亦卽可云朋來而樂，孔子所以學不厭，教不倦，直賢堯舜而付之吾儕，幸共勛諸。

羅子曰：吾與雲南夷人論學，皆欣欣相向，更無扞格，及與同志縉紳言，反多紛紛同異，蓋學問最怕有意見的人，彼只患聞見不多，然聞見益多，覆蔽益重，反不如不曾讀書人，天性自然。

羅子曰：龍神物也，飛于天，見于田，而其初則潛養淵泉，不輕試用，士之有大才于天下者似之。

羅子曰：天人之際，難乎其言哉，故以言其分，分則遠矣，以言其自，自則微矣，以言其幾，幾則神矣，神以妙應，夫孰不款，微以通幽，夫孰不昧，遠以泥見，夫孰不惑，惑者其論支，昧者其詞僻，款者其說長，甚哉天人之際也，夫豈不人人之所欲言，豈不人人之所共難言也，與哉。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三五 長松館藏板

羅子曰：元德溥施，含生無釋，非不物物具足也，然雷厲弗振，風力弗揚，則萌焉而不暢，茁焉而不充者亦多矣，况夫習染之移人，形氣之汨性，如淨几浮塵，力拂而猶增，寶鑑輕氣，盪滌而特翳，故孩提之愛，真侔大舜，而少艾之慕，不免于屢遷，躐食之却，清類伯夷，而萬鍾之受，難辭於非義，此豈天性之

固然耶。氣養之弗克。而鼓舞之無術。則人鮮不以善初而惡終矣。

維子曰。學覺也。覺靈知也。人心之靈。動於感應。其是非得失。微渺纖悉。罔不自知。循其知而致焉。是聖賢之關鑰也。迨夫世念萌生。周徧計度。始失其所。以靈者。而任其智識。以爲才。是故因名以立業。勦經以自文。於是乎道非其道。德非其德。冠冕將毀。無異其然也。夫學莫如孔子。其翼易曰。君子進德修業。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夫一道德。統參贊。乾其至矣。而其要乃在於知至知終焉。斯于古人從學之方。不可燭炤矣乎。夫航者之于海。必先指南。虞者之張射。必繇省括。言貴幾也。學亦然。

維子曰。譜之爲義。其旨有二。崇先德而表章之。斯則重所尊焉。猶水而濬其源也。合羣支而聯屬之。斯則建所親焉。猶水而衍其流也。源之深。流之長。水則皆一脈也。固生生以爲機。而莫之或息焉者也。尊之敬。親之愛。心則皆一仁也。亦生生以爲機。而

莫之或息焉者也。是以歷數千百載。族則惟此人。亦合數千百衆。人亦惟此心。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夫以達之天下者。而惇睦其族。則其族之惇睦也。有不引之而無替也乎。其引之無替也。又不裕如而無難也乎。是誠神禹之因地以置流。順流以適性。而三江九河。翕然朝宗于海也。夫孰得而間且禦之也哉。

羅子曰。三代之教。尊祖敬宗。而人道明。無不協于義者。以宗法立也。其法見于戴禮。自禮教衰。而宗法廢。卽編氓賈豎。無論而雍睦之化。或不行于縉紳。故義門之稱。非古也。然而大家世族。往往明其世系。別其倫次。而譜牒之。使論世者。披策而時動其本原之思。以興夫尊祖敬宗之念。是周宗法之遺。而先王之教未泯也。江州之義。非天下之共宗乎。其處家也。聯食至萬指。而不異。是孰維之。以宗法立。而禮以維之也。

羅子曰。庶職之在天下也。亦多矣。其去民獨近。而收

志易為也。莫如今其去上獨遠而政之難為也。亦莫如今夫其機果近且易也。吾乘其機汲汲以圖之。則易者益易。久之將并其難而舉之矣。夫其勢誠遠且難也。吾拂其勢汲汲以求之。則難者愈難。久之將并其易而失之矣。是故善為令者。揆之本末之間。慎之人己之際。而精別乎名實之分。其本則端。其已則盡。繇是而之焉。以及乎末而通之人也。名實之制。顧不為易乎哉。反是而揆其本以異末之從。病其已以強人之合也。其如此名實何。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卷三 長松館藏板

羅子曰。守令職列實是親民。循良古稱。原非他技。夫謂之循者。率其所固然。而謂之良者。本其所自出。循則泯作為于外。而良則息意見于中。大都與民相安于物。靡競用以保釐。休養不覲。近效惟懷永。岳若剗疴。必先乎元氣。蕃圖祗篤乎根株者也。羅子曰。考課之與自虞周迄今。雖代有污隆。而法未嘗改。然古今治不相及者。則文與實之辨也。杜預氏嘗言之矣。蓋古者上虛已以委誠。下引分以明義。及其政成。明試之而已。乃後淳樸漸散。其賢者

名不越功而獨彰。心不違迹而獨匿。人猶得而稽詢之。綜覈之。其不然者。使上之人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簿書。久之簿書不足信。而法窮矣。

羅子曰。天下之大。譬諸人之一身。朝寧則其腹心。涵注精華。以幹樞平內。海宇則其肌膚。充周氣液。以布濩乎外。至合內外。以一其機。徹表裏。以聯其間。惟脈絡實所攸司。臺諫是也。故世稱臺諫者曰言路。蓋以決安危于俄頃。定理亂于呼吸。蹊介經絡之間。秘通關田之下。其效用固甚速而且神。其取用亦甚重而且大也。此善養身者。其道雖以是為之大致。而節次之先後。攻補之緩急。則必詳審嚴慎。否則以養而傷者。十且八九矣。竊視近世之職言路者。多盛其意氣。而感人不克和平。務為操切。而視事莫思究竟。是豈識完養之功。非一蹴所能。而練達之熟。必持久乃至也。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卷三 長松館藏板

羅子謂友曰。子之學久矣。而不見有進。何也。友驚問其故。曰。吾不見子家座上。有二三十友也。以此知學之不進。

羅子曰：一人能孚十友，十友各孚十友，百人矣，百友各孚十友，千人矣，繇千而萬而億，達之四海，運掌也。只孝弟便是堯舜，復足以明明德于天下，譬之溪澗，此爲一竇，彼爲一涑，殊覺小小羣山合流，衆壑聚派，卽爲江河。一入孝弟一家，孝弟人人親長，卽唐虞熙皞之世不難也。

羅子見人有片善，寸能，不難以身下之，常曰：聖人無常師，况吾輩耶？

以曰：先生勉人，每日堯舜君民事業，世道茫然，如何？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四 長松館藏板

下手，羅子曰：只在此時一念，曰：一念足乎？嘆曰：且問世間何事不成于一念？但世人極艱極險，踏海履崖，百死一生，各有甘心者，只堯舜君民一着，皆畏難苟安，更無一人切心，又安能至治之不復見於天下也？

羅子問友人曰：日來講說，覺毅手乎？友曰：有毅手，有不毅手，羅子愀然曰：何爲其然也？如飲此茶，君送我，我酬君，已而各飲，何等不思不勉，何等從容中道，如何便不毅手？

或曰：兄何以教弟？羅子曰：但肯盡心教弟，卽所以教兄也。曰：某望兄示弟以切要之學耳。口但肯盡心教弟，卽學之要切處也。其友大省。

有歌陽明欲識渾淪無斧鑿，須從規矩出方圓。問曰：此與孔子從心不踰矩意何如？羅子曰：一也。蓋孝弟卽日用內事，不慮而知，卽先天未畫也。生惡可已，而不知手舞足蹈，卽無斧鑿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矣。

時禱雨有應，或曰：是禱之應否？羅子曰：丘之禱久矣。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五 長松館藏板

禱一也，有禱而禱者，有不禱而禱者，禱而云久，是不禱之禱，以善乎其禱者也。久以成禱，則積之于時，而非取必于旦暮，本之淵衷，而非執滯于形軀。夫是以知通晝夜，而恒暫不足以爲間，精微霄壤，而卑崇不足以爲限，體融中外，而事理不足以爲殊。慎斯術以往，是爲先天而天弗違矣。天且弗違，而况于雨之時乎？而况于山川靈應乎？

羅子敘偶然記曰：金華胡公，生平活蟻萬萬，莫可勝紀，及公入試，方構思困鬱，乃羣蟻繞筆，綠毫端，點畫

不能着紙公末如之何輒置之假寐良久俄至日
暝起視倉皇漫看終卷以完故事曾未移時遽
篇章尋復哦誦覺氣勢昌大殊勝平昔矣閱者及
是批數謂出神助樂取第之魁等公紀其事以傳
而題之曰偶然云余曩辱公教見而欲祗與敬曰
嘻嘻豈哉純乎公之為心也入之微而無內溥之
大而無外矣夫天之大德曰生而太上之至德曰
好生故洋洋浩浩泛溢寰宇無尺寸而不相怜愛
亦無尺寸而不相護持天之與人也物之與我也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卷六

長松館藏板

戚戚皇皇若手足之于耳目肺腑之于軀殼然者
其生生也夫孰得而異諸其好生生也又孰得而
已諸故人謂公之于蟻也其愛且護也而情可想
矣顧不謂蟻之于公也其愛且護也而情尤可想
也乎是以絲公之為愛而想其情也猶淺而易絲
蟻之為愛而想其情也蓋深而難夫不能華諸其
文藻而獨醒其思惟不能務諸其思惟而獨廢
閣乎筆楮此其機織之圖妙鼓舞之神奇謂之曰
偶然也可乎哉然不謂之曰偶然也又可乎哉公

固自命之曰偶然余亦敬序之曰偶然
或問舉業工夫如何得令一羅子曰涵養本原斯令
一矣夫涵者所以蘊蓄靈根使覺性澄徹於無隔
也養者所以潤長生意使天機活潑於無滯也久
之萬象森羅充若有得又須如陽明先生入試之
說恐弗輕發俟浸灌融液時復觸目奇文雅歌逸
調而却嗜慾消燥妄優悠于佳水勝水之間或半
年非月而不迫出等夷者吾不信也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卷七

長松館藏板

羅子曰易詩書禮樂春秋修之業也孝友睦姻任恤
修之行也良知修之本也朋友修之羣也故本立
則羣附羣附則業廣業廣則道行成而異端百家之
流不得以雜乎其間莫所以摩揉者漸而浸被者
深如是而去帝王之世又豈多讓乎
羅子序寶儀曰博且淵哉是典之為義乎夫人有生
寰宇則形氣以為之質也形質既糜嗜慾斯熾自
非生知鮮能不以私而勝公以人而化物者况師
友之緣提撕罕遇于焉愛肆貪溺離憎熾煩越
終身錮沈罔覺形體縱已去離情識卒難消化則

所作冤尤惡業一切宛然俱在心目歷年深久了無釋脫之期固非帝王后土必欲設置種種以苦茲羣生也夫羣生種種之苦始既滔于自恣終復蔽于自迷故是典開導首以最上佛心勸其省覺次以酸辛地獄警其惶懼大意若謂羣生佛乘能悟則本性自明性蘊能明則業緣自寂卽墮無限犁泥亦可頃刻精通無礙也此其悲憫惓惓真慈親之求亡子聲鳴切切誠雷鼓之振聾頑凡得見聞未有不惕然動翻然改者以是測度幽陰類推禁閉其想仰之殷皈依之速又何啻十百千萬于此也耶

羅子曰汝等于人物切不可起揀擇心須要賢愚善惡一切包容直到物我兩忘方是汝成就處方是天地合德處

弟子曰斯學也可推之政乎羅子曰老老而興孝長長而興弟曰爲政以德又曰道之以德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古聖論政而惟德是先觀夫孔孟嘗謂百姓日用而不知是以君子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卷六

長松館藏板

之道鮮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彼觀夫生民之林林總總於天地之間卽魚之於物活潑于江湖河海也江浙河海非此水流貫而天地之間又何往而非此道以生活也哉夫溥海內外萬萬生靈咸謂其性道之同矣然其性之所以善善之所以同惟是孝弟慈之不慮而自知不學而自能已爾子叻仕進自極北邊陲率海而南歷涉吳越閩廣直踰夜郎金齒其深山窮谷歲時伏臘之所繇爲未有一方一人而非孝弟慈和以行乎其間者則其習雖殊而其性固未甚相遠也且吳楚諸方在春秋猶稱蠻夷不患上同中土至川貴雲南宋室俱置外揆厥所繇惟以其言之缺舌衣之左衽是非徒見其習而然耶若我

高皇聖化則不論其左衽之何如而惟文物衣冠以統之不論其缺舌之何如而惟正韻官話以齊之是非獨信其性善之近而渾其習俗之遠而然耶故每惜儒生常談謂不親三代隆盛不思今日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卷六

長松館藏板

馭之徧紀綱之同。又古昔聖賢徒勞想望而莫獲身親見者也。若仰體

高皇木鐸溥天率土之心。而益彰以孔孟習善成性之妙。則王道蕩平。萬年無斁。非天下古今一大快事耶。

羅子謂一生日。人之所以為大者。非大以身也。大以道。大以學也。學大則道大。道大則身大。身大則通天下萬世之命脈。以為肝腸。體天下萬世之休戚。以為爪髮。疾痛疴癢。更無一我。而渾然為一。斯之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五十一 長松館藏板

謂大人而已矣。豈惟孔子。即伊尹身任先覺。亦曰視民之溺。由已溺之。今世道之根本在此學。此學根本在交朋友。朋不能相信。不免誹議。豈盡其本心哉。亦以得失之故。聞見之偏。蔽陷其心之良。所謂斯民之溺。大人視之。正思被髮纓冠。奔走救援。方是不怨不尤之恕。而欲立欲達之仁也。不此之尚。而惟適已之便焉。此沮溺之徒。則可擬之。夫子登我之心。我與汝自待之志。其可與否。恐不待辨而自明也。

朱生大實以孝死。或過之。羅子聞而嘆曰。噫。死生亦大哉。孰不於朱生難之。是故莫難于死。又莫難于孝而死。而尤莫難于從容冠裳而了。無顧惜以死也。則又惡論其過與弗過也。且過弗過亦難以跡論也。古謂臣死忠。子死孝。女死貞。士死知。已何茲四者皆足當一死哉。蓋其根諸中者。深至感諸外者。總切忽忽不自有其躬者時也。亦勢也。發諸性天而真可自己者也。此惟身當其際者知之。而能以論之。左右前後之人也。哉。今執左右前後之見。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五十二 長松館藏板

以律身當其際者之心。則過弗過也。信乎其難言矣。况古今急于親而死者。亦非一人。然聖賢往往表著經傳。而未之或過者。誠見夫其勢迫。其情切。其迹難過。而有不能自己者也。故如朱生者。即無他行。而其篤孝若是。亦蓋棺事定矣。羅子曰。孟子之言壽也。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夫赤子。心不學。是心則質之至者也。大人與天地合德而貞觀。與日月合明而久照。是人則壽之至者也。

羅子雲南致書曰。汝等在家。將此學問着力。不要在富貴上動念。富貴時分多。造業時分多。汝等清茶淡飲。平平過日。便見福緣。

羅子語友曰。某幼時與族兄訪一親長。此親長頗饒富。凡事如意。時疾已亟。數向某兄弟嘆氣。歸途謂族兄。此翁無不如意者。而數嘆氣。何也。兄試謂我兄弟讀書而及第。仕官而作相。終時有氣。嘆否。族兄曰。誠恐不免。某曰。如此。我等須尋不歎氣事爲之。某于時便已定志。吾子勉之。一日徵友新功。友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五

長松館藏板

對以理會無思無爲之本。使此未發時。澄澄湛湛。則隨時隨手。順達將去。曰。此一幾于并歸一路甚好。然有所見。莫不是否。無思無爲。莫不是着想成一光景不。亦果能時時澄湛否。隨時隨手。果能動中否。友無對曰。如吾子所見。則百歲後易箒時。欣欣瞑矣。吾則以爲真正仲尼。臨終不免嘆口氣也。次早。羅子顧友大聲曰。大丈夫須放大些志氣。莫向鬼窟裡作活計。

羅子出守寧國。或謂曰。兄見存翁否。羅子曰。頃見一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五

長松館藏板

溪意氣視舊無異。羅子曰：不免傷感大多耳。江陵曰：何故？曰：閭閻疾苦不能一一上達。江陵曰：卽韓范富歐亦不能一一俱達也。羅子笑謂大夫曰：某輩連宵懽呼慶幸，皆以老先生受知。

主上大用明時，卽臯夔稷契將不多讓矣。江陵曰：然則堯舜獨不病博濟耶？曰：此自人言堯舜者耳。自鄙見論之，則唐虞君臣刻刻時時求博濟也。江陵默然。

羅子入覲時，張江陵方爲裕邸講官。羅子謂曰：公今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五十四 長松館藏板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五十四 長松館藏板

責任。吾有一語問公，須隨問卽答，勿容擬議。張曰：何語？曰：公每對講時，果有必欲堯舜其君否？張沈吟久之，曰：亦此甚難。羅子嘆曰：公所居何等責任，乃無一段真精神，以感格君上，而第爲上負天子，下負所學哉！時有吏部從旁解曰：此亦無可奈何。羅子切責之曰：吾與張君言至此，意爲滴淚，而君猶爲諛言以相寬，身無人心者也。且君之子病篤，萬無生理，猶延三四醫人，日夕營救，此時肯曰：無可奈何，否聞者愷然，然江陵之心，竟不可轉移。久

之柄國且怒羅子罷其官歸矣

羅子以講學去官或請少輟以從時好羅子曰先人所付家儲而我平生所事也若之何舍之況今去官于講學也益宜或曰不為黨禍懼乎曰人患無實心講學耳實心講學必無禍也黨人者好名之士也非實心講學者也

梁兩川公遇難羅子鬻田得百金贈之且致書解于當道或問其故羅子曰彼為學得罪子為學而救何必論其學之是不是哉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卷六

長松館藏板

羅子適聞有囑之者曰今時講多本儒先我師若任意排斥恐致紛爭羅子感而泣曰某愚生平雖不肖然于人無一敢慢于德無一敢忘况諸儒先恩同大造乃敢無所忌憚而妄肆異同也哉但謂世家子姓若善繼述則先業不妨整補苟坐視傾頽束手待斃是尚得為善克家者哉今時紛紛講說多以淺劣妄談經旨誠為拙匠之斷棟材庸工之雕斲非徒無益實反害之故不惜盡言將使學人知此等俗說非先儒至意舍而他求求而深造

則微言妙義之精自有左右逢原之日此其真望惓惓之忱乃語病多端失不自知承教警醒當加簡點

羅子會講適有僧在座羅子問曰儒者家言心性言念言意言慮言才紛若繭絲諸微細試一一為我審除僧默然久之謂羅子曰我今見近溪稱作近溪矣不知尊夫人作何稱謂曰謂我相公曰尊公如何曰行六時喚吾行六然則為諸生時廣文先生又如何道曰道子字僧向羅子曰汝有許多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卷七

長松館藏板

名色也羅子欣然遂下拜

或問養生家守中之訣何如羅子曰否否內典謂吾人自咽喉以下是謂鬼窟天與吾人心神如此廣大如此明蓋塞兩間弥六合矣奈何作此業障拘囚于鬼窟中乎曰然則調氣之術何如曰否否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安用調曰吾人寓形宇內萬感紛交何修而得心和曰和妻子宜兄弟順父母斯和矣天臺耿氏聞而嘆賞曰此玄宗正訣也不獨伯陽飯心釋迦合掌即尼父復生當肯肯

矣。

諸孫侍坐。羅子曰：先大夫有個比方，汝等知之記之。嘗曰：人之住世，即樹在于地也。欲樹枝幹茂盛者，須先壅培根本。人之家業，即其枝幹，不惟樹之枝幹有根，而人亦有三條大根也。蓋我此身，父母分胎，父母其一也。此身兄弟同胎，兄弟其一也。此身妻子傳後，妻子又其一也。若能孝父母，和兄弟，善妻子，三根得培，而身家產業有不發越者哉。但斬傷此根，却有斧子兩把，急急先要慎防。其一則是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卷六

長松館藏板

逐虛名。其一則是積厚利。若人犯此二病，則父母兄弟妻子，總付度外，而不相顧惜。細看世人同受兩斧，日夜戕伐，却日夜只思量家業茂盛，縱一時苟得，而不久凋殘者，紛如矣。

或曰：公之學大而無統，博而未純，久後難以結果。羅子改容進曰：承教謂大而無統，博而未純，竊意大出于天，幾原自統，博本乎地，命亦自純，故三才合德，乃成聖果。今若舍大以求統，舍博以執純，則世儒之把捉意念，而務於羣情，徒為虛構，長又安得

結果而言統且純哉。

羅子與人書曰：某今七十有二，改歲則孔子逍遙曳杖之日矣。回頭四顧，滿眼一空，雖甚癡呆，亦何短長之較，而勝負之爭耶。第不肖之為人，嗜好不他，着精神不他，費惟是此學，以係本根，大幸苦心不負。蚤遇至人，將語孟學庸，以及易經，悉滌塵埃，晶光天日。三十年來，穿衣喫飯，離座入寢，注意安身，頃刻不離聖域。是以披瀝矢心，號呼世夢，中或觸怒生憎，萬死將不悔避。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卷六

長松館藏板

羅子疾，訓諸孫旬日，皆非昔聞。諸孫請曰：大人疇昔何不少露一機，乃待今日也。羅子笑曰：天地大道，本之化生，出之自然，若言說可以指陳，意見可以方度，俱為滯泥，堪作何用。故未至今日，汝我不得而速之，既至今日，汝我不得而遲之。

羅子別同志書曰：不肖謝世，萬罪萬罪，會語幸毋忘平生也。性命一理，更無疑矣。臨期奉報，心幾欲語，行辭歉然，珍重珍重。

或問疾，羅子曰：我于塵事，不着一毫，此心廓然，欠

或曰：老師疾宜用玄門工夫。羅子曰：玄門養生壽僅百餘，若此學得力，則自是而千年，而萬年，猶一息耳。諸孫復懇如或人曰：汝輩與諸友着緊此學，便是延我命于無窮，不爾縱年歷數百奚益？

羅子冠服禮天地祖考，畢端坐中堂，弟子請教言。羅子曰：徒言不是道，滿前洋溢俱是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羅子曰：人生天地間，須要有頂天立地志氣，不可一毫落實。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卒 長松館藏板

羅子曰：仁者人也，人渾然只是一個仁，便是修身爲本。

諸孫問考終有何語，羅子曰：諸事俱宜就實。孟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

羅子曰：我歸後遊方僧道，一切謝却，我本不此立脚，但因其貧濟之耳。力量有大小，汝曹自斟酌之。

孫問羅子去後更有何神通，羅子曰：神通變化此異端也，我只平平。

萬左史問疾，羅子命具紙筆，手書曰：此道炳然宇宙。

原不隔乎分塵，故人已相通。形神相入，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不到，往往執諸言詮，善求者一切放下，放下胸中更有何物，可有耶？願同志共無惑焉。肝七十四翁羅汝芳頓首書。自茲絕筆

萬子告退，羅子猶正立拱手而送，復端坐，自諸生曰：夜還來坐。

九月初一日，羅子自梳洗，端坐堂中，命諸孫次第進酒，各各微飲，仍稱謝，隨拱手別諸生曰：我行矣。珍重珍重，諸生懇留，羅子愉色許曰：我再盤桓一日。

乃復入室。

初二日午時，羅子命諸孫曰：扶我出堂，整冠更衣，坐而逝。萬曆戊子年

近溪先生一貫編 心性下 卒 長松館藏板

心性下終

